蜀山劍俠傳

漓江出版社

禹令金戈

還珠樓主著

邵邱 凌建 標點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還珠樓主著

蜀山劍俠傳





禹令金戈







·蜀山剑侠传之七·

禹令金戈（上）

还珠楼主　著

邵邱　凌建　标点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625　插页2　字数295,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0册

ISBN 7-5407-0376-8/I·284

定价：5.30元

禹令金戈

内容提要

此为《蜀山剑侠传》第七辑。

追云叟白谷逸之内侄曾孙女侠凌云凤，自幼喜仙好武，与俞允中指腹为婚。求师途中被假头陀姚元用药迷倒，幸遇白发龙女崔五姑，救至风洞山白阳岩花雨洞暂住，并赐玄都剑、神针防身。白阳岩原为白阳真人修道之所，洞壁刻有白阳图解。云凤潜心苦学，悟出真谛。下山时怒斩双头蛇，智伤妖人，拯救侏儒族，巧得白阳真人图解，功力大进。奉师命至峨嵋途中，遇芬陀大师弟子杨瑾，一见如故，遂率收留的几名侏儒同探千年古墓轩辕陵。

古墓阴森恐怖，久为尸灵、无华氏等妖孽盘踞。仗持墓中上古禹鼎及昊天宝鉴残害生灵，无恶不作，又行法禁制人面鹰喙怪鸟古神鸠供其驱使，困杨瑾于光阵之中。只因一时疏忽，被二侏儒盗走昊天宝鉴，破了禹鼎，妖尸伏诛，神鸠收服。云凤获独角潜龙角所制神禹令及上古太皓戈。

古代仙人广成子曾把金门异宝置于金船，沉入水中。散仙郑颠仙欲用所豢金蛛捞船取宝，以祝峨嵋开山盛典。为防邪派抢劫，邀集正派侠客助阵。九烈神君独生子黑丑，法高性淫，迷恋妖人池鲁之妻，勾搭成奸，双宿双飞，受其蛊惑，金门夺宝，被云凤用神禹令破其妖法而诛之。九烈神君及其妻枭神娘

为子报仇，金门寻衅。妖尸谷晨及雪山九指神魔趁机夺宝。一场血战，惊天地，动鬼神，正派剑侠得散仙谢山太古灯檠相助，终于击败妖孽，全获金门异宝。

还珠楼主所著《蜀山剑侠传》为中国武侠小说之高峰，煌煌数百万言，故事相联又独立成篇。读者既可从头至尾一气观阅，亦可择其所爱随取随看。为便阅读，今经专家整理为各自独立之系列故事，分册出版，以飨读者。



出版说明

中国近代小说，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生活，表达了各个阶级、阶层人民的不同思想和要求，对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社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中国近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桥梁，它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研究中国小说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但是，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小说出版很少。资料的缺乏，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并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为了适应文学研究工作、大专院校文科教学工作以及广大社会青年学习和文学创作借鉴的需要，特选择《蜀山剑侠传》一书，经邵邱、凌建先生标点并分为各自独立的篇章，分册编辑出版。

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是集怪异与神奇于一身的武侠小说，也是近代中国最畅销的武侠小说！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已在报上连载并出版单行本。后作者移居南方，陆续依次一集一集地写，一直出到五十五集。此书当时极为畅销，每次印刷都达数十万册仍供不应求，抗战后便没有再版。

"蜀山"即四川峨嵋山。在这山上修炼出来的峨嵋派剑侠是正派，此外便是异派。异派有正邪之分，正的一流是峨嵋派的同盟军；邪的则为非作歹，专门与峨嵋派作对。峨嵋派以掌教人妙一真人齐漱溟夫妇及其门徒"三英二云"即李英琼、余

英男、严人英、齐灵云、周轻云四女一男最为杰出。李英琼是峨嵋掌教心目中的继承人，她随父避难到四川。其父李宁与好友周淳（周轻云的父亲），隐居峨嵋山。曾败在周淳手下的洪山八魔来报仇，双方约在成都的开元寺决一胜负。五台派妖妇许飞娘是峨嵋的死对头，煽动别人来上阵交锋。峨嵋剑仙帮助周淳，洪山八魔也约请了不少能人异士，经过激烈搏斗，邪派失败，怨毒越积越深。李英琼凭着胆勇重创连峨嵋掌教都不敢轻视的僵尸，抢到了能使冻死的人起死回生的"万年温玉"。还与前辈剑仙一起诛杀了形象丑恶、性格专横、残忍阴险、喜欢吃活人心和血的绿袍老祖及乌头婆、鸠盘婆、万载寒蚿等邪派恶人。

《蜀山剑侠传》故事的基础，是仙佛妖魔鬼怪、鸟兽鱼虫混合而成的混沌世界。书中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走，人可化兽，天可隐灭无迹，陆可沉落无形。道行高深的妖魔更能修到元神离开肉身，独成一体，甚至可以有第二元神直至第九元神。如遇劫难，九个元神中只要逃出一丝一缕，仍然可以重行修练。风霜水雪冰、日月星气云，金木水火土、雷电声光磁都有精英可以收摄，炼成各种凶杀利器，相生相克，藏可纳之于怀，发而威力大到不可思议。这比一般的武侠小说中所写"飞剑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那种剑侠，其神奇的色彩，要浓重许多倍了。故事本身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不论是谁，一册在手就非得看下去不可！因此，它曾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之一。正由于此，今天才有着重新整理出版的价值及意义。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图解勤参　寸心通妙谛　飞云可捉　咫尺误仙缘……（1）

第二回　阻险窜荒山　落日穷途仙乡何处　兴亡说古国　尺刀寸簪殷鉴空悲……（14）

第三回　疾老成　傀人初窃位　拯生灵　侠女再除妖……（41）

第四回　云腾鹤举　飞剑斩毒虺　电掣雷轰　神光歼巨憝……（71）

第五回　灵根不昧　再世修真　狭路逢仇　初番涉险……（135）

第六回　偷秘籍　密炼花煞罡　聚阴魂　暗设玄牝阵……（158）

第七回　一篑亏功　桥陵失宝　泱旬有难　古墓羁身……（187）

第八回　探地穴　侏儒建奇勋　斗妖尸　仙童消隐患……（205）

第 九 回 功成一击　金菩提暗藏白眉针 计斩双凶　太虚鉴巧制九疑鼎…………（235）

第 十 回 照影视晶盘　点点神光散花雨 先声惊鬼物　琅琅梵唱彻山林…………（256）

第十一回 月夜挟飞仙　万里惊波明远镜 山雷攻异魅　千峰回雪荡妖氛…………（274）

第十二回 大地焕珠光　念悔贪愚　始悉玄门真妙谛 法轮辉宝气　危临梦觉　惊回孽海老惊魂（305）

第十三回 巨掌雀环　神光寒敌胆 皓戈禹令　慧眼识仙藏…………（327）

第十四回 毒雾网中看　岩壑幽深逢丑怪 罡风天外立　关山迢递走征人…………（352）

第十五回 念切蒸尝　还乡求嗣子 舌如簧鼓　匿怨蓄阴谋…………（405）

第十六回 射影喷毒沙　平地波澜飞劳燕 昏灯摇冷焰　漭天风雪失娇妻…………（427）

第十七回 雪虐风饕　凄绝思母泪 人亡物在　愁煞断肠人…………（448）

第十八回 悔过输诚　灵前遭惨害 寒冰冻髓　孽满伏冥诛…………（474）

第十九回 隔室庆重圆　悲喜各殊遗憾在 深宵逢狭路　仇冤难解忒心惊…………（498）

第二十回 地棘天荆　阴谴难逃惊恶妇 途穷日暮　重伤失计哭佳儿…………（520）

第二十一回　临命尚凶机　不惜遗留娇女祸　深情成孽累　最难消受美人恩…………（545）

第二十二回　宝镜耀明辉　玉软香温情无限　昏灯摇冷焰　风饕雪虐恨何穷…………（578）

第二十三回　强欢笑心　凄同命鸟　苦缠绵肠　断可怜宵…………（608）

第二十四回　国士出青衣　慷慨酬恩轻一击　斋坛惊白刃　从容雅量纵双飞…………（626）

第二十五回　旧梦欣难温　为有仙缘袪孽累　更生迎如愿　全凭妙法返真元…………（637）

第二十六回　披毛戴角　魔窟陷真娃　惩恶除奸　妖徒遭孽报…………（666）

第二十七回　照怪仗奇珍　冷冷寒光烛魅影　行凶排恶阵　熊熊魔火炼仙真…………（702）

第二十八回　玉貌花娇　奇艳千般呈妙相　邪消正胜　传音万里走妖娃…………（737）

第二十九回　大熊岭魔　火化蓝枭　三柳坪神　针诛黑丑…………（758）

第 三 十 回　彩幔横江　禹令神蛛收异宝　奇辉焕斗　金轮火剑胜妖尸…………（785）

第三十一回　魅影爆冰魂　点点神光散花雨　佛灯飞圣火　昙昙幻境化金蛛…………（812）

第三十二回　玉艳香温　秘戏花阴调鬼子　山鸣地叱　神雷天降荡妖氛…………（851）

前辑内容提要

《蜀山剑侠传》第六辑为《紫云三妖》，全书约37万字。

峨嵋三英之一余英男得神雕佛奴相助，从冰峰下取回装有南明离火剑之石匣。此剑经达摩老祖十九次祭炼，专镇邪魔。石匣有神泥封固，唯有紫云宫天一真水与九天元阳尺同时使用，方能开启。峨嵋掌教遂派金蝉、石生、周轻云、李英琼等人前往紫云宫取水开匣。

紫云宫为孪生姊妹方初凤、二凤、三凤盘踞。方氏之父方良原为天台山隐士，为避仇人，入海捕鱼。后率众人飘洋过海，把一个荒岛建成了公平乐土，安乐王国。无意中救了千年老蚌，喜得孪生三女。后被手下奸人俞利谋杀，三女亦被抛入海中。幸得老蚌相救，带往海底，在当年地母修道仙居紫云宫抚养。老蚌坐化，三女长成，上海岛上杀死俞利，报了父仇。救下镖女冬秀，同回紫云。初凤得了地母所遗地阙金章及众多法宝，收服鱼人金须奴及海底龙蛟，每日坐功修练。三凤、冬秀不耐寂寞，离宫出走。二凤与金须奴外出寻找，巧遇嵩山二老，同赴月儿岛，取宝修身。回宫后金须奴服真水换形，二凤仗义守卫，三凤嫉忌，打开坛门，二人本性迷失，翻身投燕，失了元真。没奈何，初凤只得命二人结为夫妻，共修金章。

初凤练功走火入魔，人性尽失，又受妖妇许飞娘蛊惑，遂成妖孽。修筑神沙甬道，施魔法将石生之母禁制为奴，企图置峨嵋弟子于死地。金蝉石生误打误撞，连破十七魔阵后被困于神沙之中。幸得女神婴易静与轻云、英琼诸人接应，方得逃脱。

万妙仙姑妖妇许飞娘，借祝寿为名，带了淫尼李玉玉等人援手紫云宫，元阴摄神，险破金蝉三世童身，幸得峨嵋弟子趁紫云三妖寿筵之机，大破紫云宫，诛妖灭魔，取回天一真水，石生母子相会。归途中李英琼剑斩金线神姥蒲妙妙，救出神雕佛奴。并得其父李宁指引，入幻波池中取回圣姑所留法宝，飞归峨嵋。

第　一　回

图解勤参　寸心通妙谛
飞云可捉　咫尺误仙缘

现在先补叙由戴家场分手的几个本书中重要人物的事迹，以便归入到峨嵋开府盛典。

且说老英雄凌操的爱女、俞允中的聘妻女侠凌云凤，原是追云叟白谷逸的内侄曾孙女。当白谷逸的妻子凌雪鸿在开元寺坐化时，对白谷逸同穷神凌浑的妻子白发龙女崔五姑再三嘱咐说凌家仙根甚厚，五十年后必有子孙得道，务必代为留意。后来白谷逸算出应在云凤的身上，便借众仙侠大破戴家场之便给烟中神鹗赵心源去了一封柬帖，命他到时开看。等白发龙女崔五姑一现身便即将柬帖呈了上去，说自己门下并无女弟子，请她务必克践前言渡引云凤。五姑此来一半相助众仙侠驱除异派，一半也是为了渡化侄曾孙女之事，当然照办。

云凤本来心性高洁向道甚诚，只为老父年迈终鲜兄弟，不得已才许给俞允中。虽然允中英姿飒爽武艺高强又是世家子弟足称佳婿，到底不是素愿。及至和罗姓的结仇，避至戴湘英兄

妹家中，先后遇见了好几位剑仙侠士，大都飞虹百里上下青冥，才知仙人也是人为，益发动了向往之心。几次想和老父商量，就着这当前仙缘投师学道，俱被阻止。云凤无法，只好暗中背人去激允中，谁想允中十分痴情也是执意不肯。云凤暗中甚是气闷，原准备破了戴家场，拚死命苦求群仙接引，以死自誓好歹也要了却这层心愿。不想一出去便遇见假头陀姚元，仗着一手神枪刚要得胜之际，忽被姚元暗放瘟瘽迷魂沙，冒起一股黄烟，云凤闻着一股奇腥之味刚暗道得一声不好，立时中毒倒地。眼看死在姚元禅杖之下，多亏戴湘英赶来接应一弹子将姚元右眼打瞎。凌操见爱女倒地忙赶过去救时，倏地眼前一闪，现出一个白发妇人，就地下抱起云凤身形一晃不见踪迹。

云凤在迷茫中微觉身子被人捧住轻飘飘的凭空腾起，渐渐不知人事。等到醒来一看，已卧在一间极修整的石室以内，面前站定一个满头银发手拄铁杖的妇人，正抚着自己满头秀发说道："小孙孙，可能知我是谁么？"云凤幼年便闻凌操说起自己家中曾祖姑成道的仙迹，一听这等称呼，把白发龙女崔五姑当作了凌雪鸿，适才已为敌人毒烟晕倒，定是遇救到此，连忙下拜道："你老人家可是五十多年前在开元寺坐化的那位曾祖姑么?"崔五姑道："你曾祖姑业已兵解化去，又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流转才转劫托生在苏州阊门外七里山塘一个姓杨的渔人家里，不久便可相逢。我是你叔曾祖父凌浑的妻子白发龙女崔五姑。因你曾祖姑坐化时曾再三向我和你曾祖姑父追云叟白谷逸说凌家仙福尚厚，他年还有出世之人，要我三人随时留意渡化接引。日前你叔曾祖算出应在你的身上，今日打擂时赵心源又拿着你曾祖姑父的书柬，请我渡你到此，先传授你坐功剑法，日后再引进到峨嵋门下。你叔曾祖日内便去青螺峪驱除八魔创立教宗，我本应相偕同去，只为你叔曾祖虽然道法高强，在各

派剑仙中享有盛名，只是他还不算是玄门正宗门下弟子，异日均难免于兵解。昔日你曾祖姑便是吃了此亏。他性情又有些古怪，异日学成剑术必不容你转入峨嵋。所以他本想将你带往青螺，是我执意不肯才将你带在这风洞山白阳岩花雨洞暂住。我先赐你一口玄都剑，按我所传每日虔心练习。我不时离此他去，每隔旬日必来看你一次。此洞为昔日白阳真人学道之所，灵迹甚多，乃人间七十二洞天之一，内洞壁上有白阳真人遗留的图解，熊经鸟伸外具百物之形，内藏先后天无穷变化，你只勤加揣摩，以你天资日久自能融会贯通。稍能有成，再下山去略积外功，便可持我柬帖，趁着峨嵋开辟五府之便前去拜师了。开府盛会为时相距不远，同门中身怀绝艺道法高强之人甚多。你既是我引进之人，虽不能超越群伦也须相差不远。此事成败全仗你自己修为，毋负我的期许才是。不过此山远在黔桂边境，数千里山岭杂沓，除了山北铁雁冲黄狮峒一带略有生番黎苗杂居外，虽然风景奇丽时为仙灵窟宅，亘古以来洪荒未辟，大泽深山，山魈木魅虫蟒怪异之类甚多。再加上此洞久传藏有白阳真人一部针诀和两匣图解，中间经过许多异教中人来此搜掘至今不曾发现，连我也未知藏处，难免不再有人觊觎。我再赐你神针一枚，可随心收发作为防身之用。倘若有缘将真人遗物得到手中，足可助你数十年苦炼之功，可随时留意，那就看你缘分如何了。”

云凤闻言不禁感激涕零，抱着崔五姑的双膝叩头不止。崔五姑笑道：“我知你向道心诚，今日正趁你的心愿，尽自伤心则甚！快起来。”云凤含泪起立道：“曾孙女蒙曾祖母天高地厚之恩接引到此，九死难报。只是爹爹年迈并无子嗣，所生只曾孙女一人，平时甚是钟爱，今见曾孙女失踪必然悲痛不止。还望曾祖母恩施格外大发鸿慈，将他接引到此。即使修道无缘

也可朝夕侍奉，不知可否？”崔五姑笑道：“痴丫头，你当修道成仙就这般容易么？此山已高出云表，你此时人在洞中，又服了我的灵丹，还不觉得洞外罡风何等凛冽。常人到此便即吹化，便是你也须修炼四十九日之后始能出洞游行。他一个暮中衰叟，到此怎能禁受？洞中食用之物俱所不备，你在数年内，还未必能服气禁食，这四十九日中尚须我给你采办黄精、松子之类充饥，自出取食须待四九期满骨坚气凝之后。他来岂非受罪？至于忧思爱女在所难免，但已有人为之分说决可放心。他此刻有俞戴两家留住款待，正好安乐。你只有志向上，年余光阴便能见面，你必将我的灵丹与他服食，纵难成仙也可延年益寿。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图这年余之聚反分道心则甚？”

云凤不敢再说，当下崔五姑便命云凤盘膝坐下道：“你如此孝思，率性我再助你一膀之力使你早日学成，父女重逢。此举省却你苦功不少，须知此等仙缘旷世难逢，勿以得之太易不自珍惜，浅尝辄止。”云凤闻言悚然，恭谨领命。崔五姑伸出一手按住她的命门，云凤只觉五姑的手微微在那里颤动不止，渐觉一股热气由命门贯入，通行十二玄关直达涌泉，再由七十二脉周行全身，遍体奇热难耐。云凤只管宁神静志一意强忍，先时五内如焚似比火热，半个时辰过去，方觉浑身通泰舒适无比。前后过有半个时辰忽听五姑喜道：“想不到你定力根骨如此坚厚，真不枉我度你一场了。”接着又传了云凤坐功说道：“你此时百脉通畅百病皆除，日后运气调元可以毫无阻滞。后洞现有我适才采的黄精，外有铁釜一口，支石为灶足供半月之粮。可照我法做去，半月后我再来传你剑诀。”说罢取出一口长才二尺的宝剑和一根三棱铁针交与云凤，传了针的用法，说了一声“好自修为，行再相见”。

云凤只见满洞之中金光耀眼，人已不知去向，知道洞外罡

风厉害不敢追出去看，只得望空拜倒谢了大恩。先将那口剑拔出，“铮”的一声电光闪处剑已出匣，寒光射眼冷气侵肌，仙家异宝果自不凡。神针无事不敢妄发，也知是件宝物无疑，不由喜出望外。心里记着后洞壁间图解和白阳真人灵迹，以为其中必多仙景，恭恭敬敬朝后洞叩了几个头，存着满腔虔诚之心往里走去。这洞共分前中后三层，只前洞最为光明整洁，中洞深藏山腹，虽然高大宏深已不如前洞亮朗。云凤见上下壁内到处都是残破之痕，料是前人发掘遗迹。走向洞壁尽头，见有一块高约两丈厚有三尺的石碑，碑上并无字迹，转过碑后才是后洞门户，高只丈许，进门一看，洞内异常黑暗阴森。云凤原是内家武功目力曾经练过，仔细定睛寻视依稀略能辨出一丝痕影，但是看不清楚，洞中仿佛比前、中二个还大得多，除当中一个石墩和零零落落竖着许多长短石柱外，并无甚出奇景物。再走向壁间一看，那图解也只影绰绰有些人物痕迹，用尽目力搜查不见一字，仅在东南角寻到一堆黄精、松子和那一口铁釜，心中未免觉着有些美中不足。孤零坐在当中石墩上只管出神寻思，也不想弄吃的。云凤暗忖曾祖母既说图解为用甚大必非虚语，这一点人物立坐飞跃淡影不见一字，洞中如此黑暗叫人怎生索解？如不从此中悟出一些妙理，休说自己汗颜，曾祖母必当自己不堪造就负了期许，也许就此罢手，岂不误了仙缘？想一阵又往四壁注视一阵，那飞跃屈伸之状还可照着内行功夫依式学样，偏生坐像最多十九一式，即使看得清楚，也无从下手学习。

似这样起坐寻行过了好些时候，老是寻不出一点线索，云凤不由着起急来。越着急觉着洞中越更黑暗，末后把气沉下去，闭了双目略为定了定神，把心一横，暗骂好容易遇上这等仙缘，偏又资质这等愚下，如不悟出壁间图解用意誓以身殉。“反

正曾祖母要半月过了才来，无须急在这时，何不先照她所传炼气之法勤加练习，缓些时再去参悟？”她想到这里便将双膝一盘，冥心用气打坐入定，等到做完功课起身，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只觉身轻骨健神清气爽。睁眼一看，洞中也没有初进来时黑暗，壁间图解隔老远便能稍稍辨认，这才少悟虚室生白之理，适才是由明入暗满腔欲望心盛气浮，所以看它不见，此时坐功之后，矜平躁释神清志宁便好得多。以后勤加练习，定能视暗如明。只图像能一目了然无须尺寻寸视，纵无字迹注解，多少总要体会出一些道理。不禁转忧为喜，益发奋勉不置。云凤自从戴家场遇救，到此已有一天多时间未进饮食，这时心里一宽方觉腹饥。走向壁角置釜之处，一面先剥了松子入口，猛又想起仙人点化，往往示意于不知不觉之中。前洞尽有光明方便所在，这锅灶偏生安置在后洞最黑暗的地方，看似无关定非寻常，说不定又含有深意，且莫去动它。一面随手取一根黄精咬了一口觉着苦涩，见其中还杂有许多山芋打算煮熟了吃，釜旁柴枝颇多也有火种，无从寻水，出洞又畏罡风，只得用身带的一把小刀，削些胡乱生吃了一顿。吃完起身又向壁间寻视，除看得比前清楚外仍无所得。

云凤一心苦炼，洞中又无床榻被盖，率性不睡，径去石墩上二次打起坐来。做完一次功课异常舒散，或是吃些山芋、黄精、松子之类又去打坐入定，这样做过了十几次功课，始终未曾离开后洞。洞中黑暗不分昼夜，算计时候约有三天光景，因是潜心一意勤苦参修，再加天资颖异夙根深厚进境极快。云凤本人尚不知道，只觉心智空明耳目分外灵敏而已。有一次她刚刚入定过来，偶看壁间图解格外比前清晰，知是打坐之功。自忖再有数日，只要按着曾祖母所传坐功能在一次中将气机运用纯熟通体逆行，过了十二周天，做到她老人家所说境界，便可照着

壁间图解，不问悟出门径与否一一试练了。正自寻思，微闻水声滴石，静中听去分外清楚，细一留神听那水声，竟出自那块打坐的石墩之下。云凤连日用功，除吃些山粮之外未进滴水，也未行动过一次，忽然听得水声不觉思饮，心想洞中灵迹甚多，即壁间图解外也曾仔细搜索并无所见，石墩下面是实是虚，怎未想移开一看？这水声好似时近时远，石墩又大，莫非下面还盖有洞穴不成？想到这里走近前去两手搬着石墩往前一拉，竟能移动，连忙运足平生之力一阵搬移，移开二尺来远近渐渐发现穴口，心中大喜。等到石墩移向一旁，再看全穴口比石墩只稍小一圈。

云凤低头往穴中一看水声已住，那穴道是前往后斜行下去，看去虽然很深，不过斜径陡些并非直落无际。有了着身之处，自信从小练就一身轻功，还可提气站壁上下。略为歇了歇，振起精神将真气往上一提，身坐穴口伸足入穴，背贴着那滑削陡险的穴壁缓缓往下溜去，快要到底才将气一舒放快了势子。等到脚踏实地一看，地方不大石笋林立，均甚粗巨。石壁没有上面平整，到处都是孔窍洞穴仍有不少发掘过的痕迹。再一细寻那水声来处，只在一块形势槎桠的奇石上面洞窍里有一线流泉涓涓下滴，想是年代深远水滴石穿已成了一个尺许方圆的水坑，水与地平也不溢出。云凤用剑一探不能到底，仿佛很深。张口就着泉流一尝竟是甘冽异常，心想汲些上去又没盛水的东西，如若上去将那口铁釜搬下来盛，又恐拿着东西走这样滑削的穴壁，下来容易上去却难。想了想无计可施，一心想吃点熟东西，只得取下身披的肩巾，先放在水坑里洗了个净，就着那涓涓细流将它浸湿，再脱去上身衣服放在石上，以免弄湿了没有换的。云凤一切准备停当，口含湿衣走向穴壁，仍是背贴着壁将头往前略伸，手足向壁，施展轻身功夫一提气飞也似往上

游去。一会到顶出了穴口，奔向釜前将巾一阵拧绞，居然有一碗多水。左右闲着无事，穴底温暖如春，也不嫌麻烦一连上下三次才凑了有半釜子水。就石上晾起肩巾，将脱水的衣服着好，一面升火一面削芋放入釜中去煮。不消片刻水开芋熟香味扑鼻，取出一尝，不但那芋甘芳酥滑，连汤也是清香甜美益觉适口异常。尽情大嚼之余，不觉吃多了些。云风连日吃了许多冷东西，在先又服了崔五姑的涤洗肠胃的灵药，药力早已发作，又几天没有行动，被熟食一冲不一会忽然腹痛如绞。恐污秽了洞府，洞外罡风厉害，强忍着跑出洞去择一僻静山石后面，刚一蹲下便如奔流夺门不可遏止。等到站起身来积滞全消，顿觉身子一轻五内空灵，细看当前景物，置身已在白云之上，四外高峰微露角尖俱在脚底。正当中午时分，天风冷冽仿佛甚劲，但是一毫也不觉冷。偶一低头，见岩下面长着许多奇木异卉，向阳一面有一处黑沉沉的似有洞穴，当时未有意去看。闲眺了片时，云风径回洞中去做功课，坐时觉着一缕热气由丹田起来缓缓通过十二玄关直达命门，然后又顺行下去与崔五姑传授时手按命门的情况相似，知道第一层功夫业已圆满。坐罢睁眼一看，全洞光明无微不显，不禁狂喜，连日壁上图解，已是越看越显。

云风打定主意练好了五姑所传功课再说，一直未去理它，这次做完功课，见四壁人物鳞介飞潜动跃之形不特神态如生，竟悟出自东壁起始个个俱似有呼应关联。一数全壁，共是三百六十四个形势，暗忖这图解分明按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怎么少了一个？四外又无残缺之痕，再四揣摩不出。反正无师之学全仗自已用心试习，并不深知微妙，且试试再说。便决计从东壁许多动象起照样练习起来，起首是一连十二个人形的坐像俱都趺坐朝前。头一个两手直向膝头一目垂帘内视，首微下垂。

第二个起头略正些，状甚安闲。以下的十个坐像俱都相同，看不出什么不一样处。

云凤虽猜是坐功次序，但是四壁三百六十四个形相，飞潜动静无一雷同。但是这起首十二个，除头一个首略俯算是坐功起始调息时的姿态外，后面这十一个既无什么变态，要它何用？定有深意在内。究是自已心粗，没有看出它的异处。当下定了定神再仔仔细细察看那十二形相同异之点，除面貌胖瘦身材高矮不一外，休说姿态相同，连和服装那衣纹都是一个样子画出似的，想不出个道理来。她后来一想，这也许是当初真人门下练图解的十二个弟子也未可知？看壁相人形一共不足二十，除这十二个有衣冠外，余者均是赤着身子，所料或者不差。想了想把初意略为变更，便舍了这十二个形相暂且不学，竟从第十三个图像开始学习。其实云凤如按初定主意不问三七二十一竟从头一图学起，日子一久自可悟出玄门上乘大道。只为天资过分聪明了些，心略一活动，这一改主意反倒舍近求远，等把壁间图解学完悟出走错了路，已该是下山时候无暇虔修。日后到了峨嵋不能与三英二云比肩，仍要随定一辈道行略次的同门在左元洞内苦练三百六十五日，差一点便和雷、杨等人同样走火入魔白费多年的辛苦，这且不提。从十三图起尽是些人物鸟兽各式各样的动定状态，云凤便照着上面熊经鸟伸一一练习起来。先只打算照本画符，原拟每次功课完毕每一像学上几次，不问有效无效能通与否，先练习上十多次，再挨次往下练去。反正不惜辛苦，把这三百六十四像一一练完，看是如何再作计较。及至照图才练了两式便觉出有些意思，一式有一式的朕兆，不禁心里头怦怦跳动连饮食都顾不得用，照式勤练不已。第一日连着几次练了二十余式，坐完了功便练，练完又坐，虽已入了悟境，尚不能将各式融会贯通。等到第三日过去，已会了

百十来式。有一次练完，试照幼年在家练习武功之法将各式先挨次联贯如打拳般练了一遍，然后又颠倒错置再练一遍。练时猛觉气机随着流行和坐功时相仿，益发狂喜。不消十来天的工夫壁间图像俱已练到，虽然只知依样葫芦不能深悉其中微妙，对于运气功夫却是已有进境。

崔五姑去时曾说每隔旬日必来看望一次，这日云凤做完功夫，一算日期已有半个多月，五姑说来传授剑法并未来到。可是洞角所留的食粮看去还是那么多，丝毫不见减少。起初只顾每日苦练没有注意到此，这时一经想起觉着奇怪。暗忖神仙决不打谎话，必是飞行绝迹来去无踪。一想到这里便留了神，将所余食粮分别估了数目打了记号，照自己每日食粮一估，还有月余之用。过了两三天一查看竟少了些，尤其是自己最喜煮来吃的山芋一根无存。好生后悔，不该暗破玄机。

光阴易过，云凤在白阳岩花雨洞中不觉过了一个多月，五姑始终未见一临，眼看食粮将罄，喜得那日五姑曾说四九期满便可出洞觅食。如今相隔已无多日，洞外罡风凛冽，日前也曾试过两次，除风力稍劲外并无所说之甚。连日忙着用功，仅在洞前中立，偌大一座仙山俱未涉足。再过两日如五姑还不见到，便准备在本洞左近先采办一点食粮存储，省得用完之后急切无处采办。虽然仙法未得传授，好在自己原有一身武艺，又有一口仙家宝剑，还有那根神针防身，纵遇山魈木魅自信尚能应付。出家人山居修道，一切艰危灾害原所难免，也怕不了许多。云凤正自沉思，偶望壁间图像个个姿态生动仿佛欲活，仙人手笔果是灵奇，越看越出神，猛然想起自己曾将三百五十二相一口气连贯习完，觉着与坐功的真气运行流替虽有动静之分，殊途同归并无二致。五姑去时未传剑法，正苦无法练习，何不用这口仙剑照着壁图形势也试它一试，看是如何？万一也和上次一

般悟出些道理来岂非绝妙！

云凤想到就做，当下拔出那口玄都剑按着图形参以平日心得一招一式击刺纵跃起来。头两次练罢得心应手颇能合用，只因形势部位变化不同，有的式子专用右手便难演习，非换手不可。如真照了样做去，到时势非撒手丢剑不可，觉着有些美中不足。练到十次以上动作益发纯熟，快练到一百零三式时，又该两手交剑才能过去，心想强它一强，看看有无别的解法？心里虽这么想身法并未停住，就这微一迟疑之际已然练到那一式上。这中间一截共有七十多式多是禽鸟之形，大半都以爪翼动作并无器械。云凤用剑照式体会，都能领悟用法。那一百零一零二两式，一个是飞鹰拿兔盘定下瞩，一个是野鹤冲霄振翼高骞。一上一下本就不易变转，偏生一百零三式单单是个神龙掉首、扬爪攫珠之形。云凤先将身纵起，右手持剑去作飞鹰右爪作势下击，刚一落地，倏又纵起去学第二式。因第一式未悟出着力之点，只知横剑齐眉去作鹤的右翼，如要跟着提气飞身回首旁击格于图中形势，非两手换剑不可，当时略一慌乱想变个方法，只顾照式练习下去。云凤急于速成动作又快，身在空中刚照式一个翻腾，猛见眼前寒光一闪，自己的头正向空中宝剑擦去。这时云凤的剑原是用虎口含着，大二中三指按握剑柄平卧在手臂之上，再想换式将剑交与左手已是无及。情知危险万分，心里一着急就着回转之势右手一紧，中指用力照着剑头一按，同时右臂平斜向上往外一推，那口剑便离了手斜着往洞顶上飞去。云凤身子已盘转起来，见剑出了手心里一惊。这些动势每日勤练非常纯熟，不知不觉中照着龙蟠之势，身子一躬一伸便凌空直穿出去，她原是一时手乱脚乱想将那脱手的剑收了回来，谁知熟能生巧妙出自然。又加气功已然练到“击虚抓空”境地，平日独自苦练尚无觉察，忽然慌乱中的动作径自合了规

矩，这一来恰好成了飞龙探珠之势。说时迟那时快！剑又是口仙剑，既发出去何等迅速？照理云凤只是情急空抓，万不料手刚往前一探那股真气便自自然然到了五指，猛觉手中发出的力量绝大，那剑飞出去快要及顶竟倒退飞回，到了手中，能发能收大出意料之外，且喜人未受伤连忙收式落地。云凤暗忖那剑明明脱手，怎会一抓便回，好生奇怪？后一想，连日苦练只觉真气越练越纯，也不知进境深浅，壁间图解是否可与剑法相合？难道这浅时日已可随心收发不成？想着想着试将剑轻轻往前一掷，跟着忙用力往前一抓果然又抓了回来。欢喜了一阵，该是进食的时候，一查食粮所余已是无多，一时乘兴带了那口玄都剑和飞针径自出洞去采寻食粮。

到了洞外一看，恰值云起之际，离崖洞数十丈以下只是一片溟蒙暗云低垂，远岫遥岑全都迷了本来面目不知去向，崖洞上面照例常时清明不见云雨。这时也有从云层中挣出来成团成块的云絮浮沉上下附石傍岩若即若离，别有一番闲远之致。云凤先因下面云厚，虽然前几日看出一条方向路径，到底不曾亲身经历过，怎敢冒昧穿云而下。方自有些迟疑，忽然一团雪也似的白云从岩下飞起缓缓上升，往身旁飘来，觉着有趣伸手一抓，偏巧一阵风过，那云已是升高丈许往前飞去。云凤一捞捞了个空心中不舍，便追了去。这风一吹，不但这团孤云飞行转速，便连下面的云海也似锅开水沸，波卷涛飞滚滚突突往上涌来，转瞬之间已与崖平。云凤只顾纵身捉云，忘了存身之处已离岩边不远，刚将身纵起见那云突又前移，暗骂："云儿也这般狡猾，我今日若不将你捉住才怪！"不便在空中施展近日新学来的解数往前一探，又悬空飞出了两三丈远近恰好将那云团双手抱住。身子才往下落，猛一低头，见脚底云涛泱漭浩瀚无涯，哪里还有着脚之所？知是一时疏忽已然纵在崖外，不禁大

惊！急切间想不出好主意，等到想起提气盘空凌虚回旋，身子已坠入云层之中，睁眼不辨五指，哪里还来得及！又不知脚底下是崖的哪一面？仗着胆大心细立时变了方法把气紧紧提住，随时留神着脚底的地方，使下落之势略缓，只觉着脚一挨着实地便可站定。正落之间，渐觉凉风侵肌冷云扑面周身业已湿透，云凤正猜云中有雨，猛听脚底下风雨大作声如江涛怒吼，四围的云越暗水气越厚，几如浴身江河之中。约有顿饭光景，才将这千百丈厚的云层穿过，风雨之声也越发听的真切，定睛往下面一看，底下也是一座山峭，因为终年上面有云封蔽尚未见过它的形势。身子正从狂风暴雨中飞落，离地少说也有数十丈高下，一朝失足万想不到下落这么低速。自己如非在洞中练习了这四十多日图解和坐功，一旦自天坠地直落千丈，还不是个粉身碎骨么？

第　二　回

阻险窜荒山　落日穷途仙乡何处
兴亡说古国　尺刀寸弩殷鉴空悲

话说云凤想到这里好生害怕心寒，哪敢丝毫怠慢，先将气一舒使其速降，转眼离地只有十来丈才忙将气重行提住，紧接着再按出一个“俊鹘盘空”之势，以便觅地降落。谁知那口真气已提了好一会，毕竟练功日子太浅根基未固又处在惊急忙乱之中，下落太高。这气一散便不易再为调匀，势子尽能随意变化，想和初下来时那般缓缓提气下落已不能够。云凤见下坠甚速恐身心受了震伤，正在拚命往上提气，一眼看见前面绿荫丛密之中有一株古树大约十围槎枒怒挺，突出群杪。云凤下时原是两臂平分，双足朝上的式子往下斜飞坠落，打算万一不济，临时再化成一个“风飘柳絮”的招式翻折而下，难保不住要受一点震伤，到底好些。一见这株古树正好攀附，好生心喜，说时迟那时快，想起这主意时已然落过树巅两三丈以下离地只有四五丈光景，也顾不得看清树上有甚东西，双手一分双足用力往上一踹，凌空一个“鱼鹰入水”的招式竟往树腰的一枝老干

上斜穿下去。等到近前，云凤左手一伸捞住树干，因从千百丈高处坠落势子又疾又猛，一经抓住实在东西，便似秋千般荡了起来。等到把力匀住右手攀枝上翻准备坐在树干上略为喘息再行下落时，身子已然荡了两荡。只这略一耽延工夫忽听树叶丛里簌簌有声，身刚翻到干上坐定回头一看，从枝密叶间忽然现出许多双头怪蛇，有的长到径丈粗若碗口，大小不一，顺着树顶上繁枝密干各自将双头昂起，红信吞吐宛如火焰蜿蜒而下其行甚速。云凤惊魂乍定之际，一见来了这许多的怪蛇，知道此蛇厉害其毒无比，身在树上不易防御，慌不迭的便往树下纵去。身才及地抬头往上一看，为首几条已然飞窜到适才落地的老干上面将头悬了下来，用手一摸宝剑且喜不曾失落，顺手拔出两足一顿，正想纵起朝那为首几条怪蛇头上挥去，猛觉脚底一阵奇紧双足似被什么东西缠住，幸是云凤武功已臻上乘身灵心巧，一觉双足受缚，连忙稳住势子站定，如换旁人早已绊倒。云凤疑是下面还有蛇群身被绞住，不禁大吃一惊，哪还顾得细看，手中剑早顺脚而下，擦擦两声绑缠断落，低头一看，乃是一大片似藤非藤似索非索的东西，无枝无叶都有拇指粗细，遍地都是广约亩许，根根互相纠结形如猎网，却又好些不类。荒山寂寂，更无人踪，也不知这东西怎能自己捆人？仰望树巅怪蛇业都全身毕现，一条条将尾巴勾住枝干，身子恰似千百彩绳悬了下来。为首几条大的已然松了尾巴，大有下窜之势，不敢怠慢二次举剑刚将身纵起，两条大蛇已劈面飞来。

那白阳真人壁间图解原是昆虫鳞介、人物鸟兽各样各式的动作无不包含在内，云凤天资颖异又加刻意勤求，虽因日浅功候尚差得多还未悟彻精微，外表式子已能融贯会通。一见那蛇来势正与平时所习的蛇形相合，不知不觉便静心运气，照着以下

图解将头一低，剑尖朝内护住面门，两臂如环由“白鹤冲霄”的势子运足浑身气力将两腿交叉着一绞一踹。两臂一合一分之际，化成一个龙跃天门，暗藏“灵鹰搏免”的招式，身子便翻转过来成了仰面朝上，不但没有向左右避开，竟从蛇头底下斜着半穿上去。云凤刚一让过蛇头，更不怠慢，一个“拨浪推波”的解数，右手的剑早朝二蛇头上反削出去。那蛇与敌人迎面错过离树凌空不能转折，还待下落时挥尾下击，剑已临身。虽然生的那般长大猛毒，仙家宝剑毕竟禁受不起，一道寒光闪过立时身首异处。凡是毒蛇多半命长，虽然被剑斩断，那四颗怪头一负痛再就着前窜之势竟平飞出二三百步远近才行坠落，在地上乱迸起一两丈高下。

云凤一剑斩去双蛇，知道树上毒蛇还多必不甘心，未容蛇尾下击早转招变式，就着那拨浪推波之势一个“鹞子翻身”，紧接着掉头转身又一个“龙归沧海”，身子一拱一伸往斜刺里窜去。脚才落地恐被地面上怪藤缠住，这番有了经历，用脚略一拨划，立时脱了绑缠变成寸断。再看那两条毒蛇的身子也窜出老远才行坠落，一到地便被怪藤缠住。蛇头虽断蛇性犹存，只管挣扎屈伸蹦跃不已。那怪藤说也稀奇，蛇身不挣犹可，越挣纠缠越紧，晃眼工夫便被缠住一团。云凤见了暗自心惊，幸而有此利器在手，否则休说毒蛇，便落在这些怪藤上面也难脱身。不禁伸舌道声：“好险！”因适才仓卒应变之际，接连几个奇险的动作俱都身子悬空不曾着地，端的变化自然神速无比。想不到那图解初学不多日子，已有着这许多妙用，异日悟出深微火候纯青那还了得！一面心喜，一面想起进境甚速也颇自负，胆气益发壮了起来。蛇类复仇之心极盛，树上群蛇何止千百！内中还有三四条次大的，上半截业已伸出。大蛇一死，便缩了回去。口中红信焰焰，嘘嘘乱叫，群蛇也互为和应，好似商量报仇一

般。似这样怪叫了一阵忽然停住，内中一条大的猛往前一窜，似要朝云凤立处穿来。云凤胸中有了成竹，那两条最大的已容容易易的除去何惧其余？再加相隔比前要远出两倍，易于看清群蛇动作，便于相机应付，不似先时手忙脚乱，所以一毫也不着慌。地下怪藤密布，如同罗网，不愿纵向别处去费手脚，乘着蛇叫未下之际，只将附近周围的藤网，用剑一阵乱削乱斫，清出一片两丈许方圆的石地。将断藤用剑拨开，一面想着肃清毒蛇之策，以为世人除害。及见群蛇叫声甫息，又有一蛇作势窜来，心想这些毒蛇虽然大的只有几条，可是数目太多，最小的也有三四尺长短。如是全数一拥齐来，虽然自己所练壁像图解上，曾有好几式破法，毕竟也要涉多少险，费好些手脚力气，方能脱险。何况这东西奇毒无比，一毫大意不得。休说使它沾身，就为毒气所中也难禁受。若也照先前二蛇榜样，便可来两个死一双，略为施展登时了帐，那就妙了。云凤正自筹思，准备不迎上去，以静制动。不料头一蛇身刚离树，第二条大蛇便接纵飞起。两颗怪头一交叉，径将前蛇的尾巴紧紧夹住，与前蛇首尾相联，一同朝前飞窜出来。第三条蛇也跟着飞起，又将第二条的尾巴夹住。似这样接二连三，晃眼之间，连上了五六条和空中长虹也似成了一条直线。看神气，后面的蛇还在接联不已。这几条蛇，虽没头两条蛇长大，也差不了许多，后两条较短的也长有丈许。当头一蛇，相离云凤存身所在仅五丈远近，只再接上四五条次大的便可到达。同时树上千百条毒蛇都照样发动，一个联一个飞窜出来，化成数十条粗细长虹，附树凌空，笔直挺出，顿成奇观。云凤原早料到群蛇要齐来拚命，只是这般奇特来法却未想到。图解上虽有“金针刺万蜂”和“一鹰落群鸦”诸式，俱是以寡胜众半个不留！但这蛇却似为王，数身相联，你用剑斩了头一个，势必第二个又和箭一般连珠射

到，叫你缓不过势子来。反不如四面八方合围而上，或是势如潮涌千蛇同进，一个可用“风卷残云”的解数，近身则死，一个可用“力划鸿沟”的解数，剑到头落，比较容易发付。先只想到群蛇齐上较难，却不想这等来法更难得多，才知天下事无奇不有，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云凤不敢冒昧上前，先要防到败路。往后一看，只见一片广原尽是藤网纠结甚为繁茂，猛想起适才两条蛇身为藤所缠之事。自己有剑在手，不怕藤缠，少时蛇来，如真无法应付，率性以毒攻毒，诱它入网，岂不是好？这口仙剑不曾在空中坠落时失去，如今才得仗它防身免祸，真是万幸！想到这里，她猛又想起五姑所赐防身法宝飞针，传时说是能发能收。因为一放出去，不见血、不伤人物不归。虽然传了一次也未试过，想必比剑还妙，怎便忘了取用？伸手往怀中一掏，刚刚取出那根飞针，最前头的一连串大蛇，已离身不足两丈远近，口中红信吐出二尺多长。只见群蛇似波纹般一阵乱弯乱拱，嘘的一声怪叫，后蛇把双头一开，当头一蛇忽如弩箭脱弦直射过来。

云凤不知因两个蛇王被斩，群蛇齐出拚命。一见蛇到，喊声：“来的好！”两足一点劲，平空纵起数丈高下，准备让过蛇头，再使一“水中捞月”之势，将它斩为两段，以免当头迎去，被它喷了毒气。谁想那蛇竟灵警非凡，云凤刚一纵起飞窜，便把身子一拱，尾尖着地，双头朝天也跟着夭矫直上，穿了起来。还算云凤满身解数，变化无穷。一见这条蛇不似先那两条势子迅急，窜过了头，也跟着自己往上穿来。忙即改变招式，不等那蛇过头，口鼻闭住了气，一个“玉带围腰”的解数，拦颈一剑斫去。立时迎刃而过，两个蛇头，左右飞起多高，颈中鲜血，飞溅如泉。那蛇余势未完，身子兀自不倒，仍往上穿。云凤百忙中，忽听嘘嘘之声四起，知是后蛇继起，不敢下落。不顾血

污，左手袖子一遮面目，一个“大鹏展翅”的招式，旋过身来。就势双足往蛇身横着一踹，借劲往斜刺里一纵，死蛇身子，便往后直倒下去。群蛇来势，原是一个跟着一个射来，就在这瞬息之间，第二条蛇跟着窜到。见仇人飞身直上，为首一条大蛇夭矫升空，同仇敌忾，也跟着迎头往上穿起。还没前蛇一半的高，前蛇尸身已被踹倒落。一前一后，两下势子都急，撞个正着，无巧不巧，那又粗又大的蛇身中段，越过蛇尾，何止数倍。这一来，正嵌在次蛇双头交叉之中，填得紧紧。原是一个猛劲，蛇头本大，二颈中空入口处仄，急切间再也挣它不脱。偏那死蛇命长，半腰被次蛇夹住头又斩去，一负痛，前后两半截死力一阵乱绞，将次蛇前半身缠了个又紧又结实，急得次蛇连声怪叫目露凶光双头乱摆。下半身一条长尾直竖起来，横七竖八，一路乱摆，打得尘土飞扬，石鸣山响。落处原在云凤存身的那一片边上，忽然一尾打去，正打在藤网上面，立时缠住。那蛇比最先死那两条，原小不了许多，尾已被缠，越发情急，拚命奋力往上一挣，只见身子越发鼓胀。略一两次屈伸之际，一片喳喳裂麻之声，地下藤网竟被它挣断了亩许方圆一大块，附在蛇尾之上飞将起来。二蛇刚刚纠缠之际，第三条也跟着飞出，其余蛇虹也都连成，纷纷窜起。第三条飞临切近，先被次蛇一尾巴打在左边头上。那蛇负痛，一闪身子，正落在藤网上面，立即缠住。一则它比次蛇略小，二则全身被缠，不比次蛇前半身在空地上容易着力。于是挣头缠尾，挣尾缠头，越缠越紧，团住一堆。余下数十条蛇虹刚刚相次脱身飞出，正值次蛇性起发威，长尾乱舞之际。云凤开辟的那片地方原本不大，次蛇长尾乱舞，本就将群蛇来路阻住。末后次蛇又带起那一片藤网，舞得风雨不透。这些小蛇，不是被次蛇打晕，便是中途被阻，落在藤网之中，将身缠住。

群蛇生长此间，想是知道地下藤网厉害，除了结成长虹飞渡而外，其势不能绕到旁处来袭。除几条乖巧一点的见势不佳，缩了回去外，余者十九自投落网，顷刻之间，已去了一大半。这一来，只便宜了云凤。先见次蛇落地，本想飞身上前给它一剑，及至见了这般光景，乐得由它去做挡箭牌，还省却许多气力，不由喜出望外，便停了手伫观奇景。只见大小长蛇满空飞舞，无数彩条，遍地纠缠。“嘘嘘”怪叫之声，四起如潮，虽然不得近前，声势却也着实惊人！那次蛇带着头一条蛇的尸身和尾后网一般的断藤乱了一阵，渐渐力竭，双头之间，血已淋漓，势子方缓了下来。忽然一声怒叫，头尾双翘，肚腹贴地，拚死命一窜。不想窜错了方向，应朝云凤窜来，反往侧面窜去，毕竟力已用尽，又加两头沉重，窜出去不过六七丈远近。蛇头上夹着的前蛇尸身，命早消失，前后两半截都有丈许下垂。次蛇一个支持不住，头往下一沉，蛇身一擦地，便吃藤网缠住。次蛇余势未歇，还在乱窜，冷不防被藤网缠住的蛇尸一扯，蛇头一低，身子便由凹而凸拱起多高，蛇尾吃不住劲，也跟着垂下。尾巴上挂住那一片形如圆扇，大约亩许的藤网，又吃地下的藤网缠住。藤缠藤，自然更要结实得多。两头俱被缠住，直似一座大圆拱桥，横亘地上，哪里还能动得了身。只见它身子往上挺了几挺，便即力竭而死。那古树上的双头怪蛇还有百十来条，大半俱是中号的，差不多也有五七丈长短。这些蛇比较狡猾，先见许多同类飞窜出去，都被次蛇打落的打落，阻住的阻住，条条坠地，被藤网缠住，不能脱身。便将身缩回树上，只管吐舌发威，却不上前。等次蛇一死，让出道路，各自一阵“嘘嘘”乱叫，重又一条接一条的，待要连着勾起十来道蛇虹飞出。

云凤伫视了半个多时辰，虽知这种毒蛇报仇心急，能舍命

来拚，并非易与，心已不似前时惊慌。再加蛇的来路已然看清，想出应付之法，便不等它联结长了，便将飞针取出，照准树上较为长大的几条发去。才一出手，便听一声霹雳过处，一道红光带起一溜火焰，朝群蛇飞去。星飞电驶，飞到蛇前，只一闪，便即不见。晃眼工夫，火光重明，已从末蛇尾中穿出丛树密干之间，梭一般照着蛇多之处，往来上下，穿射起来。同时那当头四五条怪蛇接成的长虹，被红光由首到尾，接连串"叭哒"一声，身子一弯一缩，也整条坠落在树下藤网之中！余都是知道利害，忙即缩回身子，往树上回窜时火光所到之处，无论蛇大蛇小，挨着就是个死。群蛇也是恶贯满盈，该当全数伏诛！上有飞针，下有藤网，本已无可逃死；偏那古树年深日久，虽然树杪阴浓叶密，但是枯朽之架甚多。千年古木，原易着火，再加飞针上的火焰与寻常之火不同，略一绕转，便有几处被火引燃。

云凤使用飞针尚是初次，发时心想此针虽能发收，无奈蛇数太多，总得连连收发多少次，才能除尽。还恐一条条去杀，阻不住群蛇齐来之势。不料针一出手，未等自己收回，竟自动的追杀群蛇起来。正自惊喜，树上业已着火，霎时之间，浓磷突突乱冒，火焰四射。群蛇一见火起，益发乱惊乱窜，纷纷离树穿出。还没多远，便即坠入藤网之中。不多一会，那荫蔽数亩的一株参天古树竟和一座火山相似，上半株全都燃着。地下藤网也被逃蛇带来了的残枝余火引燃，直似无数条大小火蛇，满地游来。火头越引越多，火势越来越大，渐渐融会成一片烈火，顺着地下怪藤密网往四外蔓延开来，成了一个火海。树上的蛇，个个是死亡逃窜了个净，地下的蛇，总数何止千条，大半未死，更被藤网缠住，脱身不得。眼看火势烧来，急得齐声惨叫，那飞针兀自追逐不休。云凤见火已成了野烧，群蛇俱在

网中，心无幸理。看火势少时便要烧到身前，不便在此久停，忙收回飞针，转身奋力往后面纵去。落地之处，俱有藤网缠足，到一处，须用宝剑将近一片藤网削断，才能往前再纵，须要纵出里许远的地面方是空地。仗着身轻纵远，约十几纵才出了藤地，纵时见藤网中不时有小衣小鞋出现，当时也不在意。云凤回顾火势，益发猛烈，连附近大小树木俱都引燃，轰轰发发，火光烛天，上千群蛇，俱都葬身火里。不时看见一条条的大蛇，因缠藤为火烧断，奋力从火光中纵起，被火烟一压，重又落到火中。时闻奇腥焦臭之气，令人欲呕，喜得还是站在上风地位，否则怕不被它熏倒！连忙奔向高处上下一看，这时火势早止，天空湿云被火烟冲开了一个云巷，云层密厚，映成无数片段的彩霞，别有一种奇观。正愁那火无法熄灭，忽听天上轰轰作响，一阵狂风过处，当头风巷渐往中央合拢，倏地眼前金光闪了两闪，接着便是一个震天价的大霹雳打将下来。云凤见大雨快降，山顶无有避雨之处，虽然四外大树甚多，有了前车之鉴，不敢造次。刚寻了一座危岩下面站好，又听"叭哒"一声巨响，那株大古树在风火中齐腰折断滚入火中。同时比豆粒还大的暴雨倾盆降落。一时之间，雷鸣电闪，雨骤风狂，四下交作。那么大的一片火海，不消顿饭光景，全都被雨浇灭！又过有半个多时辰，才行雨住天明。被烧之处，变为一堆堆的劫灰，只剩株株古树，兀立山原之中。树干上粘伏着无数残头断尾，尺许数寸，长短不等的小蛇。细看树心却是空的，才知那树是双头怪蛇的老巢，无怪乎那般多法。

云凤观看了片刻，仰望云空苍莽，仙山万丈，杳无踪影。自身几同天外飞落，再想上去，其势甚难，不禁着起慌来。仔细寻思了一阵，仙山虽然高不可见，决不会凭空悬立。云凤记得失足坠落时，纵起的那一个势子，至多身子离崖踏空处，相

隔不过十数丈。就算被风力所吹，距离山的根脚也不会差得过远。可是举目四望，高山虽多，新霁之后，多半俱能见顶。纵有几处高出云外的，也都不似。自己好容易得遇旷世仙缘，五姑只见得一面，过了所约之日不来，必有原因。也许是试探自己，能否有这恒心毅力。好端端捉甚云儿，一个失足便成了人间天上，判绝云泥，无可攀跻。万一五姑恰恰今日回山，她不知是无心失足，却当作难耐劳苦，私行离山他去，岂不误了大事？成败所关，不由着起急来。云凤愁思了一阵，无计可施，见天色虽不算晚，如照自己纵空下坠那些时候计算，即使真能寻到原来山脚，冒着艰险穿云攀登，也非一日半日之功所能到顶。万般无奈，心想天下事不进则退，终以前进为是。曾祖母是位神仙，只能回到洞中，必蒙鉴宥。那大一座山既无悬空之理，总有它的所在。不畏辛苦艰危照前寻去，总有发现之时，走一程到底是一程。想到这里，便坐下来，把心气平宁下去。细心揣度好了下落时的风头方向，将气一提，施展轻身功夫，翻山越岭，往前跑去。一路留神观察，群山突兀，大半相等，并无一座特别高大而看不见巅顶的。她随跑随采取些野生的果实，连吃带藏，脚底却不停歇。走到黄昏将近，已行有三五百里山路，翻过了十好几座山头岭脊。因为这些山岭地极高峭险峻，重重阻隔，上下费事，不比平地飞行。路走得虽然不近，如照平时算，前行仍无好远，仙山渺渺，全无一些迹兆。眼看山势越进越高，前面有两座高山，有积雪盖顶。只见日薄西山，斜阳影里，雁阵横空，归鸦噪晚，天色已向暮。云凤暗忖适才所见诸山，并不曾见山顶有雪，此时才刚刚看见。原来的山说不定被这两座高山所阻，非翻越过去或是到达这两座山顶不能看出。估量前路尚遥，自己这一日内饱尝了许多奇危至险，辛苦劳顿，精力已然疲惫，需要觅地休息一会，方能再走。加

以日落天黑，路昏莫辨，再要翻越悬崖峭壁深壑大涧，去攀登比来路艰难好多倍的高山，势所不能。与其贾着余勇，喘息前进，去做那办不到的事，还不如寻一可避风雨的崖洞，就着残阳之光，多寻一点食粮，饱餐一顿。坐下用功歇息，养精蓄锐，天色微明，便即上路，一口气攀登上去，较为稳安。主意决定，且喜路旁不远便有一个山窟，而且各种果树遍山都是。

云凤先择好了当晚安身之所，然后把果实一样连枝采取了些，以便携带。不一会便采了很多，两手提着，正要往山窟之中走去，忽然一眼看见桃林深处夹着一树枇杷，实大如拳。映着穿林斜阳，金光湛湛，甚是鲜肥，讶为平生仅见。忙跑进林去一看，四外都是桃树，一株紧接一株，丛生甚密，柯干相交，只中间有一块两三丈方圆的空地。当中长着这么一树枇杷，树根生在一个六角形的土堆之上。堆外围着一圈野花野藤交错而成的短篱，高低二尺。这时天色愈晚，云凤也未细考，见着这等稀奇珍果，顿触夙嗜，就枝头摘了一个下来，皮才剥去，便闻清香扑鼻，果肉白嫩如玉，浆汁都成乳色。因见大得异样，先拔头上银针试了试。看出无毒，刚咬了一口，立觉凉沁心脾，爽滑无比，心神为之一快。只惜适才采摘各种果实时，边采边吃，腹已渐饱，那枇杷的肉又极肥厚，不能多用。勉强吃了两个，舒服已极。一数树上所结枇杷，并不甚多，共总不过三十来个。有心将它一齐摘走，又想天气甚暖，离树久了，如若变味，岂不可惜。反正今日已吃不下许多，不如只采一个回洞，等隔了这一夜，明日起来试试它变味没有？如不变味，便将它一齐带走。否则只将种留些回山去培植，以免暴殄天物，仍由它自生自落好了。云凤想到这里，便带叶摘了一个，连别的果枝一同拿着。回身走没两步，觉着左脚踹在一个软东西上。低头一看，乃是一顶小孩所戴的帽子，形式奇特，质料非丝非麻，与除

双头怪蛇时在藤网中所见小人衣履相类，比较编制精绝，色彩犹新，好似遗在那里不久。猛想起枇杷树下土堆形式，颇似人工培壅，转近前去一看，不但土堆，那花篱也出于人工编就，盘结之处，并还绑有粗麻，不禁惊异。暗忖这半日来屡次临高远望，都未见一点人迹，沿途所见猛恶禽兽，却不在少。忙着行路，也未睬它。这藤中衣履和树上小帽，俱似幼童穿戴之物，难道这等洪荒未僻的深山，还有人家寄居么？越想越奇怪。仰视夕阳已坠入山后，月光又被山角挡住，景物更暗，只得回洞再说。

出林时云凤见左侧有一条没有草的仄径，也似人辟。便不从原路退走，特地绕道回去。因不知这些小人是人是魈，有了戒心，又把宝剑拔出，以防万一。剑上寒光照在地上，新雨之后，土地上竟现出许多小人迹印，都是四五个一排，成为直行，算计为数定多。林中地下俱是芳草绵绵，独这条仄径上寸草不生。两旁桃林也甚整齐，益知所料不差。云凤顺路循迹，走了两箭之地，才走完这片桃林。正当着那用来存身的洞窟背面，匆匆抄山路跑回洞窟，就洞外的松枝柏叶，用剑斫削下两大抱铺在地面，权当茵席。又搬了几块大石将洞窟堵塞，以防万一。再拾起两根枯枝，击石取火，将它点燃，四外一照，那洞窟不过两丈方圆，乃是一个天生石穴。洞门高低及人，上下四外洁净无尘，当中却有一大块类似油渍的黄斑。用火一烧，闻着一股松子般的清香，猜是松脂遗迹，除此之外，丝毫不见有虫豸蛇蝎盘伏的迹象，足可放心安歇。

因为日间云中坠落正逢骤雨，周身衣履皆湿，云凤跋涉了这半日的崎岖险峻的山径，外衣受风日吹晒，虽然干燥，贴身的两件衣服，仍是湿的。好在洞已封堵，率性生起一堆火来，将内衣换下，准备烤干了明晨上路。自被五姑接引入山，事起仓卒，除着一身衣履外并无一件富余，又不知在山中要住多少日

子。云凤爱干净，平时在白阳洞潜修，总是里外衣互为洗换，甚是爱惜，惟恐残敝了没有换的。等把内衣烘干着好，又想起鞋袜也都湿透，何不趁着余火烤它一烤？便盘膝坐在火旁脱下鞋袜一看，鞋底已被山石磨穿了两个手指大小的破洞，袜线也有好些脱落之处。想起五姑不知何日回洞？分别之时，也忘了求她带些衣服回来，就算明日能赶将回去，这双鞋袜经过这般长途山石擦损，哪里还可再着？便是这几件衣服，当穿不换，也难旷日持久。何况外衣上又被藤网刮破了好些，洞中并乏针线可以缝补，日后难道赤身度日不成？云凤愁思了一会。那鞋曾被水浸泡，急切间不能干透，闲中无聊，左手用一根松叉挑着去火上烤，右手便去抚视那一双白足。觉着玉肌映雪滑比凝脂，趾踝丰妍底平指敛，入手便温润纤绵柔若无骨，真个"我见犹怜"，暗暗好笑。幸亏小时丧母，性子倔强，老父垂怜过甚，由着自己性儿，没有缠足。否则纵然学会一身功夫，遇到今日这等境地，没处去寻裹脚布，怎能行动？明日回山，如五姑再不回转想法弄来衣履，衣服破了，尚可用兽皮围身，鞋却无法，说不定只好做一个赤足大仙了。

正在胡思乱想，似听洞外远处有多人呐喊之声，疑是黄昏时所见小人。夜静山空，入耳甚是真切。连忙穿上半干的鞋，轻轻走向洞口，就石缝往外一看。月光已上，左近峰峦林木清澈如昼，到处都可毕睹，除那片桃林外，地多平旷，看得甚远。只听万树摇风，声如潮涌，与多人呐喊相似，却不见一个人迹。细看并无可疑之兆，知是起了山风，看天上星光，时已不早。鞋已半干，懒得再烤，便将残火弄熄，放置火旁，就在松枝上打起坐来。云凤这多日来，起初是勤于用功，坐了歇，歇了坐。后来功候精进，成了习惯，一直未曾倒身睡过。当日虽是过于劳乏，等到气机调匀，运行过了十二周天，身体便即复原。做

完功课起身，略为走动，觉着百骸通畅，迥非日间疲惫之状。自思难怪真修道人多享遐龄，自己才得数十日功夫，已到如此境地，只要照此去练，再得五姑指点，前程远大，真可预卜。正自心喜，猛又想起昨日失足，不啻天边飞坠，下落重渊。虽然前进方向不误，目光被雪山挡住，只一翻越过去，便可到达白阳山麓，竟是出于臆断。再者下落时，云层那般浓密，即使到达山麓，由数千百丈的高山绝岭穿云上升，知道有多少危险？云凤想到这里，不由又怕又急，恨不能当时就走。往洞隙外一看，月光业已隐去，四外黑沉沉的，风势仿佛已止。不时看见旷地上有一丛丛的黑影，先疑是原野中的矮树，算计月光被山头遮住，天色离明尚早。决意再作一次功课，把精力养得健健的，那时天也明了，再多采集一点山果食粮上路，以免前途寻不到吃的。

于是二次又把心气沉稳，调息宁神，坐起功来。等到坐完，微闻洞外有了响动。云凤刚一走到洞口，便听洞外众声喧嚷，声如鸟语，又尖又细。脚步甚轻，好似多人在近处飞跑。就石隙往外一看，天已微明，上次所见一丛丛的黑影，俱都不知去向，也不见一个人物之迹。方在奇怪，忽听高大一声惊叫，三五个二尺长短的黑影从洞窟外飞起，疾如飞鸟，直往前侧土坡之下投去，一瞥即逝。云凤眼光何等锐利，早看出是几个小人影子，料是昨日所见无疑。心里一好奇，也不管是人是怪，忙将堵洞大石推开。拔剑在手，纵身追出一看，洞窟外面已满积树枝，堆有尺许高下，便往土坡上纵去。刚一到达，便见小坡下面一片平地上，聚着千百鲜花衣帽的小人。每个高仅二尺，各佩弓刀，班行雁列，排得甚是整齐。中间三把小木椅上坐着一男二女，男的身材略高，象是小人之王。面前跪着三人，正在哓哓陈述，神态急迫。云凤才一现身，那群小人便象蚊雷聚哄

般，“哗”的一声，如飞分散开来，成了一个横行，站在小王前面，各自张弓搭箭，作出朝上欲发之势。那小王倏地从座中起立，走向前面，嘴里“咿唔”了一声，群小中便闪出一人，战战兢兢的朝云凤走近了几步。先将手中弓刀掷下，不住手指足划，嘴里咭咭呱呱，说个不休。云凤看出群小空自人多，并无什么伎力，虽不通他言语，看出不是怀有恶意。知道走近前去，必定将他惊走，便不下去，只将手连招，引他上前，捉住看看到底是人是怪。那小人看状，仍是恇怯不进，云凤也学他将剑还鞘，以示并无恶意。那小王原是疑云凤是妖怪，想用火攻未遂，云凤业已追来。要派那人求和，问云凤要什么东西？及见云凤将手连招，又以为想吃那小人。那先派出去的小人只管怯畏不进，恐将云凤招恼，乱子更大。又咭呱咭呱叫了两声，便从身后队里面又走出五个小人，内中四个先走上前去，把先派出的那一个小人按倒；从身畔取出藤索捆起，押往小王面前跪下。另一个便已将衣服脱下，露出一身雪白的皮肉，战战兢兢往坡上走来。

云凤这才恍然大悟，那些小人转把自己当了妖怪，特地选出一个臣民来供牺牲。不禁又好气又好笑，本心想考查他是否人类，这般送上门来，正合心意，暂且由他。等那小人近前，率性伸手提起一看，那小人生得与周岁婴儿一般长短，只是筋骨健壮，皮肉坚实得多。其余五官手足，均与常人无异，背上还印着一行弯曲歪斜类似象形的朱文字迹，不知是何用意。小人因为受惊太甚，业已晕死过去。

云凤见他二目紧闭，心头微微起伏不停，知道气还未绝。小人脆弱，禁不起挫折，反倒怜惜起来。暗忖古称僬侥之国，莫非便是这种人么？可惜言语不通，没法询问。想到这里，便坐了下来，把小人仰放在膝头上，轻轻抚摸，想将他救转。忽

听嘤嘤啜泣之声，起自下面，低头一看，那小王已复了原位。先派出来答话的一个，正被四个手持藤鞭的同类，按在地下痛打呢！那小王看去法令颇严，被打的人伏在地下，一任行刑的鞭如雨下，连一动也不敢动，也不敢高声哭泣，只管咬牙忍受，呜咽不止。

云凤见小人受此酷刑，好生不忍。知这些人把自己畏若神明，便放下膝间小人，缓缓走下坡去，连喝带比道："你们不要打他，我并不要吃人。你们找一个懂人话的来，我有话问。"云凤往下走没两步，下面群小中，又暴噪一声，各将片刀举起。云凤细一看，人数少了好些，不知何时溜去，自己竟未看出。知他疑要加害，再如前进务必群起来拚。这等小人怎禁一击？既不象是山妖木魅，何苦多杀生灵以伤天和？便把步履停住，仍把那几句幼稚的话，比说不休。经过几次，那小王好似有些懂得，口里"咿"了一声，便即停刑。众中又走出数人，也是走到云凤面前，将周身脱净，战战兢兢站在那里，竟似等云凤自己取食。云凤将手连摆，随意又提起两个一看，生相均与先一个大同小异，只背上字迹，和身着衣饰不同罢了。这几个胆子似较略为大些，云凤放了手，他也不走，只管仰头注视云凤动作。再看坡下那一个，业已醒转，仍伏在原处不动。云凤见怎么比说也是不懂，心急上路，又想起昨日所采大枇杷和许多果实尚在洞中，打算回洞取了起身，不再和群小逗弄，以免误了正事。身才回到坡上，又听身后群小呐喊之声，回头一看，那赤身小人连先前那一个，共是七个，俱都满脸惊惧之色，跟随在身后不去。不禁心中一动，暗忖山居寂寞，这种小人倒也好玩，何不捉两个藏在怀里，带回山去，无事时照样教他练功夫，日久通了语言，岂不有趣？云凤便解开胸前衣服，挑了两个面目清俊的包在怀里，外用带子扎好。迳自回洞，取了昨晚

所采的果实，走将出来。正待起身，见余下五个赤身小人，跟出跟进，仍未离开。猛想起自己还愁没有衣履，仙山高寒，这小人不知能否禁受。他们现有衣服，何不给两小多要一些带走，于是重又往坡上走去。刚一到达，还未看见群小所在，便听下面一声暴噪，那数寸长的竹箭，如暴雨也似射将上来。云凤剑已还鞘，手里满持着连枝带叶的果实，骤不及防，只得拿果枝当了兵器去挡那乱箭。好在此时云凤身子已练到寻常刀剑不能损伤的地步，何况这些小人弓箭？施展身法，略一拨弄，那箭纷纷坠落，一枝也未射中身上。云凤因见小人这般诡诈，不由心里有气。往前一矮身，刚要往坡下纵去，擒那小王。忽见路侧桃林内又冲出一队小人，约有百十来个，内中三十多个用几根竹竿抬着一个藤兜，中坐一个身材伛偻，和常人相似的女子。后面数十人分抬着几个大蛇的头，飞也似往小王面前跑来。还未来前，驼女已咭咭呱呱，高声大喊。喊声甫息，那小王将手中一面绿色小旗一麾，口中喝了一声，群小立即各弃弓刀，跟着小王朝云凤跪下，举手膜拜不置。云凤见他前倨后恭，方要喝问，忽听那驼女人用人言高叫道："这位女仙休要见怪。他们都是这山中天生的小人，适才无知得罪，望乞原谅一二，等小女子上前跪禀。"随说随从兜中扒起，左脚已失，只有一只右脚。

旁立小人递过一对拐杖，驼女接过，将两杖夹在胁下，一跳一跳走来。虽是独脚，行动却是敏捷，一到便掷杖跪下说道："小女子闵湘娃，原是楚南世家。十数岁上，因受继母虐待，展转逃入此山，被猛虎吞去一足，眼看待死，多蒙这里老王，用毒箭射死老虎。救到王洞，割去一腿，用土产灵草治愈，才得活命。他们虽舌头太尖，不能学我们说话，却是一样。小女子多年不见同类生人，也学会了他们所说的语言。这里耕织田

猎，大半小女子所传，新王又是小女子徒弟，故尔相待极厚。王洞先前原不在此，只因那里近年不知从何移来了成千条双头怪蛇，新王的臣民被它吞吃不少。虽然小女子也曾设计驱除，毒箭火攻，般般用到，无奈小人力微，蛇数太多，实无法想。去年小女子见情势危急，才劝新王迁居，只留下小女子和数百不怕死的勇士，留守原洞。立誓要将群蛇除尽，以报老王相救之恩。费了无数心机，在蛇窟大树之下，乘蛇群每日照例翻山晒皮，倾巢而出之际，在树下周围偷偷撒了九爪钩连藤子。此网藤名子母吃人草，一根藤上有九根子藤，每根子藤上又各有九根子藤，俱都生有倒须坚刺，层层纠结，自织为网，能收能合。只是有血肉的东西，不论是人是兽，只一沾得它，便被网住。非等被陷的人兽血消肉尽，只剩几根残骨，不会松开。人若误踹上去，如身旁带有极快的刀，寻到母藤上的结环，用刀尖慢慢将它刺断，再挑开子藤。如是藤少还可脱身，手仍不能挨触它一点，否则越挣越缠得紧，不消片刻，全身皆被缠住，除死方休了。这东西生长虽然极速，但是生在深壑绝壁之下，要十年功夫才一开花结子，子一落地，老藤便即枯死，不久新藤出土，一株可长到半亩方圆地面。那双头蛇不但厉害凶毒，而且行动如飞，能在草地树枝上滑行，如鱼游水，迅速非常，简直无法可制。去冬恰赶上此藤结子的时候，费了许多心力，遭了无数危难，还伤去几条人命，才在挨近藤边上采集了数千粒藤子。做蛇窟的古树三面平原，一面靠山，撒子时原想四面合围，都给撒上，等藤一长成，便可使它一齐落网。撒到靠山的一面，子刚撒好，忽被山洪冲去好些，仅离树十余丈有藤。先还以为蛇出游时，总是身在树上，一窜多少丈远，等晒罢太阳回巢，多半慢藤藤的游行而上。那藤子又非慢慢生长，冬天撒了子，便渐渐往土内钻去，地面上看不出一点痕迹。但一交春

赶上一夜大雷雨，第二日一早便枝枝纠结，遍地布满，和织成的猎网相似。那蛇决想不到，无论如何总要缠死它好些条。谁知那蛇甚是灵巧，藤长成之后，仅有一条半大不大的蛇落网，余蛇俱以首尾衔接，由树上挂起一条长虹般的蛇桥，直达无藤之处。等将树上小蛇渡完，再微一伸屈，脱将过去，一条也不会落在网里。回巢时，也是如此，终是没奈它何。靠山的一面藤少，更成了它必经之路。此藤油重易燃，本想放火去烧，也因这面藤少，怕将它惊散，为祸更烈。正在日夜焦思，昨日忽听一个小伙伴急匆匆跑来向小女子报道：蛇窟下来了一个天神，生得比小女子还高，手持一口有电光的宝剑，先将两条蛇王杀死，站在藤地里，藤竟会缠她不住。也不知使甚法儿，让一条大蛇用尾巴将树上的蛇打落了一多半，在藤地里缠住。后来手上又放出一道雷火，满树乱穿，将余蛇弄死了个干净。最末后将全藤地点燃，将死蛇和窟中小蛇鬼一齐烧死，才飞到山顶上去放下一场大雨，将火熄灭。他见了害怕，等天神走了，才跑来等语。全洞中人得了喜音，自是快活。连忙赶到蛇窟一看，果然群蛇俱成灰烬，只在靠山那一面寻到蛇王的两个大头。大家望空叩拜，谢神之后，便即命人挑了蛇头冒雨起程赶来与小王报喜。心里还可惜得信晚了，不曾见得神仙是什么样子。昨晚月光甚好，急于和小王见面，也未歇脚。适才行到离此数里的绿梅岭，忽见小王的兵在那里埋伏火石，又遇见传小王令旨的人。才知昨晚这里来了一个大人，不知是神是怪，宿在桃林坡山洞之内。小王因小女子不在，本想讲和，命人上前答话，问要什么礼物，才可离开此地。先疑心她和早先的殃神一般，想吃活人，等把人送过去，先是不要，后来又揣了两个在怀里，想是留着慢慢受用。小王见她得了不走，仍回洞内，本恐贪得无厌，万一索要王妃，那还得了？再加有人报信，说

昨晚还盗了两个黄金果。这才着了急，一面命人请小女子速来想法应付，一面准备弓箭手，四面埋伏了火石，决计一拚。小女子一问昨日见神的小伙伴，所说天神装束身材，竟与天仙一般无二。知要闯出大祸，连忙赶来。虽然晚了一步，小王已有冒犯，还望仙人宽洪大量，念其情急无知。本山还有一害，虽不似双头蛇恶毒残杀，每年这时也要伤些人命。还望大发慈悲，一并除去才好。”说罢，叩头不止。

云凤闻言，好生惊异，想不到深山之中，竟有这等小人种族生长，那一害不知是甚物事？这一点点种族，怎禁得起蛇兽怪物蚕食？本想助他除害，又恐误了回山正事，欲将不管，一则上天有好生之德，修道人最重的是积修外功，岂能见死不救？二则这等聪明灵秀的小人种族，平时只是传闻古有僬侥之国，不料果有其事，造物之神，真是无奇不有。任其灭种，未免可惜。自己本想带两个回去训练，难得还有通话之人，可见缘法凑巧。昨日无心代他们除了大害，何必为德不卒！好在还是为生灵除害，并非畏难逗留。五姑仙人，定能前知。这口仙传宝剑，颇有灵异，何不向空卜上一卦，以定去留，或者不会见怪。这些小人行动如飞甚是敏捷，既在此间聚族多年，也许能知仙山根脚所在，说不定还能从他们口中寻得一点线索。再四寻思，为难了一阵，云凤便对驼女闵湘娃说道：“你命他起来。昨日我从云中坠落，见群蛇猖獗，将它除去，原出无心。我回山心急。此事尚难自主，还须向仙祖默祝，才能定准。许了无须欢喜，不许我此时就走，强留也是无用。”说罢，摘下身佩宝剑捧在手内，向空跪祝道：“曾孙女一时云中失足，由仙山坠落此地，无心中诛了千百怪蛇。今日又遇见这群小人，言说尚有一害未除，虔诚挽留，须要耽搁两日，惟恐仙祖回山，误了仙缘，难决去留。仙祖道法玄深，无远弗照，如荷鉴

察，许为生灵除害，此剑便当示警。”刚刚祝罢，便听“铛”的一声，一道寒光，宝剑出匣约有尺许。云凤惊喜交集，还不敢遽以为信，将剑还匣，重又默祝，那剑连鸣三次。这一来不但看出五姑准她暂留，连事完回山都可料到，不致影响仙缘。不由兴高采烈，大放宽心。小王等人，见宝剑无故出匣，自然益发加了敬畏。云凤拜罢，起身对驼女道：“仙祖已允我留此为你们除害。那害在何处，快快说出，我即刻便去如何？”驼女道：“启禀大仙，这东西的巢穴，似在前面雪山脚下，约有半天多途程，即可到达。不过他也和我们大人一样，只相貌装束要丑怪些。每年只出来两次，每次须要二十四名小人送上供献，便好好回去。否则无论逃到何处，都被追来搜着，那死伤的人就多了。我们只躲过他一回，又对抗过一回，就吓破了胆。小女子的恩人老王，便死在他手里。这几年，年年供献，并未缺过一次。他每次出来俱有定时，第一次便是这黄金果熟之际，还有三天，才是他来的时候。此时如去寻他，那雪山长有千百里；一则不知真正所在，难以寻找，二则也无人敢于领了前去。他每次受享，就在左侧里许伤心岩顶一块大石上面，来时他满身都是烟雾围绕。大仙昨晚住的洞内，早备下二十四名送死的小人，各捧着一个黄金果，等他一到，便脱了衣服，自己走出，跪在岩下。小女子曾在左近偷看过两次，见他用一根幡往下一摆，一阵大风，连他和二十四名小人立时刮走，不知去向。家在雪山，也是他自己说的，并无人去过。如今算起年份，为害已有十数年了。”

云凤心里一惊！听驼女之言，妖怪既然修成人形，又能空中飞行，自己怎是对手？如是左道妖人，更非其敌，不禁有些胆怯起来。又一想自己说出，不能不算，何况适才默祝，仙剑三番示警。自己有仙传宝剑飞针，许能获胜，也未可知。是福

是祸，冥冥中早经注定，便无此事，今日赶往雪山也难保不与妖人遇上，转不如事前知道的好。事已至此，也管不了许多，且等到日再说。因为期还有两三天，驼女转述小王之意，再三虔请大仙去往王洞暂居。云凤好奇，也想借这暂留的一二日间工夫，一觇小人的风俗习尚，当下点头应允。驼女再将话转译给众人，小王闻得神仙肯光降他的洞府，并为除害，连忙率众跪谢。一时欢声雷动。驼女便命众小人抬过他的兜子，请大仙乘坐，同往王洞。云凤估量路途匪遥，知道驼女不良於行，执意步行前往。驼女不敢勉强，只得和小王说了，请小王率领一半人赶速回洞，准备欢宴。等小王拜辞起身，才恭恭敬敬随侍云凤起身。云凤见手中果实，还有一枝未被小人弓箭残毁，便随手揣入怀内，将余下的连枝弃去，等上路之日，再行采集。行时见适才追随的几个小人，已将衣服穿好，想起怀中还有两个小人，尚赤着身子。解衣取去一看，那两小人想是在怀中见驼女和小王问答，知得究里，俱都转忧为喜，贴在云凤手间，甚为依恋。这两小人原本生得清秀，这一喜笑颜开，越更显出可爱。云凤决计后日回山，仍带同行。便命驼女取来衣服与他着好，说了自已意思。驼女闻言惊喜道："本国人只有两姓，男姓希里，女性温灵。人种虽小，却与大人一般能干，有的竟比大人还要灵巧，无论禽言兽语，俱都通晓。可惜只有语言，并无文字，又是生就歧舌，无法教授。小女子因受他老王救命之恩，幼时又读过几年书，初来那些年，屡次想尽方法，打算把文字传给他们，俱因限于那根舌头，毫无成效。事隔多年，以为绝望，自己也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不再想及前事了。他们的婴儿生下地，大半指物为名，把天上的星叫作沙沙，黄羊叫作咪咪。这两人一名沙沙，一名咪咪，生来力气大些，又比众人聪明能干，十四岁就被选充小王的近身侍卫。上月因随王打

猎，二人误走岔道，迷失了路途，口干嘴渴，误食了一粒毒果，舌上长了一个疔疮。后来虽经小王赐他灵药治好，舌尖已然烂去。小女子恰好杀了一条双头怪蛇来见大王，知得此事，听出他发音与前不同，试一教他人言，居然一学便会。知他们也和八哥等禽鸟一样，只要团了舌头，便能言语。当时忙着除害，没待两日便回旧洞。意欲等皇天鉴怜，杀死群蛇之后，便和小王说了，挑出些聪明的年轻臣民，团了歧舌，教他中朝的语言文字，不曾想今日竟被大仙垂青。起初拿他当供品，尚且不辞，能蒙渡上仙山修道，真是几百世修来的福分，岂有不愿之理。至于仙山高居半天，罡风凛冽，虽不知能否禁受，可是这里小人俱比常人还要能耐寒暑得多。好在有大仙携带，决无妨害。”

云凤闻言甚喜。驼女又向小人把话略为转译，喜得沙沙、咪咪二人，跪在云凤脚前欢呼叩头不止。云凤见驼女因自己步行，不敢坐那兜子，虽然独脚步行，却能盘旋于危坡峻坂之间，运转如飞。虽不似小人矫捷，却也不显吃力，好生惊异。劝她乘兜，再三逊谢，也就罢了。二人且说且行，约有十里之遥，忽见峭壁前横，排天直上，似乎无路可通。沿壁走了里许，地势忽又宽广，渐闻鼓乐之声起自壁内。正稀奇间，前面一群百十个领路的小人忽往壁中钻去。近前一看，壁上下满是薜萝香兰之类，万花如绣，五色芳菲，碧叶平铺，浓鲜肥润，时闻异香，越显幽艳。再看小人入口，乃是岭壁下一个圭窦，也有两扇门，乃是用藤青花草扎成的，编排得甚是灵巧。底面附有尺多厚的泥土，藤蔓盘纠，草叶掩映，红紫相间，关起来与岩壁成了一体。不知底细的人，决看不出来。门是六角形，方圆只有四五尺。拿小人的身量站在门中，自然还下得去，如是大人，再拿那片雄伟高大的岩壁一陪衬，就显得太以渺小了。

云凤见前面群小俱已进完，驼女正伛偻揖客，只得俯身而

入。进门不远，又是一座岩壁当路，前后两壁，排天直上，高矮相差无几。离地二十丈以上，壁上满插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兵器和长大竹箭，锋头俱都斜着向上。当顶老藤交覆，浓阴密布，藤下面时有片云，附壁粘岩，升起游散，益发把上面天光遮住。不时看见日光从藤隙漏下来的淡白点子，倏隐倏现，景物甚是阴森。暗忖这些人种虽小，心思却也周密，难为他们开辟出这等隐秘的地方来做巢穴。休说外人到此寻他不着，便是在岩顶望下来，也只当是一条无底深壑。又怎能看出下面，会藏有亘古稀见的僬侥之邦呢？驼女见云凤且行且望，笑道："大仙看这里形势好么？"云凤点了点头。驼女道："他们舍明就暗，也是没法子事。因为他们身材太小，山中野兽虽多，还可用人力齐心防御驱除。惟独天空中的东西，休说是那些奇怪凶恶的大鸟，便是本山常见的大雕鹰鹗之类，俱甚厉害。假使两三个人出外行走，便被飞下来衔去吃了。所以他们住的地方既要严密，出门时至少总是百十成群。平日患难相共，不知不觉便养成了合群的心。否则似他们这等渺小脆弱，早就绝种不知多少年了。这两处岩壁总名叫做通天壑，两边岩壑越上越往里凑，下面相隔不下十五丈。可是尽上头相隔只有丈许，并有千年古藤盘绕，只洞门要地不被知晓，决难攻下。去年夏天从藤缝中钻下来一只一丈多高的三头怪鸟，比时正值小王出猎回来，人虽被它啄死了好几个，刀斫箭射，俱都不能近身。吓得小王率众逃入洞内，将门用石头堵紧，每日只听那鸟在外怪叫，声如儿啼，两翼扑腾，用爪抓壁，一刻也不休息，声势非常惊人。鸟不飞走，谁也不敢出来，小女子又不在此地。似这样过了八九天，渐渐不闻声息，小王才派了二十个胆大的出来一看。那鸟因找不到出路，飞上前便被藤网挡住，性子又烈，又寻不着吃的，已然力竭饥饿，伏在地下，奄奄一息了。

那鸟的六只眼睛其红如火，目光灵敏无比。活时一任刀矛弓箭朝它乱发，俱能用它两翼两爪连扒带扑，一些也伤不了它。这时却是无用。经他们刀矛乱下，一会便分了尸。那六只眼睛挖下来，俱有鸭蛋大小，红光四射，现还挂在洞内当灯呢。自从出了这回事，防它同类下来报仇，小王把小女子接回商量，带了多人爬上岩顶，将藤隙补匀密。又在藤下面两壁中间，安置好了绷箭、绷刀、绷矛之类。无论是什么东西，下来时只触动一处，立时上面刀矛箭戟同时发动，不怕弄它不死。可是至今没有再出过乱子。以前这里，只是避暑的别洞。如论起形势来，旧洞经数十代老王苦心布置，如非蛇祸，一切都比这里强得多呢。”

云凤这时随着驼女沿二层岩壁走去，正听得有趣的当儿，忽闻鼓乐之声大作。循声走没数十步，前面一个凹进去的壁间，小王已率着洞中臣民，手执一根点燃的木条，青烟缭绕，杂以鼓乐，迎将上来。近前一看，小王率领二妃臣民跪在当地，手中擎着的那根木条比别人都长大些，颜色黝黑，发出来的香味，清醇无比，身后方是一座高大洞门，也是六角形，约有两丈方圆。门中刀轮隐现，不知何用？云凤忙将小王与二妃扶起，谦谢了几句，经驼女转译之后，所有臣民鼓乐，全都起立，分列两旁。云凤偕小王、二妃、驼女、咪咪、沙沙六人，从乐声中款步而入。门里面是一座广大石窟，四顾两座刀轮，竟与门洞一般大小，犬牙相错。沿门四周还安有绷簧，上置刀箭。一问驼女，才知这些布置俱为防敌备患之用。外人至此，如不经小王允许，只一进那门，两旁刀轮便即运转如飞，上下四面的刀箭也乱发如雨。不论人兽，俱都绞成肉泥。并说旧洞那边比这里的各种埋伏布置，还要多出几倍。休看他们人小，因为肯用心思，同心合力，不惜烦劳。除那双头怪蛇和雪山妖人的侵害外，颇能安居乐业。自来俱是以小御大，以众胜寡，

极少遇见什么过分的灾害哩。云凤正暗赞他们的毅力巧思，忽见路旁有一小池，承着壁上面挂下来的两条尺许宽的瀑布。流水潺潺，珠飞露涌，池旁设有一圈栏干。小王和二妃便将手中木香掷入池内，回首和驼女说了几句。驼女便对云凤道："小王因感大仙为国除害之恩，无以为报。他说这里经数十百代老王采集收藏的宝物甚多，有好些陈列在外，请大仙随意取上一些，无不可以奉赠。"

云凤对于后日斩妖人之事，毫无把握，再者修道人最忌贪心，怎肯妄取？再三逊谢，驼女只得向小王说了。又前行没几步，忽见前面又有一座石壁。居中洞门形式高大，俱和二层洞门一般。门前立着两排手执弓刀的卫士，门内隐隐有红光透出。入内一看，里面比外面还要高大得多。到处都是奇石拔地而起，悬崖危巘，大小参差，孤峰连岭，自为丘壑。因着石形地势，盖上了千所小房舍，高低错落，颇有奇致。当中一条丈许宽的平路直通到底，现出一座方圆数亩的大石台。台上建着百十间方六角形的房子，高约丈许，比别的房子，约要高出一倍。这些房子不论大小，俱都是方形和六角形，整齐如削成的豆腐块，所以精巧玲珑，颜色却不一致。除当中王居是正白色外，余者五光十色，什么都有。这些木屋也不知用什么颜料漆的，却漆得那般鲜明光亮。全洞并不见什么灯火，却是到处通明，纤微毕现。微一查看光的来源，才看出离地二十来丈处，悬着许多宝物，单是径寸的夜明珠，就不下几十粒。其余介贝珠玉，各色各样的异品奇珍，更是不知凡几。有发光的，有不发光的，间或也有世间常用之物如锹犁猎枪钓竿之类，但是为数极少，只七八件。悬的地方俱在显目之处，想以物稀为贵，虽只是世间佃渔畜牧中几件不足奇的营生致用之器，到此都成贵品，与奇珍异宝等量齐观了。这些宝物，每件俱用一些不曾

见过的麻缕，从洞顶系将下来，差不多每所房子顶上，都有一件。驼女说："这里珍宝，历代收藏甚富。因为山中时常发现，近两代老王都不甚注重，再加小人中名份虽有高低，因为集群联居的缘故，除为王的人能发号施令役使臣民，待遇差不了多少。合族中的臣民鉴赏，一齐悬在外面，并不秘藏起来，也从无盗窃之事发生。至于那七八件佃渔畜牧的用器，在我们看起来并不在意，可是都经前两辈老王费尽万苦千辛，跋涉险阻，冒着许多危难，远出数十百里以外的我们大人国，山中居民那里去潜伏多日，看熟了用处，才行盗来。照着样式，改造了小的使用，全族才知学人种地，耕田钓鱼等事。他们常说，珠宝奇珍除发光的可以代火照亮外，余者不过供大家看看而已。只有这几件东西，为利无穷，何况又是经老王犯死得来的呢。每次得到我们大人国的东西，仿造以后，总是把原物高悬起，算是第一等的国宝哩。"

云凤已随小王离阶而升。这些小人虽然奔走山林，一纵数丈，那些台阶，每级却止两寸多高，在在看出具体而微，云凤甚是好笑。刚一到台上，还未进屋，小王忽率两妃回身向云凤跪倒。立时鼓声暴发，乐声也格外奇特，比外面所闻，迥不相同。有的如同鸟鸣，有的如同兽吼，万啸杂呈，汇为繁响。又加声音宏宽，趁着空洞回音，益发震耳。云凤二次扶起小王、二妃，再回顾四外台的两面，猛现出两列乐队，约有百十名之多。乐器式样甚多，俱为平生未见，大都竹木金石所制，大小繁简不一，有的五六人共奏一器。各处小峰短岭，断崖曲坂上的房舍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上千小人，随着乐声，欢呼拜舞。一个个都是头戴六角巾，身穿长衣拖及足后，浑身上下，雪也似白。高高下下疏疏落落的恭恭敬敬站在那些峰麓山头，危崖绝登之间，举动却是整齐不乱，端的别有一番景象，令人欢喜不胜。

第　三　回

疾老成　僬人初窃位
拯生灵　侠女再除妖

话说小王夫妇三人起身以后，便分拉着云凤的衣角，扯了一下。由驼女留云凤在外，朝当中宫室内缓缓倒退进去。台下左右两排乐队，跟着又奏了起来。云凤因见乐器多半象形，式样奇特，一问驼女闵湘娃，知驼女幼喜音乐。宫外所闻，乃驼女到后按照古今乐器和当地的国乐，加以仿制修改而成。石台的两面，方是小人真正的国乐，虽非大人上邦之地，也经小人历代先王仰观日月星辰之形，俯察山川草木之状，耳听风雨雷霆、千禽百兽鸣啸之声，博收万籁，证声体形而成。一乐之微，往往不惮百试，务求与原声相合。其中奥妙，一时也说他不完。驼女初来时并听它不懂，只觉千声庞杂，细大不谐，好似一味穷吹乱吼，怪声怪气，一些也难以入耳。恰巧幼喜音乐，颇有根底，想将中朝正始之音，传给这一般蕞尔细民。三年后通了言语，几次力劝，可是老王别的都言听计从，惟独谈到改动他的国乐，却是一味摇头。知他固执守旧，多说无用。仗着

与小王交情甚厚，恰巧不久老王死去，小王因见驼女将外面的东西传到此地，全有了利益，果然一说便试办了几件。

等到乐器制成，排练熟了，小王先听，不住夸好。日子一久，便显出不甚爱听的神气。可是他对于旧乐，每遇祭祀大猎宴会，以及婚丧之事，奏将起来，却是百听不厌。驼女心中大忿，几次诘问，小王只管微笑不答，却教慢慢留神细听，日久自知此间国乐的妙处。并说传闻他们万多年前的祖先也和大人一般，有几千年当中，不特文治武功、礼乐教化号称极盛；便是起居服食之微，也是举世无两，同样和中朝一般，拥有广土众民、天时地利，真可称得起泱泱大国之风。只为后世子孙不争气，风俗日输，人情日薄。那自取灭亡之道，少说点也有几千百条，大家争先恐后循途迈进。结果国是亡了，人种因乐宴适，万种剥削，到了末世，休说象中古时代那种身长九尺多的大人没有，便是七尺之躯也为稀见。后来逐渐退化到今日地步，再不能与别的大国一较长短。同时人种也受了许多残杀压迫，实在没法再混下去，只得遁入深山。经过了些朝代，出了一位英主，苦口婆心，生聚教养，方才全国悔悟，发愤图强。虽然千百年来，无多进展，仍是局促山中一隅之地，可是到底还算还到原始那一时代，穴居野处，个个身轻力健，能以群力追飞逐走。不似初来时个个和婴儿一般，受了禽灾兽害，只知向天哭泣，人种也一天比一天生育得多。据本族祖先传的图谶，若干年朝以后，只要众心如一，仍能回复以先冠裳文物之盛呢。此话虽小王本人也将信将疑，可是这里乐器确是从上古传来，又因这里人聪明，而有好音乐的天性，只管国破家亡，人微族寡，依然代有改进；只要静心领略，自能悟澈他的微妙等语。

这一席话，说了没几天，便值他们这里“乞复舌节”祭天

告庙的盛典。起源由于亡国入山的那一时代，全国的人专务虚名，不求实际，竞尚奢华，耽乐游宴。年轻的终日叫嚣呼号，标新立异，看去仿佛激烈慷慨，其实是一味盲从。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专与自己为难，一些也着不得边际。论到叫他们更正去做，不但舍不得命，连一丝一毫的亏苦都吃不得。年老的多半暮气沉沉，经验阅历稍富的人，一则怵于少壮威势，不敢拿出来使用，二则时危机蹙，那些比较稳实一点的办法，也只能苟安一时，并无多大用处。这两派人中，纵有几个公忠谋国、老气持重的人，当不起滔滔天下，举国如是，只手擎天，狂澜莫挽。最厉害是全国上下十有八九口是心非，说了不算，一张嘴，能在顷刻之间，说出多少样话语。因为五官四肢、心思智能都不长于运用，单擅长于口舌，以哄骗一时。所以人身各部都逐渐缩小短少下去，惟独这片舌头却变成了一个双料的。还算国亡的前夜，有几个明白点的人，带了些孑遗之民逃到这里。虽算没有真绝了种，可是这些废民都享惯了福的，荒山生活，俱要自己谋求，如何能过得了？出山又经不起敌国的杀戮，每日只好痛哭呼天，坐吃余粮和山中天生的草果。习惯已深，仍然不知振作，既懒得操作，又没有多少现成吃的，舌头依然，人种还是照旧小了去。直到过了好几代，人也死得差不多了，才生出一个有能为的英主。为首一个老王名叫寒俄的，起始以身作则，修明赏罚，无论何人俱不能不劳而食。渐渐从一些臣民著述中，查知古时凡是饮食、服用、车马、宫室，俱都应有尽有，享受无穷。国亡逃入山时，祖先没有打长久的主意，除带了些兵器和眼前动用的家具食粮外，凡是渔猎耕织等类实用的东西，一件也未带来。于是才募集忠勇耐苦之士出山盗取。这些东西，有时不觉得他的好处，失了再求，无殊重新制造，难如升天。经好几代老王和无数险阻艰难，才粗

具规模，以有今日。由此大家互相用力，人也就不再小下去，近两代的比前还长了数寸呢！当寒俄老王临死之前，留有遗言说夜梦天神垂训，国家之亡，都坏在这根舌头上。因为能说而不能行，才闹到不可救药。本族是极优秀的人物，上天必不愿使其颠覆绝灭。目前所处境遇，乃是上天故意降罚。将来仍有中兴复国的那一天，并且人也能回长到七尺、八尺之躯。只看几时这片歧舌反古恢复了原状，便有望了。说罢，便即死去。全族上下，一方害怕天罚，一方眷怀先王缔造之艰，身历之苦。便定寒俄老王逝世那一天为“乞复舌节”，简称又叫“祈复节”。一面盛乐隆祭，以答天庥，一面把这一年中举族王臣上下的所行所为，虔心默祝，告之先王。并由当王的为首，自举善恶，跪在先王灵位之前，大声宣读，明示于众。说到好处，全体臣民奏乐示庆，说到坏处，便齐声数责不已。当王抓起一把小红豆向台下撒去，臣民争先恐后，各自拾起一粒。拾得的，便去灵位前跪祷，陈告这一年来的善恶，仪式动作和前次一样。完了，再由王领臣民互相劝勉。这一番盛典最为整齐严肃，比起这里的落花节还要过之。祭时由当天未明前起始，一直要做到午夜才止。整日不食，通体的人只喝一点山泉，除了老人产妇和小孩外，没有不与会的。驼女初来，因外人未奉王命，不能参与。后因历次代小王辟划垦植、建造器具之功，尊为客卿，奉命无论何处，均可随意游行，才得看过两次。皆因身有残疾，不耐久立饥饿，又见情态过于悲壮，看了令人难过，均未待多大时辰便即离去。这次打听好了奏乐时刻，随乐进止，清早与完了祭，便觅地歇息，乐起又去，如是进出了十七八次。头一两次还不觉怎样，三次以后，渐渐才听出这里的乐不但宫律详明，喜怒哀乐之情全分得出；而且上参风露雷霆之变化，下合山川泉石之动止，中应鸟兽草木之鸣声，真是穷极万籁，妙

合自然。从此深为叹服，不敢再赞一辞了。这台下两排乐队，暂时容或听他不出，一会小王排好筵位，出来延请。等入席之后，必令乐人奏那各种象形细乐，以娱他宾。虽然不能比天府仙音于万一，也能看出他们的巧心慧思呢！

云凤听驼女说完，暗中惊异。原来这些小人也是大人国种退化到此。难怪他形态面目、居处服装都与常人一般无二。怎么几千年来竟不见于传载呢！见小王夫妻进宫未出，暗忖这里既然历国久远，代有圣明。语言因为歧舌所限，文字当不会没有。况且耕织佃渔之具和他本族痛史，俱从载籍中查出，想必不会没书。便问驼女小人国书史册，当有掌管收藏之人，可能取来一视？驼女叹口气道："说起来真是可怜可恨！他们旧日文字书籍也和我们中原上邦一般，浩如烟海。只为亡国的前一两世，一般在朝在野的浑虫，只知标新立异，以传浮名，把固有几千年传流的邦家精粹，看得一文不值。流弊所及，由数典忘祖变而为认贼作父，几千年立国的基础由此根本动摇，致于颠覆。而别人的致强之道，并未学到分毫。起先专学人家皮毛，以通自己语言文字为耻，渐渐不识本来面目。闹得本国人不说本国话，国还未亡，语言文字先亡。后来率性嫌他讨厌无用，将所有书籍文字一火而焚。纵然有一些微没有烧尽的，如我们鲁壁藏书之类，可是当国亡家破逃难入山之际，谁还想得起这些东西？就是寒俄老王所见几本遗民纪载，内中说到本族以往光荣事迹，和耕织渔猎诸般器物，一则半出臆度，语焉弗详，二则面目全非，已不似他们旧日的文字。而且星星点点，也不能据以立言教化。此时又忙于求生，与鸟兽天灾相抗，实无余暇再去谋求。日子一久，从此亦无人能识，便是他们语言也变得不大相同。戋戋载籍，总共才十余本，如今尚存在小王宫中，当作前朝遗物看待。这十多年来，从没见他们取阅过。

他们自己人尚且不解，何况外人？少时宴后取来，大仙如能晓谕他们，更要感激不尽呢！至于适才所说，数千年前盛朝轶事，小女子未来此时也曾读过几年书，远稽往古，近察当世，九洲万国之中，并不曾听说有这么一个亡了的大国。他们又是历代老人用口传述，无可参考，实难令人相信。也许他们本只是古称僬侥之国，这些话说是前朝好说诳的人编造出来的吧；他们每年几个祭节又那般隆重壮烈，深入人心。除人体太小外，一切衣食起居无不与我们大致相同，看去又似真有其事，疑团至今未释。大仙从天上来，当能前知，可能示明一二么？”云凤闻言笑道：“我虽在仙人门下，学道日子无多，除身有仙传法宝，略知剑术外，别的知识还不是和你一样？不特这种小人尚是初见，连说也未听人说起过。我想文王八尺，汤交九尺，古人秉赋至厚，躯干又要长大些。后世人心日坏，嗜欲日多，人身本来脆弱，长一辈的受了侵夺剥削，自然遗毒子孙。一代一代传将下去，年代一久，自然人种便日趋矮小，不过当时不显罢了。他们只是万千年古国，语言文字又绝了种，所以后世无从稽考。我们从黄帝算到如今，也只几千年光景，现在人体已逐渐比古人小。照目前风俗人情看下去，再过相当年时，焉知不是后车之续呢？他们立国还要古远，算起来，也并非不在情理之中。且等我异日回山见了仙祖，问明白他们来历劫运；如能有所助力，我必再来，那时自见分晓。”

驼女闻言大喜。正谈说间，台侧乐声起处，六角宫墙上九座宫门同时开放。旁边八座门内，先走出一对羽衣花冠的童男女，各执幡幢仪仗之类。这些童男女身高不及二尺，俱是一般高矮，个个秀发披肩，容颜韶秀。那各种仪仗的头上，都雕有一个鸟兽的头，口中含着一小片点燃的木香。香味和初入门时，小人手中所持的相似，氤氲袅绕，清馨馥郁，闻之神爽。

云凤方要问驼女这种木香采自何处？小王已率二妃恭迎出来，躬身肃客，三揖退去。驼女闵湘娃便改向前面领导，云凤跟着进门，小王夫妻率八对童男女在后。云凤入宫一看，在大人眼里，宫庭广才数丈，并不算大，可是画栋雕梁，丹壁绣柱，都工细已极。再加上陈设精致，物事玲珑，在在颇显出富丽灵巧之致。这时盛筵业已摆好，共设了五个座位。当中一座归云凤坐，象个平时王位，比较高大。两旁四个六角雕花的木墩，高才尺许，广大如之。上首小王和驼女，下首是两个王妃。入席之前，小王、二妃向中坐三拜三揖。主客就位，乐声便起。菜已预先摆好，所用杯箸，比常人所用倒小不了许多。杯子都是贝壳做的。菜肴共十八味，大中小每六件。大菜用小鼎，中菜用木制的盒，小菜用贝壳制成的盘盂，俱是六角形式，多半俱是冷食。除猪羊两样外，荤的俱是山禽野兽的腌肉。素的俱是野菜、黄精、奇花、异果之类，五颜六色，配搭匀称，看去甚是鲜艳。因是岩盐所制，味道极好。饭食是黄精的粉和山芋、山麦制成的六角方馒头。云凤多日不曾肉食，吃的颇为香甜。吃到差不多时，随侍女童才捧上一大葫芦酒来，颜色碧绿而清，色香味俱臻绝顶。驼女说是用山中几十百种异花和果子制成，云凤连声赞美。小王又殷勤劝饮，酒到杯空，不觉一大葫芦酒，饮去了一半，有了醉意，才行终席。小王夫妻和驼女，恭请云凤往别处安置。乃由持仪仗的童男女，焚香后随，由一片绿竹编成的屏风转将过去，面前便现出一座半亩方圆的院落。当中一排五间房舍，乃小王夫妻的寝宫。两旁台阶上也各有一排房舍，驼女便领云凤在左边这一排房子走去。升阶入室，里面也甚明洁，墙上挂着弓刀，地下铺着竹席，小几矮榻，尚可容身。小王夫妻躬身道了安置，说要午朝与臣民会商大事，便自退去。

云凤也到了做功课的时候，因想询问小人国中许多事迹，便对驼女说了，留她一旁少候，迳自调息入定。做完功课醒来，见驼女不知何时走去，只门外侍立着两个童女，一个头顶一大角木盘清水，手持盥巾，一个捧着一大葫芦酒。身后脚旁，却伏跪着相从回山的沙沙、咪咪二人，手持弓刀，状若戒备。见云凤睁开眼睛，先过来叩拜之后，口里嘤嘤两声，门侧持着盥具葫芦的两小，躬身走进。到了云凤面前，将盥具和葫芦高举过顶，跪在地下。云凤比着手势，将四小唤起，闻着葫芦酒香，刚接过手，便觉沙咪二人在扯自己衣襟。也未介意，迳摘下上面挂着的介杯，倒出来一看，酒色殷红，入口香腴。比起适才筵间所饮，还要醇厚得多。云凤原有酒量，因酒味特佳，越喝越爱，不由又饮了几杯。正欲再饮，忽觉又有人在扯自己衣角，低头一看，正是沙沙。满脸带着惊惧之容，眼睛不住转流，意似有所顾忌，不敢出口。捧葫芦盥具的两小，却是面有喜容。云凤猛的灵机一动，心想小人全族奉自己若天神，既命驼女在此陪侍，如无特殊之事，怎会久离不归？这等小人到底非我族类。适听驼女说沙、咪二小，因闻自己要将她携上仙山，喜出望外。赴宴时，不见他二人何往，此时伏在自己身侧，手中却带着弓刀，大有护卫之意。看他们脸容词色，与这执役小人迥异，又用手连扯自己衣角，莫非酒中有了毛病？刚一想到这里，渐觉头脑有些昏沉，神倦欲眠。照平日和小王宴上所饮的酒量相比，并不算多，何以醉得这般奇怪？云凤便把葫芦往地下一掷，正欲喝问。忽然身子一软，竟要往榻上倒去，知道不妙，忙运真气将神一提。猛听一声惨叫，两眼迷忽中，一点寒星从身侧飞出，面前执役两小，已倒了一个。另一个正要逃跑，沙、咪二人早飞身纵起，将他按倒擒住。云凤灵明未失，眼睛也能强睁，只是四肢绵软，真气一时提不上来。情知

事有变故，方自焦急无计，沙、咪二人已慌不迭的走向身旁。迳将云凤腰间革囊解开，将昨晚所得的那枚大枇杷取出。争先恐后上榻扶着云凤，将枇杷外皮撕破，塞向云凤口边。云凤心中明白，正觉那毒酒被自己一提真气，发作更快，互相交战，口渴欲焚。见沙、咪二人如此样作，暗忖莫非异果功能解毒消酒么？忙张口时，偏又口噤难开。眼看沙、咪二人，满面俱是泪痕。心中着急，不顾周身火热，奋力运气将口一张，一下咬了一满口，立觉满颊清凉，汁水咽到肚里，心中便爽快了许多。云凤接着又吃了两口，已不似先时费力难受。等到吃完后再吃第二枚时，手足已能转动，襟前汁水，淋漓一片。再看沙、咪二人，已是破涕为笑。等到第二枚枇杷吃完，虽然头脑还有些昏胀，身子已差不多复原了。身方立起，沙、咪二人欢笑着跑上前去，将地下躺着的服役两小，一刀一个，全行刺死。咪咪拉着云凤的手去取身旁宝剑，沙沙便将身偏俯，学驼女走路神气，再作出被人禁闭之状；然后上前拉了云凤的手，往外就走。云凤恍然大悟，只不知小王那般虔诚厚待，怎会顷刻之间变成恶意，好生不解。两下言语不通，无法询问。比手势费时费事，看沙沙、咪咪神色惶遽，仿佛事在紧急。地下又杀死了两个，虽然自信凭着一身本领和法宝，足能对付群小。毕竟身居重地，不知对方使的是甚奸谋，总是从速了结才好。

当下云凤随着沙、咪二人出室一看，除那死去的两小外，更无一人防守。三面宫室都是静悄悄的，不听一毫声息。小王既然对自己要下毒手，何以只派两个进毒酒的。还把沙、咪二人也放了进来？心中正自奇怪。沙、咪二人已一路比着手势，领着自己往外走去。云凤也不管他，且看到了那里，见着驼女再作计较。一连随着穿过两处宫院，都未遇一人。最后走达宫侧一个小门，才看见门内群小喧哗之声。沙沙回身摆手，云凤会

意，把脚步放轻。纵身入门一看，门中也是一座小院落，两间上房，高约丈许，鞭挞呼叱与驼女怒骂之声潮成一片。沙、咪二人将手往空中一指，迳自避开。云凤走进门侧，才一探头，便见室中站定一个小人，衣饰打扮，俱与小王相同，人却不是。地下绑着驼女闵湘娃和小王的次妃，周围站着数十个短衣赤臂，腰悬弓刀，手执荆条和带着小刺长鞭的小人武士。这些武士正在行刑，拷打驼女。那王妃本来眉目如画，这时上身衣服全被剥去，已被打得雪肤凝紫，菽乳坟青，玉容无色，痛晕过去。那驼女一任群小用荆条毒打，却是满脸愤怒，戟指怒骂不绝。那为首身着王服的小人，面带奸狡，手执皮鞭，绕室缓步，不时挥鞭向驼女身上打去。云凤虽不明个中原委，驼女和自己究是同种的人类，一见她受群小如此荼毒，早按捺不住。一声大喝，拔剑奋身而入。为首小人正回过身来，一见云凤来到，大吃一惊。口里一声怪叫，身子早慌不迭的往侧室中退去。其余群小，俱知云凤是手诛千蛇、来自天上的大神仙，哪里还敢交手？登时一阵大乱，纷纷相随往侧室逃窜。有的竟吓得晕倒地上，动耗不得。云凤也不管他，走向驼女身前，用剑将绑索削断，放起身来。

驼女先时自分难以活命，只盼仙人不曾中毒，沙、咪二人不变心叛王，还有一线生机。一见云凤果然平安到来，不由悲喜交集。不顾说话，先过去将王妃解绑放起。云凤见她痛苦吃力，连忙过去相助。驼女颤颤巍巍指着侧室说道："这里出了叛逆。小王藏身地底密室，正在设法求援。我的王妃抵死不说，未被贼子发现，小女子受伤难行。如今外层洞内，群贼正在劫杀官民，贼首便是适才逃去的那厮。小女子救了王妃，便去与小王送信，请大仙带沙沙、咪咪二人出去平乱。那些叛党，多半是受了凶逆挟持，并非出于本愿。望乞大仙手下留

情，只将逆首擒住，等小女子到来，再行禀明经过。”这时沙、咪二人，见云凤吓退逆党，早跟了进来。地下吓倒的小人，因云凤没有动手伤害，一个个都溜起来，往侧室中的间道逃了出去。仅有两个行刑的党羽逃慢了一些，吃沙、咪二人一人斫了他一刀，负伤逃走。云凤等驼女说完，便道：“你身上受伤，我去之后，不怕逆党再来侵害么？”驼女忙道：“他们俱怕大仙，知道未被毒酒醉倒，益发畏惧。小女子深知他们习性，决不敢再来了。”说罢，又连连叩头，催云凤速去。云凤依然命沙、咪二人带路。这次迳由侧室出去，里面两扇小门，已被逃入外关闭甚固。沙沙说有开法，正要绕出走开，云凤已用剑朝门缝中斫去，跟着一脚踢开，乃是一条甬道，高才通人。沙沙说左面通着王宫，右面通着外洞。云凤便率二人直奔外洞，尽头处也有小门紧闭。破门出去，乃是适才石台的后面。耳听群小呼杀之声，潮成一片。转到前面一看，洞中臣民业已闻声齐集，人数何止数千，正在台下与逆党交战，不令逃走，只不见那为首叛逆一人。云凤大喝一声，群小回顾，见仙人出来，欢呼之声，轰然暴发，震撼全洞。那些叛党知难逃走，吓得纷纷掷了弓刀，伏地哀鸣。沙、咪二人跳上石台高处，朝众高声指说。云凤言语不通，料是向臣民说明经过。再看叛逆那一面，也不下千人。自沙、咪二人一说，便被王党臣民收了他们的弓刀，逼向台侧空处，分出多人，持兵看守。云凤对这些逆党，也不知怎样处置。正向小人群中，寻觅逆首踪迹，咪咪走过来连说带比，意思似说逆首一见仙人无恙，奸谋败露，业已逃走，无法再去擒捉，须等驼女到来，再作商量的神气。便不再搜寻，径在石台栏干上坐下。看群小神情，仿佛儿戏，暗忖世间上的杀伐征逐，治乱隆兴，迭为消长，无非为了鸡虫得失，不惜箕豆相煎，到头来获得一些什么？不想这弹丸小邦，

僬侥细民，也是如此。以彼例此，看起来，还不是和这些小人儿戏一般，真是好笑。正自沉思，驼女已领着小王、王妃，穿着一身黑服，哭丧着脸，几名护卫抬着受伤次妃奔了出来。先向台前臣民哭诉，意似自责，然后回身朝着云凤跪拜。

驼女述说经过，才知小王原是弟兄二人。小王虽然居长，却是老王次妃所生。老王人甚英明，看小王文武兼资，贤能仁厚，自幼钟爱，立为太子。不久正妃生子，取名鸦利，有兼人之勇。十数岁上便能力举百斤，纵跃于高崖峻坂之间。只是性情乖戾，贪残好杀，老王极不喜他。临终之时，面谕小王和驼女次子不才，不特不可使当人事，还要严加管束。如若犯了大过，更须按着国法公判，不许姑息。老王死后，鸦利渐渐长大，益发横恣，乃母正妃，因之忧郁而死。鸦利率性啸聚徒党，肆意横行。小王天性友爱，既不忍置之于死，又恐养成大变。想来想去无法，只得命他去至白虎峪率流人，以免留在洞中为患。那白虎峪在山阴一面，相隔旧王洞三百余里，地极荒寒，可是出产甚多。小人洞中犯罪的臣民，只有三种处置，重罪由小王当众宣示完了罪状，如无异议和有甚大功善行可以折抵，便即赐毒赐刀，令犯罪的人自裁，算是死刑。其次是流放到白虎峪去，年限不等，由他每日耕织打猎，月纳贡物。满了年限，始许自请宽恕，改过回洞。照例有一个王族的官，率领监督。小人法简而公，并且极爱同类，犯了罪，多半用的是鞭打之刑。这些流人，差不多是小人中的败类，害群之马。小王知愿意统率流人的官儿，非有智有力不可。鸦利去了，必能胜任，纵然处置这些流人难免太过，也是各有应得，岂非以暴制暴，一举两得。谁知鸦利鬼计多端，久有谋篡王位之志，闻命正合心意。到任以后，竟和流人通同一气。本来难免怨望，再加鸦利常年蛊惑，暴力与小惠并用，不久都成了他的死党。流

人虽经自己教练，又加上山阴天时地利的锻炼，个个筋骨坚强，武勇过人。毕竟人数太少，成不得事。于是借了朝王纳贡之便，勾结旧日洞中死党，命他们暗以利禄招纳同类。故意犯了该流的国法，等发遣到了山阴，便成了他的死党。纵有几个半途悔悟，想到退出或是逃归的，经不起他的防御周密，捉回去，便受尽荼毒，碎体裂肤而死。群流益发畏如鬼神，不敢丝毫违命，再作自拔之想。三五年后，竟招聚了上千的徒党。小王命他去时，驼女原再三拦阻，说此行无异放虎归山，使其同恶相济，既不忍按国法处置，也应严加管束，闲散终身才是。小王终因骨肉情重，违众行事。后来见洞中臣民犯罪日多，流人更没有一个悔过求归的。因有毒蛇之变，迁洞以后，驼女不在身侧。虽然启疑焦思，无人为之划策，鸦利又做得异常严密，祸在肘腋，还未觉察。鸦利本心，最好等驼女和那数百忠勇之士，在旧王洞内为毒蛇害死，方行下手，要省事得多。所以常时派遣不怕死的心腹，冒着危险，往旧王洞左近潜伏。这日正当朝贡之期，行至中途，遇见去人归报，得着云凤在云中失足，巧诛群蛇的消息。知道驼女起初是无暇及此，毒蛇一去必然回洞。不特小王又有了好帮手，自己诸事掣肘，奸谋难免还要败露。不由着起急来，与手下逆党一商议，决计乘驼女初回无备，提早发难。一面命人飞召白虎峪全数逆党赶到王洞外面，候听调遣，自己仍借朝贡为名，相机行事。刚达王洞，鸦利又听人说金果林来了一个妖物，小王带领千余兵将前去驱除。心想这倒是个好机会，如果小王为妖物所伤，岂不坐享现成？否则便乘朝贺之便，率领死士入宫，先将他拘禁挟持起来。等过些日，勒逼他禅了位，再行处死。暗中部署方定。小王前驱归报，说昨晚盗御果的并非妖物，就是手诛千蛇的神仙。经驼女赶回认明，受了小王与驼女拜求，已允来王洞暂

住，后日便去雪山，为全洞除害等语。鸦利一听，益发又惊又急。偏巧又有洞中两个逆党向他告密，说小王近来对他十分疑忌，便是驼女不归也难相容。此次来朝，如不早定大计，先发制人，无异送死。鸦利还在疑信参半，一会小王便自先回，吩咐全体臣民，用隆礼款待神仙。鸦利上前朝拜，小王忙匆匆的，并未怎样答理，迥非平时见面那等友爱神气。更以为逆党之言不差，暗中咬牙切齿，谋逆之心更急。小王宴请云凤时，白虎峪逆党也都赶达洞外。鸦利想了想，率性一不作二不休，趁着仙人与小王还未断熟，不知洞中实情之时，来个偷天换日，拚个成败。等小王宴罢，鸦利径自入见，说白虎峪上千流民，经自己数年间宣示王朝德意，恩威并用，业俱翻然改悔。不特化莠为良，而且练成了劲旅，因想使兄王喜欢，所以一直没命他们上书悔过，零散来归。今乘朝贡之期，全数来此投试，拟以死力效忠王朝。等三日后，亲率他们去往雪山，与妖人决一死战。不想到此，方知天降神仙，已然应允为王除害。虽是天降洪福，只是这些流人至诚，不宜辜负。拟请王兄特乘盛典，诏入内廷朝觐，使其自陈前非，洗心革面，为王效死。这一套花言巧语，果然将小王打动。平日会见臣民，都在外层洞中石台之上，除非骨肉宗亲，军国重臣，或是特降殊恩，不得轻入内洞。小王因全洞臣民，连有职务散处在洞外的不过万数，这几年犯罪日多，流徙往山阴白虎峪去的竟逾千人。常时想起，不免疚心。忽然听说全数悔过来投，不由喜出望外。立时传命，吩咐守洞将士放群流入洞，由鸦利率领，直入内廷朝见。鸦利奸谋得售，自是心喜而去。此时驼女随侍云凤，不在前面，无人劝阻，小王一些也没有觉察奸谋。次妃人最贤能机警，深知鸦利狼子野心，言不可信。又见他说话时眼光不定，满脸奸狡之容，甚觉可疑，当时不便陈说。鸦利一走，次妃便请小

王改在外洞相见，以防有诈。小王不肯，说本朝近千年来从无一人敢为叛逆，而且身受全民爱戴，洞中臣民将要近万，他只有千余流人。除非至愚，即使有心作乱，决无能成之理，也决无如此胆大妄为之人。自己全洞元首，言出必行，岂能随便更易，使流人灰心以为不信。正妃听次妃一谏，也觉其中有诈，帮同力劝，即使不便更改，也应多召护卫之士，以备万一。小王仍是不肯。二妃无法，只得力请小王就在原坐之处召见，命流人分班入内，不要因其人多，出庭相见。小王强不过两个爱妃，只得答应了。

原来小人最惧外患，洞宫室内俱造有隐密暗道。恐一旦有变，立时可以逃走藏匿起来。不一会便听群流进洞，哗噪之声甚是嘈杂，全不似往日臣民觐见，敬肃之象。小王夫妻刚一皱眉头，便听内洞石门关闭之声。小王方始动疑，正要起立出问，正妃素来力大，忙一把将小王拉住道："鸦利素来悖谬。先王早有遗命，王虽神勇，应以宗社臣民为念，万不可以身试验。且看次妃宣谕之后，相机应付为是。"这时小王原因鸦利初回，打算先见了他，再往外洞石台补行晨间朝会。平时除了集群外出游猎，或是遇见什么王朝要政盛典，才有仪仗音乐。象适才迎仙之类，洞中燕居朝会，只有八名轮值的侍卫，本就不多。这时身在内廷，仅有几个随侍的宫女，执戈卫士只沙沙、咪咪二人。还是因为仙人垂青，不久就要携带同行。适才宴会时在外待命，小王又有事问他，才召在身侧，没有退去。二妃俱都会武，一经觉出情形不对，正妃拉阻小王外出，次妃早率沙、咪二人奔向门外。一眼看到鸦利和上千流人，俱都弓上弦，刀出鞘，闭了二门，蜂拥而来。益知狼已入室，外面虽有许多忠勇臣民，宫廷阻隔消息难通也是枉然。刚高声大喝道："我有王命。尔等去了弓刀，由王弟率领，分班入见。"言还

未了，鸦利早喝一声："将她绑了。"

沙沙有个兄长名叫利利，也是叛众之一，甚是武勇，以前曾充过廷卫，与咪咪交好。因罪被流山阴，颇得鸦利宠爱。见沙、咪二人站在次妃身侧同出，意欲救他。便乘擒捉次妃之际，抢步上前，丢了一个眼色与沙、咪二人，大喝道："王弟现率山阴全数臣民来即王位。宫外要口俱已占领，臣民已降伏，你二人还不急速过来投降同享富贵么？"这时，次妃正拿随身佩刀，拦门一站，准备与逆党拚死。一面将手向后连挥，示意正妃，保住小王，速出室中暗道逃走。众逆党正喊杀上前，沙、咪二人也将弓刀举起，待要效忠王室，一闻利利之言，又见贼势甚盛。暗忖徒死无益，何不假作投降，乘机混到鸦利身旁将他刺死，岂不是奇功一件？想到这里，顿生急智，双双不约而同将弓刀高举过顶，跑入逆党阵中。利利忙将二人接住，吩咐站在一旁稍候。次妃寡不敌众，不多一会便被逆党掳去，拥入内廷。一看小王、正妃俱都不知去向，鸦利忙问次妃，只是戟指怒骂，不肯说出。再唤沙、咪二人来问，沙、咪二人答是小王降旨以后，正妃看出王弟有诈，早劝着小王一同往后走去。当时不许人跟，只命次妃在室外观察动静，有意延宕，以作缓兵之计，看神色也许到新来仙人那里去了。当初驼女为小王秘制全洞机括暗道时，除全体臣民避外患的几个所在，是宫里头的都留了一番心，没让鸦利知道。早防万一生变，身在远处，不能兼顾。鸦利闻言，心中并未疑及室中另有出路。因提仙人，想起驼女还在那里，此人如不迫其归顺，纵把小王擒住，也不能济事。当下便命众逆党将次妃押往僻静之处，少时拷问。又命人将内廷门户紧闭，不许人进。匆匆带了利利等几个主要心腹，奔往内庭偏殿。探头一看，仙人正在闭目打坐，身后面宝剑隐隐放光。慑于传言，不敢妄动，悄悄站

在门外，比手势将驼女引到院中，说是小王相召。驼女说仙人有谕，不能擅离，请转陈小王，少时自去。言还未了，鸦利举手一个暗号，群小已一拥上前，将驼女扳倒，口里塞了东西，连声也未容出便被捆起。余下两名执役少女，也被引出擒走。鸦利又看了看，仙人仍是端坐不觉，心喜未被觉察。只驼女一归顺，必可成功。知道驼女居室最是僻静，又是许多出路和甬道，可通内外，有事时呼应灵便。便命人一面大搜宫中，紧守各处出口，以防小王逃出来救。一面将驼女、次妃一同押往。到了先将驼女按坐在榻上，倒地便拜；说自己是先王嫡室所生，本该继承王位。谁知先次妃进谗，庶兄嗣立以后，不念手足情亲，屡对自己屈辱，又贬往山阴荒寒之区。岁责朝贡，已历数年，与流人无异。并且滥施刑罚，罪及无辜，不杀即流。近年罪人之多，历代所无。今得群流拥戴，臣民归心，意欲废昏立明。谁知发难之际，偏值仙人到来，虽然雪山除妖，为国之福。但是顷刻易主，难免生疑，如有阻滞，无人能敌。驼女能解得仙语，如果投顺相助，擒到小王，再对仙人去说："前王现因犯了国法，自己闭宫悔过，要几个月不见宾客。洞中臣民，现已交由王弟代为执掌。只瞒过几天，等她除妖自去。然后对臣民宣示，说是毒蛇、雪山妖人，俱是先王不德所致，今者天降大神代为除去。并奉天帝仙旨，废王而立自己。事成之后，不但永远尊为国之上宾，凡有所欲，无不唯命是从"等语。驼女蒙老王救命优礼之恩，又受托孤之重，自然不从。先晓以忠孝大义，继以大骂。鸦利大怒，便改了主意，打算勒逼小王，又恐仙人打坐回醒不见驼女，身边无人与她支吾，诸多不利。当下一发狠心，听小王说仙人好酒，反正驼女不降，仙人不为己用，能将她醉死更好。否则洞中药酒自己曾经用猴子来试过，只灌下点滴，一会便昏沉醉倒，身轻如棉。要十天半月，方能

醒转，有一次竟是死去。仙人酒量虽胜过常人千倍，一大葫芦酒，最不济总得醉卧些日。再看情势如何；好便留她，不好连她一起害死。那仙人不过生得长大多力，来时也是步行，还不如雪山妖人能驾风云来往。或许是和驼女同种的大人，害死她未必会出甚变故。鸦利主意打定，一面布置逆党出前洞去劫杀重臣，一面派了两名心腹，将一大葫芦用毒草千日红制成的药酒，装作侍役，前往内宫偏殿，等仙人醒来进了上去。跟着自己再拷打驼女、王妃，追问小王、正妃的下落。派遣之际，逆党中的利利见事成在迩，急于想令沙、咪二人建功。便说仙人言语不通，醒来见驼女不在，只有两个面生之人，难免生疑。仙人颇喜沙、咪二人，曾欲携带回山，可命他二人同往，劝她饮用。正说之间，驼女早见沙、咪二人虽然从贼，站在群逆身后眼望自己，甚是惶急。几次互相按刀，大有刺贼之意。知二人平时忠义，投降必有深心。此时局势，只仙人一到，立刻拨乱反正，正巴不得有人与云凤通个消息。一闻此言，偷偷先朝沙、咪二人使了个眼色，然后指定他二人大骂。沙、咪二人会意，也报了几句恶声，装着气愤，上前跪禀，要代鸦利拷打驼女。鸦利本听利利之言，再见二人做作，益发放心。不特命他二人随往，还赐了两人一把毒刀，三枝毒箭，准其与随去心腹便宜行事。四人到了偏殿又等了一会，好容易到云凤转醒。沙、咪二人，因同去二人乃鸦利手下第一等的勇士，万非敌手。自己和仙人言语不通，惟恐坏事。见云凤已端酒欲饮，只偷偷扯了一下衣角。云凤竟未理会，酒已喝了下去。二人知此酒点滴必醉，一见云凤并未醉倒，哪知事前吃了异果之功。还以为仙人不怕此酒，心中大喜，只顾寻思如何能使云凤会意那来的二人是个叛逆。云凤已连饮了好多杯。沙沙猛一抬头，见云凤虽然不曾醉倒，玉靥已是通红，与常人醉倒之前无异。这才大惊，

二次又用手连扯云凤衣角示警。云凤刚在生疑,人已昏沉欲眠,同时两名逆党也自看破，望他二人冷笑。二人知道危机顷刻,云凤不醉还可，只一醉倒，自己首先没命。一时情急，互相以目示意，乘二逆注视仙人得意洋洋之际，猛的张弓照准捧药酒的一个，当胸就是一箭，一逆应声而倒。另一个持盥具的，虽然武勇，手里持着东西，见同伴受伤倒地，并加仙人在前，到底有些畏心。急切间还没拔出刀来，沙、咪二人已同时纵出，一齐动手，将他擒住绑起。回看仙人虽未醉死，已是口噤身软，不能言动。二人知道杀了两个逆党，仙人万一醉倒，再被鸦利手下看见，必遭暗杀。张皇无计中，猛想起早晨随仙人入洞时，曾见她囊内藏有两枚金果。现在中了酒毒，看去本人已不能动，何不代她取出一试？原来云凤昨晚所采的大枇杷乃小人王室禁果，每隔三年方一成熟，比起寻常枇杷，大出十倍。不特明目生精，轻身益气，而且专解百毒。尤其是解那毒酒的圣药，只是此果仅有一株，结实不多，又不能贮藏。每当树头采果之时，小人倾洞而出，视为盛典。到日由当王的采了头一枚，朝天供完列祖列宗之后，然后同享。因为数目太少，多时总共不过百十个。除王室尊贵和秉政有功之臣、国宾驼女等十来个人，各得分啖一枚半枚外，余者用一个绝大的石缸贮了清泉，将此果连皮一齐捣融成浆,和入水内。分给全体臣民同饮。这些小人个个目敏身轻，得此果之益不少。云凤来时，偏值此果三年成熟之期，否则持久药性发作，任是平时炼过仙家内功，服过灵药，也须醉死多日，始能醒转了。沙、咪二人深知此果功用，一经想到，便慌不迭的，居然将那枚大枇杷找将出来，强塞在云凤嘴里，解救复原。寻到驼女，她和次妃已被鸦利毒打得遍身伤痕。驼女请云凤往外洞平乱，自己过去将次妃扶起，忍痛挨向侧室。一按壁间机括，一阵隆隆之声，一块五

尺见方的大石便倒翻下来，现出下面台阶。地下原有天生石洞，又经驼女相度形势，安上机括，使其与各处相通，并有专人看守。走入暗道不远，便见一个卫士跑来。一问小王，才知适才变起，还要亲出宣示。正妃见次妃连连摆手示意，逆党声势嚣张，知道出必无幸，连忙谏止，强拉小王潜入暗道。地底看守卫士，因为成年无事，还是以前驼女，再三力说，才设了四名按时轮值。小王寻了好远，才寻着人。先命一个由密径抄向前面，告知全洞臣民入宫平乱。去了一会，猛想起驼女随侍仙人，现在后宫偏殿，不知已否得着叛众信息。如得为助，岂不立时可以无事？便命一个卫士，速往送信。那地底广阔，与上层石洞相差无几。那卫士新补不久，本来生疏，路途多而曲折，未免更耽延了些时候。及至寻到地头上去一见，地下死着两人，仙人和驼女俱不知去向，只得转报。小王又命他往驼女室中探视，中途相遇，助驼女扶了次妃。见着小王，说起仙人已得信前去平乱，小王又惊又喜。知道仙人一出，鸦利死难不免。虽然骨肉情重，这颠覆宗室之罪，照洞中刑典，决说不出宽赦的话，心中只盼鸦利能见机逃去才好。匆匆同驼女、二妃，逃向前洞。先时外洞臣民，因鸦利率了上千流民奉召入宫，半晌不见出来，又将内廷洞门紧闭，早就起了疑心。内中有几个谋国公忠的大臣，便带人前往叩宫见王。中门进不去，便由间道闯入，遇着鸦利手下逆党正在防守，便打将起来。全洞臣民益知出了大变，喊杀连天，一拥而上。逆党也都空群出战。两下刚一动手，小王派出传信的卫士已到，同时鸦利也被云凤吓跑。知道事不可为，乘忙乱中带了手下数十名死党，半溜半杀，出了王洞，径往山阴深谷之中逃去。等小王到达，云凤已率沙、咪二人将乱事平定。接着外洞口防守的人来报鸦利逃走。小王向众宣示，查点双方死伤。幸而乱事旋起旋平，死亡还不多。

小王定日告庙自责。然后请驼女转代请示仙人如何处置。云凤懒得管这等形同儿戏的事，推说自己不明小人国法，不便为谋。驼女连请不允，便对小王说："叛众上千，胁从受愚者必多，莫如先行绑禁，再派出公正大臣审问议罪。只是首逆鸦利不除，不但留下隐患，也无以对先王和臣民。务要此时派遣劲旅，前往搜捕正法为是。"小王说他穷途逃亡，决不敢再回山阴。逃走已久，此时派人追搜，恐难寻到。不如容他多活些日，等除妖以后，打探出在什么地方，派人前往，一举成擒，较为稳便。驼女连说两三次，终是不忍，只管设辞推托。小王一时妇人之仁，以致后来闹出绝大乱子。如非沙、咪二人，相随云凤学成剑术，回洞省王，二次为他平乱。几乎全洞臣民俱遭毒手，此是后话不提。

变乱敉平以后，全洞臣民更把云凤奉若天神。小王还有好几处外藩，俱是有功多能之臣，奉命在外辟地耕植山粮野籁的，不久也都得信赶来勤王。洞中添了两三千臣民，熙来攘往，庆王无恙。小王又趁内外臣民感激之际，告庙自责，与民更始，越显热闹非常。不过小王对于叛王之弟鸦利，虽按国法论了大罪，仍没派兵搜拿的话。驼女一说，王便流泪痛哭。驼女和众大臣不愿过伤王心，好在鸦利只带了数十个死党逃走，连山阴残余之众，不足百人。经此一来，人民对他格外唾弃，决不致再同流合污。天夺其魄，早晚自毙，料他造不出多大的反，只得暂时搁起不提。只说小王将受擒叛党，分别首从治罪，择尤处刑，以彰国纪而儆将来。小王又说："都是臣民，决不叛我，不过受了王弟挟制，胁从为乱罢了。只要肯洗心革面，何必再究既往。"驼女力争未得。结果由小王召集叛众，宣谕王室德意，令其改过自新，并将他们分别发往各藩属，相随耕植效力，日后论功赎罪。那些藩属大半都是驼女门下，忠心耿耿，

同敌王忾之心甚盛。先见小王不肯治那叛逆之罪，都觉不服。闻命以后，好生心喜，叛逆知道不会有好待承，自然是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云凤见小王却也英武，只是一面故示仁慈，沽恩示德，一面又不放心把豺狼之众留在肘腋，却把他分给外藩效力。告庙自责，虽是祖宗以来成例，终嫌自己无过，何必多此一举？身为一族之长，只赏功而不罚罪，不特民无畏心。大逆尚可幸免，何况小罪？异日必致功过不能并立，人皆不计丛愆积恶，滴石踞木，蔚为大患。法乃举族之法，尊卑同凛，岂当位者所得而私。想不到山陬僬侥之民，也有这许多做作，越想越忍不住要发笑。小王重又大设盛宴，相请仙人。沙、咪二人救驾有功，又将随仙人同往，随众论功，封了爵位。沙沙的兄长利利本来可独邀恩免，不致随藩归耕，受那活罪。怎耐已随王弟逃去，不便追寻，也就罢了。宴后，仍由驼女、沙、咪二人随侍仙人，当日无话。

到了第二日深夜，第三日天未明以前，小王遵仙人之嘱，仍将各种贡献妖人的果品之物分别备好，送往历来妖人接受贡品的高岩平石之上摆好，一些不露声色。云凤持着仙剑飞针，算准妖人将来以前，潜伏在侧，相候对敌除害。以备万一不济，作为自己路过，并非小王请来，免得画虎不成，反为小人族酿出大害。一切停当，行前云凤又虔诚向天默祝，曾祖姑垂佑相助，救此无辜细人。这两日沙、咪二人已由驼女将歧舌用剪修圆，敷了洞中特产止血住痛灵药，渐能通词达意。因示心诚自请愿扮作祭品，虽死无憾。云凤原不舍他两个去供牺牲，后一想，如非妖人之敌，不特祭坛上一些小人命保不住，连自己也未必能以幸免。又加二人坚持要去，只得允了。

一行到达峰前，将沙、咪等做贡祭的活小人，与洗剥干净的牲口和山果，如式排好。小王焚香告祭已毕，便和驼女率众

臣民，含泪退往峰侧隐秘之处，潜观候信。这时银河耿耿，残月在天，四无人声，甚是幽静。云凤本人藏在祭坛侧一株大树后面，装作倚干假寐。早连说带比，教了沙、咪二人，妖人来时如何应付，诱他入伏。云凤等了一会，还没响动，仰望天空云净，流光下照。山原林木，如披银装，四围风景，清丽如绘。妖人来路雪山一面，月光中看去，仍如烟笼雾约，上接云衢看不见顶。只近云高处，积雪皑皑，与月争辉。是否上面可通白阳仙崖，尚无把握，不禁又焦急起来。哪还有心肠再流赏风华？正自愁烦，忽听远远一阵尖锐的风声，从雪山上吹来。咪咪忙跑过来用手比，意思似说妖人将至，请云凤早为戒备。云凤虽作色命他速回原处，免被妖人看破行藏。初临大敌，心中也未免怦怦跳动。

似这样过有半个时辰，雪山卷起一团浓雾，风沙滚滚，旋转不休，往上一起，又落下去。起落三次之后，倏地似抛球一般升起，在空中一个大旋转，便往祭坛这一面飙轮急转飞来。雾影中隐隐有青黄二色光华掣动，不时发出尖锐凄厉之声。片刻功夫，已离峰头不远。眼看到达，忽然“波”的一声，烟雾一齐爆散，从中现出一个妖人，直往祭坛前面飞落。云凤见那妖人是个道装打扮，身材伛偻，大头细颈，尖眼碧瞳，浓眉凹脸，缺口掀唇，顶上戴着一个金箍，乱发如绳，披拂齐肩，中间还杂着一串串的纸钱和黄麻条。一手拖着两个丈许长的大黄口麻布袋，一手拿着一件似槊非槊，长约五尺的奇怪兵器。除尺许长的柄外，槊头上插着许多三尖五刃的小叉。适才所见青黄光华，便从槊头上发出。真个生相凶恶，丑怪无比！一落地便将头一个口袋的底一抖，那布袋立时和打了气一般，膨胀开来，斜搁在祭坛侧面。然后坐定，抓起果子便吃。坛上群小见他到来，纷纷伏倒跪拜。妖人将手一指口袋，群小便争先恐后的把

坛上许多贡品捧的捧，抬的抬，一齐放入口袋里面，意若献媚。独沙、咪二人在旁不动，装作害怕神气。妖人因小人性灵，历来受享时，都有几个希意承旨，故意舍生取媚，为国求福，抢着代装东西的。并且这两年都留下过几个，见群小动手时虽比以前踊跃得多，先也没在意。正吃得高兴，忽见内中两个比较精壮的小人，竟自袖手一旁，神气畏葸，几次欲前又却，颇似有甚话要说之态。妖人厉声喝道："你这两个小孽畜，难道此时害怕，就有用么？做这脓包样儿，什么用处！"云凤听妖人说话口音，颇似闽南一带，声如枭鸟，甚是刺耳。知沙、咪二人快要引他入伏。算计妖人既能腾虚飞行，必然精于邪术，真凭打恐非敌手。自己虽然几次祝告五姑垂佑，至今尚无迹兆。身在险地，一个不敌，不特自身难保，还要累及上万众生，不能不慎重一些。若先发制人，仙剑光华灿烂，难于暗用，只有飞针最妥。刚自沉思，等和妖人一对面，先放飞针，再拔出宝剑防身，那沙、咪二人已装作战兢兢的，对着妖人，朝他侧不远的一株盘松之后连比带指。

云凤藏身地方极佳，危石上一株合抱古松，盘旋如龙，下垂贴地，全身俱被松石遮住。除了有人抄向石后，即便空中下望，也看不到。妖人见两小直打手势，心中起了疑心，不由立起身来，往松石后走去。两小又装着胆怯后退之状。妖人不耐，将身一纵，便飞落松石后面。刚一落地，还未看清人影，云凤早悄没声的一扬手，把飞针打将出去。立时便是一溜火光，朝妖人迎面打到。妖人也是自信过深，以为区区小人，还会有甚伎俩？万没料到有人潜伏，一时粗心大意。落处相隔云凤不过数尺远近，骤出不意，猛见一梭形的火光飞来。连忙腾身躲避，已自无及，一下正打中在左半边脸上。云凤更是矫捷无比，飞针刚一发出去，紧接着脚底下一点劲，一个"龙项探

珠'之势，飞身直上，就势一剑朝妖人颈间刺去。妖人刚被火光打中，奇痛惊忙中知道遇见正派中的能手。稍不见机，决难活命，纵有一身邪法，也顾不得行使。身受重伤，逃命心切，慌不迭的一纵遁光，望空便起。同时云凤的剑已自刺到，见妖人要逃，立时一变招，化成一个“银龙舞爪”之式，反手一剑将妖人一只左手齐腕断落。只听咕的一声惨啸，一道青黄光华挟着一团烟雾，如飞破空逃去。云凤机警，知道不能腾空追赶，恐为小人招怨贻祸，便指着天空大喝道：“我乃白发龙女崔五姑门下弟子凌云凤，云游过此，见你荼毒生灵，稍示薄儆，未肯穷追。再不悛改，便用飞剑取你首级了。”语完，算计妖人必然听见。过去祭坛一看，坛上两个麻布口袋还遗在那里，群小正伏地跪拜，欢呼不止。

云凤命将内中祭品倒出，放起飞针，用火去烧，奇腥之味，中人欲呕，一会成了灰烬。云凤不耐久停，妖人负伤逃去，虽未就戮，可是自己也无法寻踪。见天色已明，正打上路主意，回顾两侧，沙、咪二人不在。正要寻觅，忽听崖下群小欢呼，声如潮涌。低头一看，沙、咪二人已去送了喜讯。小王、驼女率了众臣民，正欢呼蜂拥而来。不一会，便到崖上。云凤告别欲行，小王因妖人未死，恐云凤走后寻来报仇，全族生灵，无有噍类。率众跪哭，再三坚留，仍请除了害再去。云凤心急回山，自然不肯。再三设辞譬说，已然警告妖人，况且妖人只知自己路过仗义，决不敢再来，也不会迁怒泄愤。小王等终是不听，一同跪伏在云凤身前，痛哭不止。云凤心慈，也觉不忍。想了想，只得答应再留一日。如明晨妖人不来，便自己带了沙、咪二人，命一个以前去过的小人取路，前往雪山上寻找。找到时，当代小王斩草除根，否则妖人必然负伤身死，自己也就此引路上山，回转仙府，不再回来。

小王、驼女知难坚留，只得允了。当下又转回小王洞内，欢聚了一日。半夜又照前去往崖侧潜伏，候至日中，没有动静，云凤二次告别。小王知云凤爱吃金果，早命人采了十枚，又由驼女指点，代云凤备好乳粮果品，外有四粒夜明珠，一齐献上。云凤早就推辞过，不收谢礼，见是一些吃食、合用的东西，略为谦谢，也就收了。沙、咪二人，小王论功酬劳，也各赐了一些国宝，以代封赏。当下云凤便带了沙、咪二人和一名小向导叫做尼尼的，一同别了小王、驼女等人，乘白天往雪山进发。仗着三小人都是久惯出行，身轻体健，捷逾猿猱，一路奔驰。走到未申之交，便到了雪山脚底。这一路的地形是越往前越高。云凤见高山前横，先以为便到了雪山脚下。及至身临切近，抬头一看，云雾弥漫中竟依稀看得见山顶，不禁大为失望。停了步坐在山上，呆呆的望着天空，半晌做声不得。咪咪见云凤面有忧色，当是行路饥疲，便和沙沙将带的行粮果品取出献上。云凤无心食用，随便分了一些与三个小人。想起那日一朝失足，便隔仙凡，好容易盼着一点途径，谁知走到近前，依然和别的山头一般。仰望苍穹万丈，无可跻攀，越想越难受，一阵伤心，几乎落下泪来。感伤一阵，沙、咪等三小已将分给的粮果吃完，来请上路。云凤暗忖自己平时目力颇能及远，坠落时虽在风雨之际，因恐受伤，曾提着真气稳住身子下落，并非随风飘荡，决不致被风吹刮出老远去。事后细细查看四外山形，只雪山这一面，不特方向风头都对，而且雪封雾锁，高矗云际，决是仙山根脚无疑。如今既成幻想，目力所及，已无再高之山可以指望。如非福薄命浅，以致旷世仙缘得而复失，便是叔曾祖母赐了仙剑飞针，知道自己把白阳真人洞壁遗图，练得有些门径，特意故弄玄虚，使自己下山，积修外功，磨炼一番。等日后机缘到时，二次再来渡化也说不定。昨早妖

人逃去，尚未伏诛，何不趁此时机寻上门去，为上万生灵除害，岂不也是一件功德？云凤想到这里，把先前许多愁烦减去了好些。立时喊住三小，问妖人怎生起源，巢穴何在？小人本来心灵。沙、咪二人自经驼女把歧舌剪圆，敷了洞中灵药之后，连日夜的相从勤学，已能通词学语。闻声略询尼尼几句，便朝云凤连比带说道："尼尼说妖人实在巢穴无人知道。不过群小未受他害时，曾有数十小人奉了王命，前往雪山高处采雪莲冰菊，来给全洞的人配那解毒聚药。归途在一处冰崖下面，看见他在一个冻冰筑成，里外透明的大茅篷里面，闭目打坐。面前有好几滩鲜血，大小参差，插着许多旗幡，均有五色烟雾围绕。彼时众小人除驼女外，尚是第一次看到这般大人。见他生相丑恶，周身常有电光闪动，疑是山神，没敢惊动。只悄悄朝他叩拜，迳自跑回跟小王和驼女一说，驼女说那大人定非善类，就是山神，也是凶神恶煞。好在雪莲、冰菊业已采回不少，足敷数年之用，再三诰诫大家，不要前去招惹。万一无心相遇，急速觅地藏起，休要被他看见，闹出大祸。过没一个月，也是该万死的鸦利因听去的人说，那大人坐身旁异宝甚多，又问出大人坐在那里和死去一般。冰房当门一面，全没遮拦。一时动了贪心，借着采粮行猎为名，带了百十人出洞。行离雪山还有一多半路，假说恐惊大人不能再回，把随去的人支开埋伏，他装去引那山羊野兔出来以便合围。暗中却带了四名心腹前往雪山盗宝。他为人虽是凶暴，心却奸狡已极，寻到了那里，并不敢以身试险。只教两名心腹先进去，余下两名伏在后面，准备放那毒箭，带接东西。自己藏在一个极隐秘的雪窟窿里，观看动静。鸦利遥望两名心腹走到冰房前面，大人毫未觉察，宝物近在咫尺，谁不手到拿来。谁知那两名心腹才一踏到冰房门口，那大人倏地两只三角眼和电光一样，放出绿森森的亮

光，睁开来闪了两闪。也没见他起身来捉，只把大手一指，幡上一溜黄烟放起，两名心腹便自跌倒。后面两名心腹，一个便是沙沙的兄长利利，比较狡猾，见势不佳，首先拨转头，不顾命的连滚带爬，往回路逃走。另一个还不知死活，跑上前对准大人张弓便射。一连射好几箭，眼看射到大人身上，都化成灰烟而散。这才觉出不妙，再想逃躲，哪得能够。跑还没到崖口，被那大人站起身来，慢腾腾走出冰房，只把手一招，便自飞了回去。抓在他手上，细看了看，怪笑了几声，一口咬向那心腹的颈上，把血吸尽。一阵悲声哭喊，不能走动。谁知这一来，闯了大祸，不久妖人便寻上门来。还算好，他并不以人为粮，又因有几样贡品是药草，他不易寻觅。来的那日恰好小王正率臣民在崖顶空地上煮药，被他看见。经驼女再三传话苦求，才答应每年只来两次，一次人多，一次人少。每年贡献他精壮年轻的小人二十一名，再加各种应时山果，和那深藏山腹之中的惜惜草等灵药，才保得一年平安，不来随便伤害。后来王弟鸦利被放山阴，利利故犯法条随后跟去，行时对沙沙说出实话，才知这祸是他们闯的。计算起来，人已死得多了。末一次采雪莲冰菊时，尼尼曾经在场亲眼见过妖人。虽然事隔多年，那所冰屋还能记得。不过这座雪山大人叫他著茫山，广大高深。现时已到山脚，莫说上到高处，便是离那妖人住的冰屋，还有二百多里的上下山路呢。鸦利腿快力大，那年从冰屋逃回，一口气走了一日夜才到原打猎的所在。因为吃了这场亏，所以他造反时明见大仙闭着眼睛坐在殿里，却不敢乱动。我们此时要去，还得翻山过去，才能望到冰屋的峰上。就照这般走法，至快也要跑下三个时辰，到了那里已是半夜了。”

云凤听出言中大意，自己仅仗一剑一针，妖人必会邪法。昨日得胜，乃是出其不意，事由侥幸。深夜赶到，正可乘其入

睡时，暗中下手，岂不比白日对敌要强些？想到这里，便催三小起身，先行往山上走去。半山以上，便有积雪，越往高雪益厚。快到山顶的十来里路，冰雪受了白天阳光融化，入晚冻结。冰雪融成一片，冰壁参天，云冻风寒，加上道路崎岖转折，甚是曲回。刚刚猱升百丈，倏又一落平川，真个难走已极。山高只三十多里，竟走出两三倍的途程，才行到顶。云凤见上面很为平广，时候业已子夜。三小虽然欢呼，俱都显出疲乏之状。离妖人所住的冰屋，还有一多半的路，不得不歇息一下。便命咪咪和尼尼说择一避风所在，吃点干粮果子，歇一歇脚再走。咪咪欣然禀道："今日因有大仙一同，胆壮高兴，要快得多。这就快到，大仙如是不用粮食，我们到了再吃吧。"云凤惊问路才半途，怎说快到？沙沙接口答道："路虽只走了一半，但是上山艰难，下山容易。尼尼记得地头，不消多时，便可到底了。"云凤不便根问，便随三小迎着寒风，顺山顶往侧走去。三小本来矫捷，这一上到上顶坚冰之上，走起路来，更是迅速非常。他们并不在冰上跑，各从所背行囊内取出一副形如半船，长约尺许精铁制成的套子。将双足踏在里面，两足往冰上用力一蹬，便飞也似往前滑去，疾如箭驶。拿云凤的脚力，也不过刚刚跟上。

一会到了一个所在，雪光中望去，别处山径都是冰壁雪岭，巉崖峭壁。独这一面是个斜坡，虽然相隔地面太深，半山以下，没有冰雪映照，又有暗云低浮，望不到底。看那形势，却是一溜边下去的。沙沙说他三人准备踏着那套子，往山下溜去，顷刻便到。云凤说是太险，万一近底处，遇有危石阻拦，定然没命。三小以为云凤因了他们，不肯腾云，力说平日均经熟练，在很久以前，便学会这等下山之法。不过从前用来嬉戏，如今却成了实用。云凤见三小甚是自负，只得罢了。暗忖自己枉被称为神仙，如若落在三小后面，岂非笑话？这等下山之法，又

未习过，不敢轻于尝试。加上爱怜三小，更恐他们先到，遭了妖人毒手。方自为难，猛想起自己从云空坠落，尚还无害，适才见有一面是个垂直往下的峭壁，何不由此提着真气纵了下去？于是道："你们既坚持要下，可放小心些，我自由上面缓落吧。"三小领命，各自觅路，先行分下。"丝丝"两三声响过，三个小人影子，直如弹丸走坡，流星飞渡，晃眼工夫，没入薄雾之中。云凤也忙着跑向来路，寻到那一处峭壁，料可直下无阻。施展白阳洞壁上悟出的内家真功，站在崖口，双足先用力一蹬，平飞纵出去二十多丈远近。然后将气平均，两手平分，往下飞落。这次不比上次云中失足，先就有了准备，丝毫也不惊慌。预计从空下落，也须片刻工夫，便在空中纵目流览。才一起步，便见侧面有一座山比这一面要大得多。当时她也未想到别的，只听耳旁寒风呼呼，冷气侵人。下到一半，冰雪已稀，眼前眼侧的林木花草，奇峰怪石，似卷轴一般，电转云生，往上飞去。知道离地不远，忙把真气一提，低头看那落脚之处，乃是一条谷径。崖上这一纵，恰好不远不近，正落在谷径当中。两崖路旁，合抱参天的古树和那径尺粗细的老藤，不知多少。有了上次遇见怪蛇前车之鉴，自知无伤，便不打算再三攀附。眼看离地只有七八尺，倏地在空中，一个大翻转过去，化成一个风卷落花之势，径朝平地上侧面而下。等到足尖着地，身子站地，竟和低处纵落一样，连头眼都不觉昏晕，不禁大喜。心想这仙家内功，怎这般玄妙，要是上升也如此容易，岂不是好？她细一端详上下方向，小人滑落之处，还在前侧面，听沙沙说，他们滑落到了无雪之处，还得另换方法，尚有一些耽搁。虽然决无下纵的快，到底他们人小力微，不甚放心。无暇流览谷中景致，径自出谷，顺右侧麓，往三小滑落的一面寻去。两下起步之处，相隔原不过里许远近，空中的风，寒而不猛，并未将人吹向别处。

第　四　回

云腾鹤举　飞剑斩毒虺
电掣雷轰　神光歼巨憝

话说这时的云风脚程目力，回腾往常，原不难顷刻找到。刚往前跑出没有半里，便见两个小人在前行走。云风当他们已然及地，竟和自己下落之时，不相上下。妖巢密迩，恐有警觉，未便出声遥唤。正待追将过去，忽又想起，三个小人怎剩两个？如说有一人受伤，行路不该如此从容？再者走的又是相反的道路，他们路熟，不应如此。再一细看那小人衣着，虽和沙、咪等三人差不多，背上却未背着行囊，一个手上还提着一个小篮，里面好似装有花果之类。云风越看越觉不是，猛想起这些年，妖人曾强索去许多小人，莫非留了一些供他役使，没有全数伤害，故尔在此出现。乍见生人，难免惊窜，好在彼此走的是同一方向，便把脚步益发放轻，一路掩藏着跟踪前进。等到相隔渐近，竟听出那两个小人也会人言，正在低声且谈且行。云风更是惊讶！偶然趁他彼此转脸问答，看清两小面目，有一个竟是带着凶狠神态，脸上都是戾气，迥非小人洞中所见群小个个

面容清俊之状。另一个手里持着一根带刃的钢钩，隐隐放出黄光，与日里所见妖人兵器上发出来的光华相似，益知所料不差。看前面山麓上三小尚无影声，嫌那语声不清切，云凤率性又赶近了些，听他说些什么。等到两下相隔不过丈许，便听那提篮的道："小王手下，虽有那驼婆会出主意，这些年也未见他找过一个山外的大人前来。再说先王留有遗命，也不准找，恐怕引鬼入室，自取灭亡。何况又是什么剑仙的徒弟呢？我想那大人必是路过无疑。太祖师说第七天伤好，前往一查，看他祭坛上供得有人和祭品没有，便知分晓。并说你人聪明，还要带了你去，命你入洞查问呢。这次说好便罢，不好便要扫灭全洞，将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捉了来。费上七年苦功，用一万生魂炼那十地小人圈，去寻伤他的人报仇呢。你我父母宗族俱在那里，家法厉害，到时不容徇私，你看怎好？"持钩的道："管他呢！反正如今我们十八个人都学会了法术，太祖师说不久便有半仙之分，还可随时变成大人，和太祖师一样要什么有什么，多么称心。他们要顾我们时，当初也不单挑我们上祭了。就拿现在说，除早晚轮班、采药烧丹、看守法台外，哪一样不任性舒服？每年太祖师受祭回来，还得吃两次人肉果品，一人单走也不怕蛇虫鸟兽侵害。不比在洞中强得十倍么。譬如那年来时和那几个一样，被他吸血祭旗，莫非这时也惦记他们么？我们只听太祖师的话，叫怎样就怎样，包有好处就是。"提篮的道："这都不提，不过我想那大人如是过路剑仙，与全洞的人何干？要是小王请来，只恐太祖师寻了去，也未必胜得过，我看他虽然脸臂受伤，须要调养。据他说仙法仙宝俱未顾得使用，尽可此时寻去，却要等七日之后。不是有些怕那大人，便是打算故意挑剔，好将全洞小人一网打净。你忘了上次他得那本仙书时曾说今年恰巧是子年、子月、子日、子时，天地交泰。只不知

小人洞中，够九千九百九十九名人数不够这句话么？”持钩的闻言怒道：“你怎么说这些话！如非平日有交情，又为我受过罪，我便给你告发去。如不把他们都扫灭尽了，山阴鸦王怎得出头呢？洞内外共有一万七千多人，他也用不了许多。正好趁此时机，让鸦王即位。等仙法学成，再和太祖师禀明，回去当国。鸦王听话，便当国师，否则便去了他，自己为王。只按时与太祖师进贡，什么都不用怕。高兴时再变作大人，出山去和别的大人玩上几天，有多么好呢！”提篮的闻言半晌不语，一会说道：“那青白花好容易昨日才被我寻到，这时第二次了。我已得了一次功，你还没有。好在太祖师刚刚入定不久，今日要到过午方起，又不值班，有的是闲工夫。你看云儿开了，星月出来，正好寻找看附近还有没有。再寻到，大家同去报功，寻到日出时，如仍是那一株，便给了你去献功吧。听说这花又名晨露，果子中的一包汁水，吃了能成仙呢。”持钩的听说要将功劳让他，略转了点喜容。云凤才知持钩小人是鸦利的同党，难怪生相凶恶。顺山麓遥望前面山腰，积云皑皑，暗云围拥，沙、咪等三人，尚无声息。暗忖：那开青白色的仙草，既受妖人重视，定是灵药无疑。何不随这二小人前去，看明白了以后再行处置。便不露面，仍旧紧紧跟随。又进出数十步，持篮小人说：“到了！仙草就在上面岩石缝里长着。我们快去守着，等花瓣一开，花心果子便熟，我们即忙下手采摘，不要错过了机会。”随说随往山上跑去。

云凤闻言往前一看，两小人所去之处乃是一片峭壁，高约百丈，广才数丈，象一面镜屏，悬嵌在离地三十余丈的山麓中间。四围都是满布苔藓的怪石，山径也甚险陡。两小人动作甚快，连爬带纵，眨眼功夫已到了峭壁之下。将手中篮钩背在身后，手足并用，似壁虎一般，附壁缓缓爬行而上。那般光滑直

立的石壁上起来，竟似手足粘住在上面一样。云凤志在得那仙草，如从正面上去，恐被觉察惊走。见侧面不远怪石甚多，高低错落，散置山麓之间。如由此上去，不特可以隐身，还可绕行到那峭壁上去。先端详好了形势，将真气一提，绕向侧面，施展蜻蜓点水的功夫，一路鹤行鹭伏，且隐且纵，顷刻到达。见峭壁忽然中断，靠山一面现出一个可容三四大人的洞穴，正不知走到了没有，忽闻穴中异香扑鼻。探头一看，穴壁斧裂，石缝中生着一株从未见过的奇花。花只一朵，形如牡丹，青边白瓣，微露红心，将开未开，含苞欲吐，隐放光华，异香袭人。未开时已有尺许大小，估计全开，少说也有二尺周围。云凤方自端详，忽闻两小人语声由下渐近。忙将身藏入穴内，侧耳一听，只听持篮的说道："昨日黄昏时，我在无心中发现。这花最是奇怪，上次开放时，正值天色将明之际，花不开，果便不熟，而且不能先用手触。有花之处，都有毒蛇怪物把守，最好等到它突然往外长出去接晨露之时，你用钩把它钩住，我立时就采。到手便往下纵，才保不致被穴中蛇虫怪物伤害。正巧有这石窝子，可坐可立，进退容易。成了固好，不成，好在还没和太师祖说，也不妨事。"云凤闻言往穴中一看，并无虫兽之类潜伏，只穴顶悬着一个形如蜂窝的东西，当时也没在意。再听两小所说，俱是花怎样才能采得之法，便一一记在心里。高兴头上，猛想起沙、咪等三人快要下来，其势不能在此久候。偏那两小人只在壁口石窝里等待，不肯上来。刚想诱他入穴将他捉住，接了沙、咪等三人。是先除妖人，或是候取仙草？算计好了时候再作计较。猛听两小人"噫"了一声，云凤悄悄出穴，探头往下一看，两小人已贴壁飞坠，滑了下去，前侧面山脚沙、咪等三人，正绕山麓跑来。眼看两下快要遇上，这才明白飞坠之故。喊声"不好"，正要跟踪纵下，忽听身后穴壁似有爆裂之

音，接着叹的一声炸响。刚一回头，一团光华，突从身后擦面而过。云风闪开一看，正是那朵青白色的奇花，叶已完全开放。中间红心不见，现出一个金光闪闪的五色果子。云风见那奇花竟不等清晨，遽然开放，固是喜出望外，知道花开不久即隐，下面沙、咪等三人业将遇敌，事难兼顾。匆促中举剑一挥，将花斫落在手。花一落，花叶立时缩了回去，再看洞壁裂缝，依然连茎带叶，俱无踪影。耳边似闻洞顶习习有声，不暇再作端详，连忙跑向崖口，双足一蹬，往下纵去。身才离崖，便听花洞中轰的一声，好似飞起一物。身已凌空，不及回观。

那沙沙、咪咪、尼尼三人，先由冰雪中滑落，沿途倒也顺溜。及至滑行到了半山以下无雪之处，再想照旧滑落，势已不能。只得收住势子，一路攀藤缒萝，纵越而下。仗着小人都是身体轻灵，目力敏锐，那一带的山径削壁甚多，上面大都附生着藤蔓，易于援落。虽不如云风飞身直跃来得神速，两下相差也不到半个时辰。及地以后，算计云风仙人必定早到。以为妖人巢穴相隔还有二三十里，深藏在山凹深崖之内，此时正当夜深，不致被人发觉。又有仙人在前相候，不由胆壮气豪，并没怎样留神观察，便顺山麓朝前跑去。三人才跑出二三十丈远近，沙沙、尼尼正并肩前驰，忽听咪咪在后唤止。二人回身问故，咪咪道："你们快看前边转角处跑来两个小人，内中一个不是鸦利的死党吁吁么？他自那年鸦利被放山阴，意图行刺，不想奸谋被他父亲勾勾发觉，奏知小王。知他诡计多端，发往山阴必定生事，不几日便值贡祭妖人之期，将他捆住祭坛，做了祭品，怎能还在这里，没被妖人吃了呢？"尼尼也惊讶道："那一个提篮的不也是因犯大罪，与他同时绑去充祭品的颟颟么？怎都还在？这两个东西都是又奸又坏，既然未死，定做了妖人羽党，大仙不知在前面没有？我们最好藏起来，等他们走过再出去。

见了大仙的面，再请示定夺。”沙沙忿然道：“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叛贼，一个是犯上的败类，以前受他害的人甚多。只说喂了妖人，不想还在，正好借此除他，以正国法。看神气，他已看见了我们，躲有甚用？有大仙在前面，还怕他么？再者妖人每年劫去的人甚多，你我三人都有亲友在内。也许没有全死，乐得相机行事，先朝这厮打听下落。你二人靠后，待我上前答话。”说罢，沙沙当先，二人随后，一同迎上前去。

双方都走得快，一会便碰了头。吁吁原认得三人，并从妖人后两年劫留未杀的小人口中，得知沙、咪二人近年选充宫廷宿卫，已成了小王心腹将士。雪山左近，多年无人敢来，恰值妖人受伤败回的第三天，便有人乘黑夜偷偷到此，当然必有所为。定是奉了王命来打探妖人的死活，一心想把三人擒往妖人那里献功。将手中钩一横，喝问道：“大胆走狗！偷入仙山，想作什么？快快说了实话便罢，否则将你三个捉住，献与太祖师，教你们不得好死！”沙沙原有一番话语，想和两小先礼后兵，略探妖人动静与劫去的小人死活。一见他目露凶光，势焰逼人，全无一点同类情分。又听他做了妖人徒孙，猜出自己来意，与他好说，定然无用，不禁气往上壮。一看除这两小外，并无别人，下手越快，越有便宜。忙和尼尼二人一使眼色，口里答道：“吁吁，你不要急！不错，我们是奉王命来的。可是对于仙人并无恶意，两个可能带我们去见仙人么？”一边说，一边身子往前凑。答到身临切近，猛的一举手中刀，朝着吁吁当头就斫。谁知吁吁奸狡，早就有了防备。一见刀到，骂声“该死的东西！”手中钩往上一挡，钩刀相碰，钩上火星一亮，冒起一股黄烟。沙沙闻着一股子奇臭之气，立时翻身栽倒。那咪咪、尼尼二人得了沙沙暗示，各举手中刀径扑颠颠。沙沙一倒地，咪咪着了急，他在洞中原有神箭之称。动起手来，总是刀弩同时并用。

当下先朝颠颠放了一毒箭，然后刀弩齐施，直取吁吁。那颠颠当初也非善类，见咪、尼二人奔来，回手拔出身后的一面小幡，正想行使邪法迷人。不防咪咪一箭先到，正中面门，立时应声而倒。尼尼赶将过去，就势又斫了一刀。近旁吁吁用黄烟将沙沙迷倒，打算生擒回去报功，忽见咪咪奔过。人未到箭先到，接连两三箭射来。知他从小弩箭厉害，一面躲闪，一面又想施放钩中暗藏的毒烟时，猛听空中一声大喝，一个大人飞将下来。吁吁虽然凶狠刁滑，新近又学会一点小邪术，胆子越大，毕竟平生所见的大人只驼女和妖人两个。乍见云凤自天飞坠，自然疑神疑怪，不由吓了一大跳。就在这张皇却顾的当儿，咪咪、尼尼相继赶到。休看人小，却是手疾眼快，机敏异常。还未容云风动手，双双抢上前去，双刀齐下！吁吁骤不及防，想逃已迟了。云风连喊："不要杀死，留活的问话。"咪、尼二人闻言，忙将刀一偏，咪咪的刀先到，收势略缓，只歪了一歪。吁吁见势不佳，想举钩来挡，连臂扬起，恰巧被这一刀连腕带手中钩一齐斫落。吁吁负痛刚悲号了一声，又被尼尼一刀背打在左肩之上，倒于就地，痛晕过去。尼尼连忙按住，咪咪拾起地上的钩，忙跑过去将沙沙拖了过来，对云风述说经过。云风自幼闯荡江湖，见过各派门中的迷药兵刃。接过一看，便认出其中有机簧藏着迷魂药粉。再见那闪闪放光之处，乃是几块类似水晶的宝石嵌在上面，画得一些符箓。细查形式，好似断去了一截。暗忖这钩必是江湖下流绿林中人用的暗器，被妖人得来画上一些符箓，给与小人以作防身之用。此山素无人迹，对头只有蛇兽之类，这药粉如能使蛇兽昏迷，药性定然猛烈无比。适才从空下望，只看钩上冒起一股黄烟，沙沙便自晕倒。好似上画符箓，仅只是一种点缀，故作惊人吓兽而已，并无多大作用。厉害的还是这些药粉，小人随手使用，未抢上风，必定预先闻有解药。云

凤便命咪、尼二人一搜两小身上，果从兜囊中搜出一些东西，内中二寸长短，手指粗细的玻璃瓶。中贮药粉，一黄一绿。回望颠颠身受重伤，呻吟垂绝，半睁双目望着众人，还未死去。先把黄药瓶塞拔开，往他鼻端一凑，立时闭目死去。拔塞时云凤虽离远远，但微闻奇臭，便觉有些头闷心烦，连忙塞好。再把绿瓶瓶塞拔开，觉有清香之味透出，闻中神爽。再倒了一些在草叶上，倒入颠颠鼻中，不多一会，便闻呻吟之声。知是解药无误，便用手指挑了些弹在沙沙鼻孔之中，居然悠悠醒转。见云凤在前，慌忙跪倒拜谢。

这时那吁吁也苏醒转来，颠颠毒发身死。云凤因想知道服食青白花中仙果的详情，吩咐将尸首藏过一旁，拿了两小身上搜出来的零碎东西，将吁吁擒往僻静之处，审问妖人现状，以及妖窟中的虚实动静。沙、咪等领命办理，一同转入右侧山缝里去。吁吁先还不肯实说，经不起尼尼能说，用小人言语连哄带吓说云凤就是日前用法宝重伤妖人的神仙。因见小人每年无辜受害，奉了天帝之命前来降罚。上千条双头圣蛇何等厉害？被她在一个时辰以内斩尽杀绝。现时到来，只诛妖人一个，与别人无干，“颠颠和你一死一伤，乃由于自己不好，先要动手伤人之故，仙人并不管这些事。日前鸦利造反，也是大仙平定。叛逆大罪，俱未诛戮一人，何况你们。你只说了实话，大仙仙法高深，能回生起死。你只说了实话，不但饶恕不死，还许特降鸿恩，将你断臂医好。除妖之后，与别的小人同送回老家中去。”吁吁人极凶狡，闻言寻思了一会，才将信将疑，有了允意。忍痛趴伏在地，向云凤叩头求饶。云凤知他最坏，能通人语，便先问他妖窟中情形，打算慢慢再拿话套他花中仙果服法用处，以免起疑。吁吁道：“太祖师自从近年得了白阳真人的十三页天书图解，常时自言自语欲学天书，须把以前所学道法又都丢

去，未免可惜。不然，又恐不能将天书道法学全。后来遇见太师伯湖北花山孙洞玄真人，教他两样都学之法。由此把每日打坐时刻，分作两次，一次练旧功，是在白日午未申三时。一次练新功，是从亥时起练到寅末卯初。因这次比日里要紧得多，除了随身换班的十一护法童子外，还埋伏了各种仙法。外人一进去，必要昏迷倒地。直到他功课做完，起身处置。一经被擒，休想活命。起初要去小人，俱被他将生魂收去，以作祭炼宝幡仙幢之用。自得仙书，听太师伯之劝，每次总要挑出几个不杀。用仙法修了歧舌，教会人言，收为徒孙，各传道法。如今连我和死去的颠颠，已有三十五个小人了。预计要收七十二个，还差着一半呢。此时他正在入定，人和死了一般，要到天明之后才起。大仙如要前去杀他，倒是时候。不过屋中仙法厉害，那冰屋共有前左右三个门户。左门看不出内中仙法，最是厉害。前门和右门俱要轻些，尤其是右门更无甚稀奇。大仙进了左门，只顺将迎门那面长幡一摇，里面埋伏，便破去一半了。我将这机密泄露，不敢指望别的，只求大仙先将断臂医好，再把你手上那朵花赏给我闻上一闻，就感恩不尽了。”

云凤先听妖人得了白阳真人十三页图解，不禁惊喜。知道又是一番仙缘巧遇，便静心听他说了下去。后来听吁吁说那冰屋情形，既然左门厉害，当然愿诱来人进入，为何不易使人看出，已知有诈。再一听他索要仙花一闻，越猜这小人鬼诈，不怀好意，故意问道：“你知我这朵花哪里来的么？”吁吁满脸奸笑答道：“这花听太祖师说乃山腹五金之精，与千万年玄冰极寒真气融洽孕育而生，只本山才有。虽然难得，不过清香好看，闻了止痛，并无多大用处。大仙适才脚底没有烟云，又没光华围身。前日太祖师也说大仙好似不会腾空，定是崔五姑新收徒弟，不知用什么厉害法宝，出其不意取了胜，故此当时未追。

现在又同尼尼他们一路来，必非云中飞落。落脚的地方，又当天镜崖前，那里正有一朵花出现，我们还没采到手，不知怎的会落在大仙手中。大仙要它无用，如赐与我，本山奇花异果甚多，多取来奉上如何?”云凤闻言暗骂：“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孽障，死在眼前，还敢使诈愚人！”等他说完喝道：“该死的东西！竟敢在我面前闹鬼！此花名为晨露，你们采时须等天明。我只路过略施仙法，便垂手而得，你当我不知来历么？妖人窟穴所有埋伏，岂能困我！无论打从何门进入，妖术邪法，立时瓦解。我不过一念仁慈，想饶你一命，才命你供出实话。你却一味花言巧语，打算行诈，岂非自寻死路！快些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休想活命！”吁吁见云凤知道那花来历，看出虚假，当时惜命，也颇害怕，只得含泪答道：“实不瞒大仙说，以前太祖师并不知本山有此仙花。后来在天书中悟出，便命我等闲时遍山寻找。那花出现时多在黄昏暗处，我等眼睛俱用仙水洗过，能在暗中看物。手里又有法宝兵器，无论是甚毒蛇猛兽，只须将法宝兵器一抖，冒出一股神烟，立时昏倒。不用解药，万不会醒。一年多工夫，只死了的颠颠寻见过一次，太祖师甚是喜欢。花片可以医治各样疮伤，不能服食。譬如我这条断臂，如得一片齐断处包扎，当时止血止痛，不消七日，即可接上。花中仙果最为贵重，生吃下去，可抵道家百年修炼之功。只是从花心采摘时，须细细认准它向上微弯的一面，顺着势子一折就落。采到手，再就断处一吸，果中仙露便就到了嘴。如果手势稍偏，一折不断，便难再折。尤其不可用刀去切，一碰金铁，必与金铁同化一般坚硬，汁水立枯。太祖师头一次得了此花，不知究里，除花片采下做药外，仙果变成了一枚金果，至今尚在，效用全失。事后甚是懊悔，又命我等搜寻，终未寻到。今晚傍晚，颠颠来说他又寻到一朵，刚刚出现。因

上次花开是在凌晨，天书上也有这种说法，不开不但不能采摘，手一触动，立即缩入石中隐去，再也不出，更不能有三人在侧。因上次得花时，曾在那花附近见有一朵，可惜被它隐去。以为这次或许也是两朵，偷偷约我同去采来献功。现在看出大仙这朵花片上，有上次我们同伴扯落的缺口手印，仍是以前隐去的那一朵，才知大仙得自崖上。以为大仙路过采得，不知究里；颠颠又死，无人对证。想骗到手吃了果中仙露，再求大仙释放，逃回王洞。一切无知，望乞大仙不要怪罪，饶恕一命吧。”随说随哭，叩头不止。

云凤原是心软，见他臂血淋淋，哀哀哭诉，痛的面都变了紫色，心想我何必与这区区小人一般见识？且将仙果采下服了，如果所说不差，放他何妨？一看那花心中异果，果如吁吁所言，果柄向上面略弯。觑准向背，轻轻一折，随手断落。断处水珠直冒，清香扑鼻。试用口一尝，甘芳满颊，凉沁心脾。一口气把它吸完，立觉神爽身轻，舒适无比。知道不谬，不欲失信小人，便命咪咪去将断臂寻来，将花交与沙沙拿着，摘下一片，亲手与他扎绑停当。命其即速自行逃回老家中去，以免少时玉石俱焚。吁吁叩头称谢已毕，行时哭说归途大鸟蛇兽甚多，兵刃和囊中防身之物俱已失去，请求发还。并说祭坛被摄多年未归，要请沙、咪二人伴送到左转角之处略为指点，便可随想随走了。云凤因那有毒药冒黄烟的兵器害人，不允发还。一查适才搜出之物，尚有两张弓，六枝小箭，叫他试了试。除比小王手下所用弓劲箭利外，似无异状，其余也无甚奇特的东西。只把两个小妖幡扣下，余者都给还了。又因为前面转角是个登山的缺口，相隔不过十丈，不疑有变，便命沙、咪二人如言相送。沙、咪二人闻命无奈，只得同了吁吁起身。因为那地方在妖窟的另一面，急等送完吁吁，回来同行。沙沙一忙，也未将手中花放下。

云凤知二人腿快，少去即转。未唤往，只拿着那枚吸空了的仙果，在手里端详审视，全未在意。咪咪知道吁吁的话靠不住，却不知要闹什么鬼，正是疑心，已随了他走到山缺口边。这时吁吁迥非初见时凶狠之态，满口俱是悔过之言。沙沙听了他的甜言蜜语，还不怎样，咪咪始终加以防备。见他到了缺口外，后面云凤、尼尼已被转角危石挡住，看不见人，还没有作别之意。又见那缺口形势，只是山腹中裂，现一巨罅。不特望不见来的路径，将且不能打此上山，与他所说在此可以指点路径之言不符，越发疑心。忙喝问道："吁吁！你要我们送你到哪里去？这里又不是登山的道路，看不见山那边，怎么指点你的归途？你如真不知方向，就在这里指说尚可，否则我们随侍大仙，俱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奉陪了。"吁吁早看出云凤不会腾云驾雾，以为决非妖人对手，哪里肯往回路走。不过心恨沙、咪二人勾引云凤来此。当时暗算力有不敌，特意假作请二人指点路向为名，诱到山缺口里云凤看不见的地方，一个冷不防，用邪法将二人迷倒，绕山侧小径逃回去与妖人报信。及见沙沙来时，手中仙花并未放下，更称心意。口里说着好听的话，身子渐渐紧挨着沙沙并肩而行。只盼再走进缺口两三丈，便即下手。忽闻咪咪在身后喝问，吃了一惊，忙回脸答道："你哪里知道这缺口出去，便是山那边。现在暗中，你眼力不济。再走十几步，就可看出了。"咪咪喝道："几十里厚的山，这一点远近就可通过，你哄鬼呢！有话快问，再如往前，我们走了。"便去拉沙沙。忽听空中咄咄作响，还未及抬头观望。吁吁情知咪咪起了疑心，又见他伸手拉止沙沙，回顾云凤、尼尼，已被山石隐住，心想再不下手就无及了，忙答道："二位既不肯送我上路，我以前雪山实未来过。请你把方向途径，略说一些如何？"

咪咪气忿忿的正自解说，吁吁便乘此时机，默诵邪咒，暗

使妖法。沙沙也看出他听话时神志不属，身子只往自己凑来，也觉有异。还未想到他断臂初接，死里逃生，会有那大胆子。刚在心疑，吁吁业已诵完邪咒，忽然将身往沙沙一扑，一手将沙沙手中仙花夺去，纵步如飞，往山缺口中逃走。其实吁吁当时如用妖法，沙、咪二人必然被害无疑。只因心想那朵仙花，知此花不能沾土，恐二人迷倒时落在地上。右手新接，不能使用，剩下一只左手，无法兼顾。意欲先将仙花劈手抢来，衔在口中，回身便跑，二人必然追赶，再勾出左手掐诀行法。谁想人算不如天算，命中注定该死。沙、咪二人见花被他抢去，又惊又怒，各举刀箭，拔步便追。就在二人刚刚起步，吁吁将要行法之际，忽听空中嗡嗡之声越近。咪咪一按手中弩箭，尚未发出，忽又听前面轰的一声，从空中飞下数十条半尺长短黄晶晶的飞蜈蚣，一窝蜂似齐往吁吁头上扑去。接着便听一声惨叫，吁吁连人带花，被那数十条蜈蚣咬住，凌空而起，手足挣了几挣，便没声息，想已被蜈蚣咬死。眨眨眼的工夫，隐隐入暗云之中，不知去向。后面云风闻得二人喝喊与天空嗡嗡之声，也已赶到，望见许多身有四翼，形如蜈蚣的怪虫将吁吁衔去。一问究里，想起得花时所见洞顶蜂巢般的东西，与得花离崖所闻怪声，定是此物。循着花香而来，幺幺小虫，如此厉害！那花如在沙沙手内，亦是必死，便是自己拿着，也不见得能保不受一点伤害。不想吁吁一时行诈，倒做了替死鬼。好在果中仙液，业已服食，那花不过能做伤药，无甚可惜。见沙沙失花害怕，反倒安慰了几句。因这一来，那枚空果壳也不敢随便拿着，忙裹入包中，带了沙沙、咪咪、尼尼三人，往妖窟进发。

那妖窟深藏在一条暗谷中间的悬崖以上，相隔山麓还有多里，沿路俱是巉崖峭壁，鸟道蚕丛，形势奇险，景物幽绝。前行不远，云雾忽开，山月渐吐，光照林壑，清澈如绘。又走出

六七里路，转过一个谷中的曲径，行至崖腰高处，三小忽指前面低声说道："那不是妖人住的冰屋么？"云凤闻言，顺指处一看，谷尽处地势忽然展开，当中现着一座数十丈高下的四方广崖。前临幽谷，林木繁茂，后倚崇壁，积雪皑皑。妖人冰屋就设置在广崖当中，大约一亩，高有十丈。尼尼说是比前高大得多，想是近年收了小人之故。白雪为顶，坚冰作墙，晶莹朗澈，似与星月争辉。冰屋外面，有十来个小人，正在崖上驰逐舞踊为戏。细一看，那些小人的脚底下都是虚飘飘的，有时竟临空飞翔，离地数尺，知是练习妖法，并非戏耍。冰屋外观虽似透明，里面人物情景，却是用尽目力，一点也看它不见。云凤心想妖人此时打坐，便于下手，只是这些小人，甚是惹厌。他们耳目异常敏锐，稍一近前，必被警觉。打草惊蛇还是小事，这次不比上次，可以出其不意暗中取胜。听那已死小人之言，妖人似已看出自己仅凭法宝，道力有限，明白对手，必非其敌。时机难再，又不便在此久延。停步想了想，见广崖下有一条小磴道，猜是妖人所设，以备群小上下之用。崖形陡峭，磴道凿石附崖，径甚迂曲。看神气，不到将近崖顶，不易被上面的人窥破。不过由磴道上去，须从上下落谷底，小心贴壁猱行过去，也难不被上面群小看见。云凤正在寻思，沙沙来说："尼尼说记得崖后并非垂直，乃是一个斜坡，老树阴浓，参天蔽日。头一次小人采药初遇妖人，便打此道逃回。如由那里上去，沿途皆有隐蔽之所。只不过多年来未有甚变动。崖后大山高到望不见顶，上面满生各样有用药草。"云凤闻言，心中一动，便命尼尼引道，隐藏着身子，急速往崖后绕越过去。

尼尼路径本熟，虽是多年未来，此时身临其地，全都想起。径引了云凤三人，循着崖壁，往上攀越。翻过谷旁峭壁下落，便是一条极深的枯涧，涧中蔓草丛生，老藤盘屈，日光不

照，黑暗已极。一大三小四人，就在涧壁上攀萝援葛，倚行而进。不消片时，尼尼算计将到，微探头往上一看，果然正当崖后。四人上涧，由上往下，俱是斜坡。松杉竞生，枝柯繁盛，阴森森的都是千年以上古木。崖上冰屋小人，俱被林木遮住，看他不见。云凤恐错过时辰，忙引三小绕树穿行，往坡上跑去。将近崖顶，树林忽尽，削崖挺立只有数丈高下，中间还有一条丈许宽的上道。云凤想，这般上去，反正要被群小觉察，崖高只有数丈，何不突然纵上，出其不意，径然冲进冰屋。宝剑齐施，杀死妖人，再行处置群小，比较神速稳妥。沙、咪等三人虽然智勇，终敌不过人多，何况崖上群小，俱会妖法。自己如胜了还好，不胜岂不白白送命？偏生三小俱是忠心，适在路上，连命尼尼引到地头回去都不肯。沙、咪二人，更是立誓相从，死生不二。如命他们藏在下面，见自己上崖多时，没有动静，即速回走逃命，必然还是不肯。并且这话也不好说，上去又凶多吉少。云凤正要设辞嘱咐他们，猛见咪咪已独自顺着当中那条坡道上爬，将达崖顶，心中一惊，又不便高声喝止。幸而咪咪只探头看了一看，便即飞至崖下。云凤未及申斥，咪咪已拉云凤蹲下，附耳悄声说道：“崖上小人，有好些都是我们三个的亲友呢。我看他们一面跳着，不时三五成群附耳低语，指着冰屋，满脸庆幸之容。下来时，仿佛听得近身处两个小人在盼他死了好回去，绝不似先见的颠颠和吁吁两个，那么可恶。如引下两个一问，岂不有用么？”云凤暗忖有小人献底固好，但恐其心难测，一个不巧，反倒坏事。正自踌躇，忽见沙沙微喷了一声，立时箭射一般，往侧下面树中便纵。咪咪、尼尼也是相继纵去。

云凤赶近前一看，乃是两个小人，一跪一立，业被沙咪等三人按倒在地。内中一个，似与三小相熟，低声急喊：“沙沙好

人，快放手，稍迟没有命了。”接着便听身侧嘘气之声。偏头一看，离二小人不远蹲伏着一个怪物。形如壁虎，长有丈许，却有两条寸许粗细，比身子长出两倍的尾巴。巨头阔口，目射碧光，其大如碗，凸出在前额之上，口里平吐出七八条和蛇信一般的火焰。通体皮肉是暗绿色中夹杂着一些灰纹，上面满是污泥，烂糟糟的和腐了一般，看去异常污秽，时闻恶臭。本来蹲伏在地，见了生人，缓缓站起。这才看出那东西颈间还绑着一根细铁链，系在一株古树干上。那两条细长尾巴，竟是可伸可缩，只往前爬了两步，便即停止。倏地肚皮一鼓，两条长尾，直向众人立处先后飞射过来。可是并不伤人，只在挨近人身数尺以内的地上抽打了一下，便即缩转。云凤时刻留心，宝剑原在手内握住，情知不是善类，因它行动迟缓，又有链子锁着，长尾打出虽快，却打不着人的。想屏气忍着奇臭，仔细观察到底是甚怪兽之类。说时迟那时快！怪物的长尾，又二次打到。云凤立处最前，与怪物相隔较近，刚觉身上微微打了一个寒噤，偶一回脸，见那两个被按倒的小人业已吓得面如土色，齿牙震颤，拉着沙沙，低声急语。正要过去询问，咪咪忽然却步急语道：“大仙还不将这怪物杀死！他那毒发出来，我们都没命了。”言还未了，怪物长尾，又在近处地上打了一下。云凤刚听“叭”的一声轻响，身上又是一个寒噤，猛的醒悟，知是这东西在那里作怪。更不怠慢，连忙一横手中剑，身子一纵，飞上前去。正要斫落，忽闻恶臭愈烈，头脑闷胀。暗道不好，忙往外先吐口气，以防把毒臭吸入。再将口鼻闭住时，那怪物也甚警觉，一见敌人飞来，口里一声枭枭般的低叫，两条长尾，相次往上挥起。云凤身法何等娇捷，拨草寻蛇，往双尾上一挥，就势一剑，朝下砍去。怪物身子被锁，无法逃走，连第二声都未叫出，立时长尾飞空，尸横就地。云凤恐中了毒，一得手，便

提气凌空，斜飞出去。那怪物双尾虽断，仍有知觉，竟如飞蛇一般，朝云凤身上射来。幸得云凤轻灵，身刚飞出，闻得脑后风生，一眼瞥见前面有一株古树，手按树身，往侧一偏，转风车似翻向树后。方一落地，便听滋滋两声，偏头一看，两条怪尾已先后和长竿也似，笔直钉向树上。正要往众小人身前走进，忽见沙沙放了那两小人，五小一同起立，就在原处站定。不住摇手，连说带比，不要云凤进前。

这次相隔较远，小人语声本来不大，五小恐被崖上人听见，说得更低。云凤知有原故，只得停住。沙沙这才带了一个小人，留神看着地面走来。走到相隔怪物长尾打落之处约有七八尺以外，方行立定。招手将云凤唤至离身一丈远近之处，重又用手止住说道："大仙杀的是这里妖人喂的怪物，名为七步影尾壁龙，最厉害是那两条尾巴，它吃人时，先用两尾交芒，一递一下，朝那人身旁不远的地上打去。打过的地方，便留下一条黑印和极细的涎丝。人一挨近，他那长尾能屈能伸，立时觉察，飞将过来将人绞死，勒成粉碎吃了，其毒无比。如今虽被大仙杀死，毒气还在，不但地上，是长尾下落那一片都有，踹上去便不得活。现在这二面的地皮都被壁龙长尾打过，人不能进出，后面又有埋伏，我们五人都困在这里，不敢出来。须请大仙七丈高飞越长尾打处进来，再带我们照样飞出，才保无患。"云凤虽不信怪物已死，毒涎丝还停留空中，因沙沙说得急切，便依言纵过，问道："你们这样大惊小怪则甚。前面说有怪物遗留的毒丝，后面走有甚妨碍？你三人不是打从后面来的么？"

咪咪已领了那两小人上前拜见，闻言答道："这两个俱是我们三人亲族。只因前年祭献时，洞中犯罪人少，凑不齐那多小人。小王当众招募，他们自愿舍身，被妖人摄到此地。见他

二人伶俐，，挑选下来，团了舌头，做了徒孙，没有杀害。两个取名健儿、玄儿，他两人原是亲兄弟。今早玄儿犯了错想要逃走，被妖人捉住，用妖法将他困在此地。如果三日内壁龙没将他吃去，再行责打释放。那壁龙长尾挨着人七步必死，可是身子被妖人用法锁在树上，整天钻在污泥里睡觉。玄儿被困的地方，就在这树底下。只要三天三夜，时刻留神，没有声音将壁龙惊动。等他发威想吃人用长尾打地时，记准打的地方，知道避开，或者也能逃得一死。适才健儿乘妖人入定，偷些吃的前来看望。不想这次换了一样妖法，只一进到玄儿跪的地方三丈方圆以内，前进便是送死。仍从来路后走，便要被恶物吃掉，不能出去。他二人正在着急，大仙同我们便先后来了。说是前后没有埋伏，怪物已死，只求大仙带了大家，飞身纵出，便可活命。我三人已对他们说了来意，他知这里小人十有九都恨畏妖人入骨，无奈一逃出去，只一走过我们来的那片雪山，不知怎的，身子便被陷住。不多一会，仍被妖人平空摄还，不是立时被妖人杀死祭幡，便是捉来跪在这里喂壁龙。即或妖人安心不要这逃人的命，行法时暗中加了阻隔，使长尾打不近人，也要吓个半死，十人中至多只活得一两个。他们终日提心吊胆，除了已死的颠颠、吁吁，和两个名叫葛儿、福儿的外，巴不得妖人遭了天诛。他受了大仙重伤，个个晓得。这四个心腹小人，算是全小人中的小头目。妖人打坐时，总是这四个分班领了别人在冰屋之中护法轮值。偏巧今晚葛儿和福儿俱在冰屋之中，那两个已死，余人在上面并无职司。因只无处可去，又不似那四个整天想讨妖人的好，闲来满山遍野，代他去找青白仙花。妖人回醒还有老大半天，一时没事做，在那里练习布阵。上去一招，便可全引下来。他二人已然死里逃生。”云凤闻言甚喜，虽则小人力弱，不可倚以为助，到底分去妖人一点力量，自

已也可径直冲入冰屋下手，无须有所顾忌。略一筹思，便对健儿、玄儿说道:“我用不着你们做甚内应。只要你能对我说出冰屋虚实，妖人有无什么克忌之处？从哪一个门进去？里面妖法埋伏？有无趋避之法？那十三页白阳真人天书，藏收何处？你们当他打坐时，是否还可以随便出入？我进冰屋时，你们或是先向别处躲开，或是装作不见。这就行了。”健儿道:“冰屋中妖法，全在那些幡上。三个门户，中门、左门最险。那门人一进去，便即晕倒，一门进去有烈火烧人，甚是厉害。只右边一门可入，却又隐而不露，外人不易进去。以前他打坐时，除身旁轮值护法的人外，别人本不准进去。还是去年冬天，他偶占一卦，说是灾劫将来。他学那白阳真人书上的道法，人一入定，有时竟和死去一般。虽然预先行有禁法护身，冰屋中满布埋伏，终恐外人乘虚入内，万一道法高强，虽不能伤他人，却将他辛苦炼成的法宝破去。又恐我们这些小人为人劫走，这才在两班人中，除葛儿、福儿等四人外，又连我弟兄两个挑出十四人来。各人给了一道符，传了一些法术，进屋时只须往右一照，门户道路立时现出。走进去不从幡下过，绕行上去，朝他面前悬的一架小钟上一敲，他便立时醒转。不过人也只能走到钟前为止，再进前仍是不能。这符我倒得一张，大仙如用，当行奉上。那白阳真人十三页天书，他视如至宝奇珍。偏生那书甚大，不能带在身上法宝囊内。他为此事，特地用千年黄牛角做了一个匣子，供在屋顶上面，四外俱有妖幡围绕。看去只是一方光华，并不见书，只恐不易先取到呢。壁龙被大仙所杀，我又不该私自与弟相见，他如不死，我二人决活不了。只盼大仙能灭了他，叫做甚就做甚，至于克制他的，却不晓得。我们不能由后面来路出去，要大仙带着跳出，便是那里放有一面小幡在作怪。”

云凤顺他指处一看，果然身后崖壁插着一面极薄的白麻小幡，满是用鲜血画就的符箓。隐隐见有几人影印在上面，看不甚清，此外并无甚别的异处。因听小人说，近前不过被阻，除非硬要逃出，才行昏倒。自己还要深入虎穴，岂能见此却步？便把飞针也取在手内，打算试它一试。为求谨慎，先挟着五小如言飞越，一一带出了圈子。然后嘱咐五小暂候，重行纵入，故意往前。刚走上去丈许远近，便见那幡无风自展，接着一团浓雾从幡上飞起。雾影中裹定五个浑身浴血，与小人一般大小的厉鬼，做出攫拿之势，迎面缓缓飞来，渐近渐大。云凤知那幡便是被害小人生魂所炼，益发不在心上，迎上前去。刚一横手中剑，那五个厉鬼好似知道厉害，便即停了步，做出又想伤人又害怕的神气，欲前又却。云凤看出妖幡伎俩有限，本想用飞针将他毁去。后一想在戴家场时，听玉清大师等仙人说，左道妖法大半与本人相连，此时破了妖幡，难免被妖人警觉，即可纵将出去，何必多此一举。试往后一退，那五个厉鬼也跟着追来。追到原处，便即自行隐去。云凤见他追有一定界限，并不苦苦穷追，知是专为禁制小人而发，便不理它。仍由高处纵出一看，只沙沙、咪咪、尼尼三人在等，健儿、玄儿已往崖上招人去了。等了不多一会，健儿、玄儿领了崖上群小来到，齐向云凤下拜。一点人数，不算原来五小，共有四十九人。玄儿说：“在冰屋中轮值的还有好些，除葛、福二小人甘心为妖人鹰犬，喜作威福，欺凌同类外，便是受了胁迫禁制，无法逃归。朝不保夕，并非本愿，望乞大仙开恩，少时前去除妖，不要一体杀害。”余人也是异口同声一般说法，并说葛儿、福儿紧近妖人，站在身侧，各执一面三角妖旗，指挥全冰屋中埋伏，极容易认等语。云凤暗忖这些小人境遇可怜，万一自己不能获胜，岂不害了他们？故意低喝道：“你们所说，我也难以尽信。如今我命

沙沙、咪咪、尼尼、健儿、玄儿五人，监看着你们。等我除了妖人回来，再行发落。你们愿否？”

群小知云凤是前日打伤妖人的神仙，如今赶来除害，甚是放心，并无异言。行时又嘱咐大家都躲往林中僻静之处，如见妖人被自己打败，逃经此间，略有动静，急速各自散开。以免万一妖人漏网，当时不曾除去，等自己走后重来。你们也可推作自在林中闲游，并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动静。如被妖人看出破绽，可说正在玩耍，被一个手持拐杖，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带到此地便了。妖人知你们能力本来不济，也不致迁怒杀害。云凤原意，即使自己不济，至多沙、咪等五人受害，不致累及群小。说完便不容群小答话，从健儿手中要过那道妖符，便往崖顶飞纵上去。行近冰屋一看，那冰屋中左两门甚是明显，余外都是烟霏雾涌。云凤不知那是冰屋。自从妖人得了白阳真人的十三页图解，打坐时已使妖法在内遮蔽，以免护法小人看见外面景物分心。云凤恐被屋中人看出，不敢由中、左二门经过，特地鹭伏鹤行，绕向右面。心里默祝着五姑灵佑，手取妖符一照，那妖符是一面两寸来长一指多宽的的竹牌，上面绘着许多骨髅符篆。才向冰墙一照，墙上烟雾，便即散开，现出一个三尺多高，仅供小人出入的门户。云凤悄悄探头一看，屋中幡幢林立，二十多个小人，各执一面妖旗，闭目合睛，按八卦形式站在那里。当中坐定前日所见的妖人，身旁果有两个执三角小幡的。这两小人眼却未闭，一手还各执一根长鞭，向四外小人查看。身手上下稍有移动，便一声不响，挥鞭打去。看去鞭上连鞭、柄不过三尺，可是无论多远，都可打到。吓的那些小人如泥塑木雕般，长鞭打到身上，气都未见敢喘。知是葛、福两小，见他们倚势凌践同类，群小畏之如虎，好生忿恨。心想这两个小坏种如不同时除去，他手中那两面旗，便是妖法枢

纽，见人挥动，妖法发作，事就更难办了。还算好，右门当中两小的侧面相隔又不远，算计一纵可达。当下仍照前会妖人之法，先把气沉下去取出飞针，一手握着宝剑，轻轻移进门去。进屋才数步，葛、福两小似已有了觉察，心里还只说是自己人，有甚要事进屋向妖人禀告。刚一转脸，云凤早将身子一纵，飞上前去。右手举剑，一个顺水推舟之势，平挥出去。两小见一个从未见过的大人飞近身来，刚自失惊"噫"了一声，还未及看清来人面目，剑光过处，身首异处，尸横就地。云凤右手剑才往上一推，左手飞针也跟着向妖人发出。这一针按说妖人本难活命，也是妖人积恶如山，不能让他这等轻易死去。自从日前受伤回来，总是心神不定，屡次卜卦，都无佳朕。嘴里虽说得硬，要去寻那日前所遇女子报仇，实则震于白发龙女崔五姑的大名，不特不敢去寻她人的晦气，并且时刻都在提心吊胆，深恐人家跟踪寻上门来。又加伤势初愈，真气受损，只管照常用功，却是不能久坐。无巧不巧，妖人恰在这时醒转，听见小人惊噫之声，便疑有变。一开眼，见面前光华一亮，正是前所遇仇人，正待施为，云凤飞针已是发出。妖人吃过大苦，惊弓之鸟，一见又是一溜雷火飞到，连忙将身从座上借遁光纵起。只顾急于逃避，却忘了身后摄魂法坛和座位上插着的那面主幡。人虽没有受伤，这两样要紧法宝却被雷火过处，炸的炸毁的毁，数十百道黑烟飘散处，化为灰烬。他见来人一到，先杀了两个关主要的护坛使者，屋中妖法重重，全无效用，又将这两样法宝毁去。云凤事出无心，哪里知道？以为是个行家能手，寻常妖法，必然无功，不由大吃一惊。更恐来人将多年辛苦经营的巢穴毁去，太以可惜。明知不敌，痴心还想将敌人引出作困兽之斗，便往屋外飞去。妖人这一怯敌，无形中却给云凤平添了不少便宜。一飞针没伤着妖人，却打毁了一坛一

幡，冒起好些黑烟，也不知有什么玄虚。见妖人不战而退，心中大喜，胆力越壮。喝声："该死妖人哪里走!"便舍了屋中群小，追将出来。云凤身法虽快，哪有妖人迅速！到了外面，妖人已无踪影。正不知应向何方追赶，猛想起日前除那许多双头怪蛇时，飞针原能随意指挥收发，现在看不出妖人逃走方向，不知能否如意，且试它一试，再作计较。当下把针托在手上，心中刚一默祝，一溜雷火，飞起空中，只略一旋转，便在来路崖下投去。奔向崖边一看，妖人并未逃走，站在左侧林前空地之上禹步行法，身畔飞起一道夹着火星的青黄光华将飞针敌住。再看群小，除尼尼倒卧在地外，沙沙、咪咪、玄儿三人，不知藏向何处，余人也都四散藏开。只健儿同了另外几个小人，想因藏的地方不妙，恰是妖人所画的圈子里，已被发现，无法躲藏，俱纷纷向着妖人诉说云凤所教的那一番话。

云凤见妖人未去，却在那里口中喃喃，指天画地，飞针又被妖人用法宝敌住。手中还剩一口宝剑，不知他使的是甚邪术，丝毫不知应付之法。虽然脚底仍待飞身纵落，心中却是有些忧虑。一听健儿等所言，忽然灵机一动。就在将往下纵之际，倏地停步，向后故意央恳道："弟子初次行道，求仙师赏一全功，待弟子擒不住妖人时，再行相助不迟。"一面说，心中暗祝五姑默佑休使曾孙女儿败于妖人之手。一纵身往下跳去，大喝道："大胆妖人！还敢负嵎！我奉仙师白发龙女崔五姑之命前来拿你，快束手就擒，饶尔不死。"随喝一手握宝剑往前便跑。妖人一听云凤那般说法，又见所放法宝是一条梭形的雷火，隐隐带有金芒异彩，与各派不同。极似平日所闻，凌、崔夫妇二人的家数。自己的子母飞星槊仅抵得片时，以备抽空行法。敌人一运神功，便敌不住。以为真个五姑回来，否则一个刚刚入门不久，连纵遁飞行尚且不会的幼女，决不致命她一人下山涉险，为师门丢脸。

便是本人，也不会有此大胆。健儿等又是异口同音，都说在崖上玩耍，被一个银发持拐的老婆婆用手一招，便身不由主分落崖下，晃了一晃，无影无踪等语。两下印证，越想越真！彼乃前辈剑仙中有名的辣手，自己如何能敌？不由情虚胆寒，几乎将已拿出来要行使的数十面三角妖幡，重新收起，即见机逃走，免得和以前死在凌崔夫妇手下的妖人一样，身遭惨戮了。当这进退瞬息之际，猛一眼看见四外出现了好些个小人，十九俱是自己收的徒孙，内有一两个面生小人在里，俱各满面笑容，有的还对着自己戟指互语，颇有叛意，心中好生奇怪。原来沙、咪和众小人过信云凤，又见妖人逃下崖来，云凤却跟踪追下，益发认为妖人必死无疑，大半放心大胆，从各藏处钻出，见妖人怎生就戮，以泄平日之恨。不料这一来，却几乎害了云凤。妖人见了群小，微一疑异，忽然心动，暗忖："敌人两次俱打着白发龙女崔五姑的旗号，始终未见五姑本人的面。一下崖，又只用虚声恫吓，并不即速追来，颇有怯敌之意。前日相遇，无心中吃了大亏，本猜是那小人王约请来的帮手。适才刚制倒一个生人，未曾细问，如今又在众徒孙中，发觉这两个面生的小人。以前葛、福等四徒孙，原说群小思家，心存叵测，自己还想小人虽极聪明，但无甚能力，决无此事。看今天他们神气，甚是可疑。莫非在这两日中，小王暗中派了他们同类带了仇敌，乘打坐入定之时，勾引他们内叛，打听出虚实避忌，想行刺不成，再将自己吓退。那贱婢或许是五姑的门徒，可是背师行事，五姑却未亲来。否则这等道行高强的人，要这些小人作内应则甚？此事还许慎重，休要沟里翻船，中了贱婢的道儿。如不过是一宝一剑，并未见有什么别的出奇之处。两次俱是骤出不意，被她占了便宜，就是敌不过她，只要留心应付，见真不济，再行舍此逃去也来得及。"

说时迟那时快，妖人念头刚转，云凤已跑到跟前。妖人见她不但没有别的伎俩，连现成空中一件异宝，都似新得到手，只知发放，不会以本身真气运用。更料定来人是刚入门不久，一些道法不会，便偷了师父法宝，下山闯祸。自己白耽惊了一阵，不由气往上冲，目露凶光，狞笑一声，怒喝道："不知死活的贱婢！那日你祖师爷遭你暗算，还未及寻你算账，今日上门送死，又暗伤了我的法宝。现在首脚已露，还要打着老乞婆的名号，休说是假，便是老乞婆本人亲来，又当如何？少时就擒，你祖师爷如不将你这贱婢摆布尽兴，再万剑千刀以报前仇，誓不为人！"说罢手一扬，便是数十道五色烟雾，箭一般从空落下，将云凤团团罩住。云凤人本谨慎仔细，知己知彼。虽然两次出手，俱占上风，并不以此自骄。总觉自己不会法术，只凭一宝一剑，一有不济，万事皆休。一听妖人看破行藏，诈未使上，便知不妙，立刻停了脚步。再见数十道彩烟射落，心中大惊，不知如何御敌，只得将新学剑法，施展开来防身。妖人眼看敌人就要晕倒，忽见烟中现出一道光华，将敌人身形裹住。电闪星驰，上下飞舞，暂时竟难伤她。并非身剑合一，却能人剑不分，也看不出是哪一派的家数，也自惊奇，心想："任你剑法多好，反正你逃不出去；稍有疏忽，只要我的五行神烟一射到身上，也不愁你不束手就绑！现有那些谋叛的小孽障，正好乘此时机，捉来审问明白。等敌人少时昏倒，再设法去收她那法宝。"心中打着如意算盘，再一看四外小人，就这一转瞬间，想是看出仙人被困神气不妙，俱都纷纷逃了没了影，只有健儿等还在眼前。又想起五姑虽未见面，闻得人言她虽生就满头银发，却似一个半中年的美妇。既是听说是老婆婆，适才所说，分明不对。以先只说他们个个聪明，收为徒孙，免却一死，以备异日大用。不料一旦之间，全数背叛，越

想越咬牙切齿痛恨。决计少时除了仇敌，捉住群小，都杀了祭幡，一个不留。一眼看见健儿等尚在圈内，一个个战兢兢，望住他吓得直抖，益发暴怒如雷。他一面行使妖法去制云凤，一面圆睁怪眼走过去。伸出鸟爪一般的手臂，当胸一把将健儿抓了过来，往地下一掷，怒骂道："你们这些昧良心的小孽种！师爷爷当初大发慈悲，饶你们几个不死，又开宏恩，收为徒孙，哪些不好？为何一旦之间，勾通外贼，叛逆行事。还敢打着崔老乞婆的旗号，帮着仇敌行诈。你没见那贱婢，胎毛未退，道法全无，至多盗了一两样法宝，偷下山来，与老乞婆现眼。自被你师爷爷看破，微一举手，便成了网中之鱼。少时擒到，定要将她锉骨扬灰，再将你们一齐杀死，方消我恨。只是你们这些小孽种都随我多年，今晚打坐时，还没有看出你们破绽，心变得这快，到底全数同谋，还是受了几个坏的蛊惑？何人为首？快快招出，免得师爷爷生气，你们临死也不得痛快！"

健儿见仙人被困，想是自知无幸，打算把罪过都揽在自己一人的身上，心一横，神色顿壮，慨然大声说道："我们有甚人蛊惑要背叛你！明明大家都在崖上练习布阵，遇一个手持扶杖的白发大仙，手一指，便到了此地。老妖鬼你看，你那喂来害人的怪物，不也是被仙人杀死了么？"还要往下说时，妖人一听他出言顶撞，又骂他是老妖鬼，不禁大怒，口里骂道："小孽种！活见鬼！便是老乞婆亲来，我也把她碎尸万段！我先把你吃了，看她救你不救？"说罢，刚要抓起健儿，去下毒手，忽听身后有一女子声音笑道："大胆妖孽！当真的要见我么？"妖人骤出不意，不由吃了一惊。回头一看，一个手持拐杖，满头银发的中年美妇，正含笑站在那里手指着自己点头呢。一想到那形相，正是传说中的白发龙女崔五姑，未免胆寒。诈着胆子，喝问道："你是何人！前来管我闲事？"那银发少妇道："你

不是要见我这老乞婆吗？来了却不认得！似你这等妖孽，真把你祖师的脸面丢尽了呢！”说到这里，突的绿眉插鬓，面容遽变，左手拐杖一指，一道五色毫光，朝着妖人电射而出。同时右手一扬，又是一团雷火，朝云凤围身的那团烟雾中飞去。再一指空中飞针，雷火大盛，将妖人法宝，裂为粉碎，流光四散，飞落无踪。妖人一见情势不妙，吓得心胆俱裂。也把手一扬，数十面妖幡化成数十道黑烟，夹着无数啾啾鬼哭之声，朝前飞去。准备阻挡一阵，好驾遁光逃走。刚要遁起，便听银发美妇笑喝道："你已恶贯满盈，还想逃么？”接着便听一声霹雳般的大震，立时眼前奇亮，抬头一看，先见那道五色毫光不知何时飞向高空，似光网一般布将开来，交织着往下压倒。一震之后，纷纷飞散，银雨流天，万星飞射。妖人身才飞起数十丈上下，四外都被围住。刚喊得一声："大仙饶命！”只见千万点银芒往当中一合，当时全身化为飞灰，形神俱灭，尸骨无存，死于非命。

这边云凤正在力竭难支，忽见一团雷火飞将过来，只一照，便将妖烟邪雾一齐消去。定睛一看，前面站定银发美妇，正是叔曾祖母白发龙女崔五姑，不由喜出望外。忙即飞跑过去，近前跪下，口尊“曾祖”，并谢活命之恩，饶恕她离山之罪。五姑笑道："这难怪你。是我临时受了至友之托，来晚了些日子。虽累你受些苦处，却因此得益不少，还收了这两个小人，足可供你山居奔走之用了。”说时妖人业已伏诛。五姑吩咐群小招集拢来，随至崖上，发付完了再说。

云凤忙将沙、咪、尼尼、玄儿四人，先行从藏处唤出，连健儿一齐寻来。群小除已死的四个不算外，共是七十二人。随五姑去至崖上，走入冰屋里面，由五姑破了妖法，放了已死小人魂魄，由他们自去投生。取了白阳真人十三页图解，将屋中

小人一律唤出，又用雷火炸毁了冰屋。好在四个极坏的小人已去，其余俱是胁从，都跪在地下谢恩不迭。五姑正要行法送他们回去，健儿、玄儿、尼尼三人，忽然跪近五姑、云凤身前再三乞求，宁死不愿回洞，愿随二位大仙，前往山中服役学道。五姑见健儿、玄儿俱甚聪明，根基颇厚，只尼尼年老一些，便对云凤道："你所收二小人都好，自然跟你上山无疑了。这些小人，个个聪明；我也想挑两个与一位道友带去作那守洞童儿。难得他们出诸自愿。这一个本元已亏，跟了去也是无用，就带这弟兄两人吧！"余下小人看出便宜，也都纷纷要求。五姑看了看对尼尼道："仙缘前生注定，此事不可勉强，我送你们回去吧！"说罢，吩咐云凤同沙、咪、健、玄四人，在崖顶暂修，等她回来再行同上白阳崖去。云凤恭称遵命。尼尼等还要再求，五姑袍袖挥处，一片毫光，已摄了群小凌空而起。

云凤自在崖上静候，等不一会，忽听破空之声，抬头一看，一道经天长虹，青光耀目。本由东往西飞过，倏在空中一个轻折，眨眼功夫，落到面前。光敛处，现出一个鸠形鹄面，穿着一身黑衣的中年妇人。四小人当是妖怪，吓得四散奔逃。云凤在戴家场见过世面，看出来人剑光不是妖邪一流。忙一定心神，正要上前施礼请教，那妇人已开口问道："你是何人门下？看你投师未久，怎得在此？那几个小人是哪里来的？"云凤躬身答道："弟子凌云凤，家师白发龙女又是弟子的叔曾祖母，现往山那边，少时就回。不知仙长法号怎么称呼？因何降此？望乞见示。"妇人笑道："原来你就是叫化的曾孙，崔五姑的门徒么？资质倒也不差。我姓韩，多少年不曾出门了，今天还是第一次。往赤城看个朋友回来，因听说这里小人国附近白阳山脚下，盘踞着一个妖人，专一杀害小人，祭炼妖法，无

恶不作，名叫滕角，乃寒山妖道钟量的孽徒。我那朋友，现正走火入魔，焚信香求救，将我请去。刚给她治好，还不能出门，请我便中将这厮师徒除去。行经这里，空中遥望，见你和几个小人在此。先以为是滕角妖党，细看不类，就便下来，看个究竟。看这里情形，妖人当已除去，那几个小人定从妖人手中救出。莫非五姑好奇任性，这等质禀脆薄的小人，也要带回山去传授么？”云凤听那口气，颇似五姑老友，益发起敬，便把前事略说大概。姓韩的妇人笑道：“他夫妇从前一个门徒都不肯收，近来听说比我还要好事，果然不假。你快喊他们近前，让我看看到底能造就么？”

沙、咪、健、玄四人正藏身崖石后面，云凤一喊即至。那妇人细看了看笑道：“这里小人，本是一样的大人，并非靖人一族，乃古黄夏国孑遗之民。因为万年前拥有广土众民，丧心病狂，不知振拔，外媚内争，刁狡贪欲，竞尚淫佚。又复惧怯自私，以致士蹙民贫，人种日益短小，终于亡国，几乎种类全灭。仅剩有一些没被异族杀完的小人，逃入此山深处，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受那鸟兽虫蛇之害，体质最是柔脆，居然也有这等优秀的人出生，想是剥极必复。他们近几代君民觉悟前非，追忆先民亡国之痛，才有此转机了。”云凤又把小人洞中所见，略说了几句。那妇人道：“这几个资质都还不差，虽无大就，必有小成，难怪受你师徒垂青了。五姑就在前面，我已来了些时，如何还不见来？本想略叙阔别，偏又急于回去。她来时可代我致意。这些小人如能赠我一个，可命你与我送去，当不使你虚此一行哩。”说罢，云凤方要问她家住何处，一道青虹刺天而起，眨眨眼破空入云，不知去向。方在惊叹，玄儿忽走过来道：“这位大仙站在那里，怎和刚才那位救我们的仙祖不一样，身不沾地，好似轻飘飘的。”云凤闻言，也想起刚才那位

中年妇人周身黑衣，好似烟笼雾约，罩着一层精光，身子果和凌空一般。算计必是一位负盛名的仙人，只可惜不及问她名字住处。等了一会，见五姑还未回来，心想难道在这里，还会和在白阳崖那般，一去不来么？见沙、咪、健、玄四人，高高兴兴立在一处聚谈，一听竟是谈那晨露花的来历。自己本有心禀明五姑，再在附近产花之处寻找。因健儿颇知该花底细，喊过一问，才知那花共只发现两朵，已极难得。一朵先被妖人取去，因不知服法毁了，懊悔得了不得。后来从白阳十三页中，悟出服法，派群小满山大索。无奈那一朵在采时受了惊，隐入石土之中，再也找它不见。妖人已然死了心，不料会被颠颠发现。他为人看去柔弱，却比吁吁还要来得阴险。自己发现的仙草，却唤吁吁同去取了来献功，也未安着好意。定是早就知道在穴中有护花的怪物，想拿吁吁去送死无疑。并且那两小之言，也有好些不实不尽。晨露花所结仙果中的花露，乃万年冰雪精英钟孕而成，服了固可长生，便连那果肉果皮，无一样不是有奇效的灵药。

云凤猛想起那个果壳，因恐怪物飞来伤了小人，曾用麻布包扎严紧，交给三小手内。一问咪咪，别的东西都在，说适才逃避妖人时，还见尼尼拿着。想是五姑送群小回洞，走得太速，连那小包，一齐带回王洞内去了，好生可惜不置。正在谈话，眼前光华一闪，五姑现身飞回，忙率四小人，重又上前叩拜。五姑说亲送群小回去时，在小王洞前遇见寒山妖道钟量的大徒弟“五木鬼师”樊森，来寻他师弟妖人滕角。路经那里，看见群小，正要加害，经自己将他双臂砍断逃去。恐日后再来为害，已在洞外下了禁法，并传给驼女闵湘娃怎生应用，所以来迟了一会。并说晨露果壳，连同洞崖上所生异草，可制许多奇效之药，也传给了驼女，命她日后配制备用等语。云凤便将

适才所遇姓韩妇人之事禀过。崔五姑喜道："你能遇她，仙缘着实不浅。此人乃是现在数一数二的散仙，神驼乙休当初的妻室韩仙子。自从当年夫妻二人为了一件事情反目，她便将躯壳委化，藏入天琴壑内，设下禁牌神法，命她门下两个女弟子，在那里终年看守，自己隐入四川岷山之阴白犀潭底。你现在所见，乃是她兵解以后所附的形体，并非原来法身。现在她想是用道家内火外焚之法，已将这第一躯壳化净，所以你们看去如同烟笼，身子凌虚飘浮不定。此人得过玄都真传，道法高深，闻说多年不曾出世。她既命你日后给她将小人送去，必有好处与你。不过此时尚去不得。前面不远就是白阳山麓，你且随我回山，传授你的剑法吧。"

云凤闻言，抬头往前面一看，果有一座大山，高插云表。自腰以上，被云雾遮住，看不到顶。不想连日悬盼探索的仙山，就近在目前。方自心喜，五姑已吩咐云凤和四小同立一处。云凤觉眼前一暗，身子便凌空而起。这次上升，和云中坠落，一喜一忧，简直判若天渊。转眼工夫，过了山腰，穿出云上，顿觉天空晴朗，眼界大宽。回眸下视，更见云海苍茫，风涛万变，周身似有光华隐现，看去风掩云飞，疾如奔马，却吹不到身上来。四小俱吓得闭目合睛，互相抱紧，随同上升。只五姑不见踪迹，云凤方自惊疑；直上之势忽住，改了朝前平飞。猛见一座高崖，劈面压倒，还未等看清，人已脚踏实地。定睛一看，正是日前故居白阳崖洞外面，见五姑正立身侧，慌忙翻身下拜。四小人也跟着跪叩不迭。五姑一齐唤起，命云凤在洞外将所习图解练将出来。云凤因近几日连服灵药仙果，越发元气充沛，神旺身轻，又加仙师在前，格外用心。五姑一面指点传授，等到练完喜道："我本意来时，你能将那图解悟出一半，也就算是难得了。你竟能悟彻玄机，触类旁通，精进如此。照

这样练下去，日久这外层功夫有相之学，纵无师承，也可练成无疑。我因你叔曾祖父近在青螺峪创立宗派，有好些事要我相助。正苦不能常时分身来此授业，恐你学业未精，他日赴那峨嵋山凝碧仙府盛会时，在小辈仙侠中相形见绌，负你虔心向道之诚。偏你无端失足，诛戮妖人，巧得数百年不曾出世的白阳真人十三页图解。又因此事与韩仙子相遇，将来亲送小人前去，不得异宝，必受教益，仙缘深厚。虽尚不如峨嵋门下的三英二云，比起别人已强得多！现得此图说，只须我略为讲解，再传你剑术，便可自已用功，按图索骥，无须我常来亲身传授了。适才我到小人洞中，见了许多小人，尽自个个聪明，惜乎天赋均极脆薄，无一可望成者。仅这四个质禀心志，都在中人以上，却被你无心接引到此，为千古散仙剑侠，留一佳话。可见前缘注定，不可强求。这四个小人暂时随你在此为伴，可将坐功一一传授，课其勤惰，以待我的后命。沙、咪二人，与你曾共患难，又是你自己选得，可收你的门下。健儿自有他的机缘。玄儿等你图解贯通，剑术精纯到了身剑合一绝迹飞行地步，可自行离山，将他送往四川岷山白犀潭去。求见韩仙子之后，再带沙、咪二人，下山积修外功，静候峨嵋开府，去赴盛会便了。”说罢，便开始传授剑法真诀。

云凤因听五姑说不能常来，好生喜惧交集，又不敢请求，只得敬谨虔诚，心神领会，一一紧记在心里。传习以后，五姑未行前，又将那十三页图解翻阅细看，遇有心疑之处，详请训示。五姑笑道：“曾孙女儿，无须如此！以你这等苦心毅力，焉有不成之事？现时纵有不明之处，学到那里，自能领悟。况我有暇，仍须再来，并非从此绝迹，你担忧着急则甚？你那食粮衣服，已为你存放洞底。如值空乏，沙、咪、健、玄四人，俱惯山行，可以采办山粮。不过这里罡风太厉，今日风小，恐

已难支。他们不比你，至少须勤练二百十九日，方能骨髓坚凝，不畏寒风。再者他们人小力弱，出去遇见稍大一点的野兽，便足为害。崖下深谷广源之中，珍禽异兽甚多，到处产生黄精、首乌之类的山粮，是你师徒五人，必游之所。其势你不能每去都相率同往，也须作一准备。我率性成全你们，赐他们四人各服一粒，你叔曾祖父在崆峒绝顶，采用十洲三岛八十九种仙草，与千年玉露合炼而成的仙丹，使其能在罡风之中游行上下，不畏寒暑。另赠每人一支归元箭。此箭乃我初学道时，山居防身利器，随发随收，不用弓弩，一传即会，至为容易。虽不足与飞剑飞针等宝物抗衡什一，不论多猛恶的鸟兽，只要不是精怪，足可应付得住。此外再传你隐身之法，以备你剑术未成之前，闲中出游，遇见异派中能手狭路寻仇，一个抵敌不住，立可隐身遁去。这洞外有我施的禁法，只一进洞，他便无奈你何了。你约有旬日方可精熟，到时再将此法传授他们，同防万一。”云凤闻言大喜，率四小跪领仙传之后，又请五姑将那洞外禁法，怎样收用，再行传授。以免万一有自已人前来，不得入内，误蹈危机。五姑也含笑应允，分别传授已毕，笑对云凤道：“我已为你多延了好些时候，努力上进，我去了。”说罢，众人只觉眼前精光电转，人已不见。云凤慌忙率了四小跪倒在地，敬谨拜送不迭。待了一会，才同进洞去。

洞中景物依然，只洞底添了许多衣粮用品，以及一针一线之微，无不备具。这才明白以前除一些干粮外，无一不缺，乃是五姑故使尝尽艰苦困乏，以试她的诚心如何，心中好生感激奋励。因四小多未进食，先将小人洞中带来的干粮分给他们。沙沙为首，率领咪咪、健儿、玄儿三小，向云凤重行拜师之礼。吃完干粮，云凤又给四小安排好了宿处，和用功打坐的地方，然后传授入门功夫。四小俱为颖悟，云凤甚喜。练了些

日，云凤便率领四小出洞采办野果山粮。山中异果嘉实，多到难以数计。尤其是那山谷里面，不但物产丰美，景致奇丽，而且气候温和，四时皆春。可居住的好岩洞也甚多。玄儿问这般好去处，采办果粮也方便，师父何不搬了来住？云凤本嫌玄儿心野不纯，便申斥道："修道人原要辛苦刻励，含辛茹苦，才能有成。别的不说，单那白阳真人的壁间遗图，穷搜天下，哪里找去？如为暂时眼前享受，不到红尘中去住么？洞中奇景也不在少，这里不过花果多些罢了。你四人遇上这等旷世奇缘，难道还不足么？"玄儿默然。云凤因日后要送他往白犀潭去，恐道心不固，替自己丢人，由此对他格外留了分神。玄儿从此也不敢提前事。后来云凤日益猛进，用功愈勤，除随时传授四小逐步渐进外，往往一坐数日，足不履地。四小每日做完功课，也常离了云凤，往谷中闲游，采办果品。有时竟只两人偕往，仗着有五姑所赐飞剑和隐身之法，遇到蛇兽也不妨事，越来越胆大，走得越远不提。云凤时常考查他们功课，看出四小都是一般，聪明有余，根器不足，最吃亏的是元气太弱，只管求好向上，一点便透，做起来进境却不甚快。知他们始因乃祖乃宗的元气凋伤太甚，以致后世子孙，隔千百年仍身受其害。限于资禀，无可如何。

时光易过，不觉过了四五月光景。这日五姑忽然驾临，见了云凤，大加奖许。云凤闻得奖语，益更兢兢，丝毫不敢自满，更将四小进境迟缓说了。五姑笑道："痴孙儿！你当他们也和你一样么？他们千百年来的人们，均是吃了聪明的亏。见异思迁，浅尝辄止，只知依人，懒于上进。子孙承此遗性，流毒无穷。不是不想求好，只苦于没有恒心。终于局促于荒山一隅之地，与鸟兽同喘息，一事无成，形同异类。似他们这样能向道用功的，我那日细看全洞，还再找不出一个呢！这就很难

得了。否则上天有好生之德，爱人尤甚。他们那一族人身受惨痛，已历多世，兴灭继绝，为修道人的莫大外功。他们藏处虽极隐秘，与世间隔，常人不到，怎瞒得过过往仙侠。使见他们稍有转机，谁不援手？还不是看出他们俱都不可造就，才任其自生自灭的么？”云凤道：“孙儿也不是没想到这一层。但又想到既为孙儿弟子，如所学不济，异日难免贻羞门户，所以放心不下。曾祖母道法高深，必有回天之力。可否大发鸿恩，俾其脱胎换骨，易于成就么？”五姑笑道：“你又错了！凡人是后天的都可为力，先天的却无法想。并且事有前缘，否则神仙尽人可度，不必再择什么根器资禀了。我对他们自有处置，不必多问。你只督饬传授，照常用功，循序渐进便了。”云凤闻言，不敢再问。五姑传授指点一番，方行飞去。

过有一月，云凤进境更速，居然练到身剑合一。心中高兴，自不消说。这日四小去采黄精，云凤独自一人在崖前演习剑术，忽见四小飞奔而回齐喊：“师父快去，谷中出了怪物了！”云凤一问咪咪，才知四小近来入谷益深。日前在谷尽头处，从莽藤蔓之中，发现一个数丈方圆的大洞。尽里面有四五点明星闪动，疑是有甚宝藏，一同入内探寻。走了老远，那明星依旧在前一闪一闪的放光，只走不到。因进洞时天已向暮，四小恐出来久了，回去耽误功课受责，便中途折转。依了沙、咪、健儿，回来就向云凤禀告。玄儿说：“师父这几天刚把飞剑练成，终日用功，比前更要勤苦，事情还未弄清，何必老早惊动。我们受师父大恩，无以为报，万一那放光的真是宝物，等我们取到了手，再行恭恭敬敬的献上，岂不都有光彩？”三小也觉有理，便依了他，商量当日赶早前去，决定深入，探个下落。及至赶到进洞一看，广阔宏深的洞里面黑沉沉的，那四五点星光仍是一闪一闭，相隔极近。分一字形悬空并列，和前日所见一

样，只闪闭得更快。细看光色也是不同，由右起，第一、三两个是蓝色，二、四两个一红一黄。因为闪闭很快，始终没有断定是四个是五个。等前进约有数里之遥，也未到达，那星光忽然全数隐去。玄儿猛一动念，悄对三小道："那年我们不是有人在一个山窟里面看着两点蓝光，也当是个宝物吗？后来却冲出一只大老虎，才知那光是虎目，被它吃去好几个人。多亏闵太姑出主意，仗着我们能攀援峭壁，从外洞里面夹崖墙翻越出去，掘下陷阱。又从远处捉来一只小黄牛，放在阱底，把它诱来陷住。用毒剑刀矛，一齐乱下，才把虎弄死。虽说四五个眼睛的东西，没见说过，小心为是。我们莫要看错了，把怪物当作宝物，送给它吃了才不值呢。"一句话把大家提醒，各自端起飞剑，想朝前放去，试上一试，咪咪忙拦道："这个也使不得。万一真是宝物，岂不被这一箭试坏，太可惜了。我们不是都会隐身法么？隐了身子上前，当无妨害。是宝物取走，如是妖怪，也可量力行事。"沙沙、健儿连声赞好。玄儿笑道："你看星光隐去，不再出现，弄巧还跑了呢！"言还未了，星光突明，晃眼间，由一个变成好几个，连若串珠，明灭不定。只一转，便即停住，依旧停住，互为闪闭。好似换了地方，略为偏左，并非原处。

四小越发起了戒心，俱听咪咪之言，行法隐起身形，如飞赶去。又跑下有一二十里路，比起初见大了一倍，洞中竟黑暗得出奇。四小那般好的目力，除星光外，连路都辨不出来，别的景物，更是一无所见。前后行约三十余里，渐渐觉着身上湿阴阴。仿佛经行之处，起了云雾似的。四小也不管它，仍是前行。正走之间，觉着雾气渐浓，窒人口鼻，可是前面星光，却未为浓雾所掩，依旧晶明，光辉愈旺。玄儿忽失声惊道："你们看！这是什么？"沙、咪、健三小原在玄儿身后，闻声走

到。定睛一看，身子已被一排大木桩挡住，栅缝内看去，星花一亮一亮的，并未到底，只被那栅挡住，不能再朝前进。那雾也越来越重，微闻一股子兰花香味，夹在里面，清馨扑鼻。四小见那木栅排得极密，分向两旁，挨次探索。回来一问，都未探出一丝缝隙。便商量从着木桩往上爬，看看能否攀越过去。咪咪、玄儿当先，沙、健二人在后，上去还没一丈，便达栅顶。四小一边口中埋怨洞中太黑，近在咫尺，都看不出木栅高矮，白向两边探索了那么远，一边便想往栅顶上攀越。玄儿双手才搭向桩的里边，忽然"哎呀"一声，翻身坠下。三小大惊，连忙跟着落下一问。玄儿说自己因见那星光相距不过数丈，打算抢在头里翻越。手才伸过桩去，猛觉眼前一花，雾影中似有一个兽首鸟身的怪物，张口扑来。状甚狞恶，连手带上半截身子，都被这个东西撞了一下。立时攀援不住，坠落下来。坠时曾见星光一转，似已隐去等语。沙、咪、健三小，因闻声回顾，又没注到前面，闻言不信，说他眼花乱说，否则咪咪也正伸手过去，怎未看见？当时沙、咪二人，二次又援了上去，头刚一伸过栅顶，便觉一股子极劲的激力，迎面冲将过来。气息全被堵住，再也抵抗不了。身不由己手一松，便自坠下。星光果然敛去，却不见怪物影子。健儿也舍了玄儿上去试了试，照样坠落。四小先甚害怕，等了一会，不见别的动静声息，不禁胆子又大起来。玄儿道："先我们怕将宝物弄坏，所以不敢用太祖赐的飞箭去射。那怪物在星光的前边，明和晨露花一般，是有宝物的地方，都有毒蛇恶兽妖怪之类守护。我们隐住身子，怕它何来？何不大家射它一箭？对了更好，不对收了箭就逃回去。不问成否，借着箭上光华，也可看出里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回去禀告师父再来。"三小俱觉言之有理。健儿较为稳练，主张一人先射，余人相机行事。因咪咪平日道力较

深，便推他先射。三人俱在下面相候。

咪咪重又援栅上去，到了顶巅，知道手不伸向桩里去，那股子大力，不会发动。心想看准怪物，再行下手。便用双足夹桩，左手紧扳桩梢，右手握箭，往里定睛一看，星光不见，黑洞洞的。只当中间一片地方，仿佛有一团烟雾，骨朵朵冒起。用尽目力，才略辨出些微迹象，鼻孔里仍不时闻到兰花香气。算计那烟雾必是白的，否则不会看见，或者也许就是怪物在那喷气呢？猛生一计，故意将手倒换。先把左手朝里一探，等对面那股强力一发，立时换手，将归元箭发出，以便乘机看那怪物形象。说时迟,那时快！咪咪着手刚一伸过木栅,立觉千万钧重力迎手劈面冲来，仓卒之间，似有一个庞大黑影扑到。仗着心灵手快，早有准备，忙一撒左手，右手飞箭，照准黑影打去。同时身子再也支持不住，坠将下来。那归元箭，出手就是一个龙眼般大的寒光,如流星赶月一般。暗中看去,原极晶明，因被这股暗力一冲，存不住身，仍是什么也没看见。咪咪恐飞箭有失，一下地，忙用收诀，招了回来。栅内声息毫无，也不知射中了没有？沙沙道：“我见里面不一定便是怪物，那暗中大力，或许是从那宝光上发出也未可知。否则先时玄师弟看见怪物影子，就说有木栅挡住，它不出来，咪弟的箭发出去。不问射中与否，总必将它招恼，怎样会全无动静呢？”健儿却说：“荒山深谷，古洞幽深，怎会有这前人竖立的坚固木栅？事太奇怪。既然无法过去，最好还是回山禀明师父处置，以免惹出乱子。”玄儿接口道：“健哥做事太小心。它既不会冲出害人，又没响动，更该查看明白，回山见师，也说得清楚些。担惊害怕，空跑一趟则甚？”沙、咪二人也主再探一回。健儿一不拗众，只得随着。因头一箭没有吃着苦头，胆子越大，这次上去，竟是四小一同下手。不再往前探手，照准中央发雾之

所，四枝归元箭同发出去。不问能中与否，好歹借着箭头寒光，看出一点迹象。

等四小援上栅顶，玄儿为首招呼一声，箭刚发出去，栅内便起了旋风。星光照处，只见比水牛还大，一个略具兽首鸟身之形的怪物影子，浓黑一团，在暗影中飙飞电卷，看不清头尾和面目真形。那四枝归元箭的星光，只围着怪物近身数尺，凌空疾转，好似有什么东西隔住，不能下落。怪物既不发声，也不避开，只在原来那一片地方与飞箭相持。四小方自惊奇，忽然一阵极重的兰花香味劈面送来，鼻端刚一嗅到，立觉头昏脑胀，四肢绵软无力，身子早被那股绝大的暗力冲起，往后倒掷出去。落在地上昏倒晕惘中，都觉有极轻微细碎的兽爪之声，往洞外跑出，一会又跑进栅去。四小知是怪物追赶他们，还算身子隐住，落的地方不当路，没有被它发觉。手足不能转动，那敢出声说话，一个个害怕得要死。等了好一会，才渐渐复原醒转。四小聚到一齐，正要逃出洞去，想起飞箭尚未收回，惊魂乍定之余，也不敢再援栅上去窥探了。各用收诀，收回飞箭。还算好，那四枝飞箭仍是一招即回，并未失损。这才知道怪物业已招恼，木栅并拦不住它出来，情势不妙，处境甚危，再不见机速回，定要陷在里面。箭收到手，正商量着要跑回去，忽听栅里面“忽”的一声飞起一物，落在地上，放出又轻又碎的脚步之声，“沙沙”迎面急跑而来。黑影中看去，也看不见那东西的形相，只见一点星光悬空而行，高约丈许，其疾如矢，一晃眼便往洞外跑去。不一会，又跑了回来，满洞乱转。四小机警，又将身形隐住。一听有了响动，立时分散，躲避一旁，没有被它撞上。那怪物二次出来，虽看不见，想是知道它的仇敌就在左近，尚未逃走。不象第一次出栅追赶，一个出进，便即回去，只管在栅前十几丈远近那一片地方，来回乱转，颇有

得而甘心之意。吓得四小哪敢再将飞箭放出，只随着星光飞处，望影而逃。因为彼此相顾的缘故，竟忘了往外逃走。仓皇奔避中，脚底自然难免有些声息，怪物闻声，赶逐越紧。有时更用声东击西，欲北先南之策，看它走向侧面，喘息未定，倏又飞来。玄儿有一次躲得稍慢，身刚纵起，便听原立足处“琮”的响了一下，火花飞溅。那么坚厚的石地，竟被怪物抓裂。接着沙、咪二人，也照样经了一次大险。都是身方纵起，怪物的铁爪，已然抓到，危机间不容发。如被抓上，焉有命在！这一来四小益发胆落魂飞，疲于奔命。

逃避了好一会，才无心聚在一齐。恰巧怪物正向相反方向飞追过去，四小中只健儿始终没忘了逃走，因知乃弟玄儿最是躁妄，恐为怪物所伤。既不舍丢下三人，独往洞外走出，又不敢大声招呼，干着了一阵子急。好容易聚在一起，一时情急，便低喊道：“我们还不往外逃，要等死么！”小人语声极细，又是放低了话的，不想仍被怪物听出。一言甫出，前面星光已拨转了头，如射飞来。幸而沙、咪、玄儿等三小已被健儿提醒，一见星光飞到，立即飞身纵开。这时四小立处，正当洞壁左下，人才举步，怪物已是飞到。因这次来势较猛，先“玱”的一声抓向壁上，火星飞溅。又是“吧哗”连声大震，洞壁被这一爪，抓裂了一大块石头坠下来，跌成粉碎。咪咪在百忙中回顾，仿佛火光照处，那怪物的长爪又细又直，和一根棍子相似。哪敢怠慢，拨转身向外便跑。余人也是同一心理，一面回头注视着星光来路，一面脚底加劲，绕着边，如鱼漏网，亡命朝前急跑。偏生由木栅前逃往洞外，急切间哪能跑出？所幸那怪物老实了些，只照直路往前追，不似以先那么来回乱窜。有时觉着追过了头，又往回赶，追出约有七八里地，忽然退了回去，不再追来。

四小又跑了一会，不见动静，才得坐下喘息片刻。方要起立再跑，跑不几步，似见前面影绰绰的矗立着一座山石。高有七八丈，方圆也有三数丈，当路而立。四小进来两次，俱未看见过这样一块大石，玄儿还在问咪师兄来时见未？健儿越看那山石越象人形。这时两下相隔已近，猛觉顶上还有两团碗大的碧光，绿黝黝一闪一闪在动，两边两只大手，已渐向外伸出。再定睛仔细一看，哪是什么石头！分明是一尊巨灵，正伸手俯身，向下捞来。同时沙、咪、玄三小也相继看出，不由吓得亡魂失魄！幸而那大怪物身躯粗大，运转不灵，通体是个白色，洞中虽黑，稍一近前，还能看出它的动作。洞径又宽，否则大小相差，四小还不够它一个小指。如在黑暗中误撞上去，还不被它捏成了肉饼。四小知道再逃回去，遇见先前那怪物，也是没命。这怪物行动迟钝，不过外相太恶罢了，仍只有冒着奇险，向外冲出。当下谁也不敢再有声息。四人分着两路，背贴洞壁而行，由怪物身畔抄出。沙、咪二人走向怪物左边，觑准怪物的手臂动作，双双脚底用劲，刚是冲越过去，怪物已有觉察，忙伸出那数丈长的大手，往左边身后捞去时，右边的健儿兄弟，也跟着乘机纵出。四小一同迈步飞跑，侥幸没被怪物捞上。正跑之间，玄儿忽想起那怪物虽然大得出奇，可是逃时并未见它脚底走动。不禁回头往后一看，怪物果然未追，两只大手也垂了下去，并且两点绿光不见，脸仍冲里。暗忖这东西虚有其表，原来是个废物。休说走动，连回一下身都难。早知如此，何必那般害怕？因前路已微见天光，出洞不远，想起两次探洞，白受了许多惊忧危难，一无所获，好生气愤不出。反正就快要出洞，这怪物好似无什么伎俩，何不赏它一箭。想到这里他也没和三小商量，跑着跑着，倏地一回手，用那枝归元箭照准怪物打去。先听“咣”的一声，似已打在怪物身上，忽闻

巨响大作，轰隆之声震得全洞皆起了回响，宛如山崩地塌一般。回头一看，怪物并未倒下，已然转过身子，踏着绝沉重的步履之声，从后追来。看去行动虽不甚快，声势却甚惊人。方知不可轻侮，连忙收回飞箭，拔步便逃。前面三小无意中又吓了一个大惊，看出又是玄儿惹祸，才由健儿回身，拉了他携手出逃，以免再生别的故事。幸而怪物追赶不上，不一会便逃了出来。遥闻洞内还在怒啸震响，三小对玄儿自免不了一番埋怨，匆匆跑回，对云凤一说前事。云凤闻言，料知洞中异宝和怪物两样都有。那里离白阳崖甚近，弄巧还许是白阳真人遗物也未可知。想了一想，见天已不早，自己和四小日课未完。好在洞中不会有外人前往，便命各自用功，明日做完早课，再行前去。

第二日师徒五人做完早课，便往谷中进发。相隔那洞还有三二里路，众人正行之间，玄儿忽然骇指道："师父、师兄快看！这不是那大怪物么？正站在那洞口呢！"云凤随他手指处，往前一看，前边岩壁之下，立着一个七八丈高的石头。虽然略具人形，哪是什么怪物？知道小人目力确是不及自己，当是看错，便喝道："一块石头，也要大惊小怪。"咪咪接口道："师父休怪，玄师弟说的不差，那地方便是洞口。本来是外面空空的一片平地有些荆棘藤蔓，已经弟子等拔去，先后来过几次，并没见过别的东西。昨日弟子等害怕逃出，黑暗中虽未看得清楚怪物的形相，身量正和这个石人一般大小。师父你没见它头上有两只碧绿眼睛，那两只手也在动吗？"云凤再定睛一看，那石人顶上果有两团淡淡的碧光，两条臂膀，正渐渐往上抬起。心想适才明见是一块象具人形的山石，只上下有些长短石纹，怎么顷刻之间变了形相？五姑熟知这里情势掌故，事前不会不知，并且两次嘱咐，命和四小常来此谷采办山粮。言说

之中，好似特别提醒，若有深意。如真洞中盘踞着有妖人，事前决不会不早为示及。据四小说，洞中怪物一灵一蠢，以四小那般微弱，尚能从容退出，何况自己。石人虽大，看似蠢重，无甚伎俩。且亲身赶到那里，再相机应付。便问四小，如若胆怯，可以暂留当地，闻命再行前进。四小正是胆大好奇，又仗师父护庇，俱巴不得同去看怪物是怎生除法？同声愿往。

云风估量不致有害，也是由他。不一会，行近洞口，见怪物竟是活的。看去白发如绳，披拂两肩；眼大如盆，碧光闪闪，阔口箕张，银牙如斧，身高八丈，手臂长有四丈，粗如合抱巨木。细审形相，颇似石人成精。如拿四小比较，真真小得可怜。不禁失笑暗忖这般蠢物也知作怪！自己飞剑初次练成，何不拿它试上一试？刚转念间，那怪物当洞而立，洞口只齐它腰腹以下。看见人来，竟俯身伸手，作出向前捞抓之势，动作甚是迟缓蠢重。云风越看透它是个废物，不过外表吓人罢了。一面嘱咐四小后退，左肩摇处，剑光便自飞起，眼看飞到。那怪物想是看出不对，两臂往里一合，身子便往石土中陷落下去，轰隆一声大震，转瞬即隐。下时身子笔直，两手竞拱，其形与古陵墓前的翁仲一般无二。只是比寻常的，要长大得多。先看它行动那般迟缓，入地时却是非常迅速。再加上云风轻视了它，知难躲避，意欲先斩落它一条手臂，看它怎生抵御，飞剑出去没有加急，竟被躲过。剑光过处，微闻哓哓之声，只将它头上银发削落了些。云风过去一看，尽是些刻成的石发，有头绳般粗，业被剑光削为碎断，心中不禁一动。先不进去，便又问了问四小发现那洞的经过。便在洞的附近仔细查看，有无什么别的异状。先在洞前不远丛草中，一边一双，发现四个石穴，长约数尺，宽约一半，形如大人足印。别处石地都是一片浑成，惟独有足印所在，地却隆起，成了一个四方形，仿佛似个

石头座子，相距有二十丈远近，每双足趾俱都向外。云凤再看那洞门也是个正方形，齐如刀切。那面高仅数丈，洞内却是高大宏深已极。放出剑光一看，由顶及地，少说也有二三十丈高下，甚是整齐修洁。细查壁间，隐现斧凿之痕，一眼望过黑洞不能及底。直往前走去，都是一般宽广，分明是人工修的，并非天然形势，不觉又猜透了几分。因四小说里面藏有怪物，黑暗中不敢造次，略进数十丈，便即翻身出来。云凤将四小喊至面前，嘱咐道："这座大洞，颇似千年前的古墓。适才所见大人，定是翁仲之类。如我所料不差，此行必有奇遇。我幼年读书，曾闻古人殉葬之物颇多。年深月久，洞外石人尚且为妖，洞既这等幽深，里面难免不藏有山精野魅之类。我意欲身剑合一，飞入洞底，一查它的来历。你四人道行浅薄，不可入内，可在洞外觅一藏身之处相候。等我出来，再作计较。以免我顾了自己，还顾你们，诸多碍事。"云凤嘱咐已毕，然后端整衣裳，走进洞内，向着洞内行礼默祝道："昨得门人归报，言说荒山古洞出了妖物。今早亲来视查，方知是往圣贤仙哲的佳城，本不应再为窥伺。不过弟子修道的白阳崖离此甚近，四个门人又是僬侥之民，道力浅薄。此谷为他们采办山粮，日常游息之所，惟恐一时不防，受了伤害。再者神圣埋真之处，也不容妖物盘踞。为此虔诚通禀，欲仗微末道行，入内一探。倘有妖物，就便除去，为前贤仙哲，荡秽涤氛，扫除尘孽，决不敢妄有惊动。此中如藏有仙迹圣训，足以启迪蒙昧，嘉惠末学者，敬乞大放光明，勿吝昭示。区区愚诚，伏惟鉴佑。"

恭恭敬敬祝告方毕，忽闻洞内隐隐传出嗤嗤的笑声。云凤虽然艺高胆大，黑暗中听去，也觉有些胆怯。忖度情理，如有妖物，必是一个劲敌。这得道多年的精怪，比那雪山妖人，定然还要厉害。彼明我暗，丝毫疏忽不得。当下把心一定，放出

飞剑，与身合一，化成一道光华，直往洞底飞去。剑光迅速，比起四小行走，自然要快得多。虽然沿途还在逐处留神观察，这三数十里的深远，也只片刻工夫便即飞到。云风见一路之上均无阻隔，除先时暗中笑声外，不特未遇见一个妖物精怪，连四小先见那几点星光，也未见出现。人已到了木栅面前，停了下来，细看那木栅，俱是整根合抱树木排成。由东壁到西壁，挨挤严密，不见一丝空隙。只是浮植立在地上，既未打孔，也没个羁绊，看样一推便倒。试用力一推，却动都不动。暗忖上古时代，俱用石瓦之类作殡宫装饰，这排木栅必是后人所为无疑。只不知他植此是何用意。情知有异，二次将身飞起，越过栅去。过时暗中果觉阻力甚大，因本身飞剑出自五姑仙传，神妙非常，并未阻住。既发觉四小所言不虚，益加小心，便按住剑光，缓缓前行。飞没数丈远近，云风忽见前面剑光照处，似有一座石碑，高约丈许，隐隐似乎有朱文字迹。近前落下剑光一看，上面只有“再进者死”四个大字，体作八分，朱色鲜明，甚是雄劲茂密，也无款识年月。心刚一惊，忽然一阵阴风自碑后吹来，风中微闻咀嚼之声。猜是妖物到来，忙抬头定睛一看。那东西生得兽头如龙，双角槎枒，大如根干，鸟身阔翼，也不知有多少丈宽长。目大如斗，乌光闪闪，张着血盆大口，已快飞临头上，待要扑下。云风不敢大意，忙纵遁光，先避过去。用飞剑护住全身，以防万一。随将飞针取出，大喝一声：“大胆妖物，敢伤人么！”便化成一溜火光，发出手去。云风纵时甚是迅疾，妖物本似有后退之状，针还未飞到它头上，便自在黑暗中隐去。云风见妖物伎俩止此，心神顿放，收回了针，一纵遁光，跟踪追赶。越过那碑，又进有三两丈远近，妖物全身倏隐。忽又见面前矗立着一座石碑，比先见的碑还要高大得多。近前一看，碑上满是形如蝌蚪物象，似篆非篆，大小

不同的字迹。云风也曾读过好几年书，这碑上的字，竟一个也不认得。借剑光上光华映照碑文，顺着碑顶上升一看，不禁“噫”了一声。原来这一座碑高峻几达十六七丈，宽约五丈，厚有丈许，是一整块山石造成。碑顶雕刻着一个东西，非禽非兽，盘踞上面，双翼虬睛，形状狞恶，势欲怒飞，神情如活。才知先前怪物，乃是碑上雕石成精。看那字必在三代之上，只惜一字不识，查不出它的年代来历。洞是古人墓穴，定在意中。

云风先见那碑说“再进者死”，如指的是碑上怪兽前进，自无妨害，否则还不定有甚花样呢？因是古代遗迹，那怪物既然知难而退，便也不愿毁损，仍是按着剑光前进。再深入约有半里，忽见六七颗明星，都有碗大。流光荧荧，幻为异彩，在前面不远暗影中出现。只一转便渐渐隐退，猜是古代星宝放光，不由起了贪心。匆促中未及寻思，一催剑光，往前追去。剑光何等迅速，眼看飞近，星光倏隐。又听暗中嗤的一声冷笑，觉比上次要近，仿佛就在身侧不远。接着一阵寒风吹过，身后轰隆之声大作。云风纵然胆大，因为洞中幽险，处境可怖，也未免吓了一跳。忙往后看，仍是不见一物。暗忖这个洞黑暗得这般奇怪，凭自己目力，黑暗中本能见物。又经在白阳崖，照着仙传苦练多时，怎会一到洞内，便觉昏茫无睹？就算目力不济，那一剑一针，乃是仙家异宝，每用来照路，数十丈左近以内，无不烛照光明。为何离开宝光丈许以外，便看不见。莫非那碑上的警语，果有其事？刚想暂时退身出去，再回进来。就在这一转瞬间，巨震忽止，微闻异香眼前倏地一亮。光照处，已能见物，只是微带绿色，光并不强。云风方要查看光从何来，猛见来路上现出的二门，业已紧闭。匆促中，还以为以后为前，转身时错了方向。及至定睛往侧面一看，不但两边墙

壁俱仄拢了来，没有初进时宽大，并且洞顶已矮了许多。再一回身，正中央是一长大石榻，上面卧着一具长大的死尸，衣饰奇古，与传闻古人衣冠不类。左手持弓，右手拿着一件似矛非矛的石头木质的兵器，头里脚外，仰天而卧。两旁立卧着许多死尸，也各捧着石器用物和器械，约有百数十个。身材俱比常人大出一倍以上，神态如生。石榻两旁，各有一个数丈方圆，形式古拙的石釜。里面装着半釜黑油，各有三个灯头，光焰荧荧，时幻异彩。灯捻大如人臂，不知何物所制。细查形势，三面是墙，来路石门已闭，分明已陷闭古墓殡宫以内。进来时因为洞中奇黑，不觉误入，这一惊真是吃得不小。云凤见那些死尸虽象活的，并不动转，急于逃出，不敢再行招惹。朝着榻上卧着的古尸，默祝几句，道了“惊扰”。正待回身破门而出，猛觉榻前死尸，似在眉竖目转，手足乱动。忽又一阵寒风挟着香气，从油釜中卷起。就在这时，只听门外又是嗤嗤的两声冷笑，榻前死尸全都活转来，各持弓箭器械，一拥齐上。

云凤慌了手脚，忙运剑光，护身迎敌，且战且退。那些活死尸只是力猛，云凤剑光扫上去，所持兵器，全都粉碎，并近不了身。可是那座石门，却是坚厚异常，剑光冲上去，只见石屑纷飞，块砾爆落，却攻不透。那些活死尸更不放松，追杀不舍。云凤料那榻上尸灵，是古代有名的圣哲帝王，那百余活死尸，必是当时随殉之臣。自己无端扰及先圣贤帝王的陵寝墓宫，已觉负有罪愆，怎敢再妄加伤害？可是那些死尸好似看出她的心意，一味向剑光上硬冲，毫不畏忌。云凤一面还得留神闪避，只抵御他的器材，不使来到近身，所以战起来更觉吃力费事。似这样支持冲突了一会，飞剑已把石门冲裂了八九尺深广一个大坑洞。不特没有洞穿出去，好似前进石质益发坚固，飞剑冲上去，渐渐碎裂甚少。身后那群活尸，更是一味猛攻不已。云

凤身剑合一，虽不怕受伤，可是照此下去，要想敌人不受伤害，却不能够。一时情急，不由大喝道："我凌云凤为除妖孽，误入先代佳城。事出无心，并非有意侵侮。既不肯开放幽宫，任我自己冲出去也可。何事得罪，如此苦苦相迫？我已多次相让，再若倚众欺凌，说不得便要无礼了！"说时，忽听中间石榻上有了声息。百忙中回脸一看，那具长大主尸，竟是缓缓坐起。同时门外嗤嗤之声，更是笑个不停。那百余活尸，见中榻主尸坐起，立即停战，恭恭敬敬的排班躬身上前参拜。

云凤这方得看清主尸，头如巴斗，双目长有半尺，合成一条细线，微露瞳光，似睁似闭。再趁着那一张七八寸长，突出的阔口，上下唇须髯浓密，又粗又劲，仿佛猬刺一般。越显得相貌凶恶，威猛异常。云凤心有主见，认定那是古圣先哲与帝王陵墓。乍见群尸停手来拜，只当是主尸受了自己虔心默祝所动，哪知厉害轻重。不但减了戒备，反收了剑光，恭恭敬敬下拜祝告道："后民无知，误入圣域，多蒙止住侍从，不加罪刑，大德宽仁，万分感戴。只是圣灵居此，当在数千年以前。奥稽古史，未闻记载，盛德至功，欲悉无从。外面虽有丰碑崇立，古篆奥秘，难明高深。今者陵寝开洞，宫墙可越。惟恐山中道侣，童奴无知，妄有窥测，不为侍从所谅，蹈犯危机。咎虽自取，未免有失圣贤博爱之仁。后民不揣冒渎，敬乞将圣灵庙讳，生没年代，略为指示。后民归去，敬当禀明仙师，于洞外敬加封树。俾克发扬至德，明阐幽光，兼可永固灵域，长存圣体，与天同寿。"云凤还要往下说时，忽听玄儿的声音隐身暗中细声喝道："你算什么神圣，却拿暗箭伤人！"接着一点寒风，从迎面头上飞过。再听"玱"的一声，左壁侧上火星飞扬，一枚四五尺长的箭杆已没入石里。不禁大惊，猛抬头一看，主尸仍坐榻上，左手持着一张大弓，右手拿起第二枝箭搭上去。

那双大眼业已睁开，瞪着酒杯大小的蓝眼，正怒视自己，张弓要射神气。云凤知道不好，忙运剑光，护身飞起时，又听玄儿在暗中说道："师父用飞剑飞针杀他们吧！这些活尸，都不是古代什么好人。弟子同咪咪亲口听他们两个同党说的。"言还未了，那主尸手中箭倏地改了方向，竟朝玄儿发声之处射去，"玱"的一声，又射到了石上。玄儿又在右壁骂道："大妖鬼！我有仙太祖隐身之法，你如何射得到呢！"云凤才想起玄儿用五姑所传仙法，隐了身形，自己剑光，四小定追不上。门闭已久，不知他二人怎得进来？又没见咪咪答话。虽知这些古尸灵都未存着善意，到底是我犯人，非人犯我。这数千年前陵寝，必有来历，不敢轻举妄动。一面忙喝止玄儿，不可妄言妄动，再用五姑所传隐身法，掐诀一看，玄儿隐身右侧，拿油釜当了挡身牌蹲在那里，手里抱着咪咪，状似昏迷。

那榻上主尸两箭未中，来人又看不见，竟似暴怒，三次搭箭又要射去。玄儿因云凤禁止发话，已住了口。见状没等射出，已避入釜后。云凤急欲知道究竟，看咪咪似已受伤，不能言动。恐玄儿万一被射，决吃不住，又见主尸颇有起身下榻之意。心想两小既然能进，我必能出，何不将两小挟了过来，悄声一问？即使被主尸发觉，两小有剑光护身，也不妨事。想到这里，忙即飞身过去，就地上挟起两小飞回原处。低声一问，才知玄儿胆量素大和咪咪最莫逆。因云凤恐四小有失，不准同行，好生扫兴。后来待了一会，玄儿对众说："师父不要我们进去，无非为了我们道浅力薄，万一有事，不能兼顾罢了。事实里面怪物早见识过，怕他怎的。拚着被师父责打几下，到底也看看木栅里面，有何奇异景物。你们哪个敢与我同去作伴么？"说了两遍，先是沙、咪、健儿三小知他爱惹祸，谁也不愿与他作伴。玄儿嘴本能说，赌气说要独往，又拿话一激，咪

咪脸软，不好意思，只得应允。健儿拦他不从，意欲随往，却被沙沙劝住。说："他两人违了师命犯规，必然受责。留下我二人，也好代他求情。师父现在洞内，怕什么！如有乱子，你同了去帮得甚事。有两个年纪大点的没犯规，师父的气也生得小些，你也跟去怎的？"二人拦劝时，咪、玄二人，连理也未理，径隐身形，往洞中跑去。虽然云凤沿途观察流连，怎样也追不上，及等追到，云凤已入险被困多时了。二小因过木桩，不见前番阻力，以为怪物邪法被师父破去，越发胆壮。方自心喜，忽听鸟爪抓地之声由前侧面走过。二人知道那怪物轻灵，比石人厉害，不敢出声，欲待等他过去，再行前进。忽见前面黑暗中，影摇摇现出一团荧荧黄光，朝着怪物行处悬空迎面而至。晃眼相遇，一同走来。二小往旁一闪，正碰在那第一块石碑上，忙往碑后一躲。耳听怪物口吐人言道："师弟，你怎这般浪费！你知这油是无价之宝么？随便就点了出来。前日若不是你淘气，将那几朵古灯花指挥出来玩耍，还不致招来外患呢！看今天来的这个女子，甚是厉害！如非洞中藏有三千年黑眚之气遮蔽她的目力，才引她入陵穴封闭，说不定师父还要吃亏呢！还有昨天进来，又逃出去那几个也不知是人？是山中鬼怪？听声音举动，竟会生得那么矮小。可惜被他隐身逃走，今天便来了这女子。我们居此多年，全无事故。倘若从此多事，岂不是你闹出来的。"另一人接口道："师兄你少说这些话！上月不也是我用灯光，将那姓杨的女子引进来的么？虽然她会参天龙禅，奈何不了她，没降伏，到底得了她一枝灵药。你和师父分服之后，不是还夸我机警么？昨天大头神又示兆，我才照那样办的。今天引了人来，又没吃亏，怎倒埋怨起来了？祖师兵解时，曾命师父逃到这里安身，再三叮嘱，百年后方可出世。只不当人前说话，万万无事，否则有祸。这里不比

内陵，你却说了这一大套话，要有外人混进来听去，不正是犯大忌么！”那怪物道：“你说我，那你不是也在说话么？那女子已被困住，哪有外人在此？怕些什么！”另一人道：“你这话说得好。昨日那几个小鬼如在此，你看得见么？事也真怪，前闻人言，这里古尸厉害非常。以前凡在本山左近修道的人全被害死，连白阳真人都几乎吃过他的大亏。后来虽经白阳真人用法术将他们制住，因他们已然得道几千年，终于还是消灭不得。只在中洞原墓道外，设下禁法与灵木之阵，并和鸠后父子约定，不能越过那两层木栅。另外在墓碑前立了一块警碑，以防万一有人误入。由此他们虽然敛迹多年，因为洞中藏有三千年灵油，与天皇氏所炼两柄金戈，太已启人觊觎，难免有各派能手来此盗取。他们仗有前约，巴不得有人来犯，才称心意，哪肯放过。是来的人俱难幸免，十有九死在金戈之下。末后来的人数越多，死的也越多，才经佛教中的白眉和尚奉了师命将外洞封闭，也不过是百十年间的事。他们既专与生人为仇，新近又与左邻唐虞四凶中的穷奇之家相通，经过三年苦战，一旦释兵修好，成了一党。同时封洞禁法，又为蛰龙行淫所污，再加一次地震，重行开放，他们声势益发浩大。那年我师徒四人，亡命投止，原以为未必能以容纳，怎会头天刚到，小神便来自请订交。不久引去，拜见鸠君，还得了他们不少好处。起初我暗中还在疑虑，说不定哪一天发生祸事。如今相安多年，情同一家。鸠后因以前白阳真人对敌，打去道行，伤了元气。不似小神当时见机，早早逃归墓穴装死，得保无事。当年只以灵胎示兆，难得起身。可是他平日最能前知，怎么昨天来的那几个似人非人的小幺魔，你向他灵前叩问，他却毫无示兆呢？莫是有什么不好吧？”那怪物道：“现在正外人入网，谁能保他？设尚有余党，这些话岂是随便说的。就是无事闲谈，也得

有个分寸。可见畜生终是畜生，不明事理，还不与我住嘴！”另一人似已发怒，刚要回答，仍听远远有极尖锐的哨声传来，怪物忙道：“师父在唤人呢！我们快去！就便看看神寝中被困的那个女子就擒没有？”

咪咪、玄儿忙探头往碑后一看，因为近在咫尺，又是以静视动，比昨日自然要看得略清楚些。见金光之下，隐隐似有一个毛人影子。那怪物仍和昨日所见，差不了多少，身子比那毛人，高出好几倍。两只脚又细又长，看不出他的身上。两下并在一处，正一同往前面洞的深处跑去。因知师父被陷，好生忧急。当时激于忠愤，也不顾及厉害艰危，竟是一提气急步如飞，跟踪便赶出里许之遥。前面二怪忽往右侧一转，两小紧随他身后，进没几步，似入了一层门户。忽见一片昏茫茫的毫光，目力所及，居然能以辨物。定睛一看，屋甚宽大，四壁和中央屋顶各悬着一根火炬，光焰都有碗大。荧荧欲流，也能见物。只是黑氛若云，仿佛甚厚，围着光头数尺以内，尽是一圈赶着一围的黑晕窝，恍如急漩飙转，无尽无休。靠左侧有一高大石门，近门贴壁石榻上，坐着一个红脸络腮胡子，生得又瘦又长。坐在那里，比立着的人还高出一头，手里正抱着一个容态妖冶的少妇在说话。两小所随的妖人，到了室内光盛之处，才渐渐现出他的身形。那用爪抓地疾行的，虽然口吐人言，并非人类，乃是一只略具人形的怪鸟。身高约有两丈，人面鹰喙，目闪碧光，滴溜溜乱转。秃尾无毛，两翼象是人手。两只腿自膝以下，粗才径寸，高达一丈三四，占了身长的一多半，看去坚硬如铁。爪和钢爪相似，厥状至怪。另一个通体生着寸多长的白毛，眼圆鼻陷，凸嘴尖腮，身后长尾上翘，看去颇似猴子。身量不高，却能蹑空御虚而行。手里的光，也是一根极小的火炬。两怪刚一走到男女怪人面前，那红脸胡子说道：“我此

时有事，不能离开。适才袖占一卦，今日来的敌人，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同党，俱是我徒弟的克星，不可大意。你两个速往内寝，看敌人成擒与否？你二位师伯性情古怪，每次总要把来人戏耍个够，方行下手。今日如照旧行事，大是不妙。如见敌人尚在抗拒，一面发暗号请你师伯速起，一面速即退出，将法坛上留香点起备用，再报我知。我已嘱咐你的师姊即往坛上行法，石门已闭，不知开启之法，任是飞剑厉害，也须竟日之功才能攻穿。这里是惟一出口，虽有我在此防堵，但是她那剑光颇非寻常，到底还是无事的稳妥。去时可隐身甬壁之后，暗中探看行事。不可被敌人看破，以防他发觉，由此冲出。”两怪领命，应了一声，便往门中飞去。

两小因时机紧迫，难得知道师父下落，不暇再听下去，连忙跟踪而入。进门乃是一座高大甬壁，随定两怪沿壁前进，约行十多丈，一边的石壁忽断，现出外面的星光。见两怪业已止步，往外探头偷看，再听金石交触之声，汇为繁响。忙绕将出去，便到了云凤受困之所。一眼看见云凤身剑合一，正与许多长大妖人力战，不时往石门上冲去，情甚遑遽，不由大惊。正苦无法近前，忽见甬道内似有一线光华，朝当中石榻上长大古尸射去。一会，古尸便自渐渐坐起。先前动手的妖人都停了战，过来朝着榻前拜倒，云凤也住了手，回身礼拜通白。两小心中，好生不解，猛一眼看见云凤刚拜下去，躬身默祝，榻上古尸竟将榻旁弓箭拿起，对准云凤便射。咪咪情急，也忘了使用法宝，竟是由左侧飞身上去，对准箭杆上就是一掌挡去。这时箭刚离弦，榻上古尸并未觉出暗中有人，吃这一下将箭挡歪，失了准头，竟往斜刺里射了出去。虽未将云凤射中，可是咪咪的手触到箭上，立时凉气攻心，浑身抖战，暗道一声“不好”，强自挣扎纵开，业已支持不住，滚落榻下。幸而玄儿本

要上前，紧跟在后，一见咪咪晕坠，知势不佳，忙一把抢抱起来。先向东路纵开，出声报警之后，再向右纵去。那古尸见那箭离弦，只觉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便行射歪。方自奇怪，忽听有小人声喝骂，向敌人报警。方知还有余党隐身左侧，心中大怒。一面仍持弓箭去射敌人，一面抓起一把石子，朝语声来处打去。玄儿早知有此，业已抱着咪咪纵向一旁，觅好隐身避险之处去了。云凤这时也是警觉，当下行法看出两小所在，不由惊喜交集。忙身剑合一，飞上前去，挟抱过来，向玄儿问知究里。一听说墓中尸灵，乃是古昔凶顽，不由大怒！便大喝道："大胆妖尸！无知腐骨！竟敢如此猖獗！今日是你劫运到了！"随说随将手中飞针发出。一溜光火，夹着殷殷雷声，直朝榻上古尸飞去。

玄儿见师父动手，也将归元箭发出。眼看两件法宝先后飞到，忽然一阵怪风，两边釜油中的灯光，全都熄灭。光华倒映处，榻上古尸，业已不知去向。接着一片玉石相触之声，铿玱杂鸣。先前那些旁立的尸灵，俱在黑暗中持着器械蜂拥杀来。云凤便运转飞剑飞针迎敌，这次是除恶惟恐不尽，顾忌全无。剑光雷火所到之处，那些尸灵连同所使器械，纷纷伤亡断碎。杀了好一阵，虽觉步履奔腾之声逐渐减少，可是那残余尸灵，甚是顽强，只管遇上剑光，便即伤亡，仍是不肯逃退，一味奋勇杀来。墓穴奇黑，除却剑光照处丈许方圆以内，简直不能辨物，也不知敌尸还剩多少。后来渐觉敌势愈稀，估量还有六七个未倒的，却是狡狯异常，不似先前那些鲁莽，灭裂得快。追东西来，追西东来，仗着地黑，云凤竟难得手，好不容易才能伤着他一个。云凤猛一动念，尸灵已灭十九，剩这几个转车般尽和自己逗弄，既不战又不退，为首古尸，却是隐去。听玄儿说，还有一个妖人同三个徒弟、两个厉害古尸，为何不见出

面，莫非故使缓兵之计？另有玄虚？先时不愿冲出，原想斩妖除害。观察目前情势，甚可疑虑。据玄儿偷听之言，当初白阳真人尚且没奈他何，为首古尸必非易与。墓穴又如此奇黑，自己末学后辈，仅凭一剑一针，还挟着两个小人，莫要中了道儿，后悔无及。古尸既伤许多党羽，必不甘休。何不将他引向洞外光明之处动手除去？以免被他仗着地利，占了便宜。想到这里，云凤知道出路就在榻侧不远的壁间甬道，悄命玄儿收回飞箭。因路口还有妖人在彼伏伺，故意口中大骂不将妖尸斩尽杀绝，决不退出。一面运转飞剑飞针，又追寻敌尸，人却渐渐飞向榻侧，借剑上光华，端详出路。骂声甫歇，便听外面又是几声极尖厉的冷笑。云凤原非胆怯，不知怎的，每次听那笑声，总觉有些肌毛起栗。料知是在嘲笑她说狂话，必是阴谋毒计。笑声既作，发动必速，心中一惊，更不怠慢。剑光照处，影绰绰见壁间的墙，果有一段凸出，再一拐便是甬路出口。手一招收回飞针，倏地转身，连人带剑飞将出去，居然通行无阻。转瞬见有光明透进，便照有光之处飞出。刚一飞进两小前所经妖人居室以内，便见迎面一座法台，台上站定一个红面妖人对着一座炉鼎下拜，适间所见榻上古尸，和一个赤身披发的女子俱都在侧。那油釜中的几朵星光也移向台口，高悬在上，照得四壁通明。妖人一见云凤逃出，好似大出所料，又忙又惊，伸手便向炉内去抓。说时迟那时快！云凤一见这般情况，料知行法害人，刚照面便将飞针先朝古尸打去，接着剑光直取妖人。妖人骤不及防，手正伸向炉内，法宝还未抓起，云凤飞剑已绕身而过，斩为两断，尸横就地。那赤身女子见势不佳，刚纵妖风飞起，被玄儿冷不防一箭飞去，当场结果。再看古尸，飞针过处，倏又隐去。虽然得手，古尸难伤，终是大患。心想将法台毁了再走。师徒二人剑宝齐施，先去那座炉鼎。针剑光华刚到

炉上，只听一片爆音，飞起一大团浓烟，隐挟奇腥之气，被剑光一绞，立即飞散。方要飞出，一眼看见台侧挂着一件瓦器，形式奇古，云凤不问青红皂白，撒手一针，雷声过处，炸为粉碎，晃见光亮，一闪即逝。

云凤毁完法台，正待飞出，忽又一阵阴风，星光全隐，仅剩四角中央所悬的五根火炬。室内立即昏黄，仅能辨物。惟恐又蹈前辙，刚待飞出，耳听右壁以内一声惨啸。回头一看，一只奇怪大鸟破壁而出，疾如箭射，径往外面飞去。玄儿忙喊："师父！快放飞剑，那便是妖人的怪物徒弟。"已是被他逃走。就在这惊忙一瞬之间，猛又听壁内有一女子声音喊道："那一道友！外面出路已断，古妖尸穷奇设有厉害埋伏，我等恐非其敌。非将他引出不能得手，请随我由此出去吧！"接着一道金光飞到，现出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道装少女，身背剑匣，腰带革囊，英骨仙姿，美如天人。云凤先还当这里不会有甚生人，又是古尸鬼计，及见来人现身和所用剑光，竟是五姑所说正派中的能手，立时改容答道："道友何人，怎得在此？"少女答道："事在紧急，此非善地，不及细谈。我是姑苏杨瑾，快随我先出要紧。"说时一口南音，甚是清婉。

云凤未及回答，杨瑾早将手一拍革囊，立见一团银花，其明逾电，先往壁内飞去。随即举手一让，云凤忙催剑光，一同飞入。里面乃是一间极阴森黑暗的大地穴，银花飞到壁上面，只听叭哎哔剥一片爆裂之声，响个不歇。银花流辉中，壁石坠落，纷如飞雪。晃眼工夫，已开通出十丈深广，真个山崩地陷，无比神速。不多一会，半里多厚的山石便已穿融。二女刚一同飞出险地，隐隐闻得身后厉声噍噍，甚是刺耳。云凤回头一看，一团烟雾簇拥着一张似人非人的怪脸，头前脚后，平飞追来。怒目阔口，獠牙外露，雾影中也看不见他的身子。仿佛

手上拿着一张大弓，搭箭要射。正待回身飞剑迎敌，杨瑾已回手朝后一扬，立时便是三点赤红如火，有拳头大小的光华，朝那怪脸打去，便听“哗”的一声怪叫，又冒起一团黑烟，滚滚突突，比前更浓出好几倍，簇拥着怪脸，往洞内退去。同时又现出一张大口，口里便飞射出无数金星黄丝，正当那三点火光的去路。杨瑾定睛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忙将手一招，收了回去。这时玄儿在云凤胁下，看出便宜，竟不等招呼，将手中飞箭发出。等杨瑾收回法宝，看出想要喝止，已是无及。一道光华过处，直射入大口之中，如石投海，杳无声息。那大口也在此隐去，只剩了新辟的那个洞穴。玄儿连用两次收法，俱未收转，急得直喊：“师父，弟子归元箭被怪物吞去了。”杨瑾先见宝光飞出，当是云凤所为，一听小人语言，才知云凤还有徒弟隐身在侧。忙道：“你那法宝，许已消灭。此时速离险地，商量除妖要紧，别的暂时顾它不得了。”随说用手一招云凤，飞身而起。

云凤只得相随飞身，一同脱开岩顶，直飞出谷，方行落下。飞时遥闻墓穴中怪震大作，又尖又厉。落地见杨瑾面上，好似惊容乍敛，也未将妖人引出追来，好生不解。正要开口，杨瑾道：“不想这些古魅如此厉害！难怪当初白阳真人收它费手。我被困墓穴之中业经多日，多亏道友机警神速，在他妖法将举未举，危机瞬息之际，出其不意，斩却妖人师徒，去了他的羽翼，破去禁法，将小妹放出。先还只说有道友仙剑，只须将他引出，便不难合力除他。可惜月前因事耽延，去迟了一步，穷奇果将轩辕圣帝至宝，偷到此间。如非家师早示玄机，预有吩咐，即使当时破壁飞出，得免于难，恐怕也和令高足一样，法宝难免不受损毁呢。”云凤问故，杨瑾道：“穴中为首尸灵原只两个，乃上古三苗之君。老的一个名叫无华氏，原也

不算恶人。只因乃子戎敦秉天地乖戾之气而生，自幼即具神力，能手缚飞龙，生裂犀象。三苗之民，俱都蛮野尚力，因此父子二人俱受国人畏敬，并不以他残暴为苦。此时正当轩辕之世，蚩尤造反，驱上古猛兽黄牛作战，将不周山天柱宝峰撞折，残损了无数珍物。后来蚩尤伏诛，戎敦又与蚩尤交好，曾与逆谋，也被轩辕捉去。辇地为牢，囚了他三年又五个月，经乃父泣求，始行放归。戎敦生性暴烈，认为奇耻大辱，平日越想越惭恨。扶病就道，甫及国门，便自气死。乃父无华见爱子身死，愤不欲生，每日悲泣怨悔，不到一年，也是死去。新君继位，原是他的一个权臣，名唤北车。奸诡凶顽，借口感念先王德威，设上毒计，就在这白阳山古称无华穴内，为他父子筑了一座绝大的墓穴。所用人工，达于十万有奇，使国中武智之民，全都役于王事，无暇旁及，他好做那安稳的君王。兴工三月，先修成了墓穴，把前王所有亲近臣人，全都禁闭在内，对人民说是他等自愿从殉。工事达十七年之久，始将全墓道建成。这时业已举国骚然，最终仍死于暴民之手。只便宜了无华氏父子，因葬处地脉绝佳，他父子又非常人，年代一久，竟是得了灵域地气，成了气候。起初他父子如向正处修为，本可成一正果。无奈乖戾之性难革，终于成了妖孽，专与好人为难。从他父子死去满了二千一百年后，便逐渐出穴为害。附近修道之士遭他伤害的，往古迄今，也不知有多少。所幸老的虽然纵子行凶，尚能略知善恶之分，只许乃子在本山五百里方圆以内残害生物，泄那千古无穷之恨。却不许他超出五百里外，以免多行不义，自膺天罚。父子二人还为此争斗，否则其害更是不堪。直到白阳真人来此修道，才用大法力，将他父子重行禁闭穴内。因其气运未终，仍是无可奈何。新近数十年间，他因墓门难出，只得作个万一之想。打算由墓中穿通地脉，出去求

救。这其间他父子着实也耗去不少心力，居然远出数百里之外，惊动了四凶中穷奇的幽宫。两下先是苦战多日，末后竟打成了相识，同时又收纳适才被杀的妖道师徒为爪牙。三下里同恶相济，破了白阳真人禁法。由此如虎生翼，恶焰复炽。小妹来时，家师曾说这三个古尸久未出世为害，只因有着两层顾忌。一层是无华氏生前坐下有一神鸠，当年曾仗着此鸠，威震百蛮，神异通变，厉害无比，因此又叫做鸠后。当他未死以前数年，那神鸠忽然生了奇病，一息奄奄，终日瞑目，仿佛欲毙，一直也未痊愈。无华氏死后，那权臣知此鸟除故君父子外，性暴嗜杀，无人能制。恐异日愈后有患，便将此鸟随定诸臣工一同殉葬。那鸠入了墓穴，便蹲伏内寝石穴之中。直到无华氏父子成了气候，始终不死不活。后来无华氏年久通灵，才算出他无心中吃了一株仙人麈，昏醉至今。不但未死，心中一样明白。这多年来，每日都在冥心内练，服气勤修，年时一到，立即复原。比起从先，何止厉害十倍！只现时身子僵硬，不能鸣飞腾扑罢了。静中细一计算，那仙人麈仅服下一片，不论人禽，俱要昏醉僵死过去五百年之久。此鸠所服叶数，距今还有七年，便可出世。不过他潜伏石穴之内，已数千年，身未复原以前，万万动它不得。再者它本人因与白阳真人斗法苦战，毁却好些法宝，还被伤了元气，打落道行。神灵虽在，躯体若死，要在穴中借那地灵之气，二次修炼。距今算起来，也还有三五年方能形神俱固，自在游行。二层是戎敦、穷奇，各有一次天劫未满。因墓穴中地利绝佳，又有两釜数千年的灵油和那几盏神灯，具无穷妙用，为天魔所最忌之物。恰巧妖道金花教主钟昂，因往东海三仙处盗药，被妙一真人齐师叔所杀。死前借血光遁法逃回青田山，知他那一教为恶多端，自己死后，更不为正派所容。卜了一卦，算出此地可以藏身。便命乃子钟敢带了

三个小妖党，投到三尸墓中。两下本就气味相投，再加钟敢会炼生肌固魂之法，更合妖尸大用，于是结为死党。每日各自用功修炼，准备七年之后，凡百成功，再行大举。家师说小妹修道日浅，寸功未立，正好乘此时机，前去除他。行时又再三叮嘱，说小妹此行，吉凶参半，有祸有福。无华氏父子此时虽不便离山，穷奇伏诛数千年间，机变异常，从未受过什么灾害。不时私离墓穴，作恶害人为乐。他知轩辕圣帝陵寝中，藏有一面昊天宝鉴和一座宝鼎，都是宇宙间的至宝奇珍，已经谋窃数次。虽未得手，并不死心。这两件宝物藏在圣帝陵寝内穴拱壁之中，有圣帝神符封锁，外加历代谒陵的十七位前辈真仙所加重重禁法，本来无论仙凡俱难劫取。但是近年圣帝神符，已失灵效，正该宝物出世之时。恰巧那妖道手下，有一怪鸟，平日以尸为粮，爪喙胜逾精钢，专能穿土入石，下透黄壤。妖道又会一套石遁妖法，能避开前后墓道所设禁法，由侧面远地中攻入。两恶既合，势必再起贪念，同谋复往劫取。家师说，此番去白阳除妖以前，可先期赶往圣陵，谒拜祷告之后，用师传灵符仙法护身，径用土遁由墓门入内。取了二宝，再往白阳，万无一失。否则功虽终于必成，恐难免旬日灾厄了。也是小妹大意，命中该遭此劫。行至中途，忽遇前世宿仇横加阻碍。当时气盛，忘了家师叮嘱，没有暂避一时，不与计较。两下争杀起来，连与斗法三日，方行得手，还未过家师所说的日限。妖尸穷奇，垂涎此宝已数千年，俱未得手，短短三日工夫，不见得便被盗去。谁知到了圣陵，费了许多心力方行入内一看，不但二宝全失，四壁还略有残破痕迹。出陵见一柬帖，乃旧友白谷逸所留，才知穷奇已在二日前，仗着妖法、妖鸟将宝盗走。穷奇盗宝之时，本还想残毁圣陵，幸得壁间埋伏发动，神弩齐发，才将他惊走。小妹自恃两世修为，灵根未泯，又从家师学

了金刚天龙诸般坐禅之法，还有随身的许多法宝，没有熟计深思。一到此，见洞内有数点星光闪动，当是妖尸弄鬼，贸然追去。连破了他两重妖法和道友一样，由黑雾中闯入内穴，杀了许多殉葬古尸。方觉他们无甚伎俩，谁知那些殉葬古尸，早为白阳真人诛戮，并未复生，乃是受了妖法驱使，用作诱敌之计。眼看杀光，忽见榻上古尸坐起。刚发剑光上前，便被穷奇和妖道，在黑暗中用颠倒五行挪移大法，将小妹困入一个石穴之内。更由妖道设坛，将小妹元神虚禁起来，脱身不得。幸而见机还早，一觉出情势不佳，立时盘膝坐禅，外用飞剑护身。虽然他台上镇物不去，脱身不得，但只是邪教中的借物虚禁，坐禅一日不为所破，仍是无可奈何。所惜应变仓卒，把放在身外的几件法宝，和途中采得的一株仙草，俱被他们夺去。法宝当能珠还，那株仙草，必为分服无疑的了。小妹连困许多天，静中观察妖党动作，俱得深悉。但是元神受了虚禁，在石穴中虽然受困，还可运用禅功抵御一时，如出石穴，他将镇物行法一毁便即裂体而死。昨日正自悔恨不该冒昧行险，没有深思。听妖道妖尸谈论："又有几人为神灯所诱，误蹈危境。只因每次来人，我等都要守着当年白阳真人之约，不过神木警碑深入，不肯下手。来人看似无甚法力，却都善于隐身，又极机警。稍见不妙，即行隐去。"因这一迟延，再略为大意，等到妖道命他们出追，已被逃走。归报来人语声步声，颇为细碎，不似生人。以为是山中木客灵药之类，初学人形变化。算计下次必来，还吩咐妖党随时留意，务要生擒。今日正该用妖焰炼那镇物之时，便听他们在说，适才来一女子，剑光甚是厉害，已被戎敦、穷奇诱入内穴，正商量用极厉害的妖法困陷来人。道友已乘其不意，飞将出来。按说妖尸有数千年修炼，固不好惹，便是妖道师徒，均非弱者。也是他命该遭劫，道友出来

时，他正在行法紧要的当儿，道友又是二宝齐施，使得他们措手不及，只戎敦遁走，妖道师徒，竟难幸免。妖道一死，妖人无人主持，小妹在穴中神光大旺。恰巧道友将他法鼎镇物一齐毁去。元神无制，立即脱身出来。此时危险万分，动作稍失神速，道友必也镇陷在内，事便难说了。”说时，健、玄两小为洞中巨声所震，一见师父剑光，便慌不迭的飞跑赶至。

云凤命各将隐身之法撤去，现身出来。给咪咪口里塞了一粒五姑赐的灵丹，渐渐苏醒。正命四小上前拜见，听罢前言，忽想起五姑曾说曾祖姑凌雪鸿现已转劫，托身在姑苏七里山塘一个姓杨的家中。此女恰好姓杨，看年纪不过双十，却说曾祖姑父追云叟是她旧友，明是她老人家无疑。不禁脱口说道："道友既与追云叟有旧，名分已高出云凤数辈。适闻姓杨，生在姑苏，你老人家前生莫非姓凌，名讳是上雪下鸿？五十年前，在开元寺兵解坐化的么？"杨瑾惊道："我原姓凌，如今小字凌生，便为的是这一层因果。你是怎生知道？"云凤惊忙下拜，口称"曾祖姑"说了前事。杨瑾闻言大喜，忙拉起道："道家不比俗家，重在入门班列，所以你又可算我前生嫂氏崔五姑的门下。你对白道友用那尊称尚可，我已转劫易姓，如此称呼，实有未便。彼此门户不同，你以晚辈自居足矣。”云凤自然不肯。经杨瑾再三解说，方允僭称师叔。杨瑾虽然前因未昧，道法高强，转世年纪，毕竟还轻。见了四小，甚是心爱，与云凤更为莫逆，互称奇遇不置。末后又谈除妖之事。杨瑾说三尸本有两柄金戈，再加上轩辕二宝，着实厉害非常。云凤适斩妖道，一举成功，由于对方轻敌太过，诸般都是凑巧，论道力决非对手。自己连受多日之困，元气未复，须按师父坐禅妙法，少自休养，再与云凤同往。有备于先，纵然不胜，也不致于二次失陷等语。云凤自然遵命。当下二人便带了四小，往白阳崖洞中

飞回。进洞落坐，云凤重又率领四小上前拜见，献了清泉山果。因杨瑾变计，要修养真灵，复元之后，再去除妖。坐禅须在夜间子时以前起始。天甫黄昏，还有余暇，互相谈起前事。

原来凌雪鸿自在开元寺兵解坐化后，她因以前杀孽太重，内功也稍欠精纯，成不得地仙。幸得神尼优昙护持她的真灵，到处寻找躯壳。因是功候未成，便遭兵解，不比寻常元婴神游失体，只是一具好躯壳便可入窍。又因受了她前生恩师芬陀大师的重托，欲令重转一生，由幼年入道，以求深造。更要避免轮回，免昧夙因，必须在游行之际，遇到那刚刚断气夭亡女婴，附体重生。这女婴又须生来灵秀清健，不是浊物，方配得上。可是这等灵秀清健的女婴，又不会夭亡，遇合极难。连寻了好些天，最后仗着神尼优昙的玄机妙算，才在姑苏阊门外七里山塘，找到她的躯壳。那家姓杨名阿福是个极本分的人。妻子潘氏，以种花、钓鱼为业。又种得几亩田，吴中富庶，本可将就度日。无奈膝前子女众多，潘氏自十七岁出嫁，差不多每年有孕，而且每生必育，中间有几回还是双胎。虽然夫妻二人年甫四十，已生了二十多个子女。一个指身为业的人，却如何养育得起？一年到头，都是为了儿女忙累。后来人口日多，休说抚养艰难，便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偏生末七八胎全是女孩，大一点的男孩子，还可送出去佣工学生意，减些食粮。这些孩子年纪都小，个个生相丑陋，加以乃父经年辛劳，乃母除料理家务外，一年有半年拖着大肚子生病，没有精神管教，无一个不是淘气到了极点。常招惹乡邻厌烦，连想送给人当童媳丫头，都没人要，大了也未必嫁得出去，简直是许多活累。每日正为此愁烦，偏生末一胎，生杨瑾时不但又是个女的，那相貌更比以前几个还丑得多。这年又赶上了两场冰雹，生活愈难自给。潘氏一见又是一个丑女，当时一气，只哭喊一声："我弗

要格种小鬼丫头，害人精呀！”便急晕过去。阿福见妻晕死，慌了手脚，自己委实也是恨极。一面救转潘氏，先打算将她抛在门前吴江里淹死，又下不了手。想了想，无计可施，便拿些旧棉花与破布，连头一包，放在房后老远的大井旁边。原意婴儿初生，不是生得多的父母，难辨出他的美丽，想盼那不知究里的过路人拾去喂养，既减担负，又省得带下一条命债。却不想那日正是三九下雪天气，朔风凛冽，寒冷非常。初生婴儿置于暖房尚且不温，何况风雪地里？旧棉破布，怎能支持得住？阿福心悬产妇，一切均未顾及，放在井旁，回身就走。走没片刻，婴儿便冻死过去。

第五回

灵根不昧　再世修真
狭路逢仇　初番涉险

话说这时恰好神尼优昙带了凌雪鸿的灵光，不先不后赶到。解开包一看，见那婴儿生得天庭饱满，长眉插鬓，秀发如漆，五官甚是清奇。一张赤红脸，已冻成了青白色，知道新死俄顷，是个绝好的胎壳。暗道了一声罪过，忙把雪鸿的灵光，合了上去，又与她塞了一粒灵丹在口内。婴儿立即醒转，拿眼望着神尼优昙，牙牙欲语。神尼优昙忙止住她道："凌道友，你虽脱劫借体重生，但是婴儿太小，五官肢体，俱未发育完全。最好还是暂且缄默，忍受一些尘世上烦恼，以应轮回之苦而消灾孽。我现时暂将你道力，用法禁闭，使你施展不得。一则免你惊世骇俗，诸多不便，二则好使你重新修为，返驳归纯，立建道基。只不蔽你真灵，以免有昧夙因，自忘本来而已。令师芬陀大师，本该早成正果，为了道友，特地延迟飞升。所有道友落生法宝飞剑，少时即行送往保存。等道友一过七岁，令师必然亲来渡化。此刻先送你往寄生父母之家留养。我因大劫

已与，教业修行，苦无多暇，益以欲尘扰攘，孽累众多。今日一别，至早也须五十年后道友二次修成出世行道之日，始能相见了。凡百珍重，勿忘此言。”当下行法，用手一按婴儿命门，婴儿说不出话来，两眼含泪，将头微点，意似感谢。神尼优昙又道：“道友心事，我俱明白。归时自会一一代办，无容叮嘱。趁此风雪大作无人之际，我送你回家吧！”说罢将婴儿抱藏怀内，径往杨家叩门。阿福正在给妻子煎药，开门一看，见是一个半老尼姑，便愀然道：“老师太，你来得弗凑巧，房里今日刚巧临盆，钱米俱缺。只剩一点稀米饭，要把产妇吃格，你到别人家化去吧。”神尼优昙见他身上褴褛，身后大大小小，跟着好几个男女孩子，都生得相貌奇丑，面有菜色，浑身湿污，衣不蔽体，皮肉俱冻成了紫色。看光景家境甚是贫穷，笑答道：“贫道此来，并非为向施主募化财米，只因适才路过尊府左近，看见井旁有一弃去的婴儿哭得甚是可怜，出家人怎能见死不救。偏又有事远行，无处托付。看施主家况也不甚佳，不欲相累，这里有三百两银子交与施主，作为此女养育之资。彼此两便，想是不会推辞的了。”说罢，从怀中将婴儿取出，连同银子递将过去。阿福一见那婴包，认得是自己弃去的女儿，父女天性，不由触动伤心，流下泪来。忙将包接到手内，含泪说道：“老师太，弗瞒你说，格个小囡，本来是我格。因为人忒穷，小囡忒多，实在养弗起。无法子拿伊掼忒，险险教冻杀，幸亏老师太搭伊救活。现在想起，交关难过，后悔还来弗及，应当谢谢你！再拿你这样多银子，阿要罪过。小囡我愿留下来养起哉！老师太银子铜钿来得弗容易，我是万万不敢领格！”神尼优昙见他人颇本份，语出至诚，辞意极坚。那般贫寒，并不为财所动，瞒心昧己。便笑答道：“此女相貌极好，异日必有大福，休要轻看了她。虽说珠还合浦，原是亲生，但是檀樾业已

弃去，被贫尼拾来，无殊为我所有。既然托养，哪有不受酬谢之理。再者檀樾家况贫寒，不留点银子在此，日后贫尼怎能放心贤夫妇待她如何？我看檀樾为人忠实善良，弃女为境所逼，非出本心。定是上天假手贫尼，使贤夫妇得此三百两银子，置些田产，以为度用教养子女之资，否则怎会如此巧合？只管收下，勿庸谦谢。这里还有丸药一粒，可使产妇康强，贫尼也决不会再来相扰，结此一种善缘吧！”说罢，将丸药银子放在破桌上，回身开门而去。

阿福放下女婴，持银出门追赶，已然不知去向。只得回去和潘氏一说。因平日原本信佛，俱当是菩萨济事，好生欢喜，全家俱望空叩头不置。那药与潘氏服下半日后，便即康健下床，宿病悉祛。阿福忙命群儿分头拿银子，前去买办香烛柴米等类回来。又去神佛前叩谢，祷告一番。因婴儿曾弃井旁，取名井囡。因她幼蒙佛佑，生有自来，才满周岁，便能牙牙学语。举物知名，颖悟绝伦，自然全家大小，钟爱逾恒。阿福饱经忧患，备历艰难，钱一个也不舍妄用，却极爱背了人行真善举。偏生时来运转，那三百银子自化成田产后，除历年丰收外，第三年上，他又积了些钱与人搭本为商。说也奇怪，无论是什么买卖，只要有他股本在内，竟是无往不利，渐渐富甲一乡，成了当地人望。男孩子们耕读商贾，各自前进，便是那些丑女儿，人家也不再嫌弃，竟来订婚攀附。井囡更不用说，才满三岁，求婚的人便踵接于门。阿福夫妻虽是老实乡农，却也有些算计。心想半生衣禄，全由这个女儿身上得来，怎可随便许人。再加井囡聪明已极，两三岁便知孝顺。别的乖巧听话，独一听有人提起亲事，便放声大哭，整天价不进饮食。阿福夫妻屡试屡验，自然心疼，只不知是甚缘故。除向来人婉言谢绝外，再也不敢使她知道这类事儿。后来逼得无法，当众声明有神佛托梦，井囡

婚姻，须待她年长缘至，父母别人，均不得相强。否则男女两家，俱有奇祸。井囡神异之迹早已传遍，这一年来果然减了不少麻烦。

光阴易过，一晃井囡已有七岁。不但出落得丰神挺秀，美丽若仙，而且文武皆通，举止动作直似大家风范，宛若宿会。阿福夫妻，自然越发钟爱，家运也一年比一年兴旺，全家正喜气洋洋，过着好日子。这一天井囡忽然病倒，和小时闻说订婚一样，终日不进饮食。阿福夫妻不吝重酬，把苏常一带的名医，全都请遍。药吃下去，立时呕吐出来，仍是昏卧不醒，一点也不见效。全家都急得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求医的求医，拜佛的拜佛，凄凄惶惶，走投无路。不觉过了三日，正在无计可施。这日早起，全家大小愁聚病女床前，忽听门外木鱼佛号之声，直达内寝。这时杨家已成大富，人口又多，由大门到内室，有七八进深。井囡所居，还隔着一片花圃菜畦，外面多大声音，平日从听不到，这木鱼佛号之声，怎能入耳？方在低声命人出看，井囡如疯了一般，倏地从床上跃起，口喊“恩师”，往外便跑。神力如虎，兄弟姊妹们一齐上前，都拦不住，纷纷跌倒，乱成一片。后来阿福夫妻见势不佳，齐向房门口跪倒挡住去路。井囡一见父母下跪，不能过去，才止步了。跪下来放声大哭，口中直说：“我好容易等了七年，才将恩师等来，你们偏不放我出去。少时恩师如若走了，我便是个死人！”全家正忙乱间，阿福第六女儿名叫阿珍，人极聪明，只是丑得出奇。自知貌陋，也和井囡一样，誓死不肯出嫁，每日吃斋念佛。姊妹中她与井囡尤为相得，井囡病起，正恨不能以身相代。一闻此言，猛的心中一动，见众人围挤井囡，七张八嘴，悲哭劝慰。插不下嘴，忙向身侧长兄说了句：“事在紧急，我们还不给小妹妹请老师父去！”随说拉了便跑。等阿福喝住众儿女，问明井

囡，是要门外敲木鱼宣佛号的恩师时，阿珍和他长兄，已将那敲木鱼人请进。一看来人，也是一个中年尼姑，生得身相清癯，面如白玉。眼皮半开半闭，时闪精光。右手一个小木鱼，左手一副念珠，布衲芒鞋，甚是整洁。

阿福全家素敬僧尼，见那尼丰采动作与众不同，料是异人。方要为礼，井囡已从众人胁下挤出，抢上前抱住那尼双腿跪下悲哭道："弟子还当优昙大师有意相欺，愤而欲死。不想恩师今日才到，真想煞弟子了！"那尼喝道："怎的当众妄言！我来自有处置，还不起去。"阿福见那尼喝问，还恐惊吓了爱女，又不好出口拦阻，正自为难。谁知井囡听话非常，叩了一个头，忙即起立，喜容满面，恭身侍侧。那尼朝众人看了一看说道："适才小姑娘病状已听说起，外人不知病原，怎能医得？这里虽无外人，人多终是不便。大家请先出去，只留贤夫妇在此足矣。"阿福夫妻闻言，忙将众儿女喊出房去，又要向那尼行礼。那尼拦道："贤夫妇无须多礼，贫尼芬陀少时尚须往普陀一行，不能久住，休要耽延时刻。令嫒原是借体回生，我只将她与贤夫妻这场因果说出，便明白了。"阿福夫妻依言起立，请芬陀大师落坐，敬问究竟。

芬陀大师先将井囡前生姓名，以及借体回生之事，说了一遍，末后又道："她生前原是贫尼弟子，只因她所学尽是禅门斩魔诛邪的下乘功夫，加以前生俗缘未净，未成道便嫁了人。虽然当时原奉有贫尼之命，为了宿因，特令带发修行，所嫁又是方今有名剑仙，到底还是贫尼看出她道心不绝，道基未固，知须再转一劫，方有此举。后来在开元寺为异派妖邪所伤，兵解坐化。贫尼正在南海讲经，她又应有此劫，不便分身往救。于是托了她夫妻好友神尼优昙，带了她的真灵，来此借体回生。收走她原有的道法宝剑，使其从头做起，重立道基。优昙道友，

原代我与她订下七年之约，她虽居俗家，但是灵元未昧，前生因果，全都了了。每日盼我前来接引，好容易才满了这七年期限。偏巧我又因降魔羁身，来迟数日。她见贫尼逾期未至，以为优昙道友打了诳语，心中忧急，并非什么真病。贫尼一开导她，便无事了。”说罢，大师又转向井囡道：“所有这些前因后果，你已知悉。我不久便须解脱，只为了你才迟去一甲子。你原是我衣钵传人，今日本应将你带了同行，惜乎你前生杀孽未清，外功未足，还有许多尘事未了。况且你虽借体回生，身乃父母所赐，加以平日抚育之恩，与那等钟爱。寸恩未报，就这样脱身一走，未免太伤亲心，有违世法。由今起算，你在此尚须十年羁留。我少时便传你禅功道法，并酌还你前身所用几件防身法宝。由此应潜心用功，时机到来，略报亲恩。十年期满，再行回转仙山，勤苦修炼三十二年。除每年一次回转俗家省亲外，不奉师令，不得与及外事。一俟道法精进，再行下山，积修外功。等赴了峨眉群仙开府盛宴，回山受了衣钵，亲送为师去后，再有一甲子工夫，便可成道飞升了。”井囡本来跪倒领命，闻言也不敢回答，只不禁凄然泪下。芬陀大师佛然不悦道：“你能望到将来地步，已是旷世仙缘，难道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么？”井囡忍泪禀道：“弟子怎敢如此悖谬，只是弟子托生此间，怀想恩师之度日如岁，好容易得盼降临，不想少时又要分手。亲恩未报，不便追随。想起师们天地厚恩，此别竟要十年之久，一时伤心难忍，并无他意，还望恩师鉴宥。”芬陀大师微哂道：“你怎的转了一劫，还是这等痴法？你的心意，我岂不知？但是世缘种种，命数注定，摆脱不得。在此十年以内，我每年必来查看进境如何，何须如此悲苦呢？”

阿福先听芬陀大师与救井囡回来的优昙大师相识，心中大喜，转闻井囡要走，复又悲恸。井囡道：“优昙大师原说七年

期满，恩师便来接引。女儿先意，恩师一到，即可同行，否则绝食而死，自去寻找。适承师命，尚须在父母膝前承欢十载，那时女儿已十七岁了。爹娘暂如将女儿嫁在远方，或是优昙大师未曾送回，也就罢了。现在还有十年光阴，可以长承色笑，便是他年回山之后，每年也须归省一次，此乃命数中注定，尚望多放宽心，以免女儿更增罪戾。"说罢，痛哭起来。阿福夫妻见状，越发心疼，双双抱住井囡，悲哭不止。芬陀大师道："贫尼有事普陀，未便久羁。常言道一子得道，九祖升天。况且十年之期，岁月悠长，以后又不是不能相见，贤夫妇何以如此悲哭？请暂退出房，容贫尼传了令女禅功道法，便即去也。"井囡更在怀中低声泣诉："如误我事，恩师一去，我便死也。"

此时阿福夫妻也不知如何才好。早料井囡不是常人，今日这位老师太定又是神佛点化。不敢违抗，只得悲悲忍泪，行礼走出。芬陀大师又叮嘱："今日之事，不许在人前走漏，恐使令女在此存身不得。"然后闭门传道。一家人在房外，先听井囡转悲为喜，低声询问了几句，入后便不闻声息。从门缝中偷看，只见金光闪了几闪，益信那尼是个神佛降凡，又欢喜，又耽心。延了顿饭光景，井囡开门出来，进房看看，哪有芬陀大师踪迹？一问才知驾遁光飞走。行时吩咐井囡改名杨瑾，不许泄露机密，全家惊叹，望空拜祷了一阵。好在阿福居家勤俭，身已富有，仍守乡农本份。见儿女众多，俱已成长，家中未用一个闲人，长短工俱在地里，并无外人在侧。只须叮嘱好，众儿女均知说出于杨瑾有害，不敢传扬出去。这些奇迹俱看在阿珍眼里，向道之心越发坚诚，先是低首下心，再三恳求杨瑾传他道法。禀明父母借伴为名，终日厮守不离。后来杨瑾见她向道心坚，一晃半年，总是随定自己起坐，毫不退缩。不由动了怜惜，才向她说明只教她一个。每晚无人之时传授，不可向别的

兄弟姊妹提起，阿珍自是喜出望外。阿福夫妻原因杨瑾孤身独住后园，每日养静，除晨昏定省外，不愿人进她房。难得阿珍能耐心烦，与她作伴，两姊妹又极相得，自然心喜。不但不去过问，反嘱儿女："小妹妹见神仙下凡，我家全靠伊一个人兴旺起来。现在只要阿珍陪伊，除开日常见面，大家弗要进去，搭伊多盘多话。"众儿女本来敬她如神，自是遵命不迭。

这一来杨瑾更少了俗扰，得以安心学道，又乘夙慧灵根，进境极为神速。第二年，芬陀大师果背人降临，甚是嘉慰。杨瑾又跪代阿珍苦求，收归门下。芬陀大师道："此女原非凡骨，去年我来时，早经看出。不过她的杀孽，较你前生尤重。我衣钵传人，只你一个已受你如许牵累，一误岂容再误。念其道心坚诚，可暂时由你传她，诸般防身道法，以为异日地步。机缘一到，自有她的遇合，不可勉强。"杨瑾便从里房唤出阿珍上前拜谢，芬陀大师勉励了几句，便即飞去。由此芬陀大师每年或早或晚必来一次，传授杨瑾的道法。

杨瑾到了十二岁上，身材已亭亭玉立。再第二年，便奉了芬陀大师之命，在苏淞常锡一带，暗中行道。有时也带了阿珍同去，用乃师所赐的灵药济众，仗着家资富有，父兄都是好善的人，予取予携，任凭她随便施舍。由十三到十七这数年之间，善行义举，也不知作了多少。杨瑾因前生道力已被封禁，所练法宝飞剑，师父没有全数发还，最终只给了飞剑和两件防身法宝。为求道基坚厚，所学已由博返约。按芬陀大师正宗心法，从头坐起。当所学尚未深造时，杨瑾如遇见真正厉害的异派敌人，尚非其敌。加以前生殷鉴，日里深闺枯坐，每出总是易服夜行，举动非常慎密。所以近十年的长期，起初苏淞常锡一带，只知有一个天外飞来的黑衣仙女，专一与人排难解纷除强扶弱罢了。因她行踪飘倏，来无影去无踪，事完即去，从不肯留下名

姓。有那好事的，便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作玄裳仙子。日子一久，远近轰传，本地平民、公道人家都把她当作仙佛供起。那些强暴绅豪、土棍恶霸，虽因不时受了惩治，稍稍敛迹，可是个个谈虎色变，恨她入骨。也曾多次秘请能人与她对抗，无奈均不是她对手。人不请还可，人才请到，她必飞来。虽不轻易杀人，大都使来人断臂折骨而去。有的还不甘心，径去官府控告，诬赖是仇家所遣。状子上去，不等传签出衙，官府同时也受了她的飞帖警告。除不许究累无辜外，并把告状人，诸杀恶行缕指出来，转要官府按律惩办。官府害了怕，对那财势小的原告，少不得还要办几个来对付她，以求自免。财势大的，无法办理，只得背人祷告，说出自己苦衷，请求鉴谅。一面暗把她的飞帖与原告看说："此女几同飞仙不特非人力所及，便是你也还要向她悔过祷求，才能免祸呢。"原告人一听无法，不敢再控，只得忍气吞声，依言办理。好在杨瑾这次重生，宽大为怀，除极恶贫凶、罪在不赦的人外，只要认错改悔，勉为善人，倒也不究前非。渐渐恶人也把她当作仙人降罚，不敢胡作非为。三两年一过，德威所被，那一带恶人几渐绝迹。剩下只是施财施药行善，事更好办多了。间也难免有求亲的，因阿福夫妻说乃女生具善根，早已吃斋念佛，闭门自修。自己因全家席丰履厚，全由她得来，这几年又救了父母重病，全家灾厄，不忍违逆其志。只等长大，便放她出家了。去的人，先还以为她年纪尚轻，父母择配太严，意欲有待。及听阿福言语坚决，有时说急了，竟当众起誓。并且好些大富大贵人家来求，也都一样碰了回去。她本人更连至亲戚友都极难见到一面，知道无望，代她可惜几声，也就罢了。

直到十年期满，谁也不知那许多惊人奇事，是杨家幼女所为。杨瑾知为期将届，悄悄请进父母兄姊，说明要与阿珍随师

同行，用婉言一再安慰。阿福夫妻虽然不舍，知已无法挽回。为了多聚些时，全家每日都在一处。杨瑾因长行在即，也不再出门，镇日陪侍父母兄姊，以待时至即行。不日芬陀大师驾到。这十年中阿福夫妻因年轻时劳苦过甚，染受重病。有一次全家又染了瘟疫，全仗杨瑾预先向师父求得灵丹，消灾免难，还救了些生灵。芬陀大师每来，俱未得请见，况又要将二女携走，也须辞谢。预告杨瑾求见，蒙允全家相会辞别。阿福率领全家人等行礼之后，芬陀大师因他全家好善，始终力行不懈，甚为嘉许。说照此下去，家道隆昌，方兴未艾。阿福全家重又谢了。芬陀大师命杨瑾跪辞父母家人，并代定下翌年归省之约，径自作别。一举手间，满屋金光闪耀，再看她师徒三人不知去向。全家都恋恋不舍的望空拜倒，不提。

且说芬陀大师带了杨瑾、阿珍飞往当年凌雪鸿学道的川边倚天崖龙象庵，传授杨瑾禅门心法。杨瑾劫后回生，具大智慧。只三年工夫，便将道基立定，然后再从大师重练剑术，与伏魔之法。共在庵中练了三十三年。除每年一次归省外，从不轻与外事。这时阿福夫妻年近期颐，子孙同堂，已逾五代。仗着杨瑾每次归来，总给父母兄姊们一些灵丹，不特两老夫妻身子康强，全家俱都清吉，绝少疾病伤亡。加以家资巨富，子孙读书入仕的也很多，真是享尽人间大福。只六女阿珍自随杨瑾上山，仅来过两次，第三次便未同来。问起杨瑾，说是在归省前两月，六姊因向恩师苦求传授。恩师说她另有机缘，不是本门中人，只能在庵中暂居，随学一点剑术，以为防身之用，时至自有遇合。后经杨瑾自己代她苦求，恩师才赐了一口天龙剑。过没一日，这日恩师出外云游，自己也正用功，她往隔山雨花崖采黄精，一去不回。当时遍寻不见。恰值恩师回庵说起，才知她已被一个魔教中的长老收为门下。要有三十多年

分别，才得投入峨嵋门下相见等语。两老知魔教是旁门异端，如今全家享福，只她一人受苦，多年来连家都未回过。闲常提起，甚是怜念。末一年春天，全家老小聚在一齐，正算计杨瑾归省之期，忽然一阵怪风，眼前一暗，堂前飞落一个面容奇丑的女子。定睛一看，正是阿珍，穿着一身非道尼的白衣怪装，背插幡剑，腰系花篮，见了父母纳头便拜。两老见是多年不见的女儿，自然欢喜。连忙扶起，命小辈孙曾，上前拜见。问她三十年别后情形，阿珍只是含糊其辞，不肯明说。两老还以为她有什么玄机不可泄露，便把杨瑾每年归省，全家仗她福庇，丁多财富，子孝孙贤，疾病不生，死亡甚少等情说了，并说："这一两天该是她归省之期，去时老仙师原说三十三年期满道成，便可自由下山。这次回来，或许能留她多住些日，你来得真巧不过!"说时，阿珍先是朝着满堂小辈孙曾中不住寻视，后一听到杨瑾将回，倏地面容骤变，站起身来，似要往众小孩面前走去。两老当她喜爱那些小孩，刚想唤过，未及开口，阿珍忽又停步，意仍踌躇。就在这略一徘徊之际，猛听空中一声娇叱，一道金光如长虹飞射，直落庭前。同时又是一阵怪风卷起，一团黑影滋了一声，往地下钻去。全家都知那金光是杨瑾归来，好生心喜。两老俱忙着对她说："你六姊今日回家来了。"再找阿珍时，庭前好些小儿俱说六祖姑已化成黑烟，钻入地底，哪里还有踪迹？两老方自惊惜，杨瑾忿然道："爹娘莫想她吧！六姊自在鸠盘婆门下，因她面容丑怪，与她师父相似，大得宠爱。此次来家，对爹妈还没什么，对这些曾孙女儿，却是心存叵测。女儿来时，恩师曾说她三十年来，因在恩师门下受了三年感化，善根未泯，从未自己为恶。此次回家为害，必是受了别人主使。遇上时，只将摄走生魂夺下，不可伤她。她无成而去，也必不会再来。不久还要改邪归正，姊妹重逢。现在

全家人等，并无一个失魂，想是临时天良发动，下手慢了一步，恰被女儿回来惊走也说不定。她正在迷途，还未知返，想她则甚！”全家人等方知阿珍来意，将不利于孺子，俱都嗟叹不置。两老终是亲生，一听阿珍入了旁门，恐早晚受了天诛，再三要杨瑾设法相渡。杨瑾道：“六姊原是自家骨肉，幼年时，又和女儿那般相爱，哪有不想救她之理。这些年来，已向恩师苦求多次。恩师说她求道之心本坚，只缘两生孽重，须有这三十余年混沌，借鸠盘婆旁门之力，躲过好些灾劫，才能弃暗入明，改邪归正。此时着急，也是枉然。”说罢，又请二老屏退全家人等，说爹娘寿限早满，仗着多年力行善事，又得恩师时赐灵丹，才得全家俱享康宁富寿。女儿今年学道期满，恰值二老大限将至，为期不过两月。特地请准恩师展缓行道之期，回家终养。此去必定投生富贵人家，请勿悲戚等语。阿福夫妻因受女儿熏陶，本来达观。今生享受，老来寿考，已觉意外。闻言并不难过，反以每次爱女归省为期至多两日，这次竟有两月之聚为喜。好在身后一切，早有备办，当时也没和儿女孙曾辈说起。将出嫁的女儿孙曾接回，欢聚到了最终的一天，忽然召集全家人等，嘱咐家事。又分了一半家财，专充善举。家人正不知何意，忽见杨瑾跪上前去，慌忙近前一看，二老已无疾而终。全家举哀，饰终之礼，自不消说。首七方过，杨瑾便自飞去。回山见了芬陀大师，呈说完了家中之事，然后请训，拜别下山行道。

芬陀大师除前授飞剑等防身御魔之宝外，又将她前生所用“迦叶金光镜”、“般若刀”、“法华金刚轮”、“真如剪”等本门炼魔四宝，一齐发还给她。杨瑾两世修为，炼成诸般妙用，又学会了金刚、天龙等坐禅之法。下山之后，许多异派旁门中的能手，都败在她手里，真个所向无敌。因她隐秘多年，忽然

出世，起初在三吴淞锡一带行道，只有数县地面，又是繁华富庶之区。所除尽是土豪恶霸，异派中人，绝少遇见，名声并未传远。道成以后，却是哪里都去，而且永远单人出动，形迹异常隐晦，赴机又极迅速。恍如神龙见首，不易追寻。对方俱知各正派中并无这么一个女剑仙，看飞剑家数，颇与当年追云叟白谷逸的亡妻凌雪鸿相似。但是她师父神尼芬陀曾有誓言，除凌雪鸿外，决不再收徒弟。自凌雪鸿在开元寺兵解坐化，息影多年，除有时至普陀讲经外，从不听她与闻外事。决无又收门人的事，怎么也查不出她的来路。不消两年，哄传远近，各异派旁人，恨之入骨。只是她道法精奇，遇上时不死必伤，莫可如何。最后杨瑾在西江含鄱口，为救一个怀孕的孝妇，遇见黄山五云步万妙仙姑许飞娘，请往成都慈云寺赴会，与峨嵋派众仙侠斗剑的两个五台派妖人，一名火翼金刚胡式，一名芙蓉行者孙福，被她先用法华金刚轮将胡式罩着伤了性命。孙福算是见机得快，还中了她一须弥针才得侥幸逃走。那“法华金刚轮”乃芬陀大师当年镇山降魔之宝。杨瑾带了凌云凤，从古妖尸墓中破壁飞出，便仗此宝。施展起来，如银雨旋空，飙轮电转。称得起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人被罩上，焉有命在！

许飞娘原因孙、胡二妖人俱会迷魂邪术，才特地约往慈云寺助战。后见二人未去，还当他失信。事后赶往诘问。到了二人所居的福建武夷绝顶、朝阳崖仙榕观中，见孙福正在忍苦养伤，胡式已被宝轮绞成肉泥，尸骨无存。一问敌人，又是那不知姓名来历的少女所为。许飞娘闻言大怒。将孙福伤势医治痊愈之后，便同了他去找杨瑾报仇。就便试一试自己背着餐霞大师与妙一夫人暗中练的几件异宝，功效如何？刚刚飞近仙霞岭，便见下面幽篁中有一道金光穿过，胡式说与那女子剑光相似。二人按落遁光，穿林进去一看，果见一个少女向一个怀抱

幼子的樵夫，赠金问话。孙福刚说得一声："正是此女！"许飞娘知她法宝厉害，便先下手为强。一声喝骂，一道剑光，连同所炼一件异宝名为五遁神桩，一齐施展出去。那樵夫名叫王荣，原因遭了恶人陷害，携了幼子菊儿跳崖自尽。被杨瑾路过看见，下来解救；赠了银两，正在询问究里。忽听一声断喝，一回头，剑光已是飞到。仓卒之间，恐误伤那樵夫父子，她一面飞剑迎敌，接着纵过一旁。刚大骂："无耻妖僧，日前幸得漏网，今日还敢勾引贱婢，同来送死？"就在这微一迟延疏忽之间，许飞娘的五遁神桩，已分五面遥遥落下，将她围住。杨瑾前生原见过许飞娘，知她剑光厉害，迥非前遇诸妖人之比。正打算施展法宝取胜，忽见对面，飞下一青一白两缕长烟。箭射般才行落地，立即暴涨，看神气，似要往身前围拢。忙一回顾，身后也矗立着一黑一红，两根烟柱。就这一晃眼的工夫，已涨有千万倍，大如山岳，直冲霄汉。方自惊心，接着又觉头上一沉，似有重力压到。抬头一看，天已变成了一片黄色，烟雾沉沉，离头仅有数尺。这时飞剑还在外面被敌人剑光逼住，收回护身，已是无及，杨瑾忙把法华金刚轮往上一抛。幸是禅门至宝，神妙无方，杨瑾应变又极迅速。宝轮才一脱手，立时化成万道银光，飚轮电转，将头上万丈黄烟，冲起数十丈高下，托在空中。杨瑾略缓了缓气，见上下四方，俱是五色烟云，骇浪惊涛，突突飞涌。法华轮虽将头顶那一片黄云托住，无奈身陷烟围，银光稍一升高，四外五色烟云，便即斜飞俱全。不敢怠慢，一面止住宝轮，盖定头上，一面又将飞剑收回，以免被敌人乘隙收去。这时头上黄云，已变成了一片红光，烈焰飞扬，声势益发惊人。四外烟云，也变成了一片五色光海，千奇百态，幻化无常。杨瑾情知敌人见自己法华金刚轮银芒电转，当是金精炼成之宝，欲以真火克炼。虽然梦想，但是这运用五

行生克的妖法，曾听师父说过，其中颇多妙用。除迦叶金镜与法华轮乃禅门至宝，不虞损毁，别的法宝却不敢轻易使用。单凭此宝冲出氛层逃走，非不可能，只是防得了前，防不了后，仍是危险。想了想，还是暂时不走，另打稳妥主意的好。料敌人见所图未遂，必然颠倒五行，将自己存身那一片地土，化成火海，仗着禅功玄妙，既不求胜与速去，足能自保。杨瑾主意一打定，便不等敌人发动，忙将迦叶金光镜取出，顶在头上，放出百丈金霞，挡住上面烈火红云。再招回法华轮，翻转朝下，然后腾身上去。外用飞剑护住全身，施展金刚禅法，盘膝其上，打起坐来。

飞娘先见杨瑾飞剑路数，极为少见，颇似禅门真传，以前只凌雪鸿所用飞剑，与之相似。听说是神尼芬陀传授，却没她这等神妙。自己剑术苦练多年，在各异派当中，可称数一数二，少差一点的剑光，遇上一绞便折，竟占不得她半点便宜，已是有些惊异。及见五遁神桩发出妙用，敌人更是一丝不惧，反将飞剑收转。头上金霞万道，又有金光飞转，中有剑光围绕，三件不经见的法宝飞剑，幻化成一幅异彩奇辉。敌人藏身里面，宛如西方真佛，放大光明，现诸妙相，简直无法奈何，不禁惊得呆了。飞娘暗忖此女从不向人吐露姓名，也未闻与峨嵋老少两辈中人来往交好，到底是哪里来的？用出来的法宝，却是这等厉害！猜量不透，方自骇异，忽听遥天云里有了破空之声。抬头一看，一道青红黄三色相间的光华，如彩虹经天，由正南方飞来。认出那是异派中的老前辈摩诃尊者司空湛。这人性情古怪，道法高强，经过了许多天灾魔劫，俱未伤他分毫。一向独往独来，感情用事，看表面行径，颇与正派中散仙神驼乙休相仿。飞娘因他平日很看得重自己，上次成都斗剑，曾亲往他隐居的云梦山神光洞去求他到场相助。谁知竟遭拒绝，反

说道:“如今峨嵋势盛，最好闭户潜修，少管闲事，否则祸到临头，悔已无及。此番凡到慈云寺去的人，大半凶多吉少，必难幸免。我也并非畏怯，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看当初与我同辈的道友，连你师父等人，有几个未遭劫数?只我一人不畏灾劫，安然至今，没吃过别人亏。固然由于平日修炼功深，道法高强,一半也由于能审断机,先详参未来。你近数十年来，道行猛进，照此修为下去，异日成就不难到我的地步，何苦无事找事?”许飞娘求助未成，反吃他数说一顿。心想：“我为报师仇，才在黄山忍辱苦炼至今。此时罢手，岂不有违初意?你平日睚眦之怨必报，却教别人犯而不校，连师父大仇都不去报。”心中好生不服。但是知他厉害，反脸无情，尤其精于道家采捕之术。恐话不投机，将他惹恼，万一不敌，被他擒住盗了真阴，那时欲死不得,更大不值。哪敢现于辞色?装作诚敬，略敷衍了几句，便即退出。后来慈云寺各异派惨败，果应其言。许飞娘无心中遇到司空湛一个心爱的女徒弟“赛阿环”方玉柔，谈起前事，才知她见峨嵋门下有好些资秉深厚的少女，并非无动于衷。只为事前在罗浮山麓，遇见两个峨嵋后辈在那里谈起乃师接到东海三仙飞剑传书之事，被他暗中偷听去。知道苦行头陀和峨嵋诸长老，届时都要前往，事已闹大，玉清观中有道之士甚多。权衡轻重,诚恐求荣反辱,所以没有前往，却不肯将人说出真相，以示胆怯。飞娘既知底细，越发恨他自私自利。好在别地相值，早已闻声避去。这时一则因正和敌人对垒，必被发现，他毕竟是个前辈尊长，人又不好惹，不使失礼怠慢了他，以留异日之患。二则知他成道多年，见闻极广，敌人法宝如此神妙，想向他一问来历。好在敌人身困五遁之中，看不见自己动作。略一寻思，便迎上前去。同时司空湛也飞到，彼此一打招呼，一同飞落。飞娘连忙躬身施礼，口称“师

伯何往？”话言未了，司空湛已指着她道：“你危机顷刻，还不知么？”飞娘惊问。司空湛道：“你用五遁桩困住的这个敌人，上有迦叶金光镜，下有法华金刚轮护身，分明是神尼芬陀的嫡传弟子无疑。你怎不查原委，将她困住？这老尼比优昙还厉害得多，从没见她轻易丢过脸面，况且又在她大道将成之际。现时被你所困的人，不是当年凌雪鸿转劫回生，便是她的衣钵传人。如没有得她真传心许和她本门异宝，怎会放下山来？我看有此数宝，你必奈何这丫头不得。时候一久，她见不能脱困，必用她本门金刚天龙等坐禅之法，一则防身，二则求救。这两种禅功非比寻常，只要精习，便能心感神通，捷于影响。老尼来去如电，禅门降魔功夫，已臻上乘。休说是你，便是晓月禅师等也非敌手。你平时也颇精细，目前又不肯遽然与敌党各派破脸。上回慈云寺已觉冒失之至，怎这次又轻易树敌？”说时，芙蓉行者孙福也赶将过来拜见。飞娘便把敌人出世不久，行踪飘倏，不露姓名，专一与各异派中人为敌，孙福便是受害人之一等事说了一遍，又道：“起初不知道她的来历，既承师伯明示，如今势成骑虎，放了她，也是一样树敌。弟子见此女根基极厚，师伯道妙通玄，尚乞相助一臂之力，将贱婢擒往仙山除去。日后纵然老尼为仇，也不致无法应付。”司空湛闻言暗骂：“无知贱婢！以为我到处寻求真女，又不肯轻易与人开衅，意欲嫁祸于人，借此给我树敌，好永为你用，岂非梦想！”便冷笑道：“我虽不惧老尼，但是我和她从无嫌怨,不便多此一举。此女来历已然说了,进止由你自作主张吧。”说罢，双足一顿，依旧化成一道三色彩虹，破空而去。飞娘见他那等情同陌路，痛痒无干之状，益发痛恨入骨，由此便与司空湛结下仇怨，后来同党自残。飞娘未等三次峨嵋斗剑，便几乎命丧妖尸谷晨之手，此是后话不提。

司空湛去后，飞娘愤怒了一阵，明知所言不差，神尼芬陀太不好惹。就此罢手，又觉于心不甘。和孙福一商量，还是暂将敌人困住，见机行事。如真看出无法克制，一不作二不休，再由孙福去请一能人前来，合力下手。鱼已入网，决不轻易放却。那杨瑾被困五遁之中，虽仗着法宝禅功护身，受不到一丝伤害，但是飞娘厉害，素所深知。时候久了，猜不透敌人正有什么阴毒计暗算，我明敌暗，长此陷在重围，终非善计。还想宁神定虑，默运元功，以真灵感应，试向恩师求救。忽听震天动地一声霹雳，挟着万道金光、千重雷火，自天直下。精光异彩，耀眼腾辉。四外五色烟光，竟似风卷残云一般，晃眼收去，只剩遥天空际有两点青黄光华，深入云中。敌人踪迹不见，面前却站定一个道装打扮，身如幼童的仙人。定睛一看，正是乃师好友极乐真人李静虚。连忙上前拜见，多谢相救之德。极乐真人笑命起立道："一别五十余年，不想你转劫后精进如此，真难得了。我自道成以来，轻易不愿与闻外事。偏生前年，玄真子拿了长眉道兄遗柬求我相助三事，因此还须耽搁些时，已然在慈云寺为峨嵋诸小弟子解了一难。适才回山经此，见异派中邪焰腾霄，中有令师降魔四宝放光，知你有难，下来相救。目前各派劫数，许飞娘还有许多事做，我又不愿伤人，才用神雷将她惊走。令师已有数年未见，今既与你巧遇，可即速回山对你师父去说，七十三年前我和她说的那件事，快要应验了。轩辕陵寝中，圣帝封锁内陵的九道灵符，今年整整经过四千二百二十一年，不久将失功效。虽然陵外还有历代谒陵的十七位前辈真仙灵符封锁，但是只能拦阻现在初成气候的一干邪魔外教入内。如果遇着知根知底，与圣帝差不多同时代的前古妖尸灵物前去篡取，仍不免要被他行使邪法妖术，由陵外远处穿通黄壤，顺着地脉入内盗去。偏巧我因修炼金丹，为异日飞升之

用，三百六十年仅有的几天，圣日在即，须要及早回山准备，不能前往。令师虽为你迟却一甲子飞升，这等难逢的时机，亦决不肯轻易错过。便是东海三仙与优昙道友，也为了这原故，在这前后数十日内，一样不能下山。其余正派各道友，不是道力不济，便是别有原因不能前往。当年我二人曾经细加推算，陵中两件异宝是昊天宝鉴和九疑鼎，尚有一劫，难免落于古妖尸之手。虽有复得之望，一经失算，得来大是费手。并且稍一不慎，将妖尸放出，贻祸生灵颇大。如能明烛几微，抢先下手，以人力来战胜定数，做到哪里是哪里。能抢在妖尸前面，将此二宝得到手内，固然绝妙，即或晚了一步，被他捷足先得。趁他鼎中奇文没有参透，只知寻常用法，立时跟踪追去夺来。就便将妖孽一网打尽，省得为祸人间，也是功德无量。当时慎重人选，决定俟你转劫之后，命你代往，如今正是时候了。此事虽以速为妙，但是白阳山无华氏父子与四凶中的穷奇三古妖尸，盘算此宝已数千年。他又备知细底，你去早了，圣帝灵符功效犹存，误入必有奇祸。尤其不可使各异派妖邪闻知机密，以免中途作梗。去迟了，又必落在妖尸后面，务须加意慎重，不可丝毫疏忽。别的令师自有交代，我回山去了。”说罢，袍袖展处，一片金霞闪过，踪迹不见。

杨瑾慌忙下拜。四顾无人，正要驾剑光飞去，忽听身后有人急喊“仙姑”！回头一看，正是适才解救的樵夫王荣父子。想起他二人被害之事，还未代办，刚一停步，菊儿便飞也似跑将过来。双膝跪下，高喊：“仙姑度我！”原来菊儿人极聪明，先承杨瑾解救赠金，父女二人方欲拜谢诉苦，忽听一声断喝，飞来一道青色电光，同时恩人身上也飞出一道金光，将青光绞着，绞在一起。紧接着半空飞来一男一女，恩人也将身飞起，老远迎敌。王荣父子虽是樵夫人家，一见两下都腾空飞起，满天都是五色

华光乱闪，他父子几曾见过这等奇事，吓得慌忙下拜不迭。继见两下互相高声叱骂，放出来的光华如电掣龙飞一般，上下星驰，象是打仗神气。因杨瑾有赠金救命之恩，与飞娘、孙福这一面自然感想不同。于是料定先来的是神仙下凡，救世的活菩萨，后来的定是妖怪魔鬼变化无疑。菊儿胆大心灵，先是越看越欣羡。一心只盼仙人用法宝将妖怪杀死，求他收去当个徒弟，学成道法，既可报了亲仇，又可在空中行走。因见仙人飞出又高又远，还恨不得赶近前几十步，好看个仔细，一点也不知害怕。王荣却因后来的是两位，只一个放光的已是数十丈五色光焰飞起，将仙人团团围住。仙人胜了还好，万一仙人双拳难敌四手，为妖怪所伤，自己和菊儿焉有性命？正用手招菊儿觅地逃避，忽见仙人隐身妖怪尘雾之中，金光似金蛇般，在里乱窜。益发害怕，喊声："不好！"强拖了菊儿往后便跑，约有百步远近。百忙中，走岔了路，身后是个绝崖，无路可通。王荣欲待返回觅路，正赶上杨瑾、飞娘先后各自大显神通，放出千尺金霞、百丈火焰，天云林树，俱被映成了一片金红彩色。适才站的那一带地方，宛如火海一般，哪里还敢前行？情急惊惶间，一眼瞥见岸旁有一石洞，便拉了菊儿，往里钻去。父子二人跪在地下，不住祷告："天神菩萨，快些保佑仙人赢了吧！"跪求了一阵。菊儿更不时探头外望。经过了些时辰，忽听一声雷响，震耳欲聋。再定睛一看，烟云尽散，仙人无恙。后来一男一女不见人影，却多了一个道装幼童，远远的站在当地。看仙人对他甚是恭敬，叩头下去，连礼也不回。菊儿本几次和乃父说要拜在仙人门下，一见这般情景，估量妖怪定被仙人放天雷打死，满心欢喜，忙喊："爹爹快去拜见仙人，好报我们的仇，妖怪死了啊！"说罢，拔头出洞，往前飞跑。王荣出洞，见状大喜，忙也随后追去。到时，极乐真人已然飞走，父子二

人拜罢，菊儿便跪求收录。

杨瑾见他资质颇佳，便命他起来，先问受害之事。才知王荣就在前山三十里外大树庄居住，家境寒苦，全仗打猎樵采为生。当地有一姓章的土豪，平日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勾结三仙观妖道胡蓬，会有一身武功，养了不少恶奴。近年恶子长成，益发横行，专一霸占良家妻女，稍有姿色的妇女，都已不敢出门一步。王荣还有一妻一女，乃女年才十五，名唤桂儿，甚是美貌。一家四口，全会几手拳棒，因住家在僻处，不甚留意。这日母女二人正抬了两桶水，往门前畦中浇菜。也是合该生事，王荣父子俱不在家，恰巧狗子章来富放失了一只玩的翠鸟，带了手下恶奴满村庄搜寻，到处骚扰，吵得鸡飞狗跳，人畜不安。寻经王家菜畦，从篱落外面看见王妻母女，色心大动，并说他鸟值五十两银子，被她母女偷偷弄死，当时无钱赔，便要抢人作抵。王妻颇有机智，知他不怀好意，暗和桂儿使了个眼色，自己假作争辩，将身子挡在桂儿前面，放桂儿进去，经由后门逃走，自己当门而立。两下言语失和，动起手来，王妻自然打不过人多，只几下便被打倒。等狗子抢入门去一搜人时，才知王家房后，只半里多路，便可通往深山中的羊肠曲径，有名九十九螺环。内中洞穴甚多，惯出毒蛇。因为那山虽与仙霞岭相连，景致却差悬远，又无甚出产，连林木都极少。山峰又高，而险恶异常，轻易无人走进。桂儿姊弟年幼贪玩，常和邻儿往山里捉迷藏，打野兔烧吃为乐。附近几条山环，却是极熟，狗子哪里寻找得着踪影。当时向王妻留话，三天之内，或是交人，或是交钱，否则先打了人，以后送官追缴。王荣父子回来，见家中已是一团稀糟，女儿又逃得没了影子。王荣虽然生长山中，全家会武；无奈性情良善，再者自知论力论势，均非仇家敌手。送女上门，去下火坑，自然宁死不愿。欲待舍财免祸，家中又无

余财。偏生女儿又一去不回，便恐她寻了短见。思量无计，好歹先寻到了女儿再说，实真不行，便弃家逃走。谁知寻遍山中，按照菊儿所知乃姊常游之处，并无踪影。寻到天明，正痛爱女，狗子已命人前来恶声追讨人财。气得菊儿伸起一双小拳，几次要和仇人拚命，俱被王妻强止。来人去后，王荣痴心还想支吾，寻到爱女，便即全家逃走。一连数日，不见一丝迹兆，连尸骨遗物无有。章家知他寻女，也曾命人暗地跟踪。一见桂儿委实失踪，气没处出，又改口来迫索鸟价。王妻因此横祸，急病在床，势将不起，王荣先是想逃，这一来连逃也不得能够。一面还得防备十三四岁的爱子，任性向仇家惹事，每日还得樵猎，以供日用。狗子更是恶毒，或银或人，王荣如不交上，不特不肯甘休，并向全村声言，谁也不许买他的山兔野兽。又因妖道胡蓬算出桂儿未死，下了禁法，断却进城之路，一面迫他寻女自赎。王荣父子，见村中买卖无人敢来过问，急得无法。欲进城去卖，只一出官路，便是昏头转向，鬼打墙似，白跑一天仍然落在原处。后来知是妖法，只得坐以待毙，将就煮些兽肉疏菜，暂延残喘。不几天，王妻急病身死。王荣父子草草埋葬，越发悲愤惨苦，意欲求死。不日到了仇家交人，或是交财的末次期限，越想越伤心。知各路口俱有仇党耳目与妖道禁法，逃不出去，只房后山径，又当是条死路。中隔绝壑，不能飞出山去，没有怎样防备。王荣便假作寻女为名，父子二人，连哭带喊走了进去，由所知秘径，抄往仙霞。原意菊儿身上未受禁法，可以逃走。此行万一能寻到女儿更好，否则便命菊儿一人逃走，王荣自己觅地自尽；死为厉鬼，再寻仇人报怨。到了仙霞，含着痛泪和菊儿一说，菊儿天性本孝，无端受此奇冤惨祸。久欲伺隙行刺仇人泄忿，只为恐连累了乃父不敢。一闻乃父意欲自尽，立即大哭暴跳起来，说道："爹爹怎这没志气！我

还当逃到这里，有甚主意想呢？要是寻死，左右不会死二回，那还不如把仇报了，给他抵命呢！”王荣也哭道：“乖儿子，我还怕你没知道。要想报仇，除非先给他银，缓过设法。你年纪还小，我身受妖道邪法。今日知我寻你姊姊，还不觉怎样，往日离家十里，便昏头了。我是没法活了，我王家总要留条根呀！”说罢，便要往悬崖下跳去，被菊儿一把拉住说：“爹爹要死，我也跟着一起，要不这般白死，我不干！”父子二人正在争论不已，恰巧来了救星。杨瑾救人之后，刚问何故寻死？菊儿年幼，又在情急之际，话无条理，张口便抢答道：“小狗种强迫我爹爹要五十两的银子呢！”杨瑾先时当穷人欠债还不起，来寻短见。这小孩虽是寒家，生得十分清秀聪明，已是心喜。见老的还在哽咽垂泪，恐其不肯深信陌路相逢，便以多金相赠。忙先取出大小两锭七十两银子，递了过去，说还债之外，余作生理。一言甫毕，忽听小孩急道：“哪个该小狗种的债！我爹爹为人善良，这是无端诡诈，还迫死两条人命呢！”

第　六　回

偷秘籍　密炼花煞罡
聚阴魂　暗设玄牝阵

话说杨瑾闻言，料知中有冤屈，正欲盘问，飞娘已是赶来寻仇。这时听他父子把话说完，好生愤怒！因王荣说身有妖法，一看他身上并无甚迹兆。命他脱了外衣一看，仅背上妖气隐隐，画有一道下三门中的迷魂隐符，当时给他解了。暗中好笑，这种极下极浅的邪法，也敢拿将出来害人？但这邪符非人脱了衣服不能使用。除非装着与那人亲近，乘其脱衣之际，方可暗算。天时不热，无须赤背，双方先已成仇，怎会画上去的？问起原因，竟是那日章家带了多人前来追银，说他怀中鼓起，定是有银不还，要脱了验看。连内衣都立追脱去，如真无有，也不要了。当时信以为真，脱便脱，等脱去内衣，似听身后树林内有人说了句好了，背上便仿佛被人轻轻打了一掌。狗党也就走去，少时仍来追索等语。杨瑾闻言，又好笑又好气，对他说道："你脱衣时，上了妖人的当了！你女儿未回，又住此多年，恐万一连累了你，说明方向途径，我即时暗中送你到家。村人知你冤

枉，那银子无须还他。到家复装着不知，故意向人多处走动，诉苦谈说，均随你意。我自有除他父子与妖道之法，保他不会寻你便了。”当下杨瑾又不厌求详，问了问胡氏父子与妖道的恶行劣迹，和他家中人丁情况、两家住处。菊儿还要跪求收为弟子，杨瑾道：“你资质天性，均还不差。只是我师尊门下，不收男徒，有志竟成，你我无缘。”说罢，便命闭目。王荣父子只觉两耳风生，身已凌空而起。不一会落地，正在他家房后，忙又跪谢不迭。杨瑾笑道：“你父子如愿看报应热闹时，隔顿饭光景，寻一有人同在的高处装着闲谈，向你仇人门前遥望，也未始不可快意。只不要近前，不要相唤罢了。”说罢，破空而去。

两家相隔原有一里多路，菊儿先忙着赶往，王荣也想看仇人遭报，父子匆匆绕向前门。一问近邻，仇家已命人来查看过数次，听说明早不交人，便要送官。王荣父子猛想起只顾惊喜交集，忘了请问仙人女儿的生死下落。仙人行时又再三叮嘱，不可相随近前，恐怕事完自去。并且还忘了问仙人名讳法号，无法立位祝告，不由急得满头是汗，立时拔步跑去。行离土豪门前还有二十丈远，那路恰是上坡，看得毕真，远远看见仙人，站在门外仇家广场上。狗子正率领多人将仙人围住，指手画脚，说个不休。仙人神态暇逸，全未答理。四外村人，都在远远遥观，没一个敢上去。偷偷一听村人私语，才知村中来了一个华服美女，一到径往仇家化缘。见她是个孤身美女，顿起不良之心，一面分人与狗子报信，说有送上门的好货。一面戏问是否只化个把小财主当姑爷。女子也不着恼，笑嘻嘻说：“想化九十七个男子首级。”有一个恶奴想先占点便宜，刚一近前，那女子把手一指，便即负伤倒地。余人看出有异，还不信服。二次上前，接连四五个同样吃了大亏，立时一阵大乱。土豪父

子俱在后园同了妻妾饮酒作乐，连闻两报，先喜后惊。当是江湖中人来此寻隙，一面传齐全家打手武师，准备以多为胜。一面着人飞跑，往前村三仙观去请妖道。狗子为美色所动，带人先去向女子发话，问她来意。女子只说了句："等你救兵来了再说，如今尚未动手"等情。王荣一算土豪家中男子，果是九十七口。见村人越聚越多，三五成群，遥立远观，无一近前。想起仙人叮嘱不敢再近，急得不住暗中祷告恩神大仙，千万怜见，再赐一面见，小人还有事相求。至不济，也求将女儿代寻回来。情愿世代子孙，都烧上香。他正这里胡乱许愿，土豪所受恶报，也在开场。

原来那狗子到时，见杨瑾美貌如仙，毕生未见。虽然神魂飞起，不能自持，一则出来时，乃父再三叮嘱，江湖上僧尼女流最不好惹，千万不可造次，好歹也等道爷来了再说。只要制得住，人总是我们的，无须急在一时。二则刚一出门，便见手下几名恶奴迎上前低声警告，说适才冯镖师得信赶出，见我们有好几人受伤，一生气上前伸手抓她。也没见丫头怎样还手，便轻轻急喊了一声，面如土色，几乎跌倒。好似疾痛已极，慌步纵退下来。说这丫头必会妖法，甚是扎手，暗告我们不可上前再自讨苦吃，快命人催请程道爷去。现时回庄，忙取兵刃、袖箭好了。那姓冯的乃土豪家中，第一个有能耐的武师，内外功夫都很好。炼有一只铁掌，能击石如粉，除妖道病钟离程连外，就得数他。这多年来，从未遇到过敌手，不想一近身，便受了敌人重伤。狗子听了，自然有些气馁，因见旁观村人大众，似已看出自己失利神气。就此退入门去，岂不弱了平日威风？又见女子从容玉立，几乎看不出丝毫敌意，不禁又活了心。强挺着上前，说了几句四不象的江湖套语。杨瑾见他生得兔耳鹰腮，一脸戾气，知他恶贯满盈。因想将恶党一网打净，等妖

道来了，看是什么路数，再行下手。懒得和狗子费话，任他乱说，一言不发。狗子见对方不理，没有主意,又不敢贸然动手，想了想问道：“我家广有金银，是本地首富，又最爱交朋友，待人尤其厚道。有甚来意，不妨说出。我看你孤身女子，又生得和仙人一般，这里人多聚观，太不雅相。何不同我到我家住上几天，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如何？”杨瑾闻言，把秀眉一竖，娇叱道：“你问我要什么？我要你全家恶党九十七名首级，连三仙观妖道共是九十八个人头，少一个我也不走。无知狗种，死在目前，还敢花言巧语！”正说还未下手，忽听门内破锣也似地喝道：“何方贱婢，敢来太岁头上动土！可知我四目神君的厉害！”杨瑾抬头一看，土豪门内走出一个道人，带领着一伙打手，各持兵器蜂拥而来！后面一个满脸横肉，穿着富家装束的中年人，与狗子面貌相似，料是土豪无疑。那自称四目神君的妖道，身材甚是高大。穿一件八卦衣，背插双剑，手执蝇拂，阔目暴牙，两颧高耸。一张蓝脸两道浓眉上，却有两块三角形的白记，生相甚是丑怪凶恶。周身妖气隐现，一望而知是个旁门中的下等货。不等近前，杨瑾便遥啐道：“你这等下三门的妖道，也配问我来历？今日我特地为这一方人民除害，要恶党连你九十八名首级。有甚本领，且使将来！”说时，神态甚是从容。

妖道原从三仙观得信，听说有一女子指名叫阵。一问来人神态，便料未必易与，连忙赶来，先由后花园入内。见恶霸正率全数武师打手，持械欲出，又再一问经过，姓冯的首说自己看出女子不好惹，欲用铁掌暗使手法，探她一下。谁知手伸出去，视隔她身上还有二尺，便觉一股子极刚劲之气扫向手上，仿佛刀切一般，奇痛彻骨。幸得事先恐少庄主要留她为妾，没下重手，再加势收得快，那丫头也没追迫。稍差一点，恐连手

都被扫断，成了残废等情。妖道闻言大惊，更料是正派门下剑仙一流人物，心中好生怙惙。但已到此，人家又是指名相索。还好，姓冯的受伤时，并没见女子发出飞剑光华，或者还能以法术取胜。想了想，意欲乘虚先行下手暗算。当下和诸恶党商量好了鬼计，出去对敌。除妖道本人之外，切不要上前，只可虚张声势，以举手为号，速将镖弩等暗器发出，以便乘机行法取胜。先见女子年才十四五岁光景，却生就一身仙风道骨，声色不动，情知遇见劲敌。略喝问了两句，一面暗中行使妖法，一面仍装着率领众恶党，往前走去。杨瑾看出底细，哪把他们放在心上！暗中计点人数，连同妖道与跟随土豪父子出来站在门首观阵的恶奴，才只九十七名，个个凶相，面带死容。照王荣所说，还差了一个，想先前受伤武师必已知难而退，或者他劫数尚还未到，就此漏网，且自由他。正盘算间，忽见妖道快要近前，脚步忽然放缓，细看嘴皮，似在微动，左手缩入袖内，也似在掐诀神气。不禁暗骂贼妖道，也敢在我面前弄鬼！方自寻思，妖道猛将左手袍袖一举，一面伸手拔剑出匣。接着便听众恶党轰的一声暴噪，各持手中铁镖弩箭，似雨点一般打来。妖道同时伸出左手掐诀一扬，杨瑾便觉一阵阴风袭上身来，立时头脑微微有些昏晕，忙运玄功，真气往外一宣，心神立定。同时那些暗器，被这初步的无形飞剑气一震，相隔三尺以内，折断的折断，撞落的撞落，纷纷坠地，一枝也未射到身上。众恶党立时一阵大乱，全都加了畏心，面面相觑，不敢再进。妖道本来伎俩有限，见法术施出去，敌人若无其事，全未在意，不禁大惊。痴心还想以飞剑取胜，口中念念有词，将手中剑往外一掷，再用手一指，那剑居然也化成一道半青不白数尺长的光华，朝杨瑾飞去。杨瑾见他这等不知轻重，又好气又好笑。知他无甚能为，下三门用邪术催动的飞剑，哪值一击？无须使用

飞剑迎敌。等剑光飞到临头，笑喝道："区区顽铁，也敢拿出献丑！"随说，随施展佛门涵光捉影之法，将五行真气暗运到左手五指之上，轻轻往前一撮，径自将剑光撮到手内。妖道大惊，连忙行法运气，打算收回逃走。杨瑾见妖道剑光还在手内，如蛇一般不住挣扎，似要逃走。喝骂道："无知妖孽！今日恶贯已盈，还想逃走？"说罢，只手握住剑光一捽。光敛处，一道青烟散过，立如断为两截，玱玱两声，掷向地上。

妖道邪法一破，元气大伤，当时口吐鲜血。知道敌人非同小可，再不见机，性命难保。忙伸手从怀中取出一物，往地上一撒，化为一团浓雾裹住全身，便要往上升起。杨瑾虽然转了一劫，疾恶如仇，仍是前生本性。原意除恶务尽，不使一个漏网。何况妖道又是首恶元凶之一，如何容得？手扬处，先放起飞剑，化成数十百丈长一道金光，将所有在场恶党，无分首从，一齐圈住。同时又将法华金刚轮往上一举，满天银雨，电转虹飞，早照向浓烟之中。只听一声惨叫，邪烟四散，妖道身手，断为两截，坠落下来。当妖道败逃之时，杨瑾仿佛听得远处，有人厉声怒骂"何方贱婢，休得无礼。"料是来了妖人党羽，当时疏忽，没有放在心上。等斩罢妖道，定睛四顾，来人并未出现。只西北天边上，似有一痕黑影飞驰，相隔已遥，晃眼没入云中不见。想已知难而退，便不去管他。一看场内，除原有诸恶外，却多了三个装束得不男不女，满身邪气的妖童，不知何时跑来。也被圈入金光以内，吓得索索直抖。土豪父子与手下诸恶党见妖道惨死，敌人又放出一道金光将四面围住。逃遁不得，自知无幸，吓得面如土色。杨瑾收了法华轮，还未张口，土豪早不住叩头哀告："仙姑饶命！小人知悔，情愿奉上家财，赎我父子狗命。"杨瑾喝道："我乃天上神仙，为民除害，哪个要你这不义之财！今日尔等恶贯满盈，悔无及了！"说罢回

身，指着四外看热闹的乡民，高声道："他父子连他手下恶党，大约人数已在于此。他等罪恶如山，今奉神命，特来降罚，生杀之权虽然在我，但是人数太多，或者也有可恕之人在内。你们俱是他家近邻，如党内中稍有可恕之人，可近前指出，我便宽其既往，放他逃生。以免少时同归于尽。"土豪父子，众村民久受其害，自不必说。所豢养的武师打手，也俱是江洋大盗，鼠窃狗偷。平日狼狈为奸，除鱼肉村民外，还不时远近四出，明抢暗偷，无恶不作。近年又加上妖道师徒，闹得受害之家，遭受踏践，复为妖法所禁制，稍有不合，连弃家逃走都不能够。久已人人切齿痛恨，敢怒而不敢言。先见杨瑾出语不善，又伤了数人，都替她捏着一把冷汗。及见妖道伏诛，一放手便是金光百丈，如长虹飞起，将恶党全数禁住。立时人心大快，都当真个仙人下凡，巴不得假手仙人把大害除去，惟恐有人漏网，贻祸无穷。一听仙人问话，怯于积威，虽未敢公然声言无一可恕，都跪在那里暗中默祝，求仙人都杀了的才好。可笑土豪父子与众恶党，死在临眉，闻言又生希冀，各自哀求："众位高邻贵友，好歹代我们对神仙说个人情，如得活命，必有重报。"你叫我喊，连说带哭，乱成一片。

杨瑾看出众村民心意，再仔细一看群恶，俱是生就凶煞奸狡狠毒之相。又见这等卑鄙求活之状，想起初遇时那等气焰迫人，口出恶言神气，不禁怒从心起！大喝道："尔等罪恶太深，如若放你，天理难容！"随说，手一指，金光似电闪般，往里一绞。可怜土豪父子与手下恶党，一听口气不妙，连哭喊都没有几声，纷纷尸横就地，遭了恶报。众村民见状，吓得战战兢兢，把头不住在地上连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杨瑾诛了群恶，高声对众说道："本上仙今日奉了天神之命，来此降罚。一旦杀死了多人，你们难免不受连累，待我在他照墙上面，留下仙书，

说明此事。官府到来，可照直禀上。他如与你们为难，墙后有一灵符，可在暗中命人取石遥击，立时便有雷火示警。还有恶人家眷，多由强抢霸占而来。我处留有处置遣散之法，官府到来验看时，自必依言办理。本上仙尚要回复神命，我去也。”菊儿父子早就怕她不肯再见，一听就走，菊儿首先从地上爬起。刚要飞跑上前，仙人已戟指放出金光，在照墙前后画下字迹灵符，化一道金虹破空而去。众村民望空跪拜，报官相验，一切都依言办理，无庸细表。

杨瑾假托神仙下凡，用飞剑法宝斩了妖道师徒和恶霸父子党羽人等，便遵极乐真人李静虚之命，一口气往川边倚天崖飞去。到了龙象庵前落下，进去见了师父尼芬陀，行礼起立，正要禀告途中遇见极乐真人之事。芬陀大师已面带微愠说道：“瑾儿！你近数十余年间，我方喜你进道神速，灵府平宁，如何今日回山，面上又略现了往昔凶煞之气？虽然积善功深，小瑕不掩大瑜，煞由内发，而为祥光所外罩，不曾妄杀损德。但是此等戾气，出诸各派剑侠之士，尚且不可，何况佛门弟子！你此番下山，必是疾恶太甚，只知除害降魔。恶人罪有应得，纵然未违师命，审慎而行。但是一旦杀戮多人，事前毫无哀怜之念，才有这等现象，大非修道人所宜。你已转了一劫，尚未全改本性，杀机一启，灾必随之。再不自勉警惕，转向祥和，不特迟你成道之期，恐不久还遇磨难呢。”杨瑾闻言，想起近来所行之事，外功虽积有不少，杀心未免太重。不禁心惊胆寒，通体汗下，忙即跪伏大师膝前告罪，并求解免。大师命起，把经历之事问了一遍，才和颜训诫道：“听你所陈，尚无大过，外功建立尤多，不负为师期许。为只村民除害一节，未见恶人，先启杀机，事前事后，未动一毫恻隐，有些不合。所幸情真罪当，不曾妄杀。事已过去，以后临事多加戒惧，以免一时躁妄气盛，误人

误己。李道友所说之言，原有前约，偏值这佛道两家，数百年难遇良机在迩。凡修上乘功果的道友，临期都有所修为，不能分身。圣陵异宝，恰在此时出世，好似特为要被古妖尸暂时攘劫去的一般。我与各道友既难届时前往，能代往者绝少，便是知道此宝来历的人，也只我和优昙、极乐、东海三仙数人而已。就连嵩山白、朱二友也未必能详底细，何况其他？昔年李道友因妖尸新增恶党，恐异宝落在妖尸手中，不等年满，先期出世，为祸人间，曾与我在不周山旧址，摆列先天圣卦，详参原始，追溯万年前圣迹，冥心搜卜，推解过去前因。算出此宝终当落在你的手中，异日光大吾门，并助峨嵋长幼两辈道友驱邪正果。他极欲玉成于汝，曾为你费了四十九日苦功，练成一道大衍神符，以备入圣陵内寝时，避免壁间所伏神弩之厄。此事只对三仙中的玄真子谈起过，此外绝少人知。当时我因你开元寺转劫在即，没对你说。我原意数由前定，此宝应有这一番魔劫，主于失而复得。先期赶去，未必得手。继而一想，李道友向主人定胜天，他自己便是以虔心毅力，战胜群魔，化除三灾五劫及诸苦难，终于练就元婴，成了正果。他既是盛意殷殷，加以你前生魔孽太重，注定诸般苦厄险难，终以一一经历的为是。这才决计命你试一为之，成固大佳，少却许多灾累，又将此二异宝早得到手，免被妖孽窃去，多所周折。不成也可即此下手，跟踪追往夺回，免令为祸生灾，可抵却你不少功行。至多不过受些惊恐困难，终仍因祸得福。你就不遇李道友，我也要在三数日内用心息通灵之法，召你速归受命。那白阳山二妖尸，我和诸道友久有意将他除去。一则因他通灵诡秘，藏伏有术，除时费手，不比别的妖物，顷刻可了。当初白阳真人用尽心力，与他苦斗多日，也只将他父子制伏，不能立时除去，其难可想。二则他运数未终，恶行也未大著。三则你转劫以来，所积外功

还差得多，正好借此成全。你此去全仗知机神速，吉凶祸福，各参其半。到时宝物如已为妖尸先下手盗去，固应乘其未能详解二宝妙用，即时赶往。幸而得手，更是机不可失，飞速前往白阳山。仗新旧诸宝法力，扫荡妖穴，一举成功。免致触机先遁，隐迹黄壤，潜伏地府，无从搜索，贻祸无穷。圣陵灵符失效，约在距今第九天上，最好先期赶去。适卜一卦，你的魔障甚多，早去更多险难，晚了又必无济。几经推算，比较只有近期前二日去稍妥。但是中途仍不免有人横加阻挠。如遇仇家，可用本门仙遁，以法宝护身避去，暂且忍辱不理。圣陵神符应在后三日内夜间，亥子之交失效。由此起行，你御剑飞行，当日可至。为防妖尸，在距今第七日，动身早到两天。候至夜半，如见迅雷疾风，暴雨大作，陵上有千万道五色光华，上升霄汉，便是时候。可先谒拜圣陵，虔诚默祝之后，再用本门灵符护身，由上遁直达内寝，二次拜谒圣帝。此时如见陵内有甚异状，你所有法宝，俱不可妄用，只须将李师叔大衍神符祭起，便能止住两壁四十九枝先天一气子母神弩。急速起身，先请下帝座前所悬昊天宝鉴。此鉴道家称为太虚神镜，具有先天妙用。到手后，再用此鉴照向九鼎前当中一座小鼎，以免鼎侧有甚妙用，发动难制。那便是开辟以来至宝九疑神鼎。二宝到手，随即赶往白阳除妖，到即成功，最为顺手。如若事有差误，为妖尸捷足先登，便费事艰难多了。事在人为，好自为之。”

杨瑾跪谢师恩以后，芬陀大师又把妖尸鸠后无华氏、戎敦父子与白阳真人苦斗，后来与四凶中的妖尸穷奇、妖道金花教主钟昂之子钟敢，师徒勾结，狼狈为奸情形以及各个道行深浅、所用法宝如何一一告知。

杨瑾一一领命，记在心里。候至第七日一清早，知启行之期已届，便向芬陀大师拜别。大师道：“你前生好杀，仇家本

多，俱欲死你而甘心。转劫后隐却本来行藏，暂虽无人知底。自从领命下山行道，你见师父因你，延迟多年飞升，急功心盛，树敌越众。日时一久，当然明眼人窥破。今已各派传说，知你是凌雪鸿转世，益发嫉恨切骨。前卜之卦，许飞娘因你屡坏她事，毒恨不解。她为人诡诈，不敢惹我，知你专一独自行道，素无同伴。竟欲乘我鞭长莫及，出你不意，伺隙暗害。她自在仙霞岭与你斗法，被李道友神雷惊走。便向各地传扬，当年大仇，转劫重生。各异派中人比前还要厉害，一面到处约请同恶中的能手，一面又将业已隐匿多年不出的两个大仇家，明劝暗激勾引出来与你为难。近又托人向赤身教主鸠盘婆，借来索影晶盘，窥查你的行踪，竟查出你已回转龙象庵。偏你性喜游览，一下山行道，先是由川边起始，直赴滇黔。然后道出衡湘、武汉，由河南驿路入京，再顺山东官道南下，绕行皖、赣等省，遍历大江南北。中间回山数次，每当再出，除奉命有事外，大半是走未经过的道路郡邑。这次由桂、粤滨海诸州县，绕行至闽到了仙霞岭，遇见你李师叔，受教回山。你行道脚程，只有关中和天山南北未去。在你只是癖嗜山水，借着行道之余，就便得以登临，想把前生所涉名山胜迹，洞天福地，一一旧梦重温，都走一遍。反正何地皆可救人行道，乐得暂时不走重路，事原近于童心。飞娘等恶霸却将你每次所经途程事迹，详加考查，以为事出有意。又经多次推算，算出你这次如再下山，必往关中一行无疑。许飞娘知我与三仙等诸道友，近数十日左右有大修为，不能分身。此时你如离山，真乃绝好良机。就这样还不敢在近处下手，特地埋伏关中一带。你那两个大仇人，一个匿迹岐山凤凰岭，正当你必由之路。你在我这里，我自知这般妖邪鬼计，加了防范，便用晶盘也观查不出你的动作。你一离山，她必由晶盘中看出你的行迹。飞娘立即用妖法

传言，群起与你为敌。如在平日，自不惧她，此时动关紧要，遇上沿途纠缠，岂不有害？不过她借鸠盘婆晶盘索影，仅看出你回山，即被我觉察防范，连日毫无所见，知道无济，昨日业已送还。不能命你早日赶往，便由于此。另一仇人，就住在桥山圣陵附近的子午岭。信了飞娘之言，意欲在金牛峡嶓冢山一带，必由之路，埋伏妖阵，堵截暗害。你如绕道秦岭，便可避过这两处。其外还有许多仇敌相待，你不露面行道，径驾剑光飞行，他也无从觉察。只岐山难过，此行稍一疏忽，便有旬日压魂之灾。我今晚便即入定，须要十九日后才完功果。在此期中，有难决不能救你。不问是中途作梗，抑或被仇敌跟踪追往圣陵，俱都有害。一切行事，务要小心忍气为是。”

杨瑾领命拜别。出了庵门，径驾剑光往关中飞去。心中谨记师言，本来不愿惹事，谁知运数注定，该有一场磨难。飞过剑阁、广元以后，前面牢固关便是关中地界。如照平时，本应经由金牛峡沿着嶓冢山飞行，赶过大散关，经宝鸡、凤翔、横断岐山主峰金鸾岭，直穿甘肃边地含湿口、大鹏墩等处。这一由秦岭走，便须由牢固关，顺米仓山脚，往东南行。到了巴山，越飞过去，然后飞出饶风关，穿行子午谷，飞渡柞水，沿着终南南飞。经由秦岭、蓝关，横断少华支脉。过了临潼渭南边界，重又折向东北斜飞，道出同官、马栏等地，方可到达。这一个大弯转，要多走出一两倍的途程。杨瑾心想，师父只说岐山、嶓冢两处有前世仇家在彼相待，尤以岐山之仇，最为厉害，又未说出姓名。回忆前世夙仇有本领的并没几个，内中只贱婢许飞娘的师父混元祖师最厉害，已为三仙用无形剑兵解。余者多半不是自己敌手。何况转劫以后，又承师父将本门所有至宝奇珍一齐赐与；更学会了金刚、天龙诸般禅法。如在平日，这等妖人还唯恐不相遇，为世人除害，怎肯闻风远

避？就说是恐因此阻滞，误了圣陵取宝时机，不由这两处经过也就是了，何必绕这几千里路大圈子则甚？因知芬陀大师虽然道妙通玄，法力无边，可是行事极其谨慎，每次下山，常多告诫。不愿徒儿不济，吃了人亏，辱没师门颜面。自己两世相随学道，除五十年前开元寺应遭之劫外，从未失闪过。以为这次必是师父因入定多日，如有危难，不能分身往救，故尔格外戒慎筹思了一阵。杨瑾意欲横断米仓山，径由古米仓道，过汉中、南郑，略向东南斜飞。先避蟠冢山之敌，再由古褒斜道，飞越太白山支脉，渡了沣河，经马嵬驿，直趋醴泉，绕出岐山之前，然后偏向东北，途经少白山、永寿亭口、落鹰峡，仍穿甘肃边界，直达桥山。两处大敌，一样远远避过，路却比由秦岭绕越要近一倍多。当日赶到圣陵，绰绰有余。如由秦岭绕大弯走，这条路，便是杨瑾前生常与嵩山二友往来秦陇、河湖，也未这样走过。计算卯初由川边起身，此时已是未申之交，才到了陕西边界牢固关。如再曲折回行，便一口气飞行，中途毫不停歇，当晚也难赶到。念头一转，便照自己所拟途程，催动剑光，加急往前进发。飞过南郑，一入褒斜，特地将剑光升高，直上青冥。运用慧目，定睛回顾，蟠冢山近阳平关一带高山之上，果然隐隐有妖云邪雾笼罩，不禁敬服恩师："真是神明朗澈，事事前知。可笑妖人费极心力，区区妖阵，也敢卖弄害人。且等我功成归来，再寻你们算帐。"略看了看，仍旧电射星流，往前飞走。不一会，过完古褒斜道，飞上太白山。因此山最高，前望岐山，如在眼底。杨瑾意欲观看设伏妖人是哪家数，过时格外留神注视。见岐山凤凰岭那一带的山峰，正值斜阳返照，云浮天空，凝紫摇青。山光如画，气候甚佳，看不出一丝一毫妖氛邪气。比起太白山自中天池以上，便云横雾涌，气候阴郁，绝顶之上，更是积雪不消，坚冰匝地，满目荒寒之概，

相差悬远。如非芬陀大师早示先机，绝不信有甚妖人在彼埋伏，设阵相待。

杨瑾毕竟两世修为，久经大敌，一见仇人故示平静，不动声色，便知是个劲敌，较蟠冢山上仇人，要厉害得多，并不敢稍为大意。忙即飞过山头，连剑上光华，也极力隐敛。方以为相隔尚远，小心绕避，必可无事。不料刚渡了沣水，偶然瞥见左侧山凹里剑光隐现，颇似前生丈夫追云叟白谷逸门中家数。再侧转身定睛一看，不禁怒从心起。原来下面山凹里是一块盆地，向阳危崖之下有一山洞。洞前石台之上，竖着大小数十面幡幢，当中木桩上，绑着一个赤身露体的孕妇。香案前立着一个道人，正是五十年前追云叟门下的孽徒毕修。心想："当初因他叛师投邪，作恶多端，自己为代追云叟清理门户，到处搜拿，和混元祖师五台派诸妖人多结仇怨。后来受人暗算，在开元寺兵解坐化。如非恩师鉴怜与神尼优昙等相助转劫，二次从师，几乎坏了道基，他便是罪魁祸首。记得兵解前，这厮已被自己寻到五台，在山麓运用飞剑将他腰斩，如何又能偷生潜迹？直到如今，也未被嵩山二友及诸道友所诛，真是怪事。"杨瑾细一查看，见他一面仍用本门飞剑，护着一个形式奇古的汉陶罐，一面口中喃喃，掐诀念咒，正在布那十二花煞神罡。打算爪裂孕妇，取腹中血胎，禁炼迷魂妖法。杨瑾暗忖："这孽障，忒也大胆！竟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炼此妖法？虽说此法祭炼甚速。只要一切齐备，炼起来不过个把时辰便可毕事。如被正派中各道友路过看见，焉有命在？"说时迟，那时快！下面妖道已将法行完，将手一扬，立时伸长丈许，正要向当中孕妇腹上抓去。杨瑾夙仇相见，本自眼红，何况又见妖道伤生害命，如何容得？当时再也按捺不住。无名火发，哪暇寻思，把身子往下一沉，左手迦叶宝镜发出数十丈长一道金光，照向法台

之下。右手一指般若刀，化成一片寒光，直朝妖道毕修头上飞去。

那毕修当年因犯清规，不敢回山，叛师背道，投在混元祖师门下。他为人机诈，见师父、师母四处搜拿，自知正派诸位尊长，道法高强。既犯众恶，早晚遇上，本难幸免。知道赤身教主鸠盘婆，精于“脱神解体”之法，能在危急之间指人代死，对方多大本领，轻易也察看不出。乘其来会混元祖师之便，再三背了人，苦苦哀求，得了传授，苦炼精熟。于是下山，故露形藏，凌雪鸿闻人道及，果然立即追出。毕修心术更坏！他出身正派，知道正邪水火不能并立。东海三仙无形剑已将炼成，混元祖师终难免难。在他门下不过暂避一时，一个不知进退，长此相随，日后仍不免于玉石俱焚。又想一个面面俱到的奸计，预先安排好一个替死鬼。特地将凌雪鸿引到五台山下，当即施展脱神解体之法，指人代死。凌雪鸿还以为孽徒伏诛，随用五行绝灭散将尸首化去。混元祖师见新收爱徒惨死，凌雪鸿上门欺人，自然仇恨愈深。他却鸿飞冥冥，隐过一旁，既给仇人树了强敌，又可免却异日杀身之祸。果然所料不差，没有多时，混元祖师果为三仙无形剑所斩，五台门下，不少伏诛，他竟漏网。从此隐迹潜修，方以为无人知晓。不想恶人终当为恶，积恶已深，不容幸免。竟会被杨瑾一个大仇家，在鸠盘婆口中，得知此事。

那仇家名唤胡嘉，以前曾被凌雪鸿斩断过他一条右臂、三根肋骨，吃了大亏，几乎丧命。一气逃到岐山凤凰岭古墟洞中，潜伏不出。衔恨凌雪鸿切骨，自知不是对手，一意苦修。在墟洞中用百炼精金，不但将断臂和肋骨补上，而且还能飞出伤人，专破敌人飞剑。由此隐了原名，自称金臂行者。等去寻找凌雪鸿报仇时，人已在开元寺兵解坐化。因他与鸠盘婆、许飞娘交

好，所学又是魔道，当他炼那金精神臂未成之时，常往鸠盘婆处论道求教，比和飞娘还要莫逆。这日胡嘉又往拜访，鸠盘婆无意中向他谈起毕修代身假死避祸之事。心想自己正想寻仇，此人恰是仇人叛徒，岂不正用得着？再者，自己一生，尚未收过门徒，此人以埋伏相候。由此胡嘉便在岐山废墟之下，暗设妖阵。毕修本想盗学他所藏秘箓，自遇诸葛警我起已有多年，难得有此机会。用了无穷心思，竟趁胡嘉头七日设阵踏罡之际，将他魔教中太阴秘箓偷抄到手。一看，前闻胡嘉言也有几分实在。如学他法，不特要先断去一条手臂，并且费时费事，学时必被觉察，反而不美。况且凌雪鸿又已转劫再生，事更难缓。如求速成，专为避祸起见，只炼花煞神罡最为合宜。好在秘箓已然偷抄到手，所有法术，异日遇上时机，何不依次学习？主意打定，毕修原打算借词下山，走向远处祭炼。偏生胡嘉因自己每日要在岐山顶上布阵，正值有事之秋，不许远离。毕修日惧祸福，急不可待，只得背了胡嘉，用妖法摄了个产妇，就在山凹中设起坛来，那花煞神罡，在魔教中最为阴毒，专破五行神雷及各门飞剑。

胡嘉当初原炼过这种妖法。因知目前正派中异宝甚多，恐为所破，才不惜艰险，苦心祭炼金精神臂。毕修看出胡嘉心意，知他法术均有秘箓，意存窃取，总不得便。这日也是合该有事，胡嘉差他往太白山上天池去采伏龙草。毕修因这多年来，正派两辈师长同门都当他已死，迄今无人看破。采得药草，回转岐山之际，忘了隐形。途遇三仙门下的诸葛警我，匆匆隐避不及，露了行藏。知道不好，只得跪在诸葛警我面前，苦苦哀求，自己一时无知，铸成大错，如今悔之无及。千祈看在以前同门之谊，不要泄露，以免各位师长知道，不能逃死。诸葛警我笑道：“你还当你以前那点鬼隐身法，各位师长都被你瞒

过了么？实对你说，当初你拜师学剑之时，各位师长早知你非本门中人，必有今日。只缘白师叔见你彼时向道之心，十分虔诚，又因和人斗气，特地恩施格外，将你收下。原意人定胜天，引你入正，你却不知自爱，叛师背道。先投入敌人门下，又恐日后有祸累及，行那代身邪术。只凌师叔暂时被你瞒过，别位师长同白、朱二师叔先因凌师叔性情执拗，又苦追穷寇，寻你生事。后又因你恶贯未盈，气运未终，既然惧祸佯死，投庇妖道胡嘉门下，不敢似前为恶。也就不值专为寻你计较。今日相遇，我回东海，定徇昔年同门之谊，不向师长禀告。但你罪孽已深，听师长说，就是隐伏敛迹，不再党恶为非，也难免于金天神雷之诛。何况你从的又是个邪魔外道！如听我好言相劝，即速革面洗心，独自隐入深山穷谷之中，专事静坐虔修。从此改行向善，仗着昔年师门传授，忍耐艰苦，熬过这数十年劫运。纵有不成，也可免祸，得享修龄，养就根骨，以备转世重修，方为上策。只求我不说，有甚用处？迷途速返，言尽于此。”说完，破空飞去。

毕修闻言，惊愧交集，不知如何是好。明知所说有理，无奈自拜胡嘉为师后，被他索去生辰八字，时刻在防叛他改图。如要弃而他去，也是死数，就此迁延下去，早晚又必应劫。正自愁思无计，偏是冤家路仄，又被许飞娘走来撞见。飞娘自混元祖师兵解后，顾念浓情，誓死与正派中人为仇。到处煽惑邪党，无孔不入。久寻胡嘉，不见踪迹，一见毕修并未身死，忽然明白他以前假死用意。不由大怒，立时飞剑动手。毕修自非其敌。知她与胡嘉交好，被迫无奈，将胡嘉抬出。飞娘自得实况，方始转怒为喜，立追引去相见。胡嘉倒也殷勤延款，两下过从颇密，仍和以前一样。只拿定主意，劫后余生，不再惹祸树敌，除非断臂仇人尚在，否则碍难从命。一晃多年，始终说

他不动。正无奈他何，忽然得知杨瑾是凌雪鸿转劫再生，忙往告知。胡嘉前言业已出口，再者想起前仇，也委实万分痛恨。虽然答应，因知芬陀大师厉害，终是胆怯。最后才由飞娘借了鸠盘婆晶盘，商量以逸待劳之计，算出杨瑾所经路上，设下埋伏，暗设妖阵。出其不意，暗下毒手。另外还约上一个名叫"九天勾魂神君万谷子"的妖道，与胡嘉二人，分在岐山凤凰岭与蟠冢山一带，将所炼飞剑放起，护着装生魂的法器。原意只要法器不遭损毁，别的无关紧要，一遇有警，立时借着飞剑防护，取了法器退走。改日再另觅地祭炼，也不妨事。不料他那飞剑，原是追云叟白谷逸的传授，这一小心过度，恰巧遇见杨瑾空中路过，将大对头招了来。当他正在行法之际，忽听一声娇叱！跟着百丈金霞带着一道银光，星飞雷射，自天而下，来势异常惊人。

毕修先后在追云叟和混元祖师、胡嘉门下多年，也是久经大敌。又听飞娘、胡嘉等妖人常道及杨瑾的行径貌相，本就有些作贼心虚，再一见那道银光，更是当年凌雪鸿常用之物。也不知有多少邪魔外道，死在这银光之下。料定来人，必是凌雪鸿转劫的杨瑾无疑。不由大吃一惊！不敢乱施妖法抵挡，忙将保护法器的那道剑光，飞上前去迎敌。不想杨瑾天性疾恶，又加毕修是本门败类，两世深仇，恨之切骨。知他奸狡刁顽，动手时，早有成算。特地将两件法宝同时施为，使他措手不及。毕修用本门飞剑，还可支持些时，那法华金轮，乃神尼芬陀的佛门降魔异宝。势又迅急，如何能以抵御。剑光化成一道长虹，刚飞上去将金霞银光抵住，正待伸手取了法器遁走。就这瞬息之间，倏地眼前银光奇亮，飞剑竟被裹住，绞成一起。同时那百丈金霞由分而合，直向法坛上当头罩下。事出仓卒，万分危急。毕修如稍缓须臾，只一被黄霞笼罩，纵能用魔教中"赤尸

遁法”侥幸逃得活命，也必带重伤无疑。还算他临危知机，应变神速，一见来势猛疾，自知万无幸理。终是逃命事大，顾不得再抢坛上法器，忙即施展赤尸遁法，咬破舌尖往上一喷，立时法台上起了一片血光烟雾，蒙蒙中现出许多与毕修身貌相同的幻影，四散奔逃，真身却从金光烟云中逃走。

杨瑾眼看敌人授首，一见这等情状，还不知毕修逃出圈外，只料是分身化遁之法。大喝道：“无知妖道！这等障眼法儿，也敢卖弄？”一指宝轮，那百丈金霞，便奔流激湍般四方八面数百亩方圆，分散开来。将幻影和法台，一齐罩住，再喝得一声“疾”，金霞飙轮电御，疾转了数十百次。一声爆响，坛上法器，首先破裂。氛烟净扫处，所有法坛上的幡幢，一切法器等品，全数绞为灰烬。杨瑾先见许多幻影，俱为金霞笼罩，无一漏网。以为内中当有真身，不及逃遁。事后仔细一看幻影全灭，所毁之物，各有痕迹，惟独毕修尸首不见，更无丝毫残余血迹。才知中计，吃他暗施妖法逃走。下手如此周密神速，仍未使其伏诛，心中好生不快。见木桩上孕妇早在事前惨死。毕修先时只知强令厉魔魄入窍，重加祭炼，再被宝光一照，业已烟消骨碎，返魂无术，只得任之。妖道虽可痛恨，当场被逃去，急切间定难寻觅。圣陵取宝，为日无多，不宜再作耽延。既知此贼尚在人间，访出底细，归来除他未晚，目前还是取宝要紧。

说时迟，那时快！先后还不到半盏茶的光景，等她主意打定去收时，起初颇觉费力，二次又运用玄功往回一招，宝刀银光才裹住敌人飞剑，缓缓降落飞来，离身三丈，忽改快轻松。以为无事，刚将宝刀飞剑分开，伸手待收，那飞剑倏地比电还疾，嘘嘘嘘一片破空之声，径往斜刺里飞射出去。杨瑾先见敌人逃后，飞剑仍与宝刀相持，已疑敌人不舍此剑，潜身隐处，

其逃不远。运用慧目，四外细查，又不见一点妖氛邪气。好生奇怪，收时颇为留意，继见由难转易，快要到手，才放了心。哪知先疑已差，自身该有那旬日墓穴之灾。毕修就此弃剑而逃，本可无事，偏生他神雷之劫肇因于此，也难幸免。当时虽得脱身，终不舍那飞剑。见被银光裹住，知道厉害，不敢明收。先是暗运真气，强争无效，同时又见杨瑾四外谛视，料已生疑，恐被觉察。忽生急智，将身躲离远些，以备逃时容易。一面行险，将剑光由缓而速，逐渐放松。心想万一仇敌业已看破行藏，始终用银光将剑裹住收去，那是活该晦气。原是她本门之物，一落人手，略加吐纳习练，便能运用自如，休想失而复得。否则二宝一分，稍有间隙，立可火速收回逃走。毕修打好如意算盘，暗运玄功，静待时机之来。因他出身正派门下，人又奸诈非常，知用妖法，隐身近处，必被看破。虽用邪术遁走，隐起时，却大胆改用追云叟所传隐形之法。杨瑾见无妖气，暂时被他瞒过，稍为轻敌，疏忽了些，便中鬼计。那飞剑竟被收去，如何不气，匆匆不暇再计别的，喝得一声：“好个大胆妖逆！”脚顿处，便驾遁光照准剑光去处，破空飞起，电射般追去。毕修身剑业已合一，真是丧家之犬，急不如快，又无潜光敛影之能，连剑光一齐隐却，舍更是舍不得。拚命奔逃了一阵，回望敌人紧追不舍，早晚被她追上，心中又恨又急。正是无可奈何，猛想起：“自己真个是临事心迷，其蠢到了极处！师父胡嘉受许飞娘重托，日夜在岐山顶上候她不着，难得相逢狭路，正好引她入伏。为何不择方向，一味乱逃，岂非自讨苦处？”一看前途所经方向，正与岐山并行。相隔还不算远，变计改向，还来得及。忙即一催遁光，往左侧斜飞出去。

杨瑾追了一阵，逐渐追近，方拟再近一些，便可施展法宝。一见毕修改了方向，自然不舍。追得又近了些，猛一眼看

见岐山在望，想起恩师行时谆嘱。暗忖："这厮鬼祟百出，莫要真个为了追他，遇见强敌，误了事机。"想到这里微一停顿，遁光便慢了下来，一咬银牙，正待拨身。毕修已然飞出老远，偶一回顾，敌人大有转身之势，哪肯轻放？深知杨瑾前生心性刚列，适遇情形，仍然未改。前面岐山不远，既不来追，正可匀出功夫施为。再反追上去邀斗，不患她不入伏中计。当下忙从囊内取出胡嘉传授的七面妖旗，先用一面望空一掷，立时便有一道五色烟光，上冲霄汉。然后回身追赶，装作不认得杨瑾神气，大喝道："大胆狗丫头！叫什么名字？竟敢暗算你毕真人！前面我已设下仙法，为何知难而退？莫非怕本真人将你擒住作炉鼎么？"杨瑾停追斜飞并没有多远，忽觉后面有了破空之声。反回身一看，毕修竟敢追来！身后有五色妖云一幢上升，仿佛有恃。一听出口不逊，不禁大怒。暗忖适见这厮，虽隔多年，并无甚出奇伎俩，生前劲敌，多半死亡。难道恩师应说岐山之伏，竟是此贼不成？正忿怒狐疑间，毕修出语越发污秽，人却遥对不前。就此退走，心实不甘，便一催光，二次追去。满拟破了妖法，见机退走，不问他伏诛与否，反正决不多延时刻。杨瑾心里虽想得好，事却大谬不然。追了一程，眼望前面毕修收了飞剑，隐身妖霞之中。便将法华金刚轮取出，百丈金霞飞转处，烟云净扫，毕修不见。正待回身，前面又有第二幢妖云升起，毕修仍复现身，追来辱骂。气恨不过，又追。追近妖云，使金轮一照，二次又复化去。第三幢妖云，又在远处与毕修相次出现。明知诱敌，一则怒恨，按捺不住，二则疾恶轻敌之心太甚。似这样三次过去，已离岐山凤凰岭不过里许。杨瑾气得把心一横："此贼如此可恶，休说我有至宝护身，纵有妖阵也困我不住。来时恩师只说，到后三日中圣陵开放，未说一准时日。现在是期前赶往，尽有余闲，不见得便为此所误。

纵落此贼算计，为妖尸捷足先登，仍可跟踪赶往。恶气难消，今日豁出受旬日困苦，宁甘误事，也必将此贼杀死。”想到这里，便催动遁光，往前追去，似这样连冲破了五幢妖云。

毕修见已然诱至岐山凤凰岭地边上，还不见胡嘉现身迎敌。敌人遁光里放出万道金霞，所过之处，邪气似风卷残云一般，休想抵御分毫。七面妖旗，只剩了两面，来势比电还疾，眼看赶近，再有片刻工夫，这第六七面妖旗一毁，定被追上。要是胡嘉恰在此时他往，自己又不明魔阵用法，岂非死路？毕修忙中无奈，只得豁出弃去那口飞剑，仍照先前隐身遁走，方为上策。主意想好，前面咫尺，便是第六幢妖云所在之处。偶一回顾，杨瑾追离身后，仅有数十丈之遥。一催剑光，身刚飞入妖云之中，身后金霞已自射到，知道不妙。胡嘉处心积虑，在此候敌已非一日，不致离开。想是看出敌人势大，知难而退，故意不出交锋。危机顷刻，再一味逃下去，追上准死无疑。当时惊慌失措，就借着烟云隐蔽这分秒之间，顾不得再施展第七面妖旗诱敌，一指剑光，离却本身，仍旧往前飞去。紧接着行法隐了身形，往斜刺里逃去。原意杨瑾必朝剑光追赶，仍可诱敌更进，即便不能，仅只飞剑被她收去，也可无害。谁知杨瑾先时疏忽，被他瞒过，上了一次当，业已留心，早就防到他又施故技。再加毕修分光隐遁之时，金轮宝光恰巧射到。杨瑾见前面烟云净处，人影一闪，剑光稍停了停，仍旧朝前飞去。知他舍剑图逃，同时又想起毕修原在追云叟门下，适才定用本门隐身之法，所以看不出妖气来。虽然看破，心里还拿他不定；一面运用玄功试一收那剑光，竟是随手飞来，愈知所验不差。毕修仍在近处，逃走未远。忙停了遁光，再用本门禁法去破那隐身之法。毕修因先时收剑，才被敌人看破，几致性命莫保。及见胡嘉不出，以为成心怯敌，一时绝望，决意弃剑逃

生，不想弄巧成拙。敌人知微神速，一晃眼工夫，将飞剑收去。接着猛觉机伶伶一个冷战，身上一紧，立时现了身形，不禁吓了个亡魂失魄。连忙咬破舌尖，一片血光从口中喷起，正待化身逃遁，杨瑾法华金轮放出百丈金霞，已然照到。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倏地眼前一暗，耳听一人在空中厉声喝道："徒儿快往东南退出，待我亲拿贱婢！"毕修听出是胡嘉口音，心中大喜，径往东南遁去。

这里杨瑾刚破了毕修隐身之法，放起法华金轮，眼看百丈金霞，飙飞电御，就要将毕修裹住。猛觉眼前奇暗，尖风如箭，刺得遍体生疼。头上似有千万斤重物，当头压到。知道陷入埋伏，忙用飞剑围绕全身，又将法华金轮招回护体，紧接着将镇魔诸宝相次施为，化成一团数十亩方圆的金华五彩，在暗云浓雾中冲突起来。满拟邪不胜正，区区妖法，万禁不住佛门至宝一击。谁知胡嘉用的是玄阴妖法，有颠倒乾坤之妙，非比寻常。宝光所照之处，虽将邪雾妖氛冲荡成一个光巷，可是光霞以外，仍是黑暗非常。冲荡转折了一阵，连方向都分别不出来，更看不见妖人存身何处。杨瑾见妖阵中，除暗影沉沉不辨东西外，更无别的动静。先还不甚注意。后来认定一个方向，照前直冲，凭着冲光迅速，以为总可冲出与妖人对面，决一胜负。冲了一阵，前面老是一片深黑，杳无止境。才料妖人用的是"挪移五行"魔法，如不先将阵法破去，似这样飞行十年，也离不了原处。正自焦急，渐觉适才被妖风吹了一下，周身酸疼不已。只得强自按捺，暂停飞行，率性和仙霞遇见许飞娘时一般，盘膝坐在金轮之上，运用金刚禅法打坐。过有两三个时辰，刚将身上所中邪气用本身真火化尽，正在冥心定性，默运气机之际。遥闻离身十里之外高处，毕修向一人低语道："师父，你既将贱婢困住，怎还不下辣手，等待何时？"另一人答道：

“我这九子母天魔玄阴大阵，非同小可。无论何派真仙，一经深入内阵，决无幸免。适才只怪你胆子太小，已然诱敌到此，眼看深入玄牝，再进里许，便可出其不意，用玄阴之火将她炼上三日，全身化为融泥而死。你却害怕逃走。我那玄牝法器，设在底阵，原意仍可诱她入阵。偏生贱婢飞行甚速，又和阵地背道而驰，所用法宝，更是神妙。我连用长地之法，仅能将她止留原地，冲不出去。除了等你心疑易向，掉头飞行，终难入网。此时停了多时不动，周身光霞笼罩，必是适才为玄阴之气所中，周身酸疼，在那里运用坐功。此事心急不得，我等以逸待劳，她身上酸疼一止，见久冲不出，只一改道，便投罗网。休看她有法宝护身，我豁出再苦炼十年，葬送这条金精神臂，将她护身法宝抓去一两件，稍有闲隙，何愁当年断臂之仇不报。贱婢两世修为，俱在芬陀老乞婆门下，不可轻视。今番费了许多心血，一击不中，反倒自误，务须相机审慎而行。此时还难动她。至于目前外阵中诸般禁制埋伏，看贱婢道行法宝，均胜往昔。纵然发动，未必有用。老乞婆此时不能分身来救，还以稍待为是。”胡、毕二人，原是在凤凰岭法台之上低声对语，相隔杨瑾至少说也有十里远近。万不料金刚禅法一经坐定，便返虚生明，灵机微妙。数十里左近万籁音声动作，均能谛听清晰。胡、毕二人这数句话不留神说出，却给杨瑾少了好些麻烦。

杨瑾疼止以后，原想再运用一会玄功，以防余邪未静，并无别意。一闻此言，方知为首妖人，乃当年断臂逃走的胡嘉。这“九子母天魔”玄阴阵法，当初曾听芬陀大师说过，乃魔教中数一数二最狠毒的妖法。一经深入牝门，被玄阴之气吸住，不消多时日，任是金刚般法体，也要吃阴火搜精竭髓，销骨亡魂，化为一具空皮壳而死。此阵尚有色、声、香、味、触诸般妙用，外有无形诸天魔网，虽然破它不易，但是只要能识玄牝之门所

在，深知其中厉害，拿定心神，不去入窍，便可保得本身真阴。至多暂困魔网，终能逃去。杨瑾记得适才追近岐山，因见毕修往斜刺里遁走，即破了隐身之法追去。且幸无心中听出此阵玄牝方向，与她背道而驰，料无差错。如仍照旧前飞，他必用长地之法留难，仍逃不出。否则难免别生鬼计。身在伏中，无计防范。圣陵取宝事急，已违师训，中了道儿，再如应付失宜，非误事不可。好在有法华金轮护身，般若刀可斩破魔网，暂时只作脱身之想，不与妖逆师徒苦拚，当无妨害。杨瑾想了想，将主意打好，故意大喝道："不知死的妖逆！当年断臂，放汝逃生，只道你悔过隐迹，不再为恶。竟敢暗布九子母玄阴魔阵，暗箭伤人。我现运用慧目观察，已识鬼蜮伎俩。本当运用般若刀斩破魔网，我以恩师所赐百宝如意纯阳转心锁，锁禁底阵灵魔，然后用大力金刚神杵捣毁玄牝，使尔妖逆魄散形消，同归于尽，万劫不得超生。因念你苦修多年，殊非容易，虽是邪教异端，平日恶迹尚未显著，不忍就下辣手。叛徒毕修却是饶他不得。如明白事体，速收妖阵，献出叛逆，我便网开一面，容尔逃生。倘再怙恶不改，冀以邪魔取胜，祸到临头，悔无及了。"胡嘉不知杨瑾所说乃是诈语，一听大惊。暗忖这丫头转了一劫，竟比前生还要厉害。这九子母天魔玄阴大阵，曾经赤身教主鸠盘婆指点，自己苦习多年，煞费心力。中有无穷微妙，各派剑仙休说是破，连阵名也未必能叫得出。当阵法初发动时，看她忙使法宝护身惊慌神气，分明不知底细，怎的待了些时，不特省识阵名，连破法也都知道。那百宝如意纯阳转心锁和大力金刚神杵，正是此阵克星。要真个施为起来，玄牝之门一破，底阵灵魔与本身真元息息相关，害人不成，势必反而自害，那还了得。为报当年之仇，蓄志苦修，今日相逢，就这般容易罢手，情有不甘。献出毕修，自然更无是理。正自内怯

踌躇，杨瑾又复喝道：“无知妖孽！怎不答言？再如延迟，我便要下手了！”

杨瑾原因知道魔阵厉害，故意虚声恫吓，使其有所顾忌，试探着施为，不敢遽将全阵发动。暗中却在运用玄功，外借诸宝护身，给他一冷不防，施展芬陀大师为授临难脱身的飞雷遁法，朝玄牝相反的方向，加速遁走。

胡嘉身旁侍立的毕修见仇敌陷身阵内，好生欣喜，方以为成擒在即。忽听杨瑾说了那几句话，胡嘉沉吟不语，大有怯敌之状。虽知不会将自己献出，但是行藏今日已被杨瑾看破，若任走去，必要告知三仙二老及各正派中前辈苦苦搜寻，岂不遍地荆棘？早晚遇上一个，便难活命，越想越怕。等杨瑾第二次话一说完，忙向胡嘉道：“凌雪鸿前生便是鬼计多端，今番转劫，想必格外奸猾。我师徒和他们这些人情如水火，不能并立。现既陷身入阵，师父还不下手，等待何时？”一句话把胡嘉提醒！猛想起那百宝如意纯阳转心锁，乃当年天狐宝相夫人千年修炼而成的异宝，在东海遭劫以前，献与极乐真人李静虚。事隔多年，一直未听同道中人说起。这还可说李静虚与芬陀大师交好，转借与她门徒使用。那大力金刚神杵乃南海红门岭上高梁天缺地残二子合有之宝，双方门户之见甚深，怎会到她手内？况且当年凌雪鸿专与异派为难，到处寻仇，不肯放松丝毫。飞娘说她转世以来，较前尤甚。既然识破此阵，又有此二宝在身，哪会先打招呼，定是用诈无疑。数十载卧薪尝胆，好容易才使入网，莫受耍骗，被她逃走。胡嘉想到这里，暗中便加了小心，一面发动阵法，一面查看动静。真见敌人施展所说二宝，再行收阵带了毕修遁走不晚。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微一迟顿之间，杨瑾已将玄功运足。倏地大喝一声，先一指般若刀，化成冷艳艳一片银光向空飞起，故作斩网破阵之势。同时手扬处，一声霹雳

电火飞射中，便待背向底阵往外冲去。胡嘉虽然看破敌人有遁逃之意，并没料到这等神速。一见银光飞起，敌人果照所说之言行事，知此刀厉害非常，未免也是惊心。惟恐魔网斩破，纵与全阵无碍，毕竟损丧一件法宝，有些可惜。刚想放出飞剑抵御，倏地霹雳一声，雷火飞射，宛如银雨，敌人已自疾逾闪电，破空直上。这才明白敌人用的是飞雷遁法。事机瞬息稍纵即逝，连喝骂的功夫都没有，那还顾得抵御般若刀救护魔网？忙一伸左手，将法坛上备就四面形如手帕的黑网一晃，喝一声“疾”！立刻空中便有四片数亩大小的乌云，一上三下。展将开来。杨瑾正往上冲，猛闻腥骚之味刺鼻。抬头一看，乃是一片极厚的幂天黑云，当头罩下。不禁大惊，连忙按住遁法，不再敢上。情知动手稍迟，被妖道惊觉。这黑云名叫玄阴神幕，秽发所炼，共是上下四方六面。被它罩上或是网住，无论多少年修炼的道行，全都毁于一旦。妖道前后出世不过一二百年，决难炼成这样魔教中的异宝，定是鸠盘婆处借来无疑。最厉害是此宝另有元神，用时无须象别的法宝一般收起，只须微一招展，便可随心所欲，遮挡敌人去路。

杨瑾起初想不到魔阵如此完备，这一来图逃之念，成了画饼。如真是此宝，必然不止一面。想到这里，运用慧目，借着自己宝光冲照处往四外一看。果然除阵底阴门一面外，身前和身左右两方还有三片黑云，跟三堵墙一般，挡住去路。宝光所射之处，暗云净扫，妖雾全消。独这上下四片黑云，却似实质的丝网一般。纹孔分明，树立不动。虽吃法华金轮宝光挡住，不能再进，却也破它不得。一会渐伸渐长，头上黄云也渐渐散布开来，形如一所有墙没门的房子，将杨瑾困在当中。只阵底一面空着，此外更无出路。当杨瑾后退之时，划了一下裂帛之声，妖道魔网已吃般若刀刺破。杨瑾见机，看出情势不妙，忙

即收回，未被妖幕隔住。知道妖道故空一面，想借玄阴神幕之力，迫着自己入窍。虽然师传诸宝不畏邪恶，暂时足能护身，不受侵害。要想脱身，却是万难。看妖道如此布置周密，居心狠毒异常，万一陷身玄牝之门，必无幸理。又知妖道善于颠倒阵法，挪移五行，稍为疏忽，必中暗算。身在危机，还不敢焦思分神，以免失闪。只得强自按定心神，运用遁光，算准五行方位，仍朝着阵底一面不住加速退飞，一面思量脱身之计。

杨瑾心想魔网已破，玄阴神幕只能在百十丈左近遮掩自己，不能围近前来。如能任它三面包围，加疾飞行，只要冲出阵地稍有丈许空隙，便有脱身之想。谁知妖道的魔网和四面玄阴神幕，俱是鸠盘婆处借来，借时再三叮嘱，不可失损，务要小心施为。见敌人还没怎样，先毁了一样宝物，异日拿甚交代？急怒攻心，益发切齿愤恨。又知敌人法力高深，五行挪移之法，急切间难以生效。一面招展玄阴神幕，一面拚命施展长地之法。暗骂："不知死的贱婢，饶你飞得多快，身已陷阵，想逃时比登天还难。你这样不停疾飞，决难持久，早晚必有不济之时，只飞得稍须迟慢了些，与那阵底近接，不愁玄阴之气吸你不住！"杨瑾飞了好些时，因妖人防范严密，有时虽然冲远了一些，展眼又回到原处。只在离陷底里许，上下进退，一晃过了一天。胡嘉因杨瑾法宝厉害，好些妖法和外阵中的妙用俱未行使。原想以逸待劳，挨到杨瑾力竭时就擒。继见双方功力悉敌，杨瑾飞行了一日夜，始终未与阵底接近，无懈可击。暗忖神尼芬陀甚是难惹，看敌人道力，足可支持多日。如不另打主意，及早将她除去，时日一久，这老东西难保不得暇赶来救援寻仇。那时不但功亏一篑，仇报不得，弄巧又吃大亏。想了一想，立时改变主意，左手中指一弹令牌，同时咬破舌尖，满口鲜血，喷将出去。便有数十百道红丝，箭一般往四外飞去。杨瑾为防妖人暗算，原是面向

阵底退飞，先也想分出一件异宝杀敌取胜。明知妖人就在山顶行法，无奈妖云浓厚，暗如鬼狱。离身数十丈宝光所照以外，看不见一丝景物，无法施展。身陷魔阵，已过了一天一夜，不设法脱身，必误限期。方焦急间，忽见底阵上空，有无数红丝飞落，纷纷没入四外暗影之中。知妖人又在催动魔阵，行法暗害，不由加了几分小心。果然寻思未已，眼前忽地一亮，身外四面太阴神幕，全都不见，所有妖云浓雾，一齐消逝。阵变成一片灰黄之色，仿佛黄昏时光景。不似先前黑暗，却看不出天日景物。杨瑾大喝道："无知妖孽！不敢现身出敌，只管卖弄这幻景，有何用处！"语言未了，眼前一闪，忽地又现出许多赤身妙龄男女，赤条条一丝不挂，在离身数十丈处舞蹈起来。一会越聚越多，将杨瑾团团围住。上下旋转，颠倒错综，丑态极妍，备诸妙相。杨瑾知是魔教中最厉害的天魔摄魂舞，休说为它所动，连想用强制之法闭目不视，都要堕入术中。那太阴神幕，妖人不过行法隐蔽，并未收去，稍一疏忽，便形神消灭，堕入轮回，那还了得！当下忙将心神一正，任它千般丑态，视如无睹，一面仍加速疾飞，另想脱身之法。仗着两世虔修，道基坚定，又有佛门至宝护身。天魔阴幕为宝光所阻，近身不得，总算没有中了道儿。

光阴易逝，又过了一夜。杨瑾一算时辰，应是到达圣陵的第一天。陵中神符禁法，便在这三天之内失效开放。晚两日还好，倘在当日开放，为妖尸捷足先登，即便脱身赶去也是徒劳。长此被陷，如何是了！心恨妖人切骨，一时情急，意欲只留法华金轮护身，将所有法宝飞剑全放出去。冒着奇险，与妖人师徒拚个死活！正待施展之际，山顶法台上的胡嘉，见天魔摄魂之法仍是无用，又惊又怒。气得把满口钢牙一挫，豁出再苦炼十年，不问敌人法宝厉害，一伸金精神臂便下毒手。两下恰好同时发动，这一来却给杨瑾造了脱身机会。

第　七　回

一篑亏功　桥陵失宝
泱旬有难　古墓羁身

原来杨瑾也是合该有旬日之困！先因疏忽陷身阵内自用金刚禅法打坐，无心中听出妖人自道阵名。识得妙用以后，始终没有想到仗着金轮妙用，穿行地底脱险，以致延误事机。其实当初胡嘉向赤身教主鸠盘婆借宝时，那六面太阴神幕已然赐给她门下两个最心爱的女徒金姝、银姝。鸠盘婆见胡嘉再三苦求，已命借与。偏生金姝、银姝自从那年奉了师命去应毒龙尊者邀请，行经青螺峪红鬼谷外被绿袍老祖擒住，要生吃人心人血，不是五鬼天王尚和阳搭救，几乎裂腹惨死。逃回去便向师父哭诉，力请报仇。鸠盘婆只说不是时候，执意不允。后来藏灵子向绿袍老祖寻仇，正斗得不可开交，红发老祖随后赶到，用天魔化血神刀将绿袍老祖劈入阵内，相助三仙二老火炼绿袍老祖。仇已有人代报，二姝才平了气。由此对各正派中人生了好感，对各左道妖邪转成厌恶。当时师命难违，勉强应允，但留起两面，只借了四面。人去后，二姝对鸠盘婆说，胡嘉不可深

信，既恐久借不归，又恐为正教所破，不愿师传至宝毁损，故尔将两面主幕留下，以防万一。鸠盘婆当时还数说了二姝几句。胡嘉借宝到手，炼成魔阵再寻敌报仇时，凌雪鸿业已转劫。一晃多年，老防仇人托生再起，一直也未归还。这次因许飞娘说仇人转生，更名杨瑾，仍在芬陀门下，比前还要厉害得多。最好将那两面主幕也借了来，方为万全。二姝因他屡次推托不还，本就不喜，常向师父絮絮不休，哪里还肯再借。鸠盘婆虽因以前与神尼芬陀有小嫌隙，打算借刀杀人。但极溺爱二姝，视为本派传人；二姝不借，振振有词，也就听之。

杨瑾哪知底细？胡嘉初会杨瑾，把四面太阴神幕已都使出，未始不想到还有缺陷。嗣见杨瑾一味不停前飞，地下面已施有禁法，防敌土遁，也就没有在意，及至金精神臂一飞出去，杨瑾正将法宝分别施展，忽见一团黄烟，裹住一只数亩方圆的大手，自阵底一面飞至，意似抓取宝物。杨瑾虽然两世修为，博闻多识，这东西却未见过。自己又陷重阵，妖人相持二日之久，才行发动妖法，情知来意不善，不敢大意。忙即运用玄功，一指般若刀，冷晶晶一道银光，如匹练般刷的带起破空之声，飞将上去。眼看两下迎在一起，就要绞上，那怪手的五根长大手指，忽地一掣，黄光闪过，竟自隐去。容到般若刀把后半截手臂绞住，重复出现，不住屈伸做出抓拿之势，仍旧飞来。银光虽将后面怪手臂缠紧，却斩它不断，只不过来势缓了许多。杨瑾方始明白胡嘉用意，是因见自己有佛门诸宝护身，万邪不侵，虽将暂时困住，要想成擒，却是万难。这才施展极恶辣的妖法，意欲从宝光层里穿进，将自己抓入阵底中去。这条怪臂，必是他本身真元所化。般若刀乃佛门降魔至宝，竟会阻它不住，足见厉害非常。万一法华金轮再阻它不住，便非失陷在妖人手内不可。这时身外许多天魔，舞蹈方酣，淫情怪相，越出越奇。那

怪手也越飞越近。妖人全阵逐渐发动，鬼声啾啾，此应彼和，加以阴风怒号，惨雾迷濛，越觉万象凄厉，声势骇人。杨瑾又将剑光飞出，同敌怪手，仍照般若刀一样，只管纠缠，依然无效。法华金轮要用来护身，又不敢轻易离身放出。当这危机四伏之际，杨瑾心里一着慌，神微疏懈，遁光一慢，前面阵底便凑了上来，相距不远。同时上面那条怪手臂，也自当头抓到。如非金轮妙用，杨瑾知机神速，纵因金轮护身，不被那只怪手抓住。再稍缓须臾，略近前数丈，必被阵底玄阴之气吸进去无疑。杨瑾见势不佳，不禁大惊！不顾再运用般若刀，连忙加急催动遁光，好容易退到原地，相隔玄牝之门较远。那只怪手，本已伸入金轮光霞之中，想也尝着一点厉害，微一接触，便即缩退了些。退时并没有进，人已吓了一身冷汗。自遇了这一次险，中心忧急，元神没有先前能够镇摄。入后形势越坏，好几次都几乎被妖人用长地之法，摄入阵地。知恩师连日正在紧要关头，不能分身来救，再不设法行险，定遭毒手。寻思未已，忽地又飞近阵底，相隔玄牝之门不过丈许。那只怪手也改了方向，由上而下，从侧面抓来。一时情急，知难幸免，便不问青红皂白，忙暗施展天龙遁法，一手掐诀，一指法华金轮，一面招回飞剑、般若刀。百丈精光霞彩，飙飞电转，护住全身，直往地层下面冲去。

胡、毕两人在山顶上眼看得手，忽见杨瑾连人带宝，往下一沉。金霞疾转处，地面禁制全破。沙石旋飞，宛如狂风卷雪，四散纷飞。转瞬陷一深穴，敌人随光同隐，转瞬不见。连忙飞身追下，已自无及。杨瑾原不知下面一层有无阴幕阻隔。当时危机瞬息，急不暇择，以为入地虽是一样涉险，难以脱走。但有诸宝护身，不致立受侵害。总比被怪手抓住或被玄牝之门吸去要强一些。等到冲入地内，敌人颠倒五行来困之时再打主意。不料地面禁制被法宝一破，下面并无阻隔。无意出险，惊喜交

集。立即催动遁法，穿行地底。估计出了阵地，方始上升，这催遁光，往桥陵飞去。心想："途中虽受妖人阻滞，延误了两三日，仍在恩师所说三日之内到达。连恩师那般玄机妙算，也只算出圣陵应在这三天中开放，并没算出准日。此番到了圣陵，恰在最后一日开放，自然是刚刚赶上，再好不过。即使在恩师所说三天限期中的末一天开放，这相隔万年的事，妖尸也未必能算准时日到达，分毫不差。"

她存着希冀之想，一面催着遁光，破空加速前进，真比掣电还快。飞行迅速，一射千里，不消多时，便离圣陵不远。前望桥山顶上，一座圣陵直立在斜阳丛树之间，四外荒寒，寂无人烟，静荡荡的，不似有什么朕兆。一会飞到山脚，杨瑾为表虔敬，便将遁光按落。先朝圣陵下拜。叩祝了一番，然后循山而升。沿途也未看出有人来过之迹，益发心喜，以为不致误事。及至到了陵前，二次跪拜通诚，默祝起身。因已到迟，不等子夜，试用天龙遁法由地底往陵中小心行去。见地下并无阻隔，知圣陵已在到前开放，来迟了一步。万年异宝，得失关心，忍不住心头跃跃跳动。又进丈许，略为上升，走入了直达内室一条长的甬道。石路修整，石壁坚峻，宝光照路，尽可通行。便收了遁法，顺路往内室跑去。再行里许便达内寝，石门大开，内中光焰荧然。她又跪下来虔诚通白了一番；取出大衍神符，正要往内寝中走进。忽见壁间有几点金红光华闪亮，前进一看，乃是几支宝箭，箭簇长有二尺，业已没入石里。有的钉在壁间，有的斜插地上，每支长约丈许，全杆乌光铮亮，朱翎钢羽，掩映生辉，形式奇古。箭柄上发出碗大的金光，箭簇末没入尽处，光赤如火。在陵外甬壁间的共是四枝，射处石都纷裂，溅散满地。看神气似刚射出未久，知是内寝中埋伏的神箭。如无人偷入触动玄机，决不致于发射。当下杨瑾便料到要应恩师前言，被妖

尸捷足先得，把来时高兴，无形中打消了一半。再往前时，那神箭竟到处都有，四处散射，不下四五十枝。算计那箭发射之时，必然猛烈，可是途中不见来人受伤痕迹。圣陵异宝，多半失去。悔丧之余，尚存希冀，便在寝门外，又跪拜通诚了一顿，方行起身走入。发现神箭之后，杨瑾恐陵内或许还有埋伏，益发戒备前行。才一入门，便闻异香，那座内室广约八九亩，形式正方，四壁雕刻着许多战迹。迎面一座数丈长方的石案，上设樽俎鼎彝之类的祭器。案前地上，有九座大鼎，两旁一面一个大油釜。釜中各有一盏万年灯，灯油还存大半，光焰停匀，静沉沉的，高达尺许。圣帝真灵，便停在案后石榻棺之上。

杨瑾满腹虔敬，不敢谛视。只觉身材奇伟，没有看见面目。灵前及左右有好些顶盔披甲，执戟佩弓的卫士端然正立，服饰奇古，身材高大。先还当是木石制成的古俑，再一审视，个个神态欲活，除因年代湮远，身子已与木石同化外，一切均与生人无异。才看出都是当时效忠自殉之臣，端的是庄严肃穆，别有一番景象。这时杨瑾虽知事前有人来过，圣陵至宝，十有九被妖尸盗走。但是内室尚有其他埋伏，神箭威力厉害，或许能将妖尸惊走，心中尚存着万一之想。及至照着芬陀大师所说，敬谨戒慎着走向五鼎后面藏宝之处一看，那两件圣陵至宝，早已不翼而飞！失宝之事，原在意中，虽未过分惊愕，却是悔恨非常！不该不守师戒，苦追穷寇，以致白费许多心力。此去白阳山向妖尸取宝，还不知要有多少险阻艰难！正自寻思悔丧，转身时不小心，身子将灵前长案碰了一下。立时一阵香风过处，隐隐听得四壁金铁交响之声。灵前执戟卫士，也都跃跃欲动，面上似有怒容。恐渎圣陵，不敢再延时刻，连忙倒身退出。到了门外，又恭恭敬敬，跪祝了一番，四壁金铁之声，方始渐止。等将甬路走完，杨瑾方要行法破土上升，前面宝光照处，忽然瞥

见甬道入口处壁间挂着一个柬帖。取下一看，乃是追云叟白谷逸所留。大意说因受东海三仙诸道友之托，得知妖尸和杨瑾竞向圣陵取宝，先到先得之事。偏生群仙都在这些日内有事不能分身，追云叟也是如此，为了杨瑾，还少了许多修为，特地丢下一半功行赶来。已被妖尸捷足先得，在杨瑾到的前两日，圣陵刚开放的下半夜，将至宝盗走。知杨瑾随后必到，但是此时尚有他事，不是见面时机。留此代面，请杨瑾乘着妖尸宝刚到手，不能深悉其中妙用，速往白阳山一行。虽难免旬日困身之厄，终必得手。自己也要随后赶去相助等语。杨瑾一算时日，如在岐山陷入魔阵的前半日就从地下行法遁走，还来得及可以赶上。先是疏忽轻敌吃亏，末后却受了谨慎的害。万想不到胡嘉底下没有埋伏玄阴神幕。这一阴错阳差，全功尽弃，后悔已自无及。难受了一阵，无法只得重振精神，驾起遁光，往白阳山飞去。

剑光迅速，一路并无阻隔。不消半日，飞到妖尸无华氏父子的墓穴外面落下。这时已是第二日的晨间，朝暾融融，正照谷中，树色山光，秀润欲滴。杨瑾心事在怀，无暇留连景物。因穴中情形已承芬陀大师解说过，心里一忙，略一端详内外形势，看看有无妖法埋伏，便往洞中走进。原意潜踪深入，先窥好虚实和藏宝之所，盗出圣陵至宝，再和妖尸动手，以免又再疏忽，应那旬日困身之厄。偏生数有前定，一任杨瑾事前打算得好好的，中途仍生变故，几致祸遭不测。杨瑾本是隐身入洞。刚入洞行没多远，便见前面内洞深处，有几点星光出现，明灭闪动，变幻不停。杨瑾知是内洞的神灯妖火，并没怎样在意。及至又前行了里许，忽遇木栅阻隔。那木栅看只半截，由外可以观内，但是暗藏无边阻力，寻常飞越不过。杨瑾识得禁法妙用，便也运用玄功，用五行克制之法，便冲过去。杨瑾潜光匿形，

本来不易为妖尸觉察。无巧不巧，恰值那只妖鸟正在白阳真人那块怪碑后面瞑目假寐。生人一到里面，怪碑禁法便自动发动。杨瑾见碑前一个怪物飞扑上来，知也是禁法作用，恐将妖尸惊动，不去破它，仗着隐了身形，虽用遁法让过，可那妖鸟何等灵警，已自警醒，怪鸣报警。穴中妖尸妖道，立时察觉。个中穷奇最是险诈多谋，首先飞出一看，洞底禁法，俱已发动。妖鸟四处追逐，不见人影。知来人是个劲敌，恐妖鸟有失，一面出声喝止，随着退还穴中，与妖道等设下诡计，诱敌入阱。杨瑾刚让过怪物，不见怪鸟来扑，料知此物嗅觉必灵，意欲暗中下手，没有施展法宝。正寻思避让间，忽听前面不远起了怪声，黑暗中似有一个高大人影往后隐去。同时碧光闪露，妖鸟与那几点星光全都不见。虽知惊动敌人，心中还想暗中入内探明敌情再说，仍旧隐身前行。

这时妖尸和妖道，暗中已排好阵法相候。杨瑾一去，恰落了他的圈套。任是怎样小心，无奈妖尸有万年道行，神出鬼没，变化无方，仓卒间哪里观察得透。就这样，妖尸尚恐来人机警，不易上当，等一切布置停当，又命妖道师徒，连同妖鸟故意做此寻觅敌人，将法宝飞刀等放起，四下搜索。杨瑾进到墓门内寝之外，不见敌人出战，方在疑虑。忽然先后两道黄光从门内飞出，到处盘绕，接着妖鸟出现，又有许多妖火红光，四散飞奔。虽知妖尸道力不比寻常，法力决不止此，未存轻敌之念。仍估量敌人看不见自己，所以放出法宝，胡乱击刺，有心不去睬他。偏那妖鸟，追定自己身后不舍。有一次，竟差点没被啄上。暗猜此鸟能闻嗅寻体，如不除去，终是讨厌。况且敌人已有觉察，为知自己深入，防备更严，也难下手。杨瑾当下想了个计策，从法宝囊内取出前生所炼的五火须弥针，与七支坎离梭，准备杀死妖鸟。假意和那些黄光妖火对敌不胜，往外退出，

自己却从纷乱中，暗隐身形，乘隙入门。反正二宝经过两世修为，已与身合，便是暂时失落，终可收回，何况未必。主意打定，一出手先是五道极细的红光，直取妖鸟，接着又是七根紫荧荧数尺的光华，与妖道师徒的黄光妖火，斗在一起。那五火神针专射妖物七窍，原极厉害。谁知妖鸟竟然不畏，昂颈一声怪啸，便飞起三个绿火球将神针敌住。杨瑾见状，方知此鸟也非易与；不耐久战，暗运玄功一指二宝，便作势往外飞去，一面忙着进入墓门。到了内寝一看，一个空石榻，地下立着不少古尸。两旁也有两个油釜，比圣陵所见略小一些，只釜中灯火不一样，光焰荧荧，如初入洞时所见妖火。细看四壁，只是一间极高大的石室，除入口外，并无通路。那些古尸灵装束身容，都是当时从殉之人，与芬陀大师所说妖尸不类。

杨瑾还不知外面二宝已被妖尸收去，正探查不出个究里。忽然一阵阴风起自右壁，接着两釜妖火微一明灭之间，室内似有一片金光闪了一闪。晃眼工夫，那些古尸灵倏地纷纷活转，各持弓刀，乱斫乱射，围攻上来。杨瑾骤出不意，倒吓了一跳。因身形已隐，来势竟和能见一样，心中奇怪。及至一观察，方知隐形之法，不知何时已被敌人破去，不禁大惊。闪避已是无效，只得施展法宝飞剑抵御。那些古尸灵，不过妖法催动来混乱敌人耳目，自然是敌不过。不消片刻，全都头断身裂，败倒地上。杨瑾见群尸倒地，尚未见妖尸出战。这才想起入门之先，明见黄光妖火自此中飞出，进来始终不见真敌，只有这些朽尸作怪，此事大是诡秘，莫不中了暗算？忙运玄功，一收先放二宝，竟收不回！刚暗道得一声“不好”，意欲退出，一回顾身后已成石壁。去路已失，哪里还有门户？杨瑾正要用金轮开路，行法冲出，猛听身侧有极怪厉的口声喝道：“那女娃子！快些束手待绑，免得少时身炼成灰，形神俱灭！”话声未了，倏地眼前一

花，石室中全景忽变。右侧面现出一座法台，台上站定一个奇形怪状的妖道。全台都笼在妖云邪雾之中，四外有无数大小火球，五光十色，上下飞扬。杨瑾只当厉声说话的是妖道，情知入网，率性一拚，一指剑光，照准妖道迎面飞去。不想剑光刚飞近法台，忽从身后飞来一片金光，竟将飞剑吸住。杨瑾幸是久经大敌，道法高深，一见不好，一面运用玄功收回飞剑，一面忙纵遁光飞过一旁。回头一看，面前不远站定一个身高数丈的大僵尸，全身只剩一副骨架，睁着两只火炬一般的怪眼，红光闪烁，远射数尺以外。高举着两条枯骨般的长臂，手中握着一团光华金霞电旋，注定自己狰狞的怪笑。砾砾之声，响彻四壁。料是妖尸中的穷奇。这时杨瑾腹背受敌，怎敢丝毫怠慢。极力应付了一阵，无可奈何。妖尸、妖道一连声不住的呼吓："降顺免死！"语多污秽。杨瑾又急又气，知道旬日困身之厄，必应无疑。末后气得把心一横，仗着法华金轮护身，能抵住妖尸所持异宝，意欲乘隙先斩妖道。暗中取出几件法宝，同时一起发动，除般若刀是师传佛门至宝，不怕失闪，直取妖尸外，余也俱朝法台上妖道飞去。满拟几下夹攻，总可获胜。

谁知杨瑾手中法宝刚纷纷放起，妖尸倏地又是一声怪笑，眼前一暗，妖尸、妖道全都不见。迎面现出一张亩许方圆的大口，几将石室半壁遮满，口里面金星电转，红丝爆射，宛如火雨。略微吞吐了两下，杨瑾所使诸般法宝，恰似骇浪孤舟，卷入急旋之中。除护身法华金轮与飞剑般若刀外，几于全数被它吸收了去。杨瑾见势危急，知道错了主意，忙运玄功，回收宝物，已自无及。因为四面兼顾，法华金轮也几被吸动，不由吓了个亡魂失魄。只得拚着几件法宝失落，忙一镇摄心神，虽将金轮驾住，可是妖道已在暗中乘虚而入，趁着杨瑾惊慌骇汗失措的当儿，行使极厉害的禁法，借物代形，用镇物将杨瑾元神禁住。

妖尸在旁，知已成功，心中大喜。因爱杨瑾美丽，意欲软禁收服，未下毒手。一面收回法宝，一面又行法移地换形，将杨瑾封闭法台旁石牢之内。不时在外发声恫吓，逼迫降顺。杨瑾先还不知元神受了禁制，正在极力抵御，筹计逃路。猛觉心中一动，眼前又是一暗，怪口忽然隐去。宝光照处，身已落在一个石穴之内，上下都是坚石，四外空空，更无一物。刚自奇怪，忽听妖尸在壁外出语恫吓道："那女子快些降服，还可不死。如今你元神已受了我的禁制，任你多大本领，也逃不出去。何况我有轩辕氏相赠的至宝，你那护身法宝，并无用处。过了今晚不降，我只用七阳之火，化炼代形镇物，你便成为灰烬了。"杨瑾闻言大惊，试一运转灵机，元神果然受了牵制。幸有金轮护身，只被妖尸用镇物代形禁制，没有被他真摄了去。虽难脱身，尚可支持，否则简直不堪设想了。这一来，料定旬日困身之厄，万难避免。除了耐守生机之至，更无他策。想了想，把心气一沉静，任凭妖尸、妖道唬吓，也不再理他。仍用法华金轮、般若刀二宝护身。金霞银光围拥之中，用金刚禅法，打起坐来。

到了次日，妖尸见她不睬，果用妖火，祭炼镇物。无奈杨瑾禅功玄妙，防护谨严，自奈何她不得。似这样相持了些日，杨瑾在静中探出许多虚实，得知日前失陷经过。妖尸所使用的，竟是轩辕陵中至宝，无怪乎敌它不过。妖尸因是初得，难穷其中奥妙，日常也在潜心探索，尚无所得。功用止此，自己足能相持下去。机缘一到，不特可以出险，二次谋定而动，决操胜算。定数已应，反倒心安意得，不再愁思。

光阴易过，一晃浃旬。四小追探妖火误入墓穴的那日，妖尸妖道等因杨瑾负固不服，十分愤怒。共同行法，用七阳之火祭炼镇物，准备再炼数日无功，便用金刀戮魂之法杀死杨瑾，不作生降之想。正在加紧祭炼，未即立时出现，加上四小隐

身再进，人极矮小。没等妖尸出来，便即知难而退。妖尸等闻报，又疑是山精木客与成形灵物之类，意甚轻视，竟被四小逃了回去。杨瑾用金刚禅法抵御了一阵魔火，等妖火等照例祭炼之后，静中谛听妖尸与妖道师徒对语。一算被陷时日，出困之期，当在目前，救星应该到来。虽觉所说情形不象，心中早有了准备。第二日凌云凤率了四小再探妖穴，杨瑾在石牢内二次留神谛听，知道果然来了能手。所料不差，好生心喜。因妖尸等已有觉察，陷入方法和上次差不多，来人法力未必胜过自己，唯恐又蹈了覆辙，正自惊喜交集。偏巧妖尸轻敌，动手稍迟了些，云凤警觉太快，不等禁法发动，便发现了通往法台的门户，迳冲入内，出其不意斩了妖道师徒，巧破镇物。杨瑾元神脱禁，立时破壁飞出。里应外合，两下夹攻，带同云凤四小，仗着法宝威力，放起万道金霞，飙轮电御，冲开中间石层，飞身逃出。等戎敦、穷奇二妖尸持了圣陵二宝追来，瞬息之间，敌人业已逃得不知去向。才想起事先因自探索至宝妙用，误以为昨日来者是草木之灵，无甚道力，一举可以成擒，没有在意。容到发觉来的是个能手，匆匆部置，忙中大意，没有先将墓穴中通法台的门户封闭。万不料敌人如此神速机智，明明敌人已入网，手到成擒的事，几个阴错阳差，不特人被救走，反是葬了妖道师徒的性命。空自暴怒痛恨了半晌，兀自奈何不得。云凤原非妖尸之敌，也是不该有此灾厄，般般凑巧。杨瑾先困在内，深知厉害，一经脱身，立即会合逃出。真乃危机系于一发。如无杨瑾崛起接应，稍迟晷刻，妖尸由前面赶到，云凤也和先前杨瑾一样，必无幸免之理。

当下二人带了四小回转白阳崖洞，互相叙说经过。知道前世原是一家，全都喜出望外。云凤重又拜倒行礼，起身侍立。杨瑾力主身已隔世，只照出家先后辈礼节，不可过拘礼数。云

凤见她执意，除称谓不敢妄改外，别的只得告罪应了。自己道浅力薄，杨瑾名份既高出几辈，又有两世修为，自然不敢擅专，一切唯命是从。杨瑾因禁闭多日，尚须静摄几天。好在穴中虚实，尽都知悉。妖道师徒已死，去了妖尸爪牙，下手时尽有步骤，不比初来冒昧，大可谋定而动。率性等过些日，使妖尸误认逃人知难而退。不敢再至，防范稍疏，再乘隙前往。直入藏宝之所，将圣陵二宝夺出，交与云凤保持，先行避退。然后诱尸出战，定能得手。无庸急在一时，又去偾事。主意打定，和云凤商量妥当，静候时至。由此一连数日，均未往探，以免打草惊蛇，转使准备。

杨、凌二女除静中修养，日常论道外，闲中无事。杨瑾心爱四小，便加扬传授他们各种防身法术。一晃又越了七八天。原意再隔一日，即行前往。云凤道："这几天全不见妖尸动作，我料他定当我们当初无心误涉险地，畏难逃去。此洞是白阳真人故府，有禁法埋伏，常人难以到此。未料仇敌密迩，他们又急于穷索圣陵二宝功用，无暇分身。不过妖尸万分灵警，妖道师徒死后，就不防我们卷土重来，也恐再生变故，墓穴中终难保不设下埋伏。此番前去，仍以谨慎些好。沙、咪等四小，自经曾祖姑传授，虽只数日，颇有进境。因为他们天生奇禀，又学会隐身之法。与妖尸对敌，固然万分不是对手，如命探查虚实，却是甚妙。意欲请曾祖姑由他四人中选派两人，前往妖穴墓中探查一回。得了穴中虚实，再照曾祖姑前策行事，岂不较为稳妥。"杨瑾道："穴中虚实以及藏宝所在，我被陷那些日业已备知底细。常听妖尸、妖道等聚谈，穷奇幽宫，正当地肺要口外，万千年来，日受水火风雷之劫。自与无华氏父子打成相识，便同在一处盘踞，绝少归去。无华氏墓穴内寝石室虽多，因与白阳真人斗法，毁灭十九，已不合用。藏宝的地方就在你与古尸灵对敌的地

下。妖尸新辟的丹室以内，出入口便是左右两旁的油釜之下。左出右入，不可错误，有错误，釜中妖火便明法报警。入时必先行法移去上面油釜，方能到达藏宝之所。移釜之法，我已深悉，足可如法施为，无甚出奇。并且三妖尸，彼此互相监查，每次总是同入同出。以前还有妖道师徒在上面防守。三妖尸都极奸狡，尔诈我虞，妖道师徒虽死，料他不改故态，定用妖鸟瞭望。所以入穴并不为难。只是宝穴中除埋伏重重外，还暗中藏有地水火风以防万一，真个严紧非凡。幸而三妖尸每日都有一次假死，各自修为炼形聚魂之法。以前本不同时，自得二宝，各为防范，才互相商量把修炼时辰全移在亥子之交。到时将入口封禁，三人同在宝穴中入定。此时入内，亦好不过，明晚便可下手。沙、咪等四小虽是聪明，毕竟气候太小，难禁大敌，怎可命他深入虎穴？我已有了成算。你只照我所说，到时行事便了。”云凤唯唯，二女谈了一阵，仍各自用功不提。

四小自随云凤，向道之心十分坚诚，又极好胜，巴不得立功自见。二女说时，沙沙、咪咪适在侧侍立。先听云凤说要选出两小往探妖窟，心中甚喜。嗣被杨瑾一拦，老大失望。等二女入定后，咪咪和沙沙使了个眼色，引向无人之处说道：“沙哥，你听见了没有？师父既肯叫我们去，当必知道无碍；偏是杨太仙师不答应。我们衰微孑遗，虽幸得遇仙缘，惜乎根基太薄，先本难望成大气候。日前听杨太仙师说，我们人虽弱小，天资尚属聪灵，只要加意苦修，拚命争积外功。一旦机缘遇合，升仙未始无望。不过比常人难得多罢了。她老人家因爱怜我，还答应事成回山，向芬陀太祖师求说，请其施展佛力，大显神通，用回天之力造就我们。此番去探妖窟，就不说将圣陵至宝得来，只要探明虚实归报，即是大功一件，显出有胆有智。好容易遇上这样机会，又建功劳，又可讨她老人家和恩师的喜欢，哪

有象这再好的事。不过妖尸诡诈多端，我们全仗人小，动作轻灵，才可隐身前去，人多反而不美。我和你又是至戚，又是从小长大，祸福相共的至交，所以把你约出。恩师和杨太仙师因明晚往妖穴盗宝，调养心神，这一入定，至少要在丑寅之交才将夜课做完。我们亥正前往妖窟，到时不过子初，正该妖尸假死时候。妖道师徒已死，没人防范。那妖鸟和那大石怪我们早已见过，遇上时全避得开，只不去招惹它，便难警觉。早先还有木栅难越，已被杨太仙师将禁法破去，还怕怎的？”沙沙为人比较沉稳，先恐不告而行，闻言好生踌躇。禁不起咪咪贪功心盛，再三激劝说：“修道人灾难原有，怕不了许多。杨太仙师那大本领，尚且被困妖窟多日。恩师见我们福厚，才肯收留，当然不会送命。只要不死，别的还有什么顾忌？这也怕，那也怕，日后还成什么正果？”沙沙被他说动，只得应了。

二人计议已定，挨到亥时，寻到那两小，假说奉了恩师之命，往妖穴附近去办一点机密要事。晚间恩师做完功课，因明日便去除妖取宝，不许远离等语。说完，迳自离了白阳崖，往妖窟跑去。快达谷口，刚行法把身形隐起，忽听头上破空之声。沙、咪二人目力本佳，又值望前二日，月明如昼，流辉光照甚是清澈。忙抬头一看，一道青光象电射一般，由东南方斜刺飞来。晃眼到了谷口上空，略停了一停，一个转折径改道往谷中投去，一闪不见。二小随了云凤多日，看出是剑仙一流人物，只分不出是邪是正。咪咪暗忖恩师和杨太仙师近日常说，古墓妖尸，千万年来不曾出世。除妖道师徒，是因恐正派诛戮，自行入伙外，并未和各异派中人有甚往来交结。这人所行，正是往妖窟去路，如非赴约，怎会深更半夜到此？如若是个妖尸约来的党羽，定非弱者。二位师尊明时来此除妖取宝，尚还不知究里，此行可谓不虚。想到这里，心中高兴，用手一拉沙沙，赶急飞追上去。谷

口相距妖窟尚远，那人御剑飞行，二人自然赶他不上。约有顿饭光景，才行赶到妖窟附近，那飞行人早已无迹可寻。月光之下，遥望妖穴口外，烟雾溟濛，突突飞散。二小知有妖法埋伏，也不去管它，仍往前进。

刚行至妖穴，正要冲烟即入，忽听洞中隐隐雷震之声。烟雾消散中，又听“哎呀”一声！从洞中先飞出先见那道青光，紧接着一条匹练也似的火光和一团带有两点豆大碧光的黑影，一前一后，星飞电掣，朝着青光后面追去。青光看似不敌，一出洞便破空上升，直射苍旻。眨眼间，余光曳影，没入云影之中。红光黑影，兀自追逐不舍。咪咪正在昂头观看，沙沙猛的灵机一动，料那青光定是妖尸仇敌，来此窥伺，不胜败走。妖尸没有出现，必然假死未醒。后面追的，许就是那只防守的妖鸟和妖窟中发动的埋伏。趁它追敌未归，大可乘虚而入，良机瞬息，岂可错过。忙一拉咪咪迳往窟中跑去。这一猜居然被沙沙猜中！妖尸为防敌人再来，妖道师徒又死，果然设下许多禁法。又将那柄神刀，埋伏在木栅里面，命妖鸟加意防守。如有敌人潜入，必为禁法所困，禁法不胜，一入木栅，神刀便自飞起，妖鸟也跟着上前应战。看事行事，能胜固好，否则飞入内寝，一啄油釜，穷奇首先警觉。沙、咪二人虽然隐了身形，头一关便要失陷。幸得事前来了能人，一进妖窟，首先用五雷天心正法破了各层禁制。后来神刀发动，来人的昆仑剑法虽非寻常，却敌不过万年神物。觉着飞剑不支，正要施展别的法宝抵御，不料来时没有听明妖窟底细，一个不留神，吃妖鸟从身后暗中袭来。容到发觉有了暗算，刚一回身，妖鸟铁喙已是迎面啄到，差点没将眼睛啄瞎。这才知非易与，人单势孤，身又受伤，不敢恋战，忙纵遁光飞身逃出。妖鸟也是贪功，它这里苦追穷寇，却给二小造了机会。

两小入洞，走不几步，见地下横卧着上次所见的巨石人，业已头断身裂，断成七八段，四围满是石人身上碎裂的大小石块。有的地方，妖气犹未散净，触鼻俱是雷电气味。再走过去一看，那木栅已被人斩断，栅内神碑也失了灵效，到处都有倒断的木牌。一路并未发生丝毫拦阻，二人心中好生欢喜。哪知各层禁法，俱被适才逃走那人破去。以为应了杨瑾之言，妖尸并无甚严密戒备，互相一拉手，正要往妖尸内寝走去。猛觉身后一亮，遥闻铁杖击地之声，“玱玱玱”密如贯珠，从洞口那一面传来。回头一看，正是那团眼射绿光的黑影和那道火光，知是妖鸟追敌回转。还算好，妖鸟不知另外还有敌人乘虚深入，归时状颇犹豫，只是衔着神刀步行，没起有飞。咪咪知道这东西闻嗅甚灵，如若被它走近必然警觉。趁它未到以前，连忙加速往前飞跑，行抵内寝洞外，不闻身后声息，再回首一看，妖鸟到了木栅面前，便止了步，碧光往上一扬，那道火光立即往洞顶飞去。妖鸟全身本有浓烟围绕，近看也仅看得出那又瘦又长的怪腿。这时相隔更远，暗影中只见一对豆大碧光上下闪动，那火光不知何物，颇似从它头上飞出。略掣了两下，光华由大而小，晃眼隐向洞顶，不见落下。妖鸟接着又在木栅前后绕走了两转，每值那两点碧星先低后昂，起落一次，必是有一片黄光或是五色彩烟飞起，也都是略现即隐。似这样四五次过去，碧光又往后来。估量行近白阳真人神碑后面，忽见地面微微一沉，便即不见。二小见状，先颇纳闷不知妖鸟是何用意。看到这里，沙沙偶忆杨、凌二人之言，猛然省悟。才知洞中原有埋伏，适才想被那用青色剑光的能人破去，那道火光，定是杨太仙师所说的神刀无疑。妖鸟去追敌人，回时将禁法重又设好，它却隐向碑后，待敌而动。一只妖鸟，竟是这样厉害，怎还敢与妖尸相接？沙沙料定归途有阻，决无来时容易，不禁有些胆寒。正要向咪

眯告警，咪咪也自明白，但比沙沙胆大得多，毫不畏惧。彼此略附耳商量了几句，又在寝门前立定，里外视察了片刻，不见一点动静，方始戒慎前行。进了内寝墓门一看，一切情形，仍和上次云凤来时差不了许多。原被云凤飞剑斩断碎裂的古尸灵，已回复了原状，各持弓矢刀矛之类的器械，侍立在停灵的石榻近侧，谛视与生人状貌无异。只榻上不见了妖尸，釜中妖火一律停匀，静静的放着星一般的光华。照得石室通明，不似上次闪烁不定，一派幽森诡异的气象。二小知那古尸灵俱有禁法操纵，惹他不得。想了想，无法移去油釜，不能下到藏宝的地底，意欲由壁侧甬洞中暗门进去，看看设法台那间石室内有甚设备。彼此一拉手，屏气静息，轻轻从那些古尸灵身侧绕将过去一看。日前甬道，已成了一片整的石壁，哪里还有门户？用心探索了一阵，毫无所得。这时洞中所有好多层禁法，全设在木栅内外一带，妖尸因有神力妖鸟防守出入要路，敌人不能飞起，不比上次业已发现，敌人存心诱他入网。壁间甬路，因妖道师徒已死，不设法台，无甚用处，凌、杨二女又由此破壁飞去，难保不由故道再来。留下此门，徒给仇敌多一出入之门。除在敌人逃处设下与地肺相通的陷阱外，昔日甬路和壁间暗门，业用“大挪移”之法变成一片坚壁。二小一时用机，侥幸进来，哪知究里？且此行没甚成效，好生扫兴。咪咪眼望着石壁那座大油釜，恨不能移动一下试试，沙沙力说:“此釜重有数千斤，何况又是宝物，还有法术禁制，万近不得！”咪咪也知事同梦想，只得作罢。可是人已行近釜侧，彼此附耳商量，怎样设法犯险冲出。咪咪意欲声东击西，故惊妖鸟，等它发动，再俟隙逃走。虽然事险，总比不知虚实误蹈危机强些。沙沙说妖鸟厉害，决非其敌，一个不小心，反倒送死。还是照进来时一般，试探着悄悄退出，临机应变，看事行事，比较稳些。咪

咪又说:“适见来路木栅左近，妖光邪雾四起，埋伏定然甚多。我们肉眼看它不出，无心入险，危害更大，不比等它发动，可以闪避。至多逃不出去，还可觅得隐身之所。那时虚实已知，再行暗退，也好走些。”

两下正自筹计不决，觉着身侧一阵风过，身旁油釜倏地平空悬起丈许，下面现一深穴。那风头似往穴中吹入，接着又见穴底烟霏雾涌中，似有青光，闪了一闪。那油釜悬起空中，也往地面缓缓降落，耳际仿佛听得穴口有人低语快来。咪咪见状，惊愕中猛的触动灵机，胆志大壮，一拉沙沙，竟乘那油釜离地还有四五尺光景，往穴中钻去。沙沙见咪咪入穴，事出仓卒，一把未拉住，见油釜下落渐快，离地面不过二尺。心里一着急，关心同袍，不暇深思，忙跟着把头一低，钻将下去。身刚入地，那油釜已压到地面，差点头没碰上，不禁吓了一身冷汗。二小会面，一看那穴口只丈许方圆，下面是条坡道，越往前走越大。前面青光逐渐显盛，与初来时洞外所见青光一样，却添了一道，飞得却慢。所过之处，穴底五色烟光全被冲散。二小才看出适才逃走那人，前来报仇，只不知怎生进来，妖鸟竟会毫无所觉，心中又惊又喜。又恐怕来人也为盗那圣陵至宝而来，力既不敌，只得加紧跟将下去。

第八回

探地穴　侏儒建奇勋
斗妖尸　仙童消隐患

话说那两道青光，后来越往前飞越慢，穴中的五色烟光，也随时变灭不停。有一次，前面忽然垂下一片五色烟幕，阻住去路。青光到此略停了停，从头一道青光中，射出一团奇亮无比的蓝光。初出时不过弹丸大小，一经射入烟幕之中，立时无声爆裂，化为光雨。蓝晶晶万芒电射，耀目难睁，烟幕当时冲破，化为残烟消灭。二小福至心灵，想起杨瑾之言，妖尸在宝穴中埋伏甚多，那些烟光彩雾，必是厉害妖法。见青光所到之处，恰似风卷残云，势如破竹。那两人又是身剑相合，没现真形。虽看出也是妖尸的仇敌，但是其意难测，摸不清是敌是友。如果不被察觉，处置得宜，不特可以借他力量带入，探明穴中虚实，还可与他一同进退，少时随之出险。如被看破，岂不是在妖尸之外，又添了一重危机？想到这里，未免有些胆怯，不敢追随过近，只在两下相隔十来丈左右。他快也快，他慢也慢，亦步亦趋，加意戒备，相机进止。二小一路留视观察穴中形势，

绝似大半只断了的金环，甬道浑圆，大约数丈，四外石质，一色暗红，甚是光滑坚实。仿佛本是极坚厚的实地，经了人力，硬将它打通成的弯长大洞一般。自从穴口下降，穴径渐宽，一顺便往外溜斜。降约二三百丈，又往内弯了回来，渐渐变顶为底。如是常人步行经此，殊难立足。仗着二小身轻体健，甬道弯环甚大，又有青光前导，隔老远便可看出，尚未失脚，只是上下相去太高。

二小行至快转折处往下纵落时，免不了有些声息。前面青光似已听出身后有了动静，内中一道竟往回路飞来，一直飞到转弯的上了老远，才如闪电般飞掣回转，一瞥而过，仍与先行那道青光，会合前进。那两个剑仙，把穴底一切都当妖尸妖法看待，一例扫除，绝不留情。二小如被青光稍微挨着一点，怕不身首异处！幸是洞大人小，又灵警异常，着地之际，自知脚底稍重，首先有了戒心。见剑光往回一动，便知不妙，慌不迭的贴壁伏好，青光已从身旁闪过。那青光见后面无迹可寻，也料身后声响，决非无故。但是二小隐身之法，出诸白发龙女崔五姑仙传，又经杨瑾用本门心法加意指点，看不出邪氛妖气。万没料到会有这么两个僬侥细人，潜伺在侧，虽然起了疑心，无奈事机紧迫，稍纵即逝。前途阻难尚多，无暇细为观察，只得罢了。二小刚刚避过，惊魂未定，那青光又从老远飞掣回来，差点没被扫上。二小常听云凤说飞剑厉害，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侥幸脱死，益发不敢丝毫大意。又尾随了百余丈，途中渐有浓烟鬼怪之类发现。青光中照样射出一团蓝光，无声无臭将它消灭。那谷径也渐渐弯向平处。行到后来，前面忽似路尽，遥望漆黑一片石壁，空无所有。青光到此，又停了停，依样放起一团蓝光，千星爆射，冲向壁间，激荡开千层浓雾。

妖烟散后，现出一座圆门，两道青光便合在一处，往门中

飞去。二小才知并非石壁，仍是妖法作用，忙即跟踪追入一看，门内乃是一所极广大倒圆形石窟。窟顶上面悬着一团白光，宛如既望明月，冰轮乍涌，银辉四射，照得到处通明，清白如昼。全窟广约十亩，高大平旷，更无他物，只靠里一面圆壁上，一排并列着五个腰圆形洞门，洞高数丈，相隔如之。中左右三洞中，当间里面，各放着一座大小形式不同的古鼎，俱有红黑金三色的轻烟，笔直上升。离鼎三丈，凝结成一朵莲花般的异彩，亭亭静植，聚而不散。鼎后面仿佛有一长大石榻，榻上卧着一个古衣冠的大人。余下两洞里面，却是空的。二小知青光迟早惊动妖尸，必起恶斗，时刻都在提心吊胆，留神退藏之所。一眼将那石侧空洞看中，忙轻轻跑了过去，先算计好青光进出路径，躲向洞侧窥伺。准备来人如斩得妖尸，专为除害报仇而来，不是觊觎至宝，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固然绝妙。否则便随之退出，回出报信。如果来人惨败，脱身不得，也可隐藏起来。妖尸终离开，随他同去，不致殃及池鱼。即使都不如愿，凌、杨二位师尊，明晚必要来此盗宝斩妖，纵因道浅力薄，不配里应外合，临时告知虚实，总算未虚此行。二小主意刚打好，那两道青光飞近当中三洞门外，忽又停住，不往里面冲入。

约有半盏茶时，青光闪处，现出一男一女，俱是玄门装束。男的年约二十多岁，生得猿臂鸢肩，蜂腰鹤膝，眉目英朗，神采奕奕；适间青光，并未收回。象一条长大青蛇一般，斜绕左肩右胁之间，回环数匝，寒光闪闪，电转虹飞。细胸还挂着一张与他人一般长的大弓，肯后斜背着一个矢囊。箭长七、八尺，有茶杯般粗细，共是八枝。箭簇上直泛乌光，还射数尺以外。女的年华比男的略小，长身玉立，姿容雅秀，顾盼英武，腰间挂着一个革囊，鼓绷绷的，不知中贮何物。所用青光也和男的一样。斜绕肩胁数匝。现身之后，互相指点门内，低声细语，

好似有些作难神气。因那洞壁是个圆形，从侧面细看，可以观察中洞以内景物。二小见二人法力高强，来时那般势盛，怎会成功在即，反倒胆怯起来，好生不解。忙回首定睛往当中圆门内仔细一望，当中三洞外面虽然各有一门，里面却是通开的一间广大石室。三妖尸各据一榻，仰卧其上，头朝门外，脚微向里聚拢。每一妖尸的身后洞壁上面，都悬有一团烟雾，簇拥着一个貌相狰狞，比骷髅还大上一倍的奇怪人头。六只怪眼，齐射凶光，注定三妖尸的脚下，一动不动。所注之处，似有一团金光霞彩，被妖尸石榻遮住，看不见是何宝物。此外还有一只奇形怪状的大鸟，蹲伏在中左二妖尸之侧，瞑目若死。那壁间怪首，看去虽然丑恶可怖，但是目光呆滞，只注视到一处，瞬也不瞬，和泥塑木雕一样。连四外围绕的浓烟也似呆的，不见飞扬，好似专为吓人而设。细加观察，并无甚过分出奇之处，倒是妖尸头前那三座大鼎形式奇古，金红黑三色烟光上升，结为异彩外，鼎腹之下，各多出一根半尺粗细的铁柱，插入地底。侧耳静听，隐隐闻得烈火风雷之声，从鼎中透出。更可怪是，鼎与地皮色质竟是相同，恰似上下联成一体，生根铸就。

二小猛想起来时杨瑾曾说，藏宝穴中妖尸穷奇，恐禁法埋伏无功，特地下穿重壤，勾引地肺中的水火风雷，以防万一。鼎腹铁柱，是通连地肺的枢纽，妖尸高枕无忧，定恃此物。所以来人那么大的本领道法，竟会望门却步，不敢擅行闯入。正揣测间，来人想因妖尸醒觉不远，脸色益急遽，又互相商量了几句。那少年忙取下身上佩带的大弓长箭，照准门内三个怪头，张弓待发。女的意似无奈，秀眉往上一皱，一手拉开腰间革囊，也未见取出什么法宝，便身剑合一，化成一道青光，飞将起来。这里少年弓已拉满，一并排三枝长箭同时带起一溜乌光，电掣星流，直往妖尸身后壁上怪首飞去。二小方以为宝弓、

宝箭决无虚发，那三个怪头必被射中无疑。谁知那三道乌光一进圆门，鼎上烟花立即摇动。刚从妖光上面越过，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霎眼功夫都不到的当儿，猛见洞内金光一亮，妖尸脚后倏地现出数丈长一张大口，正遮在怪头前面。微一开合之间，大口中便飞射出无数金星红丝，象狂风卷雪，争浪漩花一般，将三道乌光一齐裹住。少年见状大惊，连忙伸手去招，已自无及。眼看万千金星红丝裹定三道乌光，只吞吐了两下，便被吸进口去。金光敛处，无影无踪。壁间怪头依然狰狞，那张大口，也隐而不见。

咪咪上次和玄儿随了杨、凌二女脱险，见识过圣陵至宝九疑鼎的妙用。大口一出现，这才知道三个怪头目光注视之处，便是妖尸圣陵二宝存放所在。虚实已得，好生忻喜，只恨自己法力浅薄，不敢妄入取祸。否则乘着妖尸假死之时，纵不全得，至不济也盗走一件。二小这里胡思妄想，大祸业已逐渐发作。这地底圆穴五洞，乃穷奇所辟，中洞无华氏，右洞乃子戎敦，左洞穷奇。余下两洞，一是妖道钟敢所居，一是神鸠炼修之所。自从盗得了圣陵二宝，无法分赃。三妖尸尔诈我虞，各有私心，谁也不肯放心谁。嗣经妖道调处，作为公有之物，同在一处，探幽索隐，穷研玄妙。又由穷奇将当中三洞里面打通，渐渐连各人假死炼形的时辰，都移并在一齐。起止出入，一律同时，以示无私。妖道日前一死，穷奇更增戒心，全洞上下内外广布妖法，层层设伏。自知藏宝地穴，无殊天罗地网，加以三尸合力在上面防守警备，无论多大道行的能手，休说盗取二宝，进来也属万难！只每日假死，都同在一个时辰起止，诸多可虑。除用各人数千年炼就的宝鼎发施妙用，穿透地层，沟通地肺中的水火风雷，以作御敌之用外，又将后天元神寄向壁间，注定宝物藏处，互为监查。另外穷奇又施“太阴通灵妙术”，使先

天元神在炼形之际，与鼎上烟光凝成的异彩莲花，息息相通，并将九疑鼎盖揭开，放置脚后。敌人如若侵入，即使各层埋伏禁法全被破去，深入重地。不进三尸假死之室便罢，只一进当中三洞的门，扰动烟光上面结成的彩莲，三尸先后天元神有了警觉，立可群起应战，不愁来人飞上天去。再如来人看出有异，或是略知底细，必然人不入内，却用飞剑法宝去斩那后天元神。只一飞过身去，挨近圣陵至宝，九疑鼎便会自动发挥妙用，化成一张大口。无论来人有多厉害的飞剑法宝，即使侥幸不被收去，也决不能奏丝毫功绩。这时恰值妖尸修炼形神吃紧之际，忽然警觉有了敌人，照着一切部署，原是有恃无恐。况且时限将满，再迟片刻，即可完成本日功果。三尸不谋而合，反正敌人奈何自己不得，已然入网，出路须经室内，逃走不脱。本欲暂时不理，挨到时至，再起擒杀。万不料来人是个劲敌，又误认正洞中内妖尸是个主体，必更凶恶。却不知鸠后无华氏当初与白阳真人苦斗，伤了元气，打落了好些道行，三妖尸当中，只他比较最弱。一见“后羿射阳弩”被大口连收去了三箭，不禁又惊又怒。

少年嗣见宝箭虽失，三妖尸一个也未惊醒，仗着本身道法玄妙，猛生一计。把心一横，向那女的一打手势，女的便从革囊中取出日前从一个左道妖人手中得来的异宝，然后身剑相合，化成两道青光，往门内飞去。容到飞近妖尸脚后，大口将一出现，倏地往回一收，飞剑与身相合，不比别的法宝易于失闪。大口放出金星红丝一裹，未被裹住，两道青光略分上下，似闪电一般掣将转来。飞到妖尸胸前，双双先后往下一落，仿佛似有东西阻住。少年男女似早料到妖尸有禁法护身，一面运用玄功，双双向妖尸颈腹间绞去。同时女的将适取法宝，豁出失落不要，全数施展出来。男的又从青光中发出昆仑门下降魔至宝，一团蓝光，打向妖尸头上，爆散开来。这四下夹攻，女的所用法宝，

又是左道旁门中所炼最狠恶污秽的三阴神铅灭阳弹，共是四十九个，专破炼气炼神人的毒物，妖尸怎能禁受！三尸为防暗算，身外设有五行挪移禁制与两仪护体之法，即使有人用法宝乘隙来伤，只要元神不死，并无妨害。也是无华氏运数当终，该遭此劫，遇见这样对头克星。偏生又因敌人来势甚恶，一时小心过甚，恐九疑鼎无人主持，只能防守，威力有限，意欲起身御敌。恰在此时将先后天元神一齐复正，想使用"九疑鼎"，连人带剑一齐收去。

无华氏头刚一抬，猛见青光中迸出一团蓝晶晶的精光，耀目难睁。无华氏识货，知是东方乙木精英所萃炼成之宝，两仪护体，全恃二气阻力，决难抵御。尚恃有五行挪移禁法，打不到身上。谁知霎眼间，身还未及起立，护身法首被蓝光破去，爆散开来。紧接着数十粒桂圆大小紫黑色的暗光又从另一道青光中打将下来，也未容看出是何法宝，便觉周身痛痒，连中了好几十下。知道禁法全破，心中大惊。为因来势万急，笔墨难以形容，休说再使妖法抵御逃遁，连念头都未容他转到。只怪叫出半声"嗳"，便被两道青光、一团蓝光，连形神带尸骨绞为纷裂烟飞而散。少年男女一心专注为首妖尸，合力下手，左右两旁的戎敦、穷奇也早觉出来敌强盛，势不可侮。刚把元神复体，便见无华氏形散神亡。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慌不迭纵起身来，退向洞后，一个取了"轩辕昊天镜"，一个取了"九疑鼎"。暴跳如雷，厉声怪笑，迎将上来。少年男女斩了洞中妖尸，忽见左右二尸同时在榻上失踪。料知不妙，闻声回首一看，壁间三个怪头，业已先后隐去。左右二榻上原卧的两个妖尸，一个貌相狰狞，形如恶鬼，身高几及两丈，长着一部络腮胡子，右手持着一柄金戈，左手高举，似握着一面镜子。乍看镜光青濛濛的，光华并不甚亮。略一注视，青光里仿佛很深，

金霞隐隐旋转不停。另一个妖尸身量更高，腰间围着豹皮。全身看去，只是一副大骨头架子，瘦硬如铁。口中磔磔怪笑，声类枭鸟，响彻全洞。两条枯瘦长臂当胸平举，却看不出拿的何物。头脸上半身全被遮住，仅现出适才收去三枝“射阳神箭”的那张大口，放出无量数金星红丝射将过来。

少年男女知那大口厉害，飞剑取不得胜。女的一个，先将“三阴神铅灭阳弹”照准大口打去，男的也将那团蓝光放起，朝那有络腮胡子的妖尸飞去。满想仍用旁门秽物，先污了那张奇怪大口，与之同归于尽，然后再用本门至宝取胜。谁知大谬不然，那四十九粒暗紫光华刚一飞出，便被大口中的金星红丝卷住，略一吞吐之间，如石落大海，无影无踪，立即收了进去。那团蓝光眼看飞近妖尸，那古镜上面，倏地一片轻烟飞过，从青濛濛微光中，忽射出万道金光。百丈虹霞彩芒，电转飞射，迎着蓝光微一接触。蓝光虽然照声爆散，奇彩流辉，精光四射，但被镜上金霞阻住，不能伤着妖尸分毫。两个妖尸却不放松，紧紧追迫过来。少年男女到此方知轩辕二宝，妙用无方，再不见机遁走，必无幸理。两下一打招呼，纵遁光往外逃去。这时穴中三个妖尸，中榻上的无华氏，已被少年男女所诛，形神消灭。这两个妖尸长的穷奇，较矮有络腮胡子的是戎敦。原意本要将少年男女迫退出室，才好发动埋伏。见状只互相怪声叫笑，并未随后追赶。那少年男女来时原也知出路，须经妖尸假死的圆室以内。无奈妖尸法宝厉害，无力抵御，只得退出。谁知来路多阻，妖尸又醒，退出不易。总以为昆仑门下五雷天心正法，玄功奥妙，来时既是势如破竹，归途也不见得就难到哪里。及至飞出室外，回头一看，不见妖尸追来。

这少年男子，名叫小仙童虞孝，乃昆仑派中名宿钟先生门下最心爱的大弟子。那女子便是半边老尼高足，石氏二珠之一

的缥缈儿石明珠。俱是昆仑门下小一辈中杰出之士。久经大敌，一见妖尸得胜不追，便知必有诡计。再定睛往前一看，果然归路已失，来时的圆形弯长甬道，不知去向。四外俱是坚厚石壁，无路可通。二人正自斟酌怎生出路，石明珠忽悄声说道：“孝哥，目前妖尸定然发动埋伏，隐身暗中作祟，我们归路已断。你看洞顶上面这轮月儿，依旧光明，照在身上，并无什么感觉，甚是古怪。莫非妖尸故布疑阵？那里面隐藏着出路么？”一句话把虞孝提醒，一想此言果然有理。记得下来时，那条甬道又弯又长，恰是个半环形，算计程途远近间隔，那月光好似正当上面油釜下入口。此时出路已非，再不急谋脱身之计，冒险冲出，非被陷在此，应了那两矮子的话不可。随想随将后羿射阳弩取在手内，张弓搭箭，便要向月光射去。准备箭射上去，看准虚实，再乘势冲出。

就在二人商计脱身，还不到半盏茶的工夫。当中三圆门内，三座大鼎上的烟光异彩全都隐去，只听地底轰隆毕剥爆发之声，如迅雷初起，烈火烧山，惊涛急涌，狂飙怒号，一起汇为繁喧，渐渐由远而近，从鼎透将出来。室内妖尸穷奇笑声磔磔，杂着戎敦怒吼咆哮之声，越发凄厉难闻，入耳惊心。石明珠见势危急，看出妖尸已然发动地肺中的水火风雷，再迟须臾，定无幸理。一面将飞剑法宝施展出来，一面又使用五雷天心正法，以备相助一同冲出。这里虞孝的箭刚刚发出，一溜乌光射向白月之中。那旁三座大鼎上，一条火焰、一线白光、一缕笔直的浓烟，已自箭一般升起。只转瞬间，便要化成水火狂风，向虞、石二人布散袭来。幸而虞孝情急智生，无心巧得出路，这一箭射上去，那团白光立被乌光冲破，化为白烟，波分云裂而散。又正赶上石明珠发挥五雷天心正法，扬手一团雷光打将上去。红光照处，现出从上到下井一般直的一个圆洞。知道所料居然奇中，出路

已得，不禁惊喜交集。忙使身剑合一，催动遁光，往上冲去。身才离地，鼎中冒出那条火焰，首先轰的一声，化为万千紫绿色的火弹，由小而大，再纷纷爆散，布满全洞。二人飞升中回首下视，瞬息之间，全洞已变为火海。那白光浓烟也依次发动，知道此火乃地肺中千万年郁阳之气所积，非同凡火。如被困住，纵仗法宝飞剑护身，也只能支持少许时日，早晚连人带宝，均被炼成灰烬。何况还有风雷火劫，真个危机一发！哪敢丝毫怠慢，加紧运用玄功，催动遁光，电射星驰一般，转眼升到顶上。用大力千斤神法，托起油釜，离了险地，径往墓洞外冲出。

妖尸万不料敌人神箭如此厉害，竟会将洞顶用禁法封闭，连自己也从不经行的秘径，冲破逃走，去时又是那样神速。容到看出敌人破法逃走，欲待追赶，偏生地底水火风雷业已引动，分布开来，自身也不能冒火冲出。须要行法收去，方能追赶，哪里还来得及。深悔不该轻视敌人，痛恨太过，意欲将他化炼成灰，为无华氏报仇，闹了个徒劳无功。转不如仍用圣陵二宝，收去他的宝物，不放他出室，先行困住，再设法擒人报仇的好。贼去关门，后悔已无及，只得重新布置，将直通上面的井路，改设下别的的陷阱，以备敌人去而复转。妖尸经此失挫，方知多大禁法也瞒不过高人，地底水火风雷虽然厉害，使用之法还有未妥。两下一商量，以后决计非将敌人真正陷入埋伏，一丝漏洞全无之时，不再施展。以免稍有疏虞，反倒碍事。再者发时容易，收又极难，能不用它最好。依了戎敦，乃父无华氏一死，二宝已可平分，各带身上，免得在上面遇警取用，还得下来一次。偏生二尸俱欲得那九疑鼎。穷奇因无华氏一死，只剩戎敦蠢物一人，贪心更炽。不特九疑鼎不肯让人，连那面昊天鉴也想据为已有，只是不便明夺。料知今日敌人是为盗取二宝而来，并且深悉宝穴底细，决不能和上次误入的女子一样，一经吓退，

就从不再来。来人道法飞剑本就不弱，再来时，必还约有能手，抵敌他全仗圣陵二宝，无华氏惨亡，便是前车之鉴。正可将二宝仍然藏在地穴，以便借刀杀人，一遇有警，先相看来势强弱行事。戎敦只和来人一斗上，决不容易脱身，那时再装着往地穴取宝，故意延挨。如见戎敦获胜，自然助他夹攻，稍现败象，便隐过一旁，任其自毙。然后出面，除去强敌，二宝岂不全得？因他别有深心鬼计力主“二宝不可妄动，那鼎尤其太大，携带不便。好在上下容易，单凭两柄金戈，一把神刀，来人也非敌手。何况我们还有一身道法，那少年男女胆已吓破，和那两个女子一样，决不敢再来。即便请来能手相助，临时取用也来得及。本是共有之物，分他则甚？”戎敦只当他不舍九疑鼎，自己也有同好，虽然取宝时出得力多，穷奇凶狡，也必不肯相让。此时如单将宝鉴带去身旁，无异说那鼎归他。再一转念，看穷奇凶恶强霸，乃父一亡，决难与之久处，早晚还得仔细。也心想挨到妖鸟神鸠不日复醒，乘机唆使他抓裂穷奇的头脑，二宝便可据为己有，此时乐得依他。却恶念一生，不再坚持己意。

二妖尸各自生心行诈，又变了当初埋伏方略。这一来，不特便宜了杨、凌二人免却水火风雷之害，得收全功。其中还便宜了沙、咪二人两条小命。否则沙、咪二人气候有限，当时虽然隐身在侧，真未被妖尸看破，又有藏伏之所。但是适才水火风雷挨次一发动，纵能免却玉石俱焚，人必被震晕过去，现出形来，那还不是照样送命？二妖尸共商量争议，二小潜伏在旁，全都听见。等二妖尸相偕出洞上升，咪咪也想尾随出去。却被沙沙一把拉住道：“你怎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如今妖尸退出，危机已过，那两件圣陵至宝，仍藏原地未动，岂不是我们的天赐良机？杨太仙师原说，两油釜下一出一入，妖尸由当中石

室隐去，出路必在室内，正好细加探查，就便盗他二宝多好。如说出去，妖尸总少不得还要下来探明虚实，再偷偷随他上去，也来得及。即使不然，被困到明晚，二位师尊到此同出，也不妨事。我看见适才那男女二人一来，上面埋伏必更厉害。弄巧出去遇上，就有死伤之虞。这里虽是虎穴深处，倒还安稳不过，只要随时留心，见妖尸下来便躲远些，就不妨了。”咪咪被他提醒，点头称善。豁出再困一日，挨到杨、凌二女到来同走，将逃意打消，一同走出旁室。这微一耽延之间，二妖尸已由中间圆门入内，走得无影无踪。二小见过适才厉害无比的声势，惟恐误入埋伏，为妖法所伤。虽然当中三间圆室内空无一人，门内三座大鼎烟光异彩，全都收敛了去。鼎中和地底也不再有水火风雷之声。终料妖尸身在上面，这地底宝穴之中也不会毫无防备，哪敢随意乱走动。先向当中三门端详了好些时，见无甚动静，才一前一后，提心吊胆，试探前进。

不料二妖尸自从变了方略，将直通上面的圆井封闭后，立意以虚为实。所有禁法，全改设在入口要道当中。另有禁法和先前一般，幻成一轮明月，仍高悬在原地方，放出一片寒光，照耀全洞。内中却藏着层层埋伏，无穷妙用。准备敌人卷土重来，即使冲破禁法入内，到了当中月光之下，为厉害埋伏所阻，必仍向月光内冲去，自投罗网。中间三洞，因不在假死时候，并未设伏。也是合该沙、咪二小成此奇功，径由旁室沿壁走向三洞内，没往月光下走去，否则稍前行十几步，便又触动埋伏，死于非命了。二小兢兢业业，由鼎侧远远绕过，走向三洞里面。因知榻后还有一张大口，厉害无比！一至榻前，便不敢再往前进。待有一会，正想起怎样能够过去，猛一眼发现左边榻上乌光闪闪。试探着踅近前去一看，乃是适才少年男女，先射妖尸的三枝长箭。咪咪试用手一拿，居然毫没动静，就拿了起来。

只不道那箭太长，以二小的身量来说，竟比常人拿着一枝大枪还要长出好多倍。咪咪持箭在手，忽然动念。暗忖适见少年箭射出时，化作一溜乌光，飞过榻后想去射那壁间怪头，才现出那张大口，将它吞去。如今怪头已然不见。不知那张大口还有没有？何不拿这箭当先锋，朝前试试？如果再见金光一闪，立时丢了箭就走。那大口只顾吞箭，走脱必还来得及。二小互一商量，俱觉有理，便由咪咪持箭当先，缓步前进。谁知身量太小，那箭又沉又长，咪咪只拿着箭柄一头，越发头重了些。心神目光，又专注到前面，手里微一疏忽，箭簇那头往下一落，正碰在石地上面。那箭原是上古异宝，一下划到地上，“铮”的一声立时石火飞溅，刺碎了尺许长一条裂缝。

这时蹲伏榻前的那只神鸠，自被毒草醉死，昏迷了数千年，毒性渐消，已离回醒之日不远。此鸟原本通灵，身虽死去，心仍明白。近十百年间，妖尸等每日进出动作，均能查出。被这一响惊动，知道主人适才业已走开，何来此声？不禁把双翼微微展了一下。二小前在小王洞中，就受过大鸟侵害，又听杨瑾说过此鸟灵异。见那双翼才展开不过三分之一，已然满室生风，吹人欲倒。知道厉害，吓得慌不迭的，轻悄悄纵过一边，伏身榻侧，哪敢再动。幸是那神鸠灵明未复，仅能微展双翼，不能起飞，目瞑口闭，也不能视物出声。一听再没有别的声响，室内外又全无其他动静，不似有敌人潜入神气，也就罢了。二小等了一会，不见神鸠再有动作，重又捺定心神，鼓起勇气前进。因为受了一场虚惊，格外胆怯。算计那张大口出现时，正当中间，恰巧将三个怪头遮住，与横列的三榻一般长短。况且中左二榻之间，又蹲伏着那只妖鸟神鸠，如由右边贴壁绕向它后面，或许不致波及，并且不易惊动妖鸟。二小越想越对，当下改从石壁绕去，仍由咪咪持箭前行，沙沙尾随在后。果然一直

走向榻后，俱无迹兆，再一看那藏宝之所，壁间地上，全是空空，只中榻后石地上画有八卦太极，余者并无一物。觉徒自耽惊害怕，枉费辛劳。忽听妖尸笑声由上面远远传来，料是妖尸回转，恐被看破形迹，吓得亡命一般，仍绕石壁跑向前面，将那枝长箭放回原处，刚刚放好，妖尸穷奇的笑声，已由远而近。

二小潜伏右榻侧面，连气也不敢出。不多一会，壁间浓烟过处，忽然现一绝大圆洞。妖尸穷奇从洞中走将出来，先往左榻拿起那二枝长箭，插入腰间。走向中榻后面，低头伸开两手，往左推了一下，起身时手里已拿着一面古镜，镜中青濛濛一片，正是适才与少年对敌之物。妖尸面对着镜，满脸狞笑之容，抱在怀里，看去甚是喜欢。隔不一会，将镜放在榻上，又俯身下去，照前样推了两推，捧出一座古鼎，大小不过二三尺，通体金色。鼎盖上蹲着一个异兽，鼎腹上也满刻着许多奇禽异兽与山岳风云水火之状，还有不少丹书古篆，形制奇古，光彩烂然。妖尸略一端详，一手揭开鼎盖，口中喃喃不知念些什么，立时鼎中飞出先见的那张大口，连鼎带妖尸全都遮住，一会隐去，复回原状。妖尸将鼎盖放好，左手举着，右手搔了搔头，朝鼎腹上古篆文仔细看了又看，面上似有怀疑之容。几次伸出手，又缩了回去，最后好似实忍不住，口中又复喃喃念咒，声音与前微异。猛的怪眼一睁，高举右手，照准鼎腹上拍去。鼎上立时发出无数禽鸣兽啸，轻鸣巧叫，怒吼长吟，杂然并作，汇为繁响，种类何止千百！震憾全洞，吵耳欲聋。妖尸忙取古镜朝鼎一照，划然齐止，更没声息。妖尸喜极忘形，抱着那鼎乱跳，口中不住磔磔怪笑，声若枭鸣。二小看在眼里。方知二宝藏在榻后地底，并且看出镜能制鼎，只要不揭鼎盖，那大口也不会飞出。只不知取时用甚方法，是否照样向地下一推，便

可取出？

说也真巧，妖尸宝藏地下石穴之内，上有太极八卦禁制，存放时照例须用禁法封闭。偏生他是暗中悟出一些九疑鼎的奥妙，背了戎敦，私自下来取试，果然有些灵验。照此研讨，必能悟彻微妙。正得意欢跃间，忽听戎敦在上面怒吼怪叫之声，远远传来，知已觉察，目前还不愿意和他翻脸。恐被走来看破，起了疑心，忙将二宝仍放地下，左右各一旋转，起身便走。去时慌张，也忘了行法封闭。二小见妖尸刚进壁间圆门，浓烟过多，妖尸不见，石壁回了原状。便听二妖尸在壁中争闹之声，由近而远，渐渐消逝。大意是戎敦怪穷奇居心叵测，不应违约私入地穴。穷奇却说因在上面，想起今日得那三枝宝箭，比那日所收女子宝物，胜强十倍，正可拿来略加祭炼，用以御敌，又道："适才业自鼎中取出，放在榻上，你也看见。走时只顾彼此争论，忘了取出，见你正有事，没和你说。刚下去，你便连吼带叫，赶了来，我并未违约取宝偷试。"戎敦又问明似听得地底鸟兽之声，何来等语。底下的话，二小没有听清，料知妖尸走远，虚实全得，除避开妖鸟外，更用不着再害怕。连忙如飞跑过榻去，仔细往地下一观。那八卦当中的太极图，竟似活的，所含青白之丸，全都凸出，前见与地相平，稍有不同，仿佛可以推动。不知妖尸没有行法封闭，尚恐入伏受陷，端详忖量了一会，沙沙决计冒险一试。叫咪咪站得远些，也学妖尸的样，按定右边青丸，往左用力一推，人小力微，竟未推动，可是也没受着伤害。咪咪见状，也奔了过来，两下一商量，豁出一同被陷，两下合力动手。那太极图大约数尺，二人站在图外，要俯身下去方能够住。青白二丸推时，连吃奶的气力，都使出来，白累了一身冷汗，一毫不能推动。二小心终不死，又一揣想，妖尸取宝时情形，好似两手分转，这阴阳两仪推动时，

想必还有逆顺之分。悟测机密，重又下手，二小一推青丸，一推白丸，果然丝的一声，轻轻巧巧，随手而转。阴阳两仪，忽然逆转，错开一半，阴仪缩入石里，右侧现出一个七尺多深的孔洞，底下放着一面古镜。

沙沙听了听上面没有声息，忙纵身下去拿起一看，正是那面有青濛濛光华的昊天镜。其质非金非玉，甚是沉重，背有蝌蚪文的古篆，和云龙奇鸟之形。看似隆起，摸上去却又无痕，非刻非绘，深没入骨。正面乍看仍是先前所见青濛濛的微光，定睛注视，却是越看越远。内中花雨缤纷，金霞片片，风云水火，一一在金霞中现形，随时转幻，变化无方。咪咪也纵身下去，看了一会，都是喜出望外。依了咪咪，恨不得偷将出来，才称心意。沙沙却说："宝物虚实虽得，无奈我等道力不济，看适才妖尸走出神气，连隐身相随同出，都是万难。杨师祖和恩师，明晚子时必然到此。她曾说一举成功，决不会错。我们现在取出宝镜，没处存放，又走不脱，转使妖尸惊疑搜踪。若放在身侧，我们隐身之法，如隐不住镜上光华，立时便有杀身之祸。为今之计，莫如原样放好，不去动它。等二位师长到此，只和她一说取用之法，较为稳妥。"咪咪道："你又想错了。我们此来，原为建立奇功，天与不取，岂非自弃。那鼎看神气又大又重，我们只看看，且莫动它。那宝镜好似能制服九疑鼎，关系非小。无论多为难冒险，也不可轻易放过，总不枉深入虎穴才好。依我打算，二妖先正在力争，大可借此行一反间之计，先将镜取出，找地方藏好。我们并立在它前头，能隐过宝光不被妖尸查觉，等二位师长到来，献镜取鼎固是妙极。即使不成，自少年男女逃去，并无人来，只有先那妖尸私来试宝，宝镜无端失去，那矮胖妖尸必疑心他出花样，不肯甘休。万一妖尸自已残杀，我们岂不坐山观虎斗。等死伤了一个，三尸只剩一

尸，二位师长除他，岂不更容易了么？”沙沙一想也对，便将镜拿起，一同纵了下来。咪咪还想观看宝鼎，强着沙沙将镜先放在地上，一同推动太极图中圆珠。两仪还原，穴口复闭，再推却又不动。试一进了两下，再行顺转。这次改作阳仪隐去，左侧现出一样大小的洞穴。立见金霞万道，自穴底闪射上来，照得人眼花缭乱，不能迫视。沙沙不肯下去，咪咪未免也有些胆怯。因见镜能制鼎，便叫沙沙持镜照定那鼎，自己下去看一看真相，即行纵上。沙沙依言。咪咪入穴仔细一看，满鼎腹俱是万类万物的形相，由天地山川、风云雷雨，至日月星辰、飞潜动植，及从未见过的怪物恶鬼，小而昆虫鳞介，无不毕具，中间还夹有许多朱书符篆。最奇怪是那鼎通体不过数尺方圆，可是上面所有万物万类的形相，多至不可胜计。不特神采生动，意态飞舞，那么无量数的东西，不论大小，看上去都是空灵独立，各有方位，毫不显出混杂拥塞之象。

咪咪胆大好奇，接连绕鼎走了三匝，想看看鼎腹上到底有多少稀奇古怪的东西。谁知鼎腹竟是常时变幻，每次所见俱各不同。方知鼎腹所现诸般形相，包罗万有，恒河沙数，无有穷尽。再看鼎盖上蟠伏着的那个怪物，生得牛首蛇身，象鼻狮尾，六足四翼，前腿高昂，末后四腿，逐渐低下，形相猛恶已极。鼎盖不大，那怪物神威凶猛，势欲飞舞，越看越令人害怕。咪咪心想鼎里面那张大口，不是什么怪物，妖尸既能随意使它出现，往前飞出，收宝伤人，如今站在它后头，想必不致受害。目前宝穴详情，业已深悉，所差只此一点。自己和沙沙，仅有数月微末道行，放在妖尸手里，还不是和死个蚂蚁一样，居然侥幸，成此奇功。可见仙缘深厚，全出天助。倘再能悉此鼎微妙，岂非尽美尽善？当时雄心一壮，也不先向沙沙商量，只说得一声：“沙哥，拿镜照好，我要揭这鼎盖一看。”沙沙见他老在宝穴

中盘桓，本就担心，进催数次不应，正自焦急，闻言大惊！忙喊万使不得。咪咪早防到他作梗，口里说着话，已手托鼎盖，微微掀起。谁知九疑鼎与宝镜大不相同，鼎沿刚一显露，便见无量金星红丝如飙轮电旋，就要冲开鼎盖而出。光霞强烈，耀目难睁，同时一片轰隆之声，发自其内。恍如万雷始震，惊势骇人！咪咪吓了一大跳，知道厉害，欲待按下鼎盖，不特关它不上，仿佛鼎中有绝大洪力连手带身子统被吸住，往里收去，莫想挣脱分毫，不禁惊叫欲绝。沙沙因为急于拦阻，手中宝镜偏了一偏，没有照准鼎口，致有此失。这时瞥见鼎盖甫启，咪咪人被吸住，晃眼就要收入鼎内。一时情急，除用镜破解外，别无生路。惊慌骇乱中，双手举着那面昊天镜朝鼎上对照下去。这阴阳生克之理说也奇怪，那么厉害的圣陵至宝，吃镜中青濛濛的微光照射上来，立时金星齐敛，红霞全收。咪咪身已半入，危机相间，何啻一发之微！忽觉眼底光霞隐处，吸力尽退，只见亮亮晶晶一团东西正往鼎中落去。他胆子也大得出奇，当这生死瞬息之际，仍未忘了涉险，随手捞住，奋力纵退出来，鼎盖竟轻松松的落下盖好。咪咪脸都吓成了土色，哪敢停留，不顾看手中所持何物，慌忙纵上。因鼎已发出响声，惟恐妖尸惊觉，赶来查看。忙与沙沙合力，仍旧推动两仪，回了原位，掩好宝穴。一看那鼎中得来之物，乍看只是带有青白微光，看去混混沌沌，并不十分透明的一粒鸡蛋形状大小的圆珠。及至反复定睛注视，那珠子甚是异样，如若顺立，青白二光立时分开，青光上升，白光下降。再隔一会，上段便现出无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的天象，下半截便现出山川湖海、飞潜动植之形。与鼎腹所见，大同小异。这个里面的万类万物，却似活的，不过动作稍慢罢了。圆珠若一倒立，重又混沌起来。小小一丸东西，里面包藏若许无量事物。按说绝难看真，谁知不然，竟是无论

看哪样，在目光中都是大小恰如其分。营营往来，休养生息，各适其适，位置匀称已极。用尽目力，也难分出它的种类。再一看出了神，更是身入个中，神游物内，所见皆真，转觉自身是僬侥之民，徒惭渺小。二小虽不知此宝乃九疑鼎先天元体，关系全局至为重大，却已料定是件异宝。尤妙是为物不大，等诸微尘芥纳，粟中世界，怀袖可以收容。不比那面昊天镜，因为人小物大，还要设法藏掩。俱都喜出望外，转忘适才魄散魂丧之苦。当下各自看了一会，乃由咪咪收藏怀中。几经筹计，决将那面昊天镜，放在适才藏身的另一石室之中，面朝下覆卧着。二小仍随意查看，静候妖尸一来，再奔进去用隐住的身形掩蔽。非到万分危急，决不躲开一步。

一切停当后，咪咪又想起先前取箭，略有动作，旁伏妖鸟神鸠已然振翼欲扑。适才鼎中那大雷声，二妖尸纵因上下相隔辽远，或值他出没有惊动，妖鸟总该警觉。何以全没动静，好生不解。一问沙沙，才知鼎内洪声，只身受的听得，沙沙在上面，只是看见鼎口内金星闪动，咪咪身子行即入鼎，别的什么响声全未听得。咪咪贪功心盛，闻言又复后悔不该胆小退出。既有宝镜制服得住宝鼎，应该再仔细搜查一番，说不定鼎中还有不少异宝在内。失诸交臂，太已可惜。如非沙沙劝阻，更防二妖尸忽然闯来，前功尽弃，回忆前情，也自惊心。几乎又欲二次涉险，再作问鼎之举了。这前后一耽延，差不多已耗了大半天光阴。沙沙力主潜到原处，将来时身旁所带干粮取出，饱食一顿。照师父传授，打坐养神，静候时机。二位师长一到，再行现身献宝，陈告虚实。咪咪喜极欲狂，闻言才想起自昨晚子前到此，尚未进食。况天不早，算计二妖尸少时必至，得意已至再至三，不可再作无厌之求，便即应了。二小全室俱已走遍，偏巧月光底下那一片设伏之处，因见空无一物，又见少年

男女，由此破顶飞去。料定妖尸设有妖法，适间进入宝穴不曾失陷，已属侥幸，既然无所希图，何苦涉险尝试？先前胆大包身，后来却变作万分小心谨慎。回转原地时，想好来时经行之处，一步没敢乱走。两小侥幸，居然在罗网密布、危机四伏，飞仙剑侠所不敢到的妖尸深穴之中，有志竟成，克奏全功。固当仙缘前定，般般凑巧。这等坚毅不拔，智勇双全，也就算万分难得的了。杨瑾因此赏识，得了二宝以后，回山禀明芬陀大师。不惜再四虔求，以大师无边妙法，助其成长，竟归正果。得为本书最小辈仙侠中有数人物，此是后话不提。

凌云凤、杨瑾二人，在白阳洞中做完夜课，已是第二日辰初时分。因四小常时出洞，做些采果汲泉等事，先见沙、咪两小不在眼侧，以为偶然有事离开，还不怎样在意。隔了一会，见健、玄两小不时窃窃私语，眉目示意，沙沙、咪咪未作晨参，不应久出不归。云凤首先想起，昨日曾有命他二人往探妖尸巢穴之意，后为杨瑾所阻。二小当时神情，甚是沮丧，料出贪功心切，背了师长偷偷前往涉险，失陷妖穴之内。忙唤过健、玄两小来问。众同门相处，最讲义气，自从昨晚沙、咪两小走后，不久玄儿便猜定沙、咪两人背了他，私往妖穴探查，立功自见。当时心中好生气忿，立时便要学样，跟踪追去，也立点功劳与他看看。健儿因和他情感莫逆，便劝玄儿说："不可如此。他两人走时，固然不该背了我们，但是我四人人小道浅，此去危险非常，这是用命去拚的事。我们好容易得遇旷世仙缘，根基还没扎得一点，此行成功不说，一个不好，形消神灭，永劫都不得超生，活命更是谈不到了。沙哥为人谨慎长厚，他自身涉险，必是受了咪弟的怂恿，怎还肯拉上我们？再者他两人走时，曾说奉有师尊之命，我们只是猜疑。现有二位师长，要到明天早起，才将功课做完，到底难分所说的真假。

要真是被我们料中，背师行事，先就有罪，即便得点功劳回来，也不过功罪相抵。何况妖尸那等厉害，连杨太仙师那高的道法，尚且被困多日，他两人微末本领，为何能望成功。本来他两人就做错了事，我们再效尤跟去，岂不比他还要罪重？他再要是真奉命前往，便不庸说了。各人祸福各人当，由他去吧。”玄儿答道：“大家患难交亲，又是同门，就算奉有师命，也应该行时明说详情，怎这般鬼鬼祟祟，支吾两句就走，没有一毫情义，实叫人气忿不过。就是奉命而行，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他两个能去，我们定也能去。明早二位师尊知道，也未必有甚大罪。我们现在隐身之法，承杨太仙师连日指教，大有进境，妖尸虽然厉害，不给他看出，有甚打紧。”健儿接口怒道：“既然你不听劝，只有前脚一走，我立刻便去内洞禀告师父，看你去得成不？我和你又是至戚，又是同门患难之交，宁使你恨我，也不能任你自去送死。”玄儿年纪最轻，与健儿至戚深交，平日颇为畏服。一听说要禀告师父，结果闹得去不成，还要自受责罚，只得怏怏而罢。

一直等到天明，还未见沙、咪两人回转，玄儿益发料定所说奉命之言是假。去久不归，必已陷身妖尸，凶多吉少，同气关心，不由把满腔怨愤，化为忧急。后来杨、凌二女做完功课，二小晨参之后，有心禀明前事。又恐沙、咪两人，恰在此时回转，师长本来不知，这一举发，岂不累他受责？正自心焦，彼此眉听目语，欲言不敢之际，杨瑾一追问，知道不便再为隐瞒。只得双双上前跪下，禀知前事说弟子等先只当他真奉师命行事，所以晨参时没有禀告等语。杨、凌二女，闻言大惊，两下一商量，杨瑾说：“二小失陷妖穴已有多时，按说决难活命。所幸隐身有术，或者不会被妖尸发觉，只陷埋伏之中，也未可知。倘能保得命在，早去晚去无妨，如若受害，去

也无用，反倒误了今晚大事。昨观二小面上并无死气，决不致死，莫如听其自然，仍候到晚来子前同往的好。你昨日原要命他两个先往一探，被我拦阻，谁知他二人，竟有如此坚强勇毅性气。早知如此，给他带上一件护身避祸的法宝，岂不要好一些？你莫忧心，弄巧他两个此行还不虚呢。”二女几经考量，决定仍是乘妖尸晚间假死时前往，以免牵动大局。玄儿一听师长对沙、咪两人，并无怪罪之意，又说面无死色，不致死伤。好生悔忿为健儿所阻，没有当时跟踪追去。后来沙、咪两小，居然成了大功，受了上赏，愈加嫉愤不已，生出许多事来。只为这一念之差，因忿成仇，几乎闹得误己复误人。

杨瑾、云凤议定以后，便在白阳崖洞中，坐待时辰一到，即行前往除妖取宝。到了当日下午，杨瑾忽然想起，追云叟白谷逸在轩辕圣帝陵内所留纸柬，曾有事完赶来相见之言。已然隔了多日，如今相距除妖之期，只有几个时辰，怎还不见到来？前生仙侣渴欲一晤。正悬盼间，忽见眼前光华一闪，一道剑光从洞外直投进来。仓卒中云凤当是来了敌人，想着飞剑抵御时，杨瑾认得那剑光的家数，一见便知来意。早用分光捉影之法，擒在手内，果然上面附有追云叟寄来的一封柬帖。取下一看，大意说因知古墓三尸厉害，又得了圣陵二宝，益发如虎生翼，难以制服。日前将东海三仙所托要事办完，正欲赶来相助。行至中途，遇见极乐真人李静虚，承他指示妖尸墓穴中的虚实详情一切前因后果。并说妖尸运数已终，即行自毙，杨、凌二女处境虽极艰险，时至自然水到渠成等语。

原来追云叟见为时还有三日，无庸先期赶去，细一看停落之处，地名修篁岭。翠竹万竿，千云蔽日，白石清泉，交相映带，空山无人，景物清嘉。先还不知是昆仑派门下后辈们新辟的清修之所。因为多年未到，打算在当地盘桓些时，就便游览

全景，察看以前同道中所传说的千年竹宝，还有没有？独自闲游了十几里，道旁绿竹森森，越来越密。因风弄响，宛如鸣玉，景物益发清绝。追云叟正暗赞这么好一个所在，怎没人在此栖息？忽觉万顷碧云中似有青光闪动，知有人在彼练剑。隐身过去一看，乃是三个少年男女，两个男的，一名小仙童虞孝，乃昆仑名宿钟先生最心爱的大弟子。一名铁鼓吏狄鸣岐，原是晓月禅师的寄名弟子，新近投在钟先生门下，与虞孝最是莫逆。另一个女的，乃半边老尼门下石氏双珠之一的缥缈儿石明珠。虞、狄二人在岭东仙源洞中居住，石氏双珠却在岭南半边老尼新建的碧庵中清修。本是同派，所居又近，每日常相过从，练剑为乐。当日三人又聚在一起。虞、狄二人说起，日前因听人言，轩圣陵内出了两件至宝，为白阳山妖尸盗去，墓穴中埋伏重重。目前峨嵋门下有人想去盗宝除妖，不知得手也未？石明珠道："听师父说，峨嵋派目前正当昌盛之期，门下新近能人奇士甚多。既然他已下手，最好不闻不问，免得生事，两派结下嫌隙，反而不美。"狄鸣岐因记晓月禅师在慈云寺受挫之仇，闻言冷笑道："圣陵至宝，已为妖尸夺去，成了无主之物。斩妖除邪，凡是修道人，均分所应为，宝物也是有德有能者居之，也并不限定哪一派。不过白阳山高出云天，与世隔绝，从没去过，又不知妖尸墓穴虚实，懒管闲帐罢了。如若不然，我们照样可以前去，只要捷足先登，取来二宝，峨嵋门下虽然猖狂，莫非还不肯甘休，定要巧取豪夺，是宝物都该她们独吞不成？即使她真个恃强抢夺，也还要凭着本领道行，分个强弱高下，未见得我们就不如人。"言还未了，忽从二人身侧，闪出一个矮老头儿笑道："你休发急，也莫不服气，圣陵二宝，现时还在妖尸那里，有德有能的，谁都可以前去取宝除妖，不必背后空吹牛气。并且我还告诉你说，妖尸气运将

终，至多不过三日，你们若去迟了，圣陵二宝必被峨嵋门下得去。那时休说什么事都是峨嵋派逞强占先。你们三个如自负本领过人，不在人下，正可趁那三妖尸不曾伏诛以前赶去，为世除害。我知峨嵋众后辈也因妖尸厉害，各派中无人敢惹，恐其日久猖獗，贻祸无穷。迫不得已，才身入虎穴，冒险行事。成败利钝，均未敢必。果如有人见义勇为，自必乐于退让，决不恃强争功。至于圣陵二宝，乃万古奇珍，因果相循，物自有主。今既出现，冥冥中必有定数，也非巧取豪夺，所能攘为己有。如因你三人年幼识浅，白阳山不曾去过，不知妖尸墓穴虚实，不敢妄入。我老头子虽然不才，当年却曾走过几遭。自信识途老马，尽可照实奉告，决无虚言，你看如何？"二人尚未答言，追云叟见那矮老头儿正是生平至交矮叟朱梅。只不知他因何至此？暗忖钟先生上次慈云寺比剑，虽曾为异派中人张目，并未十分苦斗。人既正直，平素又无嫌怨，半边老尼与正派中各道友更多往返，何以朱梅那般说法？看神气潜伺三人已有多时，分明连激将带讥嘲，要使三人自去上当，好生不解，姑且现身走出，接口说道："他的话说得也对，不过妖尸委实厉害，不比寻常，你三人不妨度德量力，细加忖量能胜与否？不能时，只管作为罢论，以后背人少发狂言就是。如信得过自己的本领道力，休说这位朱道友，便连老朽也愿相助，告知穴中虚实。使你们能胜固佳，败时也有退路，不致陷身在内。"

三人中只缥缈儿石明珠会过嵩山二老，狄鸣岐和虞孝俱是耳闻，不曾亲见。先见朱梅倏地现身，冷嘲热讽，语多讥刺，心中忿忿，正要还言。幸得石明珠识得朱梅厉害，刚使眼色止住，追云叟又复出现。狄、虞二人也算久经大敌，见多识广，一见石明珠以目示意，便知来人不凡。再一见又出现了一个矮老头儿，更猜来人许是嵩山二老，不敢造次，只得强忍气忿。

等二老相次把话说完，狄鸣岐首先答道："我三人早先也并不知白阳山妖尸如此猖獗，不然早就去了。是我日前同虞师兄前往北海眼探取后羿射阳弩，归途路遇妖道金花教主门下一个妖妇向同党说起，要往白阳山妖尸墓穴，投奔钟昂之子钟敢。正谈在兴头上，偏巧石师姊又从零陵山中采药回转，与妖妇等争斗起来。我三人合力斩了妖妇和他同行的三个同党，还得了他两件法宝，这才略知妖尸墓穴梗概。今日无心闲话，不想被二位老人家偷听了去。既然知得个中虚实，再好不过，我们为世除害，尽力听命，也不怕受人愚弄。就请二位老人家，实话实说吧。"朱梅不比追云叟，无心路遇，原是为了白发龙女崔五姑之托，知道三人得了后羿射阳神弩，与妖妇徐静娟三阴神铅灭阳弹，可为斩妖尸盗宝之助。又知钟先生大劫将临，意欲借此将狄、虞二人，引度峨嵋门下。因为听三人那一席话，才用激将之法，暂使自行投到，引度入门，且等日后再作计较。又见三人故作不识，对前辈全无礼貌，狄鸣岐又是那等说法。不由冷笑一声说道："你这孽障！全然不识贤愚。纵有好心，此时也难助你。我只将妖尸墓穴详情，一一指示。此去你三人中若有失闪，可向西北方遁走。我在相距白阳山三百里的太微峰顶相候，保你不致残废就是。"说罢，二老各把妖尸墓穴中的各层埋伏禁法以及进出之路，分别详说之后。一片光华闪过，不知去向。二老去后，石明珠详审二老语气，初来时似无恶意，颇怪狄鸣岐不该首先出言无状，闹得自己和虞孝也不便改倨为恭。狄鸣岐知石、虞二人交情深厚，大家都未理来人，却埋怨自己一个，分明意有偏袒，好生不服，冷笑道："这有什么！我既敢说，就敢前往。他又不是本门尊长，敬他则甚！"虞孝见他动怒，忙即解劝了几句，狄鸣岐没再发话，竟自闷闷不乐。虞、石二人又相商了一阵进止，言明当日回去，做完功

课，且等明日黄昏时，再行定夺。各自别去。

第二日午后，三人又聚在一厅练剑，石明珠仍主慎重，要去也等第三日去。商议未决，延到晚间，虞、石两人收了飞剑相对谈说，今日已是第二日，明日妖尸运数该终，再不前往，就去不成了。石明珠笑道："我从昨日起构思到如今，我料白、朱二老此来，先意必有用我们之处。后因我们装不认识他，狄师兄又出言忤犯，全无礼数，才故意使这激将之法。妖尸明晚子时命终，早去仍是无用，莫如到时再往。一则峨嵋门下也在那时前去，同为斩妖除害，彼此又无嫌怨，虽说各做各的事，到底要增厚几分力量。我们到了相机行事，弄巧还可坐收渔人之利。即或不是，至多得不着宝物，也决不就有甚失闪。既不愿中那两个矮子的激将之计，我们终在期前去了，异日相见，面子上也交代得过。"虞孝方点头称善，猛一回首，不见了狄鸣岐。起初当他独自回洞，赶去一看，哪有踪迹。因他昨晚今朝负气词色，定然冒险独行。虞、石两人知他虽然精通五雷天心正法，剑术在小一辈同门中，也算杰出之士。估量起来，毕竟人单势孤，不是妖尸对手。同门至好，屡共患难，万万不容坐视。略一商量，只得改了主意，跟踪前往。能追得上更好，否则也好作一接应。两人恃有玄功妙法和异宝飞剑，至多不能取胜，决无凶险。谁知狄鸣岐早有成见，同两人在竹林内练毕飞剑，便自起身，去已多时。容到两人赶到白阳山不远，正遇狄鸣岐迎面飞来，彼此按住剑光落下，狄鸣岐满脸愧容，说道："适才我进妖尸墓穴，刚破了几层妖法埋伏，与一怪鸟对敌之间，妖尸尚未见面，便为飞刀所伤。若非应变神速，几遭不测。当时无奈，只得逃走。我心中气忿，也没照矮子所说的方向，只觉肩背上刀伤奇疼麻痒，万分难耐。方觉不妙，忽从斜刺里，飞来一个御剑飞行的红衣少女，将自己拦

住，一同落下。那女子好似早知受伤之事，一见面就道："妖尸飞刀恶毒，非神尼优昙所炼二相丹不解。"她幸带有此丹，取了两粒，叫我半敷半服。我见她其意甚诚，所用飞剑也极高超，虽看不出她的家数，料是正派门中弟子。因是催服甚急，匆匆未先问姓名来历，服后果然灵效。据说目前伤势无碍，但在七天之内，仍丝毫动不得真气，否则创口再破，遗患无穷了。接着她又取出两道符箓说："妖尸墓穴中禁法重重，尤其那把金刀，厉害非常，况还有妖鸟防守。纵能破法通过，妖鸟见势不敌，必向妖尸报警。妖尸一醒，他有圣陵二宝，地穴中又埋伏得有水火风雷，任你大罗神仙，也难取胜。非乘他假死时，暗中下手不可。但是一切隐身法术，俱都难免触动埋伏。此符乃六戊潜形，先天太乙遁法。虽然仅有片时灵效，但是中藏生克妙用，可以通行无阻。就这样穿行地底太极圆径时，有的地方，仍不免将他禁法触动。那就全在去的人，随时留意，小心应付了。三妖尸今明晚，先后数终，今以相赠，去否任凭你们。"说完，传了用法。等我开口致谢，再请教她的姓名来历时，她只一举手，说了句行再相见，便自飞走。去得极快，我料追她不上，只得作罢。归途揣她语气，好些矛盾，既说我七天之内，刀伤初愈，不能动运真气，为何又赠此符？并说此符只能收片时之效，去否任凭我们。分明不特我在妖穴受伤，连你两人赶来，也都深悉。如果此女也是矮子所遣，只恐无此好意。况且两矮门下，从没收过女弟子，好生叫人不解。正想回山和虞师兄商量，我们三人便在此相遇了。"虞、石两人闻言，匆忙中也想不出那个女子的来历用意。狄鸣岐受了一刀之危，又愧又忿，知虞、石二人，道行法宝飞剑均胜过自己，再三怂恿前往一试。虞孝本有此心，因石明珠比较持重，见狄鸣岐已回，又受了伤。料定穴中凶险，非可轻易尝试，意欲暂且

回山，大家商量妥当，容到明晚再来，所以先还有些踌躇。经狄鸣岐一再劝说，石明珠也未坚持己见，便即应了。狄鸣岐报仇心盛，还要跟去，经虞、石两人苦口劝住。又用婉言解开了昨晚芥蒂，方始交过二符，传了用法，闷恹恹驾剑光，独自回山养息刀伤。

这时天已子初，正当妖尸假死之际，机会不可错过。虞、石两人也没有再深思那女子来历，径自一同飞往妖尸墓穴。入洞时姑用那两道潜形符一试，果然妙用。一直飞抵内寝，照着白、朱二老指示的途径方法，由右边油釜下穿行甬道，直达地底妖尸假死之所。虽然巧斩无华氏，终因圣陵二宝厉害，收去他三枝射阳神箭，险些被困在内，吃地肺中水火风雷炼为灰烬。可是妖尸的主要通路，却被两人破去。妖尸初试水火风雷，转觉利弊俱兼，一个用不得当，易被敌人乘隙遁走，轻易不愿再用。穴中禁法，也改变了好些，只为防备敌人去而复返。不料给杨、凌二女，增了若干便利。最关系大局的是沙、咪两小，不足齿数的微末道行，居然百般凑巧，竟乘虞、石两人去时，跟踪混入。不特探明虚实，还盗去两件至宝，得知克制之法。二女成功，更是如操左券了。白、朱二老原欲将小仙童虞孝和铁鼓吏狄鸣岐引渡到峨嵋门下，因三人词色不逊，故意使他一尝妖尸厉害，并假手斩了无华氏，破了妖尸通路。一直不曾离开，三人动作，全都深悉。狄鸣岐妖穴受伤遁出时，朱梅适在白阳山附近山头瞭望，看出已受金刀之伤，本欲相救。见他负气，未朝自己所说方向遁走。那红衣少女，便是罗浮山香雪洞元元大师门下，前在汉阳江边向许钺寻仇，经矮叟朱梅分解，后奉师令，随定神尼优昙大弟子素因大师在汉阳白龙庵修炼，江湖上称为女空空红娘子的余莹姑。恰巧新近随素因大师，先期赶往峨嵋赴那开府盛会，参拜掌教师尊。刚到不久，又奉乃

师元元大师飞剑传谕，命回罗浮有事，办完仍转峨嵋，恰与矮叟朱梅相遇。因开府还早，回去除却与小一辈诸同门，每日畅聚相互砥砺观摩，随众参谒迎候各位尊长前辈外，本就无甚要事，便留她参与明日杨、凌二女斩妖尸取宝之后再去。适在身侧侍立，便取出预存神尼优昙所赠的丹药和两道六戊潜形符，教了一套话，吩咐急速追上狄鸣岐，如言行事。余莹姑的青霓剑，原是元元大师用十九万六千七百四十二根绣花针炼成的一件降魔防身之宝。莹姑下山时，全仗此剑自能飞起和从小习武根柢，不特身剑未能合一，连本门剑术都所得无几。后到白龙庵寄居，素因大师怜她身世，又爱她心地纯厚，资禀出群。朝夕相处，不惜以乃师神尼所传本门心法加意传授。中间元元大师又特来指点，莹姑益发感奋用功。为时不多，已然综合两家之长，殊途同归，兼收并蓄，那剑又是仙剑，与寻常自炼者不同。所以狄鸣岐仓卒中，看不出她的家数，狄、虞、石三人先后败归。白、朱二老见事情已差不多，因一真大师近从峨嵋摩天崖，移居在白阳山麓附近的星子峡白茅观内，已有数年不见，正好乘这一日之暇，前去看望。便由追云叟传书杨瑾，略说经过，指示明晚下手方略。并说自己与矮叟朱梅带了红娘子余莹姑去访一真大师，约定明晚妖尸墓穴中再行相见。斩尸取宝不难，恐还有别的纠葛，到时自有二老料理等话。杨、凌二人相次看完这封长函，不特成功可必，并知沙、咪两人深入虎穴，安全无恙，还预先将妖尸宝镜盗出，俱都喜出望外。杨瑾因沙、咪两小人，居然建此奇功，未免向云凤夸奖了几句。玄儿先还替沙、咪二人担着心，这一来不由勾起前恨，越想越有气，便上前跪禀道：“恩师和杨太仙师今晚古墓除妖，弟子等意欲随往建功，就便长长见识，不知可否？”云凤尚未答言，杨瑾已先笑道：“你们这几个小幺么胆也真大，沙、咪两小不

过是命不该绝，正当妖尸覆亡之会，一时凑巧，侥幸成功罢了。前者你师父带你们前去，原是不知底细，昨晚想命沙、咪两人探查妖尸虚实，也只随便说说，不料他竟偷偷前往。你只见他得了甜头，这一天两夜，不知受了多少活罪呢？你当妖尸墓穴，是个无人之境？可以任情去来的么？何况成败就在今晚，少不得与妖尸有一番恶斗。沙、咪两小已然在内，那是无法，并且他已探得穴中虚实，能知趋避，还不碍事。你二人道行法力俱谈不到，带了去还要累人照顾，如何去得？”玄儿还要央求，云凤正色道：“我见你四人生得太小，遇事不忍深责，就纵容得不成话说了！你们微末道行，师长未有使命，竟敢自己讨命。幸是杨太仙师，如被外人看见，成什么家法？你休以为沙、咪二人建功回来，便不受责。他不告而行，大是犯法，功是功，过是过，不能相抵。以免你们日后有所希冀，尤而效之，其罪更重。快些起来，如再强求，便与沙、咪两人一同处治了。”玄儿自到云凤门下，尚是第一次看见师父发怒，吓得战兢兢站起，不敢开口。

第　九　回

功成一击　金菩提暗藏白眉针
计斩双凶　太虚鉴巧制九疑鼎

话说杨瑾见云凤教诫门人，所说极为中肯，知道四小淘气，胆子又大得出奇，不能宽纵，少时事成归来，对沙、咪两人，必还有一番责说，便劝解道："其实他们也是好强，贪功心盛，不过胆子大了些，遇事不加思索，言行略欠谨饬。依我看，沙、咪两人此次在妖墓中，必定受尽艰苦，九死一生，才得有此成就，功过足可相抵。况又初犯，只须诰诫几句，禁其再犯，并不许日后有人学样也就是了。"云凤知道杨瑾爱怜四小，沙、咪成此奇功，自己也未尝不喜到极处。但是从小奔走江湖，深悉赏罚规矩。弟子违命擅专，最是犯忌，此风万不可长。乐得使杨瑾来当好人。假意发作一番，便正色答道："别的事云凤均可奉命，只是此事，关碍本门中的规矩。首次行法，尤其宽容不得，且等少时回来，问明首从情实，再定罚吧。"杨瑾听出云凤有心做作，微笑了一笑，没有再往下说。

时光易过，延到夜间亥子之交，杨、凌二女准备停当，吩

咐健儿、玄儿看守洞府，不许擅离。径自同驾遁光，直往妖尸墓穴中飞去。到了妖尸墓穴落下，施展六戊潜形遁法往洞中一看，里面黑沉沉的，只有两小点时红时绿的亮光在洞的深处，暗中闪动。知是妖鸟双目。因为时光还早，先不去惊动他。又待了一会，到了正子时，方始一同下手。这次因有追云叟飞剑传书指示，把先前所定方略更改，预计由杨瑾破去各层埋伏，将上悬金刀收去，同时云凤骤出不意，一下手先放飞针，刺瞎妖鸟双目，再用玄都剑将它结果，肃清外洞，然后直入内寝，不从油釜下去，径用法华金轮冲开妖尸昨晚用禁法封闭由上通下的井洞，直通藏宝地穴以内。这样不特动作神速，还可避去太极圆径中许多厉害埋伏，省却好些层阻难，更不容妖鸟与敌报警，真是周密异常。那妖尸上层洞内所设禁法，也颇厉害，昨晚出事之后，又经过穷奇一番部署，益发严紧。二女虽然入时隐去身形，仍是无用，入洞不及半里，便将头层五行禁制埋伏，相次触动。无限大木黄沙，烈火刀矛，夹着妖烟邪雾，如狂涛怒卷一般，飞舞来袭。妖鸟也自觉察，由木栅内飞出迎敌。二女见状，一赌气，索性收了六戊潜形之法，由杨瑾当先，施展法宝应战。其实地穴中戎敦、穷奇两妖尸，正为失宝起了内哄，并未假死入定。妖鸟只一报警，自必停争同出，先御外敌。二子虽能得宝，妖尸或许漏网也说不定。一则妖鸟昨晚战退敌人，贪功心切，二则不知究里，仍守着妖尸吩咐，不到危急难支，不许妄用神灯报警之诫。见敌人乍一现身，便放出一大股奇亮无比的光华，所照之处，五行无功，烟消雾散，比昨晚敌人来势，大不相同。又认清面貌是逃去的两个女子，知是劲敌，虽然有些胆怯，还妄冀那把飞刀可以暗算敌人取胜。刚把长爪上灵符，往洞顶一扬，那柄飞刀，刚在暗中发动飞落，猛听霹雳一声，眼前红光一亮，比电还疾，知是宝物，忙吐内

丹抵御。谁知道这次云凤不比上次应变仓卒，那针有玄功真气运转，不是随手发出，那口玄都剑又在同时飞起。妖鸟又未打隐身遁逃主意，口中三个绿火球刚刚喷起，那边杨瑾知道妖鸟颇有道力，惟恐云凤飞针不易得手。百忙中放起五火神针，与般若刀一同飞到。两下夹攻，妖鸟如何能敌？一见银光照眼，飞剑临身，方知不妙，再想遁走，已自无及。般若刀银光绞动处，三粒内丹先成粉碎，化为碧莹乱落，宛如星雨。妖鸟飞逃出没有两丈，先吃云凤飞针由脑后直贯前额，由左目横穿右目，夺眶而出。妖鸟只惨叫了一声，般若刀与玄都剑双双追到，朝他身上只一绕，便成四大块，立时尸横就地。那五行遁法早被杨瑾破去，正赶金刀发动，化成一道匹练般的火光飞落。杨瑾先使飞剑敌住，然后用法华金轮将它逼紧。杨瑾两世修为，道法通玄，刀虽厉害，无主之物，妖鸟一死，妖尸在它肩上所留灵符无效，失了驾驭，更易收取。不消一会，便被杨瑾运用玄功收去。上层埋伏全破，妖鸟伏诛，别无障碍。

二女联袂飞入妖墓内寝，如入无人之境。在室内两边油釜中，灯光甚强，五色变幻，照得四壁时呈异彩。二女一看日前停尸移前有两三丈远，知道下面便是下通地穴的圆井的通路，被妖道行法封闭，又用这重逾万千斤的石榻盖紧。如将石榻移去，下时更要省事。杨瑾忙使禁法一移，不料榻上设有千斤大力禁法，重如泰山，轻易移它不动。仍用法华金轮，冲石而下。云凤忽然失声低语道："那是什么！"

杨瑾回身一看，两旁排立的那些古尸灵身后地上，插着一枝形如令箭的竹牌，上有符篆，隐放光华。杨瑾识货，知是北邙山灵鬼冥圣徐完之物，心先一动。再过去一看，令箭旁之石地上还划有"擅动者死"四个篆字，石痕犹新，仿佛才留不久。知道追云叟所说纠葛定是指此，石移不动，也是此物作

祟，不禁又惊又气。云凤见杨瑾望着令箭沉思，面有怒容，便问何故？杨瑾摇手禁声，先往四下一看，别无可疑之迹，料徐完必已来过，无怪这一些古尸灵见人进来，没有蠢动。只不知因何没有入穴，又自回转？他插这支令箭在此，无异乎说墓穴一切全已属他，不容他人染指。这厮虽不好惹，但是事已至此，不惹不行。略一审慎，嘱咐云凤留神警备不测，径自伸手将那令箭拔起，掷向一旁。先以为免不了还有别的事变发生，谁知毫无动静。再试行法一移石榻，居然随手而起，心中好生奇怪。因时机紧迫，不暇寻思，忙使法华金轮，放出宝光，飙轮电旋，直往地底冲射下去。光华施照之处，石碎为粉，四散疾飞。不消顷刻，便将上层数丈浮石穿通，现出原有井穴。这时二女才各用飞剑法宝当先开路，以破妖法，由圆井通路，往下飞落。妖尸虽有诸般禁制将圆井通路闭塞，怎奈二女深知底细，下来之处，毫厘不差。加以法华金轮与般若刀俱是佛门至宝，妙用无方，如何拦阻得住？不消片刻，已将圆井冲开。及到妖尸发觉敌人，业已深入虎穴，将妖尸丹室外面洞顶上那轮月光冲破，降落穴底。

这时二妖尸内哄方烈，戎敦吃穷奇玄功变化，咬落了左手三指，穷奇也被妖鸟神鸠救主情急，抓伤肩臂。彼此都在愤怒咆哮，亡命相待。沙沙、咪咪隐侧室之内，作壁上观。正在高兴，忽听一声轻雷，爆声响处，眼前倏地金霞耀彩，银芒四射，照得合洞都是奇光异景，眩目生花。洞顶月光，已随着雷声，化为一阵白烟消灭。金霞银光后面，跟着又飞落两道剑光、两个女子。因当晚妖尸下来不久，便起争斗，没有假死炼神。二小身在地底，估不出时刻，先还不知师长到来，及至定睛一看，不禁欢喜若狂，忙要奔出迎诉时，二尸已早警觉。戎敦本敌不过穷奇，一见来了敌人，忙即高声怪叫，要穷奇暂且

罢战，等擒住敌人，再行理论。穷奇也看出二女来势厉害，与上次不同，起了戒心，巴不得同仇敌忾。应了一声，便与戎敦一同应战。戎敦一指金戈，化成两道金光，飞上前去，吃杨、凌两女的般若刀和玄都剑敌住。穷奇得了空隙，便飞向丹室去取九疑鼎，准备收敌人法宝。二小见满洞光华飞舞，星驰电掣，立被吓住，不敢上前。又不敢出声呼喊，恐被妖尸发觉，由近侧赶来伤人，将宝镜夺去。急得不住顿脚搓手，叹气连声。两女虽知二小在彼，但又初来，不知他的藏处，加以忙着应敌，急切间观察不到。眼看穷奇手持宝鼎，厉笑磔磔，由丹室内飞出。二小进退两难之际，咪咪忽然急中生智，暗忖昊天镜鼎都能破，何况别的妖法。妖尸所持宝鼎厉害，事在危急，何不拿了它，照着出走。想到这里，匆匆和沙沙一说，更不暇再计别的，一同飞步持宝镜奔出。杨、凌二女本就留意寻找，知两小隐身潜伏，暗中掐着灵诀，一见二小犯着奇危至险，手持一团青濛濛的光华从侧面室内奔出。知道宝镜果然得手，但是敌我相持正紧，二小此来，需要由妖尸身旁穿越。二小微末道力，如被妖尸发觉，岂不触手便成齑粉！不禁大惊！杨瑾一着急，首先一指法华金轮，正要冲将过去接救，谁知老妖尸先已警觉。

原来沙沙、咪咪两个小人，自从昨晚得手，隐身妖尸藏宝地穴之中，静候杨、凌二女到来。延至当晚亥子之交，耳听二妖尸怪声叫啸，意似有什么争执，从当中丹室壁内隐隐传出。因为上下隔绝，不见天光，料量不出时刻，也不知是否妖尸假死入定之际。正自附耳低声猜议，忽听二尸叫啸之声越近，咪咪忍不住轻悄悄绕向当中丹室外面，探头往里一看。室内烟光涌处，二尸刚从壁间现身飞落，各在中榻后站定，争论不已。上古语言，乍听虽不易于通晓，仗着两小聪明，相隔又近，从

动作形势上，也可观察出一些动静。闻声辨色，居然听出大意。先是戎敦料定穷奇狼子野心，难与共处，倡议分取二宝，以免后患。穷奇恃强，竟向戎敦明说："圣陵二宝不可分离，况且九疑鼎中妙用尚未悟彻精微。万一试演之时有甚祸变，只有昊天镜能以克制，怎能给你？"戎敦怪叫道："我先要鼎，你定占为己有，如今让你，我只要镜，你又说镜可制鼎，不可分开。难道都归你不成？"穷奇本来在上面就和戎敦争吵了一整天，几乎决裂，宿愤已深。闻言当时就要发作，猛觉两点红光，迎面闪过，忙一回首，看见旁伏妖鸟神鸩，头已昂起。那一双精光远射，能变幻五色的怪眼，已自微微睁开，放出比火还红的目光，正在注定自己的动作。两只比蒲扇还大的钢爪，也在微微伸动。知道此鸟难制，事须熟计，心中起下奸谋。忙把面容一敛，带着极难听的怪笑之声说道："我并非想独吞二宝。不过你我祸福相共，既在一处修炼，理应同有此宝才是。你自生心，要分由你。待我取出此镜交你。我仍权且在此栖身，一俟找到洞府，即行分手了。"戎敦心畏穷奇暗算，当初引鬼入室，已是大错。无华氏一死，更看出他形迹可疑，本不愿与他同居。一则贪心未死，又意欲将昊天镜先取到手中，有了制鼎之物，再相机窥伺，乘隙谋夺。二则妖鸟神鸩自从误服仙人匣中毒昏迷，照算还有七年方得回醒。近来虽还未到年限，有时竟常见他开目张翼，神光湛湛，大有先期复活之望。此鸟本来厉害非常，再加以数千年冥心修炼之功，骤出不意，爪裂穷奇，易如反掌。有此两因，故和穷奇虚与委蛇，如见自身力不能制，至不济挨到妖鸟复活，也可夺鼎除害。所以情甘退难，舍鼎取镜。谁知穷奇贪心更大，公然明占，戎敦怎不恼恨到了极处？刚要反脸成仇，穷奇忽然改口应允。戎敦头一步如了心愿，立时缓了口气答道："我起意分离，无非为免异日争执，并非和你分离。一人势单，

自然还是你我在此一同修炼，另寻洞府则甚。”说时，二目注视穷奇开穴取宝。见宝穴并未行法封闭，已自诧异，还没料到有甚差错。及至转开宝穴，穴中空空，并无一物，不特戎敦急怒，连穷奇也是惊骇万状。

当初藏宝之时，因无华氏父子两人恐防有私，曾经约定，二宝虽是三尸共同研讨，却由穷奇一人掌管存取。每次入穴，却由无华氏父子前行，穷奇不得一人擅入，彼此互为监察，才能相安至今。当晚争端，便由于穷奇背了戎敦擅入而起。昊天镜一不在穴内，情弊更觉显然。戎敦性极粗暴，更无含蓄，不似穷奇阴毒险狠。见状略为一怔，当时怒火上冲，不问青红皂白，暴吼一声，一扬手，两柄金戈早同时化为两道金红光华，照准穷奇飞去。穷奇本未窃攘宝镜，心正惊疑，戎敦一翻脸就下毒手，猝出不意。情迫势急，哪有招架之功？更不暇再开旁穴去取宝鼎，慌不迭的运用玄功，身子就地一滚，化道青虹，便往外室飞去。金戈光华恰在头上扫过，将满头乱发削落了一大半，几乎受了重伤。也是急怒交加，怪叫如雷，径把身佩九把玉刀，化成五色光华飞起迎敌。戎敦也跟踪追出，两下恶斗起来。二尸相继冲出时，还算咪咪身小心灵，逃避得快，差一点没送了小命。且喜二尸此疑彼忌，全没想到索觅敌踪，便和沙沙，隐在侧面室内观战。

二尸斗了一会，戎敦见不能取胜，施展五丁开山之法幻化大手，去劈穷奇，反被穷奇运用玄功变化，咬落二指。眼看不支，室内神鸠近日本已回醒，只缘余毒犹烈，自知未到时限，一意潜修，不愿妄动。今见戎敦危急，救主情切，竟不顾利害，振翼飞起。口吐内丹，飞出一团紫焰，挡住穷奇刀光，上前一爪，虽将穷奇右肩臂抓伤，骨断筋折，毕竟身未复元，诸般不济，也吃穷奇用补天石当胸打了一下重的。神鸠不支，收了内

丹，刚刚逃回丹室，杨、凌二女便自赶到。咪咪身原隐住，如不带着昊天镜奔出，妖尸或者还看他不出。这一持镜，上古至宝，岂是六戊遁形之法所能掩蔽光芒？幸而人在镜后，除镜外，身形仍隐，否则即使有人救应，也来不及了。戎敦正在抵御敌人，一眼瞥见侧面室内离地二尺许，飞出一团青濛濛的光华，定睛一看，正是那面昊天宝镜。因离地太低，不料有两个小人捧着，心还以为宝镜神物，自在穴中飞出，先前错怪了穷奇。大敌当前，惟恐失误，一纵遁光，飞身上前刚要抢取。那面宝镜倏地一晃，比电还疾，径往敌人身旁飞去。戎敦一把捞空，似见镜后有两个极小的人影，一同飞起，还未及审视真切，金轮飙转，只得回转金戈抵御。再一看，那面百丈光华已自迎面飞到。宝镜也飞到了敌人身侧，现出一个矮老头儿和两个婴儿般的小人，正在指着自己，向先来二女谈论。这才知道宝镜事先已被敌党盗走，不禁急怒交加！一面运用那两把金戈，抵御敌人的法宝飞剑，一面正想施展恶毒妖法取胜。恰值穷奇持着九疑鼎飞出，一见宝镜落入敌手，先自吃了一惊。未及施为，那矮老头儿已从二女手中要过宝镜，将手一指，便飞出一道金光，似长虹一般飞到。穷奇大怒，伸手一揭鼎盖，刚幻成一张大口飞出，猛听耳旁有人喝道："无知腐尸朽骨！今日劫运临头，你这偷窃来的玩意不灵了！"声音就在近侧，穷奇吃惊回头，人影子还未看到在哪里，咚的一声，鼻梁上早着了一下重的。也不知被何物打中，仿佛觉着鼻梁扎伤，似有一丝凉气侵入，直透命门。敌强势盛，百忙中急于应变，并未十分在意。恐怕再受暗袭，连忙运用玄功变化时，眼前一闪，又现出一个矮老头儿，同样也飞出一道金光，直取戎敦。二尸都是痛恨已极，暴跳如雷，谁知今番敌人不比往常，仍各仗恃数千年道力，精通阴阳变化，妙用玄功，全没想到"败"字。恨不能一下将

敌人碎为肉泥，才称心意。无奈敌人法宝厉害，丝毫都占不得便宜。先还恃有九疑鼎能收敌人法宝，谁知那两个矮老头儿，一个矮叟朱梅，一个追云叟白谷逸，所用剑光，本就是仙家至宝。又经二老多年苦心修炼，俱都厉害非常。九疑鼎虽然备诸万象，妙用无方，妖尸只是无师之传，略知一些用法，并未悟彻精微。加以鼎中一丸先天本命的混沌元胎，已被沙、咪两小无心巧合，触动灵机，仗着昊天宝镜之力将它摘去，减却若干威力，如何能制得住二老仙剑？这还是双方同是不识此中妙用，杨瑾与徐完应有一场纠葛，二尸才得支持些时。否则鼎一出现，便被收去，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不必再费许多事，二尸便形神消灭了。穷奇见那张大口吸不住二老剑光，并且口内光华较弱，金星红丝旋转，也没以前急遽。相持了一会，心方有些惊疑。矮叟朱梅忽对白谷逸道："道兄，此鼎已然试过，果自不凡。至宝神物，谁也垂涎。适说那厮，难保不得信赶来；休再迟延，我们从速下手吧！"朱梅言还未了，穷奇因急切间不能取胜，想起大局为重，宝镜已落敌手，如不即时除了敌人夺回此宝，被敌人持去通解用法，更留后患。反正事后必与戎教破脸相拚，无庸再守机密。径将昨日悟出的用法施展，暗运玄功，口诵上古灵文，左手托鼎，怪目圆睁，觑准鼎腹，高举右手一掌拍去。便听万数叫号，由细而洪，自鼎上发出，汇为繁响，震撼全洞，似欲坍塌。接着又飞起千百道五色烟云，簇拥着无数大小长短光华；现出天龙野马，以及各种奇禽怪兽的形相，朝二老、杨、凌等人飞舞扑击。

白谷逸知是元始先天精灵所寄，不比旁门幻景邪术，心想一试自己的道力，就便照着预定方略，乘机下手。一声长笑，一纵遁光，身与剑合，剑光立即暴长，化成一道光墙迎上前去，意欲拦它一下试试。谁知那些五色烟云中的形相，只是一团团

的透明奇亮的精光，并无实质，变化无方，奥妙非常，一遇阻隔，威力越增。白谷逸剑光一接触，倏地由零化整变成一团精光，放出无量彩芒，弥漫大半座洞穴，直向剑光缓缓撞去。光芒强烈，照眼生花，休说云凤、沙、咪二小三人，便是朱、杨二人也觉耀目难睁。尚幸鼎内一丸先天本命混沌元胎，事前已被摘去，来势稍缓，否则就连二老也非吃大亏不可了。白谷逸刚觉来势重如泰山，枉自运用全力，剑光竟被荡开，不特阻它不住，光华还逐渐逼着剑光上长，大有过头下压之势，刚暗道一声：“不妙！”欲待变计，对面光华中忽起轻啸，声如龙吟。一声过去，似闪电般掣了两掣，眼前倏地奇暗，二妖尸身形全都隐去。自己那道剑光，仍被无形潜力阻住，光只能及到自方，照不见对面分毫。同时暗影中又见万类鸟啸，地动山摇，先前影中有形之物，俱都变成实质，一个个目射奇光，张牙舞爪，扬喙振翼，作出攫拿飞扑之势而来。大的竟头似山岳，身逾百丈，最小的也大如骷髅，长及寻尺。全洞窟不过十亩方圆，按说那些庞然大物，一个也容纳不下。看去却是为数何止盈万？千奇百态，备诸狞恶，同时并呈，目难穷尽，声势委实惊人。料是宝鼎妙用现出盈虚世界，说真便真，说假便假；随心生灭，瞬息万变，稍一不慎便受吞袭卷入其中，化为乌有。自恃多年道力，虽然不至形神俱灭，想占上风，却是万难。正在触目惊心，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先后片刻之间，矮叟朱梅已按着神尼芬陀指点，悟彻昊天镜背面科斗符篆，口诵灵文，如法施为，朝着对面黑暗中照去。这一来，愈更显出生克妙用。初起时仅放出一道青濛濛的微光，一照向暗影之中，镜上面一片轻烟飞过，青光一闪，倏地又放出万道金光。无边霞彩狂风骤雨一般，飞射出去。晃眼全洞重现光明，万籁顿寂，无影无声。只剩下穷奇、戎敦两道妖尸，一持宝鼎，一持金戈，站在当地怒愤张皇，

颓发猬立。当穷奇施展宝鼎时，杨、凌二女见戎敦忽然一声怪啸收了金戈，本要追杀过去，忽见朱梅把手一摆，追云叟白谷逸，已将剑光放大，迎上前去。忙即收住法宝飞剑，静待二老施为，借此问明沙、咪两小得宝情形。

杨瑾刚将那一丸混沌元胎取过藏起，眼前形势，已有了变化。看出不妙，方欲上前相助，朱梅已施展昊天镜，转败为胜。二女一见妖尸惶急之状，更不怠慢，重又各放飞剑法宝，乘胜下手。这里戎敦看出形势险恶，强弱已分，本欲遁走。偏巧穷奇凶狠负固，以为敌人不过侥幸窃去宝镜，鼎虽受制，还有玄功法宝，可以取胜，不舍弃穴逃走。戎敦只得飞起金戈应战，穷奇也将数千年炼就的金刀金戟等一一飞起，与二老二女等的法宝飞剑，绞在一起。金光彩霞，照耀全洞，煞是奇观。穷奇因宝已失，宝鼎恐有疏虞，不敢放置，只得拿在手内。嗣见敌势越来越盛，渐有相形见绌之势，一声怪笑，把满口獠牙一挫，正待施展玄功变化，暗算伤人。不料二老早知穷奇数千年玄功厉害，如不先除本命元婴，法宝飞剑都未必能奈何他。预定有策，料准妖尸炼就元婴藏在命门紫府以内，事前向秦紫玲要了两根白眉针。昨日又去拜访一真大师，借了一粒佛门降魔至宝金菩提，将白眉针暗藏菩提细孔之中。到时先隐起了身形，一声断喝，引得穷奇张皇回顾，忙用禁法隐却二宝光芒，乘他心神略分之际，照定面上山根打去。

那金菩提原是一真大师念珠，经过几辈禅真持偈修炼，无坚不摧，以意发出，轻重随心。追云叟因穷奇身逾坚钢，要害只此一处，白眉针力弱，恐刺不进去，无孔难入，特地借来以作引道之用。重伤并无用处，轻轻一下，恰将山根骨打碎了些。白眉针见孔就钻，立由破口顺气脉直攻玉海。妖尸该当数尽，因伤甚轻微，反笑敌人隐身暗算，伎俩止此。虽曾觉有一丝凉

气由鼻端透入，一则自恃太甚，二则又忙于应战，并未十分在意。后来想用玄功变化伤人，念头方动，忽觉脑海中有些酸胀，真灵感应，竟连腹胸间也在发痛。因穷奇苦炼功深，道行深厚，白眉针运行稍缓。这时将他元婴刺中，尚未至死，虽然惊诧，并没想到自身元气已破，所炼婴儿为敌人法宝所伤。仍然不作理会，口中磔磔连声怪笑，刚一变化飞起，心脑两处忽转剧痛，婴儿好似受了什么克制一般。追云叟白谷逸知穷奇最为难制，自从九疑鼎为昊天镜所破，故意仍指挥飞剑应战，人却早已隐过一旁，觑定穷奇，静候时机到来下手。隔了这一会，料定白眉针发生妙用，益发聚精会神注视他的动作。这里穷奇明知中了敌人暗算，依然不肯甘休，勉强捺定心神，先使邪术飞起一片烟云，使本身隐而复现。先遮住敌人眼目，再把元神变化，飞将出去伤人。却不料宝相夫人所炼白眉针，专一循着血脉气孔破坏真神元气。适才心脑剧痛时，已然刺中婴儿要害，如若就此负伤遁走，元气尚未耗散，以穷奇的道力，尚可细心探索伤因。将针取出，重行修炼，不过坏却一半道行，迟早仍可复原。也是恶贯满盈，该遭大劫，发动恰是时候。忿怒头上，竟未容他寻思，等将元神化身勉强变化飞出，猛觉元神受了重创，真气耗散。休说变化伤人，本身受了真灵反应，更是心脑全身，奇痛欲裂。方知不妙，正在惊惶失措，咬牙忍痛，拚命想将本命元神收回，已是无及。追云叟见烟云敛处，穷奇忽又现身。运用慧目定睛一看，全洞光华电闪中，穷奇头上似有一个极淡的绝大影子飞起，欲前又却。知是元神飞出，哪里容他遁走？忙即隐身飞上前去。到了穷奇身后，出其不意，先将一根修罗錾照准命门打去，紧接着把手一扬，立时便是震天价一个大霹雷打将下来。那穷奇炼得身逾坚钢，又有玄功变化，如在平时，便是飞剑法宝，也未必能伤他分毫。这时婴儿受伤，元神耗散，

那修罗鋻早先原是湖南罗山七绝岭妖人鬼母朱樱之物，新近才落到追云叟手中。无论仙凡，如被击中，立时在体内发出烈火巨震，周身骨碎筋裂，血肉横飞，死于非命。穷奇周身要害只命门一处，还须先伤了他的元神以后，否则仍是无用。此宝终是左道旁门所炼之物，一出手先有一道黑烟，容易被他看破，必使法宝抵御，仍难奏功。所以才隐身穷奇身后，乘隙下手。就这一下打中，已难禁受，何况又加上一神雷！里外夹攻，同时发作，一任穷奇是个金刚不坏之躯也吃不住。只听狂吼一声，那大一具古僵尸通体炸裂，化成千百根黑骨，带着焦皮，纷纷爆散。妖尸穷奇一死，追云叟更不怠慢，一伸手先将宝鼎接了过去。空中元神吃神雷一震，再被二老与杨、凌二女，法宝飞剑乘胜赶将过来。五六道光华，电掣星飞，一阵乱绞，立时消灭无踪。当穷奇形神两灭之际，妖尸戎敦也恰在此时毕命。

原来戎敦见金戈久战无功，敌人法宝飞剑，神妙无方，九疑鼎已不能使用。一时情急，妄想运用玄功化身，潜入丹室，豁出毁灭全穴，将地底水火风雷鼓动，拚个最后输赢。即使不行，也可经由室内油釜下出路遁走。主意打好，立即施为。谁知白、朱二老合除二尸，早经约定，矮叟朱梅正想下手除他，因追云叟尚未成功，宝鼎尚在穷奇手内，恐先斩戎敦，穷奇势孤惊走，大是不便，终未施展辣手。连杨瑾也在事先受了暗示，假意相持了好一会。忽见戎敦正指金戈抵敌之间，忽然身形一晃，便知要出花样。先还当他想行变化伤人，定睛一观察，戎敦身侧似分出一个人影，往当中圆室飞去。朱梅本就防到他要下此绝招。自己和追云叟无妨，别人怎当得了？事起仓卒，不暇再计及别的；悄喊得一声："杨道友小心！"连忙收回剑光，施展无形剑法，隐身追去。妖尸以前所设水火风雷，发动

本易，偏生日前小仙童虞孝与缥缈儿石明珠一来，妖尸眼看敌人破壁飞去，自身为雷火所阻，不能追赶。以为行时仍有不妥之处，改了主意，不特废而不用，并将原设下通地肺的风火眼堵塞。再施展起来，本要稍费手脚，居心又复狠辣。因敌人厉害，打算行禁法大开眼穴，使水火风雷同时剧烈发动，于是更慢了些。这一略延迟间，矮叟朱梅已自赶到。戎敦道行不如穷奇，朱梅犹恐难制，一扬手先把月儿岛火海中取出的那枚朱环放起。一圈其红如火的光华只一闪，便将戎敦元神束住，再使无形剑光一绞。戎敦本身正在对敌，猛觉如火烧身，奇热异常。情知不妙，只仓皇回顾之间，元神已被朱环束住，飞剑绞灭，本身哪还支持得了！一声哀号，只喊出一半，吃杨瑾般若刀与朱梅的无形剑先后飞到，拦腰一绕，斩成四段，尸横就地。

成功以后，大家聚在一起看那宝鼎，杨瑾又将二小从九疑鼎内取出那一丸混沌晶球与二老观看。二老一见不禁又惊又喜，正要解说，那只妖鸟神鸠自被穷奇所伤，因是勉强回醒，体力未复，不敢过于抗拒。当时虽知难而退，心中并未服输。一逃进了丹室，便喷出一团火焰，将全身护住。竭力运转真气，调顺丹元，欲俟气充神沛以后，仍出助战，抓裂穷奇泄忿。嗣见敌人连袂而至，二妖尸解了内哄，同仇敌忾，益发勾动古昔凶戾气性，恨不得当时飞出，抓裂几个有道行根基的生人脑子以供咀嚼，才称心意。无奈它时日未到，先期回醒，数千年僵伏之躯，一旦要想复原，大是难事。方自情急暴躁，忽听室外一声迅雷，震撼全洞。睁开怪眼一看，穷奇已被敌人雷火震得粉碎。除了主人心腹之患，刚喜得引颈欲叫，再微一偏头，正赶上戎敦同时毕命。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一则为主报仇心切，二则不明出路，知道今日敌人厉害非常，二妖尸一死，自己也决难逃脱。反正不能幸免，把心一横，收了护身火焰，一

振双翼，放起一片轻烟将身形隐住。飞出室来，觑准杨瑾扑去。这时朱梅拿着那一丸混沌元胎，正与追云叟谈说此鼎微妙，二女站在迎面，大家胜后，难免有些高兴。加以来时没见神鸠，匆促间全未在意，神鸠又善于隐身，当前只有极稀薄的一片轻烟。刚巧又是妖尸新灭，妖法初破，全洞室到处烟光飞扬幻灭之际。便是二老炼就慧眼，不加仔细，也难辨出。杨瑾背向妖鸟来路，几为所伤，幸是二小忽然想起室中还有一只妖鸟未除，沙沙首先对凌云凤说道："师父，那当中三个圆门里面还有一只妖鸟呢！刚才还飞出来过，大得怕人，怎不杀了它去？"沙沙言还未了，二老同被提醒，忙向丹室寻视，一抬头，似见对面极薄一片淡烟，风一般卷来，已快到杨瑾身后。虽还未看出烟中藏有何物，已料定如非妖法发动，也必有妖物潜形烟内。知道不妙，来势急骤，不及再唤二女躲避，忙把手一扬，放出一团雷火，照准烟中打去，紧接着又将飞剑放起。两声震天价大霹雳过处，将那片淡烟震散，现出妖鸟身形。因这两声神雷，神鸠忙着应变，不顾伤人，喷出一团紫焰，去敌剑光雷火，来势迟顿了一下。

二女一闻雷声，便知有变，忙纵遁法往侧面飞出。回脸一看，一只鸠形怪鸟口吐紫焰，周身具有五色烟光围绕。两翼横张，长约数丈，瞪着一双奇光幻彩的怪眼，铁爪箕张，形相狞恶，正与二老的剑光相斗。那厉害的雷火，并没伤着它，知是妖鸟无疑。大喝一声，先将般若刀化成一道银光飞上去，同时凌云凤也将玄都剑飞起。妖鸟已然横了心，通无畏怯之状，不住把口连喷，一团团紫焰连珠般飞起。晃眼工夫，全身没入紫焰之中，几不能辨出它的形相。四人的飞刀飞剑，也联合成了一个光网，神鸠上下四方，全被笼罩，脱身不得。杨瑾暗讶此鸟，果然名不虚传，连二老飞剑都斩它不了。正要将法华金轮

放起助战，忽听朱梅喝道："杨道友且慢下手！可与云凤往妖尸丹室宝穴等处，搜寻以前失去之宝。此鸟通灵已久，须将它形神一齐消灭，容我和白道友除它便了。"杨瑾闻言，忙和云凤收了般若刀玄都剑，领着沙、咪二小，赶往妖尸丹室一看。除中设三榻与榻前三鼎外，只有三枝长箭在榻上，四壁空空，别无一物。沙、咪二小忙说那长箭乃末晚逃去的少年男女所失，放时有一溜乌光，想是一样法宝。杨瑾也看出那箭形制奇古，随手收来，插在身后。先已听二小说了宝穴情形，再转向榻后一看，知是阴阳两仪消长之妙，本极难开。幸是穷奇取鼎匆促，未曾行法封闭，只须握定黑白二丸，依次转推移罢了。杨瑾便照二小所说方法，命云凤按定左边白丸，自己按定右边青丸，双双分向左右一推。丝的一声，阴阳两仪便自逆转，阴仪立即隐去，现出一个七尺多深的孔洞。运用慧目定睛一看，洞中石质如玉，光洁圆润，只洞底有数十白黑点，哪有失宝痕迹？只得推动两仪，还了原位，二次如法逆推顺转。阳仪隐去，又现出一个孔洞，洞中原藏九疑鼎，已然取走，洞底依然空空，并无一物。二女方自有些失望，沙沙忽对咪咪道："今天我看这洞，怎么要浅得多？莫非它是活的么？"咪咪素来好事，闻言一觉有异，便纵身跳下去，试比了比说道："这洞果然比昨晚浅了一半也不止，还没有藏镜子的一个深呢！这是什么原故？"

杨瑾听二小问答，不由触动灵机，暗忖妖尸自得圣陵二宝，珍爱逾命，不惜用尽心力，辟室地底。这藏宝所在，似乎不应如此浅露。二小盗宝时，巧值妖尸新取宝鼎偷试，又值同党疑忌，赶来追究之际。取放匆迫，忘却封闭，幸而得手，并未深悉个中机密。鼎大镜小，此穴原藏宝鼎，纵不比前穴深大，也应同一深浅才是，怎会反浅了两尺？其中定有微妙。她想到这

里，绕向对面，向洞中四面仔细观察，仍无迹兆可寻。再一数那白黑点，共是三十二个，错落成半圆，向着对穴，暗藏乾震离艮四卦之形，这才恍然大悟。忙命云凤、二小，暂站远些，以防不测，取出法华金轮，护身降下去，试照玄门八卦生克剥复之机，一按那些黑白点子。按到艮卦上面，猛觉洞往上升，转瞬渐与地平。杨瑾见不是路，一阵乱按，无意中竟触动了枢纽，洞底又改升为降。杨瑾料知机密深藏穴底，法宝护身，有恃无恐，便往下降去。这一降，竟降有十来丈。正降之间，忽听地底隐隐有水火风雷之声，轰隆并作。同时眼前光华一亮，洞壁上现出一个深穴，形式与鼎一般无二，只面积要大出一倍。不特上次所失的几件法宝和二小失去的归元箭俱都在内，还有数十粒泛着暗紫光华的黑豆。这时洞底仍往下降，一晃眼降过鼎穴。耳听地底水火风雷之声轰隆毕发，汇为繁喧。虽然听去甚远，势却惊人。杨瑾知道厉害，此穴通体，俱是两仪妙用，必与地肺相通。除宝藏而外，说不定还是下通地肺的别窍。不敢大意，忙即改降为升。等升过鼎穴，俄顷之间，运用玄功把手一招，连那四十九粒铁豆一齐收去。升达原处，方行按止。且喜宝物珠还，毫无变故。当下将两仪推还了原位，又开镜穴，一看洞底黑白点，果是坤巽坎兑四卦之形。奥妙识透，胸有成竹，如法施为，洞底便自降落。也是在十丈左近洞壁上，现出一个大镜穴，里面仅有一件和以前禁压杨瑾元神相同的古陶器、两个高几及人形如木瓜的大葫芦。色俱深黑，乌光铮亮，此外别无宝物。料非凡品，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收取出来。

二女带了二小赶往室外一看，神鸠已然擒住。二老身旁站定一个红衣女子，神色仓皇，正向二老恭身回话。二老见二女出来，略问觅取失宝之事，矮叟朱梅指着那红衣少女说道："这是罗浮山香雪洞元元大师门下弟子红娘子余莹姑。前日奉元元

道友之命，先期往峨嵋敬候开府盛典，路过此地，被我暂留在此。这里的事，已为北邙山灵鬼冥圣徐完的同党乔乔，窥知机密，并在上面留下阴敕禁令而去，被我和白道友遇见。因这类妖鬼来去飘忽，瞬息千里，幻化无方，不可轻视。圣陵二宝未夺回以前，如被徐完得信赶来，大费手脚。于是留下白道友，破了乔乔太阴禁法，来此相候。我和莹姑追上乔乔，暗用玄门九遁之法将她困住。因此女曾从徐完精习太阴鬼箓，道行虽非徐完之比，当时要想消灭她的形神，也非易事。我又急于要赶来助你二人成功，只得命莹姑代我主持遁法。原意挨到我们功成而去，再行放走，省得惹厌，本无伤她之意。不料此女诡诈百出，我走不多一会，便觉出有人暗算，将她用法术困住，先是两次按着九宫部位，寻觅出路，俱被莹姑照我所说，颠倒门户，将她阻住。她见脱身不得，改用太阴幻形之法，身外化身，将真灵隐去。莹姑因是匆匆传授，只能依样葫芦，不能知机应变。竟中了诱敌之计，被她悟出门户方向，幻化逃出。她此时如就走，算时候我们业已大功告成，将全墓洞地穴，一齐行法倒转震塌，灭了形迹。任是何等能手，也难再查出底细。等她告知徐完，去而复转，不过徒劳往返，决不知是谁捷足先登。目前大家都在多事之秋，终可免却暂时的一场麻烦。偏生此女阴狠毒辣，已然一阵阴风遁出百里以外。因见自己脱身以后，敌人没有动静，猜到困她的不是有甚绝大道力之人，一起复仇之念，又赶将回来。莹姑还不知究里，见遁中鬼影由真而淡，逐渐澌灭，心中奇怪。此女已去而复转，身在伏外，一见便知底细。顿生毒计，使用极恶毒的太阴吸魂之法，想将莹姑真灵摄回北邙山去，献与徐完享受。莹姑在危急间，恰巧遇见四海磨球岛离珠宫散仙，少阳神君门下大弟子火行者，因乃师接了峨嵋开府请柬，奉命先期前往通候送礼，路过那里，识出此女是

徐完党羽。两家本是仇人，生性又极刚烈，如何放得过去。便用诸天神火将她困住。此女已得徐完嫡传，幻化灵妙，除了用能照形炼影之类的异宝尚能克制外，只有先天真火可以炼化。寻常法宝飞剑，哪怕当时将她斩为万段，真灵未丧，仍能整体还原，聚而复散。火行者正是她的对头克星，只图逃生，不顾再摄莹姑真灵，使出全身本领法力抵御，终归无用。身已困入火内，大约只消三五个时辰，便被炼成轻烟而散。后来她见事急，万无活路，迫于无计，竟毁却了她三世真魂戾魄，欲炼就仙根，再去转劫修真，连与徐完相处多年都不肯失去的清操，从不肯用的下策，把所习太阴秘箓中最淫贱的大销魂法，使将出来。少阳神君散仙别派，门下男女弟子均可自为婚嫁，一切委之前缘。乔乔前生,原是前明永乐宫女,生具绝世之资。只缘红颜薄命，入宫见嫉，未承恩宠，即为妒妃谮杀。再出生自小家,貌更妖娆,前生怨气所钟，未免性情有些乖戾。嫁时嫌夫貌丑，不与同床，内遭辱骂，忿极撞死。三世生在山西乔姓富豪家中，美固逾恒，性尤暴烈，痛恨男子如仇。刚订婚姻，家便衰落籍没，正值流寇作乱，中途遇盗，不屈而死。命限未终，贞魂戾魄正游荡间，巧遇冥圣徐完收留。带回北邙山去，教她炼形固魄之后，即爱她天生丽质，又喜她夙根深厚，本欲纳为妻妾同兴鬼教，始终不以师位自居，置诸友列。乔乔偏是别有心机，一意推宕。总打算先借徐完传授法力，将根基炼固再去转劫投生，修成正果，不愿永沦鬼籍。徐完虽然早已看穿她的心事，因为爱极，并不说破，一毫也不勉强，仍然厚待逾格，想感她回心转意。经过多年，乔乔将一部太阴秘箓完全精习，差不多得了徐完所学十之八九。这才悟到所学尽是左道旁门，异途殊归。即便学到徐完地步，不过在鬼国独步，左道中称雄，要想修成正果，却是万难。无论投生转劫，或是另借他

人的好庐舍，仍本左道邪教中人。年来心中虽然失望，但仍不肯失身徐完。这大销魂法不使则已，使时如不能将敌人元阳收锁，使其引火自亡，便须嫁敌与人方能保命。这次想系是事迫惜命，又看中了火行者的仙骨英姿，所以她行法时做得分外淫荡，教人难以入目。后来她见火行者果然所动，偏碍着莹姑在侧，欲俟事完，上前相谢，没有走去。她着了急，竟老着羞脸在火中哭唤我三世女贞，百年苦修，并非容易。与你无冤无仇，素昧平生，无缘无故，凭空和我为难作对，害得我这般苦法。如今我又嫁他了，以后徐完决不饶我，不知多难。莫非你还不放我过去么！莹姑方看出他二人情形不对，不愿再看下去，遥向火行者致了声谢，便即飞来。乔乔与火行者必定成了夫妻，总算有了改邪归正之机。此事目前看似少缓，徐完不致就赶了来，尽可从容。但是徐完这厮，心坚意毒，乔乔是他臂膀，又是渴望中的爱妻。况且乔乔禁敕，原是他炼就之物，心灵相通。我们将它毁掉，必被觉察。再久候乔乔不归，难免四处寻踪，不久自然得知底细，势必上门寻仇。偏生峨嵋开府期近，如在当时被他寻去，群仙盛会之际，突来鬼物纠缠。固然不堪齐道友一击，未免有些煞风景。他如胆怯不去，知道他自己别无所忌，独惧纯阳真火。奈何少阳神君师徒不得，必去寻找妖尸谷辰同流合污，为害正教不可，不能不作预防之计。这只神鸠，我怜他万年修炼，煞非容易，特意开恩降伏。但它恶骨尚存，凶顽之气未化，意欲有劳芬陀大师佛法，代为变化它的气质。此鸟本是妖尸恶鬼劲敌，因它误服毒草，昏迷了数千年，现尚未届复原之期，此时去它恶骨最易。我二人已用朱环将它制住，欲烦杨道友和云凤将它带往仙山一行。等令师行法赐服灵丹以后，挨到开府前五日，带往峨嵋后山二十六天梯悬崖之上，搭一茅篷，即命这两个小人在彼相伴防守，自去参加盛会。到日

我二人还另有安排，以防徐完来犯，不惊动到会群仙，便将这厮驱除，岂非绝妙？”杨、凌二女忙即恭身领命。矮叟朱梅嘱咐已毕，便带了杨、凌、余三女，沙沙、咪咪和妖鸟神鸠，由圆井通路飞升上去。先移去两釜神油，连同适才所得金戈、金刀，准备由朱梅少时带往峨嵋，赠与三仙应用。然后施展玄门妙法，禁闭了地底水火风雷要穴，将丹宝三鼎也移到上面，一同出了墓穴。再使移山之法，一声迅雷，将全墓穴倒转。大小七人，就在这山崩地震，万丈红尘蔽日冲霄声势中，各驾遁光破空飞去，分途行事。且放下嵩山二老余莹姑等三人不提。

第 十 回

照影视晶盘　点点神光散花雨
先声惊鬼物　琅琅梵唱彻山林

话说杨瑾、凌云凤仗着朱环之力，制住神鸠，带了沙沙、咪咪二小先一同回转白阳崖。天已是黎明时候，健儿、玄儿早在洞前延颈企望。一见师尊回转，连忙上前拜见。大家同到洞中落坐，云凤命沙、咪二小重述前事。咪咪自喜功高，说得分外精神，全没注视到云凤神色。还是沙沙比较小心，一眼偷觑到师父面容不善。想起昨晚虽然有功，终是背师行为，暗自心惊。不等云凤发作，悄悄拉了咪咪一下，一同跪地禀道："弟子和咪咪此行起因，只由于前日恩师要命弟子等前往妖穴暗窥虚实。太仙师从旁拦阻，说得妖尸那般凶法，弟子等以为师父既然吩咐，此行决无差错。一时狂妄无知，背师行事。满拟隐身有术，人小可以藏身，不致触动埋伏，当晚便可以将虚实回报。不料果如太仙师之言，妖尸墓穴埋伏周密，禁制重重，进本侥幸，出却大难。一同被困至今，方得出险。虽仗二位师尊福庇，得保残生，并因深入，略窥虚实。毕竟罪大功小，难以掩

盖。未出险时已和咪咪商量，归洞请罪，甘愿受罚，以为后诫。适蒙恩师垂询详情，现在一切涉险经过业已禀过。自知罪重，本来不敢求饶，不过弟子等人小无知，事属初犯。仍望恩师格外施恩，从宽暂免加罪，俾改过自新，弟子等感激不尽。”

杨瑾见沙、咪二人，一点大的僬侥细人，不特坚忍强毅，有胆有识，更能知机进退，全不以功高自满。越看越爱，不忍云凤降责，早打好了主意。便是云凤先见咪咪表功得意之状有些不悦，听完这一套话，再一看咪咪先时满面欢喜，已改成了畏惧之色，不知不觉也消了怒意。只缘立法之始，不可姑息，故意作色怒道：“尔等四人本是僬侥细民，休说学道成仙，便是转劫为人，也须几世修积才能得到。一旦受我提携，真乃旷世仙缘！先前不过奴仆之分，嗣见你等勤勉向上，才逾格施恩，勉强收容门下，随我学习道法剑术，以冀将来有所成就，也不枉我渡化一场。拜师那日曾对尔等一再申说，本门戒条最忌贪妄和违背师命。怎便一日之间，连犯二罪！现当群仙劫数，邪正不能并立，各异派中能人甚多。为师仗着师祖仙传，又在此面壁多日，悟彻白阳真人仙迹图解，近来身剑已能合一。不奉师祖之命，尚且不敢率易下山，恐有失闪，致贻师门之羞。尔等人小力微，道行直谈不到分毫。妖尸何等劲敌，上次杨太仙师和我均经陷身挫败，几遭不测。我因不知妖墓底细，误以为尔等新学隐身之法，人小又可以暗中来往，不比我们公然与之对敌，或者不被觉察。嗣经杨太仙师一说，方知不可轻视。果然你二人一去，便被陷在内。设使妖尸命限未终，或是嵩山二老前辈不来相助，我与杨太仙师非其敌手，你两个小人焉有命在？有罪不罚，他日犯规再蹈覆辙，或使旁人效尤，就算你等身败名裂，咎由自取，岂不玷辱师门声誉？越是首次，越发姑息不得。现在去留两路，一任尔等自择。一路是收

回宝剑，逐出门墙。本山高出天表，下通无路，百里以外，深岩幽谷之中，不少奇禽异兽，毒虫恶蟒，以及山魈木魅之类潜伏。大人遇上，尚难幸免，何况尔等。姑念相随师生一场，由我亲自携带，送回僬侥故土，重为细民，自生自灭，永堕轮回。既非我的门徒，也勿庸再加责罚。一路是先打四百荆条，我打你二人也禁受不起，可由健儿、玄儿行刑，只不许丝毫宽纵。领责之后，我便随了杨太仙师，带着健儿、玄儿两个，同往仙山参谒芬陀大师，去化却神鸠恶骨。就便仰祈佛力，为尔等脱胎换骨。事毕再带着健儿、玄儿同往峨嵋山凝碧崖太元洞内，拜竭掌教师尊，以及老少各辈仙尊同门。罚你二人在此看守洞府，闭门面壁虔修，以观后效。再如犯规，便以飞剑处死，决不宽容。”

沙、咪二小先听头一条路，已吓得通体汗流，心寒胆裂。后听第二条路，虽然不致被逐送归故土，仍有修道成仙之望。但那四百荆条不好挨，尚在其次，最难受用矮叟朱梅别前，曾命杨、凌二女带了两小，同谒芬陀大师，去完神鸠恶骨，便送至峨嵋后山相伴神鸠，守候灵鬼徐完来犯。近日饱闻峨嵋是群仙居处，仙景无边。此行暂时虽不能就窥见凝碧宫墙，参与开府盛典，师尊既在那里，总还有一线之望。何况芬陀佛力可以脱胎换骨，转为大人，渴望已非朝夕。不想一朝自误！出死入生，白受了许多惊恐危难，反闹到这般结果。健、玄二小安分守己，倒是不劳而获。这一来满腔奢望，全成梦想，一阵心酸气沮，不由同时落下泪来，悲泣不止。杨瑾方要出言解劝，云凤微使眼色喝道：“你两个哭一阵就完了么？我和杨太仙师起行在即，倒是走哪一条路，快说！”这时沙、咪二小越想越伤心，已然泣不成声，便是健儿、玄儿，也觉师父责罚太重，心惊不已。云凤连问两次，二小方抽抽噎噎同声答道：“弟子宁

死也不愿离开恩师回去。唯望恩师念弟子昨晚之行，也曾饱受艰难危险，此次去见芬陀师祖时，将弟子也一同带去。哪怕再多打上几百荆条，也甘心了。”云凤见二小真个向道心坚，甘受重责，心中也颇赞许，明知杨瑾必要劝阻，仍然故意喝道："你两个误却仙缘，咎由自取。此行本来不许同往，既愿以打代罚，姑念诚求。也罢，健儿、玄儿取荆条过来，待我验看之后，再将他二人重责八百。”沙、咪二小闻言，方去了心头一块病。立时止住泪容，跪叩师恩，和颜悦色趴伏在地，静候施刑。

玄、健二小取来荆条与云凤验看之后，因师命不许宽纵，哪敢从轻。又向沙、咪二小先道个罪，告以师命难违。手举荆条，刷刷刷往下抽去。这类小人本极脆弱，不禁重打。沙、咪二小又知道健儿、玄儿手重，师父在上监查，不能徇情。这一顿打，还不挨个皮开肉绽？一见荆条扬起，吓得双目紧闭，正准备咬牙忍受。谁知那又粗又长的荆条抽到身上，只听刷刷吧吧之声连响不住，却丝毫不觉痛痒。沙、咪二小先还当是健、玄二小顾着同门义气，拚着受责，手下留情。及至偷眼一看，健、玄二小下手神情，竟是又急又快，一点不象做假。再偷眼一看，上面坐的二位师尊，师父虽然寒着一张脸，口角间却微露着一丝笑容，好似刚刚敛去。杨太仙师一双神光足满的炯炯双瞳，正注定他两个微笑呢。沙、咪二小原极聪明，见状恍然大悟。杨太仙师素对自己等四人喜爱，适才出险之时，又连夸奖了好几次。因见师父立法之始，又有别的同门比着，不便讲情。明着任凭师父降责，却在暗中行法保卫，所以打在身上，不觉痛楚。否则任是健、玄二小怎样留情，哪有丝毫不觉之理？想到这里，不禁双双抬起头来，又偷觑了杨瑾一眼。见杨瑾对他二人微一颔首，使了个眼色，又朝云凤一努嘴。二小猛

想起已挨了百十多下荆条，尚未求饶，恩师为了立法，才不许将功折罚。如被健、玄二小看破，他不知杨太仙师暗中默佑，定疑师父故意做作，岂不有关恩师威信？万一再被恩师看破，说不定由假变真，仍免不了挨顿真的好打，那才又蠢又冤呢！越想越对，不谋而合，各自装着忍受不住，始而低声泣求，继以大声哀号，苦求宽免。健儿、玄儿见二小竟能耐打，也颇惊疑。及至二小这一放声哀告，不禁动了同门义气。也双双住了手，跪在地下代为哀求施恩，乞赐宽免。其实云凤也极疼爱这四个小人，怒本假怒，不得不尔。口里虽然喝令健、玄二小重责，心中料定多打上几下，杨瑾必来解劝。那时再趁风收帆，使四小都知儆戒，以后不敢胡行也就罢了。及见荆条打在沙、咪二小身上，没听出声呼疼。四小近练内功，尚只初步入门，决无这等耐打的本领。健、玄二小又没敢徇情从轻，杨瑾又未说情，知她又明劝改作暗中护庇。一看杨瑾，果然手掐暗诀，指着下面，脸却望着自己微笑。云凤方觉做作得好笑，正值二小抬头偷看，不禁暗怪杨瑾："只顾你一味偏袒，使得被责人毫不知痛，如被健、玄二小看破，还当是做师父的也有心作假，故意打给他两个看，岂非笑话？你好歹也让他挨上几下，一则使知畏惧，二则也好下台。"正打算用话去点杨瑾，沙、咪二小已然会意，哭求起来。接着健、玄二小也停了行刑，跟着跪下求情。云凤先望杨瑾一眼，假作不允。并喝健、玄二小何故停刑，莫非也想陪挨几下？健儿、玄儿吓得刚要拾起荆条，接着再打，杨瑾将手一摆，含笑劝道："这两小人儿已挨了二三百下，先时想是自愿领责，不敢出声。我也因你立法之始，不便求情。如今我看他实禁受不住了，怪可怜的，看我薄面饶了他吧。"云凤闻言，才借势收科。吩咐住打，喝道："两个大胆的小孽障！如非杨太仙师金面，今日怎能宽免！看

你们下次还敢违命胡为不敢？”

二小齐身恭答知悔，又匍匐膝行上前，先谢师恩，后谢杨太仙师讲情之德。云凤喝令起去。沙、咪二小仍装负伤委顿之状，缓缓起立。健、玄二小刚要过去搀扶，杨瑾已一手一个，将沙、咪二小揽至怀内，说道：“你两个为我的事受了不少惊险辛苦，成功归来，还要挨打。在你师父门下，固是有罪，便换了是我的徒弟，也不肯就此宽容。如单是对我，却是有功之人，当得奖赏酬庸，才是正理。可惜我的法宝虽多，你两个气候还差，拿了去也难使用。一遇强敌，转足为祸。好在你们俱要随我同返仙山，我自有一番计较。这里有两粒灵丹，乃我师父芬陀师祖亲身炼就，共采取灵药不下千数百种。为时九年，始见炉鼎之上凝成异彩。取出开视，共只炼成了三千六百四十九粒。我前生曾列门墙多年，并未赐与，直到转劫今生，才赐了我十几粒。除自服外，余者带在身旁，行道济世，并赠有缘之人。恰巧还有两粒在此，今特赐你。此丹功能起死回生，轻身延龄。你两个服下去，不特立时止痛，尚有其他妙用，这权当我的酬劳吧。”沙、咪二小闻言大喜，忙恭恭敬敬叩谢接过，献与师父过目，然后奉命吞服下去。这一来，恰好适才那顿不受伤的打掩饰过去。云凤始终仍作不知。沙、咪二小由此将杨瑾感激得刻骨镌肌，永铭心版。二女刑赏兼施，恩威并用，又各诰诫了一番，教了拜谒芬陀师祖的礼节，到时不可大意，妄言妄动，自干罪戾。四小一一领命。

二女这才行法封洞，由云凤用朱环制住神鸠，杨瑾持着圣陵二宝紧紧监督。同运遁光，带了四小，招呼一声，大小六人一同破空而起。电转星驰，直往川边飞去。到了川边大雪山倚天崖龙象庵前落下。正遇芬陀大师的师侄，苏州上方山镜波寺独指禅师的记名弟子林寒，站在门前危石之上，向着来路眺

望，状似若有所待。杨瑾以前曾随神尼芬陀到过上方山几次，知道此人剑术高强，深得独指禅师降魔真传。独指禅师因和他俗家谊属至亲，当年修道未成时，又曾受过乃祖林鸾三次解难之恩。林鸾兵解时再三重托，说此子夙根深厚，生有仙骨。自己解脱在迩，他年纪太小不及引渡，匆促中无人可托，恐将来不遇明师，误入旁门。务望暂时引到门下，传以道法，等他仙缘到来，另有遇合。禅师自然义不容辞，忙寻到江西南昌府林鸾俗家，将林寒接引上山。因见他资禀虽佳，可惜杀孽太重，本身不是佛门中人。因受乃祖一场重托，虽然不惜尽心传授，只收作记名弟子，并未给他披度。便是所学，除教他在练气吐纳导引等玄门的根本功夫上着力而外，尤其偏重在降魔防身上面，并未传以禅门心法。彼时林寒入门，年纪虽只七岁，因家中兄弟姊妹甚多，乃父奉有仙人祖父之命，事前曾对他说过详情。他又生小好道，颇有祖风，知禅师有得道神僧，法力无边，来时怀满成佛奢望。嗣见禅师不为披剃，也不轻授经典佛法，与别的同门不同，心中疑虑。过了数年，忍不住请问，禅师对他说了经过，并说乃祖当时也只是暂托收容，免入歧路。异日尚须另拜仙师等语。林寒好强，闻言心中好生忧闷。几次婉言恳求，师恩深厚，自己向道心坚，志在求禅，佛门广大，怎的不能相容。千乞师父格外成全，誓死不再投师他适等语。禅师笑道："事有前定，你我俱不能改易，一切将来自见分晓。"仍是执意不允。林寒无法，拿定主意，相随禅师不去。用起功来，分外勤勉，日益精进，二三十年光阴，论飞剑法术，无不出人头地。近年禅师又将生平几件炼魔之宝悉数授与，本领益发惊人。中间好几次奉命下山行道，因禅师说他杀孽太重，时时警惕，轻易不开杀戒。一心只想人定胜天，以诚感格，永列佛门。每当复命和禅师说起他的心意，禅师总说到

时由不得你。末次回山，禅师因他外功积得很多，大为奖励，仍不见他传戒披剃。林寒一时情急，跪伏哀求不起。禅师摇手笑道："无须如此。我这里有两封柬帖，注有年日，到时开看自知。你既未得我禅门心法，又未得过玄门上乘真传，所学只是佛道两门中的防身御魔法术。任你炼得多么精深，至多所向无敌，并不能修真了道。何况各派高人甚多，无敌二字，万做不到！怎可不去求师，就此而止？你常说随我修身不去，即此一言，已不似佛门中人口吻，何论其他。我师徒功行即日完满，你此次归来恰是时候。后日可持我第一封柬帖，往川边小崆峒倚天崖龙象庵去叩见芬陀师伯。她看完柬帖，自有吩咐，以后便在她邻近的大雪山中潜修。一则遇事可以求助请益，二则你将来转入玄门，也应在其处。余下一封，另有奇验。现值夜课，你跋涉多日，回房习静去吧。"林寒听禅师言中之意，好似禅师圆寂在迩，不禁大吃一惊。还欲叩问，禅师把面目一沉，将手一摆，双眼便见合下来。接着门下僧众，也都跪伏在地诵起经来。自己跪处，正当上座大师兄明照夜课诵经之所。正自含笑相待，口中已自喃喃不辍。只得惘然礼拜起立，回房自去打坐。

原意夜课毕后，再去跪请明示。打了两个时辰的坐，子夜已然过去，忽闻异香由外传来，耳听前殿梵唱之声越益严密，觉与往夜不类。林寒抬头一看，前殿已被红光罩满。情知有异，慌不迭的飞身赶往前殿一看，禅师业已换了法衣，端坐示寂。门下众弟子，共是六人，也都法衣列坐。口诵佛祖出世真言，梵唱正和，声态甚是端肃，看神气连众弟子也一齐同去。林寒先时闻语心惊，万不料这般快法，不觉又是伤心，又是着急。忙一镇静心神，恭恭敬敬跪行入殿，匍匐在地，眼含痛泪。口称恩师刚要往下说时，禅师忽然睁眼微笑道："适才话

已说完，你自谨慎照此做法。玄门一样也成正果，何必这般作态则甚。速去勿留。”说完，只咄了一声，满殿红光金霞闪闪，若雨缤纷。众弟子梵唱尽息，各人脸上都有一片红光升起，一瞥即逝。再看禅师师徒六人，俱已化去。想起多年师父同门相处的恩义，由不得一阵心酸，哭出声来。正瞻仰法体，抚膺悲恸间，忽听地底隆隆作响，林寒猛想起法体已各用真火化去，并未备有盛殓缸坛。建造此殿时，距今不过两年，禅师曾有归宿于此之言。并且全殿俱仗禅师之力，运用本山空石建成。地下震动，想是早已行法，要连殿带七尊法体，一齐埋入地内。那两封柬帖，也不知放在哪里。这时地下响声愈洪，震撼愈烈，他明知地将陷落，满腹悲思，仍在跪伏瞻拜，兀自不舍就去。待不一会，倏地一道金光起自禅师坐前，猛觉一阵绝大力量，迎面冲来。自己竟存身不住，由地上被撞起，直掷出殿外老远。才一立足，金光敛处，再看殿上石门已合，又是一大团金光红霞升起，异香缭绕，沿着殿的四围陷成一圈，地底仍隆隆响个不住。全殿就在这百丈金霞笼罩中，缓缓落了下去。林寒跪叩起身，地底响声顿歇。金霞渐隐，殿已不见，变成了一片石地，毫无痕迹可寻。原存身所在，却放着两封柬帖。拜罢拾起一看，一封是与芬陀大师的，另一封不但外面标明年月，还注着开视地头。寺中连林寒共是八人。禅师师徒同时坐化，剩下林寒一人，无可留恋。法体又经大师行法葬入地底，只所余殿房系经大师师徒在此苦修多年，就着本山木石泥土亲手建造。全庙共有大殿三层，俱供有佛菩萨像，此外尚有七间禅房，一个偏殿，甚是庄严坚固。自己一走，日久废置，岂不可惜。独自在寺中望空哭拜了几次，想不起两全之策。

第二日中午他正在哭拜，忽见山门外走进一伙僧人。为首一个老和尚生得身材高大，慈眉善目，身着法衣，手持禅杖。

身后随定的六个和尚也都容止庄和，面有道气，一同缓步走来。林寒看出不是常人，方要上前请教，为首老和尚只一合掌，便率众往内层大殿中走进。林寒连忙跟入。看他师徒先朝殿中佛像礼拜了一阵，竟往禅师师徒日常打坐用功的蒲团上坐下。同把眼皮一合，打起坐来。仿佛那寺原是他的一般，人数也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林寒虽知这些和尚必有来历，终想问个明白，见他不理不睬，公然想要占有的神气，未免有些心中不服。表面上却不露出，上前恭身请问道："老禅师哪座名山？何处宝刹？上下怎么称呼？因何驾临荒山小寺？尚乞指示一二。"那老和尚合掌低眉，自坐那里，仍好似全未听见。林寒连问三次，不听答应。暗忖："佛门弟子也不是全不讲理法。师父、师兄们全都坐化，这寺原应自己承袭。就算我奉命离山，远行在迩，正虑此寺无人照管。你如是有道高僧，请还怕请不到，来得原好。但寺这时终是我的，和我要，也应说明来意，好言相商。怎的我越卑下，他倒反客为主，连理也不理？"越想越没好气，正待发作，猛觉前面禅师坐化殿宇沉落的广院中，似有破空之声飞坠。接着听见两人说话的声音，枭声怪气，甚是刺耳，好似以前在哪里听过。林寒不禁心中一动，丢下那些和尚飞出，隐身二殿墙角，探头往外一看。故殿原址，站着两个异派旁门之士。一个正是五鬼天王尚和阳，另一个中等身材，番僧打扮，秃得连眉毛都没有一根。貌相猥琐，腰佩法宝囊，背插双刀和一根幡幢。背向自己，正在谈话。先听五鬼天王尚和阳道："昨日在毒龙道兄洞中，用晶球视影察看老贼和尚近作何事。明明见他同了几个孽徒一齐坐化。后来殿中走进一个俗家少年，忽然光华涌起，底下便看不见分晓。我算定老贼师徒已然坐化。想起当年之仇，今日特地约了你来取他师徒的遗骨，回山炼宝，兼报前仇。怎么到了这里，全不见那

座石殿影子，是何缘故？”那秃子答道：“这里并无丝毫遗迹可寻，莫非他师徒在旁的地方坐化了么？”尚和阳道：“适才我们在空中飞落时，看见全庙孤零零只有这一座殿，与晶球所见不类。原也疑心有变。下来一看，那山门情景与院中这些树木山石，无一不与昨晚所见相合。只那座殿却不知去向。此寺是他多年盘踞之所，从不轻易全数离开，坐化决已无疑。不知使甚法儿将劫灰藏起，今日好歹也须寻出他的下落才算。”

当年五鬼天王尚和阳行经山下劫取阴胎，被禅师赶去，救了垂死的孕妇，打了他一禅杖几乎打死。林寒随去虽未露面，却看得明白。知他当时侥幸逃生，仍然记恨前仇，乘着禅师师徒化去，前来报复，不禁怒从心起。本要出去会他，继一想后殿那七个和尚，来得甚是奇突。适才过这头层殿时，好似见他用禅杖，在地下略为划了一下，以为事出无心，没有在意。“五鬼天王乃旁门左道中能手，同来秃子虽未见过，也似不是凡庸。全寺大小也有三层，一二十间殿房，到了他眼里，却只看见这一点地方。即使藏法体的故殿，事前有恩师法力封锁，他看不出，怎连后边殿房，也自隐起？”林寒想了想来人已落下风，恩师必有部署，决讨不了好走。还是暂不出去，看他有何伎俩使出来，再行相机应付。说也奇怪，尚和阳和那秃子不住口诵番咒，两手掐诀，将魔教中极厉害的禁勒之法全使出来，院中通没丝毫动静，看神情烦恼已极，后来秃子又说：“贼和尚师徒遗蜕许不在此地，埋藏寺外。”尚和阳道：“这绝不会。休说晶球视影，看得他明明白白，不会有差错。便是贼和尚平日以为他炼的是禅门正宗，上乘佛法，把一切释道各家门户，全不看在眼里，何等自负。岂肯在他去时，做那掩藏畏人之事。我想仍在此间，定是用那粟里存身的金刚禅法将躯壳埋葬。表面上仍作为生灭都在此地，并不畏人寻掘，真个鬼

诈可恨已极！今日好歹也要寻出他来，带回山去，用我本门天魔大法祭炼。叫他枉炼多年，已成道的元神，仍要永远受我禁制，万劫不得超生。我却添一件纵横宇宙，无一能敌的至宝。”尚和阳说到这里，忽听有人在近侧微微一笑。尚和阳疑心秃子笑声，秃子力说无有。二人也是异派中的能手，久经大敌，情知有异。虽然有些惊疑，暗中却行使一种极恶毒的禁法，想使敌人现形受制。法使完仍无动静，方在自揣明听有人微笑，不会听错。秃子忽然失惊道："道兄我们不是遇见劲敌了吧？我两人所行之法有绝大妙用，无上威力。就算贼和尚遗蜕没有埋藏此地，这殿宇山墙和院中树木如何能禁得住，岂不早成灰烬了么？"

一句话把尚和阳提醒，不禁骇然。正要开口，忽听梵唱之声起自院中地下。一会工夫，院后和四方八面跟着继起。顷刻间全山远近，到处响应。尚和阳和秃子听了，兀自觉得心战神摇，不能自主，身子摇摇欲倒。知道这是西方天龙禅唱，妙用无方，不知机速退，一被困住，不消个把时辰，周身骨软如棉，如痴如醉，全失知觉。先是不知转动，任何道力法术，只一使便都破去。接着心神大乱，勾动本身真火，自化成灰。不由吓了个魂不附体，同喊一声不得了！连忙破空飞起。林寒闪身殿角，本就忿怒欲出，这时方知佛法妙用，好生惊佩，犹未知是新来的老僧助力。一见敌人狼狈欲逃，哪里容得？大喝一声！方要飞出拦阻，猛觉身子被人拉住，耳听有人低语道："何必如此着急。他逃不走，时限未至，略加警戒，由他去吧。"忙回头一看，四山梵唱声中，身后空空，并无一人。那么精纯的剑术，却飞不出去。再一看尚和阳和那秃子满身烟光，还没飞过殿角，便似有人牵引着收线风筝，飘坠下来。连起几次，俱是如此。彼此面面相觑，神态惶急，做声不得。隔

了稍顷，秃子首先服输，朝尚和阳一使眼色，面对大殿跪倒，低声祝告，求饶一命。尚和阳先还负强，后来实在无计可施。耳听梵唱之声越密，危机已迫，再不知机，非弄到形神消灭不可。也吓得跟着跪下，祷告起来。刚叩了几个头，祝告未终，一片金霞笼罩处，地面顿现出一个大孔。先从地底升出大如七朵金莲，上面端坐禅师师徒七人。放出万道金光，千条霞彩，祥氛瑞蔼，花雨缤纷。看似缓缓升起，晃眼工夫，没入高云之中，不知去向。紧接着又从地底，缓缓升出七个老少僧人，一到地上，便望空膜拜。等禅师师徒法体升入云中，为首老僧才用禅杖指着尚和阳和秃子微笑说道："你二人看见了么？正邪殊途，便在这里。此乃幻相，休得当真，及早回头，还不快去！"说到"去"字，满院金光霞彩，似电闪金蛇一般乱飞，耀目难睁。四山远近万千梵唱，划然顿息。就在这瞬息之间，眼前一花，金霞敛处，依旧白日当空，院宇沉沉，老少僧人全都不见。地面也并无孔穴，只剩尚和阳和秃子二人，知已开恩释放，慌不迭的站起身来，抱头鼠窜。各纵遁光，破空飞去。

林寒见禅师师徒法身出现，亟欲追出顶礼，无奈身子不能飞动。嗣见七个僧人，竟是今日新来的不速之客。定是恩师算到有此一着，特地事前约来相助接掌此寺的，不由敬心大起。方后悔适才错看了他，尚幸没有侮慢之言出口，算计前院隐去，仍在后殿打坐。念头一动，脚已能移，连忙一敛心神，恭恭敬敬走向后殿一看。果然老和尚等七人端坐在那里，与先前一样，好似全未动过。急即跪伏在地，方要请问法号，老和尚微睁二目含笑道："你不是我这里的人，你自有你的去处。今日且容你暂住一宵，明日自去吧！"林寒已料定他是前辈高僧，赴约而来，恭恭敬敬跪答道："弟子愚昧，有许多老前辈都不曾拜见过。昨晚众师兄坐化，只命弟子明日早行，往川边

龙象庵去见芬陀大师，也没说起老僧师今日驾到。初会时不知究竟，诸多失于敬礼，望乞老前辈开恩鉴谅，并恳赐示法号，日后回山拜谒，也好称谓。”老和尚笑道：“我无名无姓，有甚法号？我的来历，你见了芬陀道友自然明白。适才那两人，你想必急于知道他的来历。一个尚和阳，你原认得不说了。那秃子是天山博克大坂羊角岭的四恶之一，姓许名陶。各异派中，都称他为秃神君，精通邪法，心辣手狠。尚和阳因记你师父当年之仇，法力又敌不过，蓄志已非一日。昨晚在他同道毒龙尊者那里谈起前仇，偶用晶球视影，恰看出你师父行将坐化。正想看个仔细，你师神机内莹慧珠朗照，已有觉察。立使佛法，放出三宝神光，将全殿笼罩。这厮底下虽视不真切，已然略窥虚实，恰遇许陶也在那里从旁一怂恿，想将你师父法体盗回山去，用魔教中极恶毒的禁法咒炼成灰，拿去害人。谁知你师父以我必来送，他意等我事完赶来，身虽灭度，真神尚未飞升。佛法无边，岂是二三妖邪所能侵犯？如非这厮命不该绝，许陶将来别有一番因果，又都见机乞命的话，那西方天龙禅唱再过巳时不停止，这两个妖孽便没命了。你师父法身安葬正殿，凡体不能入内。我师徒一到，便来这里打坐，仍以真神前往相会送别，以践宿约，人并未离开此地。因尚、许二妖人俱是左道中的能手。你本带发学道，平素和这厮未有嫌怨。你日后要在雪山隐居，以俟仙缘。这些妖人常时来其间，此仇一结，岂不平添许多仇敌魔障？何况早有安排，用你不着，无须多此一举。所以将你阻住，不令出去。今晚子时还有人来，与你师父送还一样东西，于你大有用处。来人如知你师父灭度，必将此物不还，据为已有。彼时我师徒已在夜里之际，这是大金刚禅课，不是寻常！他闻得梵唱之声，恐佛光伤他，必不敢冒昧进来。你到了亥正，即去山门外相候。如见有一道青光自

东南飞来，立即上前拦住。只说一句‘你事已办完，借我师父的东西快些还来’。他当你奉着师命索讨，当时必不疑心别的，定然交还给你。你接过手来，即速回到殿里，切忌回头看他，神形越自然越好，以免他见你不是佛门装束，因疑生悔。他知你师父道力高深，你虽非佛门弟子也必有瓜葛，奉命守候，东西已落入手，纵生悔吝，没有启衅之由，也说不上不算来了。他来时空中先有极尖细的啸声，如能用法稍掩本来面目，日后用那宝物时再仔细一些。他不知此宝被何人得去，无从寻觅，更永无后虑了。等天微明，即速起身去吧。”

林寒敬谨受教。见老和尚又闭目入定，不敢再渎，叩谢起身，回转己居禅房，打坐养静。到了戌初，先将随身应带的法宝衣物一切准备停当。天交亥初，便去山门外相候。那晚正值山中云起，星月无光，山原林木，尽被云遮。四外黑沉沉的，虽炼就一双慧眼，也不能穿云透雾。这时大殿中梵唱之声已起，迎着浪浪天风，独立苍茫，禅唱琅琅，间杂一两下疏钟清磬，入耳清越，益发显得空渺幽静。想起自己从小在此带发修行，蒙恩师教养深恩，好容易学会许多道法，只可惜本身不是佛门中人，未传得上乘真谛。原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念切虔诚，励志苦修，不患不得恩师垂怜，祝发受戒，侧身禅门，同参正果。谁知福薄缘悭，恩师和诸同门遽然道成飞升，只撇下自己一个。今天所来前辈高僧未说出法号，看神气必受师父之托来接此寺。那送还宝珠的，自己回山不久，没听恩师提说过，也不知是什么来历。以前在外行道济世，仗着道术飞剑法宝俱是仙传，从没失闪过一次。听那前辈高僧嘱咐谨慎行事语意，好似不是平常，来时倒要看他一看。林寒一面伤感，一面寻思。时光易过，不觉已是亥子之交。忽听一阵极尖锐的啸声甚是悠长，远远随风送到。心中一惊，立时收起思潮，振

作精神，静心等候。因为先前胡思乱想，闻声仓卒，便忘了行法掩饰面目。说时迟那时快！啸声方才入耳，便见东南方天空中有一道时青时红的火光，似火箭一般，朝山门前射来，晃眼工夫，便自飞临切近。只见白忽忽一幢似人非人的影子，面上一团银光笼罩，周身火光围绕。林寒运用慧目定睛细看，竟未看出那东西的真形面目。忙照老和尚的吩咐一纵遁光，迎头拦住大喝道："快还我师父的东西来！"

那白影行时迅疾异常，来势本往山门中穿进，闻得禅喝之声，首先吃了一惊。势子一缓，便遇林寒在山门前飞起阻路。匆促间竟未容他细看，立将所持之宝递过。林寒喝声甫住，忽见火光中伸出一双细长手臂，掌中托定一物，连忙伸手接过。那白影正往山门下拜，林寒已一纵遁光，往大殿内飞去。刚一飞起，微闻那白影在身后叹息之声，好似欲追又止之状。手中所持之物，颇似一块圆的玉璧，手触处，似有篆文凸出。相隔不远，晃眼飞入殿内。只见眼前奇亮，霞光闪闪，幻为异彩。老和尚师徒七人，俱在合掌喃喃，梵唱之声益急。林寒回头往殿外一看，那条火箭已往东南方高空中驶去，耳听啸声转厉，又由近而远，料是新去俄顷。因明早便要长行，恐还有甚吩咐，自己告行，也该禀一声。先叩谢了一番，仍然跪伏地上，静俟经声住后，再行领诲。

待有个把时辰，梵唱之声才止，老和尚挥手命林寒起立笑道："佛家戒打诳语，因你师父的遗物，又是玄门之宝，理应为你所得。这孽畜借用已久，不迟不早，偏又在你行前送还，正好成全你收受，以为异日全身免难之用。他来时太骤，你竟忘了掩饰本来面目。你明早西行，他暂时寻不到你，日后终有寻着之日。这孽畜乃多年得道老猿精魂，厉害非常。你师父因前生与有瓜葛，又怜他久已改行向善，灾劫临头，竟难避免，

为优昙大师门下大弟子素因飞剑误伤，故将来人佛门以前三世修真炼魔之宝借与了他。他虽说不轻害人，但是报仇之心正重。你师父只借此宝，不肯赐与，便为恐他仗着此宝去往汉阳白龙庵寻仇，又惹诛魂堕劫之祸，还来本非所愿。再如知道你师父前日坐化，此宝可以久借不归，不料自行送到，被你巧得了去。我是主谋，一时多事，自惹烦恼。早知有此几场纠葛，不去说了。休看你苦炼多年，飞剑法宝多半上品，正邪各派中法术俱知门径。无奈未受禅门嫡传，玄门功行还未到上乘地步。真遇各派中出类超群之士，仍非对手。尤其这类多年得道精魂，因他形骸已脱，复经苦炼，真神凝固，变化无穷，飞剑法宝所不能伤。若被他访查出你形迹，须知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所幸适才我看他一身道气，尚有仙缘遇合。你师父赐你柬帖，又命你远投芬陀大师雪山隐迹，必与此事有关。你也久经大敌，心能预烛机先。你只紧记着每当入定之先，预将洞门和你身侧四外行法封闭禁制。即使来侵，也必警觉，只不大意，便不致有大害了。”

林寒谨谢教诲，又把寺中尚有自耕山田果林数顷，近二十年，诸同山禅关一坐，便是经年，都是自已行法耕植。虽未荒废，已不自食。除供佛前香火外，十九散给近山贫民等情一一禀告。老和尚含笑点首，挥手命出。告别出殿，到房中待了片刻，见东方已现曙色，携了衣物，重又走向大殿和禅师坐化之处，各端肃拜了几拜，径往川边倚天崖飞去。到了龙象庵前落下，进去见了芬陀大师，跪下行礼，递上一封柬帖。芬陀大师看罢柬帖，唤起说道：“令师坐化，我适有事，未克亲送。信中说你前生孽累，有难避免者，嘱我就近照拂，自无恝置之理。大雪山冰壑洞穴甚多，只神旗峰顶一洞最佳。孤峰入云，高出天半，山腰以下，尽被冰雪封住。不特飞鸟不到，因为地

势过高，峰又不广，便是各派中御剑飞行之士往来经行，也都至多略绕峰腰即过。如非知你在彼特地相寻，绝不会飞上峰顶。那洞又深藏峰顶中心仰天池内，池深数十丈，水涸已逾千年。此洞当壁而开，乃古昔泉眼，甚是幽窅宏深。因那池深圆如一大井，深入土内，天风不到。全峰皆属奇寒，池中气候独暖，土已肥沃，奇花异草满地皆是。加以千年古木森森挺立，繁茂郁生，几乎与池等长。相隔上面池边，不过两三丈高。最妙的是，这些林木凡是高及池面的，都是北天山特产的一种仙人棕，枝干繁密，直立若盖。叶细而长，四处挺立，冬夏常青，恰好将那池面遮住。即便有人从上面飞过，也只当是一个数十亩方圆，满生青草的盆地干池，绝料不到下面有此奇景洞穴，真个幽僻隐秘已极。洞内更有一道暗瀑清泉，甘芳可饮。你在彼潜修，甚是合宜。”

林寒大喜，忙又跪下拜谢。一问老和尚师徒来历，乃是禅师师弟无名和尚，佛法无边，已将证上乘功果。头一次杨瑾下山积修外功，未在庵中，第二次林寒因在池洞中打坐，忽觉心惊肉跳，起看第二封柬帖，尚未到开视时日。忙即严加戒备，飞往庵中，向大师求援。大师默运灵机观察，竟是老猿精魂，因查出底细，心中忿恨，或明或暗，连往寺中，用尽方法寻仇，俱被无名和尚师徒以佛法战败。末一次暗中变化前往，以为可以出其不备。谁知魔浅道高，几遭不测，不敢再往。四处寻访林寒下落无着，近生毒计，寻到林寒老家，访去林寒生辰八字。用极厉害的邪法，正在设禁，意欲使林寒禁受不住，自行投到。

第十一回

月夜挟飞仙　万里惊波明远镜
山雷攻异魅　千峰回雪荡妖氛

话说猿精施法，欲使林寒被逼无奈，只好自行投到。照例此法一遇道行稍高的人，头几天不觉怎样，七日一过，便神志昏迷。当在禁中，真神被摄，必自行投到施法人前，一任摆布，叫如何便如何，什么真情全部吐露，无力违拗了。芬陀大师查知究里，乘猿精行法未久，只凭邪术虚相摄引，不知仇人所在以前，先用佛法破解。反传了金刚、天龙两般坐禅之法，以防下次，并命将所得宝物，贴胸挂好，谨防万一失盗。那宝物乃是一块古玉符，上刻云龙风虎、水火天雷及诸灵符，为禅师前三世身在玄门所炼的一件奇宝，本可用来防身。无如老猿遭劫之后，精魂本固，仓卒中又寻不到好庐舍。巧遇禅师路过，哀哭苦情，知异类炼神，最畏魔扰，便将此宝借他防魔。老猿拿去苦炼多年，竟将精魂炼得比转劫借体还强十倍。又妙在能玄功变化，随心所欲，道行大进。此宝已深知奥妙，禁他不得。林寒在庵中住了月余，学会禅功方始回去。杨瑾仍未在

庵，只是以前随大师往上方山去见过几次，常听大师说过他有相邀自己之处，知他无事不来，又在庵前守候延颈企盼神情，说不定便是等待自己回庵有什么急事。忙即招呼云凤携了四小一同降下。林寒仍是为了猿精之事，来此求助。芬陀大师正在打坐，只说杨瑾可以为谋，现时同了凌云凤在白阳山斩罢三尸，业经起身在途中了，说完便即闭目入定。林寒不敢在旁渎扰，所事又极紧急，忍不住跑出庵来望。正等得有些心焦，见面甚是欣喜。

杨瑾引见云凤四小施礼入庵，先去芬陀大师面前，率领云凤四小一同跪拜。将轩辕二宝昊天鉴、九疑鼎，以及鼎内取出的一丸混沌元胎，连同妖墓所得三枝后羿射阳神弩、四十九粒铁豆、一个葫芦等，一并献至座前，恭恭敬敬，禀告一切经过。大师微启二目，含笑点首，向林寒看了一眼，示意退出，又复闭目入定。杨瑾觉着师父今日打坐神情与往日不类，定有甚事神游外出，不然不会如此。得宝俱已献出，只神鸠猛烈通灵，不敢大意，正想仍用朱环将它押往殿外，交给云凤看守。

那鸠被敌人擒制，本来不服，早就蓄势待发。加以回醒时久，体力逐渐康复，更是跃跃欲动。来时杨、凌二女因闻二老之言，知它难制，连所携宝物全都行法隐去，以防它睹物思人，激怒相拚，不受羁制。又经二老重托，意在生降，不便伤它，一路之上，甚是小心戒备。及至进庵参拜，献出诸宝，神鸠果然见是旧主之物，忽落敌手，猛然火发性起。等杨瑾要将它押往外殿更忍不住，立时怪眼圆睁，精光四射，一抖双翼挣扎欲起。仗有朱环神光围住全身，虽挣不脱，那般威猛凶恶倔强之状，看去却也惊人。杨瑾低喝一声："孽畜，还敢如此大胆！"随手取出法华金轮，方欲迫使就范，芬陀大师手上一串牟尼珠忽然脱腕飞起，化成十丈长一道彩虹，穿着一百零八团

金光，其大如碗，将神鸠绕住。金光到处，朱环倏地飞回。再看神鸠口内含着一团金光，周身上下也被金光彩虹围绕数匝，目定神呆，形态顿时萎缩。知被师父佛力制住，无用操心。又见林寒肃立在侧，状甚忧惶。忙与云凤四小一齐偕出，同往自己修道禅房以内，问林寒可有什么急事。林寒匆匆说了来意。

原来那老猿精自从当年遭劫，向独指禅师借得古玉符回洞，苦心潜修，居然炼到神凝形固，无须转劫再寻庐舍。这一来，深知玉符功用，爱之如命，无奈与禅师约定归还年限，不敢失言。上次去往上方山还符，并非出于本愿。原意此符乃玄门异宝，佛家拿去无甚用处，禅师法力高深，更不需此。不过前去打个交代，表明他不失信，再向禅师苦求赐与。谁知一到镜波寺门，早有人在彼相候。恰巧他因还符之先取舍不定，去迟了一天，以为禅师见怪，骤出不意，没有深思，竟自将符还与林寒。本就不舍，忽又看出林寒不是佛门弟子装束，觉有破绽，顿起惊疑之念。当时便要深入殿内，假作叩谢，一查究里。猿精先料林寒，也是个来向禅师借符之人，并没想到禅师业已坐化飞升。及被大殿上三宝神光吓退，回山以后暗忖初见禅师借符之时，尚蒙怜悯。嗣后一意苦修，力求善果，以禅师的智慧远照，不会不知，见面至少也得嘉勉一番。纵然去迟了一日，怎就命一外人守候索取？不容自己入寺拜谒也就罢了，何以还要小题大做，无缘无故放出佛门炼魔降妖的三宝神光，好似深防自己强要入内一般。越想越疑，决意再往寺内，借口昨晚未得参谒谢意，一则仍想伺机索赐古玉符，就便观察那日天龙禅唱是否为己而发？

第二日林寒走没多时，他便二次赶到。空中飞行，远远望见寺门口又站定一个中年和尚，意似有待，却非昨日之人。等猿精一降落，便一横禅仗将寺门拦住，口喝："此乃清静禅

门，何方精灵，竟敢擅行闯入！即速退去，免遭诛戮！”猿精不知他是无名老禅师弟子铁面天僧沤浮子，先还当是独指禅师门下，不敢忤犯。及至忍着愤怒，恭身说了来意。沤浮子笑道：“可笑你这老猿精枉自修炼多年，还转了一劫，这等愚昧。独指禅师已于前晚功德圆满，飞升极乐，竟会一点不晓。敢向我佛门扰混！饶你无知，速速去吧！”猿精闻言，明白昨晚上当，料这和尚也不好惹，怒问：“禅师既然飞升，昨晚为何诈去我的宝物？”沤浮子笑道：“蠢畜蠢畜！你自身尚无归着，有甚宝物是你的？宝物如应为你有，昨晚为何亲手递与他人？你自还债，他自取债，他有他的来历，你有你的因果。什么叫作宝物，要它何用！又与我和尚何干！放着大路不走，却向我纠缠不清，再加逗留，难逃公道！”

老猿虽是得道精魂，灾劫未满，火在心头，哪识沤浮子奉了师命向他点化？立时性发暴怒，非向和尚索要昨日诓去他玉符的人不可。末后竟将所炼桃木飞剑放出，两道青光想要伤人，吃沤浮子一禅杖撩上去，将两道剑光双双打折。猿精大惊，知和尚厉害，不可明敌，立纵遁光逃去。沤浮子一笑回寺，也未追赶。猿精料定寺中和尚与禅师必有瓜葛，既想夺还玉符，又气忿不出，连打探了两日寺中和尚的法号来历。偏生独指禅师与无名禅师本是同门师弟兄，常时闭关参修禅门上乘妙果，久已韬光隐迹，不为世知。无名禅师师徒七人，更是禅关一座，便历数十年之久。独指禅师虽令林寒常时下山绩修外功，但是从不许提起是他寄名弟子，林寒又未受戒剃发，本来绝少人知道这两位有道高僧来历。与猿精交往的左道旁门以及后进之士，哪里能打听得出？始终莫测高深，难操胜算。猿精思量无计，只得把平生所炼法宝，连同余剩的四十七口桃木剑，一一同带在身旁，三次赶往上方山，满想以多为胜。妙在刚

一飞到，又换了一个和尚在彼相候，一交手依旧大败而归，连寺门都未得走进一步。似这样想尽方法，连去六次，每次必换一个敌人，把无名禅师门下，天尘、西来、沤浮、未还、无明、度厄等六子一一会遍。猿精连丧了好些法宝，四十九口桃木飞剑，先后折却了二十八口，枉自仇深似海，无可如何。最后拚冒奇险，以为每次败逃，多用玄功变化脱身，至多再败上两回，能侥幸报仇更好，否则也探看寺内到底有多少强敌，叫甚法号？何以个个都无人知道来历，而又那般厉害。于是易明为暗，不去山门外叫阵对敌，径仗玄功变化，偷偷前往。

这一回居然被他潜入寺内。他见仇敌都在殿上打坐，当中只多着一个老和尚，看神气事前毫无准备，山门外也无人相候。猿精也是久经大敌，虽稍幸今番得计，却又因中坐老僧，生了疑虑。心想那六个已然无一能敌，何况是他师父？况且每来俱以前知，早有一人候在门外，难道今番暗来，便不知晓？恐怕上当，不禁又胆怯踌躇起来，伏身殿角，待了好一会，兀自欲前又却，不敢下手。正观望间，忽见中座老僧微启二目，向他微笑，情知不妙，忙纵遁光欲逃，哪里能够？耳听禅师喝道：“禅门净地，岂容妖物鬼混！众弟子还不与我拿来！”语声甫住，眼前金光一亮，禅师上坐弟子天尘已持禅杖在前，现身挡住去路。猿精以前与他交过手，知他法力高强，手中降魔宝杖，神妙无方。有好几件法宝，俱断送在他手内。惊弓之鸟，怎敢抵敌？慌不迭一纵遁光，往斜刺里逃去，又遇沤浮、无明二子双双迎头截住。知道事机危迫，只得拚着挨上两禅杖，仍用玄功变化，化成一溜火光，待要破空直上，倏地眼前奇亮，十亩方圆一片霞光，耀眼生花。仓卒间也看不出是什么宝物。只觉疾如闪电，当头压将下来。休说逃遁，连缓气的工夫都没有。身上机伶伶的一个寒战打过，立时失了知觉。

等他醒转过来，睁眼一看，仇敌师徒七人仍在坐入定未动，殿上佛火青荧，光焰停匀，自己仍然伏身原处。清风拂体，星月在天，殿内外俱是静悄悄的不闻声息，与初来时情景一般。恍如做了一场恶梦，绝非曾经争杀之状。暗忖适才明明听见老和尚看破行藏，喝令众弟子将自己围困，如今既弗受伤，又未被擒，仍在殿角上潜伏窥视，难道是怯敌心虚，因疑生幻，自己捣鬼不成？又觉无有道理。细查仇敌神态，直似入定已久，毫无觉察。虽然十分惊讶，但为复仇心盛，到底是真是幻，也未暇深思。反以为仇敌真个没有窥着自己，意欲乘其无备，运用玄功变化，猛冲入殿，下手暗算，取禅师师徒性命。猿精主意打好，刚待向殿中飞去，猛觉全身俱受了禁制，一任费尽心力，丝毫转动不得。才知道身落敌手，适才业被缚制，是真事不是梦幻。危机重大，说不定多年苦功炼成的劫后精魂，半仙之体，就要毁于一旦。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由急生悔，由悔生痛，越想越伤心，忍不住扑簌簌流下泪来！生死存灭关头，猿精不由把平日刚暴嫉忿之性，销磨殆尽，立时软了下来，口吐哀声，哭喊："禅师罗汉，可怜小畜两劫苦修，煞非容易。自顾平日尚无大过，从不轻易伤人。独指禅师曾垂怜还借过仙符，相助小畜成道。只为一念之差，贪嗔致祸，自知不合屡来冒犯，如今悔已无及。禅师既代独指禅师接掌此寺，必是同门同道。千乞念在独指禅师成全小畜一番恩德，看他老人家的面上，大发慈悲，饶恕小畜一命。从今往后，定当匿迹荒山，自修正果，决不敢再向佛门窥伺……"等语。

他这里只管不住哭泣诉求，说了一遍又是一遍。禅师师徒依旧端坐蒲团之上，闭目入定，神仪内莹，宝相外宣，越觉庄严静寂，仍似毫无觉察。本来猿精劫后残魂，好容易经过多少年的苦修，受了若干磨折，重新炼到形神俱全地步。就此毁

灭，永堕六道轮回，自然不舍。这时休说复仇之念业已冰消，便打落他一半道行，只不使他形神消灭，俱所心甘。况又见被困之后，仇敌始终未下辣手，似颇意在儆戒，不至于要他的命。又觉生机未尽，一存侥幸希冀之念，不禁暗自有些喜幸。继见禅师一任自己苦求，久久不理。回忆适才被擒时口气，颇似决绝，坐功一完，便要来下毒手。又不禁害怕伤心，哀哀痛哭起来。

隔了一会，他再一想佛门广大，素称慈悲，喜渡众生，胜于度人。自己虽然不该妄起贪嗔，但他却先打了诳语，两下都有不是。何况自己平日颇能自爱，与别的精怪专喜害人的迥不相同。为人误伤，已甚屈枉，独指禅师尚因慈悲垂怜借宝相助。不过法力稍弱，被他制住，衅自彼开，曲不在我。业已服低知悔，认罪改过，这和尚怎的如此心狠，哀求他一夜，竟是不闻不问？又觉死活无关，恶气难消，不禁性发难遏，暴怒起来。他刚想豁出转劫，痛骂仇敌一场，且快暂时心意，省得不死不活，五内悬宕难受。秃驴贼和尚等字样还未出口，又一想到前次遭劫，为飞剑所斩，游魂飘荡，浮沉草露之间，无所归宿。以及荒山潜修，种种苦难。这次又是精魂修炼成形，并非肉体，不特珍贵得多，被害以后，知非二次修炼不能。这几个和尚法力又甚厉害，设有不幸，堕入轮回不得超生，岂非大错？想到危险处，惊魂都颤，哪里还敢口出不逊，自速其祸？思来想去，比较还是苦苦哀求，或有几希求生之望。似这般时忧时喜，时怒时惧，哀乐七情同时并集在心头上，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终于猿精走了认罪服输、唯求免死的一条道上。好话说了千千万，真是无限悲鸣，不尽伤心！接连七日七夜，不曾停住。好容易哭求到了末一天的子夜，才见禅师微启二目笑指他说道：“你这孽畜！还不去么！”猿精只当取笑，自然

重诉前言，哭求宽免。言还未了，禅师倏地喝道："想来便来，想去便去，你自忘归，有谁留你！"说完这四句话，眼又闭上。猿精闻言，猛的吃了一惊！方又要哭诉受制已历七日，千乞老禅师恩释，忽觉身已能动。忙试一纵遁光，果然无挂无碍，自在飞起。万想不到仇敌毫未加以伤害，放时这般容易。鱼儿脱网，绝处逢生，慌不迭的逃回山去，再不敢去向上方山生事了。

过有三年，猿精出外采药，遇到两个近年新结交的忘形之友。一是崆峒派小一辈中有名人物小髯客向善，一个便是曾误受晓月禅师之托，前往慈云寺与峨嵋剑仙比剑，如非矮叟朱梅临危相救，几乎丧在素因大师剑下的昆仑门中名宿，巫山风箱峡狮子洞游龙子韦少少。因猿精自知异类成道，喜与高人亲近，订交之始，曾助向、韦二人采觅到不少灵药。向、韦二人虽知他是个异类，不特道行甚深，仙根甚厚，精于玄功变化，法力修为，都不在自己以下。并且立身正而不邪，异日必成正果，对人又复殷勤恭敬，因此不惜折节下交，订为忘形之友，常共往还。

这日无心中在缙云山路遇，自是忻然。由研讨各人剑法起始，后来说高了兴，便各将自己飞剑放起来，互相比斗了一阵，又畅谈了片时，向、韦二人才向猿精定订了后约别去。谁知这一比剑为戏，几乎给猿精又惹杀身之祸。其时正值许飞娘从空中路过，先并不知是谁，因看出不是峨嵋一派，远远落下遁光，隐了身形，往前窥探。一见有游龙子韦少少在内，知他为人正直，上次慈云寺已非本愿，见面准闹个无趣。心中凉了半截，本想走去，继见收剑同谈，悄悄在旁一偷听，正听到猿精对向、韦二人谈起前事。韦少少闻见虽广，也只知独指禅师生平。大概因无名禅师自来韬光，仍然不知底细。向善出并未

久，更无庸说了。猿精便托向、韦二人，代为访问各正派中高明之士，到底镜波寺七个新来和尚是什么来历？上次吃的亏，值与不值？猿精自知不敌，原无复仇之想，偏被许飞娘听了去。她也不知那师徒七人是谁，只觉有机可乘。当时因听猿精口气，轻易难受自己愚弄，并没露面，只在暗中尾随，到了他的洞前，便自走去。先找到五鬼天王尚和阳，问出前半根由，并知林寒日后，也要归峨嵋门下。又各异派中连访带问，请教高人推算，居然被她弄了个一清二白。只不知林寒得了玉符，游往何处？自己名声太大，怕猿精不肯合流，特意找了海南岛黎峒中一个专炼旁门道法的散仙，前往福建大姥山摩霄峰绝顶，猿精修道的洞前，假作游山采药，去向猿精结纳。乘间告知底细，怂恿他去寻林寒报仇。

那散仙名叫云翼，原是黎人，隐居海南岛五指山黎母岭多年。先本在黎峒中闭户潜修，绝少与闻外事。许飞娘因听人说起他得过黎明真传，精通许多异术，能咒水不流，咒火不燃，咒人随意生死。慕名相访，彼此谈投了机，许飞娘便向他求教，学会驱遣了六丁假形禁制之术。并送他一口宝剑，传了炼剑之法。云翼因自己出身黎教，与别的玄门宗法不同，深以不会飞剑为憾，得剑大喜。由此两人成了莫逆。这日受了飞娘之托，赶到峰顶，正值猿精他出，洞门紧闭。那大姥山在闽江北面，福鼎县南，与洞宫山对峙。群峰林立，孤兀挺出，与南岭诸山不相连属。猿精所居的摩霄峰乃是山的绝顶，三面皆海，极擅洞壑之奇。时当九秋天气，据峰凭临，下面是千山万壑，齐收眼底，到处丹枫黄橘，映紫流金。上面是中天一碧，日边红霞，散为纨绮。再一远看出去，又是海阔天空，波澜浩瀚，涛声盈耳，一望无涯。真个是秋光明丽，冷艳绝伦，气象万千，应接不暇！云翼赏玩了一阵，见暮霭苍然，暝色四合。以

为猿精必是远出，不会归来。正欲走去，忽听远远一声猿啸，接着便见遥天空际，隐隐飞来一溜火光。情知猿精归洞，便停了步，背手望海，故作未觉。

不一会，便听破空之声，直落峰顶，洞门忽然开放。回身一看，猿精已然进洞，只见到一个背影，似闻洞内有猿猴呼啸之声。云翼见猿精没来答理，无法交谈，又不便做不速之客，直闯进去相见，引他启疑。只得率性装到底，再待一会，看他如何。也是合该有事，猿精一到，便看出他不是正经路数，本想闭洞不理，由他自去。偏生近年来，收了两个有根器的小猿，俱都好事，早从洞隙外望，看了个清楚。争着和他说洞外那人从午后便来，先向洞内端详了一阵，从身畔取出鸡骨，象是排了一卦。末后又掐指算了算，到处东张西望。虽未入洞相犯，已在洞前逗留了好些时辰，甚是鬼祟，定非好人。适见他意似要走，闻得啸声，又复停止等语。猿精闻言，料知来人不是因见本峰景物雄奇，想夺洞府，便是有为而来。如若闭户不理，不特示弱于人，他也决不就此罢手。想了想，还是先礼后兵，问明来意再说。因想试试来人深浅，轻悄悄闪出洞去，要行法相觑，云翼已然觉察，回过身来。猿精不及施为，只得向前施礼问道："道友日午便到荒山，至今未行，可是有什么见教么？"云翼知他灵慧非常，笑答道："贫道乃五指山黎人云翼。因往洞宫采药，望见此峰高出天表，偶然随兴登临，颇喜此峰清丽雄奇，一时贪玩景物，未遽舍去。今见道友仙骨清异，丰采夷冲，道行必然深厚，高出贫道十倍。可能恕我愚昧，见教一二么？"

猿精性傲，素喜奉承，来人一谦和，不由转了好感。虽明白他前半赏景登临，是些假话，心想看这人虽非正派一派，倒也不甚讨厌。许是无心到此，看出行藏，特地相待一谈，并非

有为也说不定。既无不利之心，与他谈谈何妨。当下应允。就在峰顶盘石之上相邀云翼坐谈，只唤洞中两小猿，将适从戴云山温谷中新采回来的大龙眼和柑柚之类佳果，取将出来待客。猿精因以前遭劫，便受妖人连累，又从未听说过此人姓名来历，测不透他的心意。总觉有些可疑，并未揖客入洞。云翼知他意在防犯，略谈导引吐纳之言，便给他高帽子戴，誉如真仙一流。猿精见他容止谦冲，言词敏妙，所谈黎家道法，也是别有玄妙，自成一家。渐渐由疑转喜。云翼并不久留，坐到月上中天，即告归去。行时因猿精烦他一试奇术，还故意露了一手。是夜云霁风轻，清光如昼，照到广阔无垠的海面上波翻浪涌，闪起千千万万的金鳞，一眼望不到边际。奇景无边，本就好看，云翼却嫌海涛起伏讨厌，不如碧波无纹澄明若鉴，来得有趣。难得这好明月，意欲步行回家，径由海面，赏玩着上下天光，踏月回转海南岛去。

猿精因听他说过善持禁咒之术，闻言知要咒海不流。疑是卖弄幻境，假作要送他一程，就便观赏，一饱眼福。云翼知旨，立时邀了猿精，由峰顶往海面上飞去。将要到达，正值风起潮生，浪如山立，势更汹涌。云翼口诵禁咒，将手一指，海浪立时坦平不去，澄波停匀，静止不流，万里海洋，弥望空明；再吃秋月一照，不特天光云影，上下同清，海中大小游鱼往来，鳍鳞毕现。人行其上，竟是又平又滑，毫不沾濡。倒影入水，毛发可数，宛然如在一片奇大无比的晶镜上行走一般。猿精再三运用慧眼谛视，除开离却两旁百里和身后来路数十丈随行随复原状外，前行二三百里的海面，直似整片玻璃修成，绝非幻境。心中好生赞服，不由倾倒。云翼想已觉出猿精慧眼，看出他不能咒遍全海，微笑说道："旁门小术，无异班门弄斧。重劳相送，已感盛情。你我订交恨晚，改日再造仙山求

教，就此告别吧。”猿精也因到了子夜用功之时，依言订了后约，脚步一停，身刚告辞飞起，眼看海面，云翼身子不动，人却似射箭一般，在无尽晶波上往前飞驶而去。行过之处，海水随着飞起，波涛掀天，比前愈猛。浪花起落之间，人已由大而小，由小而隐，晃渐消没。

猿精回峰隔了些日，云翼又往相访，才延款入洞。由此常共往还，成了密友。云翼先将猿精身世，同遭劫炼魂，与无名和尚结仇经过探个清楚，转告许飞娘。本想网罗猿精，一听他受过素因大师之害，益发心喜。以为可以同仇敌忾，引归自己一党。便教云翼告知劫他玉符的人名叫林寒，乃无名和尚勾来的峨嵋派门下弟子，劝她报仇，并说他结纳飞娘等异派中人，共寻素因大师，和峨嵋门下作对。谁知欲速不达！猿精当初求借玉符炼魂时，独指禅师曾经力加诰诫说："念你苦修多年，遭劫可怜。借宝成全你容易，但你要知劫数前定，如不经此一劫，不会哭啸空山，便遇不到我。永远是一异类，连鬼仙也修为不到。况且神尼优昙是我同道至交，素因是她得意门人，道力深厚，剑术高强。你就成了气候也非对手，前往寻仇，无殊送死，岂不负我初心？”猿精再三矢口立誓，决不计仇，并多修外功，以报成全之德。平日又习闻飞娘等人罪恶滔天，胸中早有成见，交友极慎，守着禅师诫言。这一来方知云翼来意不善，恍然大悟，当时暴怒。虽然未能忘情玉符，对云翼却绝了交，并令转告飞娘等异派妖邪，速息妄想！自己不过想寻林寒取回已失之宝，并无害人之念，休说与峨嵋门下无仇，就有也不愿报等语。

两下言语失和，就在摩霄峰山变友为敌，苦斗了七天七夜。云翼虽然法术精异，无奈猿精玄功变化妙用非常，不特禁制不了他，初斗时反因偶然疏忽，几乎吃了猿精的大亏。后来

勉强打个平手。到了末一天早上，向善和韦少少来访，三下合力将云翼赶走，由此双方成了对头。饶是猿精这般机警明白，仍然上了飞娘的当。他自末一次上方山挫败归来，见无名禅师师徒既然如此厉害，劫符的人定是同党，也非弱者。纵寻了去，也未必能夺取回来，徒惹麻烦。有时想起，难过一会也就罢了。及至得知林寒来历并非和尚徒弟，纵然云翼说他本领非常，不知真假。看他劫符以后匿迹销声，也许不是能手，况且此符原是当初独指禅师借与自己，原主不是凡人，如索还此宝，极为容易，直到坐定，并无相索之事。此符又不是佛门法宝，可知怜念自己能守戒向善，有心赐与，被人巧取豪夺，实不甘服。无论仙佛，都不能不讲道理，猿精心想："无名和尚已将自己擒住，不加伤害，可知是他自己理亏之故。否则自己连犯他七次，哪有如此便宜？彼以力来，我以力往，各凭道行本领高下来决取舍，大家一样，还是自己理直。即使遇见能手，也有话说。等寻着林寒，如不可为，率性死了这条心，省得常时惦念不忘。贪嗔之念一起，又活了心，先和向、韦二人说起此事。向、韦二人闻他不与飞娘等同流合污，甚是赞同，惟因他要寻林寒夺宝，觉着不妥。力劝他："如今峨嵋正在昌明之期，便是后辈中的能人也甚多，你纵理直，这事也冒失不得。不过昆仑、峨嵋两派常有往还，以前慈云寺虽有小隙，近来已经半边老尼化解。她门下几辈弟子多半知名，并没听说有林寒其人。他们正在广积外功之际，为了玉符便匿迹不出，直似笑谈。你又不知他师长姓名及本人居处，怎可妄动？飞娘等妖邪心存叵测，莫要中她鬼计，最好不再贪得。真个不舍，也把事情打点清楚，慎密行事为是。"

飞娘原意为峨嵋树敌，特意加枝添叶，假说林寒现时已是峨嵋门下。不料猿精听了向、韦二人之言，震于峨嵋威声，临

事审慎，反而迟迟不敢下手。隔了好些时，直到托人屡向峨嵋派中人探听，知无林寒在内，又苦于不知所在，才亲去林寒老家打听出林寒生辰八字，在摩霄峰洞内设坛行法，摄取林寒真魂禁制。原意摄到全神，迫他供出居处，自献玉符，即行放却，初无相害之意。谁知林寒自在雪山苦修，根基日固。猿精连拜祭了四十九日，好容易快将真神摄入洞内，又被逸去。同时林寒也有了觉察，慌忙赶到芬陀大师那里求救，又学会了金刚天龙禅功。猿精不但不能再遥摄他的心神，所使招魂邪法，反被芬陀大师所传的法术破去。

猿精先时见事不济，颇有知难而退之意。隔了多时，猿精偶游洞庭，欲饱啖东山白沙独核枇杷，并拟择取佳种，用法术移归摩霄峰下种植。行至莫厘峰下，正是五月望夜，月光照得万顷澄波，水天一色。湖中渔火明灭，宛如残星，山寺疏钟，时闻妙音，衬得夜景甚是清旷。猿精在枇杷林中边吃边赏玩湖中景致，不觉到了深夜。正在起劲，忽然一眼瞥见林屋山后霞光宝气，上冲霄汉，知有宝物出现。因林屋洞内，自来多有仙灵栖迹，近来更听向、韦二人说洞中住着异人，飞剑厉害，道法高强。料那宝物还是异人所有，不曾在意。夏日夜短，到了子末丑初，离明较近；猿精见宝气仍在原处未动，越看越觉奇怪。及经再三仔细观察，竟似由山寺侧土中透出，不似洞中异人。先还不敢冒昧，稍一踌躇，天已就明，宝气也由渐而隐，益发断定宝物埋藏土内无疑。暗忖这事奇怪，难道宝物近在咫尺，洞中人竟未觉察么？想要罢休，却又不舍，天已大明。山上下居民俱已起身，湖中风帆远近，橹声欸乃，渔歌相属。猿精恐引山民骇怪，又蹈前辙。想了想，林屋洞外表无奇，内洞金庭玉柱，深达百里，与世隔绝。决计勾留一日，乔装前往西山宝气上升之处，看个究竟。及至猿精赶到西山一看，山上下

居民甚多，杂以庙宇。昨晚宝气上升之处在包山寺左近，遍地果园，并无异状。把寺左右一带踏遍，找不到丝毫痕迹，心中纳闷。猛想起汉朝仙人刘根修道莫厘峰顶，后来结坛林屋，成道后身长绿毛，门下有黑白二猿献果服役，人因呼之为毛公。闻说毛公在灵坛上还存有他的镇坛符，既是古仙人成道遗址，必与此宝有些关联。连忙寻往寺后灵佑观旁一看，果有一座石坛；仙灵渺渺，遗址空存，石倾坛圮，成为牧童樵子游息纳凉之所，心中感慨非常。深悔昨晚隔湖遥望，只看出宝物在左近一带埋藏，既未跟踪来此，又未升空查看准确所在，以致茫无头绪。万一今晚不再出现，或被别人捷足先得，岂非失之交臂？

猿精正自慨叹，忽听坛侧石条上，一个躺卧着的赤膊乡汉向左侧大树下刚睡起的老头说道："阿根伯伯，格个毛公菩萨真灵，前日子我搭伊老人家烧仔一棵香，昨日到苏州城里去卖枇杷，叫说大清早将一进城，就碰着一个大公馆里厢，走出一个俏皮娘姨，拿我进花园里面去。请出一个老太太，人交关和气，一担枇杷全留下，拨仔我加倍个铜钿。还说我乡下人做生意交关苦，叫娘姨拿出半桶黄米饭，一大碗肉，还有弗少菜蔬拨吾吃。走个辰光，叫我隔三五日再挑一担好白沙去，还要多铜钿。格位老太太真叫有心，人好得邪气，难怪伊有这样大格福气！"那老头答道："怪弗得耐今晚太阳实梗高，弗去做伊生意，还拿朵乘风凉，惘晏早写意。原来照着仔牌头者，阿是我搭耐说个哪！毛公菩萨格块碑，弗要看伊弗起，格么叫灵。灵佑观里向格道上，阿要死快，大前日夜里，碑倒脱哉！告诉伊扶起来。伊为仔观里向无不舍香火，叫说话假痴假呆，阴阳怪气。我想耐搭我摆啥卵架子，摆转仔屁股就走，背后头骂煞快。阿是我教耐烧仔棵香，说有实梗灵验。今早横竖无啥事，天么满风凉，阿要再叫仔两个人来，一道去拿格块碑扶起来，

包耐还有好运道。耐阿去哪！”那乡汉喜道：“格么你就喊人去，舍人弗去是众生。”说罢，翻身爬起，顺手抓起一把垫背的大蒲扇，叉开裤裆，扇了两下，便要走去。

猿精自来深山修练，绝少与世人对面，洞庭东西山虽是旧游之地，多系空中来往，避人而行，从未与土人语言。这次因寻宝物至此，听二人说话，满口吴音，甚是耳熟，象是以前哪里常听，不由伫定了足。正想不起在哪里听过，忽听说起扶碑之事，猛灵机一动，暗忖闻得那道镇坛符正在碑下，仙迹传说，颇多异闻。宝气又在这一带发现，何不同他前往一观，也许能寻出线索？便踅近前去问道：“二位不须唤人，此乃道家仙迹，未便任其坍倒，待贫道偕往相助如何？”那二山民见是一个相貌清奇的白发道人便笑道：“耐个人倒象老三清，弗象观里向格老道士。靠仔格几顷果园，香阿弗烧，必过格块碑交关重，我们三人恐怕扶伊弗起，还是再喊几个人相帮好点。”猿精笑道：“无妨，二位只领我去，用不着动手，扶碑还原，我一人已足。”

二山民听他外路口音，又是突如其来，口出大言。各看了一眼道：“格个容易。”说罢，匆匆领了猿精便走。越过毛公坛，走入一片果林之内，果见有一石碑，仆地卧倒。猿精见碑不在坛上树立，问起原由，才知此方是旧毛公坛原址。那坛并不大，只有丈许见方，二尺来高，原是一整块石。观中道士因贪坛侧土地肥沃，又要附会仙迹，在观旁石地上重新建立一个大出数倍的坛，欲将原坛废为果林。末后因观中香火不旺，率性连新坛不去修理，任其坍坏。先还嫌原坛占地，无奈是块整石，重为万斤，无法移动。经过积年培壅，地土日厚，嫌原坛碍眼，便漫了土将它盖没。只剩这块石碑兀立土内，和生了根一般。千方百计，铲钯不动，渐疑有灵，保存至今。前数日一

夜大雷雨后，碑忽自拔，正中道士心意，打算伺便运沉湖底，怎肯再立？那老头年已七十，深悉经过，颇忿观中道士所为，只是无力与争，莫可如何。”

猿精细看那碑，其长径丈，宽只二尺七寸，下半截有土花侵蚀痕迹。俯身伸手扶起碑额，一看碑上符篆乃玄门正宗，已经奇异，碑起以后现出一穴，霞光宝气，隐隐自穴中透出，不禁惊喜交集！此穴既现，宝物必在下面。当时不取，恐被别人知晓，就此取走，看形势神情，宝物定然深藏地底，取非容易。又恐惊人耳目，惊动林屋内洞所居异人，起了争夺，惹出是非。一再熟计，只有将碑仍回原穴，暗用禁法封固，仍等深夜来取较妥。忙将碑缓缓捧起，扶向穴中立好。行法之后，二山民见他如此神力，全都疑神疑鬼，当是毛公白日现形，吓得跪倒地下叩拜不止。猿精将机就计，命二人晚间仍来坛上纳凉，只不许对人吐露只字，夜来必有好处，二山民谢了又谢。猿精率性卖个神通，一溜火光隐身飞起，仍在附近山顶瞭望。日落无事，又饱啖了一顿好白沙枇杷。先去苏州城内，择那大富之家盗了数千两黄金白银。犹恐事发贻害受主，到手后又用法术将它一一换了原形，分作三份，带往东山连夜吃枇杷的一家。喊开门来，说是神赐，向他买果，留下一份。候到子夜，将下余两份带往毛公坛，二山民果然在彼相候未离。猿精给了每人一份，二山民自然喜出望外，跪倒拜谢。原坛地方僻静，果子未熟，连观中道士也未知晓。再走向碑前一看，真是无人到过，猿精甚是心喜。当下取出小幡交给二山民，命隐身坛下僻静之处，背碑遥立，无论有甚动作，不许回看。又道：“如见有面生之人要闯进林来，可将此幡朝他连展三次，不管来势多么凶恶也不要睬他，他绝不敢来伤你。一听空中有了长啸之声，速即将幡朝天一掷，各自拿了金银回家，没你们的事了。”

二山民受了重金，又把他当作神仙下凡，自然无不诺诺连声，惟命是从。

猿精知道无人觉察，仍要这等施为，原是一时小心，防备万一。恰巧又有这两个乡民甘心情愿，从他驱使，不料竟然用上，非此几乎功亏一篑。这时宝霞光芒早已升起，虽然日间将碑植好，又有禁法封闭，仍然掩盖不了。猿精分配好后，更不怠慢，首先将碑放倒，行法破土。不多一会碑下面开放一个深穴，宝光越盛。猿精不知何故，只觉心头怦怦跳动！正自惊异，穴底土花飞涌中，先现出一片玉简，上有玄门太清符篆和一些字迹。知道宝物就在下面，将要现出，才伸手取起，未及审视，一阵破空之声，从天飞坠，直落林外。接着便听来人在向二山民说话，料出来者不善，心中只盼二山民能守前约，便可支持些时。否则到手之物，难免又要失去。好生着急，连回看都顾不得，只管加急运用玄功，行法破土。幸而大功垂成，晃眼工夫，穴中又现出一个铁匣，宝光便自匣中透出。匣上面还有一钩一剑，看去非常眼熟，连忙一并取出。猿精见穴中宝光已隐，还恐未尽，欲再往下搜查，百忙中偶一回头，一个蓝面星冠的长髯道人，手掐五雷天心正诀正在施为，不禁大惊！一则估量来人不是易与，恐有失闪，二则又恐来人情急反脸，伤了两个山民，又是自己造孽。忙抱了铁匣钩剑，纵起遁光，长啸一声，破空遁去。那二山民人甚忠诚，奉了猿精之命持幡在林外，背碑遥立，真个连头也未回。待得有一会，忽听头上嘘嘘之声，转眼间落下一个蓝面高身量的道士，乍见时满面俱是喜容，及至走近林前，倏然转喜为怒，拔步便要往林中走进。二山民明知半夜三更从空飞落，近乎怪异，但因金银作祟，日里目睹老道人临走光景，有了先人之见。以为有神仙在林内保佑，决不妨事。再者神仙又赐了多少金银，可以终身吃用不

尽，就算妖怪吃了也值，何况手中还有宝物？当时照着猿精所说，将幡朝来人晃了三晃。

那道人也是跟寻宝气匆匆到此，不曾看出埋伏，一眼望见林内有人捷足先在，使的又是旁门法术。心中大怒，刚要喝骂冲进，猛觉天旋地转，前面现出太清五行禁制之法将路阻住。初意以为还有妖人余党，忙定心神一看，乃是两个凡夫俗子，手持道家防魔两仪幡在林外大树下招展。一则不愿伤及无辜，二则颇费手，先用好言劝导说："林中道人是何精怪？不可助纣为虐！即速走开，免遭波及。"不料山民俱是实心眼，一上去就和他硬来，倒可吓走，这一说好话，更觉与猿精付托之言相同。见道人又生得异相，转疑来的是个精怪，固执成见，连理都未理。等道人见好说歹说，都无用处，猿精手上放光，宝物业已取出，才发了急。正待行使五雷天心正法破禁入林，猿精见机，已得宝飞遁。二山民闻得空中嘘声，忙将手中幡往上一举，那旗立时化为两溜火光，直升霄汉。猿精回手一招，便自收了逃走。道人大怒，即一纵遁光破空而起，跟踪追去。二山民哪知究里？各自望空拜祝了一阵，高高兴兴，携了金银回家安度不提。猿精虽是异类，剑术却极高深，劫后精魂尤知奋勉，更精于玄功变化，飞行绝迹，一举千里。道人追没多远，便被他变化隐形遁去，不见踪迹。当时不知是何方精怪，既已漏网，只得任之。

猿精得了毛公坛下埋藏的宝物回到摩霄峰，犹恐对头寻上门来，忙使禁法将洞口幻形封锁，然后走入内洞。越看那几件宝物越眼熟，直似自己以前常见之物，回溯平生，又绝未见过，心中好生奇怪。取一钩一剑把玩了片时，想不出是何原故。再取那铁匣一看，外有灵符封锁，连用诸法俱破解不开。试取钩就匣缝一划，一片金光闪过，匣忽自裂，竟是几片铁，里面还

有一个尺许长四寸来宽的木匣。匣上面有刀刻成的字迹，朱文篆引，古色古香，连盖一抽便开，里面现出一本绢书，书面上写着“内景元宗”，下署“绿毛山人刘根著”十一字。不禁心里一动，翻开阅看，书中尽是道家吐纳参修的密旨妙谛，照此勤习，足可升仙证果，于己功行，大是有益。心中大喜，越看越爱。翻到后页，又发现绿毛山人几行书后，大意说山人自从汉朝得道，隐居洞庭，身侧自有苍白二猿相随服役。在林屋内洞一住百年，悟彻玄门妙道，著有丹书四册、仙箓上中下三卷、内景元宗一卷。前二书另有遇合，独这内景元宗乃异类修行捷径。当时曾经推算未来，苍猿根行较厚，山人未成道以前，便为天竺无心禅师借去守洞。从禅师苦炼多年，本可修成正果，因犯贪嗔杀戒，重堕轮回，历多灾劫，最后重投猿身，仍入道教。现在三英门下，极知奋勉，当有成就。白猿根钝，为了求进太急，走火入魔，毁了戒体。转投人身，连历三劫。山人两次渡化，俱以嗔妄败道。三次转劫，山人业已仙去。算出他将来也和苍猿一样，重转猿身，苦修多年，还须经过一次兵解，始能成道。山人因念二猿献果服役之劳，特为异日之地，将此书用铁匣埋住当初镇妖法坛之下。上有镇坛符一道，神碑一座，书外并附山人御魔的宝钩仙剑和玉简三样法宝。命以钩简将来转赐苍猿，剑和此书赐与猿精，如法修为，便成正果。猿精先见书匣外表，均似常见之物，苦忆不起，及一翻阅，又似未见之书。看完默运灵机，静参前生之事，方始恍然大悟，自己竟是刘真人门下老猿。回忆所历诸劫，与仙师相待厚恩，好生悲伤感泣！望空拜倒，通诚拜谢了一阵，嗣一寻思，此苍猿不知今在何处？此书乃升仙要道，异类学它，最为容易，自己没有一个帮手，炼时宝气上腾，易招同类嫉忌。不特山精野魅齐来攘夺，难于防范，并且自身魔头，也难降制。他想来想去，

只有把以前玉符收回，借以防魔，才可无患，重又勾动前事。无奈不知林寒住居何处，无法下手。每日将书藏带身旁，到处寻访。隔了些时，仍觅不到林寒踪迹。末后想出一计，明知魂招不来，但初行法时，却能查出生魂来路方向。只须不嫌费事，隔一、二月忽然来它一次，照这方向跟踪，早晚终能寻到。当下猿精不嫌徒劳无功，耐心施为，果然第一次行法，林寒骤出不意，几为所乘。所幸防御有术，一发觉猿精又在弄鬼，忙即坐禅行法，摄住心神，不使摇动。可是猿精已从感应中查出方向，不等林寒破他，先收了法，跟踪寻去。林寒防了些日，更无动静，以为猿精想忽然乘隙暗算，无功即止，不会再来，便放了心。

过不几天，猿精又施故技。似这样三次过去，猿精觉出敌人相隔尚远。第四次特意循踪飞出老远，赶到雪山左近，才始行法。猿精因感应方向未变，料定人在雪山深处潜藏。同时林寒也料出他施展暗算，必有鬼计，防备更严，镇日却在坐禅。猿精感应积极，直难摇动。幸而林寒用芬陀大师传授破他法术，才得略知端倪。猿精因此却几乎吃了小亏，知对方不甚好惹，恐被警觉，未敢造次。便不再行法拘魂，每日在雪山一带御空搜寻，日夜不止。雪山幅员广阔，峰岭起伏，万山环匝，洞壑甚多。林寒又是潜修不出，自然难于找到。连等了月余，仍无线索。中间有两次俱打环林寒所居峰顶上飞过，因为奇景所蔽，由上下望，只是一座小小孤峰，顶上凹地如盆，碧草青青，甚是繁茂。当是一个干涸的池塘，与雁荡绝顶雁湖相似。万不料下面奇景天生，别有洞壑，对头就藏在其内，当面错过。

猿精第一次飞过时，林寒正在洞内用功，不知敌人已经寻到临近，渐涉户庭。第二次猿精飞过，林寒因多日未觉猿精为

祟，照近来惯例，业已逾期，恐又乘隙暗算，防范更密。他那金刚坐禅之法虽是初学，功候没有杨瑾精微深奥，只可防身，不能谛听远处，近处有敌，却能警觉。这日林寒做完功课，见到了每次猿精拘魂作祟之时。刚开始运用神功坐那金刚禅法，神仪内莹，心正空灵，忽觉峰顶有隐隐破空之声飞过。当时耳熟，默一凝思静虑，竟是猿精寻到，不禁吃了一惊。暗忖妖猿业已寻到门来，自己佛法不深，决非坐禅所能抵御，须预为之计。知那拘魂禁制之法非设坛不可，对敌之时，不能施为。连忙起身，将所有法宝飞剑俱带身旁，准备先挡一阵，不胜再作计较。等飞身出洞，仰面一看，猿精已是飞过，似未发现池底有人。还不放心，忙隐身形飞上峰顶四下观察，瞥见以前在上方山初遇猿精所见的那一溜红光，似火蛇一般，在遥天阴云中闪了几闪隐去，迅疾异常。林寒看出猿精多年修为，道行法力，俱比以前还要精进。况且恩师遗训，和芬陀大师之言均经明示，非其敌手，益发不敢轻敌。正寻思间，火光电射，去而复转，才在天际密云浓雾里发现，晃眼工夫，便已临头。林寒因来势疾骤，虽然隐了身形，犹恐被他窥破，忙往池中一伏，隐身树梢密叶之中朝上谛视。见别后猿精已迥非吴下阿蒙，不特曩年所闻飞行时的厉声不再听得，仅有些微破空声息。并且光赤如火，纯而不杂，电驶星流，神行无迹，再加上玄功变化，妙用无方，如何敌挡其锋？这时猿精已将全雪山的峰峦洞穴，寻视殆遍。先只盘空下瞩，继恐遗漏，所到之处稍有可疑，便要下落搜查。先时二次飞过，并不觉到峰顶上有甚可疑之处。过后想起峰腰上半截积雪不多，却有密云丛聚，以为敌人使用白云封洞之计，想瞒过他的目光，特地飞回细查。猿精也颇仔细，因那云封之处离峰顶甚近，自身落在峰顶注视下面，却用玄功变化，分出一个化身前往云中搜索。以备万一敌人厉害，

既可在上面乘隙暗算，如其不支欲逃，也可两下夹攻，不令遁走。猿精立的地方，正当峰角最高之处，林寒看得极清。见他老远朝峰飞来，到后先在空中环峰绕了两匝，落在峰顶。刚自疑虑，以为难免一场苦斗，继见他目注下面，好似别有所为，仍未发觉自己，才略放了点心。一会工夫，便听峰腰那边怪声大作，猿精手掐太乙秘诀，口中喃喃，目注下面，并不飞落。

林寒上次向芬陀大师求援，归见峰腰白云聚而不散，也觉有异，此时急于防御猿精禁制，未及详查。由此洞参修，一直未出。看出猿精颇似为了峰腰白云而来，心想自己藏身之处虽秘，猿精既然在此留连，必已看出形迹，或略有耳闻。看他近来屡次为祟，一发即止，焉知不是误把峰腰白云当作自己洞府？少时他在那里寻不到自己，难免仍要仔细搜索，早晚必被发觉。万一此时被他寻到，就说能免于祸，池底洞府，定必遭殃，岂非可惜。反正也要前去求助于芬陀大师，转不如隐身在旁，一探他的动静，不被看破行藏便罢，如被看破，当时不敌，也可引他追往龙象庵去自投罗网。由大师下手除他，免毁伤了自己洞府。林寒当下改了主意，便乘猿精背向自己全神贯注下面之际，飞出地面，由峰顶隐身飞落。飞时见猿精似有所觉，回头因不见人迹，只略看了两眼，又复回过身去。林寒见猿精已炼得形神两固，除一双火眼外，身相与人一般无二。苍颜鹤发，道气盈然，不说异类精魂，便是寻常左道旁门中，也没见有这等仙风道骨。知他修炼功深，灵警异常。轻轻缓缓绕向侧面隐入峰凹僻静之处，再向外一窥探，不禁吃了一惊！原来这一会工夫，峰腰白云连同积冰浮雪，俱被猿精用法术去净，现出一个大圆洞。全峰本是上下壁立的多，向阳这一面形势陡斜，近洞一带更是一个斜坡。洞甚深黑，仅有两点茶杯大小的碧绿光华和一道红光，在洞里频频闪动。斜坡上满是石笋冰

棱，高下大小不等。离洞十丈左右冰棱上站着一个道人，生相打扮，俱与猿精一般无二。手指洞内，仿佛那红光是道人放出，与那两点碧光，已在相斗神气。林寒下时，明见猿精在上指挥运用飞剑，下面又有这一个化身，并且还能照样行法，与敌相持。可见玄功变化，已臻妙境，益发不敢丝毫大意。准备稍有不妙，便即遁走。

待了一会，猿精那道红光倏地由洞中掣了出来，由洞口内喷起一团极浓厚的白气。接着两点碧光飞射处，冲出一个丈许大小的怪物，通身雪羽箭立，身子生得与刺猬一般无二，只前半截大不相同。一条鸡颈粗如人臂，长有三尺，能伸能缩。一棵三角形的怪头大如五斗栲栳，尖头上竖着一个红逾朱砂的冠子，高约尺许，衬着雪白的全身，更觉鲜艳非常。滴溜滚圆的一双碧眼，精光远射，竟达一二十丈以外。面黑如漆，两耳也是红的，和鲜菌一般，紧贴额旁。凹鼻朝天，下边是血盆也似一张阔口，两排疏落落的利齿，森森若锯。三角头下边两角，便是他这两腮，微一鼓回收翕之间，便有一团白气喷起，聚而不散，朝猿精的化身打去。一击不中，张口一吸，又收了回来。二次再喷，比前还要加大一倍。自从出现便箕踞在洞口之外，将口中白气喷个不休。猿精先好似有些怕他，将剑收了回来，遇见成团白气打来，不是疾升高空，便是纵遁光往斜刺里避去。等白气收回，又往前进，一味引逗，毫不抵御。怪物只守着洞口，时喷时收，也不追赶。喷到后来，白气越喷越大。怪物屡喷不中，也似激怒，口中夭夭怪叫，猿精化身也以恶声相报。

林寒没见闻过这类怪物，仍不肯离开洞门一步，只当是刺猬一类的精灵。看他两下相持，测不透是什么用意。忽见怪物又鼓动腮帮，将那团白气喷起朝猿精打去，疾若弹丸。猿精化

身因逗了一会，怪物知打不中，干叫不发，不由走近了些。没料到怪物早运足了真气，蓄怒待发。骤将毒喷起，势绝迅速，气团又比前大出了十好几倍。这化身原有猿精本身在峰顶上操纵，竟好似预先知道毒气厉害，来势神速，往上往侧，俱难避开。更不迟疑，身形往下一矮，便往雪地里隐去。怪物只防到它要纵身逃遁，白气团弹射星驰，到了化身邻近先就爆散开来，化为无数小团，冰雹一般，刚要往上下四方乱飞乱射。及见仇敌身子往下一矮，知道上当。忙又纷纷照原立处打去时，已是无及。只得怒叫连声，收了回去。这次想是喷出的气团太大，怪物收时不似以前迅速，比较慢些。遥望怪物喉间隐隐似有火光，林寒这才明白猿精迟不下手，是想逗他将内丹喷了出来。还有怪物紧守洞口，不肯离开，也必有些原因。意欲看个水落石出，仍旧隐身崖凹之内作壁上观。因没听化身声息，再往前一看，那一片数亩方圆地面，不论山石冰雪，凡是挨近白气打中之处，全变成了乌黑。可见这东西所喷之气，奇毒无比。猿精恐将剑先污秽，收了回来，原是为此。林寒方自惊讶寻思，猿精化身又在远远现形，手中拿着好些木丸，先使一个朝怪物打去，一出手便是一团碗大青光。眼看打到怪物头上，怪物仍将那团白气飞出抵御。第二木丸，又复飞到，怪物连忙喷气迎敌。似这样接二连三，猿精这面发出了二十一个青光，怪物也将白气化成二十一团，将青光包住。在半空里，滚转不休。起初青光太小，白气浓厚，一到便被裹住，不见光华透出，大有相形见绌之势。猿精见势不佳，将木丸全数飞起。这一来白气分化改小，两下才扯了个平手。白气裹住青丸，飙飞电转，仿佛二十一团青阳起了日晕，在空中上下飞驰，疾转如轮，煞是好看。

林寒仰首偷窥猿精本身，仍和先前一样手掐灵诀，全神贯

注在怪物身上，大有跃跃欲试之概，知道怪物难逃他的毒手。这等恶物，能假手猿精除去，也大佳事。如非以前仇隙，几欲挺身上前相助了。双方斗了一会，猿精化身忽然使手一指，那二十一团青光，便渐渐四散分开。怪物起初不知是计，仍旧裹定不舍，继而青光越分越远，有的竟飞得不知去向。怪物才发了急，想要往回收时，不料以前空出空回，自然容易。此时气散不聚，又有猿精桃木剑吸绊住，急切间难以收回。猿精化身越退越远，渐渐隐去，空中的青光毒气也分布愈广，有的隐入暗云之中，几看不见。怪物正自惶恐急叫，两腮帮不住鼓动，想运足力量往回收时，猿精化身，猛在他身前不远出现。手指处，又将先前那道红光发了出来，直朝怪物射去。来势迅疾，怪物骤出不意，其势不能再分毒气抵御。忙把身子一躬，一声厉吼，怪眼圆瞪，几要突眶而出，眼里两道碧光立即朝上飞射，大如碗口，恰好将红光抵住不能下落。双方又相持了顿饭光景，四外高空中的青光逐渐暴涨，光外围绕的毒气束它不住，逐渐随着涨大稀薄。猿精本身在峰上暗中运用，见到时候，手掐灵诀，朝前一指。波的一声，破空之音，便爆破了一个，化为袅袅淡烟，随风消散。空下这团青光微一掣动，由圆化长，虹飞电驰，朝怪物飞去，相助红光，两下夹攻。猿精紧接着在上面，频频施为，这些毒气团，也挨次为青光所撑覆爆散。不消片刻，便毁了一半多。那气团原是怪物腹内真元之气，息息相关；每破一个，怪物全身一齐颤动，身上雪羽，根根直竖，吱吱乱响，神态甚是苦痛。眼看那些气团将要挨次爆发，同归于尽，急得干叫，又不敢与人拚命，仍还支持下去。猿精见空中还有七八团白气未破，重又指挥青光去坏白气。下余气团各包着一团青光，本就不支，那还经得起这一来？青光飞到，只一卷，便将气团裹住，与内包青光里应外合。一晃眼功夫，

"扑刺"连声，所有气团全都连撑带挤，纷纷消灭，散了个干净。二十余道青光，齐向怪物夹攻。怪物不能禁受，万分情急，迫于无奈，猛将前爪一扬，昂首人立起来。阔嘴大张处，由喉间飞出一团火球，里面透明，火光荧荧，外面火焰熊熊，直朝青红光飞去。峰上猿精见状，首先一指剑光，令都往下飞退。那化身也慌不迭的，拨转身纵起便逃。怪物原俱特性，不是危急奇怒，这团内丹绝不轻发。一发出来，不将仇敌弄死，也不轻回。又在恨极之际，顿忘厉害与洞内所炼元丹的安危。厉吼一声，满身云雾，箭一般飞起便追，其疾若电，迅速异常。林寒见怪物负固洞口，不似怎样灵活，想不到飞行如此神速，方幸以前没有招惹。现在看他这样厉害，胜负正难逆料，猿精的剑术道力，由此更可想见了。

怪物这里刚一追，峰上面的猿精早隐身而下，飞入洞内，得手而出。林寒仰望猿精本身不在，化身在远处飞逃，也若隐若现，不知是一是二。方在定睛寻视，猛听猿精一声长啸，手中抱定一个周身白毛如雪的婴儿，吱吱乱叫，由洞内飞出，站在峰坡之上。将手一招，所有青红光华，全都电转而回。怪物在前本已追出老远，闻传婴儿啼叫之声，知道中了仇敌调虎离山之计，吓得惊魂失散！哪里还顾得到别的？狂吼一声，收回内丹，拨转身，挺起瘦长坚劲的鸡颈，昂着三角怪头，竖起头上大红冠子。四爪踏云划动如飞，亡命一般赶将回来。那二十余道剑光，反追在他的身后。怪物自然不及剑光迅速，又在窘迫慌乱之中，一心只想回身夺救婴儿，百忙中神思慌乱，竟忘了那些逃走的剑光本是假败。你不追它，它却要来追你，未曾想到防御。往回路赶没一半，便被追上，等到闻得身后飞剑破空之声大作，方始警觉，已是无及。二十余道剑光，一齐朝它身上落下。怪物忙二次将腹内元丹吐出迎敌时，身上长羽，已

被剑光扫落了一大片，险些没将头上朱冠削去。仗着修炼多年，身上雪羽猬立若箭，根根如铁，胜于坚甲。剑光落下去，仓卒间伤不到皮肉，将他雪羽才斩断了些，内丹已然喷出。那些青光，便是猿精在上方山残余的桃木剑，虽是东方太乙精英所萃，却不能敌怪物内丹纯阳之火，五行克制，难免不被烧毁。此时猿精将怪物炼成了形的胎元俘获，已操必胜之权，连化身都在招剑回攻时收去。不愿用此剑和他相拚，忙将青光收回。只指定那道红光，在怪物身侧围绕击刺。怪物自是不惧，不一会，便自赶到。猿精早就设好圈套相候，见怪物追近，手掐灵诀，朝前一指，埋伏的太阴奇门阵法，立时展开。怪物见仇人怀抱婴儿站在坡上，态甚闲逸，眼目都要冒出火来，急于得而甘心。刚往下一落，待要扑去，眼看相隔仅只两三丈高下，忽仇敌身形一晃，无影无踪。怪物方在急怒骇顾之间，猛又见一团黄影大约亩许，从身侧四面涌起，转瞬由地面直升天半，至顶凝结。先似地上面立着一口大钟，末后钟顶缓缓降低，又似一个覆着的大碗，将怪物扣在里面。四外仅似隔着一层薄而透明的金纱，身子却被禁制，动转不得。这种阵法，乃先天八门艮、震两卦山雷妙用，外观形如覆碗，地面下同样还有一个仰的。上下相合，混元一气，严丝合缝，无殊地网天罗，真发动起来，连山神雷上下交错，奇正相生，一气排荡，厉害非常。休说上面逃走不脱，便是多精地遁的人也难幸免。怪物见身已禁住，上面一片湛黄影子非云非雾，快要压到头上，仇敌又在前面现形。知道不妙，忙朝上面连连吹气，将那团内丹化成了一片火云，上面黄影，不使压到身上。一面回过血盆利口，将身上雪羽咬断了十来根，长颈一甩，化成十来枝银箭朝猿精射去。恰被黄影挡住，落在地上。猿精知他箭羽恶毒，不到性急拚命，不肯轻用，无论仙凡，中上立死。到了势迫力穷，还如

此倔强不服，可见这类毒物留不得。不由大怒，指着怪物以人言大骂道："该死的孽畜！本真人念你虽是天地间毒物丑类，因你雪山潜修，胎婴未固，尚不能幻形为祸。意欲迫你献出元丹，免你一死。你偏不知悔祸，居心如此恶毒，如不诛戮，贻害无穷。本真人替天行道，除恶务尽，不再姑息了！"猿精说罢，双掌合拢，朝前一扬。先是地上隐隐雷声，接着一片雪亮电光，贴着黄影里圈，也是薄薄一层。由下而上，转瞬间弥漫全网。刚结到顶心上，似火燃炸药，一触即燃。轰然一声大震，只见二道银蛇凌空乱闪，一团团的雷火雨雹一般，包定怪物全身打去。左近雪山冰溪，多半被这雷声震塌，砰訇磅礴，威势大是惊人。怪物心胆皆裂，吓得缩头敛足，伏做一团，将以前凶恶形相全都收起。可是它那内丹也颇厉害，一任猿精电火群飞，崩山撼岳，兀自伤它不得。

林寒先听猿精口吻，俨然以真仙自命，全忘了自家也是异类出身。虽是好笑，这等行为却也可嘉，心中不由存了好感。正想用什么法儿全不露面，助他一臂。那猿精见雷火仍被内丹阻住，怪物犹未屈服，制死怪物容易，但又想得它那粒内丹。想了想，大喝道："你这孽畜！天生恶性，害人东西！念你修为不易，尚未出世为祸。你如将内丹献出，我便不伤你所炼胎元，仍还给你，好去洗心革面，自己潜修，免干天戮。否则你防得了上，防不了下，坏你的胎元，然后以仙家妙用，上下神雷，一齐发动。使你形神俱灭，化为灰烟而散！看你走哪一条？"一边说，一边放出剑光，将手中婴儿绕着，作出欲杀之势。这几句果将怪物挟住，先颤抖了一阵，然后嗥嗥惨叫。猿精明白它叫的意思是恐怕上当，献丹之后，婴儿仍不肯发还。笑喝道："我乃当世真仙，岂能骗你一个畜类？好在我也不怕你有什奸谋，你只到我这里来便了。"说罢，将手一指，雷声顿息。那

层黄影，忽然加大数十倍，由近而远，直展过猿精立处，方始由隐而灭。怪物将头昂起，四外仔细看了又看，然后张口一吸，将内丹吸入口内。徘徊不进，意似不舍，欲逃，元胎已落人手，更为重要。正自迟疑，猿精怒喝："到了此时，你还惜死，不舍去那害人东西么？再不献出，我又要下手了！"怪物好似又怕又惜，万般无奈之状。一步一步，懒懒的往前爬行，战兢兢不住乱抖，身上长箭雪羽叹叹乱响。

林寒见怪物目闪凶光，阔唇合紧，似在暗中咬牙切齿，知非善意。再看猿精一双火眼望定怪物，满面含笑，态甚暇逸，似操必胜之权。恐中怪物暗算，心想猿精如胜，虽是一个强敌，但有芬陀大师相助，自己至多遭些险难，终无大碍。况且猿精颇有向善归正之心，否则当初恩师也不会助他了。怪物如将猿精弄死，自己不知他的来历深浅，败了固糟，即使得胜被他逃走，也是贻祸无穷。两害相权，决取其轻，便将一粒佛门至宝伽难珠取在手内。怪物因猿精又喝催速行，脚走稍快，口里吱吱惨叫，仍是且行且抖，行距猿精约有三五丈远近。这时因雷声一震，雪坠山崩，寒风大作，又当黄昏，天空中密云低垂，甚显昏沉。林寒遥见前面暗云中似有一丝半青半白的光华闪了一下，却无破空声息。猿精全神贯注在怪物身上，通未觉察。见怪物离身已近，还在前爬，方要喝止，促其献丹。怪物故意将内丹吐出，只是茶杯大小一粒红珠，缓缓向猿精飞去。等猿精伸手要接，倏地将三角怪首往起一昂，身子猛一大抖，全背上长箭雪羽全都自行脱落，化成千百道白光，连同无数火珠直朝猿精射去。那内丹也同时由小而大，化成亩许大一片火云，当头罩下。猿精早已防到怪物有诈，竟不俟林寒暗中相助，长啸一声，也是一溜火光，施展玄功变化，飞身而起。林寒看得清白，怪物尚未觉察。等白光红火落到地上，不见仇敌踪迹，方

知弄巧成拙。慌不迭刚将内丹收回，四外黄影已由远而近，又包将过来将它困住。同时迅雷乱发。比前更烈，地底也轰隆作响，雷出地中，就要爆发。晃眼工夫，猿精又在怪物身前出现。怪物知难幸免，迫不得已二次惨叫，决心献丹求生。猿精狞笑一声喝道："你此时才知我厉害么？速献无延，尚可活命。"手指处黄影又散。怪物计穷力绌，真个万般无奈，隔老远就将红珠吐出。猿精本是诓它，哪有真心释放？等珠缓缓飞起，猛将手一指，怪物身外黄影又复现合，将内丹回路隔断。怪物见势不妙，刚自忿怒暴吼，猿精也真手辣，一扬手剑光过处，吱的一声惨叫，先将怪婴由顶劈为两片，掷于就地。接着两手一搓，发动神雷，惊天动地价轰隆一声大震，上下神雷，一齐爆发，将怪物震成粉碎。那粒内丹本在空中飘荡，没等猿精伸手去接，就在这雷火乱射，冰雪横飞中，忽从空隙射下一道光华，裹了怪物内丹，疾如闪动破空便起。猿精见到手之物被人夺去，不由又惊又怒，一纵遁光，连忙往前追去。敌人好似早已料到他不舍，这里猿精身才飞起，便从对面暗云之中飞来一团雪一般亮的银光，阻住去路。猿精竟看不出那是什么宝物。不敢大意，忙把所有桃木剑全数放出，一道红光、二十来道青光，与那团银光斗在一起。虽然猿精玄功变化，却终占不得丝毫便宜，尤怪是用尽目力，也查看不出敌人踪迹，收又收它不了。两下相持约有刻许时光，忽听远远有一女子声音喝道："无知孽畜！这等恶毒的内丹，你不想害人，要它何用？速自省悟，免干天戮！因你尚无大罪，不肯杀你，否则你岂是我的对手！"说时，那团银光倏地直升霄汉，疾逾火箭冲空，一闪没入青冥。猿精忙催剑光追赶，已然无影无踪。

第十二回

大地焕珠光　念悔贪愚　始悉玄门真妙谛
法轮辉宝气　危临梦觉　惊回孽海老惊魂

话说猿精始终未见敌人身形，不知是甚家数，料定追上，也难讨好。只得扫兴飞落，指着地上怪物残骸怒啸了两声，将手一指，那一片地面，便即陷落下一个深坑。等那些残骸剩羽陷落下去，又复合拢，再去怪物洞内绕了一回出来。四外一观望，先似要走，刚飞起没多高，又落下来，二次飞入洞去。林寒候了一阵，不见再出，也不知他是否有久居之意？因出避匆匆，未将池洞封锁，不甚放心，又悄悄飞转洞内，用禁法将洞封闭。正要往倚天崖龙象庵求助，猛觉心神摇摇不定，知猿精又在用那摄魂之术。知道不妙，连忙强自镇摄，连池顶也顾不得封闭，急匆匆往龙象庵飞去。

到了庵中，芬陀大师先用佛法给他解了禁制，默转神光一查。原来猿精料定林寒藏在雪山一带，连寻多日，未见迹兆。先见峰腰云横，错疑林寒在内。细一查看，发现那云乃是毒气凝结，又当是修道人用来守洞的异物，益发心疑，定要探个水

落石出。及至开云一看，里面竟潜伏着一个奇毒无比的怪物在内。

那东西叫雪猬，又名角蝮，形虽与刺猬相似，前半截迥然不同。在世间五十三种最猛烈毒物中，位居第六，奇毒无比。那三角尖头下面两角，中贮毒液，能发为云雾，成团飞出，可分可合。这东西虽然毒恶，却是生具特性，向道之心，极为坚毅。每间一千七百余年，才长成一个，不须交配，自能孕育。一产四十九卵，多下在荒凉奇寒之区，下与地火相接之所，深潜地底，时上时下。四十九卵轮转运行不息，春降秋升，与天地孕物之道全然相逆，一面秉受阴寒之性，一面秉受阳热之性，交赋成长。到了年限，破壳而出，先在地底，互相残杀。末后仅剩一个，方行破土上升。寻一个极隐避的所在，用三角尖头打一深洞，在内吐纳修炼。先炼内丹，再炼婴儿，一心想修成人物，再修正果。雪猬起初潜处隐秘，神仙也难找得到它。无如鬼诈多疑，到了产卵之后，内丹炼就，婴儿成形，便心生畏忌。老怕婴儿为人所害，百计千方，设法隐藏。结果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最终才决定吐出毒气，将洞口封住。这婴儿仍是一会吐出，一会吞进，日无停歇。它那婴儿也与道家元神所炼不同，乃是用本身毒气精血，苦炼涵育而成。虽非漠不相干，无关痛养，但杀了它的婴儿，于本身并无大害，可是它看得比性命还重。等炼成长大以后，将自身元神附了上去，变着与人无二。此时一心向道，尚无害人之念。无奈畜类修人尚易，人如修仙，不知要多少世积累善功，加以宿根慧业才能有望。它一个天生害人的毒物，怎能做到？尤其是秉赋奇恶，嫉刻异常，初学为人还好，人做了不几时就犯了本性，无恶不作。最忌恨是有道行的异类，见了决不放过。它一开始为恶，便幻成道装，到处为恶，其毒自然更重。道行稍差一点的人，一不留心，被它

喷上一口，立时形消骨化而死。

猿精也是新近才从韦、向二人口中得知它的来历，一旦相遇，如何肯放？知它守着胎元，不肯离洞，费了好些心计，将它调开。先盗婴儿，再行诛戮。虽然下手太狠，但是为世除害，功德不小。杀了雪猬，甚是高兴。又进洞去，行法下探地底，搜出遗卵毁了。当时本要走去，继一想林寒尚未寻到，自己也无个好住所。料那峰相隔林寒所居必近，洞又广大修洁，存了久居之念。二次入洞，试再设坛，行法禁制，觉出林寒居处就在眼前，心中大喜。一会又觉林寒移动他去，换了方向。再待一会，禁法竟无效用，与往日行法前后感应，不大相同。猿精想了想，试按起头的感应，顺着方向查探，竟在峰顶之上。峰是孤峰，四无依附，心正狐疑，无意中走到池旁。他目光原极敏锐，先几回只是当了干池，没有在意。这一身临切近，自然瞒他不过。一到便看出池底甚深，恍然大悟，连忙飞下。见崖壁上现有洞府，已为禁法封闭，看出人已他去。猿精心料林寒既在此久居，必不会弃此而去。适才初行法时，虽然有些感应，后来便丝毫也禁摄他不住。若非知机速收，难免还要蹈头几次的覆辙。按他道行法力，都似不在自己以下，此行定然有事，决非有所畏忌。如若运用玄功，穿石入洞，非不可能，但是自己只为想得古玉符回去修炼，但能得到，便无为仇之心，能在暗中盗取最好。莫如就在洞侧潜伏，隐身相俟，等他归来，再行伺隙下手，免得露出行藏，使增防备。于是守定洞侧不走。

大师查明究里，乃说与林寒知晓。林寒因玉符和诸宝物俱都带出，虽然不畏窃取。但是连日修为，正当紧要关头，行时匆促，平时打坐的法坛既未撤去，那洞宽宏奇丽，景物幽绝，为修道人极好修炼之所，又经过自己苦心布置。猿精在外待得时久，难免潜入残毁，岂不可惜？忙求大师恩助，代为设法驱

逐。大师笑道："此事无关紧要。此畜心志也颇可怜。无须我亲自前往。你杨师姊往白阳山斩古妖尸，夺回轩辕二宝，此时已然成功归来，人在途中未到。等她回来，可与她商量同往。猿精虽有玄功变化，却非杨瑾对手，只不许伤他性命便了。"说罢，双目一合，便自入定。林寒不敢多渎。候了片时，杨瑾未至。林寒恐猿精等急毁洞，又去庵外眺望。等杨、凌二女到来，谒罢大师，同往禅房落坐，说了前事。

杨瑾猜那从猿精手中取走雪猬内丹的人，或许是在玄冰凹潜修的女殃神邓八姑。此人先与优昙大师门下爱徒玉清大师同是异派,因雪山修道,走火入魔，近年才由玉清大师苦求优昙大师指示仙机，传了佛法。用聚魄丹和九天阳尺给她解脱危难，复体重生。自从归到正派门下，功行大是精进，自己前生，曾和她有过一面之缘。虽然异派，谈得甚是投机,如今成了一家。未去白阳山前，曾欲往访，闻得她重生以后，常时出山积修外功，不常在家。又无闲暇，迟迟未去。那团银光类似雪魂珠神气,也是杨瑾渴欲见识之宝。如若是她,想必自外归来，正可乘机谋一良晤，心中正喜，便对林寒说："那放银光的如是邓八姑，此人乃我前生旧友,她必知猿精道法深浅。好在玄冰凹必由之路，我们先寻到了她，约了同去更好，不然也顺手些。家师入定，无须再行禀告，就此去吧。"

云凤也愿去观光。只把四小留在庵中，三人一同起身。到了玄冰凹飞落一看，女殃神邓八姑并不在彼，只得仍去寻找猿精。相隔老远,便见彤云迷雾之中一道红光与一道白光,在峰顶上苦斗不休。林寒认出那道红光正是猿精,告知杨、凌二女。杨瑾见那白光虽非旁门一流，却也不是峨嵋一派。忙令林、凌二人同催遁光,赶上前去。三人剑光,均是仙家异传，不比寻常，霎眼便到。猿精原因在池底等得心焦，登峰瞭望，瞥一道白光由北

向南，破空急飞，方向正对峰顶。先就有些疑心当是林寒回转，忙即隐起身形，等他降落。偏生来人炼就一双神目，老远便看出峰顶上站着一个老道人。心想这条路曾经飞过两次，孤峰兀立，并无洞穴。四外积雪寒冰，景物荒凉，怎会有人在此奇迹？每次来往，都是沿峰而过，没有到顶，难道顶上还有什么奇景暗藏不成？念头一动，想看那道人是何路数，竟将剑光升高，改由峰顶越过，顺便探查一下。到了峰顶，也未降落，只在上面略一停顿谛视。果见峰顶凹池茂草下面竟是空的，料那道人是个隐迹潜修之士，不然也不会寻此幽秘地方居处，此时必已避入池底，自已尚有事在身，必须复命。这厮既不愿见人，何苦相扰？拨转遁光，正要飞走。谁知猿精却多了分心，因来人身剑合一，飞行看不见人，只当真是林寒发现自己在下，又复匆匆避去。踪迹已露，禁法又制不了他，如被遁走，休想跟寻。看神气暗中下手，盗夺玉符，和他讲理，已是不行。忙即大喝一声："往哪里走！"随手放起飞剑，现身追去。来人一见有人追赶，回头一看，正是适间所见道人。忙回飞剑迎敌、也现身形大喝道："无知孽畜！我已饶你，你却敢来犯我！今日是你劫数到了！"

猿精见来人并非上方山用诈语诓去玉符之人，好生后悔！本想说明误认，谢罪了事。谁知来人性烈如火，又极自负，无故追阻，已然大怒！又见是个异类修成，这等不安本分，平时为恶必重。极欲为世除害，不肯罢手。猿精护短，自从修成人形，时以真仙自命，最恼人说他畜类。偏被来人一双神目看出来历，也颇忿怒。两下便在峰顶苦斗起来。斗了一阵，彼此都觉对方飞剑厉害。一个想用法宝克敌，一个想用玄功变化取胜。来人刚从法宝囊内取出三根密陀针，待要发出，猿精已将二十余口桃木剑飞将出来。接着施展玄功变化，遁出元神，正待施

为，来人却甚识货，见状大惊。知道厉害，今日自己决难取胜，又不甘心，就此败退。方在委决不下，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略一踌躇之间，杨、林、凌三人已是飞到，各将法宝飞剑放出。杨瑾当先一声清叱，手指处，法华金轮照定猿精青红光华中冲去。来人一见，知道猿精来了劲敌，乐得借此抽身，不使外人看出深浅，忙高声说道："此妖可恶！我尚有事，三位道友来得正好。高明在前，用我不着，行再相见，少陪了。"说完，一纵遁光，破空飞去。猿精看出敌人发慌，才自心喜，忽见万道金霞，飙轮电驶，急转飞旋，自半天直落下来。与自己剑光才一接触，立听铮铮铮一片声响。青光飞溅处，桃木剑连被斩断了好几口。定睛一看，来人一个正是寻求多年未遇的对头林寒，此外还同了两个仙风道骨的少女。来势的猛恶，竟是平生少见。知非寻常可以抵敌，不禁急怒交加。慌不迭的，先收了残余的桃木剑，运用玄功变化，留下一个化身。先自飞起，避开来势，再行设法取胜。杨瑾见法华金轮光所到之处，青光星碎，未免轻视了些。猿精变化又极神速，三人均未看出。依然各持法宝飞剑上前，一面夹攻那道红光，一面直取猿精。正斗之间，先是那道红光在金霞中掣了两掣，便即隐去。接着林、凌二人的飞剑，双双直取猿精，已然临近，并未见猿精有甚抵御，只现出欲逃之势。如换常人，剑光过处，定必尸横就地。云凤忽然想起芬陀大师曾经嘱咐，不许伤害猿精的性命，为何忘了？匆遽中刚打算救回自己飞剑，再阻林寒，已是无及，剑光业已绕向猿精身上。云凤不知那是猿精化身，方自后悔，以为猿精必死剑下。就在这念头微动之间，同时瞥见猿精在光华围绕中，身形一闪，忽然不见。林寒原见过猿精变化，首先大喊道："二位师姊留神！这孽畜惯于变化，此时必已遁走。"言还未了，杨瑾也自觉察。知道猿精必在暗中闹鬼，自己不怕，恐林、凌二人上当。不愿说话，忙即一指法华金

轮，往二人身前飞去。刚刚赶近，猿精所布奇门阵法，已是发动。

猿精原意杨瑾最是厉害，本打算将三人隔开，使其彼此各困一处，不能相顾。然后发挥山雷妙用，迫着林寒就范，献出玉符，即行遁走，不与敌人持久苦斗。谁知杨瑾也防到林、凌二人有失，等猿精发动时，已然冲入了二人阵地。猿精无法分隔，只得施为。这里杨瑾方与林、凌二人会合，便见远远一圈黄影疾如电闪，由四围飞起，齐向头顶心聚拢。知是太阴禁法妙用，初发时未始不可乘隙冲出。一则胸有成竹，想看看猿精有多大道力，二则想使猿精现身出来，乘其志满无备之时下手擒他，免使变化惊走。忙向林、凌二人使了个眼色，故意失惊道："我们中了妖猿化身诱敌之计了！快休离开。且仗法宝护身，再作计较。"说罢，一指法华金轮，将四外黄影挡住，不使进行。猿精闻言，以为敌人只是法宝厉害，道力仍是有限，便在黄影那面现身大喝道："我与你们素无仇怨，只这姓林的不该在上方山镜波寺外，用计诈去我的古玉符，我寻他已非一日。如将此宝还我，我也不再伤害你们，彼此两罢干戈，以为如何？"林寒早明杨瑾用意，便指着猿精大骂道："无知妖猿！本是劫后游魂，天幸遇见我恩师独指禅师大发慈悲，佛力超度，传授修炼之法，并借至宝以为防魔之用。到期不还，已然可恶，我奉无名师叔之命，知你还宝非出心愿，如知恩师证果，必要据为己有，才在山门外等候接取，谁知你果忘恩背信，还了又悔，屡次暗用妖法，寻我为难。我因修炼正急，不值和你计较，每次只将你邪法破去，并未穷追。竟敢怙恶不悛，寻上门来。似你这样孽畜，本难理喻，不屑向你多说。你只胜得过我三人，便将玉符归你。"猿精大怒道："禅师乃佛门高僧，几曾见有你这样的弟子？此宝禅师在日既未索要，身后又无片纸只字遗留，可见有心赐我，被你蒙骗了去，怎能甘休！本当要你性命，姑念你以前既在镜波寺居住，必与禅师有些瓜葛。

现饶你们不死，速将此宝献出便罢，否则你们业已陷入罗网，我只举手间，你们立即化成灰烬。那时做鬼，休来怨我！”杨、林二人齐声喝道：“妖猿有什么本领，只管施展出来！虚声恫吓，有何用处？”说时，杨瑾见猿精身后峰头上似有豆大一点雪亮的光华，闪了一闪，接着便见一个身容清瘦的人影，略现即隐，仿佛刚到神气。猿精正得意狂言，全神贯注前面，全未觉察。杨瑾料是邓八姑赶来，心中益发拿稳，便命林、凌二人各自运用飞剑护住全身，看猿精到底有何伎俩。猿精见三人身入罗网，仍是倔强，不由暴怒。知道三人剑光法宝俱非寻常，非将山雷一齐发动，上下夹攻不可。但是此法狠毒，不能抵御，立成齑粉。看三人来路俱是正派中能手，这一来，势必树下许多强敌大怨，继而一想：“事已至此，我不伤人，人必伤我！如能将他除去，不特夺回玉符，还可多得好几样仙家至宝。率性一不作，二不休！要闯祸就闯个大的。等将玉符宝物夺到手中，弃了摩霄故居，逃往南极冰岛，穷阴凝闭，仙凡不到之区。掘一冰穴，潜伏苦修，仇敌纵然厉害，也决找寻不到。过上二三百年，旧日仇人成道的成道、应劫的应劫，自己的一部‘内景元宗’业已练成。彼时再往中土来，积修外功，以求正果，即使有人修怨，也不惧了。”他打好如意算盘，便暗中运用太阴奇门阵法，把艮、震山雷妙用，一齐发动。

三人只见猿精两条长臂挥舞几下，两掌一搓扬，立时八方风动，四外隆隆有声，周围黄影由淡而浓。顷刻之间，先是地下雷声殷殷，密如贯珠，由细而洪，似往三人立处紧拢。接着当头一片变成漆黑，低得似要压到头上。远的地方依旧日色昏黄，雪光可睹。林寒知道猿精发挥山雷妙用，识得厉害，忙道：“妖猿手辣，此阵非同小可，上有移山，下有迅雷，我们不可大意呢！”杨瑾笑道：“此乃道家太阴奇门阵法，乾坤八门之妙，我俱深

悉。他不过通得艮、震两门，尚未学全，怎能犯我？且任他班门弄斧，无须注意，我自有个道理。”猿精耳目敏锐，心智灵机，因以前吃过正派的亏，几乎形神全灭。虽然豁出一拚，临事有戒心，本是试探着发动，势并不骤。三人问答语声甚低，全被听去，暗忖道：“太阴八门阵法，自己本不全通，敌人竟会看出，可见厉害。”不禁起了惊疑之念。不过势成骑虎，欲罢不能。细查三人，只是运用飞剑法宝，不似有甚别的动作，又疑敌人只知阵名，并不识得此中玄妙，恐是情急时诈语。微一狐疑，终于把心一横，不再详审所言真假，反倒加紧施为，也没想到退步。杨瑾两世修真，俱在神尼芬陀门下，学历宏深，玄门各种阵法，识得的十有八九。至于各异派所布的恶毒阵法禁制，虽然只识阵名与大概，不能破的尚多，但有芬陀大师降魔四宝，护身诛邪，本身又精金刚、天龙诸般禅法，即或被陷，也能脱险而去。这太阴奇门阵法虽非寻常，却系两世素习，备知微妙。况是邓八姑的雪魂珠妙用无穷，适在猿精后面现身，必非无因而至。胸有成竹，早在暗中运用，猿精哪看得出？行法以后，如换平日，早就神雷暴发，崇山压顶，石破天惊，火焰万丈。阵中敌人纵有法宝护身，也绝难幸免了。不料地上万雷奔赴，到了阵中心敌人立处隆隆之声，愈加紧密。眼看蓄怒待发，就要裂地爆起，忽见地面似乎往上略凸了凸，便即平息。地下雷声只管和热锅炒豆一般，汇为千千万万的爆音；先似被甚东西阻遏住，等到将近中心，即行散去，起伏不停。同时天上黑影，也渐渐向上高起，再看敌人立处变成了一幢金光异彩，精芒万道，电炫霞飞，兀立阵中。猿精炼就的一双慧眼，竟辨不出人影所在。那四方八面的雷火，打到阵中心光幢左近，即自爆散，丝毫不能挨近。一任猿精怎样发挥，终是无用，枉自焦灼。两下相持不多一会，光幢中涌起一片青光，向天飞去。接着又见

一团红光爆成万点火星，向四围黄影射去。这时天又升高了些。猿精见状，虽甚惊骇，犹冀阵网未破，雷火未熄，尚可运用玄功化身入阵，一拚胜负。猛又见黄影当中心，似乎裂了一孔，那形如覆碗的阵网，竟和初现神情相反，从裂孔起由上往下，四外消缩下来。适见青光业已破网而出，上冲天半，那红光散化的无量火星，四外飞射。与猿精所发的雷火一撞上，便即同归于尽。火焰横飞，红光变灭，直把全阵数百亩方圆的地面，幻成了光山火海。再加地底密雷殷殷，爆音如积雪惊飞，震撼山岳，声势端的雄奇无比。似这样繁喧腾沸仅有半盏茶时，两下雷火，俱由盛而衰，由密而稀，天上青光黑影也都消逝。瞬息之间，光烟全灭，雷火无声，全阵已被破去。

猿精知道不妙，还未等到他再运用玄功，化身飞出，决那最后胜负。倏地光幢中似一轮皎日般，涌起一团银光，寒芒万道，奇辉四射。猿精仔细一辨认，正是先前抢走雪猬内丹的那道光华。这个新对头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玄妙无方。除了这团隐现无常的奇光外，始终不见人影，也查不出是什么家数，即此已可分出胜负，道法高强，不问可知。阵中三人尚觉不是对手，哪还禁得起又添强敌？况且阵法已破，再不见机，必难讨公道。猿精念头一转，心中害怕，这才息了夺符之念，打算逃走。谁知先前气壮心粗，没有留神退步。杨瑾知他阵法没有学全，早在事前将机就计，运用太阴奇门妙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表面故作发挥法宝飞剑威力，去分猿精心神，等将山雷驱散，全阵已化生出坎离妙用，邓八姑也同时来到。八姑原是奉了峨嵋掌教妙一真人之命，面受机宜，特地来此相助三人收服猿精，并接引林寒入门。八姑自借九天元阳尺之力复体，服了神尼优昙所赐灵药，得庆更生。玉清大师眷念昔年同夙契，力向神尼优昙苦求，传了许多防身降魔的法术。

自己并在玄冰凹陪她修为多日，不时指点她上乘修道之功。因神尼优昙说她不是佛门中人，只允为记名弟子，不允正式传戒。她又禀承师命，乘妙一夫人往访神尼优昙时给她引进，得列峨嵋门墙，归入正教。八姑曩昔走火入魔，身已僵死，只余枯骨，元神尚自苦练。道力本就深厚，如今饱经灾厄，劫后重生，越发悟彻玄微。虽在峨嵋门下为日无多，因有以前根行和玉清大师的指教，修为容易。在目前小一辈的门人当中，渐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次她因奉师命出山修积外功，归途路遇玉清大师，告以："凝碧崖不久开辟五府，群仙盛会，本派小一辈中门人，都要在开府之日，向掌教师尊行参拜大礼。到日各派前辈真仙，尚有不少新弟子要引进。先后两辈同门，目前往凝碧崖待命服役的人，已然陆续到了不少。你入门日浅，我引你拜妙一夫人为师，又是在恩师座中相遇，凝碧仙府尚未去过，只英云、秦氏姊妹、金蝉、朱文、若兰等有限几人，在破青螺谷除八魔时见过，余者多不相识。各位前辈师伯叔们更无庸说了。"玉清大师又道："恩师说你以前孽累太重，比我还多几倍，虽已转了一次大劫，如欲修得正果，无论你的道力怎样高深，如不多积外功，仍是无望。并且峨嵋开府以后，长一辈的多半外功业已圆满。有的回转仙山，白云封洞，闭门潜修，有的就在五府中清修静养。除了掌教师尊和有数几位，为了奉有长眉师祖仙谕，发扬道统，光大门户，尚须表率群伦，仍是暂时不能罢休外，都等与诸异派妖邪第三次峨嵋斗剑之后，便即成道仙去，轻易不再与闻世事。盛会开罢，诸弟子全数奉命下山行道。你此行虽未奉到传谕，难得我有事峨嵋，恰巧与你路遇，正好乘机和我同去。一则早日拜识各位前辈仙颜，二则得与小辈诸同门早日交好，将来大家也加一番情谊和照应，三则凝碧崖仙景无边，会后奉命下山，不俟有成，难得再至。乐得早往观光，尽情领略，多消受些灵泉异果，珍酿仙药，

岂非绝妙？”八姑闻言大喜，犹以初入仙山，未奉传谕，恐有冒昧之嫌。玉清大师道：“今番开府盛会，亘古难逢，不特本门和诸正教中仙人齐受请柬，前来赶会。便是海内外的散仙，以及诸异派门中人，只与本派无仇，而未为恶者，多半闻风向慕，借着庆贺为名，不奉请柬到时也来观光。依了嵩山二老和穷神凌真人说，他们一半是来看热闹，一半是来窥测深浅，以为异日作恶时准备。此辈异端，居心叵测，大可不纳。掌教真人力说：‘我辈与人为善，他们虽然多半旁门左道，俱还恶迹未著，既可使而观善知返，分清邪正高下，所知去取。又可示我玄门广大，无所不容。倘因见面而警惕，永远舍恶为善，无形之中，岂不积了许多功德？何况此中尚有不少道友，俱是洁身自爱之士，何苦因此生嫌，变友为敌，使众弟子日后下山，平添好些大敌。至于另有数人受了妖邪蛊惑，意欲乘隙发难，来此扰闹。前在东海已与玄真道兄议定，各有准备。三位道兄也各有奉烦之处，决可从容消弭。既无妨害，何苦拒人于远？’当下与在坐诸长老一商量，率性算出要来的人，只除开那几个受人蛊惑，心怀暗算的十来个，任其自来，也不拒绝去不延请外，各用飞剑传书，一一邀请。诸长老有的还受掌教师尊之托，因事外出，来去频繁，对于同门诸弟子，大都由各人受业师转示，或是彼此遇上传知。如无使命在外，尽可事前赶去，否则须俟开府前三日，始由嵩山二老和髯仙李师叔三人，查点到会人数与弟子所在地点，分千里传音与飞剑传书之法，召集赴会；其时本派同门，当已早悉那迟到的，不是奉命在外，有事羁身。便是和你一样，入门未久，每日独自闭洞潜修。只管早去无妨。”八姑自然喜出望外。相随玉清大师到了峨嵋凝碧崖太元洞内，拜见掌教师尊与各位前辈长老，再退出与英、云等已见和未见的诸同门。大家欢聚，在仙府中留连了些时。

这日妙一真人忽命值日弟子苦孩儿司徒平，传入太元洞，听候使命。八姑入洞一看，妙一真人中坐，此外还有醉道人、髯仙李元化、万里飞虹佟元奇三位师叔，连忙上前礼拜。妙一真人命起吩咐道："汉时毛公刘根收有两个仙猿，苍猿转了多劫，现始改名袁星，为女弟子李英琼收服，归入本门。因它宿根未昧，向道坚诚，新近又得袁公双剑，日后当有成就。只那白猿备历灾劫，已然成道，偶然无心作恶，为优昙道友门人素因所斩。元灵不昧，得遇独指禅师传授他练形之法，修复原形。又在洞庭毛公坛故址巧得道书和毛公留赐二猿的法宝。掘取之时，自不小心，只知窃夺，不曾事前行法掩蔽宝光。为祈连山天狗崖地仙蓝髯客姬繁路过发现，下来夺取。此人元初得道。兵解后自知根赋稍薄，转劫恐迷本性，反堕轮回。苦炼元神，在祈连山闭洞一百三十八年，由鬼仙炼成地仙。虽是旁门一流，生平极少为恶，所习虽是道家中下乘的功夫，历年久远。法宝道艺，均有过人之处，猿精决非其敌。当时幸仗玄功变化逃去，但是姬繁已然回到毛公坛旧址，在灵佑观内借住三日，下功夫虔心占算，居然被他算出道书、宝物来历妙用，只还不甚深悉猿精以前与毛公的一段因果。姬繁为想夺回道书法宝，又欲强收猿精为徒，到处搜寻下落。你佟师叔今日从天山博克大坂翻回，适才行至途中，遇见北天山散仙柳雪翁告知此事。并说姬繁近受五台派妖人蛊惑，要作盛会不速之客，扰闹仙府。再者那猿精虽是异类，心术颇佳，尚知自爱，修为却也不易。它又受独指禅师点化传授，见姬繁是个旁门之士，何况又要夺他的书剑，定然不肯降服。这姬繁手辣心狠，更有两件厉害法宝，猿精必遭毒手无疑。此时他正妄向独指禅师记名弟子林寒为难，想夺回以前古玉符，去炼那部内景元宗。并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洞庭毛公坛所遇之人，暗地搜寻，要算计他。"八姑领命，驾起遁光飞出。

四人相见，只略谈了几句话，杨瑾即将阵法发动，八姑也将雪魂珠飞出，栲栳大一身光华，才自光幢中升起，晃眼功夫，便化成亩许大小。寒芒流照，银辉四彻，飞行若电。两下夹攻，猿精如何能再遁走？刚刚运用玄功化身欲逃，雪魂珠光华业已飞到临头，将他照定。就在这惊慌骇乱之间，地底忽然往下一塌，陷出一个数顷大小深穴。穴中方涌起万丈洪涛，接着天空中又有一片红云飞坠，落近地面，化为一座火山，朝猿精头上直压下去。转眼包围全身，烈焰熊熊，烧个不已。猿精先见地底洪水暴作，知是敌人阵法妙用，一时情急，忙以飞剑开路，施展全副本领拚命奋力往上一冲。谁知头顶寒光重如山岳，休说冲破逃走，稍为挨近，都不能够。不特上冲不行，连往旁侧逃窜，都似有无量潜力在暗中阻住去路。任是用尽心力，东冲西突，俱不能越开雷池一步。可是高悬空际，只禁止猿精逃走，也不下落。猿精冲了几冲无效，下边惊泉飞涌，似水山一般业已升出地面。晶峰冰柱仍同穴口大小，还在继长增高，也不漫溢开去，眼看就要淹到足下，上面烈火又弥空飞去。猿精虽知此水中含坎离变化，非同凡水。一则情危势迫，二则还自恃有一身玄功变化。连忙分出一个化身，由那口飞剑护住，去御烈火。自身率性往水中钻去，竟欲拚犯奇险，打从地底逃走。谁知杨瑾早已看破他的心，先放出般若刀去截住他的飞剑。手一指，空中烈火漫天而下，竟将那数顷方圆的水柱，围绕烧了起来。猿精见敌人竟将坎离妙用合而为一，水火既济，同时夹攻。情知厉害，仍旧拚命往下钻去。甫及水深之处，忽见穴底金霞百丈，电转穿飞，往上缓缓涌来。

原来杨瑾知道猿精乃游魂炼成，又精于玄功变化，到了危急无计，必定豁出再苦炼多年，舍出原炼成的形体，保住真魂精气，穿通地肺遁走。本欲收复，不欲坏它道行，暗用法华金

轮埋伏地底，使其拚死遁走，也所不能。猿精识得此宝厉害，被光轮卷住一绞，立时形神俱灭，化为灰烟而亡。哪里还敢往下穿行？慌不迭往上便起。水被烈火一烧，立时热沸，猿精身在其中，恰似浸入滚水一般，如何受得？若一冲出水外，上面又有千万烈火包围，其势更险。迫不得已，只得将所有桃木剑，连同洞庭毛公坛新得之宝，一齐放将出来，成了一个光笼，将全身暂时护住。总算道力尚深，法宝玄妙，暂时虽能强耐奇热，保得命在。无如身外之水，越来越沸，热不可当。加以滚泡飞腾和雷电一般，甚是猛烈，护身光华，常受震荡。时候一久下去，能否支持，实无把握。猿精又想借诸宝护身，冲火上升，抬头一看，上面除了适才困身奇光而外，还有几道极厉害的剑光，虹飞电舞，出没烈火之中相待。再从水中透视三个敌人当中，又添了个身穿黑衣，形容枯瘦的道姑在内。适才光幢，业已收去，并立在前面上坡上，正在指点自己，从容谈笑。上下左右，俱无逃路，方自万般惶急，无计可施。微一疏神，猛觉脚底震荡了一下，光笼开了一条缝隙，火一般的沸泉，立时随之涌来。滚泡如雷，打在身上，热痛非常。忙即运用玄功将宝光合拢，定睛往下一看，才知下面法华金轮逐渐上升，业已挨近。自己一心寻觅出路，水又越发沸涨，无量数大小水泡上下四方，如雨雹一般打来。火光一映，幻为异彩，随灭随生，滚滚不息。金轮上升既缓，中间又复停歇。猿精困了一会，没见金轮来袭，以为也和头上寒光一样，只阻逃路，不来追迫。杨瑾见它久困不降，尚未醒悟，特地催轮相逼，猿精哪里知道？目迷五色，未防下面埋伏遽起。这时恰有一串绝大沸泡打来，将猿精护身光笼往下一压。受困以来，司空见惯，知道其力绝大，不可硬抗。顺着压力往下一降，不料足底金轮正在上升，一下扫到飞剑法宝连成的光笼上面，桃木剑立时卷毁了三口。

幸而别的法宝因在上面，未曾毁却，剑断之后，杨瑾知它受创，止住金轮，未再上升。否则猿精纵得免死，那些法宝飞剑，至少也要损伤多半。这一来，把猿精吓了个亡魂皆冒！百忙中把宝光重又连接紧密，往上升高了些。再低头一看，金轮仍停在当地。敌人四外埋伏重重，迟早必死无疑。又是害怕，又是伤心。回忆前时，也是恃强偶管闲事，为素因大师飞剑所斩，游魂飘荡，好容易复得成形，又学会了好些道法。那古玉符，禅师原只答应借用，林寒是他记名弟子，就算是没有禅师遗命，用计篡取，也不为错。不该自起贪嗔，屡遭挫折。前在上方山他失却许多桃木剑，被无名禅师擒住，连困七日夜，已然伏地求饶，不再追寻林寒索符。这次洞庭毛公坛，巧得仙书法宝，更应知足才是。偏又贪欲无餍，勾起旧事，仍想夺回玉符，以为驱邪降魔之助。不料费尽心力，终于自投罗网。又不该恃玄功变化，一时疏忽，未留退路。全身而退固是无望，照此层层紧迫，困焰周密，连想复化精魂以遁，都所不能。事到临头，悔已无及，越想越伤心，不禁痛哭悲鸣起来。

杨瑾、八姑隔着水火，望见猿精困在里面伤心悲号之状，怜它大有悔意，同声喝道："无知妖猿！此时可知厉害么？"猿精因自已再四寻仇，做得太过，四个敌人合力行法，将它包围，下手狠辣，不留一线余地。以为志在除它，不比无名禅师，佛门神僧心肠慈悲，可以悔过乞恕。如向求饶，徒自取辱，必然无用，没敢轻易启齿。及听二人这么一说，猛念论敌人法宝和坎离妙用威力，只消上面银光与穴底金轮一升一降，两下一合，便即了帐，制死易如反掌。为何先后挨有多半个时辰，除金轮还往上略升了升，毁去两把桃木剑便即止住外，头上银光，竟是始终高悬空际，不曾下压？莫非这几个敌人，只要逼我屈服，并无伤害之心不成？它想到这里，生机一灵，立时恍然省悟。

忙在水火之中翻身拜倒，高喊："小畜知悔，上仙饶命！但求网开一面，停了水火夹攻，容小畜一述衷曲。如若虚妄，百死不辞！"杨瑾知它水火烧炙难受，出语不易，便大喝道："你这孽畜！当初如此凶横执拗，本应即时处死，为世除害才是。既然极口知悔，姑念修为不易，上有雪魂珠，下有法华金轮网罗密布，也不怕你飞上天去。且放出片时，听你说些什么。如非真诚洗心革面，我一举手，便教你形消神灭，做鬼不得。"说罢，行法一挥，立时水平火散。晃眼工夫，复了原状。仅剩一团大约数亩的精光悬耀空中，照得环峰积雪俱呈银色，分外晶明。

猿精见景物依然，恍如做了一场恶梦。只水火煎迫时久，虽有宝光护体，仍有两次为沸泡打中，身上尚作热痛。加以热气鼓荡，其力绝大，不能透气，全仗屏息内转。一面还得运玄功抵御奇热，因此精力也微觉疲惫。细审种种情形，又不是什么幻境。这一出困，如释重负，喘息甫定，未及开口，忽听杨瑾喊道："孽畜还不上前答话，意欲何为？"猿精闻言，才想起自己虽然跪倒，护身法宝连成的光笼，因敌人收法太快，尚忘了收去。深知敌人厉害，倔强不得，忙答："小畜已然悔悟，岂敢有他意？"一面慌不迭收了法宝飞剑，恭恭敬敬膝行近前跪禀道："小畜在汉时，便随毛公真人清修，转劫多世。今生得道以来，并未为恶，只为一念贪嗔，不知林大仙不与计较，始终苦寻不已。实则志在得符，并无相害之念。不想冒犯仙威，自取灭亡之祸，如今悔之无及。望乞诸位大仙大发慈悲，念小畜前次无辜遭劫，苦炼成形，修为不易，放回故山。从此决意独自清修，不特不敢再寻林大仙冒犯，誓当努力向善，以报深恩。"说罢，泪流满面，哀叩不止。八姑因时已不早，看出猿精状颇虔诚，知已悔悟。恐再耽误久了，蓝髯客姬繁赶来，又

生事变，忙向杨瑾使了个眼色，接口道："当初独指禅师好意借符，成全你修道炼形。并未说是不要，你过期不还已属背信。林道友乃他心爱弟子，只缘不是佛门中人，权且寄名，未予披渡。师徒传承，理所当然。况且无名禅师乃独指禅师师弟，受名接掌镜波寺，一切自可主持。林道友奉他的命向你接取，不为诓骗。你七犯上方，险遭显戮，因悔过求饶，禅师才发慈悲，予以自新之路，将你释放。你巧得毛公坛仙书法宝，既知前生因果，便当访寻旧侣苍猿，询求正道。你反因此生心，复萌故智，才致今日之祸。我奉峨嵋掌教真人之命来此。杨仙姑事前和我商量，似你这等背信忘恩，反覆行为，他年学成道法，难免仍要为祸世间，不如现在诛却，免致贻患。是我力劝，方始网开一面。听你所言，似已知悔，容你力图挽盖，未始不可。但是你在洞庭毛公坛所遇之蓝面蓝髯道人，乃祈连山天狗崖的地仙姬繁。此人因得道多年，博通各家道术，炼就许多异宝。休说你区区精灵，便是我等相遇，也未必便能胜他。当时偶出云游，路过相值，未曾携带所炼异宝，又不愿骤伤乡愚。微一迟延，致被你乘隙逃走。可是此人性最执拗，一有所图，不得不止，不能修得天仙，也为此故。自那一晚起，他便到处搜查你的踪迹。此时业已备知底细，不在你洞前相候，便是跟踪寻来，归途恰好相遇。以他法力，这一存心，志在必得，任你如何掩藏逃避，终归寻到。我们放你不难，有此一层，须知此人不比我们，只恐你所有仙书法宝，全被夺去，连性命也化为乌有。须要早为自计呢！"

猿精听说那道人便是姬繁，平日早有耳闻。知他心辣手狠，厉害非常，一意孤行，不可理喻，真比目前四人还要可怕，吓了个魂不附体。再一寻思八姑之言，分明颇有怜悯之意，不禁又生希冀，哀痛哭道："小畜命宫磨蝎，厄难重重，才得蒙恩

免死，不想又惹祸端。不是天仙说出，小畜还在梦里。自知道行浅薄，难以活命，既蒙大仙垂怜，指示危机。还求格外开恩，指给小畜自全之道，小畜九生感戴。”说罢，痛哭不止。八姑道：“你自有明路，不去寻求，问我何用！”猿精惶恐道：“小畜有几个忘形之交，均未必胜得过姬繁。此外自思，并无甚别的解法。”言还未了，杨瑾喝道：“蠢畜！你前几生的同伴，目前不是在峨嵋仙府中随师修道么？”一句话，把猿精提醒，登时触动灵机，心中大喜。忙向四人跪叩力求收录，带往峨嵋，与前生旧侣一同随师学道。八姑道：“我等四人，均尚不能擅自收徒，如何可收异类？仙府清岩，本难妄入，姑念诚求，又当危急之际，我拚着担点不是，将你携带回山，敬候掌教师尊吩咐处置便了。”猿精平日苦心修道，难得真传，极为不易。异派旁门，素所不屑，又恐因之干犯天诛。嗣与韦少少、向善二人交好，本欲求他引进昆仑派门下，又为昆仑名宿钟先生等所拒。峨嵋派道法高深，日益昌明，私心向往，已非一日。时复在念，以为妄想而罢，万不料当己百死余生，居然因祸得福。仙人既允携带，到了必蒙收录无疑。这一喜真是不同小可，跪在地下，叩谢不置。八姑见它归正，吩咐起立。猿精正欲叩问四人姓名，忽听遥天破空之声，由远而近。八姑抬头一看，忙对杨瑾道：“这厮来了！我和林道友带了老猿先走一步，开府盛会，再行相见，大家各自散吧！”随说随将雪魂珠一指，那团银光便飞临头上。八姑命林寒、猿精紧随身后，低喝一声“快走”！珠光又往下一沉，二人一猿飞身而起。杨、凌二女刚见八姑朝自己一挥，意似促令退走。未及答言，二人一猿的身子，已全被银光包没，晃眼之间，银光敛去，形迹俱杳，也没见她飞走。方自赞夸雪魂珠的妙用，欲待起身回山，那破空之声，已然飞临头上。一道青光似坠星般直射下来，面前不远，现出一个蓝面蓝

髯，羽衣星冠，手执拂尘，背插双剑的长大道人。才一落地，便将拂尘朝空一舞，尘尾上便似正月里的花炮放出千万朵火花，满天飞舞而灭。杨瑾见他人没答话，先自施为，老大不快。因白阳山取鼎回来，正值师父打坐，还有好些话，不曾禀告，妖鸟神鸠也未驯服。估量出来这大一会，师父功课必已做完，本来不欲多事。料定身有佛门四宝，姬繁所设火网光罗，拦阻不住，乐得故作不知，径驾遁光回山。姬繁不拦便罢，拦时率性给他一个厉害，冲破繁光密火而出。表面上若所无事，仍作不知之状，气他一下。想好便对云凤道："这里雪景没个看头，我们回去吧。"一言甫毕，忽听来人高声喊道："道友休走！贫道尚有一言奉告。"杨瑾见他出声相唤，不便再不答理，只得立定正色答道："我与道友素昧平生，有何见教，快请明言。我二人还有事，即须他往呢！"杨瑾原因姬繁人方露面，便满天空设下罗网，话说得毫不客气。实则姬繁得道多年，法术高强，以前辈仙人自命，行事未免任性，但此施为，却非对待二女。一听答话，意存藐视，不由勃然大怒。暗骂："无知婢女！我因见你不似旁门左道，还非妖猿同党，好心好意向你问话，竟敢口出不逊！就不值为此伤你，也叫你知我厉害！"姬繁随即冷笑道："我因在摩霄峰寻一妖猿精踪迹未见，前两三个时辰，曾用天眼透视之法，看出它在此峰顶之上，与一白衣少年斗剑。跟踪到此，适在空中遥望，见一道银光下落，到此不见妖猿和那少年踪迹。你二人既在这那里徘徊，又离妖猿与人相斗之时不远，如未相助少年合除妖猿，也必目睹此事。我并知妖猿在峰顶天池下，关有一处极隐秘幽静的大好洞穴，在此潜修，胜似他摩霄峰妖穴十倍。如不为人所诛，必不舍此他去。断定少年剑术非其敌手，必为所败。也许你们到达以前，得胜隐去。防他见我寻来，暂时遁走，已用火网光罗将四外封锁，

无论仙神精怪，皆难逃出。你二人理当看见，好意相问，怎对前辈仙长毫无礼貌？你二人想因学道年浅，不知我的来历，故尔如此无礼。我乃祈连山天狗崖蓝髯真人便是。你师何人，归问自知。如有所见，速速说出，免使妖猿漏网。如若违忤，许多不便。”杨瑾听他出语甚狂，自尊自大，先向云凤微哂道："这道人好没来由，妄自称尊。如今长眉真人等诸位老前辈早已飞升紫府，身列仙班，目前有时尚在人间游戏。或是仙业已成，功行尚未完满的如极乐真人、东海三仙、嵩山二老等前辈仙人，不必说了。便是稍次一等，介于仙凡之间的，我也认识不少。怎没听说起有个蓝髯真人，真可算是见闻孤陋了！”

姬繁这时细看二女，云凤尚差，杨瑾竟是仙风道骨，迥异寻常，宝光剑气，隐隐透出匣囊之间，知非恒流，但是自己却一个也不认得。听语气明明意存讥笑，说他不是天仙一流，不禁又惊又怒。正要忍气发话，杨瑾已转面相对道："你问那老猿精么？我二人来时果然见着，他对我说前身原是汉仙人绿毛真人刘根门下，转劫至今，方始成道。前月曾往洞庭毛公坛旧址，掘到乃师遗赐他的法宝仙籍。彼时忽有一道人名叫姬繁，无故相干，欲待劫夺。当时他虽见机避去，终因这道人既贪且狠，早晚必寻他的晦气。适遇我一道友经过，他便再三恳求他援引，托庇到一位前辈真人门下去了。这峰底洞穴，也非他所辟来修道之所。他今日不过在彼暂候一人，后来即相随他去。我因学道年浅，既不想夺人宝物，又不想收徒弟，他说的话与我无干，人也不知去往何方？托庇的人，允否收容？详情一概不知。闻得天眼透视，须要觅地静坐，静生明瞩，无远弗届。你既会此法，何妨再试坐一回，自知明白。问我二人何益，恕不奉陪！”

杨瑾还要往下说时，姬繁已被她气得面容更变，怒发冲冠，

大喝道："无知贱婢！竟敢屡次出口不逊！听你所言，分明与妖猿一党；适才银光并未飞走，定是你弄的玄虚，见我到来，将它隐匿。速将妖猿献出，或是说了实情便罢。如若不然，教你二人死无葬身之地！"云凤早知难免一战，听他出口伤人，也发了火，正要恶声相报，飞剑出去。杨瑾知此人专惯纠缠，不占上风不止，自己既没先期退去，除非初见时恭礼服顺，决不甘休。强敌已树，率性斗他一斗，看看到底有何惊人的道法。主意早就打好，闻言并不发急，忙使了个眼色止住云凤，望着姬繁大笑道："可笑你自称仙人，妄自尊大，连一粒雪魂珠俱未见过，还说什么银光不曾飞走，妖猿必然隐匿此地。果如你言，有法力不会使他隐而复现么？我适才因你贪而无厌，省你知道此珠，又去眠思梦想，日夕营谋，谁料你真无识至此！虚声恫吓，人家法宝仙籍终到不了你的手内，有何用处？有本领快施展出来，让我二人见识见识，迟则不能奉陪了。"

第十三回

巨掌雀环　神光寒敌胆
皓戈禹令　慧眼识仙藏

话说姬繁先在远处望见那团银光，便知是件异宝，尚还不知有这大来历。到时见二女站在银光敛处，因宝重人，料非常人门下。在他已是降格相对，客气说话，不想目中无人，成了习惯。杨瑾两世修为，什么能手不曾见过？前生辈分，已与三仙比肩，姬繁就算得道在先，并非同派，这等狂妄自尊，如何看在眼里？及至两下把话说僵，姬繁一听，先见银光竟是闻名多年而未得见的亘古至宝雪魂珠，心方大惊！后听杨瑾话更挖苦尖刻异常，不禁怒发如雷。不等杨瑾把话说完，手扬处，一道光华迎面飞来。杨瑾当然不放在心上，也将飞剑放起抵敌，斗了一阵，未分胜负。杨瑾见姬繁这道剑光，也是深蓝之色，晶芒耀彩，变化万端，和一条蓝龙相似，满空夭矫腾挪，倏忽如电。自己飞剑竟只敌个平手，占不得丝毫便宜。暗忖平生屡经大敌，似这样的蓝色剑光，尚是少见，难怪这厮狂妄，果然话不虚传。反正衅端已启，且不须忙着伤他，看还有何伎俩。便

将全神贯注空中飞剑，不再另有施为。姬繁虽知二女不凡，并没想到杨瑾的飞剑会是佛门达摩嫡派。料定不是芬陀、优昙二神尼的门下，也必有些牵连。自己平日与人对敌，非占上风不可。此女飞剑已有如此玄妙，道行、法力不问可知。虽然可以致胜，一时她必也不肯甘休。别人尚可，这两个老尼都不大好惹。适才真不该小觑了她，树此劲敌。事已至此，说不上不算来。又想起敌人神情傲慢，语含讥刺，久不能胜，又将怒火勾起。心想你这丫头，不过剑术得了点真传，就敢如此无礼，任你身后有多大倚靠，今日先给你吃点苦头。要是不跪下求饶，休想活命。一心打着如意算盘，暗中运用玄功朝空一指，喝声："疾！"那道蓝光倏地划然长啸，化分为二。

凌云凤站在旁边，凝望空中，跃跃欲试，一见蓝光飞到，忙一回手拍剑匣，玄都剑化成一道寒光，冷气森森，刺天而上。还未接着那第二道蓝光，杨瑾存心卖弄，早把手一指，空中剑光似匹练横空，暴长开来。将敌人两道蓝光，一齐卷住，两下又复纠缠一起。同时云凤的剑光，也是飞到，正要一齐夹攻。杨瑾知云凤飞剑虽系至宝，但因入门未久，功候稍差，姬繁蓝剑聚炼四海寒铁之精而成，非同小可。虽然不致便有损伤，决讨不了好，还落个两打一，便喊云凤道："区区妄人，有我收拾他已足。我不过因他口出狂言，想看他到底有何真才实学，难道还值我们都动手么？快将你飞剑收了回去。"云凤听话，将剑收回。姬繁见分出剑光仍未胜，反受敌人藐视，气得咬牙切齿。大骂："我因你这贱婢虽然狂傲无知，不似左道一流。原欲稍为儆戒，未下毒手，竟敢如此执迷不悟，本真人也难容你了。"

杨瑾知他必要发动空中埋伏，来个先下手为强。不等他把话说完，出其不意，扬手一道银光，般若刀电掣飞出。裹住一

道蓝光，只一碰，蓝光便似锤击红铁一般，亮晶晶的火星四外飞溅。姬繁一见不妙，又惊又怒，不顾行法，忙从法宝囊内取出一个铁球，一团烈焰向空飞起。杨瑾识得此宝，一指般若刀将它敌住，正要取出法华金轮去破空中飞剑法宝，姬繁也跟着将埋伏发动。杨瑾身前刚飞起万道金霞，忽听空中一片波波波的爆音，似有千千万万的鞭炮齐鸣，眼前一亮，四方八面的蓝火星，如狂风催着暴雨疾下，其大如掌，奇光幻彩，翠火流辉。顿时山崖匿迹，积雪潜形，大地茫茫，声势委实惊人。杨瑾先见姬繁初布埋伏时，蓝光星飞，如云出没，只当是道家常用的火星光罗。因姬繁蓝面蓝须，特地将它幻成蓝色，以炫奇异，所以连飞剑也是蓝的。即便算得道多年，比起别人强些；凭自己身有佛门四宝，也不患冲不出去。万没料到姬繁所下埋伏，名为"天蓝神砂"，并非幻术。那口飞剑是采海底千年寒铁精英铸就，亦非凡宝。乃就深海广洋之中，先从海水中采集五金之精，然后再行提炼。往往千寻碧海，寻求终日，所得不过片许，难寻如此！姬繁初炼此宝，原为地仙虽一样可以长生不死，但经三百六十年，必有一次大劫，炼来抵御天魔之用。单是这先后采集融冶祭炼的时期，就达一百零三年之久。至于炼时所受辛勤苦厄，更不必说了。恰好炼成七十年，便遇天魔之劫，竟仗此宝，从容渡过。本来轻易不大使用，这次因知毛公遗宝，宝物还在其次，惟独那部"内景元宗"，不特是异类学道的南针，尤其是地仙学到天仙的捷径。以前常听同道中谈起这一类前古仙人遗著，共有四种。任何一种得了，也可得成正果，霞举飞升，注籍长生，与天同寿。私心向往，已非朝夕。苦于这类道书仙箓，多半深藏仙府，不是其人，难得一见。或则具有深厚仙福仙缘，到时自然遇合，绝难力求幸致。这一得知此书底蕴，如何能舍罢手？姬繁贪心一起，以为猿精是一个

异类，何堪得此？取之无妨。立即飞回祈连山天狗崖。因猿精精通玄功变化，也非弱者，上次相遇，未曾多带法宝，以致被他隐形遁走。此番关系仙业，誓欲必得，竟将两件极不轻用的至宝，一齐携带身旁，到处寻访猿精下落。日前始探寻到了武夷山摩霄峰。破法入洞一看，只有两个小猿守洞，猿精业已他出。候了些日未归。两小猿精因见祖师的洞府，被恶道破法强占。仗着新从猿精学会一点小术，不知厉害轻重，乘其入定之际，一个盗他法宝囊，一个行刺。吃姬繁用飞剑一齐杀死，最后用"天眼透视"之法，静坐了两天一夜，才看出猿精现在雪上与人相斗。偏又一时心急，不看下文，立即起身，赶了前来。老远望见银光照处似有两人，一个极似猿精，以为他闻声先觉，觅地隐遁。又见有两个女子闲立当地，先还疑是同党。为防猿精远遁，人一到，先就将天蓝神砂埋伏天空。此宝共只三百六十粒，却能化生万亿，神妙无穷。想要破它，自是万难。

杨瑾终是行家。一见蓝光火星如此厉害，知道散仙所炼法宝，大都经过多年苦心精炼，不比妖光邪火，可用金刚、天龙坐禅之法防身，一被打中，必受重伤无疑。云凤道法尚浅，尤为可虑。所幸金轮宝光虽已飞出，此宝尚未离手，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一面招呼云凤仔细，忙运玄功一指金轮，万道金霞，立即暴涨。电旋飙飞，将满天空的无量数蓝火星光，一齐阻住。金光疾转中，耳听清清玱玱之声，密如万粒明珠迸落玉盘之上。其音清脆，连响不已。那被金轮绞断的蓝火星光，恰似万花爆射，蓝雨飞空，乍看似乎金轮得胜。可是蓝火星光，密如恒河沙数，而且随消随长，无量无尽，加以其力绝大，重压如山。初发时，杨瑾御着金轮，意欲冲出重围，还可勉力上升，及至腾高了百丈，四外的蓝火星虽仍被金轮宝光御住，不

得近身。但是力量越来越大。二女在法宝护身之中，一任运用玄功，左冲右突。只能在十丈以内，勉力升动，不能再过。身一凌空，下面也似万花齐放，往上射来。于是上下四方，尽是蓝火星光，交织空中，齐向法华金轮涌射。时候一久，几于停滞空中，不能转动。休说上冲为难，便想穿通地底而逃，也不能够。此时双方早将飞剑法宝收回，杨瑾为防万一，将随身所有法宝连同云凤的一口玄都剑，一齐放出。诸般异宝，齐放光华，成了一座光幢，拥着二女，矗立蓝光如海之中。芒彩千寻，祥光万道，霞飞电舞。上烛云衢，下临遍地，顿成亘古以来未有之奇观。比起先时运用坎离妙用，和猿精斗法的那一种奇光异彩，胜强何止数千百倍！二女总算保得全身，不致受伤，要想遁走，却是绝望。

这边姬繁因受二女讥嘲，怒火烧心，不分青红皂白，遽施辣手。先时不过想逼二女降伏认罪，原无必死之心。即至埋伏发动之际，忽见二女身旁放出百丈金霞，其疾如电，旋舞起来。认得此宝是法华金轮，乃芬陀大师佛门中降魔至宝。闻凌雪鸿在开元寺兵解以后，芬陀曾说只等爱徒再生，此外决不再收徒，怎会落到此女手中？难道她就是凌雪鸿转生不成？否则一个青年女子，哪会有如此法力？姬繁心想："如真是她师徒两人，俱都号称难惹，老尼更是法力高强，不可思议。虽是佛门弟子，却是金刚愿力，从不服低示弱。今日之事成了僵局，猿精不曾寻到，无端树下强敌。自己纵横多年，人称无敌。惟恐弱了声威，对于方今各派中几个介在仙佛之间的能手，从不轻易结仇。今日偏没先问明此女来历，便即鲁莽动手。此衅一开，诸多后患，好生可虑。"方自生悔，埋伏业早发动。各将法宝收回，细查敌人，竟毫不示怯。晃眼工夫，冲升起百十丈，身旁许多异宝奇光，天蓝神砂竟奈何她不得。惊骇之余，姬繁

又想起杨瑾讥刺刻毒，不由勾起前恨，暗忖："此女终不服低，我这天蓝神砂曾经百年苦炼之功，天魔尚且能御，怕这老尼何来？"事已至此，成了骑虎之势，想不出个善处之法。只得把心一横，一不作二不休，率性发挥天蓝神砂，暂时占了上风，再作计较。他这里只管运用玄功，加增神砂威力。杨瑾这一面却渐觉有些禁受不住，起初光幢还可在近处稍为移动，一会工夫，上下四外的蓝光火星，越紧越密，越压越紧，力量大到不可思议。虽然挨近光幢，便被宝光绞碎。无奈旋灭旋生，一层跟一层，似洪涛骇浪一般，六面卷来。一任杨瑾发挥诸宝妙用，奋力抵御，兀是不曾减退，有增无已。到了后来，情势益发危急。

二女由光中外觑，上下四外的火星，已密集得分辨不出是散是整，似六面光山火海，压到身前。眼看蓝光凝聚一起，渐挤渐近，光幢外的空隙，只剩三尺光景。如再被逼近身来，六面一压，法宝虽有几件不致毁损，这许多法宝飞剑，结合而成的光幢，难免不被压散。一有漏洞，蓝光火星立时乘虚而入，性命难保。危机顷刻，脱身无计，好生焦急。幸而佛门四宝毕竟不凡，天蓝神砂虽然那等威力，但是压逼得越近，诸宝的光华，也愈强烈。法华金轮尤为奇异，起初霞光只能护住五面，还略空出一面要别的宝物补助。蓝火星在光轮电旋中渐渐逼近，尚不甚显。及至压到相隔三尺以内，二尺以外，轮上光梢，忽然折转下来，将空的一面也一齐包住。势愈迅急，也看不见在转动，只是一团极强烈的五色金光异彩，现在光幢之外。蓝火星似光潮一般，拥近前去，便即消散。恰似雪坠洪炉，挨上就完；又似急流中的砥柱，枉是水花四溅，激浪排空，终不能动它分毫。二女在情急中见状，才稍为放了点心，只是无法脱身罢了。

起初姬繁心中还在妄想，敌人所用俱是至宝奇珍，反正与芬陀老尼结下仇怨，少时如将二女杀死，就便夺了她所有宝物。再仗神砂之力，等她寻来一斗——“能胜更好，否则自己还有一件护身脱险之宝。我便弃却祈连山旧居，逃往海外潜藏。挨到老尼灭度，恩怨自了。那时再行出世，也还无妨。”想到这里，连把神砂催动，上前夹攻。眼看神砂奏功，敌人护身宝光本和一座五色光塔一般，远射出数十丈以外。嗣受神砂压逼，逐渐收缩。可是射出来的金霞奇光，并未丝毫减退，反因缩小，增了强烈。飞芒电转，耀如虹凝，好似天蓝神砂之力，业已止此，不能再进。一任蓝光火星似海水一般，推波生澜，六面交加，层层逼近，毫无用处。稍一接触便被搅碎，星灰四散。远望似满天蓝雪，裹住一幢五色烈火，谁也奈何不得。敌人法宝竟有如此神妙，大出意料之外。姬繁又因敌人神态，始终镇静自如，直未把自己放在眼下，想必还有致胜之道。这宝光缩短，反倒强烈。也许是存心做作，另有诡谋？本想将神砂变化，以虚实相生之法声东击西，加强力量专攻一面，将光幢冲破。既恐敌人看破虚实，乘隙遁走，又恐上当。又相持了个把时辰左右，见那光幢仍在蓝光中心，矗立无恙。虽看不见光中敌人形相，并无别的举动。二次断定敌人仅仗法宝之力护身，并无别的伎俩。仔细盘算了一回，姬繁决计试她一下，预拟敌人看破虚实，必打从上面冲空遁走，所用法宝，也是法华金轮最为厉害，意欲把神砂之力，九分都聚集下面，当空和四外只用少许。虚张声势，骤出不意，似地雷暴发往上攻去。只将光幢冲破，不患不大获全胜。这法子狠毒非常，二女事前不曾看出，本来危险万分。合该姬繁晦气临头，二女不该遭难，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间，来了救星。姬繁刚在运用神砂，忽然蓝光海中突的一亮，疾如电闪，从空中飞落下亩许大一片金光。

光中隐现一只同样大的巨手，飞入蓝海之中，只一抓，便似水里捞鱼一般，先将光幢抓住，带着洪洪之声，往远处飞去。

姬繁见状大惊，百忙中竟未熟计厉害，一指神砂，蓝火星光如骇浪疾飞，奔涛怒卷，漫天追去。姬繁也随定后面腾空而起，追出十来里，金光大手与敌人光幢，忽然同隐。遥望二女，已落在前面雪山顶去，指点来路，似在说笑。心中大怒，益发催运神砂，加速追去。眼见前面蓝光火星，相隔二女立处不过里许，转瞬就要卷到。二女神态自如，仍若没做理会。既没有逃，也未取出法宝准备抵御，正睁着一双慧目，向前注视。他猛觉出神砂虽极猛速涌进，连自己相隔二女立处，都只剩二三里路，可是前面的蓝光火星，仍未卷到敌人身前，好生骇异。细一查看，长约二里的蓝光火星，不知怎的声息无闻，会少去了过半。仿佛敌人身前那一片天空，是个无底深穴，后面星光只管如潮水一般涌去。到了那里，便似石沉大海，无形消灭。方知上了大当，情势不妙。欲将神砂止住，不使再进，以为这经过百年苦炼之宝，变化随意，分合由心。只要有少许未尽，不曾全破，终可收回。谁知他这里刚往回一收，适见金光大手，突又出现，只朝这里招了一下，那神砂再也不听自己运用。同时金光大手之下，现出赤虹一圈，光环大约千顷，蓝光火星，仍如飞瀑沉渊，迅流归壑，争向朱红光环之中拥进不绝，竟禁它不住。心中大惊，懊丧欲死，明知遇见强敌，情势危殆，再不见机速退，必无幸理。心终不舍至宝丧失，痴心还想挽回。拚命运用真气，想将法宝收了，再行遁走，无奈事已无及！那天蓝神砂直似敌人所炼之宝，任是如何运用施为，依旧一味前涌，停都不停。光环后金光中一只怪手，也在那里招个不已，只不见行法人的影子。二女仍在山头闲立，笑语如闻。姬繁便将飞剑放起，欲从高空飞过去斩断那只大手。才一

飞出手去，那光环似有绝大吸力，竟不容它飞越。略一腾挪，便如长蛇归洞，落入蓝光火星之内，随着神砂，便要往敌人光环之中涌进。姬繁见神砂将被敌人收完，这口飞剑又要失落。幸是发觉尚快，那剑又经修炼多年，与身相合。先运用真气一收，行进便缓，只仍不肯回头。因是学道以来数百年间，炼魔防身之宝，存亡相共，万不可再令失去。见收它不回，一时情急无计。不暇再顾别的，径驾遁光冲入星涛之中，追上那剑，方与身合一，顿觉光环吸力，大到不可数计，几难自拔。勉强运用玄功，奋力冲出险地，再看那天蓝神砂时，因自己忙着收剑，心神一分，未得兼顾，敌人收它更快。就这瞬息之间，业已全数收去。眼望前面天空中一圈朱红光环，带着数十丈长一条未吞净的神砂尾子，恰似彩虹飞驭，蓝光闪闪，星雨满天，直往东南方飞去。其疾如电，一泻千里。晃眼工夫，仅剩些微星影，灭于遥天密云之中，一瞥即逝，更无形迹。二女已同时隐去，不知何往。姬繁惊魂乍定，料知敌人得手而去，愤怒交加，痛惜无已。心疼不舍，方欲随后追往，相机夺回。猛又觉身子一紧，似被什么东西网住，往前硬扯。抬头一看，仍是那只大怪手在金光围拥之中，正朝自己作势抓来，相隔不过半里。知道厉害，立时吓了个亡魂皆冒，心胆皆裂，不敢停留，忙将身剑合一，为备万一，又从身畔取出一件法宝，向空掷去。化为一片朱霞，裹住那道蓝光，四外爆起千万点火花，挟着风雷之声往前逃去。那金光中的怪手略一指点，又分化出了一只，与前一般无二，随后远远追去。姬繁不知此乃幻化，益发亡命狂逃。直被追到祈连山前，方始隐敛。由此姬繁与杨瑾结下深仇，朝夕营谋夺宝报仇之策，不提。

原来杨瑾和凌云凤被困神砂之内，眼看危殆。幸而佛门四宝神妙无上，宝光缩短到了近身数尺以外，便不再缩，光华反

更强烈。神砂只管浩如山海，丝毫也近不了身。当时虽可无害，长此被困，终非了局。一心运用诸宝，无法分神向芬陀大师求救，冲又冲不出去。相待了一阵，觉出姬繁无法再施毒手侵害，便对云凤道："都是我一念轻敌，才有此难。万不料这厮法宝，竟有如此厉害。为今之计，除却用天龙禅法，冒着奇险，以心灵感召向恩师求救，别无善法。但此护身光幢如诸至宝，和你我二人的飞剑连结而成，不可稍有破绽。须有人主持运用，方保无害。你道力虽浅，幸此四宝，虽有无限威力，运用却易。待我先传你用宝之法，代我主持，我匀出身子，使坐禅之法求救便了。"杨瑾说罢，便将诸宝，用法挨次传授。云凤自是手指心通，一学便会。因法华金轮最关重要，先行传授。云凤刚将此宝用法学完，杨瑾正要叫她试习一回，再传其他，忽见光幢外金光一闪，立即往上飞起，向敌人相反方向飞去。二女方自惊疑，杨瑾忽听芬陀大师的口音在身边说道："你二人不要发慌。我今日打坐，便为此事。免得姬繁日后仗此神砂，受了妖人蛊惑，恃以为恶。本心将它消灭，恰好嵩山二老的朱环系鸟在此。今仗此宝，与佛法运用，天蓝砂少时便可收去，免毁一桩玄门异宝。你二人可至前面山崖上收了法宝等候。俟朱环将砂收走，急速随往龙象庵中见我便了。"杨瑾闻言大喜，连忙告知云凤。一同收了法宝飞剑，身已出了罗网，落向山崖之上。往回路一看，漫天蓝火星，如骇浪惊涛一般，急涌而来。后面随着姬繁，正在遥遥指挥。眼看相隔邻近，前头的忽然隐灭，姬繁还在不知。正笑他一味逞强，愚昧无知，朱环金手，同时现出。神砂滚滚飞来，入环即隐。知道师父用的是佛家"须弥金刚手法"，现在各正派中精此法的不过三人，尤以芬陀大师为最。即无朱环，也能分裂神砂，复分化为水。见姬繁还不知厉害，苦苦相持，欲将此砂夺回，哪是如何能够？后来朱环带了

神砂向空飞起，后面仍有十丈长一条光尾，她才知神砂果然厉害。以朱环异宝，尚且未来收净，如非恩师辅以法力，真还收它不走，好生惊讶。不欲再看姬繁下落，忙和云凤破空飞去，朝那朱环追去。

二人剑光迅速，两下首尾相追，不消多时，便追随到了倚天崖上。同往龙象庵中飞落一看，芬陀大师仍和初归时一样神态安详，坐在那里。只双目已开，好似刚刚做完功课。见朱环带了蓝虹飞到，只将手朝面前一指，地上突然涌起一大团彩焰金芒，立将朱环托住。那拖在外面的半段蓝虹，似长虹归洞一般，往下一窜，由朱虹中穿进，没入彩焰金芒之中。耳听轰轰发发之声，响了一阵。大师把手一扬，焰芒敛处，朱环复了原形，被大师持在手内。蓝光火星，声迹全消。再看大师座前，却添了一个黄金钵盂，盂内盛着两升许蓝色宝珠，大仅如豆，颜色彩蓝，光华隐隐，似在流动。杨瑾方悟师父适用化身神游，本身并未离开。天蓝砂已被金钵盂收去，忙率云凤上前拜倒。大师吩咐起立笑道：“徒儿，我今日为你虽结了一个冤，却替齐道友异日消却许多隐患呢。”杨瑾谢恩请问，大师道：“姬繁出身左道旁门，中途改习道家吐纳之功，幸致成仙。自以当初积恶太多，难逃天戮，又恐转劫不易，便不再上进。专心一意，苦炼这天蓝神砂，以御天魔之灾，竟被炼成。彼时他如多积外功，好自修为，本可永致长生。无如既贪且愎，因生平几次劫难，全仗此宝脱免，天魔尚且能御，此外莫我予毒。始而懒于为善，以盖前愆，继而自恃得道年深，别人多半后辈，骄横自恣。虽然不再立意为恶，但是邪正不分，只重情面，以善我者为善，全不想到报应循环，岂能永逃天戮。即以这次所为而论，以猿精这等去恶崇善向道虔修的畜类，本极难得。我们见了，纵不加恩接引，也万不再伤害，他却百计追迫，必欲置

之死地。况且所得道书法宝，出于前生师授，事有前定，不是无故窃夺而来。初遇时尚可推说猿精是个异类，恐其得了为害。后来明知底细，依然未止贪欲，此岂修道人的行径？尤其他近因得道以来，各正派中道友，以及自爱一点的散仙，多不甚礼重他，心中怀忿。而各异派中妖邪，窥知他的心意，遇上时曲意交欢。于是逐渐交往，情好日厚。虽其新恶未著，久必为患。你回庵之先我已默运玄机，查知因遇。今日收了他的天蓝神砂，如丧性命，必不甘服。此去定须勾结群凶，向我师徒为仇。他的运数该终，天特假手我等，原无足虑。但你白阳山之行又与妖鬼徐完相忤，强敌正多，虽恃有降魔四宝，可以抵御，但此二恶均非常敌，诡秘飘忽，防不胜防。此后出外行道，务要多加小心，才可无事。”

杨瑾拜领训示，重又叙说圣陵取鼎与白阳山合戮三尸各节，并代嵩山二老致意。大师道：“此鸟神物，但是生具恶性，只知为主。在前古时杀人至多，虽在妖穴沉沦了数千年，仍难抵过。杀孽太重，即使仗我佛力化去恶骨，使其向善归道，终须难免累劫。任是如何爱惜它，也无用处。峨嵋盛会，群仙毕集，能者甚多，以齐道友之法力，岂惧区区妖鬼？白、朱二位道友不过拿作题目而已。此次承他助你成功，不得不勉为其难。这一来，又要误我十日禅课了。”杨瑾知道大师法力无边，闻言不禁心中一动，立即乘机力代沙、咪二小求恩改造。大师笑道：“我早就算定你有此一求，加以他们的向道坚诚，本应一为打算。无奈他本身太已脆薄，改造甚难。况我佛门最忌偏私，他四人资质如一，不分什么高下。你因沙、咪二小潜入妖穴，盗宝有功，将我灵丹相赐，已足酬功。怎还要我力挽造化，违天行事，对他二人独厚呢？”杨瑾跪禀道：“弟子明知他们备历千劫，积衰匪自今始。不过此辈已多迷途知返，尤以这四个

为最杰出。沙沙、咪咪，更有妖穴盗宝之功，智勇诚毅，至堪嘉尚。还望大发慈悲，以回天法力，先将他二人改造还原，俾得虔心向道。异日如有成就，便使他回转故山，渡他这些前古劫余遗黎，岂非功德无量？至于健儿、玄儿，并非弟子敢有偏私，只缘当初云凤收他四人时，适遇岷山白犀潭韩仙子神游路过，心爱他们。曾令云凤代向白发龙女崔五姑，索取一个。崔五姑默算前因，说健儿另有机缘，玄儿应俟云凤身剑合一以后，亲身送往白犀潭去，韩仙子尚有恩赐。云凤本已欲往，为了除妖之事，耽延未去。弟子一则因他二人另有遇合，二则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不敢过劳恩师神思，所以没有同时妄请。”大师略一寻思笑道：“自来缘法前定，莫可强求。即以我你师徒而论，自你前生起，我便为你惹了多少麻烦。今生二次引你入门，传我衣钵，又费却不少心力，迟我成道之期。并且无求不允，这般厚遇，岂我初收你时始料所及。你既然心许了他，我也不愿你失信违心，率性成全了罢。只是此事煞费手脚，也不容你偷懒。当我行法之时，须要在侧守侍多日，还要扶持他二人成长，直到骨髓坚凝，服我新练灵丹以后，行动自如，方能带了同行呢。”

杨瑾闻言，好生感激涕零。又代二小谢了深恩，方始起身，恭立侍侧。大师又对云凤道：“圣陵二宝尚待详参，我以法力改造二小，也须时日，方能成功。你在此无事，可将健儿暂留庵中。拿我柬帖，带了玄儿，径往岷山白犀潭去见韩道友。他深居潭底，又有神物把守，本难进入。你一到后山，穿入暗壁洞内。如有警兆，或遇腥风，速即高呼韩仙子，将我柬帖往浓雾之中掷去，自然放你过去。只一到了后山，无论遇何怪异，切莫伤它。须知此行于你虽有大益，韩道友尤极喜你践言前往。但是其中尚伏有杀机，一不小心，便留异日隐患呢。”

云风敬谨拜命。又领四小前去参谒谢恩，并率玄儿拜辞。杨瑾率沙沙、咪咪、健儿三人，送至庵外，行时杨瑾力嘱云风说："乙休、韩仙子二人，乃散仙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不特道行高深，法术精微，性情尤为古怪。虽不似姬繁那样不分正邪，一意孤行，但也有些偏重感情。和他夫妻来往的，哪一派中人都有，只不助恶长暴罢了。以先有时甚且下交异类，自从夫妻反目，各自被困遭难以后，二次出世，虽然好些，所交怪人，还是不少。韩仙子更因当初脱险得免大劫，由于两个异类精灵之助，益发优易此辈。他平昔潭底潜伏，水洞修真，生人一概不见。有那不知深浅的人，因他守着许多灵药，妄欲取求，冒昧相干，常为守洞神物所伤。你此番前去，纵是出于她意，也须小心为上。恩师赐我灵丹，庵中还有。另有恩师护法防身灵符一道，给你带在身旁，以备万一吧。"云风接过三粒灵丹和一道灵符谢了，因见四小，因玄儿远行，相见无期，也在握别。健儿更因沙、咪、玄儿三人，俱有仙缘，可冀正果，独自己一人，尚无着落，心中悲苦，泪流满面。也甚替他难过，便劝慰他道："你四人遇合虽然不同，将来成就，却差不了多少。决无使你一人向隅之理，否则师祖也不许我带你同回了。此时不过机缘未至，只要向道坚诚，励志修为，皇天不负苦心人，焉知将来不在他三人之上呢？哭他则甚？"杨瑾也劝了几句，健儿终是怏怏。云风见他可怜，便将杨瑾所赠灵丹，转给了他一粒。杨瑾笑道："此丹恩师生平只炼过一次，妙用无方，更能起死回生，轻身延年。我前生修道多年，尚未得到一粒。今生奉命下山，积修外功，恩师也只赐了我十多粒。余七粒自服外，下余十数粒救了六个大善大德人的死命。在白阳山剩下两粒，为奖有功，给了沙、咪二小。还有四粒乃我上次回山，留备自用的。我见你师父面有晦纹，归途难免有用，故以此丹相赠。她

今转赐一粒与你，仙福不小。”健儿闻言惊道：“既是恩师有难，须仗此丹之力，弟子如何敢受？仍请恩师收回吧。”云凤已然给了他，又自恃此行乃师长之命，况还有大师柬帖，纵有险阻，也无妨害，执意不允。健儿却甚耽心，再三坚辞，继之以泣。杨瑾见他为师虔诚，喜赞道：“你怀宝不贪，甘误仙缘，即此存心，已不患不邀仙眷。师长已赐之物，怎能收回。你自服了无妨。你师父虽有小灾，并无大害。有此灵符，本足补得此丹缺陷。为防万一，率性连我留这一粒也拿去吧。”云凤自不肯收。杨瑾道：“有备乃能无患。我无此丹，用时尚可向恩师求取。你到危急之时，却是无法。我看恩师适才未提此事，必然还有解法。只管将去，不用时我再取回这粒如何。现时我又用它不着。崔五姑所赐之丹虽有灵效，以此相比却差远了。”云凤、健儿这才分别收了。当下云凤带了玄儿，辞别杨瑾，径驾遁光，直往岷山白犀潭飞去。剑光迅速，不消多时，即行到达。

云凤为表虔诚，到了岷山前山，便将剑光落下。照着杨瑾所说途径，带了玄儿往后山走去。起初还有途径，走了一截，只见危峰刺天，削壁千寻，上蔽青天，下临无地，到处都是蚕丛鸟道，连个樵径都没有，休说是人。几乎连猿鸟都难飞渡，真个形势奇秘，险峨已极！还算云凤本来内外功都臻上乘，剑术飞行，俱有门径。随便行走，不比上次司徒平奉神驼乙休之命，白犀潭投简，须要一步一拜上去。遇有阻碍，尽可攀拨纵跃而过，难不了她。当天下午，便由乱山丛里，走入一个山峡之中。那峡口外观尚阔，渐进渐狭。两边危崖，高有千丈。时有云雾，循崖出没游动。崖壁上生着极厚的苔鲜，一片浓绿，直展上去，抬头望不到顶。奇花间生，多不知名，看去其滑如油，莫可攀附。崇崖高处，只正午能见一线日光，本就黑暗，

何况又在将近黄昏之际，由峡石峰顶上蜿蜒转折而来。初进时路宽约有两丈，还不甚觉得太险，走了一阵再看前路，只是一条宽不过尺的天然石峰，歪歪斜斜，缠附在离地数百丈的崖腰之上。下面是一条无底深涧，水势绝洪，涧中复多怪石，奔泉激撞，溅起来的浪花水气，化为一片白茫茫的烟雾笼罩涧间，似拥絮蒸云一般，往峡口处卷起。但闻洪波浩浩，涛鸣浪吼，密如急雨打窗，万珠击玉，潺潺发发，声低而繁，却看不到水的真形。这么僻险诡异的山峡，前望是暗沉沉的，仿佛有一团愁云惨雾隔住，看不到底。再加上惊湍怒啸，泉声鸣咽，空谷回音，似闻鬼语，越显得景物幽秘，阴森怖人。云凤暗忖："韩仙子得道多年，天下名山胜域尽多，怎么隐居在这种幽郁诡秘，使人无欢的所在呢？幸是现在学会剑术，又系奉命而来，否则真不敢深入呢。"正行之间，那石峰忽然斜溜向外，仄的地方不容并足，须要提气运力而行。力量稍不平匀，便要滑坠涧底。又带着一个玄儿，走得甚是费力。天光却黑了下来，恐当晚难以赶到，又不敢径驾剑光，只得通白了几句，手挟玄儿，运玄用功，施展初学剑时陆地飞行之法，加速前进。

行约个把时辰，前面浓雾消处，忽有月光斜照。碧空云净，夜色幽绝。云凤知一转崖角，穿洞而出，便近潭边。仙宅密迩，沿途毫无阻难，心中甚喜，忙嘱玄儿小心谨慎，不可妄迹妄动。整了衣服，恭恭敬敬方欲前行，忽听远处一阵鸾凤和鸣的异声，接着便是一片轻云当头飞过。立时云雾大作，腥风四起。云凤那样目力，竟伸手不辨五指。玄儿刚喊了一声"好腥臭"，便见远远云气回旋中，现出一对海碗大的金光，中间各含着一粒酒杯大小，比火还亮的红心。赤芒远射，一闪一闪，正朝对面缓缓移来。玄儿当是来了怪物，一伸手取出归元箭，便要发出。幸得云凤持重，记准来时芬陀大师所说见

怪无伤之言，忙喝玄儿不许妄动。躬身向前说道：“小女子凌云凤奉芬陀大师与家师崔五姑之命，来白犀潭拜谒韩仙子，以践昔日之约，望乞仙灵假道为幸。”一言甫毕，前面金红光华，倏地隐去，腥风顿息。阴云浓雾，由密而稀，跟着消逝。月光重又透射下来，始终也没看那怪物的形相。二人再往前走，便踏上一条丈许宽的冈脊，石地已与石崖相脱，两边都是深壑泉瀑之声，益发奔腾汹涌，宛如雷喧。那怪物现处，有一条极宽的湿痕蜿蜒冈脊之中，料是龙蛇一类。云凤近来屡经大敌，连遭几次奇险，并没放在心上。又行约刻许，由崖左转，地势渐低。两面危崖的顶忽然越过两旁阔壑，往中央凑合拢来，天光全被遮住。依稀略辨路径，暗影中似见壁上洞穴甚多，也未在意。行约半里，才觉出身已入洞。再走里许，便到尽头。危石如林，浑疑无路。又从石笋林中转了折几处，才寻到那出口的洞穴，磊砢凹凸，石形绝丑，其大仅可通人。

云凤快要穿入，才想起洞外怪物作梗，略为通诚，便无异状。一心觅路，竟忘了高呼韩仙子。玄儿淘气，非但没有害怕，反倒偷觑云凤不注意，朝着鬼怪去扮鬼脸。那些鬼怪想是被他逗发急了，愈加摇头吐舌，伸爪跳足，作势欲扑。一会工夫，全壁间大大小小的奇禽怪兽，鬼物夜叉，龙蛇狮象之属，全都飞动，一齐暴怒，作势向穴口扑来。立时异声大作，阴风四起，危壑摇摇，四壁似要坍塌之状，端的声势惊人。玄儿先也疑心闯祸，有些胆寒。再一定睛注视，鬼怪腾跃虽烈，仍是不能离壁飞来，又复宽心大放，还想再逗下去。云凤本在伏地默祝，静候潭开，下谒仙人。闻声有异，已自觉察。抬头一看四壁鬼怪，一齐都活，不禁大吃一惊。只得加意留神戒备，以防不测。细想自己一心虔敬，并无开罪之处，又是奉命应约而来，何以仙人闭关不纳，反使鬼怪现形，大有驱逐之势？越想

越不甘服，正要借着请罪质问仙人，忽听万啸同喧中，潭底悠然一声清磬，立时清嚣顿息。壁间一切鬼物，也都回了原状。只剩那清磬一击，空壑留声，余音泠泠，半晌不歇。危岩四处，地绝人境，澄泓平波，圆影沉壁，真个幽静已极。云凤还不知玄儿惹事，料知仙人召见在即，忙回顾玄儿，以目示意，嘱令敬慎相俟。玄儿闻得磬声，见状知旨，也不敢再淘气了。果然磬声响罢，没有半盏茶时，先是潭底澄波，无风生浪，似开锅的水一般，滚滚翻花由中心涌起，分向外圈卷去。中间的水却成了一个旋涡，急转了百十转，突然由小而大。一个亩许方圆的大水泡冒过，倏地一落百丈，现出一个同样大小的水洞。四外的水也都静止如初。当中晶壁井立，直达潭底，光华隐隐。

云凤料知仙潭已开，连忙挟了玄儿，朝晶井中飞落。由上到下约有三百多丈深，四壁的水全被禁住，分而不合。流光晶莹，如入琉璃世界。快要到底，晶井忽然转折，又是一条高大的水巷现出。用脚一试，竟和踏在玻璃水晶上面，坚平异常。当即停了飞行，放下玄儿，一同往巷中走进。前行不几步，适见光华越显强盛，流辉幻彩，映水如虹，奇妍无俦。朝那发光之处一看，乃是一根大约数抱的水晶柱子，上面有“地仙宫阙”四个古篆，高可九丈。下半满是朱文符篆，彩光四射。自此出往后方是石壁，壁上有一高大洞门，相隔那柱约有三十多丈。这条水巷约有三四丈方圆，由柱前十来丈远处，直达洞壁。这一大片的水壁，却加高加宽了好几倍，脚也踏到了真的石地。看那情势，那根晶柱乃是避水之宝，柱前后这一片常年无水，也是空的。师徒二人且行且看，不觉到了洞门之外。见无人出来，不敢冒昧深入，只得朝着洞门跪下，方要通语祝告，忽听洞内有人唤道：“云凤远来不易，无须多礼。适你来时，我正入定未完，如非小儿淘气，还须累你久候。徒儿们俱都差遣在

外。我现在第三层内洞中参修打坐，你二人可至二层洞中，再候两三个时辰。内中有我当年不少物事，你如心爱，不妨挑两件带回去。还有好些忘形之交送来不少果子，也可尽量随意吃些。等我事完，即出相见。”说完无声。云凤闻言大喜，当下叩谢起立，率了玄儿，坦然走进。先到前洞，见洞甚高大，壁如晶玉，到处光明如昼，陈设却少。只当中有一座大铁鼎，旁设丹炉杵臼之类。鼎后有一玉墩一石塌，和几个就原生珊瑚制成的椅子，此外更无别物。行进数十丈，便到前洞尽头。一片大钟乳似玉络珠缨，水晶帘帐一般，由洞顶直垂到地，将洞隔断，更无空隙，两旁却各开一个门户。二人由左门入内一看，乃是一个钟乳结成的甬道，弯弯曲曲，长约里许。当顶满是冰林晶柱，笔直下垂，离地高约三丈，两壁只仅两丈。仿佛成千成万的宝玉明晶砌成一般，看去光滑温润，个个透明，千光万色，形成一圈圈不同的彩虹，看不到底。人行其内，如入珠宫贝阙，瑰丽无俦。出口处是一半月形的穹门，过去便是第二层洞室，奇光辉闪，越发光明。回顾来路右壁，也有一同样的穹门，与外相通。细查形势，这座地仙宫阙当初未开辟以前，只到前洞尽头处晶壁为止。中间里许尽是石钟乳将前后洞隔断，不能再进。嗣经洞中仙人用法力在钟乳林中，开出两条甬道，才得里外通连。

再看二洞情景，比起外洞又不相同。中间洞作圆形，广约五亩，没有外洞高大。可是洞壁上共有七个门户，内望有深有浅，洞室必不在少。除来路二门外，全是石质，再见不到一根石钟乳。全洞形如覆碗，洞顶也是圆的。通体石壁石地作灰白色，光洁莹泽，全没一丝斑痕，直和美玉相似。生平从未见过这种好的石头。内中陈设也多，正对当中洞门放着一个石榻，榻前散列着许多石几石凳，石屏石案，丹灶药炉，琴书剑器，

陈设繁多。榻后有一丈许高的石台，台上也有一个小石榻。环洞石壁地上，种着许多奇花异卉。有的形如海藻，朱实累累，有的叶如大扇，上缀细花，有的碧茎朱干，花开如斗，有的无花无叶，只有扎干屈伸盘出地面，有的形似珊瑚，明艳晶莹，繁丝如发，无风自拂。俱是千奇百怪，目所未睹。洞居地底，本不透光。可是一路行来，无一处不是明如白昼。这二洞以内尤其光芒四射，耀眼欲花。

云凤师徒初入宝山，目迷五色，惊喜交集，出乎意想。先匆匆看了个大概，然后同往右壁凡灶侧面宝物放光之处跑去。到了一看，一个三丈多长的大石案上，放着几堆道书和不少物事。自道家应备之物，以及寻常使用之物珠针剪刀尺都有，共有数十件之多，俱都位列井然，整整齐齐放在那里，十有九映射出珠光宝气。云凤因韩仙子命她挑两件走，没提道书，不敢妄动。明知都是宝物，无奈不知用法深浅，想不起挑哪件好。先想检那光华较盛的挑，一査看那些东西，又都寻常，看不出有何大用，又不敢贪心多取，踌躇了一会。忽然福至心灵，暗忖恩师当初曾说此行得益甚多，不比寻常。这石案上的东西，是有光华的都放在下首，那些暗无光泽的，反和道书一起陈列，而且件数不多，形式又复奇古，若无大用，何须如此重视？至于用法，仙人既肯相赐，当必不惜传授。莫要被它瞒过，错了机会。她想到这里，再仔细一看上首陈列的那些无光之物，乃是一根满镌古篆引的铁尺，一枝玉笛，两把数寸长的钱刀，三枚黑玉连环，两个古戈头，一面细如蛛丝的网子叠在一起，大只数寸，厚约寸许，分不清层数，稍为揭起了百十层，还没显出一点薄，估量展开来，至少也比一面蚊帐还大，恐弄乱了不好叠，依旧原样轻轻放好。云凤哪知道是一件至宝，嫌它丝太细弱，就此忽略过去。余下还有一面颜色黝黑，形如令牌的东西。

非金非石，不知何物所制。虽与别物一样，乍看不放光华。微一注视，不特奇光内蕴，而且越看越深。阳面所绘风云水火，隐隐竟有流动之势，背面符篆甚多，非镌非绘，深透牌里。云凤知是异宝，首先中意，取过一旁。还剩一件，正不知如何取舍。玄儿忽道："师父你看那两把戈古头样子真好，师父带回去，给沙沙、咪咪两个师兄，一人一把多好。"云凤被他一触机，便依言取下。宝物到手，先朝法台跪倒，谢了恩赐，再和玄儿去寻那些异果。除在法台旁一架石屏风后面，也是一个大石案，共有七大五小十二个古陶盘。有一半空着，中有五个，盛着长短大小各种不同的异果。除有十多个绛红色的碗大桃子，和颜色碧绿粗逾碗口的两截大藕外，余下休说吃过，连名都没听说，共有三十来种。每种最多的也不过十五六个，最少还有两个的。云凤不敢任性，只挑那数目多的，每样吃了一个，又酌取了两样与玄儿。共吃了七八样，甘腴凉滑，芳腾齿颊。各有各的好处，顿觉心清体快，神智莹然，喜欢得说不出来。因见果子中，有十来个形似丹橘，大只径寸，里面却不分瓣，肉色金黄，连皮嚼吃有玫瑰香，芳甜如密，最为味美。想连那大桃子带回去孝敬芬陀大师和杨瑾。每样取了两个，藏在法宝囊内。那藕看去佳绝，还有十来种，都只两三个，为数太少，云凤全没有动。在洞内吃罢跪谢，在壁角择了一个石凳坐下，重又低声嘱咐玄儿，此后一心向道，奋志虔修，不可丝毫懈怠。玄儿自是连声应诺，想起师恩深厚，少时见罢仙人，便要分别，甚是依恋，不觉泪下。云凤也觉凄然不舍，又慰勉了玄儿几句。待没多会，便听近侧不远有人呼唤。云凤循声寻视，韩仙子不知何时到来，已在当中法台石榻之上坐定，身着玄色道装，已不似前见时通体烟笼雾约之状，忙率玄儿慌不迭的赶将过去，恭恭敬敬拜倒法台之下。韩仙子微笑道："我因当年一时

意气，从不许外人走进我这白犀潭‘地仙宫阙’以内。有那无知之徒，冒昧前来扰我的，多为守洞神鼍所阻，无不扫兴而返。我道号半清。这座地仙宫阙，深藏潭底水眼山根之内，为汉时地仙六浮上人故居。后来上人转劫飞升，更无一人到此，久为水怪夜叉等类盘踞。是我遭难前一月，无心中收伏了现守此洞的神鼍。它本水中精灵，所有洞中鬼怪，多半相识。经它引路到此，将水怪夜叉之类，全用法力，禁制在潭面圆崖之上。读了六浮上人遗偈，寻出留藏的道书宝物，方知底细。当时尚嫌地太幽僻，不见天光，本意辟作别业，并无长住之心。谁知不久遇难，外子不过暂时受困，我却几于形神皆灭。劫后思量，只有这里最宜潜修，才弃了故居，隐修到此。遇难之际，多亏几个曾受我活命之恩的通灵异类，冒死相助，将我原身抢盗脱险。所以它们独能得我允许，随时进见。有时我并为之指点迷途，解脱危难。它们倒也着实的有良心，知我自来喜花，每寻得一两种奇花异草，灵药仙果，无论有多险阻艰远，必要与我送来。因我姓韩，都称我为韩仙子。守洞灵鼍，忠于职守，不得我命，只要一进洞前峡谷，踏上了黑龙背石梁，必定出去拦阻。它已得道千年，炼就一粒内丹。颔下神爪，握着我的法宝，来的无论是人是兽，遇上它休想再进一步。他们来时，必要高呼韩仙子，朝我打一招呼，再行走进。年岁已久，几乎变成入潭暗号。尤其近数十年来，神鼍只顾勤于修炼，把这事当作惯例，一听喊韩仙子，便当是得了我的许可，不再中途阻碍。后来渐为外人探悉，觊觎洞中宝物。知我每隔一月必有一次神游，一出去，少则三五日，多则半月以上。意欲瞒过神鼍，来此盗取。不料潭水千尺，宫门紧闭，禁制重重。不深入不过遇阻而返，一落潭内，纵不致死，也须受伤而去。神鼍见出事以后，误了职守，向我请罪。我道：‘这些人

既贪且愚，勿须变我洞中习惯，仍旧照常。只要到了地头打招呼，便不必再为拦阻。外人到此水路不开，他也进来了，乐得教他见识见识我的法力。况且是正教中高明之士，决不肯行此鼠窃狗偷之事。所来的不是旁门下流，便是一些无出息的散人，计较他则甚。’果然来的人，连受了几次挫折，无人再敢问津。不料外子乙休竟乘此机，命一峨嵋新进，来此投简。我当时看在三仙道友面上，仅发动全壁鬼物将他惊走，没有和他过分为难。但知外子异日有一事须我相助，必不容我在此清修。由此吩咐神鼍加意戒备，不许一个生人擅入洞门。此次如非我事前嘱咐，你便入谷高呼也进不来呢！前者神游，遇着你收了几个小人。虽然根基禀赋都薄，但是小得甚妙。他们俱是前古孑遗，比常人转劫容易。我当年心忿外子自己惹下灾劫，患难临头，反急于自顾。固然他推详先天易理，特意借此来躲过三劫，知我终能转祸为福。终怪他事前既不言明相告，事发又弃我而去，太觉薄情。虽决意不再与他相见，无奈异日之事，如为对头所挫，未免太使难堪。日久气平，表面尚未允相助，心终不忍恝置。以前话太坚，决不便亲去，只有事前觅一替人。虽有门徒，现时差遣在外，俱都难胜此任。恰好这小人，正合我用。尤其是你带来这个，更中我意。法力既能使他变为成人，更可使他大小随意。既成万一不幸，为妖尸所伤，我也能使他立即转劫重生，仍旧渡到我的门下。那对头灵警万分，除我亲身前往，若命人代，最好小得和婴孩一样，才能暗中偷入他的巢穴破他邪阵。寻常婴孩，无论具有多厚仙根，骨髓未坚，体魄未固，也无用处，哪有这里的天生小人适宜？看他聪敏矫捷，远胜常人，异日之行，胜任无疑了。但他道行毫无，早日从容准备，毕竟强些。昨日偶然想起此事，曾欲飞书相询。正当我炼形成功未几天，每日修炼正勤，须到

今日今时，才得稍闲。打算过两日，先用千里传真，查看你的住居动静，再行飞书往询。适间神鼍归报，说你已率小人到来。我正打坐之际，本拟屈你暂候，事毕再开水路相见。偏生玄儿淘气，看出壁间鬼怪在真似之间，竟乘你虔心拜祝时，引逗这些水怪夜叉。这些水怪夜叉无一善良，经我多年恩威并用，勉强驯服凶野之性，还有不少尚在训练。有几个极厉害的，以前曾被我用宝物镇压后洞。壁间禁法，原禁他不住。近因他们终年被困后洞，不似洞壁诸怪，还能每月朔望一食潭底鱼虾。受苦不过，日夜苦求，甘愿在洞壁上与同类一体守法受禁，誓不他去为恶。我一时动了恻隐，便订下了他们。这些凶暴猛恶的怪物，如何甘受一个小人的侮弄？立即野性暴发。那几个见我久久不开水路，又当你两个和昔日盗宝的人一类。这些来人，我原不禁他们小有伤害。立即脱禁飞起，方欲公报私仇，得而甘心，不料你竟是事前得了允许，应约而来。我在后洞知道事急，再不接引，难免受伤。你还要保卫玄儿，如何应付得许多。我又起身不得，只得命神鼍击了一下清宁磬。这些鬼怪才知惹了不是，恐受责罚，又要镇压后洞，齐都逃出潭去，潜伏在你的来路黑龙背石梁下深壑之内，不敢就回。正当你的归路，势必迁怒与你为难，或求你转来代他说情。虽无大碍，你少时过过，还是留心好些。”

云凤闻言，方知适才鬼怪啸声，乃是玄儿惹的乱子，不禁看了玄儿一眼。玄儿因云凤说他出身细微，韩仙子辈分甚高，不敢请求拜师，谒见时只可伏地叩头，敬俟仙命。心中本在悬悬不定，这一听事已败露，益发谨畏，伏身地上，将头连叩，不敢仰视了。韩仙子见他又害怕，又希冀的神情，微笑了笑，吩咐一同起立，说道：“你一个侏儒小人，虽然淘气，却有如此胆力，倒也难得。我素不论来历，但我门中家规素严，修为

尤关紧要。犯了规条，固然诛责无赦，便是怠忽不用功的，也必加重责，绝不宽容。所以事前极为慎重，以免异日为门之羞。收你与否，须看你此后修为如何，不在你出身高低上。不过我既有用你之处，将来列我门墙，也必给你一番造就。现时权充我洞中服役童子，等四十九日之后，你已成了大人，得了我的传授，那时我再查看你的行为心意如何，才能定准去留呢。”玄儿闻韩仙子大有收他为徒之意，不由喜出望外。立即跪倒，拜谢鸿恩，勉力前修，誓死不渝。韩仙子笑道：“你能如此，自然是好。随我学道，却非容易呢。”玄儿又向云凤拜谢了师恩引进之德。云凤见玄儿已蒙收录，便跪请二宝用法。

第十四回

毒雾网中看　岩壑幽深逢丑怪
罡风天外立　关山迢遰走征人

韩仙子道："我那玉石案上所列诸宝，在上层的皆我当年降魔奇珍，和前古仙人所遗至宝，经我苦心搜罗而来。这也是你仙缘凑巧，才得有此奇遇。你取的那面形似金牌之宝，乃洪都故物，名为潜龙符，又名神禹令，洪荒前地海中独角潜龙之角所制，专能避水防火，降魔诛怪。夏禹治水，曾仗驱妖除怪，开山通谷，妙用甚多。自夏以来，仅在汉季一见。我在此洞晶壁之中寻到。虽然用法只知大概，未能深悉微奥，即此已非寻常怪物所能抵御了。那两柄古戈头，名为钩弋戈，又名太皓戈。按剑法练习，便和飞剑一样，可以运用自如。尚有一样妙处，如使双戈并用，无论敌人多厉害的法宝，即或你自身功力不济，不能将它收为己有，也可将它架住，不致伤你分毫。你眼力真好，那下层众宝也非凡物，俱都光华灿烂，你却一件不取，单取这两件稀世奇珍，大非我始料所及。你功候尚差，难免启人觊觎。回山以后，速请芬陀道友为你略施法力。你再择一静地，

按着练剑之法，使其与身相合，免被外人夺去要紧。”云凤一一敬谨拜命，谢了传授。韩仙子道：“你此间事完，芬陀道友现已为两个小人行法助长，或许还有用你之处。路上难免有小耽搁，俱不妨事，回去吧。”云凤拜别起身，玄儿意欲送至上面。行至洞口，云凤命他回去，玄儿还未答言，便听洞内呼唤玄儿，云凤又正色忙催速回，只得忍泪拜别回洞。

云凤步过洞前玉柱之下，见水路通明无阻，与来时一样。使命已完，又得了两件仙家至宝，好生兴高采烈。适才急于进谒，未暇观赏，趁着归途无事，满心想看一看水底奇景。方欲缓缓飞行，沿途看去。忽听身后水响，回头一看，玉柱前边的水竟似雪山飞崩，倒了下来。接着两壁连顶的水墙，也都相继散落，洪涛暴卷，骇浪奔腾，从身后猛袭过来。料知仙人不愿她在下面久停，连忙催动遁光，由水晶巷外加急飞驶。面前道路虽仍坚莹如冰，可是身子才一飞过，水势立时便合。剑光迅速，不消半盏茶时便飞出了潭面，始终也没看见守洞神鼍，是甚形象。想起行前，韩仙子途中多阻之言，又这样催促快走，必有原故。离开仙府，越发不敢延迟。上到穴口，立驾剑光朝回路飞去。刚出崖洞，转上石梁。见夜月明辉，清风拂袂，时闻异香。上面危崖交覆，月光只能照到中间石梁之上。一眼望过去，两边漆黑，当中却和银龙也似，蜿蜒着好几里长的一道白练。点缀得空中夜月，十分幽静。除了深壑底下的飞瀑流泉，琤琮遥应外，更不见一点异状。云凤方自寻思，仙人说这里潜伏着几个怪物要和我为难，怎不见动静？遥见前面两边崖壁之上，月光组成一条条的白影，远远望过去，仿佛张了一片回文锦在上面，甚是美观。

正飞行得起劲，眼前倏的一暗，抬头一看，上边两崖业已合拢，形成两头相通的一座洞穴，横在当路，正是来时遇神鼍拦

路的所在。月光被洞顶遮住，照将下来，只前面两壁间的白光越发明显，光影整齐，细密已极。暗忖这一段峡谷既不透光，这月光哪里来的？又有这般繁细的条纹，难道前面洞顶，有天生就的这等裂缝不成？方自奇怪，云凤偶一回望来路，有甚动静无有。一眼看到身后通口两边壁上，照样也有这么类似回文的白光。猛然醒悟，月光无论居中在侧，也只照一面，决无三面都照到之理。看前后光影，直似悬了一面网子在那里。洞顶纵有天生奇景，哪会这等繁细整齐。况且来路口上明明未见，身一走过，便即添上。仙人料无戏言，定是潭底逃出来的怪物，在此作怪为祟。全峡谷只这一段不透天光，人困其中，不能破空飞逃，特地来此埋伏。等自已入了谷洞，又将来路遮断。仙人尚且说它难制，真个小心些好。想到这里，便把剑光略停，缓缓前进。一面观察洞顶有无出路，一面还得留意石梁之下有无怪物冲出狙击，悬心已极。这时相隔前面出口，不过半里多路，渐渐认明那些白条纹并非月光，竟是一面灰白色的光网，将出口笼了个又密又紧，也不见怪物影子。云凤有心御剑穿行出去，继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怪物不是没有看见飞剑，仍然如此施为，必是有恃无恐。自己功力浅薄，只凭飞剑飞针，万一失陷，如何是好？想了又想，不敢冒昧，先将飞针取出，大喝道："大胆妖物，擅自脱禁私逃，还敢来此阻路，急速回潭待罪，免遇大劫！"言还未了，耳听洞外异声杂作，轴轴礫礫，似在嗤笑，声甚凄厉，听了毛发皆竖，说不出的一种难过，有的颇与白阳古墓所闻怪声相似。云凤知道厉害，恐现出胆怯，更长妖魅之智，强自镇静心神，大喝："无知妖孽，死到临头，尚还不知悔悟，看我法宝诛你！"一抬手，飞针化成一道红光，带起一溜火焰，直朝那面光网上飞去。原意此针神妙，定和以前斩蟒相似。谁知火光快要挨近，光网上面，忽然拱起

一团其亮如银的圆球，竟将那飞针吸住。云凤方在惊骇，一晃眼的工夫，对面光网上倏地现出一个奇形怪状，身有六条臂膀，似人非人的怪物，指着云凤滋滋怒吼。云凤知道厉害，不敢怠慢，忙将飞剑放起。一道光华，直飞过去。那怪物见了飞剑，全不畏惧，身仍悬贴在光网中间，只把上身六条毛茸茸的长臂摇着，便发出数十丈的火焰，围绕全身。那六条长臂也暴伸长了数丈，就在火焰中迎着云凤的飞剑，撑格拦架，飞舞攫拿，斗将起来。云凤见飞剑不能取胜，不由大惊，又见妖焰浓烈，时有绿烟，往外抛射。虽被剑光阻住，但奇腥之气，老远便自闻到。料知此物必有奇毒，暂时虽不觉怎样，时候久了，一个剑光挡不周密，一被射到身上，决非小可。自己孤身遇险，别无救援。听韩仙子口气，好似不会出洞相助，不可不早作准备。忙将来时杨瑾所赠灵丹服了一粒，先防毒气侵害。一面运用玄功，指挥剑光，上前抵御。那怪物斗了一阵，身上连放了无数火焰毒雾，兀自被飞剑挡住，不能上前害人。急得在网上厉声怒吼不已。云凤自然也是焦急，百忙中竟忘了施展新得的两件宝物。

两下相持了个把时辰，云凤定睛查看，那怪物生就一头细短金发，塌鼻阔口，目光如电，血唇掀张，獠牙密布。通体色似乌金，闪闪发亮。头大如斗，颈子极细。肩胸高拱，蜂腰鹤膝，腹大如瓮。自肩以下，一边生着三条细长毛的臂，和一条长脚爪，乍看略具人形。这上下八条臂爪一舞动，真和一个放火的蜘蛛相似，身子又悬在网上，料是蜘蛛精怪无疑。正愁急间，那怪物突的发威，臂爪一齐乱动，飞舞越急，肚腹也凸起了好几倍大小，波的一声，从口里喷出白光闪闪，一蓬银丝直朝云凤身前飞来。云凤先见它肚腹凸起，便料喷毒，仍想运用飞剑抵挡。不料怪物也料到此，口里喷出银丝，同时八条爪臂一齐飞舞，向剑

光抓去。虽然云凤飞剑神妙，没被抓住，可是剑光吃怪物这猛力一格，略为往侧一偏，那蓬毒丝便从空隙里直喷过来。幸而云凤见机得快，一看妖物所喷毒丝由剑光隙里钻出，便知不妙，一面慌不迭将身纵退，手一招将飞剑收回。总算云凤迩来功行精进，那剑又是仙传至宝，运用神速，一收即回，疾如电掣，比妖物毒丝略快一些。居然赶在头里飞到，挡住毒丝，将身子护住，没有受伤。就在这剑光和毒丝首尾相衔，稍迟瞬息，便无幸了。

云凤惊魂乍定，猛想起这条谷洞前后出口，虽然俱被光网封住。但是妖物似乎只有一个，前路有妖物拦阻，定难通过，何不假作朝前冲进，出其不意改向回路，身剑合一，冲开后路光网出去。只要得见天光，即可脱身飞去。长此相持，凶多吉少，终以能早逃走为是。念头一转，奋力运用元功，剑光飞转越急。先使身剑相合，朝前面毒丝冲去，不过有些吃力，居然荡开了一些。更料妖物伎俩止此，所喷的毒，并难近身。忙将真气运足，倏地拨回剑光，便往来路洞口冲去。剑光迅速，就在这晃眼到达之间，云凤猛一眼看见后路洞口光网外，悬空站着一个身着褴褛的道姑，左臂下夹着一个圆形的包袱，手掌上现出“神禹令”三个红字，右手不住连摇，周身红光围绕。洞外景物原被妖物光网遮住，什么也不看见，这却看得毕真。云凤心方一动，道姑忽然隐去，光网再现出一个怪物，和前洞口所见一般无二，阻住去路。不等云凤近前，口张处喷出亮晶晶一团毒丝飞来。这次力量更大，几乎连人带剑俱被网住，不由吓了一身冷汗，不敢硬往前冲，强自挣脱，重又拨回剑光，朝前飞去。准备退远一些，暂避毒锋，再打主意。谁知妖物性已暴发，久不见韩仙子出来干涉，已无忌惮。云凤刚一回身，便见前洞首遇的毒丝，迎面追来。百忙中再回头一看，身后毒丝，

闪闪蓬蓬勃勃，似开了锅的热气潮水一般涌到。因见洞口光网上的妖物到了后面，断定妖物仍只一个，加以后面势盛，不敢再回，只得拚命运用剑光朝前冲去。前面毒丝没有妖物主持，好容易冲开一些。云凤刚在忖度适见道姑是何用意，妖物竟比飞剑还快，又在前面洞出现。一到依旧数十丈一蓬的毒丝，血口张开，连连喷起。身后毒丝也将追上网来，两下夹攻，危机瞬息。一时情急，也不暇寻思那道姑是人是怪是敌是友，忙将韩仙子所赐令牌取将出来，试照所传一施为。那神禹令乃前古至宝，上有水火风雷龙云鸟兽八窍。用时只须口诵所传真言，手掐灵诀，一按那八窍，便可随心依次发生妙用。这取宝俄顷之间，云凤连人带剑已被前接千百丈毒丝包围在内，渐觉压力骤增，如束重茧。危急中还得拚命运用飞剑抵御，急不暇择，随手往令牌上一按，恰巧开动风窍。手指才一按上，便见令牌上嘘的一声微响，射出一条青蒙蒙的微光，手上立觉奇重异常，几乎把握不住。紧觉着身上和前面又是一轻，如释重负。只身后压力依然，忙即握紧令牌。再看前面那条青气，又劲又直，才一出现，也没见什么出奇之处，前面毒丝便似飓风穿云，纷纷折断，冲荡开来。耳听一声怪吼，光网破处，怪物恰似风筝断线，手脚乱舞，往上飞去。云凤知道宝物已生奇效，心中大喜。忙驾剑光飞身出洞，一看怪物已然不知去向。面前却是沙石惊飞，两边壁上的古藤草树，如朽了一般，纷纷下落。心正惊奇，忽听身后有人低语道："妖物业已就擒，还不收了你的法宝，要闯大祸么？"云凤闻声骇顾，正是适见的道姑，手上捧着一个朱红盒子，虽然穿着破烂，却是骨相清奇，目光炯炯。适才又由她现身指点，才得脱难，知非凡人。一施收诀，牌上青气立时隐去。只回顾时，令牌微歪了一歪，青气正射到近侧壁上。方要朝道姑声谢请教，耳听"歧叉"连响，又听"丁零"

“丁零”兽啸之声，由远而近。道姑面容倏地微变，低喊一声：“还不随我快走，有话前边说去！”随说不容答话，走将过来，一手拉了云凤，将足一顿，便是一道金光破空升起。身才离地，又伸出一只右手，朝右边崖壁虚按了两按。云凤上升时，仿佛看见右侧崖壁摇摇欲倒，似要坍塌之状，吃道姑这一按，连晃了两晃，方行静止。先见道姑来得突兀，还不敢十分拿定。这时见她剑光路数，一举手间，身不由己，随了就起。益发断定是位前辈高人，心中顿起敬意，任其携了飞行，不敢再生妄念了。

那道姑飞行了一会，才行按住遁光。云凤落地一看，那存身的所在，乃是一个山腰的竹林，那面竹子都有碗口粗细，劲节凌云，干霄蔽日。又当天色甫明，朝阳初上之际，人行其道，更觉浓翠欲滴，眉宇皆青。耳听江流浩浩，似在临近，也不知是什么所在。见道姑一手捧定那圆盒般的东西，面有喜容，循着林中小径，面山而行。知洞府必在林外不远，只得随到地头，再行请问。正在寻思，前进没有几步，云凤忽听林外有男女问答之声。女的说话甚低，虽没有听清楚，已然觉得有些耳熟，那男的满口乡音，竟似自己以前常日相处的熟人，不禁心中怦怦跳动，又惊又喜。欲却忽前，也没听清来人说的是些甚话。就这一迟疑的工夫，忽又听女的喜叫道：“我说郑师叔说的熟人，是她不是？你还不快些接去！”一言甫毕，声随人至，从林外跑进两人。先各向道姑施礼，叫了一声“师叔”，便双双走进前来。当头一个青衣女子和云凤一见，便互相抱在一齐，亲热非常。另一个是英俊少年，站在旁边只喊了声“妹妹”，便扑簌簌落下泪来。三人俱都是你看我，我看你，呆在那里，做声不得。道姑见状微笑道：“你三人久别重逢，林外便是荒庵，怎不到庵中叙阔，呆在这里作甚？”三人闻言，方觉出还

有前辈仙人在旁，这才一同举步，往林外走去。

来的这两人，正是云凤在戴家场中邪遇救以后，便不曾见面的俞允中和戴湘英。湘英和云凤不过异姓骨肉，劫后重逢，知己情亲，心喜过度，还不甚觉出怎样。允中和云凤本是未过门的恩爱夫妻，允中更为云凤弃家投师，出死入生，备历灾劫。近来到处访问，得知云凤已得师母崔五姑传授。自己是凌真人弟子，本来一家，偏她不久又东归入峨嵋门下。虽然对方师长俱是至交，声气相通，到底隔门隔派。允中自从拜师学道以来，虽无儿女燕婉之求，满心总想和云凤长此相聚，似师父师母一样，双修合籍，同驻长生。峨嵋教规素严，洞天仙府，外人不得妄入。虽听说开府盛会在即，到时各派仙人，多带门下前往赴会观光。但是师父性情古怪，门人又多，不知能否随去，与云凤见上一面。况且为期匪遥，尚有使命未完，更不知届期能否赶上。连日想起，方自发愁，万不料会在此地相见。苦乐悲欢，齐上心头，一肚皮的话，也不知说哪句好。不见想见，见了倒闹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云凤看出他面有道气，神采奕奕，料定是为了自己弃家远出，才能到此与仙人往还。这等痴情，固是可感，但又恐他仍和从前一样，万一纠缠不舍，岂不又是学道之困？又想起老父暮年，虽听师尊说隐居戴家场，人甚安健。毕竟膝前无人侍奉，连他一个心爱的女婿也因自己出走，老怀其何以堪。不孝之罪，实所难免。想到这里，对于允中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感激是不过意，也是难过非常。一句话说不出来，只管由湘英拉着手，低了头往前走，连道旁景物都没心看了。末了还是湘英先发话道："云姊，我们一别多时，想不到会在这里相会。听玉清大师说，你业已得了白发龙女崔五姑的真传，中间还有不少奇遇，比小妹强得多了。"云凤忙说："愚姊虽承家曾祖母垂怜，死里逃生，幸遇仙缘。惜乎资质尚

差，智基未固，道行还谈不到呢。湘妹想必功行精进，胜似愚姊。适才听你称前行那位仙长叫师叔，令师是哪一位仙人呢？”湘英道：“我和俞大哥此来，为奉师命合办一件要事，约在明日成功。这里是云南元江江边大熊岭苦竹庵。前行那位郑师叔，法号颠仙，便是庵中主人。我和俞大哥的事说起来话长，好在还有一日耽搁，你也须等我们事完才能同去，且待进庵再说罢。”这时允中方始屏去一切杂念，把心神一定，喊声“云妹”说道：“我二人久别重逢，真乃幸会。前日因郑师叔要往白犀潭去收金蛛。我往苗疆去采五毒草，又侥幸早日赶回。有一二日闲空，欲往看望岳父。无奈相隔好几千里，道力不济，多蒙郑师叔借我至宝灵光驭，才得成行。我到家祭扫了一回先茔，便去戴家场，与岳父和戴大哥畅聚了一整天。刚赶回来还没有一个时辰，你就来了。岳父自服崔五姑灵丹，如今精神身体，比前胜强得多。先还有些想你，自从经过五姑亲身劝解之后，谈起来只有代我们高兴的，一点也不难过了。来时嘱我如与云妹相遇，可请示仙师回家见上一次，别的没说，你能设法回去么？”云凤见允中竟未忘却老父，短短时机，尚要在百忙中抽空归省。自己尚未归省一次，反不如他这半子，又是感愧，又是伤心，不禁含泪答道：“妹子只为向道心坚，不特对不住你，而且子职久亏。”还要往下说时，允中已接口道：“如非云妹此别，我怎能得列仙人门墙呢？这还不是因祸得福么？好在你我现已各拜仙师，同修仙业。非但你我后望无穷，异日若幸有成，连岳父他老人家也可因此得享长生，岂不比人世庸福强多么？只可惜你我异日不同门户，虽然仙业有望，仍不能如葛鲍双修，长在一起。终嫌美中不足，是件憾事罢了。”说时已然行近苦竹庵门前，忽见颠仙回顾二人笑道：“你二人如能勉力前修，怎能预定呢？”

二人方想起尊长在前，怎可随便说话。云凤初见，尚未拜谒，尤觉冒昧。因听出允中心意，只不过想自己一同学道，已无室家之想。心甚喜慰，便没有再言语。一看那庵位置在半山腰上，有百十亩平地，满是竹林。前面竹林尽处却是危崖如斩，壁立千仞。下面便是元江。三面都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庵址较高，站在庵前，正望长江，波浪千里，涛声盈耳。山势僻险，人迹不到。端的景物雅秀，清旷绝俗！全庵俱是竹椽竹瓦，进门一片亩许院落子，奇花异草，当中大殿两旁各有配殿云房，纸窗竹屋，甚是幽雅。器用设备，无不整洁异常。殿中却未供有仙佛之像，只有药灶丹炉，道书琴剑和一些修道人用的东西。进殿之后，云凤慌忙上前拜礼，并谢解救之德。颠仙唤起说道："你三人久别重逢，自有许多话说。我也还有些事，要在今晚做完。徒儿江边守望未归，各厢云房备有饮食果子，如若饥渴，自去取用好了。"说完手向中壁间一指，一道光华闪过，壁上便现出一个丈许大小的圆洞。颠仙手持圆盒，走了进去。云凤一问，才知颠仙清修之所尚在内洞，外殿乃是两个门人修为练剑之所。

三人略问答了几句，便各自叙说别后之事。才知俞允中自从凌云凤在戴家打擂，被白发龙女崔五姑救走。事前再吃云凤用言语一激动，知道爱妻心志已定，不特燕婉之求，已然无望，此后连见面都是遥遥无期，一时情急，也引动了向道之心。托词回家，料理完了家务，将家财施舍善举，又给岳父凌操准备下养老之需，决计冒着百难弃家学道。因嵩山二老中的追云叟是前辈长亲，比较有望，先去衡山寻访。谁知追云叟别有一番用意，不肯收入门墙，连面都不与他相见。多亏穷神凌浑见他可怜，又和追云叟赌气，将他救上衡山，指引明路，命往青螺魔宫取六魔厉吼的首级，试他的向道之心坚诚与否，以定去留。

允中明知自己不会剑术道法，凶险异常。但仍秉着毅力，冒死前往。一到青螺境内，便吃番僧梵拿伽音二拿住。用计诱逼，命至雪山一座正对青螺谷的孤峰上面，代为主持天魔解体大法，以报八魔夺寺之仇。允中虽在峰上备历诸般苦厄，受了十九日磨难，却因此得了凌浑激赏。在破青螺谷的那一天，将他从峰顶上救下，又赐了一口炼魔至宝银河剑，命允中随同陆地金龙魏青前往魔宫，盗取天书。允中盗书时又巧斩了六魔厉吼。等到一切事完，凌浑来到魔宫，俞、魏二人复命拜见之后，凌浑刚把天书玉匣打开，齐灵云便赶到将九天元阳尺借去，又要了两粒聚魄链形丹，去救女殃神邓八姑的大难，并助她复体回生。

峨嵋二云走后，凌浑新收弟子白水真人刘泉、七星真人赵光斗，同了侠僧轶凡的弟子烟中神鹗赵心源，矮叟朱梅的弟子小孟尝陶钧一同来到。各自行礼，复了使命。凌浑便说："二番僧因重建青螺谷，创雪山派。此次来破青螺的小辈门人当中，只陶钧、赵心源根行道力最浅，又曾出过大力。已与二人师父说明，令其暂留些时，算是记名弟子，传授一点御邪防身的道法，就便相随创建洞府。"赵、陶二人自是求之不得。当下便随刘、赵、俞、魏四人，正式行了拜师之礼。即日起由凌浑行法，派遣六丁先开辟了一座洞府，又从身上取出一个图样，传给六人法术。将魔宫所有宫殿房舍，酌定取舍，改了样式，按图举工。不消几十天工夫，便即依式告成，仙山焕然一新！那青螺谷本是雪山中一条大温谷，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尽长春之树。再助以仙家法力，平添了无数仙景，益发成了洞天福地，仙灵窟宅了。洞府修成之后，白发龙女崔五姑到来，师徒八人将各处景地，除谷名仍旧外，分别锡以佳名。不久齐灵云送还九天元阳尺，又将于建、杨成志二人带来，行了拜师之礼。

凌浑早知灵云送二人来的用意，望着杨成志只皱了皱眉头，

便命随着众同门一同学道。凌浑所传道法另有微妙，又加上那部天书，除峨嵋派外，正邪各派极少能与之抗衡。更因众人是开山第一代的弟子，不愿他们出去贻羞师门，益发加意传授。仗着八人俱能刻励虔修，刘泉、赵光斗，本有多年道基，学时较易。大家互相切磋参习，进境甚速。只余、杨二人来晚了些。凌浑常时出外，各类道法只传一次，后学的只能向刘、赵、俞、魏四人请习。比较四人，自然稍差些。赵心源、陶钧各有师承，凌浑所传，只是一些法术。每日习的仍是本门中的功课。过了数日，便由凌浑打发回去。以后虽不时前来参谒请益，与六人所学互有同异，究不算是雪山嫡派。这且不提。

单说允中在青螺谷，自以为根赋不够，用功甚勤，颇得师父期许。除那口玉龙剑外，凌浑又将从乐三官手中得来的那口青冥剑赐与了他，与魏青的霜角剑一同练习。凌浑剑术自成一家，学时极难。只要心志专一，不为魔扰，一经得了门径，进境却极容易。允中经过寒风冰雪之灾，百魔侵犯，连续多日，不曾动摇。再经凌浑特降殊恩，先示以防魔之法，自然一点就透。几个月工夫，已能炼到身剑合一，出神入化的地步。魏青也因心地纯正，无多物欲，初炼较难，入后也自容易。虽还及不上允中的剑神化，却也差不了多少，居然能与刘、赵二人修炼多年的飞剑，对敌些时了。

这日刘、赵、俞、魏四人，因凌浑久出未归，上次所传道法俱已精通，闲来无事，便在仙府前铁杉坪上，各自施展道法剑术，互相攻守，以作练习。练到日落黄昏，正要收手归作晚课，恰值凌浑归来。刘泉因练习时，余、杨二人望着刘、赵等四人，面有歆羡之色，知他二人没有飞剑，又不敢向师父去说，便约了赵、俞、魏三人代为跪谢。凌浑笑道："你们六人，除允中暂用我银河剑外，谁也没有得我自炼之剑。那霜角、青冥

二剑，乃妖道乐三官之物，本质虽然不差，究非我自炼之剑可比。暂时用作练习尚可，在外使用，终难免异派妖人道我小家子气，门下连几口好剑都没有，此事久已在我心上。我自炼之剑，此时又无暇及此。意欲寻觅古代珍藏，使你们六人各得一口。连日外出便为此事。现虽访查到许多古仙人的遗宝藏珍，深藏在元江水眼之内，但是取时极难。如我亲往，一则要费我不少精力时日，才能取到，二则不愿你们得之太易，还是你们自取的好。这些法宝，现世知道底细能取出它的，并无多人。正派如芬陀、瑛姆、优昙三人，因飞升在即，门下弟子各有异宝，无须此宝。剩下只有神驼乙休和东海三仙、少室二老又俱经我打过招呼,不会再往取出。各异派中人,多无此道力本领，空自垂涎。知道此宝深藏水眼深处，离地千百丈，已被地肺真磁之气吸住，只有下降，难于上升。藏宝之物又大又沉，重逾万斤。既须法力高强，还得旷日持久，才能得手。全想等三仙、二老、乙休和我内中有人往取，正在运用法力，无暇兼顾之时趁火打劫，来捡便宜。我去尚且不免麻烦，何况明知此宝出世，应在我师徒数人身上，只想不出个适当下手之法。直到日前你师母路遇妙一夫人，才知此宝藏处，相离大熊岭苦竹庵郑颠仙的洞府，仅有十来里路。此人剑术精深，道法不在我夫妻二人之下，与你师母当年同门至好，曾共患难。以前原住南明山，一别数十年，不曾相见。近三十年才移居元江大熊岭上，有她相助已是绝好，更妙的是古时藏宝仙人，早就算到未来之事，此宝只有一个怪物能取。现时此宝逐年沉落，已与地肺中磁母相近。如仗法力进入水眼，一不小心,或是有人从旁暗算,虽未必被陷在内，此中宝物决难全璧而归，并还要泄穿地气，引动真火为灾，煮沸江涛，惹出空前大祸，造下莫大之孽。那怪物形似蜘蛛，名为金蛛，身子能大能小，乃前古遗留的仅有

异虫。所喷金银二丝，寻常法宝飞剑，俱难将它斩断。口中呼吸之力，大到不可思议，与天蚕岭所产文蛛，同是世间毒物。曾在岷山白犀潭底，地仙宫阙旁危石罅边潜修了三四千年，未及出世害人，便吃韩仙子用一件前古至宝，将它制伏锁禁，性已渐趋驯善。我们只将此蛛得到，元江金门诸宝，大可唾手而得。无奈韩仙子从不轻易借宝与人，明要不行，暗取必伤和气。我与他夫妻俱是朋友，也无此道理。幸而郑颠仙也养有一只金蛛，他由南明移居大熊岭，便为取那元江异宝。不过此蛛仅有千年道行，力气不济。筹计了三十年，因无帮手，始终未敢妄动。我夫妻和他一商量，正合心意。打算先用他那只金蛛试上一回，不行再托人向韩仙子设法。正计议间，又接到妙一夫人飞剑传书，说此宝出世在即，催我即速下手，用来光大本门，只管随意而行无妨，免致夜长梦多，为异派奸人得去，并指明了两次下手日期。我知他夫妻屡屡催促，必有安排，又知颠仙试用玄机推算，尽知其中因果。这才决定回山，命你四人前去。预计首次取宝，所得无多，除允中一人外，刘泉、赵光斗、魏青三人，连同颠仙的弟子慕容姊妹，均有劫难，有些得不偿失。但数已注定，非此不可，借以除却两个敌党妖人，也是佳事。到时另有分派，无须细说。你四人可在本月望前动身，只可走快，不许御剑飞行。以你四人脚程，连同沿途耽搁，约行一月光景，便可赶到大熊岭苦竹庵颠仙那里。留有的柬帖，看了一切遵命而行。元江之宝，他人应得者无多，下余不下七十件，俱为本门所有。内中最可宝贵的是广成子所遗灵药，服了可抵千百年功行，于我师徒修为，大是有益。路上闲事，不妨管管，不许由云路飞行，尤其不许提说元江取宝之事。万一人定胜天，一次成功，既免却伸手求人，还许可以免掉你们三人一场灾劫，岂不是好！”

白水真人刘泉见闻广博，久闻金门异宝乃前古仙人广成子遗物。汉以前藏在崆峒山腹，不知引起多少列代仙人觊觎，想下无穷方法，俱无一人得到。后来毛公刘根联合同道苦炼五火，烧山八十一日，破了封山灵符，眼看成功，忽有万千精怪，闻得古洞异香，知道山开，齐来抢夺。结果精怪虽被众仙驱走，山腹中藏宝的金船金盆，已从洞内飞出化去。众仙人追拦不及，仅各在洞中搜得了一两件无足重轻的宝物。那金船金盆，所谓前古金门宝藏，以前虽听说落在巫峡、元江两地水眼之中，访问多年，也无人知道底细。不想竟被师父查出宝地，只在元江一处，巫峡乃是误传，并还有取宝之法，不禁喜出望外。忙率赵、俞、魏三人拜谢领命，定日前往。凌浑见他喜形于色，笑骂道："不长进的东西，得捡现成的就喜欢。你是我们门下大弟子，此去留神给我丢人，这便宜不好捡呢！如容易时，谁都去了，还轮得到我们么？"凌浑嘻笑怒骂已惯，赵、刘、魏三人虽各恭称"弟子等不敢"，多没十分在意，只允中因自己道浅根薄，又是初次出山担当大任，当时戒慎恐惧。闻命之后，尽自体会师言，深恐差池有负师命，一毫未动贪念。余建素来志诚安分，杨成志却钦羡到了极处，自知法力最浅，未奉师命，怎敢求说，只得罢了。

一晃到了启行之日，刘、赵、俞、魏四人便向凌浑拜辞，请示机宜。凌浑道："你四人不要轻自离开，到了那里，自知分晓。日前话已说过，你四人走后，我也快出门了。"四人又别了余、杨二人，走出洞府。允中忽觉腰间兜囊一动，方要去摸，又听耳旁有人说道："这东西只许前途无人时取看，不准乱摸。"允中听出师父口音，哪敢妄动？随同刘、赵、魏三人离了青螺，取道川边，便往元江进发。

那元江居云南省的东南部，上流名叫白岩江，中流经过元

江县，始名元江。下流过河口，入越南界，称为富良江，又名红河，中间有好几处大支流。从上流头蒙化南涧起，沿着江南的西岸，皆是蜿蜒不断的高山峻岭。最著名的如哀牢山、左龙山等，俱都近踞江边。郑颠仙所居大熊岭，便是哀牢山脉中临江的一峻岭。由青螺谷起身前往，如不打空中飞行，依照常理本应是由拉萨东行，经过巴塘、雅江、打箭炉等站，入了四川省境，取道犍为、宜宾，走蜀驿路入滇。中经昭通、会泽、东川、嵩明、利泽，到了昆明，再经晋宁、江川、通海等地，越过曲溪、建水、五爪山，才能到达。虽然路较迂远，走的却都是官驿大道。除由藏川间起始一段要穿越雪山，路不易行外，余者通都大邑居多。长途万里，山险水恶之区虽不在少，也都有路可循，饮食无忧，为商旅常行之路。

四人当中，刘、赵二人出家较久，川滇路上虽曾往来过多次，俱由空中飞行，从未这样走法。允中少年公子，没出过甚远门，由衡山到青螺谷，算是平生所走最远的路，还是岳雯用循法送到的，自然无甚见识。大家一商量，只陆地金龙魏青以前受人雇用，曾经由泸州起身到昆明来往过两次，比较算是熟路。赵、俞二人因师父只许步行前往，有飞剑也无从行使，反正又没说出打哪条路走，又不许问，俱主张照魏青所说之路走去。白水真人刘泉想了想说道："师父不许我们飞行，路却随意自择。如按寻常行路，日期并不富裕，还说路上遇见闲事要伸手去管，其中必有用意。我想这条路虽然好走，一则路太绕远，恐赶不到日子，误了大事。二则目前一些左道旁门，和正教一样也都人才辈出，为应劫数，多半潜伏山中，祭邪炼法。师父命我们路上管闲事，不是暗示要遇上他们，便是有甚妖邪鬼异，命我们路遇时顺便诛戮，就此各建一点外功。此类怪物也都在深山大泽之中盘踞，不会在城镇间寄迹。"以我愚

见，这里前往元江，如由大雪山起身，傍着澜沧江边经由剑山、点苍山，到了南涧，再顺着哀牢山龙脉傍着元江，向东南行，直达大熊岭。沿途数千里俱是绵亘不断的山岭，不但走的是条直路，免却川滇境内许多绕越，而且可以暗合师父使命。虽然所经之地山势险恶，多半野猓生番窟穴，蛮烟瘴雨之乡，毒蛇大蟒，奇禽怪兽，到处都是。常人走自是难如升天，换我们走，师父不过不许御空飞行，法力剑术，仍可防身应用。风雪烈日，瘴风蜿蜒，皆无所惧，山居野宿，无往不宜，有甚险阻可长。既赶快一些，还许路上能遇一点顺手的事，岂非绝妙。”赵、俞、魏三人俱被提醒，各人拜师以来，已身剑合一，还学了许多法术，正想乘机一试身手，怎倒怕遇难走起来，闻言齐声赞好。俞、魏二人虽能数日不食不饥，还未到辟谷地步。便是刘、赵二人因教规未忌荤酒，各派道长亦因凌浑喜饮，常有仙酿相赠，众门人时得随师畅饮，一年中也并未十分断了烟火。议定以后，离了青螺谷，先寻镇集办一些干粮。然后冒着风雪严寒，顺着大雪山脉，各自施展当年身手，一路翻山过岭，攀冰踏雪，往前疾行。

四人当初本有一身好武功，再经吐纳修炼，益发气体坚强，寒暑不侵。刘、赵二人不说，就俞、魏二人也都练得身如飞鸟，捷比猿猱，哪把道途险地放在心上。四人一个比一个身轻体健，疾行如飞。虽不曾御剑飞行，一日之间，也着实能走上好几百里的崎岖山路。山行无事。不消三日已离了藏边，顺大雪山脉，走到云南省境的鹤庆地界。大家正说走得路快，七星真人赵光斗笑道：“前两天我们只在山中行走，生物除了藏牛黄羊、雪鸡之类，什么活东西都没有。满山冰雪，草都见不到一根，真是枯寂无味！走得这般快法，至多十天上下，也赶到了。早知步行也走得这样快，还不如照魏师弟所说的路，多点见闻

呢。”白水真人刘泉道：“这条路我曾从空中来去过，前行不不远便是锦屏嶂。过去其中甚多苗蛮墟集，颇有水秀山清之致。越荒凉无人烟处，山势越发灵秀雄奇，景致着实不恶。你没见这后半日所经之地，已换了一个样儿么？”允中自从凌浑暗递了一个小包，用“千里传音”命到无人之处方许开视，急欲一知究里。无奈四人均同起息，终未离人，不敢违命拆看。又见山行无事，心疑不应如此走法，闻言不禁失惊道：“照二位师兄所说，我们再十来天便到地头。师父命我们管的闲事，莫非不在这条路上吧？”刘泉心中一动，暗忖：“师父道法通玄，事俱前知。这条道路有事，必已算就，否则不会连请问了两次，俱说随意。不过允中也虑得是，如是人世间有甚不平之事，要我们去办，并非要遇甚异派妖邪。高山疾行，岂不错过。反正照此走去，不患期前不能赶到，何不改个走法。先仍在高山上走，凭高下视，见有热闹镇集，再走出山去穿行，就便为俞、魏二人谋个食宿。沿途寻访过去，看有什么事故无有。至多不过绕个大半倍的路，并无妨害。”想好之后，和三人一说。刘泉是大师兄，道行法力又高，三人自无异辞。四人在山顶上本是日夜疾行，每日除觅静地打上一两个时辰的坐外，极少休息，所以走得甚快。这一来因有食宿耽搁，无形的慢了许多，好在心有把握，日子富余，决不致于误期。又走了六七天，路程已走去十分之六。四人耳目并用，始终未遇见什么，未免狐疑起来。最后商量率性沿着山麓，改向有人烟之处行走。中途只走向高处，四外略一查看，一见异兆或有甚妖邪之气，即时下来。刘、赵二人原带有不少丹药，每遇病人，便取出来积修一点善功。所过十九是生熟苗蛮墟集，中间仅遇到过四五处劫人生食的生苗野猓，简直无事可记。眼看前途越近，为期尚远，允中身畔小包，迄无取视之机，知还未到时候。

这日行抵哀牢山野，因已到了元江的上流，虽隔大熊岭还远，一则四人全未去过，二则事未应验，恐怕失误，三则元江流域镇墟集较多，前面不远，便是元江县和有名的左龙山，总盼着能有一点奇遇，存心沿途多流连一些。半山半水，沿江前行，不时入出登临，以冀不虚此行。走了两天，连经过了好些苗人岩集。又在附近深山中特地绕行了两天，终未遇到一件值得伸手去管的事。末了一天，四人打算由哀牢山中的香稻岭走出，回往昨晚原落脚的金弓坝镇集中歇上一夜。再沿江前行，管他有事没有，且按着日期到了苦竹庵，见着郑颠仙再说。主意打定，正走之间，魏青在途中吃了两枚和枇杷相似不知名的野果，吃时当是枇杷，没有留意。到了嘴里觉着又甜又香，微微带着一点辛辣之气，又没有核，才知不是，已然食下肚去。刘泉说："苗山异果甚多，常有恶毒虫蛇腥涎所化，须要留意，不知名的不可乱吃。"问是何处采得？魏青说："在左近山石上面捡来。上面连有枝叶，许是禽鸟从别处衔来，不是近地所产。"大家俱忙着商议前行，果既有枝叶附着，料非蛇涎所化。说过便罢，也未回取残枝来看。走了一阵，魏青忽然腹痛起来，生性好强，恐刘泉说他乱吃所致，只推内急要觅地便解，请刘、赵、俞三人先行一步。允中老想在无人之处，偷看师父的小包，未得其便。不消多日便到地头，途中一无所遇，心甚疑虑，惟恐误了师命。推说自己也要便解，意欲陪了同去。因魏青心粗，可以觑便拆看。刘泉、赵光斗道："你二人同去也好。我们缓步前行，等你二人回来再走便了。"一言未毕，魏青猛觉腹痛欲裂，急匆匆步往左侧岭下竹林之中跑去。允中跟在后面，方自心喜。一晃眼工夫，魏青已飞跑进了竹林，裤子还未及解，忽然疼得满地打起滚来。允中见状大惊，顾不得再看那小包，忙即跟踪追入，一看魏青已是牙关紧闭，面如土色，两手紧按肚腹，

做声不得。允中料他中毒，忙从身畔取了两丸丹药，与他塞入口内，问他想便解不？魏青突瞪着一双大眼睛，强自挣扎，点了点头。允中代他解了裤子，勉强扶蹲地上，见魏青满头大汗，有金豆大小，四肢无力，人已半死，欲借药力将腹中之毒打下，非从旁扶助不可，不能离开。本想唤来刘、赵二人，一想魏青只是偶然中毒，师父灵丹有起死回生之功，少停药力发动，毒一下净，自有奇效。现时不过疼痛难忍，并不致要命。如真多时不好，刘、赵二人候久自会寻来，何必大惊小怪。魏青又再三以目示意，不叫喊张，只得罢了。

隔有半个多时辰，魏青痛仍未止，身子和瘫了一般，如无允中扶持，万难蹲立。心中着慌，再想喊人，双方背道而行，必已走远。除非二人自回，就喊也听不见。方自忧急，丹药发生奇效，隔了一会，魏青腹内忽然咕碌碌乱响了一大阵，坪的一声，下了许多黑紫色的秽物。当时奇臭刺鼻，中人欲呕。允中实耐不住，只得将他就势捧起，离开当地，意欲寻一个有水的所在。匆匆屏气急行，慌不择路，一味顺着竹林穿行，见沿途草棘匝地，石齿纵横，虫蛇又多，无可存身。不知不觉错了方向，斜走出有半里多路。好容易寻到落脚之处，又闻水声不远，一賭气率性再循着水声前行。走没多远，便出竹林。面前深草中忽然发现一条人行路径，一边是山坡竹林，一边是条小溪，水甚清洁。允中忙扶魏青到了溪边，扶他觅地蹲好。魏青腹内又响了一阵，二次下了些秽物，中有数十形如蚕蛾毒虫的，蠕蠕欲动。共换了三次地方，才将毒下净，人也能出声行动。疼痛虽止，全身却是疲软异常。衣裤事前脱掉，未沾污秽，只助他到溪中洗了洗，即行穿着干立。允中问知无恙，才放了心。

连日查看山中，四无人烟。这条小径，颇似人常行之路。

镇集中苗人说附近二百里深山中，只有虫蟒猛猿，永无人居，必有原故。因耽延时久，急于同伴会合，不暇入视。正待走上归途，魏青忽然伸手向前指道："你看前面，不尽是那毒果子的树么!"允中顺手指处一看，果然前面茂林之下，小径旁边，生着数百株树。高仅如人，绿叶茂密，甚是鲜肥，密叶中果然有那金色果子。魏青说毒果好吃，留在这里终要害人，定要将那全树毁去。允中见相隔不远，归途不必忙在这一时，魏青所说有理，毁了为山行之人除害也好。强他不过，只得允了。那条谷径本来迂曲，毒果深藏密叶之中，远看每树仅有数枚隐现。这一相隔较近，竟多得出奇；差不多每一片叶根上总生着两三枚果似枇杷，叶却大逾人手，果子全被遮住。估计数百株树，毒果何止千万？魏青重创之余，越想越有气，行离树前不远，正要拔剑而上，忽听路旁有人聚说之声。允中机警，忙一把将魏青拉住，示意不要言动。听那语声就在那毒树林对面危岩之下，相隔不过四五丈远近，因有一片危石挡住，不到岩前，彼此都不能看见。允中听出言词有异，不似寻常山家人，忙和魏青轻悄悄掩身石后一听。一个道："师娘也不知是什么脾气，只心疼儿女，却不愿和丈夫相见。去年冬天，师父为了苦想她，几乎病死。后来经师弟妹再三苦求，好容易才答应隔三月见上两面。见时还要当着儿女，不肯进师父的屋。这还不说，如今师父受了恶人欺负，受伤甚重，她却一去不来，莫非人一修了仙，就这样心狠？"又一个道："汪二弟，你初来年纪轻，哪里知道。当初原是师父他老人家多疑不好，已有了三个儿女，还逼得师娘去竹园里上吊。如不是那位花子仙姑将师娘救去，坟头上都长树了。她老人家曾说和师父夫妻之情已绝，所放不下的，就是这三个儿女。就这个儿女牵肠，还说耽误她功行，成不了天仙呢，哪里还肯和师父重圆旧梦啦！答应和师父见面，一则为了

常来教师弟妹们剑法坐功，早晚终须遇上，加以师父再三苦求，二则为的是叫我们轮流看守这三百株七禽树上毒果，免被无知的人吃了毒死，又耽误她老人家的用处，这才答应见的面。至于师父为恶人所伤，这更怪不到师娘了。上次师娘临行之时，再三叮嘱，说师父和吴师兄面有晦色，主有一场凶灾，这三个月内不可出门一步。惟恐师父不听话，还将师弟妹三个都用禁法，封闭在竹园后山洞里呢。师父和吴师兄偏不听话，怨她何来！幸而师娘防到这一步，给了他师徒二人一张灵符，才将那恶熬惊走，不然无有命在。这卧云村仗着深藏山凹，地势险僻，如非师娘种这毒树须水浇灌，开出这条通小溪的谷径，莫说是人，就连野兽也走不进一只。那日师父和吴师兄要不翻山往琵琶垄去打秃角老雕，怎会迷路出事？你要知道，我们全村三十多户人家，全是师父徒弟佃工。师娘那大本领道法，自然把她当活神仙看待。师娘要回转仙山，在仙师面前，可就成了小辈，那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师父说什么，听什么，哪还敢强！她行时不是说要往大熊岭江边办一件事么？”

俞、魏二人闻言，不禁心中一动，再听那几人已岔到田间闲话上去，无关宏旨。允中估量这小村主人，必是一个隐居僻地之士，乃妻必会道术，口气并非坏人。既要在大熊岭江边有事，或许与颠仙有关？师父命管闲事，沿途一无所遇，村主人为恶人所伤，师父之言，或即指此？只不知养这毒树作甚？魏青粗莽，恐其措施不善，意欲赶上刘、赵二人商议，再行入村探询。想到这里，朝魏青使了个眼色，拉了就往回走。那几个守树人，谈得正酣，并未觉察。二人匆匆走回竹林原路，允中且走且和魏青谈论。正行之间，似见左侧竹林深处，衣角一闪。允中刚要细看，忽听魏青大喝一声：“该死的东西！”手扬处，一道剑光已飞出手。允中知有变故，随同魏青往左侧纵去。只

见密林深草之中，跑出两个非僧非道的矮子。衣色一青一黄，年约十七八岁，生得貌相丑恶，身材又胖又矮，一个手持一张花弓，发出带着彩烟的短箭，已为魏青所破。各持着一道淡黄光华，只御着魏青的飞剑，却非敌手。正想喝问，二矮童想知无幸，俱都哭丧着一张丑脸，跪在地下，一面抵御，一面口中哀告，直喊："我等无知冒犯，大仙饶命！"魏青喝问道："我二人外乡到此山中闲游，与你无冤无仇，为何用妖法暗算伤人？说出理来便罢，不然定要你的狗命！"说时指定剑光，不住下落。二童飞剑光芒本已大减，面如土色，闻言面色稍转，穿青的一个首先答道："大仙息怒，我们实实错看了人。请将仙剑收回，饶我二人狗命，定说实话就是。"允中心慈，见二童乞命可怜，始终没有欲杀之意。魏青又是心直，估量他们也跑不脱，喝骂道："小贼如此脓包，谅你也不敢在我面前闹鬼，快说实话，饶尔不死。"说罢将手一招，收回飞剑。二童惊魂乍定，仍由穿青的答道："我名甘熊，他乃我弟甘象，同在天门神君林瑞门下。只因那日我二人往琵琶垄取象心，路遇卧云村萧逸、吴诚师徒二人，争斗起来。他二人中了我们仙剑，眼看就擒，被他用郑颠仙神符，将我二人受伤惊走，逃回山去。求师推算，得知他妻欧阳霜奉颠仙之命，在前面养有三百株七禽毒果，想去办一件害人的事。今日奉了师命来此杀他，并将毒果用火焚烧，以免后患，乃是为世除害。错把大仙当作他的门人党羽，无知冒犯，还望饶恕，感恩不尽。"说时，允中见二甘目光闪烁，已料有诈，又听出是颠仙门人的对头，更知不是好路数。方想喊魏青留意，那甘氏弟兄原用的是缓兵之计，甘熊说着话，甘象已在暗中施为，准备遁走。魏青还未及答话，甘象猛将甘熊一拉，手扬处，一圈五色烟光，直朝二人打来，接着一溜黑烟，其疾如矢，便往空中射去。

魏青骤出不意，几为所中。幸是允中防备得快，一见甘象手上发出烟光，早将飞剑放起，一道银光将彩烟挡住。魏青也将飞剑二次出手，才没有中了他的道儿。容到二人飞剑将烟驱散，虽只瞬息工夫，甘氏弟兄业已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只气得魏青乱迸！允中道："自来邪正不能相容，这一来益信这里主人不是邪恶一类。而师父命我们途中所管闲事，也必指此无疑了。目前妖党已逃，你急你气，有什么用？还是找到刘、赵二位师兄商议行事吧。"魏青道："这久时候，他二人许已走远了吧！其实一追便追上。师父教我们路上不许飞行，又不将事情明说，白教我们跑了许多冤枉路，担了多少天心思，这是何苦乃尔！"允中正色答道："师弟不可如此。人都说师父性情古怪，我看师父虽然有些游戏三昧，言行不羁，但他老人家大网节目上，却是一丝不苟。道行修持，尤其坚苦卓绝，并不随便任性。细窥师父言行动作，哪一样不含着深意？平日常说我们得之太易。除我在雪山顶上受过点罪外，别位简直没怎受苦，哪象他老人家得道的艰难。据我想这次奉命下山，为我师弟兄四人积修外功之始。分明借此磨砺我们，一则长点见识，二则也使稍知修行人的辛苦，或者内中还藏有别的玄机，俱说不定。我们道行浅薄，难测高深，怎可信口乱说！就使师父不知，也失尊师之道，下次千万不可。"魏青人本粗直，有话脱口即出，自觉失言，涨红了脸，只顾同允中飞步前行，不再作声。

允中因当初衡山拜师，追云叟执意不收，几乎送命。多亏凌浑垂怜，破格收容，师门厚恩，有逾再造。由此心志益坚，尊师重道之心最切。平日修为，也极勤苦坚毅。凌浑细行不羁，师徒相处，一任别人笑言无忌，他却始终戒慎肃恭，不敢稍为忽略。与魏青曾共患难，同门至交，自己又是师兄，闻言不合，便以正语相规，原是情发于中自然流露，并非存心给魏青下不来。见

魏青脸红颈涨，面有愧容，又觉言太切直了些，正欲劝勉几句，忽听魏青道："师兄看这里地高，除开前面那片密林，远远望过去数十里外，金弓坝镇集上的竹楼都看得见。已有好大一会，他们许都回到地头了吧？"允中一看，当地乃是一座极高峻的横岭，越过去便是出山的樵径。夕阳欲坠，将近黄昏，时光已自不早。暗忖刘、赵二人，不特道行高深，心思尤为细密。大师兄刘泉更是见多识广，算无遗策。就算行时没看出魏青中毒，也决无撇下我们快步先回镇集之理。他二人原说前途缓步相待，隔了这多时候，我和魏青没有追上去，定然出事无疑，怎会没有回寻。走到这里又不见他二人影子。难道就在前面密林之内久等不成？他越想越觉事情奇怪，加以先前所闻所见，一面催着加急快走，暗中便留了一分心。二人剑术已有根底，身轻足健，虽是步行，也比常人快出百倍。不一会便行近岭下密林外面，林内尽是参天老树，又当春夏之交，浓阴如幕，郁郁森森，交柯连干，密叶如积。离地三五丈以上，暗沉沉不辨天日。四人来时行经林侧，只赵光斗见大林深密，恐藏精怪，曾放出飞剑入内穿行了一周，余人均未进去。允中正在寻思刘、赵二人要等人，也应在林外守候，怎会藏身林内？便和魏青顺林外往来路走去。走没数十步，忽听身后破空之声，连忙回顾，乃是二道黄光带起一片彩烟，朝斜刺里乱山中飞走，与先前妖徒所放一般无二，只是功力要强得多，逃走的方向，不同罢了。就在二人回身一瞥之间，从林内又飞出一道本门的剑光，正是大师兄白水真人刘泉。知道遇见异派仇敌，不顾得说话招呼，忙和魏青放起飞剑，随同追赶。敌人逃得真快，晃眼已没了形迹，与妖徒逃法相仿，直似一过山头，便没入地里一般。还待前追，刘泉将二人唤住说道："妖人太已可恶，赵师弟几为所害！你二人如若早来半个时辰，定可遇上。或是略为晚来一会，不走过头，也正好迎面堵住。

他这四九遁法，来不及施展，也不会被他逃走了。”说时，七星真人赵光斗也从林内飞出，向刘泉道：“这厮已然入网，竟会被他逃走。想是命不该绝，真出乎意料之外了！”刘泉道：“这厮乃天门神君林瑞门下，妖法颇得乃师传授。他师徒作恶多端，狡猾非常。自从碧鸡坊被白眉老禅师削掉头皮惊走，久已不知他的住处，想必潜伏此处。师父之言，定是说他。反正有些闲日子，好歹将他师徒除去，以免为害人间吧！”

允中便说了前事。一问经过，才知刘、赵二人看出魏青神色不佳，料是不听话，误吃毒果。因他身带师父灵丹，又有允中随去，决无大害。既然讳疾不过，便没有给他揭穿。又因沿途山景灵秀琼奇，天也还早，意欲沿途观赏，缓行相候。行近密林外面，偶然停步凝眺，随意闲谈，谈起途中并无所遇，元江取宝之行，能否手到成功，不辱使命。刘泉忽想起俞、魏二人去久未归，心疑毒太剧，欲招呼光斗起身，回视魏青病况如何。这时二人一坐一立，赵光斗正坐在刘泉左侧山石上面，二人原是同向来路观看夕照红霞。刘泉这一偏脸，猛见斜阳影里一片彩烟，裹住万千根红色光针，朝二人存身之处打来。刘泉发现得早，尚可纵避，赵光斗却是危机已迫，绝少幸理。幸而刘泉机智绝伦，一见光针，便知来历恶毒，别的破法已来不及，仗着道法神妙，大喝一声，身剑合一飞迎上去，将那片烟光挡住。一面再运用玄功，将它消灭。来人正是天门神君的心爱大徒弟申武，所放烟光乃林瑞独门炼就的血焰针。此针炼时，先养下苗疆特产的毒蜂，然后擒来成千累万的毒虫蛇蟒，用妖法使其互相参杂配合，采下精涎，去浇沥培养一种名叫快活花，苗人叫作公母花的毒草。草极难得，也难成形，尤不易活，快活草之得名，便由于此。非有虫蟒精涎浸润，便没有种子，也不能生。此草虽经妖法培植将护，也须三年始能成形。花分雌雄，成形

的花与男阳女阴无异，并且自能配合。越是炎天热晒，越发鲜艳生动。可是雌雄二花一接之后，略颤即成腐朽，臭汁淋漓。越是成形的花，越完得快，花腐不消片刻，全株随即枯萎。所以第一二两年，花未成形要开之时，须命门徒昼夜防守。只见二花对舞，立用竹刀，将花夹去。否则一任交合，就无成形之望了。此草不成形的花，已是奇毒，虫鸟望风远扬，不敢挨近，何况吃它！那毒蜂都有拳大，产自苗疆深谷幽壑之中，口尾均有毒针。无论人兽扎上，即难求活，只有此花能治，也是罕见之物。喂时全仗妖法禁制，算准花开正在交合欲腐未腐之际，驱遣蜂群飞上花田，每花只喂一只毒蜂。等蜂嘴插入二花交合缝里，立时撤禁。蜂受妖法所迫，原出无奈，嘴插在花里真是又臭又痛，身子还被花汁粘住。忽然禁制一去，一挣未挣脱，自然发作刺人刺物的天性，掉尾一刺。二次再用力一挣，那花交合，已成腐臭，自然可以挣脱。可是花毒全都被蜂刺吸收了去，蜂也奄奄欲毙。这才在毒蜂未死以前，将蜂刺取下。另用妖法，祭炼成针。如为所中，立时周身麻痒，狂乐而死，真个厉害无比。林瑞这针共炼了两大革囊，伤了无数生灵，才能炼成。仗以为恶，不知凡几。因是炼既奇难，又是只发不收，伤人与否，只用一回。前在碧鸡坊害人，巧遇白眉禅师，又给他毁了十之七八，近年已不舍再给门人使用。申武所炼虽也恶毒，并非原针，所以易为刘泉所破。刘泉只是闻名，不曾亲会过妖人师徒，由此轻敌，日后几吃大亏不提。

刘泉破了飞针，赵光斗跟着放起飞剑。申武原是路过当地，看出刘、赵二人不是同道，潜伏静听，恰适二人谈起元江之事。知是乃师对头，妄想用飞针暗算，一见事败，仗着精通妖法，竟自挺身出斗。刘泉和赵光斗自拜在穷神凌浑门下，因以前所学许多法术，当年曾用苦功，弃了可惜。如若用之于正，

一样可以御患防身。每日勤修正道之余，稍为得暇，便共同练习。不特没有弃掉，反因受了玄门真传，融会贯通，比起以前还要精进。内中最厉害的是当初苦铁长老所传五行阵法，遇敌之时，只要当地有五行之物，便可运用，将敌人围住。这次本因师言未验，心中忧虑，妖人突然出现，料定师言必是指此。刘泉立意要将他生擒，拷问来历巢穴，又知林瑞师徒妖法鬼计多端，精于逃遁。一面对敌，暗向赵光斗使了个眼色，原意道旁森林甚多，五行之中，以东方乙木为最盛，擒敌较有把握。谁知申武在林瑞门下多年，最得宠爱，也是见多识广。刘、赵二人如今用金火之阵伤他，或者尚能成功，这一想擒活口，却错了主意，申武恰巧最精土木遁法。他见刘泉飞剑神妙，赵光斗人未受伤，忽然隐去，本就有些留意，又听刘泉喝道："你这厮是天门神君林瑞的徒弟么？"申武脱口答声："正是！"言还未毕，刘泉喝得一声"好"，便纵遁光，往来路退去。

申武虽然心疑有诈，敌人是个正派门下，未必便为乃师威名所慑。一则自恃妖法，二则适才偷听二人所说之言，仅知是往元江取宝，不知二人姓名宗派来历。偏生敌人不等答完了话就走，意欲问个明白，回山报与乃师好作准备，口中大喝："你二人叫甚名字，快些说出，饶你不死！"一手指定妖光，纵遁便追。斗处相隔那片森林甚近，瞬息即至。申武追近林侧，猛觉眼前一暗，接着便听万木号风之声。眼前又由暗转明，天地人物，全都无影无踪，全变成了极浓厚青绿之气将身围住，映得通体皆碧，身上似有极大潜力，挤轧上来。知道中了敌人圈套，人已困入埋伏以内。心中大惊，忙运妖光暂且护住身体，抵御青气，不使侵上身来。又取出身带法宝，化成一道赤虹，待要冲围逃走。不料刘、赵二人法术高深，申武所到之处，俱有千寻绿气层层围绕。一任他用尽心力，左冲右突，只

逃不出阵去。渐觉青绿之气，越发浓重。耳听敌人喝声："即速跪下投降！"近在咫尺，偏看不见人影。敌暗己明，又不知敌人用的是什么法术禁制，无由解破，时候久了，知难幸免。正在悔恨焦急，欲逃无计。也是妖人命数未尽，刘泉见妖人拚命抵御，不肯降伏，心仍不愿就去伤他。方想用法宝拿人，还未下手。赵光斗在一旁主持阵法，一见妖人烟光，也颇神妙，竟将东方乙木真气抵住，急切间擒他不了。忙着收功，便将阵法妙用发动，打算驱遣万木，将他四面阻住一挤轧，妖光虽然厉害，也无用处。如不见机降伏，立被轧成血泥。妖人被逼无奈，必然降伏，否则就先除了他，再去搜寻巢穴党羽。至多费一点事，既在此山，不愁找他不着。当时赵光斗也未和刘泉商量，阵法一经发动变化，申武方苦不支，猛又听飓风大作，杂以隆隆之声，恍如涛奔海沸，雷鼓齐喧，惊天震地。响过一阵，沉沉青绿重气之中，上下四外，俱是成排成聚的整根大木，如潮水一样卷压过来。乍看甚是惊惶，明知邪正水火，降也难逃活命。万般无奈，只得仍竭全力，拼命抵御。真也亏他，这么厉害的阵法居然被他苦苦支持，未受到大伤害。

直经过了个把时辰，刘泉先因阵法已然发动，也就由他，继见妖人虽渐势衰力微，仍借那道虹光护身，大木近到身侧两丈左近，便被阻住。赵光斗仍不住运用发挥，上下四方大木前轧后挤，几于融成一体，颇似一个极大圆木桶子，将妖人装在里面。虽然困住，急切间仍伤他不得。心忽想起俞、魏二人，久不回来，莫非也遇见了林瑞手下妖党？一着急，故姑网开一面，将木阵现出了一条缝隙，把飞剑法宝同放进去。申武见后面突现空隙，只恐上当，未敢遽出。猛想起师传独门土木遁法，甚是精妙，敌人明是东方乙木之阵，岂不正好借以逃走？

想到这里，又恐敌人阵法中藏有先后天五行互为生克的变化，借此遁去，无异自寻死路。方自举棋不定，倏地敌人飞剑，连同一道有尾如剪，具有红黄二色的光华，似电一般飞来，一到便双双将护身光绞住。他百忙中认出那道红黄色剪尾光华，乃苦铁长老旧时镇山之宝，名为金鸳神剪，共是两把，内中一把曾经见过，端的厉害非常。敌人飞剑已是难敌，何况又加上这么厉害的法宝？这护身朱虹恐要不保，但又不敢收回。微一迟疑之间，果然虹光首先被敌人剑光法宝绞成粉碎。晃眼当头，危机瞬息。申武心胆皆裂，情急逃命，只得拚着九死一生，施展土木遁法，一纵烟光，径往万木丛中遁去。刘泉还想生擒问话，剑光法宝没有遽下绝情。径被借遁冲出重围，逃出了险地，后悔已自无及了。

四人见面说完经过，知天门神君林瑞师徒，必寻卧云村主萧逸的晦气。萧逸为人如何虽然不知，既和妖人对敌，乃妻欧阳霜又是郑颠仙的门徒，想必是个正人君子。不过师父要帮他忙，就嫌为期尚远，也可言明。命大家暂在青螺谷练习道法，算准日期来此相助，除却妖人，再去元江，岂不直捷了当？可以老早就命步行起身，白受许多跋涉。沿途遇见一点可办的事，如说是借以磨练身心，又俱是身轻体健，不畏险阻，谁也没觉受到丝毫苦处。四人想了一阵，均不解师命所在。因知妖人业已发动，妖徒二人俱受挫折，难保不疑四人是萧逸请来的救兵，事不宜迟，速往为妙。略为商量，便同往卧云村进发。那村僻处万山深谷之中，外有层崖叠嶂屏蔽，以前只有一个小洞，是入村通路。洞临广溪，水流绝迅，水面相隔洞顶，不过二三尺。人在船中，休说起立撑篙，连坐起都不能够。必须卧倒，手足并用，推抵洞顶而行。由洞口舟行，直达村前的落梅涧绝壑之下，有七八里路之遥。沿途石笋钟乳，参差错列，端的森若悬

剑，锋利非常。舟面不时磨刃而过，轧轧有声，长的却直刺水中，时为梗阻。遇到山水涨发之时，便村中人也难进去，何况外人。

俞、魏二人所经溪边谷径，还是近数年间，欧阳霜为种七禽毒果，恐村中溪涧染了毒果，因谷外小溪别有泉源，又流不到山外去，特地开出这一条通路，以便看守人来往经行。就这条路，也只通到村侧万松崖绝壁之下为止。危崖倚天，仰观落帽，崖左有一条极仄的裂缝，深约百丈。虽可连肩鱼贯而行，但是夹壁缝隙，藤薛厚密。一线天光，时复隐晦，景象既极阴森，途径又复曲折，百年老藤掩蔽其间，下面灌木盘郁，草高没人。春夏之交，蛇虺四伏，窜行如梭。那些防守的都是萧逸门下健者，每次出入，内设绳梯，外用飞索，由缝口将索头铁抓，掷向离壁十余丈成抱大树之上扣牢，然后挨个踏索悬空而渡。壁间藤苔草树，全不损折。外人即使能到，也是即此而止。休说入村，直看不见丝毫人行形迹。防守时存身所在，是一岩洞，就在毒果林旁谷壁之下，也极隐秘，如不出声，也难发现。此外，村中还有一条通往山后琵琶垄的道路，也是危绝，须要攀崖缒登翻山过去。全村除却萧逸，只有几个武功最好的能手，能以攀渡。萧氏上辈由明季年间带了家属戚友门人，一同避世来此哀牢山中。先隐在一个山谷里面，住了数年。后来萧父玉叟冬游到此，无心中发现这水洞。天寒本来水浅，恰巧那年的水更浅，水面相隔洞顶，几达一丈四五尺以上。萧氏全家俱精水性，便连合十几个同游的少年戚眷，同门世弟兄，斫木以舟，燃着火炬，逆流往探。头两次俱为水中大石钟乳所阻，不得穷源。

萧父为人，最有恒心。末次换了入水衣着，泅行而入，居然通过。寻到这一片世外桃源，高兴已极。归途说与父母和同

隐诸家大举往前，先合群力将几处最碍舟行的大石笋钟乳能毁的毁去，过大不能毁的，设法探路绕越。不消多日，便即开通，悄悄全数移入。端的尘飞不到，与世隔绝。除却天仙空中飞过可以下瞩，否则踏遍四外山头，也难视见。真比起晋桃花源，还要险僻幽奇得多。村人已历三世，所辟良田果园，桑圃菜畦，何止千顷。连左近土人苗疆，都无能知此中还有乐土。所以四人连在山中奔驰寻眺，均未发见。如非魏青中毒腹泻，巧走溪边，闻得村中人语，也只当是一个素无人迹的死谷，怎识此中别有天地。

俞、魏二人还以为走回适才溪谷，便可令守树村人引导。如其不在，也不难循径而入。及至四人赶到谷口毒果林的左近，大石后面，先时守树村人一个未见。顺路前行三二里路，便到尽头。只见近面峭壁千寻，矗天直上。那条人行小径本就不显，早为深草所掩，由疏而密。近壁数十丈，直不似平日有人行过，四外草树丛杂，荆榛匝地，更不似可通别处情景。壁苔绣合，绿肥如染，崖顶万松杂沓，一片青苍，时复挺生。石罅崖隙之间，崖腰以下，疏密相间。满壁皆是蟠屈郁伸，轮囷磅礴。恍如千百虬龙，盘壁凭崖，怒欲飞舞。更有葛萝藤蔓寄生苍鳞铁干之上，尽是珠络彩缨，万缕千条，累累下垂。一阵山风过处，先吹起簌簌松声，山谷皆鸣，仿佛涛涌，清喧未歇，虬枝齐舞。又见绛雪乱飞，落红成阵，花雨缤纷，漫天而下。境固清妙，幽丽绝伦，可是用尽目力也找不到一个人迹。如说村人是绝迹飞行，越崖而至，证以所闻，又觉不似。正寻不到入村途径，意欲折回原路寻找。赵光斗猛然一眼看到左侧一株大树上，树干树皮均有新断裂痕迹，忙和刘泉说了。

四人一同赶到树下，俱都是行家，一看便认出是铜铁抓伤，抓的来路，却在崖壁那面。并且抓处有新有旧，树皮上裂痕累

累，崖顶既高，以此上下，实不可能。由上下缒，仅可垂直降落，也无须此，崖壁上又无着足之处。即有，从何可至？方自不解，刘泉独自对崖，运由慧目再一谛视，忽然失笑道："这位萧村主和欧阳道友，想得真好严密的道路。无怪山外人都说近山数百里没人家呢！"赵光斗闻言，首先发觉壁间藤蔓中，隐有一条裂壁缝老藤根上，也有抓裂之痕，相隔颇远。如换常人，万看不出，才料定通行由此，接着俞、魏二人也随刘泉手指处发觉。正要商量飞越查看，忽听身后不远谷壁上有人喊道："四位朋友大姓高名？意欲入村，有何见教？且请少停见再示如何？"四人回看，乃是两个短衣束装，身佩刀剑镖囊的壮汉，俱都伏身左边谷壁之上。刚刚站起，相隔也只二十多丈远近。俞、魏二人一听口音，便知是谷口守树的村人。想是窥伺已久，虽然一方路生，一方路熟，又都在一心探路之际，没有留神，但以四人耳目灵敏，竟未发觉有人尾随，可见武术轻功已臻上乘地步。村人如此，主人可知。刘泉当先答道："贫道刘泉师兄弟四人，原奉师命，往元江大熊岭去寻师叔郑颠仙，办一要事。行经此间，路遇妖人天门神君林瑞的徒弟甘熊、甘象、申武三人，欲加暗算。被我等将他打败逃走，因此得知他与贵村主夫妇为仇，早晚必来谋害。特地入村相助，问明此事，共商除他之策。但是初到贵村，路径不熟，刚发现壁上裂缝，便遇二位相唤。不知对壁可就是入村的通路么？"说时二村人已从谷顶纵下，行近前来，深施一礼说道："四位尊客，令师既与郑师祖颠仙同辈，定是家师母的同门道友了。晚辈柴成、郝潜夫，萧村主乃是家师，现时正受了妖人暗算，养病村中。此间从无外人足迹，四位尊客新来，可否暂留贵步。容晚辈入村禀过家师，专诚迎候，少免简慢如何？"

原来柴、郝二人还有一个同门，乃萧逸之侄萧野，同守果

林，并未他去。因藏处隐秘，四人过时一听俞允中说石后守者不在，便忙前行，没有细看。萧野见有生人到此，疑是妖人党羽寻仇，便要动手。郝潜夫比较年长心细，一则看出四人轻身功夫奇异，直似凌虚飞行，未必能敌，二则四人貌相清奇，都带一脸正气，又未想取毒果。如是妖党，必从山后，不会由山前来。料是无心到此，行至尽头，必要折回。当时阻住萧野，持着欧阳霜护树灵符守候。自和柴成援上谷顶崖壁，尾随下去。跟到尽头，见四人盘桓不走，意似寻路，隔远话听不真，方疑有异。后来赵光斗发现上落大树，四人全到树下，齐朝壁间注视。刘泉忽又失声一笑，看出壁缝通路吉凶莫测，正自着慌。所幸树下相隔较近，刘泉语声又大，才听出来人象是乃师朋友，不是仇敌，终还不敢造次。见四人已将飞身而上，忙即出声唤住，欲请四人暂留，回村禀告主事的师兄尊长，先商讨一下，再定迎拒。刘泉知他用意，便笑答道："贵村桃源乐土，素无外人。我等不速之客，原应先容才是。只是令师已然受伤，妖人师徒尚在不肯甘休，事属紧急，来去须要快些才好。"

柴、郝二人连称"遵命"，忙向树侧深草里，寻出一柄上系长索的铁抓。郝潜夫命柴武陪客暂候，自己去去就来。将抓照准对崖掷去，立时抓紧壁上。柴武伸手要过索头，手微一抖，扯了个挺直。郝潜夫拱手道声怠慢，飞身到了长索上面，两脚微停顿处，两手一分，便踏着长索斜行向上，箭一般朝壁间射去。晃眼到达，进了壁缝里面，那根长索始终笔也似直，人行其上，毫不弯曲。刘泉笑道："二位武家功夫练到这等模样，也真不是一朝一夕之力呢！"郝、柴二人早看出四人本领，不比寻常。柴武闻言，疑是说他存心卖弄，连忙收了索抓，逊谢不已。刘泉知他会错了意，方自慰解。谈没片刻，忽见壁缝

中现出二人，当头一个正是郝潜夫，后面跟定一个十二三岁的幼童，一出现便喊道："家师已在危急之中。四位前辈既允相助，足感大德，就请驾临吧。"四人见他来去甚速，面带惊慌，料知村中出了变故，不及细问，刘泉首喊："快走！"四人各驾剑光，飞身往壁缝中飞去。

郝潜夫和那小童见四人果是剑仙一样，不禁惊喜交集，拜倒在地。刘泉拦道："令师危急，休再拘礼，速行为妙。"郝潜夫忙令柴武仍回原地，通知萧野，一同防守。急匆匆纵上缝口，顺着夹壁，领路当先，朝前跑去。四人见郝潜夫脚底甚是迅速，那小孩相貌尤为清奇，跟着同跑.不时拿眼偷觑四人,大有钦羡之色，并未落后，俱都心中赞美。魏青性急，怜他年幼，边走边抚他道："你这小孩也在黑崖缝里跟着急跑，我抱着你走。一来省你受累，跟不上我们，二来也好问你的话，你看如何？"那小孩脚程本不在郝潜夫以下，因见四人到来，触动平日心志，存心跟着走。意欲伺便说话，只是当时惊喜过度，心头怦怦乱跳，又在相随急行之中，四人未开口，恐怕说错失礼。正在打主意开口，闻言正合心意，又因仙人看轻他是年小，急走不动，忙即答道："我虽年小，这条路却是跑惯，再走快点也行。不过想跟大仙求教，如蒙携带，感激不尽！"随说顺着魏青的手一拉，便似猴子一般，轻轻落在魏青手腕上，双膝跪定。魏青见他应付敏捷，跳上身时还提着气，竟似卖弄，身子轻飘飘的。益发高兴，便用手将他抱住，问他姓名年纪，父母是谁。

原来那小孩名叫萧清，父母双亡，自幼从叔学艺。日前乃叔卧云村主萧逸和爱徒吴诚在后山猎雕，为妖人所伤，病倒在床。今日益发沉重，眼看临危。全家子侄门人，正在愁急无计。萧清年纪虽轻，却是生具异禀，绝顶聪明，任何武功，一

学就会，一会便精。萧家子侄及众同门均极爱护，见众人只顾焦急忙乱，一筹莫展，暗忖：“堂兄、堂姊俱被婶母用法术封闭竹园以内，他不能出，人不能进。吴诚不说叔父伤势，凶多吉少，妖人还难保不来。大师兄何渭人又忠厚老实，拿不起事。何不赶往元江大熊岭，去寻找婶娘来此救人报仇，方是上策，徒自着急，有甚用处？”他正盘算要去，恰好何渭想起师兄弟中，只吴、郝二人足智多谋。今日郝潜夫偏生该班轮值，守那毒果。师父伤势忽转凶险，有心想瞒了师父前往大熊岭求救，连个商量人俱没有。见萧清走过，便和他说了，意欲唤回潜夫一商。萧清力请自往，何渭嫌他武功虽好，年纪太小。最后说定唤回潜夫商定，再行派人前去。

萧清领命出村，心嫌何渭行事过缓，本意潜夫给他唤回，自己仍旧背人前往求救。行近夹壁之际，猛想起婶母欧阳霜，正在伤心难受，忽见对面有人飞跑而来，定睛一看，正是郝潜夫。一问来意，听说壁外来了四个异人，不禁心中一动，忙对潜夫说：“师兄，你怎这般糊涂！师父和吴师兄俱在垂危，巴不得来个救星。来人如是妖党，既然得知前村出入口，凭你二人拦得住么？况已提起郑师祖和师父受伤之事，明是婶娘的师兄弟无疑，你甚不叫进来。师父都不能说话了，还问则甚？要是怠慢走了仙人怎好！”潜夫本料来人决非敌党，只因村中多年无外人进出，师父令规极严，干系过大，想先问一声。不料一半天工夫，伤势会变得如此凶险，不禁吓了一大跳。再被萧清一埋怨，更觉自己不应过于小心，为救师父，就拚着担点责任也是应该，还请甚示，再者来的又非可拦之人，忙说：“师弟话对，我们快走。”萧清在路上再把萧、吴二人险状，加枝添叶一说，潜夫更害怕了。所以请进四人，连话都不顾得细说了。

萧清久欲从一仙师学道，先听来了婶婶同辈，虽料仙人一

流，心已大动。还在疑信参半，不知来人有无姊姊那等本领。及见四人凌空飞来，虹光电掣，竟比姊娘飞剑的光华，还要强盛神奇。益发死心塌地，誓欲择师而从，不允不止了。四人见他应答如流，敏慧非常，俱甚喜爱。大家行不多时，壁缝渐宽，前面有了微光折射而入。再转一弯，天光透处，已将夹壁走完，入了卧云村境。那村在原始时本是一座大山，后来山顶喷火，不知经过多少年代，遭受多少次的地震，才崩陷出这么一片广大深秘的盆地。因是其山穴底，地面比山外要低下好几十丈，四外山形都崩成了百丈的断崖，将此村团团围住，内外隔绝，成了一个长圆形的天生城障。又当哀牢山中最高之处，外观十之八九，俱是赤崖若屏，矗天直上。休说是人，便是猿鸟也难攀援飞渡。加以形势丑恶，寸草不生，既不能上，又无可观，所以绝少人迹。万松岩那一面，虽然松杉满崖，景物清幽，但又僻处幽谷之中，山重岭复，遮蔽颇多，远近俱难窥见。连本村主人发现这条道路，也仅数年内事。就便有人入山选胜，探幽到此，也不过耳听松涛，目穷黛色，望崖兴叹，无可攀升。哪会知道危崖峭壁以内，还藏着这么一个桃源仙境。如不是近十年萧逸师徒静极思动，常由后山翻出，往琵琶垄行猎，与天门神君林瑞相识，惹下许多事故。长此终古，也未必会有人知道呢。

刘泉等四人甫入村境，因面前一段是两座小山夹成的一条曲径，山上满植松篁，山脚栽着两行草花，虽然清丽，还未觉出怎样好来。及至行近山口，突闻犬吠之声三五遥应，又有水车声响，远远传来，颇有江南风味。空山得此，倍觉有趣。一出山口，豁然开朗，眼前倏地现出千百顷平畴绿野。居中一条宽阔道路，桃柳成行，树皆成抱。两旁尽是水田，一亩之大，过于常亩三倍，无不整齐方正，阡陌井井，宛如方卦。田岸俱宽丈

许，两旁均有竹笕一条，粗逾人臂，直通到底，以为引水灌田之用。阵风过处，吹漾起千层碧浪，时闻稻香。四外俱是高崖，连绵不断，将村围绕其内。因已日落黄昏，村中力田之人，多已相率归去。三五村犬遥见生人，一同鸣吠奔出，被郝、萧二人呼叱回去，兀自遥望，狺狺不已。这大片水田走完，又过了两处桑林梅林，忽见水光接天，面前又现出百顷湖塘，浩波溶溶，风翻细流。时有游鱼戏水，掉头拨尾跳掷水面，水甚清洁。全村人家十九滨湖而居，俱在湖东南面。村主萧逸的家独在北面，与高崖继续相连的小山腰上，背山面湖。层楼高阁，飞桥复道，左是竹园，右是橘林。高下宽仄，依着天然形势部署建筑，颇具匠心。四人行近湖前，便随郝潜夫抄近路直奔小山之下。途见萧家门前聚着多人，料在危急，无心再观赏景物，一路飞驰，顷刻走到。

村人见郝、萧二人，同了几个生人走来，有的上前问讯，有的直奔入门。萧清聪明，为省多说稽时，只说："这四大仙都是婶娘的师兄，少时再对你们细说。"说完便和郝潜夫揖客同升。上山有就着山石铺设的蹬道，小径迂曲，共分数截，除石地外，繁花满山，灿如云锦。萧家门外有一片石坪，大约数亩。石地隙里疏落落挺立着十几株梧桐，石桌石墩散列其下。棋子三两，间以茶具。想见春秋佳日，对枰茗饮，迎风弄月，尽多乐事。四人虽然是偶然涉目，俱觉清景芳淑，主人绝非俗士。因已到达，刚将脚步放缓，萧逸大弟子何淯已然得信，带了诸同门赶出。见了众人，施礼迎接进去。家中还有萧家子侄尊亲，闻说来了仙人，齐来拜见。

刘泉问知萧逸、吴诚二人伤势愈危，医药无效，现已昏迷不醒，对众说道："妖人林瑞所炼血焰针，端的厉害。如为所中，立时周身麻痒，狂笑不禁而死，哪能活到数日之久，诸位

所说先轻后重情形，不是林瑞心有顾忌，不肯遽下毒手，致树强敌，便是别有所图，志在要挟。否则令师所遇，虽不是他本人，他那三个徒弟，我四人适才已然先后相遇。所炼妖箭妖针，俱与他们心灵相通，并无血焰针厉害。人被射中以后，无论当时逃脱与否，均可用他本门之法，遥行操纵，生死轻重悉随其意。如我所料不差，今日这般沉重，昨、前两日可有什么征兆么？”郝潜夫见刘泉来时那般匆遽，进门不先探看病人，问及琐细，好生不解。方要答言，萧清已抢着说道：“适间见面匆促，不及细谈。今早叔父还没有此刻沉重，忽从山下跑来一只小鹿。这东西近年我们原养有十几只，大师兄还道管鹿囿的人不小心，师父受伤心烦，怎把一只小鹿放下山来，满屋乱转，当时轰了下去。事后我才想起我家小鹿俱已生角，这只是秃的不说，身上还尽些红黄道子。要是山外的鹿，怎会进得村来？鹿眼又那么发直。进门之后，朝着叔父房门，又点头又画脚，出在石坪上，绕树乱转，下山时临空下跳，神气很慢，象是有东西托住神气，诸般俱觉异样。恐怕妖人弄鬼，和诸位师兄说，俱当我多生疑心。我赌气赶往鹿囿去查，栅门未开，也不见此鹿在内，偏又守囿人不在。再跟大家说，定又当我看花了眼。至今奇怪，午后叔父就越沉重了。”室中诸人本切盼仙人治伤，正嫌他说话絮叨。何、郝二人方欲插口，忽见刘泉笑道：“你真聪明有见识，果不出我所料！”说罢，倏地回身，把手一扬，先是一道白光，直朝门外梧桐树下飞下，口中大喝道：“大胆孽畜！还不将东西献将出来赎命！难道还要等我亲自动手么？”言还未了，便见黑影一晃，从梧桐树下跑出一个周身黑毛，手持两面上画符箓鸟兽的令牌，似人非人的怪物，抱头鼠窜，战战兢兢，欲待觅路逃去。无奈身子已被白光圈住，刚跑进了崖口，便被拦住。怪物看势不佳，好似又怕又

恨，忽然把心一横，口中牙齿挫得乱响。倏地掉转身，又往先前藏身之所奔去。谁知刘泉一动手，七星真人赵光斗也闻言警觉，看破妖人伎俩，有了防备。不等刘泉发令，早飞身抢到树下，手指飞剑，化得七点星光，先向一株大梧桐树下一绕，破了邪法。就势将树上受禁的镇物抢到手中，接着一晃身形，行法隐去。怪物扑了个空，手中令牌一画小鹿，一画乌鸦，原是妖人林瑞准备给他化形脱身之物。又为刘泉所破，失了效用。头上面敌人剑光，又在紧紧追逐，就要飞下。知难活命，一时情急，忙伸手用力一抓胸膛，划的一声，毛皮裂开尺许。跟着伸手皮层以内取出一物，向着刘泉口吐人言，正要发话。不料百忙中忘却赵光斗隐身守伺在侧，一把将他夺去。怪物见身带工具，全失效用。情知逃了回去，林瑞师徒心辣手狠，也决难容他活命。何况力竭势穷，已落人手，想要逃走，谈何容易？后难方殷，暂时仍以求活，权保性命为是，念头一转，立向刘泉身前跑来。

魏青早就跃跃欲试，正要飞剑出去。刘泉识得怪物用意，并还有用他之处，忙递眼色，止着魏青。只和赵光斗各用剑光，将他四外围住，并不遽下绝情。怪物晃眼走到，朝着刘泉跪下，哀求大仙饶命不置。众人见那怪物生得与人一般无二，只是通体黑毛，与人熊相似罢了。刘泉也不理它，先从赵光斗手上要过那禁制之物一看，乃是两个木人，上有血迹符咒，写着萧逸、吴诚两人姓名。全身钉有细似牛毛的刺，头上胸前写有一个大火字，六个入字。赵光斗道："大师兄留意，看这情景，林瑞妖法狠毒，莫不用的是反七煞吧？"刘泉含笑点了点头，向怪物道："你逃而复回，是何居心？既要打算下毒手以求活命，为何不下手？"怪物哀声答道："那恶人虽然许我立了这件功劳，便和他们一样，锁去我禁制真灵的龙物，褪

去这张附身熊皮，复体如人，收归门下。无奈害的是我至尊亲长！当初我无颜立足，自逃入山。是我自己不好，他还好言安慰并未逼迫。平日相待，又只有好处，并无恶意。想起前情，委实不忍下手。适才连受催迫，才勉强去了两个符咒，身隐树下。闻听谈论病人，苦痛万分，人事不省。他那生魂又一味倔强，宁死不肯向我屈服，顺从恶人。师徒之意，正看着难受，无计可施。诸位大仙驾临，我还以为恶人法术神妙、隐秘，再也不会被人看破，便被漏出马脚，难以抵敌，也可仗这两面化形神牌变化逃走。谁知大仙神目如电，玄机莫测，一举便先迅雷不及掩耳破了潜形之法。我看出剑光神妙厉害，卵石不敌。当时如将木偶身上刀火二符一撤，受伤本人，固是立即消毁。恶人那里一接警报，自会用形收大法，将我救转。即或无及，也可火遁逃走。只为不忍下此毒手，略一迟疑，便被剑光隔断。我本无心害人，一意逃生。后见令牌连晃，不能变化，方自着急，求生心切。又见剑光只阻前进，不在树下守护镇物，想趁冷不防猛遁回去，只伤吴诚一人，仍可火遁逃走。万不料一切行动，均在二位大仙明鉴之中。如今身陷罗网，又失却法宝镇物，大仙便放我回去，恶人也不容我活命。但是这反七煞诛魂大法，外人决难破解。望求大仙念在小人本无害人之心，受迫无奈，情非得已，饶我一条狗命。情愿代破此法，暂贷一死。就这样还望诸位大仙听小人泄了机密，速将恶人师徒除去，始能保住残生。”萧、郝二人见他目光清灵，口音甚熟，已看出是个熟人，正要插言，刘泉已发话道：“你当这反七煞妖法，我就不能自破么？我不过想查问你是否居心害人，和说话真假罢了。听你所说，原是这里熟人，虽不知以前为人如何，所说倒是实情。能恕与否，尚自难定，暂时权且饶你。连妖人师徒一二日内，对你也不致有所加害。等问明之后，再作计较，如今救人要紧。”说罢

便命萧清速取泥土捏二泥人过来。

萧清本想和那怪人说话，因刘、赵二人忙着破法，俱没敢开口。一会泥人取到，刘泉笑对俞、魏二人说道："师弟不要见笑，愚兄又要重为冯妇了。"当下掐诀行法，运用真气，双手一拍泥人，立时粉碎，化成一团灰烟，向木偶身上飞去。晃眼包没全身。又复原形。不消半盏茶时，所有木偶身上符咒字迹，俱从泥人身上透出。刘泉猛的大喝一声，将泥人顶上一拍，立即裂开。木偶便从口里颖脱飞出，刘泉伸手接住。又向怪人要过先取的几道妖符贴在上面，然后挨次伸手，将木偶身上刺针符印，一一行法取下。每取一符一字，那木偶身上便若有知觉，好似受苦已极，自行颠动不休。取到刀火二字，木偶无故自裂，齐如刀斩，接着无故化成一道白灰，同时萧逸房中便有了声息。刘泉随取一粒丹药，吩咐郝潜夫速与萧、吴二人服下，切忌劳动。少时全愈清醒，我等再行入内相见。潜夫拿了丹药刚走，萧清忽从房内奔出喊得一声："叔父、师兄好了！"便跑至刘泉面前，抱膝跪下，指那怪人哭诉道："他是我哥哥，定被妖人所害，落得这般光景。求仙师快些想法，救他一命吧！"刘泉吩咐萧清速起，且不答话，先问何渭何有静室？何、萧二人同声答："有。"刘泉道："此时病人魂才归窍，数日摧残元气受伤太甚，服了家师灵丹之后，还得将息些时。只可着一人对他略说大概，即令安卧，不可多言劳神。到了子夜，自必痊可。我等已与妖人开衅，后事尚多。这个妖党也有许多话要去静室之中询问，除萧清外，余人如不在此居住，回家需要早走。否则少时贫道等为防妖人再来，将这所房子一行法封锁，今晚就不能出门一步了。"

室中诸人，俱是村主萧逸的至亲子侄和门下弟子，本就朝夕侍疾，极少离开，又见仙人降临，诸多灵异，益发开开眼

界，俱说不走。刘泉道："此时离行法还有一会。适见山下聚集多人，想是关心萧村主人的安危，速去传话，就说山外延来医生，伤势业已转危为安。只是病人最忌喧吵，可速散回家中，不到明早，不要再来。今晚子夜，这一带如有异声异状，千万不要出视。只可装作不闻不见。各自安睡。省得一个照顾不周，受了波及。来时我见除村主山居外，村人房舍最近的也在对面湖滨，相隔不下里许，真是再妙不过。为防万一，最好另命两个胆大心细的人，持我灵符在离山半里以外等候。再待半个时辰，便禁人由此通行。候到稍有动静，即向附近隐秘处藏去。以免没招呼到村人，无心走来，受了暗算。"萧清接口道："本村共总十姓，除了亲戚就是师友，并无外人。个个都读过几句书，练过几年武。一有甚事，只消吩咐下去，彼此递报，顷刻传遍全村。尤其家叔是一村之主，言出法随。如今卧病，由何师兄代为掌管也是一样。相信他们决无一人不知，也无一人敢于违犯的。"刘泉喜道："我因妖徒连为我等所伤，如今又破了他的邪术，恐其入夜寻仇，不得不预为之计。本来这守候人匆匆难得其选，既能如此，省事不少，便不用吧。"说罢，悄命七星真人赵光斗在门外面石坪上守候，众人各自散入别室。自和俞、魏二人，押着那形似黑熊的妖党，由萧清引路，同往后面静室之中走去。三人方入室坐定，刘泉倏地将手一扬，立有一片光华飞起，形如半圈光网，将门窗一齐封闭了个风雨不透。然后指着那怪人怒喝道："你既口称为势所迫，不愿害人，情甘弃邪归正以求免死。为何还要闹鬼？快些供出，免遭惨戮，形神俱灭！"

萧清入室，本欲二次求恩，忽见刘泉面上顿现怒容，光华脱手飞起。疑心要下绝情，吓得跑上前去抱住那怪人，一同跪倒。一味哭求，也没听见仙人说甚话语。那怪人见刘、赵二人

道法通玄，料事如见，本就怀着鬼胎，仗有萧清代他求情，心才略宽。一听刘泉怒声喝问，早吓了个心胆皆裂！先因那个是萧氏夫妻对头，事全由他而起，如说出来，休说仙人，先就有人不饶。何况这四人又必是欧阳霜的朋友，如何能容？不说出来，至少还可以舍了自己，放他回去为人，所以没有供出。不料仙人慧目早已洞瞩隐微，知瞒不过。反正都难免死，不禁悲从中来，把心一横，大声说道："大仙既然道法高深，神目如电，我那同来的人，想也难逃回去。要我供出底细，事有碍难，比杀我叔父还苦。此乃我自己不慎，失身妖党，平日受尽凌践欺压，牛马不如。今日命该惨死。生魂回去，还得长受妖人禁制，你就饶我，也只逃命一时，未必便能为我出力冒那奇险，夺回镇物。还不如直捷了当，速赐一死，别无他言，任凭发落罢了！"刘泉见状，微一寻思冷笑道："你倒想得开，我知天门教下残忍恶毒，入门必须身为异类，服役三五年。末了还须杀一至亲最近之人，方准脱去皮毛，复体还原，收归门下。妖人令出必行，稍有违忤，便将生魂拘去，日受驱策，永劫沉沦。禁炼妖法，从无一人稍具天良。那人是你甚人，为何死在临头，还要这样护他？"怪人闻言，还未答话，萧清听出原由，忽然省悟道："哥哥，你为了表姊出走，做出无礼之事，无颜在此，才翻山逃出。听你口气，莫非你二人都在妖人门下，同来的便是她么？你不要糊涂，这四位仙师来时我已请问过，俱从雪山到此，与婶娘从没见过哩！果真表姊同来，不妨说出。只有万分之一可原，兄弟宁死，也必救你二人。仙师也不会不发慈悲。仙师妙法，你早见识，业已洞悉隐微，还要隐瞒，岂非误了你，还要误她么？"萧清一面又朝刘、魏、俞三人哭求道："这是弟子哥哥萧玉，本非恶人，同来那人想必是我表姊崔瑶仙。想当时先母一时不合，言语伤了婶娘，以致

叔父误听先母和崔家舅母之言，闹出许多事故。后来婶母得道回家，探望子女，先母已然身死。舅母本精武功，见人雪夜窥探，疑是村中来了外贼，苦追不舍。婶娘本就怀忿，回身理论，言语失和，动起手来。谁想婶娘遇救从师，已精剑术，一照面便将舅母点伤，逃回告知逸叔，原欲说婶娘不好。不料逸叔早明白过来，只是口中没有说出。本自悔恨万状，闻言立即追出，率众门人儿女，踏雪苦寻婶娘，以求夫妻重圆。天明未遇，归来反把舅母数说了一顿。舅母伤后一怒而亡。舅父时已早死，临危喊来表姊，哭命报仇。我哥哥和表姊从小一处长大，本极要好，有过婚姻之约。表姊为报母仇，先要哥哥等婶娘再来，帮同下手行刺。哥哥因是长辈不肯。表姊行刺未成，留书哥哥，即时出山投师，不是自报亲仇，便是哥哥代报，方能归结连理。我哥哥由此便终日好似疯魔，时清时迷，两三次做出无礼之事。终于失踪出走，一去不归。彼时后山无路，水道出口有人把守，竟不知他二人怎样走的。叔父用尽方法去寻他们，连婶娘也代向山外寻过，均无踪迹。哪晓会误投妖邪，变成这个畜生样子。他二人虽是有罪该死，情实可原。中间曲折还多，一时也说不尽。务望仙师大发慈悲，暂时饶他二人，弟子定叫他供出实情便了。”说时屋外天空中，似有光华一闪。刘泉笑道：“好蠢的孽障！你只当我要你供出，才擒得到她么？如不看在你弟天性孝友，适才早将你立毙剑下了，你回头看那身后是谁？”说罢将手一指，萧清、萧玉同时回望，门口光华裂开，室外似有七点星光闪过，光华重又将门封上。剑光分合之间，凭空一只大马猴战兢兢跑了进来，见刘泉端坐室中，吓得转身就要逃跑。萧玉看见马猴，双手将他抱住，早不顾命翻身跳起，哭道：“妹妹！你怎会也落人手，还没逃去。这都是我们两人命苦，受尽千灾百难，如今落得生死两难。快

些随我跪求仙师，看看能否看我兄弟情面放你一人，将我生魂带了回去吧？”那马猴也口吐人言哭道：“我也因叔父不是娘说的仇人，和你一样老不忍心下手。后闻你已被擒，恐连累你，越发胆小踌躇。一会又听诸位仙师寻找静室，似要审你。打算冒险寻来，相机救了同逃。拚着答应那厮，只求饶你一命，放你回生逃走，再将那厮刺死，然后自杀。不想才一走出房门，便见一位道长电一般飞来，将叔父房门守住。又用七星光将我逼到此地，自入罗网。叫我害了你独自求生。休说人家不肯，就肯，于心怎忍，不死，妖人下手便毒。死在一处原好，只是死后魂魄必被妖人拘回，天长地久，折磨怎受得尽啦！”说罢，熊、猴俱都抱头痛哭不止。允中见状，不由触动情怀，不等萧清开口，首先代他求情。萧清听出马猴是崔瑶仙幻化，益发苦苦哀求，刘泉喝道：“你二人自寻苦恼，怨得谁来！单是哀哭，有甚用处？可晓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么？”

崔瑶仙毕竟女人心细，虽在悲痛之极，早偷觑着刘、俞、魏三人的词色动作，闻言知有活路，立时转悲为喜，忙拉萧玉双双近前，跪下叩头说道：“我二人误入邪途，非出心愿。无奈妖法禁制，不能脱身。今见仙师法力无边，如蒙救援，超脱苦海，固是恩深再造。即或死罪难容，也求大施法力，免我二人魂魄受禁，永无翻身之日。”还待往下述说，刘泉接口喝道：“我一来便知还有妖党在室，恐逼成变，故未进去，特地诱你出来，以免玉石俱焚。不料你二人天良均未丧尽，虽然该死，姑念事出无知。萧清苦求，和俞仙师的情面，率性成全你们，使复人体，就便将此两副皮毛，为你抵御妖法。妖人未除以前，你二人在此室中静坐，不可擅离，方保无患。否则身死魂戮，休得后悔。”二人自是喜出望外。连同萧清俱都悲喜交集，叩头不止。

刘泉又命萧清速取两身男女衣服鞋袜备用，随从法宝囊内取出四十九根竹签，分插地上。命萧玉先走进前，运用玄功，施展仙法，手掐灵诀，由顶门起往下全身连划了十几下。恰好萧清取来衣物。萧玉全身忽起裂缝。刘泉照样行法划了崔瑶仙，用手朝萧玉身上连扯了几下，一张整的熊皮，应手而起。立时复了原来人身，现出一个赤条条二十多岁的英俊少年。刘泉吩咐火速穿衣，各给了一粒丹药。少停由萧玉代崔瑶仙如法施为，事毕穿衣以后，将两身兽皮拼成两个整的，铺于竹阵之内，各在室中静坐，自有灵效。说罢，同了俞、魏、萧清三人，收了剑光。去至室外，用法术封闭全室，同往前面萧逸屋中走去。赵光斗业已先在，萧、吴师徒二人也自清醒，渐复原状。见刘、俞、魏三人进来，方欲伏枕叩谢，刘泉再三拦止，互相通讯，落坐叙谈。刘泉道："贫道一来，便见室内隐隐邪气，知道妖人狠毒，除门外石坪暗设禁制外，室内尚有埋伏。彼时既恐入室，惊走妖人，又恐他铤而走险，稍一防卫不周，便为所害。同时外面妖人禁制，又最关紧要，偏他身形已隐，只见妖气。一击不中，必误大局。思量再四，决计不进室来，先拿话引逗外面妖人。果然中计心虚，微一动转，便被我看破，将他擒住。以后查见他已是真心降伏，却不肯供出同党，虽还不知内中曲折，却正要他如此，以免室中同党知我看破，激出变故。料他等我一离开，不是乘隙遁走，便来窥探。先未害人，此时，决不肯轻易下手。一面暗请赵师弟预伏门外，诱之入网。不料这两个妖党俱是府上亲属，适见他们质地均属不恶，不知何以致此。主人新愈，不宜多言。在座诸位，可有人知得此中细情的么？"

萧逸闻言叹了口气，眼睛一红，便令萧清代答，萧清这才叙说经过。原来萧氏全家隐居哀牢山虽历三世，年代却不甚远。

祖上共是兄弟三人，还带着数十家共患难同进退的亲戚友人。萧逸之祖是老三，晚年才生萧父。自来幺房出长辈，加以萧逸天资颖异，博学多能，山中一切礼法教养，耕作兴建，多半出于他的策划部署。全村老幼，从小本就赞服他的才干技能。自从他发现卧云村这块洞天福地，安居不过几年，重堂两辈老人，相次下世。萧逸虽仅二十左右年纪，但是村中一般年纪大，辈分最高的也不过是些叔伯兄弟，俱没甚本领。自知才干不济，而且年事又高，难任繁巨。连照定章选了几次村主，无人敢于承当。结果众望所归，还是选了萧逸。萧氏世传武艺，萧逸仗着天分聪明，益发触类旁通，高出侪辈。这一当了村主，除每日照章治理全村外，便督饬全村少年学习武事。一则借以强身，二则防备万一有什苗猓生番侵犯。萧氏武功本有特长，上辈虽收门人，有几十下拿手，仍照例不传外姓。萧逸觉着目前众亲友举家相从，祸福与共，分如一家，迥非昔比。秘而不传，说不过去。于是又从众亲友当中选了二十多个优秀女子，一同尽心教授，传以心法。不料一番好心，却几乎惹出一场大祸。

因为和萧氏同隐的亲友门客内中还有一个复姓欧阳的孤女，原是萧父世仆欧阳宏之女。乃父从小就跟主人当书童，长大学会一身绝好的武功。中年丧妻，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因生于霜降之日，取名霜儿。萧氏入山也相随同隐，有一天与萧父出猎，路遇大队狼群，为了救护主人出险，拚命死斗苗疆野狼，青面白额，大的几有驴子一般大小，走起来成群结队，一呼百集。遇上人兽，齐起争夺，前仆后继，一面争嚼死狼，自相残杀，一面仍自猛扑，不得不止。不似内地山狼多疑胆小。加以齿牙犀利，矫捷如飞。端的猛恶贪残，无与伦比。欧阳宏武艺虽高，究只主仆二人。骤遇这样千百成群的猛兽四面夹攻，到底不能全占上风。还算二人俱是能者，一任群狼飞扑上前，只

被打中，应手立毙，纵逃又快。由早起一直斗到了天黑，打死的狼，不下三四百条。先是每有一狼受伤倒地，它那活的同类，立即抢到身前，爪牙齐施，死狼血肉纷飞，晃眼间便成一副骨架。群狼本是咆哮连声，一拥齐上。二人也是手脚并用，不停乱打。一面端详逃路，且斗且退。狼来得也快，完得也快。后来狼死越多，活的十九吃饱，人固精疲力竭，狼也斗倦，才略松些。正相持中，萧家忽有多人从远处闻得狼啸，想起他主仆二人早出行猎未归，恐有差池，前来探看。遥望隔山广原中，二人被狼群围困。各持器械，大惊驰至。又杀了百多只，群狼见不是路，方死了心，纷纷争夺死狼，衔了逃走。二人才侥幸未膏狼吻。人却气力用尽，软瘫地上，行动不得。众人搭了回去，当时用了家传良药医治。

养了数日，萧父复原无恙，欧阳宏却因起初发现主人被群狼围困，从崖上下跃，直落狼群。救主之时，恰值几只大狼，正向主人身后猛扑，身前左右又有十几只，同时扑到。形势奇险，绝难抵御。一时情急过甚，忙握紧手中铁棍，大喝一声，照准后面四只大狼打去。因是情急拚命，用力奇猛，四狼立时头裂脊断，腹破腿折，相次随棍甩起好几丈高下，一两声惨嗥过处，颤巍巍落在地上，同时毕命。这时危机瞬息，间不容发，一棍打中，脚才点地，又有两只驴一样大的凶狼相次朝他扑到。欧阳宏更不怠慢，回手一棍刚打落了一只，第二只倏又扑到肩前，张开一张大嘴，尖唇怒掀，白牙森森外露。眼看咬到，再回棍已自无及，仗着内功精纯，身手奇捷，举手当头一拳打去，已中狼额。狼的短处全在后腿，头额甚坚，这只又是一只最大的狼母，头骨更坚如铁石。欧阳宏仓卒应变，未暇思索，恨不得把吃奶力气都使出来。第一棍和这一拳全都用力过猛，没有含蓄。先后六狼，虽然应手立毙，可是铁棍已然打成半弯，

右手骨也隐隐有些酸痛。当时没有觉意，便和主人背对背立定，互相照顾，觅路纵逃。偏生这地方一面危崔数十丈，无法上耸，余者三面俱是广大原坡，前后左右，都被狼群固定，难于逃走。打到下午，二人兵刃俱都弯折，不能使用。只得弃去，全仗双手，抵御那千百凶狼。狼来都是昂首向前，除了用硬功强力去击碎它的头脑而外，绝少善策。一两个时辰斗过，二人双手，全都肿胀麻木起来。欧阳宏更因左手先吃了点亏，运用少差。正斗之间一个不留神，一拳去打狼头，不料狼来太快，拳发稍迟，一下击中狼嘴，将那满口狼牙，击了个粉碎。吃锐齿在左臂皮上划破了一点，中毒颇深。回家用药一敷，创口一天就合，毒入了手背筋脉，渐渐手臂的筋发了黑紫，左半身疼痛不止。不消二日，蔓及全身。等到有明白人细看发觉，已成不治之症。第四天夜里，欧阳宏便即毒发身死。彼时欧阳霜年已十三，也学有一身本领，乃父临终泣请主人照看孤女。因自己身分低贱，不敢妄冀非分，但求诸位少主人中由老主人作主，选出一位收为妾婢。只盼不使嫁出山外，于愿已足的。萧父感他救命之恩，自然一口应允。欧阳宏这几句话原有用意，闻言也就含笑而逝。

前明门第之见，已成积习。萧父见欧阳霜小小年纪，事父甚孝，相貌又极端丽，虽甚喜爱，只知义仆不可辜负，须当善待。无奈妻室早亡，子又年少，家中无法留养。任送往亲戚家中暂住，长大再说，却不知乃子萧逸是个多情种子，与欧阳霜从小--处长大，耳鬓厮磨，情根已深。只出身阀阅，世家望族，虽已入山隐遁，家中排场过节，依旧积习难改。如欲下偶仆婢，尊长决不能容，每想起就觉心烦。好在双方年纪都幼，上下相差不过几岁，以自己的才望和心计，终须使之如愿，常时宽解。欧阳宏临终之言，只他一人明白其中深意，是想借着救主之劳，

将欧阳霜嫁与自己为妾，心中暗喜。嗣听老父母提此事必说：“欧阳宏忠义可怜。他临危托孤，分明是见随隐入山的下人奴仆，女的还有几名丫嬛，男的只他一人。他有此佳女，既不愿嫁与童厮下贱，就打算嫁，也没这样同等的人。所以宁为上人妾，不为下人妻，要为父给作主意。以此女才貌至性，按我存心，本想收作义女，在众亲友中选一个好子弟，就作正室也不为过。无奈她乃我世仆，只没随主姓而已。人多不免世俗之见，必说我偏私不公，以大凌小，真个为难，只好且等几年再说。你可代我物色留意，亲友中尊长如有甚人夸她，速报我知，以便为谋”等语。

简直没有一点想到萧逸身上的意思，真是又好笑，又着急，他又不好意思向老父开门见山去说。身已归隐，同为齐民，何论尊卑，做儿子的根本就无世俗之见，情愿娶她为妻，代父报德。免得落到别人头上说爹偏私，以大压小。似这样干耗了两年，新村开辟，萧父便忙着给他定婚。意中所定的，乃是萧逸的表姊，姓黄名晼秋，欧阳霜便寄居在她家内。年长萧逸一岁，不特才貌双全，更饶机智。与萧逸小时同在一处读书习武，又是举家随隐，常日相见。欧阳霜时已十七，益发出落得天仙化人一般，萧逸本欲娶她为妻，自然不愿这门婚事。再三向父力说自己年幼，要习文武功，恐怕分心。不到三十，决不作室家之想。父子正计议间，老年祖母忽然病死。跟着萧父一夕微醉之后，忽又无疾而终，连治重丧，事便搁起。可是萧逸的姑母本性甚急，只此一女，爱如掌珠，又最喜爱萧逸。知道堂兄有纳采之意，巴不得当时圆成这一双佳偶。偏偏堂兄忽然身故，萧逸新遭祖父重丧，不能举办。又闻有三十始妻之言，不知乃侄意有别属，志不在此，只恐迟延了爱女婚期，更恐时久中变。几次命人示意，要萧逸先行定聘，终丧之后，即图迎娶。萧逸

均用婉言推谢。后来迫得急了，率性正颜厉色，说丧中定婚，怎为人子？自己真没有这样心思，何苦陷人于不义等语。黄母看出他有些不愿意，发怒说道："我女儿文武全才，又美貌又能干，哪些不好。还就他去，反倒推三阻四。他如此年少无知，固执成见，异日后悔来求，莫怪我不肯呢！"

萧逸闻言，只付之一笑，乐得耳边清静，更不回话，背地里苦恋着欧阳霜。这场婚事，由此打消。内中只苦了黄畹秋，平日眼界既高，又多才艺。眼前同隐亲友中的子弟，虽然不乏佳士，但谁也比不过萧逸。而自己又是全村第一个文武全才的美人，青梅竹马，耳鬓厮磨，不知不觉，芳心中早已种下了情根爱苗，心想："同辈姊妹多半庸脂俗粉，即或有点长处，也多是有才无貌，有貌无才，瑕瑜互见。仅有一个欧阳霜，父死以后寄居在自己家中，亭亭楚楚，我见犹怜。无奈父为厮养，出身微贱，置诸姬妾，已为矜宠，何足以偶君子？何况个郎温文纯挚，由少及长，友好无嫌。虽因互重礼法，不曾明白吐意，似乎一点灵犀，久已心心相印。嫁萧逸者，非我而谁？"畹秋与乃母一般心理，以为男女双方都是全村小辈中的第一人，这段天造地设的良姻，决无波折，谁也争她不去，自信甚深。一听萧父果有此意，心中暗喜。久不见人提说，方在悬望，萧家忽办连丧，还当例有耽搁。照着萧逸平日相对神情和赞许的口气，便不提议，也必会登门求婚。

萧家终七营葬以后，小婢报说，乃母已命人前往示意。畹秋还在微怪乃母性情太急，身是女家，明是定局，何必先期屈就呢。及至去人两次归报，萧逸口口声声以亲丧大事为重，无心及此，方始有些惊疑。嗣闻萧父在日也曾推辞，并有三十论娶之言，情知有些不妙。痴心又料萧逸只是用功好名之心太重，并无属意之人。最后才听出萧逸假名守孝，意似明拒。一

方面却不时往自己家里来往，再不就借故在左近盘桓竟日，而其来意，却不是为了自己，竟是为了欧阳霜而来。二人每次相见，一个只管冷如冰霜，淡然相对，一个却是小心翼翼，深情款款，情有独钟，自然流露。萧逸为人外柔内刚，温和安详，谦而有礼，说话举动，在在显得意挚情真。虽然对谁都是如此，情知所钟，究有不同。畹秋何等聪明，自然一看便透。迁居以后，因有天生形胜，不受虎狼之患，所有房舍，大多因势而建，极少墙垣。全村的人，无殊同住在一个大花园内，相见极为便利。

黄家房后有片广场，原是村中习武场所之一，与萧逸所居相隔匪遥。每值日落之前，左近几家少年男女都来场上，分成两队习武。萧逸武艺，偏又高出众人之上。男女两队都须向他求教。表面上又无丝毫失礼之处，畹秋既不便禁止欧阳霜不与萧逸相见，又不便拒绝萧逸不使上门。于是由失望而羞愤，由妒忌而生仇隙，怨毒所钟，渐渐都移向欧阳霜一人身上。切齿多年，时欲得而中伤。头两三年，畹秋还想愚弄欧阳霜，表面上加意结纳，打算认作姊妹向她说明心事，同嫁给萧逸再收拾她。万不料乃母刚愎自用，一听女儿说萧逸看中了欧阳霜，忿怒已极，大骂萧逸违逆父命，蔑视尊亲，不识抬举。并说："我女儿便老死闺中，也决不再嫁给这种浮浪无耻子弟。既然甘愿下偶厮奴，我率性成全于你。"一得信，便把欧阳霜喊到面前说道："你已年长，不能在此久居。本想为你营媒婚嫁，无奈门第不当，除了为人妾侍，无法启齿。今日方知我侄儿萧逸爱你甚深，难得他不计门第高低，又无大人约束，真是再好不过。谅你获此殊荣，当无异词。但如不愿，我也不能相强。如合心意，可速应诺，我当为你作主，即日命他迎娶。"

第 十 五 回

念切蒸尝　还乡求嗣子
舌如簧鼓　匿怨蓄阴谋

话说欧阳霜原本心感个郎略分相怜，情深意重，早就誓矢靡他。只为幼遭孤露，身出寒微，逐鹿者多，云泥分隔。晼秋母女更是虎视眈眈，大有不得不止之势。现正寄人篱下，寡过尚难，何敢再生非分之想。心里只管热情似火，外表却狠着心肠，强自坚忍，装成一副冷冰冰的面目去对萧逸。背地却又临风洒泪，对月长吁，饮泣吞声，自伤薄命。后见萧逸相爱情愫渐被晼秋看破，她自己更是百般谨慎，端恭自重。终免不了晼秋的疑忌和迁怒，冷嘲热讽，受不尽的闲气。所幸黄母不知究里。待过两年，听说萧逸竟以才长智计，受全村推戴，不久便要选为村主，隐然全村表率，领袖群伦。知道村主一切均可便宜行事，无人敢于非议违命，当初定章，便是如此。萧逸服满，必要设法如愿，这才有了几分希冀。过不几天，晼秋忽然向她刻意交欢，亲如姊妹。欧阳霜也是绝顶聪明，这数年中，早看出晼秋忌刻阴险，时刻都在小心防备。前倨后恭，言甘语

重，料无好意，哪里肯上她的圈套。始终敬谨相对，言不及私。晼秋又要假惺惺，不肯自己开口，两下互斗了些日心机。晼秋闻得萧逸因全村推戴，已定日内服满，即作村主，必娶欧阳霜无疑。实耐不住，方始借口姊妹情长，不舍异日分离，略露了点口气。欧阳霜仍装不解，含糊敷衍过去。

第三天上，事便发作。欧阳霜听完黄母之言，虽知她事出负气，可是萧逸没有尊长，自己寄居在此，事须黄母主持，方为得体。难得她亲口说出，要省却不少碍难，真是再好不过。百年良机，稍纵即逝，脸皮万薄不得。立时跪倒，口称自己寒微孤苦，听凭老夫人作主，一切惟命是遵。黄母也是气火头上，一心只想借此挖苦萧逸一场。不特毫未审计，连欧阳霜一句自谦的话也不说，都没见怪。当时便命人去唤萧逸前来。事有凑巧，萧、黄二家还有一个姓崔的表亲，名唤崔文和。品貌仅比萧逸略次，才干却不如远甚，苦恋晼秋已非一年。晼秋志大心高，自然看他不起，从不加以颜色。崔郎并不因此灰心，受尽白眼，仍是一味殷勤。偏生这日，正是萧逸正位村主的吉期。村中随隐诸老成人，有好几个都精推算星命之说，选立之先，早算出全村他年必有凶灾，只有萧逸可破。尤妙是当日如有红鸾天喜星动，更能化险为夷。事前曾劝过几次，萧逸只说日期未到，黄母年老多病，经卷药炉，常相厮守，不轻出门。晼秋隔夜就接到村中传知，一则不愿情敌得信欢喜，二则让萧逸知道这样喜事，全村长幼毕集，独心爱之人不来观礼。可见平日对他冷淡是真，毫无情义，好使灰心，因而就已。反正老年尊长，去否随意。欧阳霜恰好不在眼前，率性连老母和随身丫头一齐瞒过，以免泄漏。第二日一早，便赶往村中会场上观礼致贺。

到时尚早，萧逸为示诚敬，业已先在。见晼秋独来，心头

爱宠没有来临，心中已是不快。开口一问，霜妹少时来不？晼秋又说了两句离间的俏皮话，萧逸心比镜子还亮，早就深知欧阳霜情深义厚，一到黄家，神情骤变，外冷内热，实有深心。只有晼秋监防太严，无法吐露衷曲。越发由爱生怜，情根日固。这几句话怎能摇动，料定又是晼秋闹鬼，微笑一声，便自走开，去和别人周旋，不再答理晼秋。因萧逸素来温文有礼，一旦做了村主，立时改了脾气。晼秋几曾受过这等无趣，正好没气，冤不逢时，崔文和走来，看见晼秋，赶前招呼。晼秋一赌气，想做些神气给萧逸看，故意假他一些词色。崔文和自然受宠若惊，喜出望外。晼秋和他胡乱谈了一阵，挨到礼成，席也不入，便要崔文和和三五同辈姊妹兄弟，同往后村近崖一带，猎雉行乐。崔文和哪知她的用意，为讨她欢心，还把那几人也强劝拉走。好在人众席多，走几个人，谁也没有留意。这一来谁知弄巧成拙，她前脚刚走，黄母便命丫嬛来唤萧逸就去。村中那些长老，原知萧、黄二家曾有婚姻之议，这里村主就位，黄家不会不知。忽然急召，疑与婚事有关，巴不得当日能够红鸾星动，应了卜吉。一寻找晼秋，却又不曾在场，阴错阳差，又料断了几分。不但力劝萧逸去后再来入席，反暗举出几名老成陪同前往，以促其成。

萧逸明见晼秋随人走往后村，没有回家，姑母忽有急事相召，恐欧阳霜受了晼秋欺负，出了事故，心甚悬念。只因大礼甫成，全村人物在场，未便离开，乐得就此下台。匆匆赶去一问，究是为了欧阳霜和自己婚事。虽甚如愿心喜，因看出姑母语带讥刺，词色不喜，正在盘算答话。那几名长老闻言方悟萧逸以前坚拒婚事，原来在此而不在彼。极欲其成，以应征兆。见他沉吟不语，知有允意，便和黄母说了全村人众想望，与今日红鸾星动得太巧，必主大吉，事应即办。立索欧阳霜八字占

算，又是大吉之兆，本日举办行礼，尤其好到无以复加，格外高兴。一面命人通知会场暂缓入席，速请几名老少妇女，带了新人衣饰，前来助妆。就着现成灯彩，略为如例添办，即日举行。黄母虽然忌忿，也说不上甚来。萧逸、欧阳霜自是心满意足，全听众人主持办理，不发一言。村中人多手众，百凡皆备。应吉从权，纳采迎娶，俱是即时举办，仍然依礼而行。不消多时，便自停当。细乐前导，鼓吹入场。新夫妇行礼如仪，双喜临门，又认是全村祸福所关，少长咸集，掌声雷动。人人有喜，称为从来未有之盛，只黄家这几个人向隅而已。

黄母等事已促成，方想起女儿素常娇惯，此乃心志所属之人，岂不使之难堪？本想羞辱萧逸一场，再使他长受村人非议，不料村人对他如此爱戴，百凡随心，全无是非，反由自己助成其事。女儿久出不归，必为此事伤心难过，这是如何说起？深悔冒失，事未三思，越想越堵心。自己推病，也未到场。新夫妇走后，黄母恐女儿气出病来，方要命人寻回。畹秋在后村正自心烦，遥闻鼓乐繁喧，笑语如潮，做梦也未想到这一段。后来听出鼓吹有异，方觉奇怪。同行人中忽有家人寻来，说村主成婚，这才大惊。一问是谁，不由一阵头晕眼花，几乎不能自制。幸是身倚石上，没致晕倒。来人说罢，同行诸少年男女谁不喜事，一窝蜂都赶了去。只剩畹秋一人，倚坐危石，踽踽凉凉，百感俱生，半晌做声不得。女子心性本仄，加以会场上笙歌细细，笑语喧喧，不时随风吹到。怅触前尘，何异隔世，越发入耳心酸，柔肠若折。想到难堪之处，只觉一股股的冷气，从脊梁麻起，由头顶直凉到了心头，真说不出是酸、是辣、是苦。伤心至极，忍不住眼皮一涨，泪珠儿似泉涌一般，扑簌簌落将下来。

正在哀情愤郁，顾影苍茫，悲苦莫诉之际，忽听身后似乎

有人微微慨惜之声。先时喜讯一传，只见同来诸人纷纷喜跃狂奔而去，只当人已走尽，不料还有人在。忙侧转脸一看，是素常憎为俗物的崔文和站在身后，两手微微前伸，满脸俱是愁苦之容。见畹秋一回头，慌不迭的把手放下，神态甚是惶窘。好似看见自己悲酸，想要近前抚慰，又恐冒昧触怒，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景。畹秋见他潜伺身后，不禁生气。正要发话，秀目一瞪，大颗珠泪落将下来，正滴在手臂之上。猛想起适才心迹，必被看破，心一内愧，气一馁，嘴没张开。同时看出他眷注自己情深若渴之状。万分失意之余，忽然有人形影相随，不与流俗进退，又是这等关心，心便软了好些。不禁把头一低，满腹情绪，繁如乱丝，也不知说什么好。

崔文和虽然才能不及萧逸，只是畹秋眼界太高，不作第二人想，因而看他不起。论人品本非庸俗一流，加以天生情种，心思甚细，惯献殷勤，哪还会看不透的道理？众人闻喜散去，独留原具深心。他苦恋畹秋已非朝夕，只为萧逸珠玉在前，明知非敌，尚欲以坚诚毅力排除万难，相与逐鹿。何况有机可乘，哪不喜出望外。先见畹秋悲苦不胜，知她情场失意，立时动了心机。这些举动，固是情发于中，却也不免有一半做作在内。初意此虽绝世良机，但是畹秋素来厌薄自己，并看出今日相约偕游，假以词色，明是有作用。这一下能否将她打动，尚不可知。表面上做那诚惶诚恐之状，暗地却用目偷觑。文和心中本在怦怦乱跳，乍见畹秋秋波莹活，妙目含嗔，春添两颊，大有怒意。心方吃惊，暗忖不好，又见畹秋瓠犀微露，樱唇启阖之间，星眼动处，珠泪盈盈，颗颗匀圆，玉露明珠，连翩而下。倏地怒容尽敛，粉颈低垂，雾鬓风鬟，亭亭楚楚，越令人又爱又怜，甘为情死，知道女子善怀，欲嗔不嗔，似怒未怒，已是情场中最紧要的关头，千万不可放过。便吞吞吐吐凑进前去说

道："人贵知音，畹妹何必悲苦，保重玉体要紧。"畹秋闻言，突的玉容一变，微愠答道："干你的……"底下"甚事"二字未道出口，竟忍不住抽抽噎噎，哽哽咽咽，低声哭了起来。崔文和见她伤心，更不再说别的，也跟着泛滥不止。两人泪眼相看，吞声泣了一阵。畹秋见他相偕悲泪，似有千言万语横亘心中，欲吐不敢，神态诚恳，关切已极，不禁大为感动，忍泪说道："我的事儿，也不瞒你。这里恐怕有人看见，能随我到那边山崖底下，痛哭一场么？"崔文和好似伤心得连话都答不出，只把头一点，伸手想扶畹秋。畹秋妙目微嗔，把身子一侧，又吓得忙缩了回去。畹秋也没再怪他。

两人先往左侧僻静崖洞中走去，那崖洞地介僻远，乃全村盛夏藏酒之所，轻易没有人迹，甚是幽静。二人并肩饮泣同行，刚一到达，崔文和人一入洞口，便放声大哭起来。畹秋本为伤心气堵，相邀崔文和来借此地宣泄，当时一切均置度外，并未思索。行抵洞口，畹秋忽然想起孤男寡女，幽洞同悲，成甚样子。村中虽然一向不重男女防闲，究竟不可过于随便，丝毫不避嫌疑。如被人知，何以自解？崔文和又苦苦钟情于己，倘有非礼言动，虽自问拿得住他，就论本领也不比他弱。闹将出去，终是有口难分。怎的会伤心过来，无故授人以柄？方自临门踌躇，思欲却步，不料崔文和竟比自己还要伤心，一进洞先放声大哭起来。由不得心里一慌，跟了进去，止泪问道："文哥，我有恨事伤心，你哭些什么？"连问数声，崔文和终似悲从中来，不可断歇。畹秋也略猜透他哭的原故，为了劝他，自己反倒忘了因何至此。后见屡劝不住，只得佯怒道："我没见一个男子家这等作女儿态，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说呀！"崔文和见畹秋满面娇嗔，方始惶急，强止悲声答了句："畹妹，我真伤心呀！"一言甫毕，忍不住哭起来。畹秋连声追问何故，崔文

和方始哽咽答道："我伤心不是一年半年的了，想起从小与晼妹一处长大，彼时年幼，只想和晼妹同玩，不愿片刻分离，也说不出是什么缘故。自从年岁渐长，晼妹渐渐视我如遗，而我的愁恨也与日俱深。明知天仙化人，决不会与我这凡夫俗子常共晨夕。痴心妄想，既是志同道合的至亲，虽不能香花供养，能常承颜色得共往还，于愿已足。谁知并此而不可得，每念及此，辄复意惭心灰，恨不如死。今日晼妹居然假我词色，相约偕游，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嗣见晼妹悲苦，欲劝不敢，不劝心又焦急。又恐晼妹怪我没有回避，方自惶惶，忽被晼妹看见，竟未见怪，我真感激极了！先只是晼妹难受，无法劝解，忍不住而伤心。后承晼妹约我到此作陪，一毫没有见外。想起这多年来，一向闷郁在心中的苦处，新愁旧恨一齐勾动，不由得就发泄出来，再也按捺不住了。"说罢，依旧泣不可止。

这一倏哭丧计果然将晼秋打动。晼秋早听明言中深意，暗忖人贵知己，萧逸虽好，偏是这等的薄情。最可恨可气的是以自己的才貌，反比不过一个奴养之女。想不到崔表哥竟有此情长，平日任凭如何冷落，始终坚诚不改，看得自己这般重法。论人才虽不及萧逸，要论多情专心和性情温和，就比萧逸强得多了。同为逸民，就是天大才情，有甚用处？不如结一知心伴侣，白首同归的好。自己一时任性好强，几乎辜负了他。晼秋越想越觉以前对他太薄，悔念一生，情丝自缚，把平日看他不起的念头，全收拾净，反倒深深怜惜起来。已然心许，只是崔文和没敢明求，不便开口，想了想含羞说道："文哥呆了，我有甚好处，值你这般看重？经你这一来，我倒不再伤心了。出来太久怕娘要找我，先送你回去。有甚话日后再说，我不弃你如遗好了。"崔文和闻言忙把眼泪一拭，望着晼秋，惊喜交集，几疑身入梦境。晼秋见他意态彷徨，似喜似愁，似未敢言，

微嗔道："我虽女子，却不愿见这等丑态。以后再如这样，莫怪我又不理你。还不拭干眼泪，跟我快走，抄小路回去，留神给人看破。"崔文和自然诺诺，如奉纶音。两人都用衫巾将泪拭干，各把愁云去净，同沐春风。出了崖洞，顺由田陇小径，分花拂柳，并影偕归。

行近家门，转入正路。恰值小婢奉了黄母之命，寻了几处未遇，近面走来，畹秋因二人俱是一双哭红了的眼睛。自己归家无妨，文和却是不便，忙说道："承你送我到家，盛情心感。今日不让你往家中闲坐，明日再见。你也回家，不要往旁处去了。"崔文和意似恋恋，不舍遽别，又随行了几步。畹秋见小婢已然将近，娇嗔道："你没见你这双眼睛吗？还不快些回去。"一边说，一边高喊那丫嬛道："葵香，你给我往春草坪去采些花来。我在家里等你。快去！"丫嬛答道："老夫人找小姐呢。"还要往前走时，畹秋喝道："晓得了！快采花去！"丫嬛闻言回身。畹秋朝着崔文和说了一声："你安心回去吧！"说罢，往前走去。文和不便再送，立定了脚，一直看她到家，方始回转。这时恰巧全村中人，均在会场贺喜，谁也不曾看见。由此文和常去黄家，向黄母大献殷勤。黄母本因自己前时负气，把事铸错，惟恐爱女忧急成病，巴不得早早完了向日之愿。文和进行婚事，正是绝好良机。加以黄母年高喜奉承，又见女儿对文和也大改了故态，料已降格相求，于是两下一拍即合。不消多日，便联成了姻眷。成亲以后，文和对于畹秋自是心坎儿温存，眼皮上供养，爱得无微不至。畹秋志大心高，嫁给文和，原是出于负气，并非真正相爱。一任夫婿如何温存体贴，心中终觉是个缺欠。

偏偏萧逸婚后，见畹秋晤对之时，眉目间老是隐含幽怨。回忆前事，未免有些使她难堪，多有愧对，在礼貌上不觉加重

了些。畹秋何等聪明，一点就透，越觉萧逸并非对己无情，只为瑜亮并生，有一胜过自己的人在前作梗，以致误了良姻。这一来益发把怨毒种在欧阳霜一人身上。她性本褊隘，又有满腹智谋以济其奸，因此欧阳霜终于吃了她的大苦，几乎把命送掉。畹秋已是有夫之妇，对文和虽不深怜密爱，却也感他情重，并无二心。只气不服欧阳霜，暗忖你一个奴养贱女，竟敢越过我去，夺了我多年梦想的好姻缘。我弄不成，你也休想和萧逸白头偕老。处心积虑，必欲去之为快。表面上却不露词色，装作没事人一般。先是拉上文和刻意与萧逸夫妻交欢，过从殆无虚日。起初欧阳霜也有些疑她不怀好意，防备甚严。知畹秋城府甚深，抱着一击必中，不中不发的志念，把假意做得和真情一样，不露半点马脚。背地向姊妹间谈论，总说崔文和这个丈夫如何多情温柔，自己如何美满，出于意料等语。日子一久，欧阳霜终是忠厚，一查听出他夫妻端的恩爱非常，不似仍存嫉恨。加以畹秋又善趋奉殷勤，履霜之渐，不由为她所动，疑虑全消。反感她不挟惠挟贵，全无世俗成见。连未嫁萧逸以前冷嘲热讽，种种身受之苦，都认是易地而居，我亦犹尔，一点也不再记恨。径把情场夙怨深仇，误当作了红闺至好。畹秋见状，虽知她已入牢笼，但是萧逸和欧阳霜夫妻感情甚深，全都无懈可击，急切间想不出中伤之计。只得苦心忍耐，以待时机。

第二年欧阳霜有了身孕，一胎双生，男女各一。畹秋在头年先生有一个女儿，便是那被天门神君林瑞诓去，化身野熊的崔瑶仙。欧阳霜坐月期中，畹秋借着这个因由，来往更勤，原未安着好心。无奈萧逸精于医道，见爱妻头胎，又是双生，元气受伤。每日在侧照料调治，寸步不离，依旧不能下手。还差一点，没被人看出破绽。欧阳霜见她来得太勤，又因外人男子不能进月房，乃夫没有同来，丈夫终日在侧，她也全不避忌，

一坐就是半天。有一次从床侧镜中侧看她，仿佛斜视自己，面有杀气。想起前事，不禁动了一次疑心。嗣后留心查看，又觉意真情挚，似乎无他。当是眼花错看，也就罢了。畹秋心毒计狠，见害仇人不到，反几乎引起她的疑忌，越发痛恨。暗骂好个贱婢，我害你死，倒还是便宜了你。既是这样，我不使你夫妻生离，受尽苦楚，死去还衔恨抱羞于地下才怪。于是改了主意，密筹离间之策。心虽想得好，以萧逸夫妻的浓情密爱，要想使之反目生离，自比暗杀还难十倍。畹秋也真能苦心孤诣，稳扎稳打，除心事自家知外，连乃夫也看不出她有甚异图。

欧阳霜足月以后，畹秋越从结纳上下功夫，真是卿忧亦忧，卿喜亦喜。只要可讨欧阳霜欢喜的，几乎无微不至，而神情又做得不亢不卑，毫不露出谄媚之态。那意思是表示："以卿丽质，我见尤怜。况你伶仃孤苦，家无亲人。你曾寄养我家，我亦无多兄弟，以前居在情敌地位，譬之瑜亮并生，自然逐鹿中原，各不相下。今则福慧双修，虽然让卿独步，琴瑟永好，我亦相庄鸿案。两双佳偶，无异天成，各得其所，嫌怨已捐。卿为弱妹，我是长姊，应互相爱怜，情逾友昆，永以为好才是。"常言道："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欧阳霜任是聪明，也由不得坠入壳中，受了她的暗算。

萧逸在家中立一教武场子，畹秋首先拉了丈夫一同附学。朝夕共处，不觉又是好几年。欧阳霜又生了一子，取名萧珍。家庭和睦，本无懈可击。畹秋宿仇未报，正在那里干看着生气，背地咬牙切齿，忽然来了机会。此时村中四面环山，与世隔绝，只有一条暗洞水路，轻易无人出进。也是欧阳霜该有这场劫难，这年清明，村人远祖坟墓，都在原籍，另有子孙留守。葬在村中，最远不过两三代。村众自从隐居入山以来，从未回籍祭扫过。欧阳霜因为母家寒微，母墓远在故乡，父墓却葬在村中。

一时动了孝思，意欲借回籍省视为名，就便母柩移运来村与父合葬，想好和萧逸一说。萧逸素来信她，又知她虽是女流，武功着实不弱。自己早就有心回转祖籍一行，只是村中百端待理，无法分身，又无妥人可派。爱妻代往，又遂了她多年孝思，自己一举两得。方打算派两个可靠之人陪同前往，无巧不巧，当年正赶上出山采办食盐。

村中经萧氏父子苦心经营，差不多百物均备，只有盐茶与染料颜色缺少。颜色有无尚可通融，近年种了些茶树，也能将就取用，惟独这盐是日用必需之物。照例先存下六年用的食盐，然后不等用完一半，到了三年头上，便须命人出山采办。就便村人想买些城市间的日用之物，也在这时带回。因为人多，用的量多，要做得极隐秘，不使外人知道。事既繁难，责任更大。派去的人非极精细干练不可。每次出发来接去送，村人视为大典。从来都由干惯这差使的两位村中老人，带上十来名智勇俱全的村人前往。这次两个老手全在第二年上病故，到了第三年派人时，竟无人敢于应声。最后萧逸几经斟酌，才决定派崔文和夫妻二人为首，率领以前去过的人同往。由正月十六日起身，先将山里产的金砂药材布匹，用小舟由水洞暗道，运往大镇集上往下。换成银子，就分班分地，四下采买盐料和用物。到了近山聚集之所，改了包样，或早或夜，偷偷运入山去。行到半途，交给村人派出来等候接应的人。一次采购不完，再采购二次，接二连三，运够了数量，然后回转。总在清明前后，方能把事办完。

这次崔文和、畹秋等一行，为了好强，做得比前人还要妥当。不特带出去货换了大价，带回来好些有用的东西不算，还多出两年的盐用，归期也早在清明以前，可是给欧阳霜也带了一个丧门星回转。这人乃是萧逸的近友，名叫萧元。乃父萧成

捷与萧逸之父同胞，当萧祖归隐时，萧成捷正在大明总兵任上。萧祖与他去信，说世方大乱，全族只留一支子孙，守着基田。余者全往哀牢山深山之中隐居避世，定在第二年秋间启行。为期尚有年余，命他急速勇退，率眷还乡，一同归隐。萧成捷功名心盛，不但自己未遵父命，反回一封长禀说乃父太杞人忧天，些须流寇，算得什么。即有不虞，凭传家本领，也不患保不得身家等语。萧祖知不可劝，便不再回信。到时率了家族和一干至亲戚友，愿从的仆婢家奴，一同入山隐讫。萧成捷不料乃父如此固执成见，事后也就罢了。过了数年，便因功高不肯下人，受了上司之嫉。亏是得的信早，打点得快，只丢功名，没有危及身家。罢官回去，这才意懒心灰，想到老父之言，几番命人入山打探，终访不出老父家族下落。

他守着大片家业在家享受，本意寻亲只为相见，不是想要随隐。寻访了几次无踪，又是拉倒。老死时只留下一个幼子，年纪既轻，又遭世变，好容易挨到年长娶妻，田产已然荡尽，仅剩下两顷祭田。又经乃祖禀官，专归那一房留守的子孙经营祭扫。仗着近族，腆颜到人家吃碗闲饭尚可，打算变卖占夺，却是万万不能。无奈何又挨了二十多年。生了一子，尚在怀抱，又因穷极无赖，盗卖祖坟树木，被人发觉，委实家中存身不得，急切间又无处投奔。他人本聪明，狠一狠心，连那近族私下送给他住的一所房子都卖掉，破釜沉舟，带着妻子前往哀牢山中，好歹要寻投叔父叔伯和一干族众。好在恶迹不曾败露，做一个世外之人，吃碗安乐茶饭总可办到。事有凑巧，乃父在日那么连寻多日，不见踪迹。他入山之始，便断定哀牢山千里绵延，隐居必在中下游挨近蛮苗墟集一带深山隐僻之中，决不会在近城镇处。果然不消数月，便寻到萧祖未移居卧云村时隐居的山谷之中。他见那地方隐僻，山环水复，土地肥沃，景物幽美，

已然动念。后又在草丛发现汉人用的破茗杯碗盏瓷片。洗去污泥一查看，竟有萧家崇德堂制的堂号，益发断定是在近处无疑。他哪知卧云村山环水阻，无路可通，如何能以寻到？左右近百里内外寻了月余，休说萧家族众，连那破瓷都再寻不一片。暗忖萧家族众甚多，人人武勇，况且门徒遍于西南诸省，一呼立至。这里虽有猛兽出没，并无蛮猓生番踪迹。即遇凶险，也必有人逃回故乡报信，邀人来此报仇，不会一个不留，许是换了地方吧？心终不死，仗着乃妻魏氏也是将门之女，能耐劳苦，仍在山中苦找。

这日眼看绝望，他无心中走到水洞左近高崖之上。天已黄昏月上，正打算觅地住宿，忽听崖下涧水中有摇橹之声。悄悄俯身往下一看，月光之下，照见崖壁下平空出来一只小船，上面坐定几个汉人。心已猜料几分，还未敢于冒昧，使嘱妻子暂候，偷偷绕下崖去。伏身僻处窥探。他真有耐心，直等了将近两个时辰，才见一双少年男女为首率领十多人，抬着大包谈笑走来。到了面前不远歇下，口里唤了一声，涧上小舟上便有五人上岸迎接。女的一个说："大功告成，大家都走累了，反正空山静夜，绝无外人。天也不早，回村还不会亮，难得有这好月色，且歇片时再走吧。"说罢，各把背身包袋等取下，踞石而坐，谈说起来。萧元静心侧耳一听，隐约间听出这般人，正是自己苦寻多日未见的萧家族众，并知众人俱在乐土居住，别有洞天。这一喜真是出于望外。见众人已将起身，哪敢怠慢，慌不迭的出声喊止，纵了出去。崔黄夫妇还几乎拿他当了外敌，后经盘问明白，又把魏氏唤来相见。村中原有旧规，除原有村人之外，不许再引进一人。

崔文和本不主携带入村，偏生畹秋和魏氏同恶相济，又想收为心腹，执意带回。说萧氏近支，岂能任其在外流露，不许

入村的是指外人，自家人当然不在其内。况他夫妇跋涉山川，经时累日，受尽辛苦。偕隐之志甚坚且诚，更不能拒而不纳。崔文和和村人，自不便再说什么。当下带进村去。见了萧逸等人，也是这一套话。人已入村，又是自己人，自无话说。萧元夫妻更是受过艰难辛苦，长于处世，不久便得了众人信任。恰巧欧阳霜要回原籍省墓，搬运母柩。千里长途，山川险阻，需要两个适当的人陪同前往。萧逸正在斟酌妥人，畹秋便举荐了萧元夫妻充任，力说二人志诚忠勇，般般可靠，比谁同去都强。萧逸也觉萧元新从家乡到来，是个轻车熟路。更难得他夫妻二人俱精武勇，人也干练，果然可以去得。暗笑自己糊涂，眼前有人竟没想到，立即应诺。

欧阳霜孝思纯切，惟恐此行中罢，但求成行，谁去都可。当下整饬行装，第二日一早，带了金砂和萧元、魏氏一同起程，一路无话。行约月余，回到家乡一看，萧家祖坟经那留守的一房族人经营，整理得甚好。十数年的工夫，单墓田就添置了一二十顷。惟独所见族人，只一提起萧元，多半切齿痛骂，竟无一人说他夫妻好的。欧阳霜未到以前，萧元、魏氏曾更番劝说："众族骄诈势利，不认骨肉。弟妹如和他们相见，必疑我们是想回来分夺他的田业，免不得要生许多闲气，弄巧还吃他暗算。我们又是避地隐居的人，何苦自找麻烦。好在松楸无恙，宗祠修整，用不着再有补益。你母家人颇寒苦，莫如背着他们，往各茔地悄悄查看祭扫一番。事完之后，将所带金砂换成银子，一半济母家，一半多买些应用东西，免生是非，岂不一举三得？"欧阳霜因萧元夫妻临来时，向萧逸和村众们说得天花乱坠，宗祠应该如何修理，祭田先茔应该如何整理添置。到了地头，忽又如此说法，再三劝止，不令与留守宗族相见，尤其可疑，料定其中有弊。况且来时，丈夫对于故乡之事，曾经召集

村众会商如何办理。开有清单，照此行事，还命带来多金周济亲族。事由全村协议，岂是自己所得私下作主更改。便用婉言谢绝，没有听他。萧元无颜再见故乡父老，劝阻不听，只得由之。

欧阳霜见过族人以后，得知萧元许多劣迹，暗自好笑，也没形于词色。反是萧元知事败露，又见欧阳霜到处受人逢迎敬仰，自己仅能住在外面，家都难回，也无人理，益发怀恨。又恐欧阳霜回村声扬，不能立足，暗使乃妻魏氏再三致意，说他因贫受谤，人情太薄，难免中伤，请欧阳霜不要轻信他人之言。欧阳霜本没晼秋来得深沉，当时答以“人谁无过，贵在能改。大哥如不受挤，也不致甘心遁世。丈夫不矜细行，原是平常，既然入山，已是更始，对外人尚须隐恶扬善，何况家人。此行多承相助，只有感谢，哪有以怨报德之理，务请转告放心”等语。话虽答得好，心中终看不起他夫妇。加以行期甚迫，来踪去迹又要隐秘。公事办完，便忙着寻访母家的人起柩移葬，哪有心情敷衍。因此萧元更疑她语不由衷，早晚终由她口中败露。又急又气，日思先发制人之策。

欧阳母家单寒，亲丁无多。离家时年纪太幼，记忆不真。寻访了好几天，才在一个荒僻山村里面，寻到一个姓吴的姑母家中。姑母已然身故，只有两个表兄弟，一名吴燕，一名吴鸿。问起母家人丁，才知母家人已死绝。叔叔在世之日，有乃父入山前所遗数十亩祭田，连同主人所给安家之费，日子尚还过得舒服。因爱外甥吴鸿聪明品貌，曾有过续之议。事未举行，忽无疾而终。彼时姑母尚在，便接了母家田产，令次子承袭改姓欧阳，以延母族香烟。吴燕、吴鸿本对舅父孝顺，春秋祭扫，无时或缺。欧阳霜先还不甚信，又同他弟兄二人去往坟地一看。虽是小家茔墓，居然也是佳城郁郁，墓木成林，心已嘉慰。

再一细查看欧阳鸿的人品，竟生得温文儒雅，骨秀神清。年才一十六岁，读了不少经书，志向尤其清高。闻得表姊家居世外乐土，红尘不到，此番还乡，又是来搬取灵柩，再三求说携带同行。欧阳霜虽知村规素严，不纳外人。一则见他天资颖异，长在乡农人家，未免可惜，意欲加以深造，二则世正大乱，流寇四起，居民往往一夕数惊，恐有不测，绝了两家宗嗣。仗着夫妻恩爱，丈夫又是村主。好在有萧元前例可援，拚担不是，把他带回村去。既承续父母的香烟，又造就出一个佳子弟，一举两得。来时与众亲族本是悄然而行，不辞而别。那地方又极荒僻，只请萧元夫妻相助，连同吴燕兄弟将母柩从茔地中起出，用藤皮麻包扎好，留下些金银，即命吴燕代掌墓田，春秋祭扫。带了欧阳鸿雇了挑担夫，水陆兼程，扶柩回去。

路上萧元夫妻见欧阳鸿生得美如处女，想下一条毒计。逢到坐船的时候，故意装作和魏氏恩爱，打情骂俏，全不避讳。使欧阳霜看不下眼里去，又不便深说，只好躲他远些。同舟四人，一方是孑遗至亲，无殊手足，又有许多家乡的事，要作详谈。与萧元夫妻一远，姊弟二人，自然显得更近。萧元夫妻见状，益发远避。欧阳霜心怀磊落，全不知奸人设有圈套，依旧行所无事。快临到哀牢山江边入村路上，萧元夫妻又装着讨好殷勤，夫帮欧阳鸿收拾行李，教魏氏把欧阳霜一双准备弃入江心的旧鞋，偷放在他小书箱以内。欧阳鸿因是寄人篱下，也想得表姊的欢心，又是初出远门，闻见一宽，只顾陪同说话，指点烟岚，通没在意。

萧逸因爱妻此行搬运一口灵柩，还带有不少物色，带人太少，恐上下不便，早派人远出山口相候。来接的人，恰有畹秋在内。一旦相逢，各自会心，极力表示代欧阳霜姊弟说话。即时一同入村，无须事前请问。欧阳霜本欲把欧阳鸿先安置在外，

等向村人言明，再行入内。经畹秋等一怂恿，也就罢了。萧逸见有生人，犯了村规，固爱妻新回，长途劳顿，村人俱都破例相谅，毫无闲话，反多慰解，认为理应当然。虽是心中觉着身为村主，不应如此，有些愧对，木已成舟，何苦又使爱妻不快，也就放过不提。仍旧快快活活，同过那优逸岁月，并推屋乌之爱，给内弟拨了田产牲畜，学众耕牧，随同习武。事前欧阳霜误信奸人之言，恐带的是个表亲，说不出去。一时疏虞，竟道是叔伯兄弟，又见丈夫面有难色，于是连萧逸也未说出真话。并还嘱咐乃弟，不可对人说出自身过继根底。日子久了，方觉着不该隐瞒，丈夫又因平时从未说谎，不便改口。好在事只萧元夫妻知道，别无人知。以为他有许多劣迹在自己手内，看回村以后小心翼翼情景，决不敢说闲话来惹嫌怨，终没和丈夫说起。实则畹秋早闻魏氏泄了机密，欲擒先纵，存心装糊涂，不闻不问。魏氏更坏，一到家，先将那小书箱藏过一旁。欧阳鸿年轻面嫩，不关紧要一些旧事，哪好意思寻问。加以自小就爱读书练武，母兄因他资质聪敏，不类农家之子，盼他改换门庭。反正袭有舅氏产业，衣食不愁，便没去管它。虽然来自田间，耕牧之事并非所习，初学手忙，又从姊夫习武，哪有工夫再去清理笔砚。这口小书箱就此搁起，成了他日欧阳霜的起祸根苗。

欧阳霜母族只此亲丁，他又温文儒雅，事事得人。全村除了畹秋、萧元夫妻三奸别有用心外，谁都爱重着他，自然心里欢喜，格外待得厚些。畹秋见她姊弟亲热，益发心喜。暗中把奸谋指示了魏氏，命萧元如言准备，静等时机成熟，即行发难。欧阳霜那知祸在肘腋，依然梦中。最先错的是，不特未将萧元夫妻在故乡的种种恶迹以及路上许多不堪情景告知丈夫，反因到家前魏氏再三泣求，说乃夫萧元为穷受谤，事非得已，现在除了本村更无立足投奔之所，务望念在先人一脉，并长途

服役微劳，在村主前多加美言，切莫轻信浮言提说前事，以免村人轻视，又难存身等语。言词哀切，起了怜心，竟在丈夫前，略为称赞了他夫妻几句。本心原知这一对夫妻全是小人，只不过受了甘言求告，情不可却，不得不当他的面敷衍几句。谁知萧逸听了畹秋的话，本就觉他夫妻能干，此番长途千里护柩归来，所命之事，无不办理完善。再经爱妻一称许，越发证实了前言不虚，深庆得人，甚是礼重。欧阳霜见丈夫把自己几句虚赞信以为实，对萧元渐加重用，好生后悔。话从口出，不好意思更改，只得暗告魏氏说："你托的话，我已向村主说过，行即重用。这里章规严明，不比外间。请转告大哥遇事谨慎一些，只要日久信誉一立，休说人言是虚，就是真的有人跑来告发，也无用了。"

魏氏当面自然千恩万谢。人走之后，立时寻来萧元，夫妇二人，都往坏处设想。料定欧阳霜并非为好，必是在行船当中夫妇闲谈，说自己尚是中年，就此归隐未免可惜。且到村中积弄些钱，再打主意，看事行事，被她听去。又信了族人之谗，见乃夫甚为看重，便不放心，特来警告。只这婆娘不告枕头状，谁会向村主告发？分明以前说过两句好话，短日期内，不便改口中伤，特意拿话示威。把柄在人手里，如不先行下手，早晚必受其害。越想越可虑，更把欧阳霜恨入切骨，背地痛骂一场。又由魏氏寻找畹秋问计。畹秋微笑了笑，只嘱咐他夫妇对人谦和，做事谨慎，决无他虞。如有浮言，我必为你作主。用计陷害之言，一字不提。萧元夫妻虽是助人为恶的工具，畹秋心事，未十分深悉。仅知以前婚姻中变，畹秋为争萧逸未得，和欧阳霜阳与阴违。有时说起欧阳霜也仿佛怀恨，等自己迎合献策，又复淡然，不甚注意，至多叮嘱休对人说而已，直到这次回来，才看出两下仇恨甚深。满心想也及早下手，不料终是

推托迟延，好生不解。自己当然不敢妄发，只得依言行事，处处小心，以示无他。无奈欧阳霜成见已深，断定他夫妻不是善良之辈，毫不假以词色。以致二人心中畏忌、图谋之心更切。

时光易过，不觉到了冬天。欧阳鸿极知上进，见姊夫和全村人众都看重他，毫无世俗门第之见，甚是高兴。乘着闲隙，习武更勤，萧逸夫妻也格外用心传授。这时萧逸已早迁居峰腰之上，所有居室都循着山形而建，高低位列，错落不一。萧逸夫妻住在楼上，楼前平台便是习武场所。欧阳鸿原本住在山半阁亭，到了冬天，欧阳霜因阁亭高寒，正对北风，往来不甚方便，命他改往楼下书房以内，暇时还可以观看书房中藏书。欧阳鸿总是天还未亮，众门徒未到以前，就去平台上练习内家功夫。等日出人齐以后，再随众学习。赶上萧逸有事，便为欧阳霜代为指点。畹秋夫妻无日不到。由当年起，欧阳霜为了方便，始终没有搬回原住之处。到了腊月，欧阳霜又生了个双胎，依旧子女各一。先生的名璇，次生的女名琏，看去骨格眉眼，很都秀美。产母人也安健。不料快要满月，时值上元期近，村中众儿童乘着放学，成群结伴，拿了自制花炮，在滨湖一带空地玩耍。欧阳霜先生的三个子女萧玮、萧分、萧珍三人，也在其中，正玩得起劲，忽然当空飞过一只大怪鸟。那鸟飞得极高，迅速异常。村中树木又多，避往林内，本可无事。偏生萧氏子女年幼，事出初经，一见狂风大作，天上嘘嘘直响，觉得稀奇，反倒昂起头来望空注视。萧玮和两个村童正点着一筒大花炮，也没撒手跑开，那鸟已然飞过，又吃炮声和儿童哗噪之声，惊飞回来。望见下面群儿，两翼一收，弹丸飞坠般往下扑来。众儿童见天上飞落一个大怪物，方始害怕。哭喊奔逃，已自无及，吃怪鸟将萧玮、萧分一爪一个抱起，往上便飞，眨眼没入云际。容到村人望见，取了弓矢器械追去，已然飞没影子。

萧逸闻得凶信，自是痛悼万分，当时还不敢声张。直到满月以后，委实无可推诿，才告知了爱妻。欧阳霜闻耗一痛几绝，由此苦思成疾，半年始愈。因药服过多，断了生养。对于子女，自更珍爱。那新生子女又甚聪明，甫满周岁，便能牙牙学语。尤甚恋着舅氏，老是要欧阳鸿抱。简直不能见面，见了就扑，不依他就啼哭不止。欧阳鸿因是外甥，又生得那么灵巧秀美，自然也是喜爱。为了小儿索抱，又当无事之秋，除却习武，姊弟二人无形中更是常在一起了。畹秋见那男婴眉目间颇与欧阳鸿相似，越发心喜，当时并不向人提起。那男孩也真是乃母舅氏的冤孽，满岁不久，就生了重病。日夜啼哭，非要欧阳鸿抱不可。乳又未断，不能离母。萧逸夫妻钟爱幼子，内亲骨肉原无避忌，除了夜间把小孩哄睡之时，欧阳鸿差不多整日都在乃姊房内。

畹秋见状，算计时机业已成熟，想好预定机谋，一一审慎布置。先向萧逸假说："舅爷年长，男大当婚，该当娶妻的时候了。本村现有好几个美而且好的女子，何不给他完婚，也省得一人寂寞。年轻的人血气未定，他姊姊想他用功，未必赞同，总是你代他作主，早定的好。"说时，故意露出十分关切为好的意思。欧阳霜爱子正病，哪有心肠及此？又知兄弟要学萧家秘传内功，不愿早婚。初日练武时，曾向畹秋提过，不是不知。况年未二十，忙着说亲则甚。以为是兄弟人品好，必是受人之托来此说媒，仍当出于善意，婉言谢过。

萧逸为人爱用心思，什么都要想过。见畹秋突来与内弟提亲，不急之务，说得那等郑重，好生奇怪，却万想不到是和爱妻不利。心想内弟人才品行，俱是上等，无怪人多看中。畹秋必是受人之托。她所说那两家女子果然不差，先期定下也好，免得又辜负她一番好意，便和爱妻一商量。欧阳霜正在子病心

烦的当儿，没好气答道："表姊从来不爱多说无益的话，这次秋儿病还未好，她却忙着给我兄弟提亲，真叫人不解。我兄弟要练内功，年纪也轻，暂还谈不到这件事儿！"萧逸说过也就搁起。

第二日，畹秋又乘无人之际，旧事重提。萧逸听出畹秋语意，有些吞吐，只着重在内弟早婚，并非受人之托来为女家求婚。心中奇怪，只想不出是个什么缘故，当时仍用婉言回复了她。过不几天，畹秋又点明说少年人血气未定，总是给他早完婚娶的好等话。萧逸渐听出来似有难言之隐，疑心家中练武，男女同习，内中颇有两个才美少女。莫非内弟年轻看中人家，有甚不合礼的事被畹秋看破，恐怕将来闹出笑话，所以如此说法。继一想内弟人甚老成，练武总是和乃姊讨教的时候多。见了女人都说不出话来，近日更是日在乃姊房内招呼病儿，便那两个女弟子，也俱端庄静淑。练时众目昭彰，同在一处，私底下向无往还。纵有情意，无法通词，怎么想也不会做出甚事。但是空穴来风，事总有因。否则畹秋对内弟，素来器重称许，为何如此说法？口里不说，暗中却留了点心。

这日欧阳鸿因外甥的病，有了点起色，不似日前磨人。偶得闲暇，往书房中翻阅书史，忽然想起先住居的阁亭以内还有几件半旧衣服，一些零星物事不曾取下。昨听姊夫说小孩子不久痊愈，有了心向那阁亭要打扫干净，准备赏雪会饮。难得今日有空，何不上去将些零碎东西取下，收过一旁？免得安排的人费手。他跑上阁亭一看，除原有零星诸物外，还多着一口小书箱。暗忖这口小箱内中所盛，只是数十本书册文具。记得来时放在萧元夫妻行李一起，入村以后并未交还。为赶农忙，无暇读书，箱中无甚需要物事。新来作客，人未送来，不好意思索要。秋收以后，虽从姊夫文武兼习，因一切用具俱都齐备，

也不会想到这口箱子。阁亭地高路险，甚是静僻，轻易无人走到，何时送回，怎么回忆不起？当下以为无甚关系，便连箱子和所有零星物件，一并携回房内，择地放好，仍去乃姊房中照料病儿。

这日是畹秋生日，欧阳霜因儿病未去，只萧逸一人赴宴。畹秋装着多吃了几杯酒，先隐隐约约向萧逸重提前事。明知萧逸惦着爱妻病儿，忙着早回，不等席散，便由乃夫自去陪客，与魏氏相约偕出，去至萧逸归途树林内相待。故意露出些可疑形迹，等萧逸走来上套。萧逸到时，本已问过畹秋何以关心内弟，非忙着给做媒不可？见她答话吞吐，起了疑心。席散忍不住还想再问，一寻畹秋不在，只得作罢。在座亲友因崔文和受了阃命，强留应宴，又值农隙，山居无事，俱都留住未走。萧逸独自一人闷闷走回，行近林外，微闻畹秋与人私语，心中一动，连忙止步，隐身树后。侧耳一听，只听畹秋对魏氏道："当初回来，你就该对村主实说才是。我们虽是至亲，到底不好。"底下声音很低，听不甚真。后来仿佛又说："我起初也很夸他，这话更难说出口了。都是你夫妻不好，谁知他两个不是亲骨肉呢！要早知道，也不致闹到这地步。我以前和她不对过，近年我很看重她，情感比真姊妹还好。不瞒你说，休说男人见了爱，连我都爱她入了命。无奈她那个脾气，明知我是成全她一生，想消祸于无形。几次劝说都不肯听，哪敢和她剖明利害，当面揭穿呢。不过这事只有你知我知，我连丈夫前都没说过一字。你夫妻如在人前泄露，她固不能饶你，我也定和你拚命呢！"



●责任编辑：飞飞

●封底绘画：可人

●装帧设计：咏柳 谷子

ISBN 7-5407-0376-8/I·284

定价：5.30元